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九〇冊

# 補編第九十冊目次

易學全書五十卷（一）

〔明〕卓爾康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刻本配舊鈔本

.....一

易學全書五十卷（一）

〔明〕卓爾康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刻本配舊鈔本

本傳 趙汝鉉仁和縣志儒林傳

卓爾康字去病萬歷壬子舉于鄉授祥符教諭歷陞工部  
員外郎左遷常州府簡校僕大同府推官時盧公象昇為  
總督爾康建白共事稍自嚴舒量移兩淮分司運判歲大  
被為淮人請賑語切直多忌諱用是罷歸卒年七十有五  
爾康孤時特以世道為己任為子用宏幼時與胡同嘉  
同學好古師事許孚遠而友高攀龍九言接少年寒畯鉅  
公要人片言不合終身不相往來其學以經術為本作易  
學詩經春秋辨義文震孟進講春秋將錄其書以獻會去  
不果萬歷間河決山東爾康年甫二十與同嘉下第居南

京遣老僕晨趨視高家堰口諸生皆目咲之舟行南北迄  
道所訟訪問黃淮河分合情勢作河渠議十篇旁及禮樂  
財賦漕運錢法官制六曲會要各有成書而尤詳于武備  
比官大同哈卜之議起爾康奏託象昇謂通吏不如大計  
莫若宣諭哈保全殘卜存中國大體象昇大以為然下  
邊吏施行子人昇字有教以古文為當世所祿

海軍後學吳憲錄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乾三

乾元亨利貞

乾元則仁也亨則禮也利則義也貞則信也不論智者行此四德至貴乎智乾鑿度云水土二行無信與智故畧而不言也李鼎祚曰按說卦乾健也言天之休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元窮故聖人則之欲使人法天之用

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子夏傳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秉純陽之性故能育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矣傳乾元也人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性乾坤有此四德在地卦則隨事而變焉本義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人至也

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為元亨利貞又王所繫之緯以新一卦之言山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又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十篇皆以此卦而六又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蔡虛谷曰乾道大通而至正最好玩味是此一句雖孔子後而許多言語皆在其中三之四德一大中至正之道也聖人之四德亦一大中至正之道也方知孔子主義理說不是易外意也

劉濬伯曰漢魏以下承乾之四德列為二物曰大通而利于正固是亨與貞為美德而元與利為虛物矣非易之本意也何玄子曰元無有大與始之義大以資其體始以言其功舊說華言大畧也于文人上為元：為衆善之長如奇為良終之長也亨有通也通則美又人獻亨之亨同百嘉會聚如人之脩物以亨然故謂之亨利有只也且則不害如刀之利未順而便也貞亦無正固二義徒正不足以盡之如木之植

幹正而固也古語場中之植人約幹謂今之永久本也

爾康曰朱子曰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在氣中氣隨理只就天道言為大始也子嘉也物欲得且也各正而同也就人事言則為大通而至正焉本卦董文王祇為人節王占而繫此辭特就人通至正為訓以本文五之直下者言耳孔子見一理之渾融四德之彰著又以四言分之方氏曰六畫絃陽惟天足以當之未大本通本貞本无不利不用戒辭此固推大子純以義理說易也從本文之四分者言也然作易從著而起占辭本是文易大子既以善長四句言天德之在人休仁四句言人事之合天推比整齊而不以人事委曲之占廢當机之用故大哉乾元章乾元有始而亨章從象中大乾元通六龍以終撰文王繫辭之意尤不恰焉大子說易上下天人不可與要如此元亨利貞四時也四德也四字最合理氣占三者言之凡卦之所主有重丁發揚者則但言元亨利有重丁收斂者則但言利貞唯乾則陽剛不已無一

是陰柔之雜所謂純粹精也故曰德澤溥然相為用休有不可得而名言者焉 爾康

銘世氏曰六十四卦自乾坤外全言元亨利貞者五无妄以長男明從父臨以少女明從母也初長男先中男五從母華以少女從中女五從父而隨則少女長男交傳父母並有得乾坤之氣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必主長男少女者陽取其始陰取其終也不從少男長女者陽微不定陰柔不育也他或言元亨利貞皆偏得之者也照僧戒一字即

不渾全

初九潛龍勿用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爾康曰初九陽在初其位下未子曰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于金北曰陽處三線之下聖德在愚俗中止如九則金之則歲將許多經世筆物的彌綸一齊收拾不見何爭力量陽在下也初陽下位位是不足以圖吉皆一告下為解

何玄子曰王文成之論亦龍也作一今有有顯晦

無優劣作六人看有貴賤無優劣抑龍而潛可稱  
勿用非龍而潛農商盡然而安所休勿用執婢隸  
引賈誼新書云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勿  
用者不可也現龍之言如曰勿用者戒使勿為潛  
龍也蓋止使人尤為謂之勿所謂勿用取女勿用  
有攸往小人勿用之類皆戒使勿為也愚按勿用  
只是戒用故傳曰君子弗用蓋謂潛龍之不可為  
哉賈誼之言謬也  
魯論之曰龍不但飛見可乘即亢龍亦有濟于天

下是以君子用之惟潛龍用處難覓非混跡于凡  
流則寄神于物外名教之所不能求也是以世不  
易名不成不見是使于天下遂有可幾即不謂之  
潛龍矣凡言潛者皆非聖人之得已或教苛而老  
于潛或亢而退于潛俱退處于不川之地然潛有  
不用之用龍德必本于潛聖人主靜之極其休嘗  
潛  
宋知德氏曰如占得潛龍之象在天子則當降位  
在公卿則當退休在士子則當靜修在賤人則當

隱逸在貴賤則當待價在戰陣則當左次在女子  
則當愆期萬事萬物莫不皆然若不知象一爻止  
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  
夫何以弥綸天地  
爾康曰或曰此潛不露以藝藏言即至川之中而  
有至潛者存此是深論潛道却非本旨論理者有  
全体有當机不可過也此爻只以初陽在下未可  
施用為言勿首禁之：詳聖人當此時意念不生  
幾微不露  
爾康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孔仲達曰曰是地上可當為有益之象陸希聲曰  
陽氣在于田則生植利于民聖人見于世則教化  
漸于物故傳曰德施普也  
蔡虛齋曰九二還是在下之大人講化處要有辭  
酌如云涵泳其德而英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  
其用及繼之斯來動之斯和者恐是九五大人分  
上事  
爾康曰陽主于二補上矣王輔嗣曰陽氣發動見

于地上尤莫如曰故以鳥象若中得正見徐大人  
擬之于聖當如孔子傳曰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  
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  
德之人以被其澤皆可謂為德此普即見在之中  
儘可施澤所謂隨其所及皆能有濟如孔子教思  
無疆萬世為王其澤甚普 爾康  
鄭衆曰此下卦中大人也修身見世神彩發皇  
可則可法觀德而樂者舍此其安為高位不在而  
德在故利見與五同有謂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

者謬甚

九三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厲无咎象曰終日乾

反復道也

則為陽上下皆乾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有危  
懼之象惕惕之交戒敗之决也故曰終日乾：夕  
惕若惕若戒懼之心似可狀也君子本体懼：亦  
臨亦保養似有一御料人肚腸在故曰夕惕若雖  
見可危安得有咎反復道者反：復：在這一條  
路上聖人學問無時可息到此地位只有功夫不

懈而已下乾已終上乾又結此其象也 爾康

六乾之義獨以學問歸之九三儒者以為三人位  
也此大不然聖人九地非學無時非學乾卦純粹  
中正諸爻德是一人諸人德是一德第九二中和  
則未修身見世之德九五則健則若飛龍善世之  
功用九三聖則不中有危懼之象則以學問歸之  
學問功夫大聖時：惕為故聖人無危机統業是  
其危机聖人九地境界惴惴是其懼境因文之危懼  
為聖心之危懼要置學問于此又聖人九二之筆  
也若論學問功夫自潛至亢一日少懈不得故文  
言九二之庸言庸行九三之忠信立誠九四之進  
修及時六爻中三爻皆言學問則三爻之時義益  
見矣 爾康  
蔡虛齋曰反復二字來：去：不自休養之意所  
謂往來于懷也  
何玄子曰說文作夕惕若虛按：惕若厲皆作  
一句讀淮南子云終日乾：以惕物也夕惕若厲  
以陰息也班固云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玄

賦云夕惕若厲以省愆兮然據文當雖元啓之  
文則厲字意不屬上且另自爲句古文特因二語  
相連而並舉之耳優六三類優厲元啓文氣此此  
正同且從今讀

又曰元音無易內皆作此字說文通于元者虛元  
通也王育說天缺西北爲元詩書春秋禮記論語  
本皆用元字奈變篆爲隸始以番爲之隸爲有無  
之無惟周孔首尾蓋用元事蓋變隸之時不省改  
也易不在楚故亦不改或作元非元音既

九四或躍在淵元啓象曰或躍在淵進元啓也

爾康曰龍至九四已在上下有龍騰變化之象矣  
淵與田不同田是實地淵是深淵已離下休故謂  
之躍此在上下之下故謂在淵乃龍之所居說  
龍在淵語意本是平嘗不必以淵可變化淵爲深  
藏爲解石祖孫曰文詞但言或躍夫子加一進字  
以斷其疑  
註近午寧位欲進其道進乎在下非躍所及欲靜  
其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志用心存公進

不在私疑以爲慮不謂于果故元啓也

于今升云躍者暫起之言既不安于地而未能飛  
于天也此武王上其孟津觀象而進之文也守泰  
順則逆天人之應通推進則運經常之數聖人不  
得已而爲之故其辭疑  
項平菴曰彭城劉牧謂在淵爲藏非經意也龍之  
潛水猶人之潛時也何謂藏乎初九之藏乃在地  
下非在淵也牧殆爲小雅魚潛于淵所誤尔小象  
進元啓也明躍而在淵爲進而及時也文事曰乾

道乃章卦至四則下章而爲上時至卯則寒章而  
爲暄皆進而得時者也

何玄子曰李氏曰或躍陽繫之也在淵陰繫之也  
夫德與時並躍而猶懷或之心不取則其無忌  
憚乎升進則無退則無進則武進則文聖人毫不  
以己典權之天命人心而已

爾康曰九四居上下之間處重剛之地學問至此  
有變化學術至此在經世通全軌而言之所該甚  
廣湯武革命固在此時而端爲說似于太蒙若當



登之翻出許多外相：形多山多俱語全在世情  
純角上打點又几子過陋矣 爾康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爾康曰則陽中正以居尊位故為飛龍在天之象

蘇子曰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安王輔嗣曰

以九者五龍德在大大人之道乎也位以德與德

由位教以至德處盛位萬物之觀不亦宜乎造即

造化之造陶成一箇世道來 爾康

項平菴曰武謂二利見五：利見二非也熟玩文

言其說自明二曰吾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曰見

龍在天天下文明皆言二之德盛神化而人利見

之也五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天且不違况于

人乎皆言五之位尊道行而人利見之也二居陰

位其孔子文上之事乎他卦利見大人雖各主一

事言之不能如此之廣大然亦早者暗者利見德

位之高明者也

上九亢龍有悔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呂伯恭曰上九過中居無位無民之地凡事理時

勢國家天下滿極而悔者多矣有悔者言此時固

有悔也若處之正則無悔矣故不曰亢悔亦不曰

悔下而著有悔以戒之以俟君子自愛耳

劉濤曰陽極盛而陰生龍既飛而思潛此自然之

理故曰有悔重則而亢時之所宜也乾道常不息

故必有悔龍神物也龍與細：龍與巨：龍與高

高龍與下：故曰龍變無常龍能章亢而有悔

龍德之與時偕極而不失其正也

李彭山曰悔非不善之道人心反正之幾也乾之

上九陽雖已亢然乾道常不息故必悔易中言悔

有曰有悔者德有所失弗拂于心而有懲創故謂

之有悔也有曰亢悔者德無所失雖事拂于心而

無所怨尤故謂之亢悔也有曰亢悔者德微有

所失而心休即一不至于戒而生悔故謂之亢悔

悔也有曰悔亡者失而既悔：而即得不待失速

言改而後无吝悔凌于几之初動而不違故謂

之悔亡也後凡此類皆以此求之

章本清曰或曰聖人時遇乎亢而終不至亢故聖

人无悔曰湯武當商夏末造非亢之時乎某耐雖  
忠君也以臣放伐其君非亢龍乎胡從世無以台  
為口實非有悔乎周公于魯祭亦然謂人聖理義  
中正雖臣放君弟誅无悔心焉吾不信也  
馬理曰天之數以六陽而窮地之數以六陰而窮  
人之數以三陰三陽而窮陽數奇陰數偶天道不  
易明也伏羲畫六奇之外以明之則天道若失學  
老氏者曰吾能駐景而不死學佛氏者曰吾能涅槃而不生是欲陽而不陰而不復陽也有是理

哉

朱矣鮮曰上者最上一又之名亢以少唐切人頑  
也以苦浪切高也吳切清以人之喉骨則而居焉  
是也蓋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貞之意陰陽之理  
極虛必實陽極則生陰：極則生陽消長盈虛此  
一定之理數也龍之為物始而潛既而見中而躍  
終而飛既飛于天至秋分又潛而潛于淵此知進  
知退變化莫測之物也九五飛龍在天位之極中  
聖者得時之極乃在于此若復過于此則極而亢

矣以時則極以勢則窮安得不悔  
官豈之曰顧子不遠復元極悔矣龍德而不免于  
悔何歎曰悔有二遠復而悔：其不免或通也出  
于心之母自欺者也君子不可祇此悔蓋元而悔  
悔其不可訕後也出于心之不自滿者也聖人不  
可廢此悔  
鄧泰曰曰按亢本非美辭或云龍之變化無所不  
有語亢而龍之德始愾或云上已亢矣龍德雖衰  
龍性尚在故有悔即不至于亢皆非也特此因承

傳有六位六龍之文故云身大元回龍之一位然  
曰乘龍御天當自有調伏控制之法豈因其亢而  
遂與焉亢：則有悔不亢何悔大傳曰憂悔吝者  
存乎介飛天之大人蓋自五將涉上之介早杜其  
亢矣

黃瑞伯曰上九之亢其宗門所謂尊貴墜于本外  
為貞之卦為悔：則知變而有轉身机矣故以用  
九之羣龍亢有終之

用九見羣龍亢首言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有也

註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侮邪之道也故乾吉在元首坤利在末貞

疏此一部釋經之用九之象辭經稱用九故象更疊云用九云天德不可為首者此天子釋辭也九是天之德也大德則健當以柔扣接待于下不可更懷尊剛為物之首

孔仲達曰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陽有九十二爻相例以此卦純陽居首故首發之言凡陽

爻皆用九所以提發諸卦之凡也下句羣龍即乾六五皆用九以此卦六爻皆九故又言羣龍所以提發此卦之凡也或謂用九指專此卦六爻或謂專指上九一爻皆未然

程子曰利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元首言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已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福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爻皆同

歐陽永叔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元為易道占其爻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當多而九六當少有元九六者為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于乾坤言之餘可知朱子曰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無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群龍無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可為天下先耳非謂天德不可為首也又非謂乾不為首也乾不為首

則萬物何以資始而推為首乎或問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則以為天下先則云元有則言朱子曰用九當如歐公說方有情理未易解所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羣龍元首為句蓋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健在首故見其元首則言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只是人主方用得以下更使不得恐不如此又曰如歐說為卜筮言所以須著有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無此也

游談溪曰乾以純陽：極而亢坤以純陰：極而  
我如其不妄則元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用九  
則陽知其陰而妄故元有吉坤用六則陰知其阻  
而妄故永貞利

蔡虛齋曰愚謂用九二字設在初九至上九之後  
明是指六爻皆用九者言故于用九二字有得有  
見羣龍元首之象如初九之潛龍勿用四字無一  
字不自初九二字出也九二之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亦無一字不自九二二字出也今以用九為諸

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却又同係以此卦六爻  
皆變者之占辭實是氣勢隔越現象傳及文言悉  
以用九二字常見群龍元首亦可見矣本義若  
明通例盡于初九之下明之是亦可疑  
和仲與曰用九五謂剛而柔也然非以柔濟剛也  
亦非剛變為柔也若曰以柔濟剛有漸德矣剛變  
為柔則剛為失中矣蓋九為純陽：純元離則德  
為純德自然圓融渾化則元柔元出乎自然不吐  
不茹本乎天性用九所以為妙也故曰天則故曰

天下治

晉書之曰用九以九為用也用即德性用事之用  
純陽之卦用皆天則無一毫之陰渾也冠以乾元  
謂以純天之德而用純陽也乾元之位一其數九  
一者元之赫九者元之用赫與用合而為變化有  
象于龍六爻之位則九之所乘也見群龍元首者  
與時變化而無成心之謂首與尾對六龍之不可  
分首尾猶天行之不可分旦暮也凡人心有一毫  
之未化即非天德從其中之執而未化者遂見以

為首則有尾矣六龍純乎天德神元方而易元休  
安凡大見之優于潛而飛之優于躍也又安見大  
惕之方于見而亢之方于飛也寧有首惟不見其  
首而以時變之則觸處可以為首時潛而潛即潛  
為首時見而見即見為首惕躍飛亢皆然人見之  
以為首而羣龍實未嘗有首也元首而元不有止  
乎分之所當然而行乎時之所不得不然此之謂  
天則天則即從天德中流出雖聖人亦不知其然  
而然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大則又曰天德不可為

首也德有一之本龍安能無首學者未達天德安能見群龍之元首來元晦謂六龍無淺深暗合元有之旨而以用九為君道變柔則非矣聖人來龍束一手來六手曰束一即所以束六也論聖學之大致則以潛為基而見以用潛惕以持見躍以行惕龍以伸躍亢者龍之極而惕反于潛六德之在人心如晝夜之循環而無端隨時隨地尤不可求若以時位而論則六龍亦元並束之理雖通全德備之聖人所未不過一龍充弊龍孔子見伯夷亢

太公雖道雖相通用不相奪而就其所束一龍之中六龍亦森然具足焉則所謂數化而川流即一而成六者也然龍德無成心時來無定格故有始潛而終見始見而終惕始惕而終躍者又有見無潛惕無見無躍且亢者千變萬化不可勝窮亦各乘其時而已矣要之不可為首仰五帝而抑群臣見飛龍之為首也軒仲尼而輕充弊見見龍之為首也謂就湯可以就桀者必首躍謂避人不如避世者必首潛貴氣都薄熱處必躋亢于飛之上

志進修履錫類必推躍于見之先群龍于是有首失皆躁不知天德知天德之不可為首則紛之見悉屬我見

鄭元瑤曰易數倚河圖中宮圖中宮天一六三天五曰參天地二地四曰兩地一氣五運化原具焉中含外一三五合而為九二四合而為六而數成者三變皆奇天也則三而九三變皆偶地也則三二而六故九六天地之大用也易以識文等六位之物又辭用之明文之所動者以識動故四當十八變之數動變現為審動之所用乾坤六爻皆動著二用明天地之大用為餘卦爻六爻皆動占不于之卦各于本卦爻次革現之以主動非主變也全主變乾之始龍象也何謂潛龍坤之優坤雷也豈謂履霜哉黃端伯曰易主變九有乾之變也乾之六爻未有直于其吉者獨以乾之坤予之凡悟而有其悟修而有其修則主角未融未可以凡化也夫用既圓全体俱成至哉故曰見群龍元首吉乾首出之大



人也至人又畏其為首用乾者宜思之  
庸成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莫  
如三四之地故僅曰亢咎然人事之得莫大乎亢  
咎而吉次之故乾六爻不言凶亦不言吉純粹之  
中操一吉字亦不得也有吉便有凶對矣吉以歎  
善非純乾可用也故人道備于三四止曰亢咎噫  
可以無大過其聖人乎  
爾康曰九純陽也用九純陽也純陽則健中正  
無一毫渣滓無一毫私欲元氣周流休戚充足聖  
人用之之在天一三五而為九筮之倚變少變老  
不變而為九皆專于數非正義也能用九自見卓  
龍元有見象龍明六爻皆然也初是潛以勿用為  
用三是惕以乾惕為用上是亢以有悔為用同時  
柔位自以當机為用似乎有首然其体用各足變  
化周流一時之中五位俱攝張子曰邈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尾朱子謂六龍元從漢正合元首  
之旨若一于潛是蛰之伏一于飛是驚之舉耳豈  
得謂龍哉永叔曰龍之剛強在首故元有吉止叔

曰陽剛不可為天下先二叔總是執認剛德不可  
為首句耳章本清最為得之其曰純乎天者不涉  
于形迹故為首不可若曰陽剛不可先天下而為  
首將當後天下而為足乎曰變剛而為柔則用柔  
可為天下先而柔可為首乎恐非聖人用九之旨  
矣用九之義鄒湛氏王介甫熊南沙皆非 爾康  
天德不可為首利永貞乃言九六之理至云用九  
用六則為六十四卦用九六而不用七八終并言  
九六之數也九是純陽：用其極六是純陰：用  
其極陰陽之氣惟極乃純陽極則渾融故元有陰  
純則凝固故永貞九即陽中陰六即陰中非爻乃  
中之謂也永叔曰九變為六：變為九及其筮也  
七八皆多而九六皆少是以朱震說易凡易中九  
六俱言各變之爻以易專為筮作而止抑聖道之  
一者莫盛于此殊不知九六非同並生用九用六  
非同又變天下德是陰陽陰陽各有至極陰陽之  
氣惟極乃純九是純陽：之極也故陽極取之六  
是純陰：之極也故陰極取之此陰陽之極德九

六之義也夫陰陽惟九六乃純如乾之九五坤之六二九五二六極無得可言若他如陽極而暴陰極而極者亦以九六與之是何二德之激施乎予曰不然事有不同理亦異致假如一串之來中正者上七中而不正而中次之不中不正又次之上者同從純德中見下者亦從不從純德中來程子所謂忠亦不可不謂之性是矣上者次有事與德合者以九六與之下者亦以九六治之必以九六治之而後或謀或和各獻其形而無所遜重人作易無非欲人有悔德為君子謀其大道密心固自如此若七八之為少陰少陽總是二純分出先聖原無四者之名後聖雖因作筮有四者之名而本經正首原以九六尊之故九六者直經之例也

爾康

鄭泰曰曰五為天位龍在天大人之造位優矣龍九而愈上志得意滿豈難久持是以有悔大人九五本是天德本可出處物尤則駕于其上而更高之有孰是天德而尚可為首乎用九者持盈固自

有道勿至于九而已矣王介甫欲繫用九于九龍有悔之下雖未為定論然五上而支實可有所見者又言傳曰龍在天乃位乎天德而此曰天德不可為首其義了然他外陰陽相謀立相為用惟乾坤純陽純陰故特揭用九用六之義非為凡又通例也又以前為上為有六龍共是一龍之之為德可潛可見可惕可躍可飛而終不可使亢者為九所用則未見于九是亦人以有首矣用九者冲乎勢乎一亢點通通休是龍貴不見何者是首蓋當其亢而不與為亢索所謂昂然表異者無有也元有斯九悔故言此與老氏不敢為天下先義殊迥別龍性氣成雲因雲以自蔽使人可望不可即有于雲端彷彿見之者其首卒莫可濟而見此實象也六龍德不離潛雖用純之勿用乃吉用九耳大以有出無物之乾諸文皆不言言至元有方言善美龍德或通則七之變除之此元取左傳引史墨稱乾之坤原非解經正法

林黃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五春之月蒼龍七

宿皆沒故謂之替仲春角九見于天曰建而望之  
有在田之象焉季春收房已出乎地孟夏見其未  
離于淵仲夏正于南方季夏則已過中而九于未  
中之位角星初沒故有見鮮龍九有之象聖人作  
經極天人之蘊元所不該舉其一端以示人耳  
楊洪圖曰再觀易中六爻初嘗對上二雲對五三  
雲對四乾卦初潛而上九故初勿用而上有悔  
履端潛也二在田而五在天利見大人有同辭三  
四重剛而不中故皆不在天不在田而九皆有同  
辭夫通亦然夫抵諸卦始終見于初上曲折傳于  
中爻  
邵仲興曰爻初至五行為十五圖書之中數也天  
一至地十奇偶相生亦至五而虛故五為中極過  
五元位  
象抄曰爾雅龍有三停九似謂自首至膊至腰  
腰至尾皆相停九似角似虎頭似蛇眼似兔項似  
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頭上有  
物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其噴氣成雲罔雲

以蔽其身故不可變今江湖間時有見其一爪一  
尾惟頭不可得見用九見鮮龍九有是象又龍  
之九有通鱗一尺不可犯九龍升而不能下為通  
故有悔亦是象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奉  
註大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大形也者  
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無窮為物之首健  
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  
其時而成升降無常隨時而用蓋則乘潛龍出則  
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而御大焉靜為  
動直不失太和豈非正性命之情者耶  
九家易曰陽稱大六天純陽故曰大乾者純陽象  
卦所生天之象也現乾之始以知天德惟天為大  
惟乾則之故曰哉大元者氣之始也  
傳大哉乾元資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  
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

始乃純元言元也純元純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  
物一更有物質始于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轉言  
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  
見外之六位各以時或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末  
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軌道  
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命太和乃貞利保謂  
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  
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天為萬物之祖王  
為萬邦之宗軌道首出庶物而萬彙育焉道再臨  
天位而四海從王有休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此建寅曰乾以一九之氣運轉于六虛之中始而  
終而始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而亨利  
乃其間之功則丹即此折而四之則為四時合而  
兩之則為陰陽皆一氣所貫也舊註大明至御天  
為元亨首出二句為利貞者非  
趙汝楨曰一九分而寓于乾坤故曰乾元坤元天  
地為乾坤之形乾元坤元為天地之氣形以宅氣

氣以神形乾元同得一九而乾之德大者元氣亨  
泰運之于天成之于地：闢天中斯乾元所以為  
大也  
張彥陵曰接各者分辯之意不相假借也正者止  
于其所之意不相侵奪也保者守護之意無所漏  
洩也合者會聚之意無所大虧也然保合心從各  
正來  
焦弱侯曰大明終始至御天十五字吳知清移萬  
國咸寧之下此不必也軌道變化四句皆就聖人  
視聖人乘龍以御天則聖人之變化即軌道之變  
化性命則各正之太和則保合之于是裁成輔相  
之道盡元亨者乃得利遠貞成而大道有終矣現  
後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亦以雲行雨施為之聖  
人也  
郝仲興曰乾天何也一九之氣為善之長為物之  
始與天為一故曰乾天猶元有統百休元字統百  
官言貫乎天德之始終也程伯子曰滿腔子皆惻  
隱之心也夫惻隱四端之一耳何云滿腔蓋仁本

是渾然一體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義理智信皆仁也皆惻隱之心也謝顯道玩物喪志報然汗顏程子謂此便是惻隱之心本羞惡也而指為惻隱所謂满腔皆是也凡生意皆仁也元亦然故曰純天乾元萬物資之以始非即始義元善也元貫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德言乾元之施統天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來六龍以御天聖人經天大明終始人生所歷不過六位聖人一德時來六龍此德言聖人乾之元御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貞利天以四氣統天天之元亨利貞也皆出於物萬國咸寧聖人之元亨利貞也

爾康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說天道便是說易道說易道便是說聖人用易合而言之以明易道之妙大明終始朱子說聖人元亨利貞直說易道本六無礙乾道變化易筮皆就聖人說然說聖人而以乾道提起亦無礙儒者為分合提是模擬之詞爾康善讀朱子分之味自不悖

爾康

唐韓愈曰德之六久也或謂之位或謂之能何也析其六爻時有各當不得纖毫出入故謂之位總其六爻時當變易不得纖毫膠滯故謂之能其位者一定不可踰之名能有萬變不可擬之物執其至一者以貞位執其不一者以應時大是之謂御天

姚承菴曰天地間只此絪縕太和之氣耳在天為命在物為性皆絪縕流形物而與之所謂各正也但未保合則謂之元亨而已自變而化各正者于是保合乃所謂利貞也以理氣分性命太和以利貞分各正保合俱大謬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揚止菴曰日行一晝夜行天上下間至南北極之中遠得三百六十六度四分日之一是天行健人一時一吸為一息準日法亦一晝一夜有三萬六千五百餘息去定胡氏謂天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十餘里是大之行又不息若君子自強只與日同猶是有息必若天



行乃為不息

子實曰言君子通之于賢也凡勉強以德不必須  
在彼也故充舜一日萬幾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  
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以以下莫敢放心捨  
力故曰自強不息

俞石澗曰聖人與天為徒則至誠元息今不言無  
息而言不息何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無息  
是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君子之自強不息是也蕭  
山晁氏曰天行健當作天行乾趙氏輯聞云按集

韻乾當作健當是乾訛為健也河南吳氏曰六十

三卦始于此勢坤終于此在水上未濟皆有卦名

獨乾曰天健者字書乾一作健豈本作乾而傳焉

之訛遂以為健耶或謂諸卦皆舉卦名惟乾言健

者乾為君為父不指斥其為所以尊君父也愚謂

是亦強為異論耳再案乾健二字聲訛也

却仲與曰天道健而無息人心運而有常君子默

軌法天只是常運而已陸子靜曰精神不運則愚

血氣不運則病又云某理會事時血脉骨髓都在

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銅關：散：全不理會  
底人不陷于中又云獅子捉象捉尾皆用全力  
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  
和也貞者剛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  
以合礼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  
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爾康曰朱子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

此故曰善之長亨亨且不必出礼字只就善之通

處有許多嘉美適合于此故曰會義者得且之謂

處得其宜不違了物如快刀利物無所留礙即所

謂利義處焉曰和不生于扣而生于履和自利生

也此足明義中之和幹者莖幹也木之身也字從

干場中之木橫者曰偵直者曰幹字從木事必以

貞方是有幹此四德之理也惟君子能行之休仁

不是將仁來為我之休我之休即是仁以仁為休

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礼不求其

會故苦其多得其會則三千三百只是一家故曰

觀其會通以行其禮聖人於容周旋中礼者源頭  
合也貞者固守其貞也固是實字亦是養字以此  
成文耳非是貞少乃如固字以足其貞也  
高景遠曰元亨利貞者仁義礼智也聖人何以不  
言智不可不見之于幹事之貞離事無智  
無朕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不為  
乎世不為乎名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則行之  
要則遠之雖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鄭泗山曰行遠非指定出處言惟其心之所樂則  
行之即世見謂非而名不在焉弗避也惟其心之  
所愛則遠之即世見謂是而名在焉弗遠也故曰  
雖乎其不可拔也

爾康曰休惕然陽無一陰之謀故曰龍德不為乎  
世不為世所變易一義也當隱之時以從世俗不  
自殊異一義也皆非也此是天下有道丘不與焉  
孟子思以易下之易言元治世之意也不成乎  
名不以一否或名亦非隱是道可以易世不求治

世無必用之心隱可以成名不求成名無累身之  
志用舍在我以避世元闕非香不在物故不見是  
而元闕初非樂行特言其能行見全德耳  
何玄子曰自古高節獨行之士有石隱高隱智隱  
和隱智隱非傑而隱非情石隱非道高隱非聖惟  
聖而隱若拙龍然能潛龍見能上能下出則身  
夷則冥不可以形迹拘不可以羅網求初之龍  
德而隱正此之謂也

張孝陵曰元闕二字全不是知希我責的念頭蓋  
聖人之心原以萬物為一體列遊世不見是地位  
似其本念相違人情大都因時事之感觸而慷慨  
興懷或後命自解或自是非人即此便是不平的  
念頭聖人都無此念依然一體萬物之懷流行于  
宇宙之間而已故曰無闕

邵氏曰管子不潛而不能沮溺以偶耕於聖潛而  
龍者伊尹之在莘太公之釣渭足以當之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吉也

爾康曰道止丁中：寓諸庸：言庸行聖人神明變化之德不離尋常日用間即存誠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個誠將來存著今人外而後：予不善中尋箇善未存著如此則定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蘭庭瑞曰邪自外入故閑之誠自我有故存之閑邪則誠自存更不費力遷世來未嘗損何間之有善世來未嘗加何伐之有曾登之曰移風易俗十庸言庸行之中而元智名無勇功故曰善世而不伐老者安少者懷若洪鈞之造物而我無與焉故曰德博而化李陸山曰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允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十也氣心盡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蘇子瞻曰堯舜之所不能如桀紂之所不能亡是謂誠凡可以閑而去者无非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自存矣是謂閑邪存其誠不然古行之謹信蓋未足以化也

吳叔美曰乾以居之人皆有居德於百德之君

不必居天下而後為君

邵氏曰管子云見而不能揚墨以仁義而賊民見而能者湯武之行道足以當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之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几也知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之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註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誠所以指其地實其物也

註大進物之進者美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故廉不有初鮮无有終大可與存義者其惟知終者乎

朱子曰忠信二字共別處說不同且如破金觀曉廣舍持三日報亦士年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進德人只將古語看做沒要緊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功夫自是大修辭立誠便要立得這忠信

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只是忠信非被引沒所處  
立不住了又不修辭立誠只于平日語默之際以  
義上驗之思與不思而後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靜  
當自家默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只現發書  
之平易雖要便見其德之厚薄所以養之深矣  
知至是知得至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即處  
這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  
謂意思也隨他到即處這處便可與存我可與終  
是見得爾面這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我是

得這個義只是這個道理當在遠處

常登之曰德以忠信進不以入處入處進業以修  
歸立誠備不以立功立名修業只在尋常日用  
間

蔡虛齋曰朱子曰先知為幾通書有誠神記曰至  
人幾字亦作知幾看

黃端伯曰終日乾之象說君子行處天子知曰知  
至知終蓋乾知大始者也朝乾夕惕只是性之靈  
覺微始微終耳知至所而上之在窮到性命最初

處所謂本根智也知終浩而下之在窮到事象究  
竟處所謂後得智也

爾康曰至者心有會處也一往而深小言而解是  
謂至之晉人確凡之說外氏林鳴之警可想見其  
至矣然彼由通達而未非如聖人從家之中之終  
者義到盡處也起人而超當下便了是謂終之如  
周子幾微堅固外氏已安心竟可想見其終矣然  
微以識力而成非如聖人成性之存也此是近神  
知是先覺世間朕兆惟不由思想而忽通天机者  
方能有所得不然一現即隱矣若云幾微則玄冥淵  
寂之真是若本體反以顯顯義是天理存是保合  
惟人心綿之不息之內而具有根性者方當得位  
不然一有便散矣若云終條理則歸根達極之語  
是為功夫反成形跡知至是解悟知終是了悟知  
至知終似識而非識至之終之似力而非力知至  
知終提是此知此乃乾知大始之知非與知行分  
立之知也此義程朱俱屬正解其餘野狐外道不  
知說甚

爾康

卻以曰管子云陽而不能意種以陰而霸起陽而龍有湯之于夏桀又王之于夏里足以當之  
凡四曰或環在淵九幾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元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元幾

疏上而欲躍下而欲退是元常也意在寸公非是為邪也所以進退元恒者時使之然非為欲離群也和元俯仰並同于策亦欲有為于天下也又曰躍元所緣而能于地

呂叔簡曰君子進德修業：利未如錫而古無文字同以紀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備業古人未有一日不備業者故古人身備事理而無怠惰荒寧之時常有變動惕厲之意

章本消曰乾三四德業各自本文說始上不惕在下不憂使九二進德修業不可以致言非為邪非離群欲及時也便是九四進德修業處何必謂九三既以進修在四則元功大也欲及時三字最宜

玩味

爾康曰古之聖賢一生致：以：祇是學問功夫時刻不懈一竿蓋坐在茲九鼎銘勒在茲故位有潛龍進情則一場武放君遠祥以為掀天功業然聖人不遏自盡其能：業：至滿慎獨之功而已既九一毫利天下之心亦元一毫成功名之念上下非即守道正志也進退元恒日用實行也魯賢之曰南巢牧野之事聖人雖曰行旅亦日用進情事耳此語甚得古有以三杯酒一局棋為禪受征誅之喻有雖是快心終成狂論欲及時者乃是恐其天時之意非云不敢先不敢後也蓋天下險沉民生塗炭聖人不忍須臾忘懷一天不獲即予之辜百姓不妄即教之歎故及時全在進而有所稱進元幾者是也 爾康

當登之曰南巢牧野之事人謂聖人行旅在聖人則亦日用進修事耳天德原元作輟進修豈間陰夷當躍而躍止德業之日新處天其不取亦是進情失時故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焉有沒世



曰實之漸而武有上帝臨女無所遁心之惕可見  
二聖人及時進修之心

邵氏曰管子曰躍而不能棲王以懦弱而抗周躍  
而龍者湯放桀武王伐紂足以當之

九五曰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此聖人居天位具天德故不復言進脩德業而一  
以聖神功化潛漢坎累之妙言之

何玄子曰同聲互相應和故一鵠鳴而衆鵠皆鳴  
又如鼓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首人撥琴賓調而  
從賓鼓出躍是也同氣互相求取故欲天而而陵  
柱擢又如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是也水  
流卑濕之處火就乾燥之物秦淮海云內經曰南  
方熱：生火北方寒：生水西方燥：生金東方  
溫：生木中央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  
土之氣水之于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

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于金夫道也妻從  
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陰或以陽求陰也管  
公明曰龍有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  
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虎陰中之  
陽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惟陰中之陽  
能召陽故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親正擇龍能  
在天利見大人之義作躍起而在上聖人作則龍  
在天也萬物親則利見大人也莊氏曰天地絪縕  
和合二氣共生萬物然萬物之休有繫于天氣偏  
多者有繫于地氣偏多者故周禮大司馬有大  
地產大司徒云動物植物本受氣于天者是動物  
含靈之屬天休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于  
上也本受氣于地者是植物無識之屬地氣凝滯  
植物亦不運動是親附于下也又吳初清曰動物  
首在上親上也植物首在下親下也在上雖味感  
應惟明數事而已此則廣解天地之間其相感應  
之義所以親上親下不同者以各從其氣類故也  
聖人之圖天下于一休者性也天下之歸性于聖

人亦性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類同故耳作親之  
理又何疑焉楊牧仲云孔子諄諄設喻重復言之  
所以明聖人作則物无不應人君必求諸已不可  
求諸外也不可罪民之頑而不可化也不可欺當  
世之乏才兵理也

邵氏曰管子云飛而不能秦隋以一純而戒詐飛  
而龍省克舜禹湯足以當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  
賢人在下位而元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註者而元位九者上非位也高而元民下元陰也  
賢人雖在下而當位不為之助處上卦之極而不  
當位故其陳其闕也獨立而動物莫之與矣

簡康曰朱子曰凡初上二爻皆元位二士三卿大  
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  
事而還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王弼說初九元陰  
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偶豈容元也乾上九貴而  
元位需上六不當位乃將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  
說極好楊廷秀曰六龍之首故曰貴高自四以下

皆從九五故曰元勑象亦如此晉發之曰亢龍與  
時偕極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悔曰聖人若易以  
俟命其無樂乎處極重之勢也凡言亢者必極重  
難進是以悔亦聖人之情子曰聖人未嘗遠于  
人情也情有喜怒憂樂聖人必不擇樂而避憂事  
有言凶悔吝聖人必不趨吉而避悔又曰龍有亢  
乎曰六位時來亢亦能之一位也位在則道在  
之有悔而亢處于不亢之地此智士之所為耳豈  
曰龍德

邵子曰管子云貴而元位伊尹辭阿衡之日高而  
元民甘盤避荒野之時賢人在下位而元輔者伯  
夷之外首陽也又曰亢而不龍霍光以擁立而喪  
身亢而龍者伊尹之放太甲足以當之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行  
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下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  
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前陽在下也七郭以聖言此七郭以人言後七郭  
以時言下者下位也含說者作止舍之舍以爲二

有君德而時則止于田畝為止合然下與時合不  
同下者我不見而人不用也舍者我見世而人舍  
之也解作上多亦得行事行進德積業之事也自  
試者自審也乃獨知處上治猶言發治當之安所  
處當故有災也元天之心也九天之利也聖人休  
天之心用天之道天以元君萬物聖人以元君萬  
民政治天下

象終日乾之行事也全在行事上微驗元城別  
公嚴晚開居或問先生何以遠日公正色曰君子

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遺乎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

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龍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張橫渠曰乾二五皆正之中德五則曰大人造也

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大人而升聖乃位乎天德

也不言帝王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所性不存而

潛龍自是聖人之德修其德未改耳二乾之本體

五乾之極盛故以此當聖人之成德言乃位即是

實到為己有也若曰思慮勉之而為者止可告知  
不可言位也位則實在其所矣

季子思曰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謂不

知變

易簡錄曰傳中既危其辭而曰幾不可久曰當之

災以示亢道非君子之殷又神其德而曰其時偕

極即終日乾之其時偕行以表亢道乃聖人之

權其時偕極不能優留進步也

晉登之曰天德元將故六龍元一可以為首天德

元迎故六龍元一不可以為首元將元迎天德乃

見言天則者天理自有分限節制一毫人力不可

得而參焉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見天則也天則

亦先可見隨用隨空不見而見

乾元有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人哉乾乎則健中心純粹

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來六龍以御天也雲行

雨施天下平也

註不為乾元何能通萬物之始不生其情何能久

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貞者必性情也

疏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者性者天生之質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則不能久行其正不言所利大矣我者若坤卦言利牝馬之貞及利建侯利大川皆言所利之事此直云利貞不言所利之事欲見元不利也非惟止此一事而已故云所利大矣哉其實此利為元所不利此貞為元所不貞是乾德也

程子曰性情猶言實質休戚壽夭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七利貞有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朱子曰明道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此語說得好不有其功言仁育之元跡處為貞楊止菴曰元貞成已是見性情但彼時萬物討收他氣候尚柔嫩直到此結實時乃完全成一個法象性情于此方顯著也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三句人承上而言之百物生于春非亨利貞之

所能也不言所利除符經大之元恩而大恩生即此義若他卦使言利牝馬利涉大川可見乾始元也美利天下亨利也不言所利不言貞而貞義已具大矣故提贊乾之詞則健中正純粹精皆乾有七德則不患健不息中不偏正不邪純則無疵粹則不雜精則不粗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中六位時乘言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中六龍時乘言實行而施天下平也中實行而施言純者至一也治絲不二之名粹者至美也治米不雜之名精微妙也

治米至極而元以復加之名

趙汝楳曰剛者一之陽之稱卦其陽爻者有之健者姤卦乾之稱卦還乾者有之二五之謂中九五之謂正諸卦皆同也而外不謀曰純八純卦是七則柔不雜曰粹乾坤是也坤之爻二乾之爻一故精則惟乾所獨卦爻之德凡七諸卦不能備獨乾隆之此乾所以為大也

楊廷秀曰正邪為正正為中正者道之純粹也精則未也中者道之精也美正猶有偏已其燕南

北之正也非中也各師天地之中也夫忠吾道之  
正也非中也孔子吾道之中也正者中在其外中  
則正在其中道至于一而正之而中止矣  
何安子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則明元為始之義  
也始其大異而惟始可以言大惟始可以元所不  
遠元所不該含始而言大者其大有限矣蘇子瞻  
曰情以為利性以為貞又云情者性之物也所而  
上至于命治而下至于情無非性者亨習之六情  
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明王輔嗣註  
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按性情鄭康成本作  
情性則情為發見為利性為本休居貞理或然也  
卦六爻橫三豎三者則即健即卦有二五爻六  
乾則健不心中耶則以休言健無用言陽居二故  
正陽居五故中朱子云或疑乾利元榮不得言中  
正者不然也統者不雜粹者不疵純粹者則健中  
正之至極精者純粹之至極乾德之妙非一言所  
能盡故于剛健中正之內復以純粹精實之六爻  
乾初至上之六爻發揚起輝廣說曰初上六云

散也六爻發揚言時各異旁通而直也情與上  
文性情之情同義此言用也蘇子瞻曰卦以言其  
性又以言其情大則健中正純粹而精者此乾之  
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為分繫四出而各有得  
焉則又也故曰六爻發揚旁通情也以又為情則  
卦之為性也明矣時來六龍者九家易云謂時之  
元氣以上而行動涉眾又是來六爻也以御天者  
荀爽云御者行也陽升陰降天道行也程子傳云  
來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川著矣故見實  
行而施陰陽濟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淵言曰前言龍德而隱此曰成德為行蓋德為乾  
德其德乃成若有未成象元可用即終身隱象只  
是藏拙聖人恐藏拙者托于潛故特此點明萬以  
忠曰古人有以為實則方虛察恬退寬厚者皆  
成行非成德：：全要踏踏氣質復還性情然又  
只在行上見曰載來：：世間虛浮一種精神毫無

著

周顒曰：德出于己，在年內之物，故云。或行被于人。

在事之外，故曰為行。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滿康曰：洪覺山曰：學者覺也。泉翁所謂心覺則聚。

不覺則散是也。潘公華曰：德惠其不聚已為耳。

不學則不聚，學者著察于庸常庸行之間，日覺與。

我於泊所謂聚也。學必問者，防臆見也。聚則混排。

若件：不可遺故，須辨問，主于辨，正是精一功。

大寬居有二義：有寬大之寬，即張子所謂心大則。

百物皆通之說；又有寬長之寬，乃從容優游無急。

進助長之意，辨于混中，見其別，若于別中會其端。

朱子曰：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闊達，消培養切。

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大，紫了即氣象急迫，曰。

地狹隘無容着功夫也。又曰：探討得當，且頃放寬。

大特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仁以行。

之要在流行處，出一個仁來，一條生意貫徹連絡。

于其中而無間也。發續成，斷到抽，葉時只一條綿。

時而暢，雖尾无咎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因其。

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未矣。

鮮曰：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交接處以剛。

接則故曰重剛，非陽爻居陽位也。所以九四居陰。

位者，亦曰重剛位，非二五，故曰不中。

易微曰：以下休言三，為上位，凡人進一步則增一。

分，傲慢三則不勝，以二休言則三又為下位，凡人。

降一等則添一分憂悶，三則不憂。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元咎。

註九三中雖在人，但位卑近下，向上為難，故元惕。

其憂深也。九四則陽德漸盛，去五進前，進猶若。

故但疑或憂則淺也。

唐鉉菴曰：不在天，不在田，四與三同，三為人，又四。

出于三之上，又且不在人矣。惕又非其常矣。蓋惕。

所以簡點于出來之際有四則已出矣所以善補  
四之通者惟是疑而已夫上下有常進退有恒何  
疑之有惟其元常元恒則介于上下進退之間所  
以為疑固不敢以有常有恒之凡自決于上下進  
退之間所以疑之也疑非執疑之疑是詳審之疑  
元疑之淵寂有疑之淵通  
萬景遠曰嘗登之曰不元不甲不人虛圓元滯或  
之理也嗟夫經重則不中之義而知聖人處世之  
張維也凡易之道則能下泰、能從則而則不相  
下亦不相從而又無並尊之理則以看中有為尊  
二休之中至尊又在上休故五獨得聖人行道之  
時而二亦得聖人明道之時焉以其為群陽所宗  
也所宗者在二五則其所不宗者在三四與初上  
矣初潛人所遠也上九人所外也三與四介在兩  
軌之間而俱未得中位音容已露威德未孚岐于  
相形相軌之衝而立于多凶多懼之地正君子唯  
于自見之日三乘二惟、乎為見而又不能進而為  
五之飛也四承五惟、為飛又不能退而為二之

見也人之所宗者在彼既不能從之以就此吾之  
所守者在此亦豈能捨之以徇彼道在我、不以  
先人而人能挾其賢智以侮我位不在我、無以  
服人而人能逞其威力以凌我其賢聖者不相  
師而相夷人不能棄然而離其羣也夫山人若藝  
不相容而相制又不能泯然而決其藩也古則人  
或嘲之勃則人或抗之將潛則以立異嘗之將見  
則以干時議之天道或陰有所予而政奪人心或  
然有所移而政驚信于下或疑于上譽于遠或毀  
於近弗獲弗推而仇忌其以立德名世不怨不尤  
而仇其以德志加人此皆重則不中之變態也  
當斯際也處世不可易世不可竭世不可憤世不  
可執經而杆格于世不可離經而自發于世不可  
雖以大聖人處之亦惟乎其為道矣然而舍進德  
脩業之外無他法也故夫子于兩言獨諄、為武  
疑六爻皆龍德、：相與有何位昂而三四多危  
疑之詞也曰易道甚剛統六爻而論則取其純陽  
折三四爻而論又嫌其重剛也故曰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噫其當惕與雖之時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爾康曰九二大人于道不容不同力至此則以道為體元所容力矣曾登之曰有問必先：天之學九妙用在後天奉時中程子曰大人之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奉配天地之後而知必先先天者後天之體後天者先天之用也非能見天則者孰知之邵子曰思慮未起朕兆莫覓之際曰先天凡微既動形跡既著之際曰後天凡鑒度曰聖明德備曰大人指九五與天地合德太極也日月合明而儀也四時合序四象也鬼神合吉凶八卦也聖人一身都是步先天弗違之心從之惟戊所欲非但解其道而已後之奉天時者天意已見大人以時而奉之不先不後也 小原

曾登之曰先天後天為一為二曰一之則先天之學二之則後天之學何者天與大人渾然一天則

耳天則不可先也不可後也以非言大人先天亦先天大人：後天：亦後大人至于天則之不能自違也夫先不後處亦惟大人莫之違天：不能自違也大人乘六龍以御天以其自我作古即曰先天以其時至事起即曰後天而要之大人先天妙用皆在後天奉時中程子曰子聖人不先天以明人各因時而立此使時之本主而聖人能先天以開之則古之聖人俱先為後聖之所為而民洗之沈疴已久矣故大人之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事起天地之後而智必先天先天者後天之體後天者先天之用也義貫卦軒造曆堯禪禹繼而孔子以匹夫明道術皆是義耳先天後天二之則不但是惟見天則者能一之後儒張高聖學于是為先天于後天之上以為別有一宗而不知先天學脈全在庸言庸行中惟其未始几先事至而悔是以墮于後天耳王者執法後天不問先天可乎噫此又謀伯謀夷之治難乎其語飛龍也已

吳固之曰先天後天總是一件只要扶他橫行在



擅與天為一故分別個先後形容之如充龍之祥  
受湯武之放伐分四時別五常制礼作樂綱目  
事其他一切開先創造者總是天地間未有此事  
然畢竟天地間原有之理以其創子事所未有則  
曰先天以其本乎理所原有則曰後天總是見得  
大人即天：即大人  
元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

爾康曰元是勢在艱危非由身特高峻聖人當死  
之時必要死而不求生當辱之時必要辱而不求  
免當入山蹈海之時必入山蹈海而不婆娑人間  
前頭止有一路絕無旁曲榛薪之地可以藏掩可  
以躲避知其退而決不退知其喪而決使喪故曰  
不知退不知喪也然古今來大臣之國隱士苦節  
豈無其人豈皆元龍聖人所謂得正少升得正者  
負理而順問心而決不動意氣不抗名節既非智  
巧亦非孤憤乎：常：隨：默：視義以如歸求

仁之何怨所為正一故死而比干而正苟息諸人  
未必正身而箕子為正穆生諸人未必為正入山  
蹈海而許縣伯夷為正格先諸人未必為正君子  
不可以不辨  
爾康  
嘗登之曰非聖人不能元不足以見聖人蓋五龍  
皆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元獨無  
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得不思喪苟時勢之所驅  
迫雖至于履危蹈險蓋家終被誇冒天下之大不韙  
所不辭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然聖人實非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者也其正自有在焉耳  
元之時以進為止則安得顧其退以存為正則安  
得慮其亡然則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通其所以  
知進知退知存知亡而不失其正也使與五龍若  
地而處又不以今日之所持為正矣故曰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再言聖人以見  
元之為龍也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則放政不容于  
不避周公列諸侯于負康則復辟不容于不歸其  
得處元之道者

鄭汝樞曰問龍何謂元：何以名龍也曰惟龍而後能元唯元而後名龍動以天故也伊尹之放太甲周公之正百工慶非其位貴有位乎悔非其民而有民乎上下交疑流言朋興下有輔乎于斯時也處通于進處亡于存患喪于得錢已其贊于塞塞去之已尔將能元乎唯二聖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與時偕極必用其極內元顧慮而外无所于避讓也然後能不狎不順當違于桎梏王世子法于伯禽流言作而希東自非聖人元我福利禍災履運泊然而難與領此曰其惟聖人乎歎之也蓋元也實龍也然有周焉有不及焉周公告召奭曰收同協不及是其悔也今非龍而元乎將凶咎當從之悔云乎我乃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見群龍元首矣

張大如曰按乾解異同其細者不著：其大者元亨利貞諸家皆作四德解惟本義以為占辭朱子曰古人淳質遇一事理會不下便須去占如占得乾時元亨便是大亨利貞便是利在于正知其大

亨者正以俟便是開物成務道理非易之元蓋元亨是亦其所以為卦之意利貞同以為戒又曰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為諸卦同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畜二會不可以已意橫作主張也利既云和也傳云萬物之遂本義云生也彖曰大哉乾元至萬國咸寧疏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者此三句提釋乾與元已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者此二句釋亨之德也大明終始六位時乘者此二句總結乾卦之德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者此二句中明乾元乃統天之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此二句更申明乾元資始之義保合太和乃利貞此二句釋利貞也首出無物萬國咸寧此二句論聖人上法乾德生養萬物本義則云大哉乾元首釋元義也雲行二句釋乾之亨大明終始至御天為一即是聖人之元亨也乾道變化至乃利貞為一即釋利貞之義也首出節此言聖人之利貞也又保合太和註云不利而剛暴疏云純陽剛暴若元和順則物

不得利又失其正傳本義則云係謂常存合觀常  
知太和陰陽合會冲和之氣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憐著

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註坤貞之所利：于牝馬也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至順而後乃亨故唯利于牝馬之貞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于反類而後獲安貞吉

疏西南坤位是陰也今以陰諸陰是得朋俱是陰類不獲吉也猶人既懷陰柔之行又向陰柔之所是純陰柔弱故非吉也西南既為陰東北反西南則為陽也以柔順之道杜諸于陽是喪夫陰朋故得安靜貞正之吉以陰而無有陽故也若以人事言之象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其獲安貞之吉可知已

陸績曰先迷後得主利主者守也當以先迷後得

主為句利為句

傳乾坤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貞北為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北為之貞而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象則安：子索則貞是以吉也程子曰利字不聯北為為義來子不以伊川北說為然曰云利北為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蘇子瞻曰坤之為道可以為人用而不可以自用可以為和而不可以為倡故君子有攸往先則述而失道後則順而得主此所以為利也而與而則先也離也以及于與吾朋也東與北則震也坎也以及于與與非吾朋也而陰不能相用故七離類絕朋而求主于東北夫所以離朋而求主者非為和也故曰安貞吉

乾鑿度云陰始于巳形于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崔憬曰安于承天之位故曰安貞言泰同與云先是失就後為主君亦以陽為主也

漢書天文志東北地事天位也

決錄曰西南得朋後天卦位坤居于西南也記曰陽氣始于東北而盡于東南陰氣始于西南而盡于西北蓋西南坤之本鄉乾離震三女同坤居之是謂得朋求而從乾震艮坎三男同居矣故喪朋能倡期謂陽朋陰朋有得之理朱二先生皆言而南陰方東北陽方而不言其故蓋謂月三日改而南得朋二陽為朋爻隣習睽日消已入於己東矣北故東北喪朋北蓋納甲之說與古文龍虎泰同其言相類耳乃斥為融氣陰著中消寅苟與卦爻成中消寅之說乎崔憬又謂西方坤乾而方與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謂而為陰何其失之矣切消以外位四為西三為南六四六三二陰相比故為得朋初為東上為北初六上六二陰相連為長朋其言亦無所據藝經指問三不能比而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辰巳在西南其殆斯義乎方技家取之顧人元知者耳

潛解曰先達者猶云先則莫知所之即不敢倡始

之意是也蓋陽先陰後陽則陰時自是定分諸儒以迷誤釋之非是後得主謂後乾而順之則所得主得正是迷之反象傳後順得當可証本義以利字連主字讀自是費解

易簡錄曰坤來西南東北以離坎為正中西南恰得本位東北所當止之地不言西北東南避乾并及與也坤道君子之慎於攸往如此西南三女為馬合之為朋不為母東北三男為馬尊之為主不敢朋而南得死不尽之分矣東北喪元不資所止矣如是則更有失脚之事賭千古之恨有無之矣○嘗登之曰師心自用其道轉中此先迷也以虛受人漸入道妙此後得主也又曰欲速助長反窒天機先則迷也深造自得乃見天則後得主也每貞字守貞不得守字更著力每利每主之每心每意肯也

張彥陵曰先後不以一事有末言只是任己先物則致迷居後從人則不失揚止菴曰攸往何意有攸有所向也

蔡氏曰分而言之安者順之為貞者健之可合而言之則曰安于正而已

章本清曰以定位言之坤位西南而致役于坤得朋也所以坤元成而代終者皆陰也艮位東北而成言乎艮大朋也所以艮之成始而成終者皆陽也惟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固合辟陰以代終雖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實從群陽而得主可見朋之得也以代乾也朋之失也以從乾也得朋固與類陰類而同行失朋則可從陽艮終而有慶是西南東北死性不順承乎乾健者坤之道也彼以陰必從陽離喪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者是而以東北為利也以坤喪乾之干必反之西南則有慶者又當以西南為利也試觀地之四方果有一方不利不能資生者乎特在順承乎天耳惟見涉一偏固于卦辭則以主利為句至文言後得主下疑脫利字皆非也知得朋喪朋之皆利為地道之心所以君子休此攸行不擇地而妻故安貞之吉應乎地道之無疆矣

易筮曰坤之元亨利三德同于乾貞則獨指一事  
曰牝馬之貞王輔嗣誤讀利牝馬之貞後相沿襲  
非也北地馬群每一牝隨一牡而行不入他群坤  
之貞全在從乾故曰牝馬之貞牝馬牝馬則為  
坤君子有攸往此一句提起下文也曰先迷後得  
主利言利在得主不利為主也曰西南得朋東北  
喪朋要貞吉言當貞于陽方不當貞于陰方也凡  
此皆見所利所貞止于從乾更元他道故曰乾直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現下柔順利貞  
君子攸行則柔順正君子之所性非以此句為提  
起下文也

思也其猶有感陰之愷乎損益十朋皆以坤休故  
在者從上言之在下者從下言之然益我無意或  
之或之者大其無所比也  
聖人曰大地衆生皆因滋潤而正性命却元正如  
見獨馬則告他牛驛等行滋潤度獨牝馬受妊絕  
不與牡相交故知坤不取龍謂其滋也牛下言貞  
謂無憂也  
子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尊載物德合  
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  
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後得常西南得朋乃  
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元極  
傳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純乾之剛健中止  
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情字也  
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亨遠取牝  
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無疆  
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子曰非健何以配乾未  
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  
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所以行也君子之道合坤

德也

本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化之道也乾坤共一元氣之所始坤即承之以生實與乾同運共行以成化而元氣限故曰德合之德合弘光大正形容德合無疆之妙柔順正坤之利貞處使坤而有柔不順之時則亦不為坤矣坤之貞只是順非健也

金汝白曰先迷是一句後得主利是一句陽陰之主陽先陰後乃理之常陰先則反常而迷後則得其主而利：猶順也故曰後順得常又曰後得主而有常先儒以主利為一句遂謂文官後得主而有常脫一利字則本文後順得常豈復脫于大陰當從陽也既其類可于喪朋猶泰之朋亡舍其朋而從陽故言

游定夫曰其靜也翁故曰舍弘舍言元所不包弘言元所不有其動也關故曰光大光言元所不著大言元所不被此所以德合無疆也

節汝極曰西南東北同後天圖坤艮方言坤土也

土爰稼穡坤此致役本地者皆其類皆此稼穡故以得朋言之東北此亦土冬至後寒極果則墮落為甚重空土而已是喪朋也最先迷後得主利語本自相足象傳著先迷不著主利不著吉後得獨以後順得宜一語括之蓋以順表利以後順表後得也至文言又不著先迷不正言後得主利獨言後得主明居後主利則主得其主而主利為得主得主為後得之義昭然

陸廣成曰坤德利貞而曰牝馬何取也餘牝馬地類可識坤德之柔順餘牝馬行地元強可識柔順之貞也君子攸行法坤貞以行也乾之君子行此曰德坤之君子止曰安貞

方孟旋曰坤之力量不如乾行地以御天乎股大不同雖亦與乾合無疆畢竟有形坤大小之別故下文以柔順二字承之柔順正坤之利貞委使坤而有柔不順之時則亦不足為坤矣坤之貞只是順非健也君子攸行與上地行字相應都是柔行順行之道

爾康曰釋典引易而西而濟朋乃與頤行東北喪朋  
乃終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于一左行  
而終于戊坤始于未右行而終于酉故男貴左女  
貴右也可謂妙得其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頤克字曰君子現坤尊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萬  
物四海同仁八荒我闡澤極博尊寬無際注連東  
海德之人消之思猶有德色右之智猶有珍  
我標本之功猶有滿心何其陋哉龍又靖曰古人  
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者無者分定故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  
道至堅冰也

註訓致其道至堅冰也者馴猶狎順也若鳥獸馴  
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也  
本義云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  
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  
滋息之分為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無者既以  
便順仁義之居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息之際

滋息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為蓋所  
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何玄子曰不曰霜而曰履霜履字何玩至君子言  
也若非君子則亦不能識微而知著矣凡陰進退  
上坎在陽履有見物與思之意亦當防微毋輕于  
不足慮德其長而至于莫可為也易為君子謀軌  
言勿用即履卦外開闢之義欲君子之難進也坤言  
堅冰即始卦外女壯之戒防小人之易長也

陽止菴曰此今文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晁曰徐氏  
元堅冰二字王昭素胡安定並以焉然郭氏京舉  
王云陰始上誤增堅冰字項氏云觀許恭泰引易  
傳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本義謂當從魏志又按漢  
魯恭傳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然則二字  
俱增其來矣又以至堅冰馴致其道也有謂此  
與舍連取順失前禽同不必改今從之  
六二直方大不習元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元不利地道光也



程子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言不可缺一缺一便  
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方便是到  
大便是大直便是直于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  
則害于純通故下復云至柔而物已然以其先言  
柔而後云剛也言大只是對小而言言直是大也對小  
是對柔而言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言是直也如  
此自然不習元不利

本義柔順止則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  
合元陽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  
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無  
不利

胡雲峯曰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三獨指其性未剛  
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惟六二獨指其性休柔  
順者言之初三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  
惟六二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者也正則內直  
中則外方直則生物不可屈撓方則賦形不可移  
易內外方直其德自然盛大不待習然而無不利  
○蘇紫溪曰不習非不踐下學也曰敬以成皆學

中節即聖帝明王亦何嘗廢學然靜與敬止非矜  
持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思而無思為而無為  
是之謂至學

郭泰曰曰二以柔居中得坤正位故坤德莫盛于  
二陽氣所到有能輒受有愛即生莫之大剛若引  
繩然乾性直坤性水之以直也隨物賦形九陰元  
大皆有分哉唯不可移若柔順然乾道圓坤則教  
之以方也凡是大之所履孰非地之所載德合元  
陽且與乾而美大矣若此者果待習乎習為直必  
有至直者習為方必有至方者夫大非可習為也  
習而後利必有不利者六二本如是其直本如是  
其方亦本如是其大何假于習何不利之有比所  
謂簡則易能而可大之柔由此也鄭學謂坤之辟  
皆叶霜字韻則當以直方為句

爾康曰六二柔順中正坤道之純其德內直外方  
而其直方又大而其直方大又不習元不利德言  
坤德自然不須為作或曰不習元不利此言占詞  
亦可蓋無不利與德六四辭上六元不利同習屯

書有習吉語不習猶言必不再卜而自元不利猶  
不占以孚之說也蔡虛齋以語錄德占之義不同  
直方大不習元不利本義說卦德則又語錄則說  
直方大是卦德不習元不利是卦占二說繫于  
胸鼓頤則決于謂占之一說向皆不明卦又本等  
語是卦德如六五之黃裳其下繫辭或如此而吉  
反此而凶者即就本德而致功戒之詞如本爻之  
元吉學者要分之以為占耳然以直方大為卦德  
以不習元不利為占詞亦元不可且又有止言本  
德者如咸初六止言戒其拇一句止以占為德者  
恒九二之悔亡解初六之元咎則本德即是占詞  
占詞即為本德可見矣以繫詞居則見其象而玩  
其辭如則見其變而玩其占二句言之更相象占  
即辭居就平時習言物就臨事擇言言變之為  
義即本象以見其變化也占之為象即本辭以驗  
其其吉凶也卦德卦占象無二義蓋足徵矣  
鄭厚曰坤爻辭皆惕霜字韻此當曰直方而已大  
字衍文下然則為下句今按象辭曰直以方也又

又言亦心釋直方二字則其說近是但謂大字衍  
文非也大字自為句與既濟小字同為中大字與  
亨利貞同為四德皆附于爻詞之下別自為句已  
也  
爾康曰一念之萌一事之發皆為初六二直方之  
先安而不動且二德或詞自當以一念字敘伸說  
惟動乃驗其實下語似滯夫爻德元大才非有夫  
才卦者坤離六二是已何也中正誠也 爾康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元成有攸象曰含章可貞  
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爾康曰臣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  
乃能固守其德正而可常可字內使藏時發意與  
利貞不同或者時主而自發也從者下收進始之  
意元成謂元成或正是含章代終乃元成的作用  
德元成得含章可貞意六三在純陰之中純粹懿美  
故曰含章非是以六含三之謂也如以六含三為  
含章則始九五以陽居陽也何亦曰含章乎 爾  
揚廷秀曰為臣不任事求任事罪一也不任事則

好求任事則臨六三含其光明而不衛武從王事而毋忘此所以光大也或云者非下任事之非求任事也如光大故能含章呂伯恭云如木光大胸中淺狹練有一功一善便元安若受錫強欲抑是然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是則傾必溢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抑也人亦變則故云大但言武從王事而不言元或有終有象傳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外皆然愚按無或有終印色在含章二字內元或是其含有終是其

章

項安世曰先含章而後從事故不為始而為終雖含章而有終時故可貞而非必貞也故孔子贊之曰以時發也言可貞則貞可發則發恐人誤以為可貞為當貞也文辭于可貞之下用貞字接之使見以時發也之意  
鄒泰曰曰坤至三而休已具亦既楚然有事坤道主威其章不以外衛而以中含位雖匪貞然足可以貞者也含章而要之可貞固不難以觀事亦不

意以避事時或出沒王事亦不致自疑其治則君之靈吾何力之有何或敢擅惟是王事惟謹自有必盡之力為之元終焉耳

六四括囊元吉元譽象曰括囊元吉直不害也

註家陰之外以陰居陰位非中位元直方之賢不造為事元含章之是括結否則賢人乃能無損則可非泰之道

疏括結也素所以貯物以蓄心藏智也閉其智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元譽不與物忤故曰元譽六三以陰居陽位是違為陽事但不為事始待陽乃行是陽事猶在故曰含章即陽之是也今六四以陰居陰內元陽事是不違為事元含章之美當括結否則之時是賢人乃能無損謹慎則可非通泰之道也

黃瑞伯曰整度云坤道有閉註曰閉塞肅肅性不發也萬物不化名之括已大道將敗名曰道隱爾康曰四為坤休上而在中有囊口之象陰之陰位出陰而結閉故曰括囊猶囊括萬物也誠哉不

露是非而忘非惟元器一抑元器蘇子瞻曰器與  
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器必入乎器脫于器必  
罪于器：所以致累而害所以致疑也甚矣元器  
之難也

李隆山曰譽者器之招也六四之所以元器者以  
其元譽也

王伯厚曰潛龍以不見成德常寧所以巽邱原也  
全身以待時壯繫所以戒繫欽也故元器譽

章本清曰乾四曰乾道乃革坤四曰天地變化每  
卦由兩卦叠成矣至四則當變革之位

類元字曰坤三四兩爻休在重陰當天地閉塞之  
會位在卦中皆深藏不見之地曰含章曰括囊此

其義也三以陰居陽頗有剛力故為可貞言其力  
可能貞固自守也三惟其陽故以發言曰為純陰

故以慎言之  
唐甄菴曰乾初之隱：于元位坤四之隱：于有

位元位則在是非得失之外而不為不戒也易有  
位則在是非得失之中其元器元器之難非其戒

懼之心時刻操持極其謹密何以能之六四在于

兩卦之交下卦已為坤矣其有變化與否正于四

占之四仍以坤臨之則一味純陰元有升降正大

地閉塞之時變化何由而出賢人固其造化因其

通塞者能不隱乎既以在位直能應其時故其

是而已矣謹正所以隱其美也然說六五方正  
位則知六四亦乾乾之九四雖出而未當市任時

枕可以括而括者也  
何玄子曰易中言元器元器者二大過九五之元

器少辭也坤六四之元器多辭也于夫子兩象貨  
辨之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爾康曰六五居中得正柔而純粹黃裳元吉坤德

之象如此黃者中之色所以配乾玄也裳者下之  
飾所以配乾衣也元吉者吉之至善也此爻九不  
守成可以人臣言變契之中知可以母后言太姒  
之貞靜可

陳希世曰凡言卦者四字是吉也悔吝相與元字  
元對以本末為分吉之本為元吉之效為吉凡言  
元吉者善之至也故六五又言曰美之至也則元  
在吉上者其長也則此性乾之元為大焉吉三義  
他卦元在亨上元為大則為始元在吉上則為善  
而已

蘇紫溪曰元在中即美在其中之意言中則所以  
為善也三五皆陰爻十陽故稱美焉然三曰含章  
五曰又在中此之謂聞然之章不顯之文其美聖  
人之不貴文也

李彭山曰經中凡言吉者只是事吉而已元吉則  
于道理為善而元吉也

俞王閔曰或者難曰六十四卦皆以五為君凡言  
五為剛中之君六居五為柔中之君今乃以坤之  
六為全為臣道元乃不可乎過曰不然易中以六  
居五蓋平也莫非君也在泰在大有之類則為謙  
順之君在離在夬之類則為文明之君在豫在  
恒之類則為時弱之君惟坤也五雖居位坤實臣

道不取居美此蘇溪王氏之說坤之六爻皆順承  
乾五之一君故坤之五不得為君此楊誠齋之說  
竊謂六十四卦自乾而下陰陽之配應與柔之末  
承于是乾則全卦皆為君德而乾之九二其位雖  
臣其德則君也坤則全卦皆為臣道而坤之六五  
其位雖君其道則臣也豈非與諸卦例言哉

郝仲英曰易象變動未可執一此謂君父聚不得  
占坤臣妻聚不得占乾也非謂乾六元元小人坤六五  
坤但可能不可知也非謂乾六元元小人坤六五  
無君子也六二之不習亦是生知安行之聖何必  
坤定主賢六五之黃中亦是謙恭溫文之主何必  
坤定為臣聖人隨宜設象非拘一然就逆之凶發  
于初而龍戰之禍形于上何嘗一皆聖賢事然  
則以象地配乾首諸卦而稱至德何也蓋陰雖反  
陽而坤陰非駁襍之陰天下之惡始于不純坤體  
乾之純得元陽初分之意未遠于大始故稱簡能  
體乾生物象地而為至德也初六地下六二地上  
六三地上生物六四長物六五成物上六裁物以大

論初為切二為變三為將出四為出五為臣六為  
老休若夫變而通之元人元坤元事元坤元物元  
坤元可為事又可為物因于時其位其人而已程  
正叔以坤六五為尊位不可以人臣當之夫五之  
為尊位也象耳非五本名君也坤之為人臣者象  
耳非坤本名臣也夫子文言以坤為臣道者道謂  
臣與妻當效坤之柔順非謂臣與妻定居其一爻  
也君有五臣亦有五夫有五妻亦有五元人元五  
元物元五元事元五未可拘論也有乾自有坤

所謂一陽一陰之謂道故首陽而同體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滿康曰純陰至此已極龍戰者陰戰也傳曰戰于  
乾者此時六陰已極一陽已生陰固極而道窮焉  
雖微而勢長迫與相爭故有戰象血自陰傷也傷  
則而敗故其血玄黃臨川王氏曰陰盛于陽故其  
陽俱稱龍陽乘于陰故與陰俱稱血龍字畢竟指  
乾聖人不與陰之為龍也

同六利永貞象曰利六永貞以大終也

解坤與曰程子曰坤之用六此乾之用九用陰之  
道也陰道柔而難審故用六之道曰在長永貞固  
利六者六爻皆用六也與乾用九一例有變而為  
陽則能永貞此本義以蓋非言也夫是用六者皆  
善使柔必克而後能永則地必安又柔必克夫  
此為必要龍龍只是理乎不但陰陽反常而此純  
坤乃虞死因循之人則亦不足為坤矣又言替坤  
至柔而動也至則靜而德方則動方只在柔靜之  
中不須變而後有別方也故此永貞只在用六之  
內坤有貞自是能永聖人見六爻皆用六乃純坤  
之卦故以永貞發之此坤不替是一個柔故又曰  
以大終其首微矣哉  
鄭泰曰曰陽大陰小坤之順乾始乎姤是終乎姤  
是故曰以大終夫是之謂永貞蓋坤之九皆是乾  
而坤之貞非坤自為貞也然則坤道之大三之  
以乾而已乾坤雖有用九六之分其實用六又不  
過用九

張彥陵曰終不與始對簡言結果是陽大陰小定

分也然未有合于正而不失者若能永守此貞則  
順而有常其健而不怠者更元分別正結果定矣  
不終就一般非始小終大之說

何玄子曰易剛之師六柔物用之治人上剛之  
後人學術亦有然者凡易之道則言相易故變而  
熟用之也又義與剛九同義主上六一之陰  
極則變陽矣但陰柔終不能剛守既變之理唯長  
水貞固不為陰私所用則亦如乾之元不剛六九  
曰貞者主心而不主爻用六之利永貞自其變後  
而言謂陰變為陽則小變而大應變而進故利在  
于不後變也

爾康曰天下元至剛至剛有至柔也天下無至柔  
至柔者至剛也六剛柔之至矣利在永貞則堅固  
永久即是至剛故曰以大終至柔而動則一之大  
所以終柔也至靜而德方之大所以終靜也大  
者陽也終亦立言如此不可言終始之終坤道亦  
甚大華不可共乾配故皆謂易大而為至然天地  
並大乾坤不二故象中含弘光人之中直方大知

光大矣以人言之而然之以以大終也 爾康  
常登之曰吾人德性有小疵氣有有微滓便是此  
又曰本德性純然氣質非戰于已而己平成天  
性豈非戰勝乎

吳卦義曰乾有出者也而用九則曰見之自剛知  
雖先知先覺之聖不得以剛大自先也用九還家  
用六也坤復乾者也而用六則曰以大終有子固  
知雖至卑至速之功無非以貞此則大之用六以  
是剛九也九六合用此君子所以能剛大能應地  
耳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  
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本義剛方於此為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  
東坡云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柔而不  
發反其極也發之必決夫物自剛舒物至靜所以  
為方也陳了翁曰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則有進之  
動方者靜之德柔則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艮氣  
云坤雖以柔靜為主焉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弘

元大

程竹山曰坤何以後得主利非知始者氣也故坤  
不得而先乾所制者陽也故陰不主事主者後有

終得陰道之常矣故有所陰而主之

陽道者曰乾也乾道一十有九曰陽道者曰坤

陰道一十有九曰陰道者曰陽道者曰坤

子順故欲則欲方順則為張而胡廣坤何以動而

利曰養生之道

蔡虛齋曰物非動則之動氣之入抵卑動也德方

在動則後一步動則是說化机方則在物上凡則

方正足柔靜之至受不足柔外又有側則靜外

有側方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試其

君子哉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以不名漸矣由

辨之不早辨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傳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于早不使

順之故天下之患元由而成乃知積善之戒也需

而至于求小善而至于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呂米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余殃如何積得不善如何得不積而墮則積集

離散則始集若胸中有家者善處善日然積胸中

無家者惡處惡日然不積善有堅不積善有順也

此一句尤可警非心即念不可不察也

時且立試又無若如然而初時一而後順而不止

必至沉而投身如開敵初時只是念其時大必至

操刀殺人今世俗所謂報性者即此之謂也在大

有所謂道忠傷善在損所謂以惡愈惡惡不順之

謂也夫凡非心邪念若順將去何所不至懲治道

絕正要人着力古來說臣賊子備述大事起初下

過一二見君父有不是處耳當犯于時或一為將

順第二番又似容身第三番又似效長不知不覺

日漸日增心大乎漸一田夫耳俄而為部族而鄉

俄而侯侯而公侯而兩公直至謀逆亦甘心焉直

非積漸之成順流之勢乎是以君子辨積漸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人不習元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何玄子曰直者言其心体之正也言其制事  
之義也正之存乎中如物之直而不外其義之應  
于外如物之方而不虧缺也轉正言敬者以正名  
直以敬修其陳焉之云以正解直則可以敬解直  
則不可才敬則心必正焉下一轉語即喚起精神  
所以敬字更有工夫或外深衣然直其敬深敬說  
為敬又說為正不可從直如外之以純方如絮  
之以原程子曰古之教以直其心守其以方其  
外義形于外非在外也又云切要之通元如敬以  
直內心敬則內自直又云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  
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個敬不  
是其義却是都無事了朱子云敬以直內是持身  
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  
無纖毫委曲方是到敬方正之意是此中皆合  
且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  
若是圓時便轉動得又云敬主而內自直義行而  
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  
矣程子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云有

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此意平却顛倒又  
牽動他寂然的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卻于根本上  
全無工夫只是徹上徹下衣裳同做又云敬義只  
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總行是義合口是敬開  
口是義物是義不孤靜大也至廣至宏至大至神  
然于物無私而與天地同其仁盛德之至也不故  
其所行終不習元不利揚敬仲曰所行而不致者  
如天地之變化雷霆交作風雨散施天地何疑之  
有吾亦何疑之有六通四達變化皆然疑起于意  
有意則有疑無意則無疑：之妙非言語之所  
及非思心之所到李子思曰文言字：皆可位置  
非苟然也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  
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于此乾九二言仁坤六  
二言義仁義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  
此  
孫聞斯曰乾之德謹信元可名坤則敬義而直內  
方外截然分別是亦方圓各為象并由方而後可  
為圓象且凡物由直而後可為方又非動而不見

為直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處剛不端者唯為下  
于方所有當者易為用力持同六二貞之心而後  
可合用九九有之義

俞玉潤曰或曰別元城嘗改敬為正以直為然  
止無下工大成故言敬而正則在其中敬則有  
所操中而不失其本然之止也或又曰此記云直  
其政也政乃敬之說兩敬說為政一又轉而為上  
亦純詩孔九章言孔能乃云獲元氣言休此為孔  
孔又轉而為幾理成然也

鄧泰曰曰文辭直方大以坤道言此則就休坤者  
言直其正先道卿公云正當作敬古音相近而訛  
部西山從之謂孔深衣亦稱直其政蓋敬訛為政  
又訛為正也其說最為有合敬則內曰直義則外  
自方敬義交符德所以不孤而大已在地道為不  
習元不利在君子則為不致其所行坦然行之與  
地道同光何疑之有行者坤能不疑者知敬義  
分內外即孟子行吾敬之意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元成而代有終也

何玄子曰董子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兩者  
地之為也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台從  
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無地而己物  
在地名一歸于天非有至義其能行此故下事  
上如地事天已可謂大忠矣又蔡伯靜曰以敬言  
之天教終九子不足于終代其終有地十七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開闢人隱易曰括囊元氣  
恭謹言謹也

呂伯恭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蕃否則  
隱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聞不容髮初不待思慮  
計較也若謂相待而動則已作而事有所以獨操  
賢人隱者蓋衆人強自陽絕故與天地之氣不相  
通氣至而蒙者獨賢人而已  
吳臨川曰草木蕃者召南所謂朝采芣苢  
殖是也賢人隱者洪範所謂百穀用不成俊民用  
微是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當休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

于事業美之至也

徐幾曰黃中：德在內通理文無不通言柔順之德蘊乎內而至盛又曰黃中通理曰子當玩渙養不熟操守不同天理有一毫之未熟人欲有一毫之未去未得為黃中也滋養熟入渾存則天理全而人欲去矣然條理未達脈絡未貫則黃中尚難有中和渾厚之美而無融暢貫通之妙未得為通理也七黃中而通理暢于四肢為十事業而後為美之至孟子曰克貴而有光輝之謂大亦此意也

易筌曰三為坤之全體就在上卦之下故雖美而舍之為耳若五則暢而發渾之美故曰美之至六五當其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直內方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君子敬義夫特涵養熟矣操存用其胸中洞然貫理渾一更無疑滯謂之黃中通理正位居休居此體也非正五之位將何居焉六二內直外方而致其力至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貫通無所容其力矣

郝仲興曰問黃中通理止位居體曰本義以黃中通理為什黃字之義可也以正位居休為什黃字非也乾坤象衣裳是卦全體六爻皆裳也不獨六五耳二語發明六五之中德黃者地之中色也中庸上之中初氣也通猶會通之通理何條理之理五為中極則此通連條理條暢止位者即中五之位猶洛書中之皇極河圖中之五十皆此位下偏不倚之義也若休者地體渾厚安重靜而有著上休之中不遠不動之義也

鄭泰曰曰黃中通理四字已該全體之意正位居休即中釋黃中暢四肢發事業即中釋通理美在其中則通脈絡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萬理所該萬事所從出而衆美之原也黃于五行屬土于五味屬甘于五音屬宮于五常屬信于五事屬思于五方屬中央其條理何所不貫通直方之君子蓋黃中而通理者以黃居中位不已正乎所居者非坤之正休乎美固已在其中由中達外欣美可勝通哉于是暢于四肢而為剛健之中此美也

于是發于中而為機揚之猷此美也舉向之舍  
者括者无不宣揚而發越所謂舍弘光大品物  
亨美至是莫以加矣此真主哉坤元之能事也  
中黃裳二字不必分析裳字已該在中字內何必  
以止位居休終之若是釋裳則應示宿日休矣况  
此又重在黃不在裳

北頓連曰所謂謂之事：或謂之業

金穀于陽也戰為其嫌于元陽也故稱龍為潛未離  
其類也故稱龍為大黃者大地之謀也人玄而地

黃

蔡邕曰十月為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之之  
理無頃刻而息一陽維生于子而實于亥十月之  
陽特未成又耳聖人為其純陰而或嫌于無陽也  
故稱龍以明之古人以十月為陽月者蓋出于此  
。戰是陰戰稱龍有嫌元陽也坤六陰雖極一陽  
能此即生然此時尚是六陰則陰尚未離其類也  
故稱龍

常金之曰造化有幾人心亦有幾德不勝氣性命

于氣此非陰疑于陽乎又有依性体以為學而漸  
失其真如揚墨之仁義亦疑龍也識其凡而反之  
其道利用戰龍德之君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謂之一戰而使真龍畢伏矣

何子子曰疑於敵而元小人之羞也如禮記疑于

臣疑于君疑于大夫子之疑陽大陰小陰必從陽

陰既盛極無陽偕矣是疑于陽也

張彥陵曰故稱龍不是存空名之說蓋世界原不

可一日元陽即當重陰因信之時若元一點真陽

如何收斂淨住如謂止存空名以扶其乘則其之

戰者當是何物測言曰陰陽消息分不分有無誠

看坤行至亥下有伏氣今之十月而謂之陽月正

是此意

像象曰乾陽以生為德乾龍御天陰陽相和則行

施元非雲雨坤陰以殺為德坤龍戰野陰陽相乘

則行施盡成災冷天地解而雲雨作天地之正也

不解為雨而流為血雜玄雜黃或為忠義剖肝畢

命之血或為聖賢首就戮之血或為生靈肝腦

金此之血初早辨于舉足之初上極辨于黃裳之  
後不容黃之機于玄如此

張大如曰按坤解異同象曰履霜陰水水義云按  
魏志作初六履霜則疏云坤順也本義云順習也  
云五黃裳元吉傳以并卦蠱武為喻云五為君位  
不可以臣無婦告之諸儒皆下以為然云坤純臣  
道六五正大臣之位下得例以君位言然通而現  
之皆可為君臣之成也之在中也疏云休九則建  
不用威武傳本義皆云美在中而發于外後得主  
而有常疏云陰主卑退若在事後不為物先即得  
主也本義從傳云主下當有利字言後得主利坤  
道之常也蓋言順也疏云順習陰惠之道諸家謂  
善與不善皆由順而後積本義則順作慎又蓋字  
疏云疑辭諸解則不訓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  
事諸家以陰雖有美為句含之連下為句平卷項  
氏曰非也含之宜連上為句然疏云六三之陰雖  
有美道包含之德為武從王事不敢為主此成之  
也則主亦含之連上為句也

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艱難未  
泰曰屯

屯之時四德具焉當革昧之時元氣未散洪濛蓬  
勃四氣渾融之所下有故曰屯亨利貞方屯之時  
未利故性天下未平得人乃濟故利建侯

蘇子瞻曰物之生未有不待雷雨者然其作也  
充滿潰亂使物不知其所從者將害之霽而後見  
其功也

象曰凡曰使雷上而雨下動即宣洩其意終不盛  
滿惟兩在雷上一滴不漏故其動也而意充塞于  
天地之間此時尚未雨已而即為解矣所謂大可  
貞正在精神停蓄之時不在雨勢滂沱之後  
張彥陵曰屯難之世庸愚因束手待斃乃蒙傑自  
逞其才性二急于見功或反以躁妄而取敗故聖  
人以勿往二字正之當英雄馳驚之秋而忽求其  
壯心隨氣于寧靜之中有不動之固以成其此時

天下治：人心皇：在賢國治建侯樹屏方可濟  
難故曰利建侯

吳國之曰屯難之世心可見聖人大手段人情值  
此時大都市求可功求成而已乃聖人始終只是  
一個中正則無奇謀設計後其在險難動處不足  
拙天陽地變化右神的心外只是胸中不曾動且  
了分毫終不奪取謀奪乘所以異于功名之士者  
以此

何玄子曰卦利建侯者其事也利于是初以為  
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已初之才利建之也  
侯也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  
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本義或問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則又上全意何  
也曰乾元亨利貞至孔子方作曰德配天而人不知  
將謂文王作易便作曰德配天非已如屯卦所謂  
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亨  
正故策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于是初生謂曰

德也故孔子得此象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  
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爾康曰乾統陽坤統陰渾融各正皆稱為元陰陽  
一交便各形質而為剛柔矣故乾坤外諸卦皆為  
亨坎未震下為七一陽初交于二陰便為震一陽  
交于二陰便為坎謂剛柔始交也二氣一交紛  
紜難操使不可知故難生物不初則不生不出險  
則不得亨不得亨則不得各正性命故動乎險中  
有大亨貞之道焉斯時也雷動于內雲封于外暗  
昧晦塞正宇宙紛拏無主乃亂之時宜建侯以應  
司牧焉立君置國事大勢駭故曰不寧屯其四德  
然四德分釋則與乾同矣趙汝樸曰元之義二曰  
始曰大一元肇判鍾于乾坤乾為陽始坤為陰始  
是也乾坤交而陰陽雜不得復為始故餘卦皆以  
大釋元而于屯發其例曰大亨貞三德已具而以  
宜釋利曰宜建侯而不寧四德之條俱全  
鄒泰曰曰乾坤不言交以後六十二卦皆乾坤之  
氣也召其始故曰利柔始交始交而難于是乎

生蓋物生本有不雜者物物則治即雜于出植物則少曲雜于伸雜即陰也乃一陽生氣不以雜而或息進而動于發中乾德方長為能大通而足以終安有不貞者其本動於自為而本能為兩惟震雷一動於之皆皆化為雨而為之則皆而足此大亨貞之象也天造二可以入中終七貞蓋也之時大運筆細細其保其如平其吉且如休土字本有強理人氏本有統宗意互是法以為之以收所以終乾天造而亨其也者正自有元限括括震方動坎方旁若之何其可乎

何玄子曰變化稱大者大為陽接象辭元亨者十八卦陽為主爻者七卦皆皆陽為大陰為主爻者四卦皆下陰為主止謂之元亨程子以為大不足盡元義元亨重于大亨非也乾元於大哉陽也坤元屬陰則稱至而不稱大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疏經謂經緯綸謂綸言君子法此屯象有為之時以經綸天下約束于物故云君經綸謂綸以織

綜之

蔡虛齋曰在天為雲之施及下地則為雨之  
農則為水雲盛方成而為雨方成水澤故旱多  
雨意為其雲不盛則雨隨泄祇以其其早耳詩傳  
曰雲從龍則多雨

楊止菴曰易傳曰天下元亨者人不齊人有中則  
災祥不豪傑非經綸者不與也經綸之道不本于  
心則事至物來元所執度隨事應酬縱有所為亦  
小補塞而已以此漢唐宋之治所以不三代也

爾康曰經旨立其規模綸者辭合而成之此開物  
成務之道細繹圖為以解世之紛糾者君子之雲  
雷也雲雷屯則醞釀滋然後雨澤降而天地齊經  
綸審則謀慮熟然後紛紜定而世道寧為文所曰  
經者德其緒而分之象雷之自歛而發綸者理其  
緒而合之象雲之自散而聚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  
貴下賤大濟民也

爾康曰盤桓以磐旋釋者自為融始橫梁先生獨

曰磐桓猶言柱石按字書磐大石也猶鴻漸于磐  
桓柱也猶擅方之所謂桓桓故曰柱石眠曰鎮重  
不動桓是豎立不移周光德氏曰石眠曰磐永立  
曰恒磐恒有柱石之才有鎮重之中故以磐桓象  
之有主者恒易恆為非事其志行正下句出也有  
奇者未免重發以表功其志行正下句也居貞  
行正皆從磐桓而見故象傳下維之一字意味有  
會之當世界洪荒生民險難天生此一人以為付  
託而斯人亦以天下之重自任其在草茅岩穴之  
時不免陰行善牧物情其屈已救人一念固必有  
收拾人心鼓舞豪傑凡許作高埋光劉承不得而  
一時之人亦必靡然從之如尹之在莘說之在野  
孔明之在隆中聞望隱然故曰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

呂東萊曰說者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  
銳于進故戒之以磐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  
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利磐桓而不敢騁此正  
所謂自勝之強也此心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磐

桓孰謂以剛為戒乎

何玄子曰才雖大非貞弗濟故曰雖磐桓志行正  
也只是以濟世安民為主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皆不為也使為志行正使為吾貞又曰利  
居貞即象辭所謂利貞大吉止之義非靜處為安  
也春秋傳云侯王社稷臨祭祀祭本民人事鬼神從  
會朝又為得君但欲其志在救民行出于正則才  
與德輔

蔡虛齋曰本義卦辭利建侯象在占中初九利建  
侯占在象中卦辭主占者自卦而言則卦中之初  
九為他人故值此卦者利建此人為侯也又辟主  
象者自爻而言則此爻當為占者所自當故值此  
爻者得建以為侯而利也此亦通例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商康曰六二柔順中正有濟屯之德名世輔佐之  
器也當屯之時而乘初剛初剛固柔傑名世之人欲  
與共功者二從五則勢有不遂欲從初則心有未



妾所以分而不進為屯如遭如木馬班如之象然  
初九所以雖六二者非欲危害之乃求與之相合  
有婚媾之阻此蓋人情之所難却者而二之即五  
堅不與初為字也十年乃字一者從九五之召尚  
能與起圖存一者察初九之才果能忠誠除分  
可以自援之十年乃字蓋久而始決耳臣當擇君  
王陵所以去楚非交要要長生所以歸漢李彭小  
唐是陵十年乃字危作字初亦無言險難之世艱  
危不進三爻與來馬班如而二獨屯如遭如者以  
其所處之勢係心于五通勢于初九雖進也真正  
英雄競業：孫洪洪曰屯休全在遭如遭者圖  
遇不舍無可奈何此經綸真心非是則天下無我  
遇不相屬我亦泛泛焉姑率尔以應天下而何以  
成屯何以據不寧  
蘇子瞻曰大初九屯之主也非危也六二之貞于  
五也知有五而已苟與于五者則五危矣是故以  
初為危

何也曰此是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  
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徐進希曰易之道有已  
正而他人取之以為邪者有已凶而他人待之以  
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之則為危難之  
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則有泰命  
李彭山曰初生民之主矣與二為婚媾而匪危豈  
可與之為讐哉但二以柔順中正之德守其女子  
之貞不肯字而嫁之耳至于十年則初於此時人  
心已歸天命已定故已極矣然後節而從之非謂  
從五也  
鄒泰回曰易言婚媾者凡三皆陽爻為主賁九三  
以六四為婚媾上九以六三為婚媾此初九以六  
二六四為婚媾二不字而四字也九五雖亦陽爻  
然屯膏則既不能求二而所比之四又已應初之  
求五誰與為婚大貞所以凶也易之不可為典類  
如此  
六三即鹿元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  
曰即鹿元虞以微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本義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元正應安行取用為  
至虎元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口舍去若  
性遲而不舍去必致羞吝  
趙汝諤曰曰君必去其陰阻虞人反驅逐之止使  
禽赴田然後有虞元虞不驅禽即我之反禽故  
曰即鹿：善走險道即奔於禽不可得性入于林  
中有陷而不濟出之象進于斯欲即陷害在爾矣  
之覺矣  
爾康曰時大其定天下所運之六三位陽雖有乾  
運之志而才弱終元濟難之才此時若如實賦之  
河而幾微之吳越康不取焉然元虞為漢宋亦非  
高志是幾而不舍也不然庶几如說家除洪谷之  
浮海張仲堅之扶餘或可終乎吾國其語矣未見  
其人乃伏除僅為小國浮海亦未宜收歟且君子  
君子舍之則幾將許多濟世安民事業一齊收拾  
絕無形影豈有肯由泰伯伯夷乎是以君子於  
之君子是蔡邕之詞非即以六三為子也幾仲連  
謂幾微也凡幾微者乃從無向有其事未見乃為

幾也性各之性元所指幾是勢位不居才具亦少  
所性俱為不可不專在應也  
白虎通曰禽者鳥獸之總名為人所禽制已從禽  
則六從獸禽鳥獸入于屯然無所得就也  
鄭泰曰曰答色曰蛇郭京本正皆作何以此禽  
之禽者鳥獸之總名為人所禽制也山林有禽  
虞官主之即元虞禽何可得性則反合是也禽  
之道也或皆古本何字為贅謂從獸無所得入於  
中以從禽端是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元不利象曰求而往則  
也  
爾康曰初為井主而五為正位新舊從違退莫  
決亦有乘馬班如之象然初實四之婚媾也初求  
而四曰性從之可以濟也亦不夫為重德之智哉  
吉元不利乃夫子中二之口求而往明也  
趙汝諤曰三之性各以應非其應四之性吉以應  
所當應也之時使皆案初而外從則六之吉愈  
微故二親初為應所以正君臣之當從皆案初而

不應則在外之賢無與敵而之應初所以達濟時  
之值二者無備也乃可乎孔明含淚就出而事昭  
烈亦應曰文之象

爾康曰凡之則上為生下為來六四下而後初亦  
謂之生者乎故我貴人上之當言生不可言來止  
未而生言來而即生耳文理固是如此如書上六  
三人來得人之來可謂之來不謂生也來矣辭來  
指四來指初亦得非之有應也而休自相應非必  
其之之謂也之之有應也二五自相應非初必  
四五若上之謂也七卦六四求往之明始于在初  
似為初四相應然六四柔順而正卦情上休原與  
下休相取况初為卦主繫爻係為非同而卦相應  
之例乃求初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  
則能濟屯矣以其元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  
屯難之世于其名位非有損也惟其施為有所不  
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

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  
之求山之道魯昭公高貴卿公之事是已故小貞  
則吉屯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同寅修德則賢  
優先王之政諸侯優朝謂以道列致為之不暴也  
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陽昭也不為則膏屯以至  
于亡矣

本義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  
于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  
九得民于下衆皆歸之九五坎休有膏洲而不得  
施為屯其膏之象

何玄子曰霍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也連  
國立君之事貞不訓正也據說文貞卜問也從卜  
貝會意五處險中不利有所作為但可小事不可  
大事曰小貞吉大貞凶山統書所謂作內吉非外凶  
用靜吉用作山者蓋教以安靜候時之意于理亦  
通若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  
潤肌膚壽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  
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賑賑百姓而君各當則凶

臣等當則吉也此不過因上文屯膏二字附會成  
文耳都與文義無涉

鄭泰曰曰坎為雨故曰膏詩所謂陰雨膏之也九  
五陽則居中得坎之正位本可以膏潤天下然時  
當屯難一陽陷于二陰有屯塞其膏之象故坎不  
為雨而僅為雲也

前康曰大貞如振剛帝正名分撥亂反正之事小  
貞是政事之小元關於成敗吉凶者也立九五不  
得不然還以此說為正用修釋小貞為臣大貞為  
君此釋解周孔誤又錢氏本氏解屯其膏如雲云  
合之象雲須解為雨不可貞雲貞則雨必吝須是  
大解大漸小貞恐止于為沾之之數點而無以語  
于膏元率土之職澤故吉小而山大高中白又言  
悟大小貞法演出極數始知小貞初之迷大貞初  
之迷屯時利轉旋快不宜深居久靜故曰小貞  
吉大貞凶實為至理此皆別得一解俱非本旨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遄如象曰泣血遄如何可長也  
前康曰上居七之極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

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遄如也象所  
言何可長也者呂東萊曰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  
治即入于亂七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故曰何可  
長也按公問三非其應五不足坤不知五之不足  
坤惑于近而不早自附于初九故窮而至于泣血  
此言不然上六居上居外勢勢力弱有心澆血元  
力四大泣血遄如情事欲絕蓋遺老孤臣所憂國  
然有誓之侯未楊允使以司徒據大位而政權已  
去豈不能底其子亦累可見若曰不早附于初九  
此豈夫子特標泣血之旨哉

何玄子曰屯難既極當思所為變通計徒泣何為  
哉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泣涕不可禁也子  
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  
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而泣  
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消之也其為元  
益莫大焉晉過江諸人相邀新亭藉升飲宴周侯  
中坐而嘆曰風景不如平日有河山之異皆相視  
流涕惟王丞相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

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由是言之也之極孰不為  
泣而徒泣無施此兒女之泣故曰何可長也此聖  
人言外之教雖之六五以出涕沱若嗟若而吉  
如屯上六者進無必為之才退有元益之泣亦朝  
夕必亡而已矣  
商康曰當天造草昧繼治繼亂之時所慮必憂國  
所主必弱君陵遲衰頹之象自不可言其時必有  
英雄聚傑宏才大望隱隱隆一起于民間但當世  
道一時人心自無歸之天下未必有傾危危君將  
助獨夫之心亦決無有棄明就暗扶亡國亂之事  
其居貞將正建侯興業固自有一番作用在初之  
建侯非以助五二之乃字非以字五四之求明非  
以求五儒者于此多作許多嫌忌周旋不必然也  
蓋聖人作易乃從天下之上一治一亂之勢立論  
是千古為夜萬世為土心胸豈若春秋專以尊  
周為義哉然易所以憂亡國者原亦自有道也其  
言止言勸各之私非有大罪小過大貞所以開其  
吉凶之道明白無遺而致哀上六則曰血迷如

寫出孤臣遺老一段纏綿悲憤泣肝腸何慘惻也何  
可長句則又有望其絃：一脉更無已為聖人之  
心不千古若朕哉  
張氏如曰按屯解與同屯則柔如之而難生傳以  
震雷之象為始爻謂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朱  
子則曰別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  
也雷而之物為始爻周氏褚氏皆云此句指柔  
亨也震得亨者以七難之世不止亨通恐亨義雖  
曉故特釋之傳亦云所謂大亨而正者雷而之物  
滿盈也本義則蔡云以二休之象釋卦辭草昧既  
云草謂草創傳本義云草：亂元位序經綸疏云  
經謂經緯綸謂綸又劉表鄭玄以綸為綸傳則  
云經緯綸綸謂官為也本義則云經引之綸理之  
也女子貞不字疏云字訓受傳作字育之字本義  
從此氏說云女子許嫁并而字君子幾註云幾語  
辭諸解皆云事之幾微求婚媾諸解皆以為四求  
初傳云若求此陽剛之婚媾佳與共輔陽剛中心  
之若濟時之也則吉而無不利惟本義則云初九

存下來求四為婚媾九五一支傳云有君元臣名  
位非損而威權已去漸凶之則吉然止之則凶本  
義則云小事守正獲吉大事雖止亦凶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吉川貞

滿康曰蒙術也也先有物之初非物之元蒙者人  
之初非性之昧句而本卦曰屯而木連曰蒙蒙  
承教語俱是發蒙之德乾坤既開君長已立聖人  
憂之使天下不近于禽獸者惟教耳蒙自可通故  
亨故利蒙以養正故貞具三德焉蒙卦下坎象流  
下上艮象峙上源流將出為山所峙包圍其下有  
物將潤達之形莊子所謂自然元氣流液于內是  
也故以名蒙：非昏昧愚暗一無所見之謂止是  
人生之初一段渾全璞玉未雕未琢外若藐無知  
識而所謂真聰明蓄藏于中特有所待而後開  
耳其可發可養為作「至」胚胎正在于此孟子所云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蓋者初必精誠再三則

漸而漸初筮猶蒙之憤排求通再三瀆蒙之較玩  
輕賈故初筮則告之再三則不告不妄即以施教  
也如此則蒙無不亨矣人性具足真明不遠凡有  
可亨之理而九二則中又得教之之法自重而不  
往教迎批而不輕教故蒙可亨然又必待于貞教  
不以貞則亦不可亨也所謂利貞者只是保得蒙  
之初休而已固守得這點真心便有可亨之理  
胡雲峯曰諸家訓亨與利貞以亨為蒙則貞為養  
家有根本義以為蒙與養蒙者皆有亨通而利于  
貞易必如是看方為不滯也  
蘇子瞻曰蒙者有蔽于物而巳其中固自有正也  
蔽雖甚終不能沒其心欲戰于內以來自達固其  
欲達而一發之迎其心心彼將沛然而自得焉苟  
不待其欲達而強發之一發不達以至再三雖  
有得其心矣夫患蔽不深則求達不力求達不力  
則正心不勝聖人之于蒙也時其可發而發之不  
可則置之所以養其心而待其勝也此皆聖人  
之功也

項安世曰洪範廢機聖之反為蒙然而蒙有作聖之功不可忽也

蔡康齋曰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于蒙也然蒙之所以得亨者在發蒙之有道耳正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不告也蓋一則以蒙者之能求二則以明者之善告正我求童蒙以下自入只是就明者一邊說乃蒙者之所以得亨也看我字亦可見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渎瀆則不告渎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註通則困險進則闕山不知所適蒙之義也以亨行之得時中也

程子曰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古人自初學耳日游處所見皆善久則習若固有若為之不預及乎稍長意見偏倚於內異說交雜于外欲其純全不可得矣人皆知學當為聖人亦皆知聖學不外乎正却不知惟養正于蒙纔是聖

俞琰曰以亨行者蒙以亨而後行未亨則止既亨則行也蒙豈能違亨所以亨者時也樂記當其可之謂時蓋不憤不教不悱則不發也時中者於其可亨之時而亨之不先時不後時也

呂東萊曰正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求童蒙先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尤然不優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他家與道平不明須要評玩志應二字此無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于感也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固完然而不動也若再三渎之則徒將入于擬議測度反渎亂其天理矣此之所謂渎蒙也

楊廷秀曰說者以蒙為蒙昧之蒙非也蒙化也也者物之初非物之元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也而朱舒曰屯極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理果昧也其亨為大抵蒙之可亨其妙在此蓋險則已有氣

拘物蔽之累止則猶有寧重下達之意此可行之基也

蔡虛齋曰剛明有可以發蒙中則善于發蒙則則明所謂以亨行也中即時中故志應

却楚望曰坎險在下遇艮止于上在人為機械變詐勢劣情迫生平智巧展措不及如奔馬遇深淵頓覺沮喪所謂窮則反本俾語謂之鼠入牛角喻心為純聖人所以取險止而象蒙也

何玄子曰養正者養其本然之貞也蒙以能止故真心尚存養蒙者亦惟保護之而使不失耳傳曰本自無吝勿傷之也作聖之功實在于此功乃功大之功非效功之功蒙與聖非兩截故養正便能作聖最妙在一養字後世不知蒙養之旨曉為汨以言說滿以知見所謂鑒其混沌者也進大蒙有自通之理故亨教者因其亨而行焉此時中之教也若五之志未與初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初不並而告非時中也再三實而亦告之非時中也

張孝陵曰舊解止字謂其執滯不通與險字例不知止字正與下爻亨行二字相對謂其外欲不入內欲不出也問通虞即見聖功蒙之得力全在此耳

像卦曰人：有北山下初出之象却被陰柔氣質包裹了一包累如一陽陷于二陰中上而又止了一止故蒙亨非以止以行也夫艮止而待行以行不以止故曰初筮不夫其時其道光明

周九德曰清水之溝清水過不流留室言弗歸弗能中其心而入焉者蒙之

唐擬卷曰艮山下有坎險是為遇險而止不能出險亦未知避險有蒙昧之象故曰蒙蓋天真渾濁知識未鑿蒙：然不知何性之時以是為蒙乃重稚之蒙非愚昧之蒙也何言乎亨也知識雖未開而天真具在有可亨之道焉九二師也四陰皆蒙上九則獨教者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則時之與中正師道之要也得見龍之時居下卦之中則諸家之止而欲通當養



則養當發則發當勿取則勿取皆時中之道以此  
道行之諸蒙焉得不亨故曰以亨行時中也我二  
也童蒙五也大都弟子之于師必其感法信從有  
志求教而後師之教可入以師而求之則強貽而  
杆格矣烏能入哉蒙曰志應者正以立之志能感  
發信從耳此所謂童蒙之求我也易以又為才位  
為志立陽位以陽從陽故曰志應然謂之應則二  
雖不求童蒙亦自有鼓衆興起之妙矣不然何以  
稱應哉

陸庸成曰蒙非蒙昧也昧何以亨蓋蒙者人之初  
也其覺性在中聖人之全体已該而領矣但內若  
陰而外若止蒙而未開也有以開之則即陰之處  
遂不竭之源即止之處寓不遷之極如磨鏡者去  
翳而明日現非始有明也故文曰發蒙發其在中  
者始若耳曰邑蒙已其所固有者使自得耳曰擊  
蒙擊其所本無者使全其良耳既童心可証聖休  
而養之以正便是聖功是真能以亨行時中者求  
其善極所通而施當其机因其際度而各隨其候

之所至此先覺之任非到中如二者不能矣  
方孟統曰易曰山下有險而止以此卦下陰  
上止蒙也大方其止也混：洗：莫知所之童蒙  
如此聖人如此雖欲不止其可乎乎然既以陰而  
止則必以亨通而行也聖人如此童蒙亦如此雖  
欲不行又可得乎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言時  
正即止時行則行便是時中聖人亦蒙之其天從  
來山下有險二句俱以蒙之不好處有亨行時中  
就九二象蒙者言是如此說為是

鄭泰西曰屯之後繼以蒙次子代父而作之師也  
物始生而擇蒙然不明知竅雖封靈根具足可以  
作聖豈終于蒙有亨道焉亨在司啟蒙之責者得  
善教之且若以我法求童蒙則蒙矣所謂性教者  
不化召師者不化自早者不聽卑師者亦不聽何  
亨之有惟是童蒙內惠其蔽即我求通最初一念  
專誠先以異于求益哉則迎其端而告語之其或  
至再三則念謀而志益淵潛已甚為用告焉而執  
告非所以為自也蒙所以亨利于貞而已不言元

者元休在蒙中故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周子山下出泉靜而清也乃始未入見沙未見石

市子一真之警意見不立蒙之象也果行育德

小亨德者養性也

周光德曰外此非以任道故行也德而果之內踪

非以任道故也德行以育之德氏休之剛坎中果

行休良之靜止育德

初六發蒙利貞剛人用說桎梏以謹衆寡曰用刑

刑人以正法也

注蒙象之初二照其上故發蒙已發蒙故用刑說

當也以性各刑不可長

胡雲峯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同說桎梏暫舍之

以現其後七痛懲而不暫舍一於嚴以性是不知

有敬敷五教在寬之道也故各

爾康曰以六居初陰柔乘石而安剛尊之然重性

易害于嬉初執也執于正故利用刑人以正其法

納于規矩準繩之中也然又不可棄其天機使無

自得之趣故又用說桎梏用刑人與說桎梏是一

時事而看立用方是以序行時中變以性各一任

於嚴不可性者一性之謂也書制官刑儆上有位

用訓上蒙士初陰暗正蒙士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下包蒙剛乘接也

註以剛吉中重蒙所婦包而不顯則應至故

包蒙吉也婦者配已而或德者已休陽而能包蒙

以剛而能吉中以比納配物莫不屬故納婦吉也

處下外內以剛接乘視而得中能外其任統之介

子克家之義

爾康曰九二到中朱子曰剛能包蒙不利則為物

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如上九為擊蒙亦不能

包蒙包為已強之包保護天其勿使漏洩方能究

至蒙休納婦克家又即包蒙而蒙之納婦有與蒙

與進之義子克家有善教者使人離其志之義新

納之婦意相諧和愛覆倍至許其過多與之休息

則曰宴爾婚之提獎則曰其譽教子弟者使如人

家待初納之婦人才何不速化子之承父不第保

祿成家而以養志為先孝如曾子養志親治命  
皆是夫子曰養後若使人繼其志子乎如此所謂  
其血脈也故曰先家師弟子授受何獨不然全支  
止九二上九為剛而九二中和居正或全或包或  
皆隨其所遇俱有吉諱之法與家字狀故曰剛柔  
接仲達以陽居非以接仲辭陰是則柔相接接濟  
高兼連以包蒙初婦先家俱指五則非或指六五  
為柔九二為剛或指初三為柔上九為剛者俱太  
盡于先家非止頤剛柔接句乃是全支也以全支  
而止以一語呼之省文之體通經皆然  
胡雲峰曰此文取其三義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  
婦納六五二陰也包此納二虛能受之象九九則  
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  
位尊有父象以五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  
蔡虛齋曰三句各自為一事包蒙是文有此象占  
者能包蒙則吉矣納婦是文有此象占者遇納婦  
則吉矣子先家又缺是象占意已在先家內矣  
鄧肇敏曰九二以剛中樹刑禁之據施之 包容

初蒙而脫其械何吉如之初在二所包中即在二  
所納中子者男之直稱坎為中男故曰子有先家  
象若如諸說取二五相應說子為人子以二為子  
則五當為父又以五為婦則二當為夫誤以有夫  
蓋既曰包蒙似元蒙不可忽而中之以納婦吉者  
亦指初七又曰初柔二剛二為初接故云剛柔接  
獨揚先家指初七如謂取其應五爻有陽三爻而  
可稱接者坎之六四接九五解之初六係九二故  
小象皆同則柔陰之即接也俱以二爻相比言矣  
九三之天地際亦如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凡被利象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  
爾康曰人生為氣稟所拘則蒙之具體猶存故可  
發可包甚而可擊以利欲汨其心則不或其為蒙  
矣故曰勿用取女然儒者謂以利欲汨心乃因金  
字生義耳六三下中不正以於蒙際即初四見姤  
于趙背之人以如陳相倍見以從人公孫曲夢以  
阿世皆是為以忠曰自無確實見處終易流此

奇人何可入之門牆與之為學

李彭山曰余大武指九二或指上九于義皆泥朱

子但泛言之得其旨矣

鄧汝樞曰余亦中正此陽大正見可欲而此以蒙

其非而棄其命喪哉乎其行之不順也夫觀德不

弘信道不為見勢休為見利汨為見高言濶行行

或為絀為素所學從為元微利矣

錢一木曰後世舉業之師與凡有召位而引為人

師皆全大也凡附奉業而從師與依營召位而從

之以為師皆見金夫之女也

六四困蒙吝蒙之吝獨遠實也

爾康曰陰資陽以為明者六四資既柔暗又元師

友開蒙困于蒙者也不曰山昏而止曰吝者蒙休

沈存也此是開發語要他反求通困之法張中溪

曰天下之蒙皆可放已苟能降師親友則困而知

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若終非困則吝矣六四又位

居正他卦多有吝者此則不然卦體為蒙本是因

人又處六四之位一困既陰安得不困遠二陽又

且又無應皆困生之象也予謂非吝即一卦之大

義不可不顧者以此

朱來山曰陽資陰實實謂陽也六四上下皆陰蒙

之吝有也欲從九二則陽三欲從上九則陽五遠

陽上實有已故曰獨遠實獨者言本卦之陰皆近

陽而四獨遠也

六五蒙吉蒙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爾康曰童取未長大亦予之心且言初七陰召故

曰日以無咎非以悅蒙混泥以蒙蒙而故有知不

如無知漸開不如未蒙六五之蒙中而且柔純一

未發正孩提之不慮類鄙夫之室：希聖希天全

在此處故言蒙六五五爻純和中正重蒙之養已

盡于此故以童蒙言渾融言之以長其德若其全

蓋五爻為一卦之主也如遇乾比奇卦自然為之

子居非每卦五爻及君也却仲與所謂五為尊位

物之既成事之既至莫非五也是得之五之義故

蒙之五係以童蒙言訟之五係以訟元吉何奇同

滿若尼于君位而以成王之中聖解五蒙以同師

之交質解五誠真是和人說身

莊子踵曰順則善從其則善入右順而不其則

而不擇從而不改雖是明師亦不可或之理六五

有順莫之德所以成其為帝家

詳沙隨云以六者五以九者二者為卦一十有六

雖為時不同其十有五皆吉謂人君居中虛已而

任剛德之德其臣亦以剛中應之惟常日則不然

常從所應順九帝以之

既謂心順則說順故諸氏云順者心不違其

若外迹相早下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

也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遇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

大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恃其外陽以全

其真純則雖遇于嚴吝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

凡事皆然不止為師人也

蔡虛齋曰擊蒙是象下二句是戒占者言擊蒙而

用之于為寇則不利惟用之于禦寇則利順所用

何如

胡氏曰上之利不為寇而止寇上之利已下之人

因其所而止之下之利也無餘德矣貞字止此則

字意上下皆順此所以為利也

爾康曰治蒙遇剛為擊為寇為禦寇但承言大

不曰發蒙而曰擊蒙已不能知已蒙山師之妙矣

聖人欲轉移他又發出禦寇一語為之有資以所

不能知不能行也禦寇有保護其良知良能也為

寇之寇在我禦寇之寇在蒙有利不利所擊何如

耳上下順者施者受者各得其宜無所不順

吳桂森曰二利皆治蒙者九二利而得中其于蒙

也能已之治之以寬者也上九利極不中其于蒙

也乃擊之治之以猛者也

楊止庵曰象言蒙端二為人師道德為範上為國

師莫楚示戒鉤際圖以擊蒙為外事擊蒙為內學

代洲以上九為國師曰利禦寇九二為家師曰子

克家分內外為二象皆未然也而蒙其我亦相發

也

邵泉喬曰卦有舉一以立主者或以其中或以其  
少惟中也故蒙訟困主二皆以剛故惟中一故小  
畜主四大有主五雖柔亦高之柔不由爻則有道  
焉而舉二柔如豐沛妹者或以名而誦吉則凶或  
以時而震動艮靜卦之取義博矣  
張天如曰按蒙辭異同蒙亨疏云物皆蒙昧惟賴  
亨通傳則云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匪或求重  
蒙童蒙求我諸家皆聚言人我傳則直言君臣云  
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當以道自守  
君至誠求己後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又亨與利  
貞諸家以亨為蒙以利貞為外蒙者惟本義則云  
蒙與卦象者皆有亨道而利於貞蒙亨以亨行時  
中也疏云居蒙之時人皆願亨若以亨道行之於  
時則得中也傳云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  
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時其中得中則  
時也本義則云九二以可亨之道處人之蒙而又  
得其時之中初筮告以剛中也疏解初筮云我當  
以初始一理則決告之傳云當以剛中之道告而

開發之本義則云惟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  
有節蒙以養正聖功也疏云蒙之為義利以養正  
義正以剛即入其道故云蒙昧隱然自養正通而  
成至聖人之功大全諸解則云蒙昧之時先養正  
當到明發時便有作聖之功本義云此釋利貞之  
義傳人云從中其義以剛不止為九二美亦蒙  
之道也果行有德註云果行者初筮之義有德者  
養正之功大全諸解則樂云君子觀蒙之象以果  
行有德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註云說當也傳云桎  
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繇而  
入本義則云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將舍  
之以現其後也刑人者即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  
威書曰朴作桎梏是也則桎梏不徒取象拘束已  
九二一文諸解皆云此文在下位之中能包蒙納  
婦任內理中幹了其任即是子作能克荷家事獨  
本義則云文其三象義各不同納婦言既云陰來  
應二納此匹配而得吉傳乃云雖柔剛如婦人尚  
當納其所言金大註以為利夫疏云上九利陽故

稱金夫傳云多金之人本義云以金賂已而挑  
之行不順也諸解皆云女行邪僻不順故不可取  
本義則云順當作順順以莫也疏云順謂心順莫  
謂悅順傳則云舍已從人而從已降志下求耳莫  
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傳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  
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  
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實有孚也  
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將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  
何所不濟雖險元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  
既正且吉者有將正則吉者當辨也

朱子曰涉川者多以不能寧時致淹溺之禍故需  
卦首言利涉大川大川坎象又乾晦十坎下以五  
有孚故晦者光而亨也

胡雲峰曰乾陽在下皆有所需九五坎陽在上又  
為衆所需而無實與光且亨之時需而非正元  
吉且利之理也有一雖誠實而中或有未正者  
故曰孚又曰貞

吳因之曰需的道理極大進退出處皆需而正故

乾轉坤得需而成三年必世得需而洽美大聖人  
得需而進天地生成寒暑得需而順布者大需以  
免禍猶需之小者也

鄭氏如曰凡世人所為需者只為勢不由我實心  
中怔忡非出于情願實能需者不但看外理教破  
亦自涵養得到自尔意必俱空脫然無累故曰先  
考蘇子曰先者物之神也蓋出于形氣之表矣吾  
人只為個些子在不能脫然轉、當休脫得去則  
以此身置之華堂枳棘無所不可豈有不情願意  
思心不為物纏則形不能拘此所謂先亨所謂出  
於形氣之表也

爾康曰三乾在下遇陰而需全倚九五為主方純  
倚需者有人為需者有地然所需非九五乾德或  
不在居五正中之位則猥弱闇沈人不足重道亦  
不尤故下三乾無上卦九五竟不成需也至九五  
為需之主而以一陽陷于重陰之中艱危險阻身  
在淪陷其望三乾之上勢誠急而情甚動波入穴  
者尚得避不速之客以吉其終況九五同德之乎

群龍共聚一德永堅其為通暢休嘉如何哉亨吉  
且也

象曰需頤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下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  
有功也

楊廷秀曰需之義有二有需于人者有為人所需  
者需于人者初二三四上是也為人所需者五是  
也惟為人所需者既中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  
而終必允濟非若蹇之見險而止也雖坎居上而  
剛健不陷非若困之剛揜也

黃氏曰先儒云見理不明胸中無主故亂夫遇大  
變而能持重者必心中實有主張也故有任事之  
學則不為小喜所動有正道之學則不為小利所動  
不然神明無主手足張皇吾未見其能堅持也  
爾康曰坎中之乾之中文也德為天德位為天位  
此乾文在坎者多吉然亦須有所加臨之卦何如  
倘在澤上則為漸則在雷上則為屯皆不得從  
需物歸自名以外為陽德為之助也否訟乾雖在



土皆有陽絕之勢惟需卦純乾在下三陽並處同  
德方升而坎五之在上者翻然富隣而有助巽然  
在上而不孤始得居中而成其天位之實故此象  
獨舉位乎天位以正中明之中陽為實有孚也尊  
而有休光也凡事暢達亨也得正履祥貞且吉也  
及辟悔陳其美供以位乎天位一語收為乾之為  
德大矣哉

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為者能有力不知能需者  
之性却亦有功有輝曰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合者  
未有不濟天下之事者也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既坎既為陰又為雨今不言陰而者此象不取陰  
難之義也故下云陰而足已下之物不足須待之  
義故云雨但言雲上上天是天之微而待時而落  
所以明需天也時施而後施又亨故君子于此之  
時以飲食宴樂  
需云需曰七散蒙明德亨吉治然無慮飲食宴  
樂以酒太平王在在錫豈果飲酒是也

爾康曰凡人利害得失迫于其中經營趨避皇  
嘗者不及一飲一食俱下自然能需之人從容閒  
靜元營元係朝餐而夕養胸寬而胃平梁雖嘆其  
時咏羔羊贊其委蛇其為飲食何宴樂如之特惜  
此以狀其舒徐自得景象乃謂飲食宴樂以俟其  
自至安取義哉禪家以義理為法喜食與宴樂之  
意可以互發予謂前義猶依傍須待之旨摸世俗  
之論也項平菴曰大衆皆別以物象取義無重用  
義義者纂言曰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溥  
養雲上於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  
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日川飲食之  
謂以分位言成康文景得之以道義言章叔成水  
得之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元咎象曰需于郊下也往行也  
利用恒元咎未失常也

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陰之象也而初九陽剛  
又能有恒于其所之象

爾康曰學本至于忘年忘世不待訓之能需念本

至于無始無終不得謂之有恒初九陽剛在下能  
守恒德且去險尚遠不至陷溺又何咎

蔡虛齋曰用恒字即亨貞二字需之時實能需為恒

葉商瞻曰恒字即亨貞二字需之時實能需為恒  
豫之時不溺豫為恒益之時不求益為恒故皆用

恒字

何玄子曰同人以二為主上六二遠故上為即需

以五為主初去五遠故初為即皆由主文取象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

胡雲峯曰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

有成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

不害其為吉行在中者助其寬行辭有餘地以地

之行形其心之行不以進退動其心亦不以小言

動其心如足終吉

楊用修曰衍算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

地名有澠衍之文亦需為沙義

漢書曰沙休風散而燥泥休塗附而粘沙字義用

最妙衍從水從行水行沙上不脫不啻何等寬行  
除開斯取天元一息沙為獨鍾則又收外家事說

矣

張秀陵曰沙非水也而為水之所必至雖木有及  
月之禍而言語之傷亦所不免非若初之需即者  
比也然幸其剛而得中能寧耐以待其日定故終  
成濟險之功而得吉人言何足惜哉需于沙是虛  
象小有言正是需于沙正意

唐穀菴曰三何以致言當是時知前其險者責之

以累身知其不陷者責之以極溺極溺者失于見

幾案身者至于此倫而二之終言不以有言而生

性也此之謂乎貞此之謂不陷

薛仁貴曰却遠沙近難泥涉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

寇致悔不敗也

楊廷秀曰初需于即止而不致進二需于沙進而

不致進三需于泥則進而進于水矣然坎體在外

也災在外而我進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也

仰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致之故也若能敬慎自然不敗

胡雲峯曰需與漸皆取有所待而進之義需與卦于郊于沙于泥由平泉而水際非水際非人所安也漸內卦于十于磐于陸由水際而平泉平泉非人所安也皆以三危地故也

項平菴曰三其險切近未必皆三之罪亦有居勢迫然者其要在熟玩致字而已也雖在外然亦不自至我有以致之則在我敬慎而元失雖與之迫亦無咎理察與宗與小人同朝而自先于將祖進與石動為鄰而自不可犯乾三之君子隨其所遇皆富有以濟之此其所以剛健而不陷也此又在乾為夕惕元咎故以敬慎戒之

朱子曰或問敬慎二字云敬字大義字小如人行路一且德地士便是敬前而險處防有失跌便是慎是惟恐有失之意三健體敬而且慎日乾夕惕是乾下卦九三之德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從也

本義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陰陷之所四爻坎卦入于陰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血陰傷也既傷天何以出自穴也朱子曰柔得正于需而不進故能出于坎陷四又是坎卦之初有出底道理到四上六則索性陷了

管登之曰曰血曰穴俱從坎象血者殺傷之地也穴者陰陷之所也下三爻待于陰外四時則待于險中故為需于血之象上比九五而能順以從之則有所依而可圖出險故為出自穴之象四本陰地乃乾三陽之所以需而不化者今亦以能需能出為言此陸氏之謂從從也順以聽之五也

爾康曰四與上坎中二陰故皆言六需坎卦初與三皆云坎需也四上供穴曰指其將入穴而言順則無入穴之道故先言需于血而後言出自穴上六本其象在穴而言能出則有出穴之道故先言入自穴而後言有終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爾康曰九五需于雨食貞吉九五。一爻在坎陰中  
常人處至險之中必望其進退元所聊賴五處至  
險而從容舒緩用恒得宜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  
閒之地也故以飲食宴樂係之一爻之象即為全  
體

易筮曰需已至五何曰貞吉者當需之時所恃者  
九五耳五坎體也使其正位而不中則必比陰為  
險不容三陽之來使其雖中而不正則亦不能主  
持二陽而使之進也惟九五既中且正有德有權  
雖在險中不溺于險而能為主人以速往客以保  
君子之貞而成天下之吉故曰需食貞吉以中正  
也

唐荅曰需說需作待義則當以下三陽為主非  
也五必能需下三陽下三必能待五之須則乾之  
剛健不至為坎所陷乃以需之義不當用五也凡  
言其義則必于象有不然而然五何以能需也五  
以中正之德正位乎天德之位得時得位故能以  
其坎之中實為身耳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  
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疏三人謂初九九二九三此三陽務欲前進但是  
于險難不能前進其難既通故不須召喚而自來  
也

爾康曰傳云陰居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本義  
云雖不當位未詳上六以陰居陰是為當位今曰  
不當位故云未詳有云不當位者看陰極也指上  
而言有云三陽之來雖不當九五之位也指三陽  
而言未知孰是細繹之九五陽剛中正當位能需  
三陽之客乃以五來非由上連上六故陰處極不  
中安能主焉然其中比九五又未與三應有依附  
牽連之意故未大失朱子執陰陽爻位之說謂陰  
居陰陽居陽為當位故以上六當位為未詳愚按  
卦文中于五多稱當位于上多稱不當位蓋以五  
中而上窮耳上非需主故其未嘗以爻位陰陽為  
據二亦中而罕言當位。遜于五之尊也初三四  
亦不中而罕言不當位位未至于上之窮也

爾康曰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九五陽剛中正  
能為君子之主坎下三陽不必速而自來九五上  
卦之主與乾三陽氣類自然德聚不必專以上六  
感九五之成義上六有必三陽有度河濟梁之急  
在三陽從容而進居常俟時此不速從三陽生非  
上六之本情也

却仲與曰需者飲食之道也以此誤卦何也造化  
自然之氣候也天地以需而運古非頓今也人物  
以需而壯如非頓長也道德以需而成始非頓中  
也冬以微陽需暑夏以微陰需寒水以一滴需江  
河土以一塵需泰山參天之材以萌芽需之也雲  
之羽黃中需之也故得躁之氣下可以致遠驚悍  
之性不可以全終聖人所貴需也非亟乾下坎上  
何也天下至健者莫如乾至從容者莫如乾元陽  
一氣獨往獨來陰雖來其虛陷之而乾行有常方  
其陷也閉藏不出及其升也日沒月積群陰自消  
故其卦坎來乾三陽進坎陰平所以運變化之權  
而消磨群陰之道也然則何事于需曰一陽方陷

于陰內三陽欲進且未得合彼一陽此三陽非能  
即撲二陰成之需之而已矣如君子受制于小人  
衆君子急之必灾需之得群小自解然而坎陰過  
他卦則不需何也夫陽氣而已坎雖為陰無陽不  
成苟不過陽而陰挾陽自主復何需惟與乾遇喜  
其同德而乾與坎聯位西北金水同根志本相須  
非乾則內外不孚進而行險所以必遇乾乃需也  
或曰乾健好進焉能需曰健而好進者人心之強  
陽也乾陽真氣未有進而不需者一陽生于冬至  
春始動至夏方盛天下能需者莫如乾坎振古如  
茲陰隨其卦動而不能與爭人之精神有常不暴  
從容悠久何功不建何德不成需所以結志蒙後  
也然則乾不過陰不需乎曰乾之需非以陰也乾  
行自需初九所謂利用恒遇陰而需者聖人憂患  
天下為之象以成夫欲速者耳陰陽之相乘也進  
則必退成則必虧日必有夜君子必有小人中夏  
必有夷狄天地之間何事無恒人欲急遽行之  
豈知造化之理者歟或曰需者事之寧此言何

謂也曰彼為陰虛退縮者言此為乾健用剛者言也退縮之需不可有乾健之需不可無也其以飲食宴樂為象何也謂乾陽既升坎陰既平用九功成陽德方亨萬物各得所需如詩序既醉太平之謂語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君子能從容素位行所元事待天下之感則其象為飲食宴樂若急遽躁擾則一簣十起食不暇咽矣坎畫中滿辭飽之象詩曰坎：鼓我言宴樂也

張慎青曰乾大德也天德在我似可獨往獨來乃重卦加以坎為需巽為小畜艮為大畜養之于始畜之於中止之于終何也剛主於進非以坎煉之其神不鼓非以巽畜之其机不裕非以艮止之其始不極元以復元亨利貞之本體故于重卦中明示其意不然壯止之山亢龍之悔可慮已

張天如曰按需解異同利澤有雨巽一齊陰步難之義一舉耐以待之義行在中也疏云亦難雖近猶未通于難而寬行在中傳本義則云二難近險而以寬裕居中災在外也疏云定在艸外傳云三切

通上休之險難故云災在外本義云外謂外卦出自六諸家皆以為三陽方來四出而不在于穴疏云九三之陽欲上進六四之陰塞其路而相妨害言待時于上猶待時于難中也三未進已四不能進故出此所居之穴以避之但順已聽命而得免咎也傳亦同之惟本義則云四可出而不陷于穴又傳云六物之所安朱子曰穴是陷處喚作安處不得上六入于穴疏云上六與三相應三未之已不為禍害乃得援助故上亦无所畏忌入穴而居

傳亦云陰止于穴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雖本義則云陰居險極元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雖不當位註云處元位之地不當位者也傳云陰宜在下而居上位為不當位本義則云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疏凡訟者物有不和情相乖爭而致其訟凡訟之  
休不可妄興必有信實被物止蹇而能惕懼中道  
而止乃得吉也訟不可長若終竟訟事雖窒復惕  
亦有凶也利見大人者物既有訟須大人決之不  
利涉大川者以訟不可長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  
有禍患

項平春曰需以有實故需訟有以實故訟無實而  
需時至何用無實而訟情得必窮故二卦皆以有  
孚為主需主九五訟主九二二爻皆在坎中二卦  
之有孚也即坎之有孚也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  
分故惕中止則吉終成則凶訟之情狀于是曲直  
矣利見大人或不與之較如直不較或為之辨解  
如卓茂或使其心化如王烈或為之辯明如仲由  
皆訟者之利也不利涉大川涉險之道利在同心  
雖胡越之人猶當如左右手此豈相爭之時乎照  
諫相攻表裏愈出平初交離遠難達此不利涉

大川之明驗也

坤鑿度云爭而後訟蓋訟不得信則言之于公所  
以為訟

薛河東曰大上謀十德性子思子所謂慎獨是也  
其次謀十存心孟子所謂三自反也是少若程正  
叔所謂慎交結明契券則又其次也

爾康曰乾一坎二為訟人之不得已而訟凡事利  
爭名爭義皆是訟者人之不能免也

楊氏曰誠心而元詐者必不訟窒隙而元仇者必  
不訟惕厲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報復者  
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元訟之吉也不然  
訟至于終極而不反其凶必矣楊氏元訟也

爾康曰元情之辭不可以訟故有孚辭不得伸故  
窒心常多恐故惕惟有三者而不得伸故訟亦唯  
有是三者而訟故訟不敗中吉終凶訟者終竟  
訟事雖復窒惕亦有凶也是矣凡大人則有孚吉  
仲故行險使爭是涉大川也故不利孚窒惕中  
此是說訟且如此則吉提問泰卦所有之德而若

之

象曰訟上剛下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則未  
而得中也終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下  
川據大川入于淵也

本義訟卦乾上天下上剛以制其下：險以伺其  
上訟之勢也內險以主乎健外健以進乎險訟之  
能也故名訟

胡雲峯曰需訟二卦皆以坎之中實為王特需之  
坎在上為先亨訟之坎在下為窒惕窒惕者先亨

之反也本義謂涉川先貴乎能待就需待之義說  
利涉以則來險以安履臨就亨訟之是說不利涉  
其義猶失大抵能安其分則為需以相待不能安  
其分則為訟以相待故需卦辭有吉元凶如有利  
無不利訟則曰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如是而利  
如是而不利則曰吉之所謂隨其所安為吉凶者  
也

曾登之曰需與訟俱以乾遇坎故取涉川之象需  
則利訟則不利看需之險在乾上則可出于險

外訟之險在乾下涉則反入於險中也凡訟不可  
陷險：則以一虛畏百實

謝言曰自下而上內而外曰性自上而下外而內  
曰來人若見在外邊則事急易萌訟端易起惟盡  
收攝歸向裏而求還反其心体之初則自有是冲  
然無兢之本真而已二之得中得中全在一來字  
耳

止定安曰則來而得中此卦變也易中言卦變始  
于此

爾康曰卦變之說據王氏所言而詳之史本是確  
則來得中以為自需上卦來也彼如在彼卦不中  
則來得中分是為需卦在上為坎訟卦在下亦為  
坎據是則中分上下耳來不為動終已并許以  
此語訟自需來非理創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總訟言猶人也訟也使無訟乎元訟在于謀始  
謀始則在于作事與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  
其分起與之過職不相監乎何由與訟之所以起



與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貴于人

項平卷口就陽生十坎水坎水生十天一乾坎本

同卦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博而行遂有大淵之

陽由是現之天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下可

以親睨而下敬也禍難之端大豈在大曹劉共飯

地分十七箇之則蘇史或亦愈起于彼笑之頃謀

始之海豈不深切著明乎

上龍溪曰此非章句所無則孔子使無訟之意謀

始之道非但慎交結則與泰陳孔以嚴之象則以

示之辨上下定經界使其安分而無爭知恥而能

讓皆此義也

常登之曰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故皆謂之行

天水之行上下本自相違天之行則而後始水之

行性而不違亦相違之意已相違則有訟之虞

端亦微君子作事謀始誠端始矣

楊氏曰天氣上行水性下行是直行大矣上使而

同人七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

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疏始入訟境訟爭尚微已是陰柔待以少和

前廷陽曰六九能初與三陰柔而不爭故不言訟

也

陽廷秀曰初六以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慚忿而

元遂心致難訟不永位下者致微想而不致大訟

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步降所以終

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元青象曰不克

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志至掇也

註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能

以剛歸竄其邑可以无災邑過三百非為竄也

竄而後強災无也

步同曰陽實陰虛九二則未濟中孚實明甚一陽

在內陷于陰陰空惕甚明以室故致訟以惕故不

終訟况見九五故一見九五即惕惕不敢不克訟

歸而逋宜矣李曰凡訟皆求直于上之人故曰自

下訟上非謂下訟其上也

爾康曰元者周禮慈弱化寡則青之青四面割其地也惟九二歸適以避咎故其邑三百元肯得免于刑地之咎

張秀陵曰按黃說其邑人勾連上讀元肯自處卑約示不敢抗王子朝奔晉是也蘇子瞻以不免訟歸為勾連其邑人三百元為勾連其邑而平也邑人元肯元大微株擢也若自歸三百元中據強要元大悖

爾康曰鄭註禮記云三百元小國下大夫之制傷敬仲曰古皆國邑非如後世郡縣吳曰唐人有戶無門故民數以少稱

何玄子曰事之既不能得則舍之未為甚失賴二剛中能以理自克一見九五即愧悔不暇不能成訟還歸而逃適此過宜能惕而不入于淵者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成從王事元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王事則元成功也三陰柔不能訟又上比乾陽有所蔭映故其象如

如此

爾康曰蘇紫溪曰食德者去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也從王事元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蓋人臣一有事親之心亦謂之訟故聖人因訟而示其訓食舊德註云休夫則柔以順其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一味守舊與人元競即此便是貞此等入未免見悔于人故厲然窮柔自守畢竟元陽故終得吉以之或從王事亦惟從上元專成之意按是要分自守之人一切外事不攸做其或從王事者三之性也元成者六之才也王事不作聽訟說為是其取及王事以上卦乾言故言從上吉也六三陰柔不<sup>中</sup>之文不美者多而訟獨否者何也以其柔和不柔坎三出險乾初近正故能獨守故言安受舊德其從王事亦惟從上不敢專成食舊而貞六也從王元成三也夫見從上上上氣也為者以其位不中正而意欲與地從王故危懼耳近上而險雖需以乾健之才尚為數寇近上而乾即訟坎險之極食舊而貞大義猶確如

此六三不中不正較九二之仰承九四之俯首俱不相似

符曰乾元有元成也過坎頂亦元成也以乾履盛豈可有首以過柔尾必至坎頂降者德新柔畜極乎其成故尊元危者積善蓄光賦予其成故羞元也是故坤從王事曰元成訟從王事亦曰元成坤順訟從坤安訟險坤從王事近在括囊訟從王事志在受服故坤忠而訟壯也忠必謀成欺必襲此元成之德坤訟乎歲之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復其心安處于正之象  
呂東萊曰渝變而為善也心之所之只有善惡於惡既不得勝不之于善將何之乎  
龔括蒼曰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與為敵者強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

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逋竄四知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即命二四皆到者柔故能如此

爾康曰九二雖有剛性而居柔處中又居下位分義之所在而能制之故不克訟逋竄者望其恐懼如此哉然不肯與天下爭也九四亦有剛性而居柔處偏能患情理而柔之故亦不克訟即命安貞其情愛如此矣然不欲與天下競也下訟上上訟下之說未然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爾康曰訟卦五爻皆不正惟九五一爻既中正止中則我不終訟正則人不克訟此訟之最善者或為德之尊或為位之尊或為理之正或皆主訟或指德訟或主中訟或指元訟九五說一訟元吉何等渾含周匝止與象之九五同說者必指以為居而以卻至與則華御邑王命劉單訟諸晉為言揚敬仲又大之而曰齊之誅四山孔子之誅少正卯云：抑又過矣

上九成錫之繫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欬也

本義繫帶命服之飾祇奪也以別君臣祿終訟而或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言為然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測言曰上九所謂終凶也然至曰終訟則凶反不警醒聖人于萬有倖中設為繫帶之錫曰或而即于必無可倖妄斷其終朝之褫曰三言斷之先可倖得也

決錄曰禮康成本作拖毼以通曰如拖紳之花乃謂象意要切清以褫與拖通訓攷義上則之極本以訟得三不勝其矜而終朝三褫之以誅于人也象曰受服二先生從荀虞本曰褫服豈象義哉鄭泰曰曰訟至九五斯元吉矣更躡而上匪中匪正繫獄成訟故有或錫繫帶之象錫者以下貢上也所從來曖昧不可知其何人故或之明非五錫也呂利所謂惟貨性象者是耶錫首賂以賈直受

錫者墨以敗官而終朝而三褫且隨其後何事之有乾為衣人為環有帶象虎噬人而人自解其服曰褫：之者不一而足故曰三褫也本改褫為拖

謝康曰訟義無所不具而尤于平功名平富貴平學問為人訟訟之實故此夫命服以富貴指之天下固有以平官者如後世之踏求今時之擢擢昔之昏夜乞養者今為白日平叔即三公九卿亦何足重象傳亦不足貴恥之甚矣周光德氏曰古

人所謂訟者非必訟官先讓耻平而口使謂忠德而名以訟虞書曰訟是也構訟周平蓋訟亦平：名用平：名亦平矜而愈疾亦平也高周以承乃有內造有君或有單牙崔角之斷鈞金東矢之罰君臣交訟之患非古矣周氏之說先得我心以說受服惜言終訟得勝之象平楊惲告霍氏息犬窮告東平初以此侯卒以此誅天道固然郝仲興曰訟其杜絕故小有言即不可長訟患其終故雖得勝亦不足欬

張氏如曰按訟解異同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註以  
大人為九二既云時方開爭貴尚居中得正之主  
而能新之大全諸解則皆云九五君子以作事謀  
始註中有德司卦之文出于老子言上之有德司  
工解要能使分明以新十下亦不須責在人之下  
有事訟也大全諸解則先以九二一之註以歸而  
適其邑為一句人三百戶元音為一句傳本義則  
以歸而適其邑人三百戶為一句朱子曰九二正應  
在五：亦陽故為室塞之象數此可以不言二百  
戶而言三百戶以其有足數也王弼說得意忘象  
伊川又說假象今象數亡矣只得從理上說故他  
強說為小邑從上言也既云順從上九故得其吉  
程傳亦然惟本義則禁云隨人則吉六四一之註  
以復即命渝為一句安貞吉為一句既云九四訟  
既不勝反就本理變前與初爭訟之命即得安貞  
告吉傳本義則云我不見訟復就止理渝變其心  
安處于正蓋訟謂命者與初相訟之命傳本義則  
直云天理又不見訟既但云渝變休息不与初訟

傳則云四承五變三而應初元與初致訟元由其  
又各不同也

師

師貞丈人吉元咎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吉  
者寓兵于農伏至陰于大順藏不剛于至靜之中  
又非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將為之象上下五  
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

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  
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于得正  
而止先成之人乃濟吉而元咎

楊誠齋曰師也者慢民以害之也而納民于死  
危矣其吉且元咎乎為民禦寇為中國攘狄為大  
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與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  
吉且元咎矣註之至也

吳臨川曰舊本作丈人在氏憬曰子夏傳作大人  
今按子夏傳雖後人附托之當然此本作丈人

吉與凶卦象辭同皆以內卦坎中畫九二為大人  
其義為得丈夫字蓋大字之訛又按太玄繫有擬師  
卦其贊辭曰大人推挈蓋用易語則大之訛為夫  
先在漢已然矣王弼解丈人為彘壯之稱陸績則  
云丈人者聖人也澄按論語莊子等書稱丈人者  
謂老年人老而扶杖故曰扶人解為彘莊固未安  
陸績之意則是而無此訓義今定從崔說作大師  
之丈人指九二也若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是  
以當易之丈人矣庶顏趙克國李靖柳共次也王  
翦而後王元謨則年焉而已矣然則用將七年周  
喻謝玄可廢與曰何可廢也然必曰丈人何也將  
有國之司命必曰丈人謹之之至也  
論衡云人以丈人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大夫尊翁姬  
為丈人  
張勅十曰言謂必克元谷謂合義蓋有吉而有咎  
者有元咎而不吉者吉且元谷乃書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則中而應  
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疏師或訓為法或訓為長惟師兵之師則訓衆也  
貞訓為正者見齊衆必須以正故訓貞為正也則  
中謂九二應謂六五行險謂下體坎順為上體坤  
告則中而無應或有應而不則中或行險而不柔  
順皆不可行師而得吉也毒犹役也若用此諸德  
役使天下之衆人必從之以得其吉又何無功而  
罹咎責乎  
司馬君實曰夫治衆而不以剛則慢而不振用剛  
而不獲中則暴而元親上元應十君出年危而功  
不成所施不在于順則衆怒而民不從合而論之  
而師貞之義始備  
俞琰曰正謂兵出而有名也書武成云將有大心  
于商註云大正以兵征之蓋謂武王伐紂以有道  
誅無道是為大正也孟子云征之為言正也能役  
天下之衆而以討亂禁暴弔民伐罪然後謂之正  
不正則兵出無名人心不服何以王天下乎其師  
動衆而名正言順可以王天下矣故曰貞正也能  
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項平菴曰師象以順為武故三爻皆利皆言山初  
六三六三六五足也九二以剛居柔是以吉而元  
德行陰之貴于順也如此

爾康曰許慎云二十五人為師以巾以帛而  
兼意也後自都而切俗作堆小阜也巾下谷切用  
也鄭玄云多以革為名次以師為名以旅為名  
師者衆中言之為卦下坎上坤所以取名為師者  
自二升之義現之內陰外順陰道而以順行師之  
義也故由師以貞吉自是現之師比皆以一陽為

衆陰之主有統衆象然比陽在上統衆故象君師  
陽在下統衆像將師耳

鄭泰曰曰一陽在下以統群陰將帥之象故卦名  
師洪範八政師居一焉蓋五才之用誰能去兵師  
所從來尚矣象生兵者不祥戰武吉元烈也貞  
為本如所謂某蒙亂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是也然君不降將以國予故將者人之司命非得  
元光壯猷繫心所繫服者不足當關外之任惟統  
師以大人乃克成功而吉且合義而元故九在文

王時則尚父其選於大人或據子夏傳作大人然  
乃東漢杜子夏非聖門卜子夏太玄擬師其贊曰  
大人權勢蓋同焉語此而漢書猶為可據

爾康曰毒字未完學之意許氏之毒之即此九  
二剛中之象吳儒誤釋之曰害傳義從之未然象  
旨曰尚後世不明行陰而順之義便謂以義動民  
雖毒天下亦可為則遺害豈少哉此陽心卷之說  
善言兵意可以息人主好大喜功之心然儒家喻  
於毒者乃大和聚十一要完學之物豈因此之毒  
遂以此名師之為害乎書稱毒病四海詩稱比于  
于毒則毒作害解從來亦久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爾康曰師卦上坤地下坎水而曰地中有水何也  
曰水蹀地中行也水由地中行水見其有水也蹀  
之則有水：不外于地而普之之下皆水也古者  
升田之法隱兵于農木見其為兵也同之則為兵  
兵不外于農而普天之下皆兵也此地中有水所  
以為師之象也民者衆也衆者兵也容民畜衆或

以為寓兵于民非也。大象皆別以物象之義，無重  
則象義者，豈以師象必重述兵法乎？項平菴曰：以  
物類推之地之所以能固者，以其中有水也。十伍  
之山水場則崩六尺之輹氣場則死水，所以蓄地  
氣所以蓄形，君子之于民也，浸潤之道深，入乎其  
中，所以能出蓄為聚而不分也。容畜屬坎，民聚屬  
坤，然揚敬仲說似已得之。

揚敬仲曰：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畜而聚，師聚也。  
不畜則不聚，以其無有容之者耳。故畜聚只在容  
民：容即聚，民聚即聚。

爾康曰：兵聚合一，是周制而十夫象之旨，不然存  
其說可也。陸庸成曰：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  
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代之法，所以正天下  
之不正也。兵為毒故，未嘗明示人以用武也。軍藏  
于六卿，弗謂軍將，藏于六卿，弗謂將，以軍伍而會  
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于礼官之大宗伯，以  
軍禁而拘于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于農之意。况  
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卿皆將，則畜將不

為不預。何待刻畫兵號而明示以奉天下之共哉？  
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于農，府兵  
寓農于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且特務卒隸之  
為患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註：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聚以律，失律則散。故師  
出以律，不可失。律而臧，何異于否？失金有功，  
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

本義：律法也。否，臧為不善也。是氏曰：否字先儒多  
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  
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

李西溪曰：甘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  
步六步七步五代六代七代皆不可亂。周公為  
法，坐作進退皆有賞罰。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  
勿違，以其亂部分不可以為師也。春秋傳曰：執事  
順成，為威遠矣。否，聚散為弼，川壅為塗，有律以如  
已也。故曰：律否臧，止律端也。嚴而以端，八且不望  
所以凶也。



楊廷秀曰楚之亂失晉之卒舟齊之懽亂吳之卒  
舍皆失律之師也初六師之初出也故深戒其出  
之：初

邵泰曰曰左傳執事順成爲威是爲否是也初六  
才柔與三同順陽故著此戒或云否則雖戒亦凶  
者謂或又引周礼大師執同律以撫軍聲謂律取  
其和否穢則不和故凶然是以律吹律之說

九二在師中吉元休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傳師卦惟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右右位是其  
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高制其  
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圖外之事得專制之在  
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元咎蓋恃專則失爲下  
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占九師之道  
威和並主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  
天下故王錫命至十三也  
本義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  
於五而爲所寵任故其象如此

楊敬仲曰二陽五陰則五陰歸一陽一陽爲主師  
比是也一陰五陽則五陽歸一陰一陰爲主同人  
大有是也大抵陰與陽其情相得率之二女則吉  
而不相得者皆陰故也今五陰不應九二之一陽  
則九二爲主九二臣也而人心咸歸之味非人臣  
之所宜惟在師之中爲將帥則吉群陰咸應者士  
咸應九何不可之有

輯開曰以一陽親衆陰非承大君寵任之舉不可  
文辭元此意重人特發之謂九二之得吉由于六

五之天寵裴度得君乃先平蔡以中人監軍而備  
師者總之也

常登之曰王者之命有三錫有九錫三錫所以命  
將九錫所以命方伯同禮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  
三命受位三建安曰王者用兵非不得已誓殺其  
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于懷服萬邦而已

何玄子曰愚聞之師云周書有之大道尚右日月  
而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吉  
礼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礼右還順天以利兵將者

中軍順人以利陣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平曰  
弱三和曰強易曰在師中吉元咎此之謂也

卦辭曰曰九二以一陽為群陰主在下卦之中故  
曰在師中失師行前卒後功右轄左算宜志元永  
之者惟是居中守鼓運籌帷幄是雖其選以剛中  
之九二繼然專剛而仗誠為德與位稱正象所稱  
丈人能以其師貞者也安得不吉何至有咎此非  
二之敢于擅命也當遣將之始王實親為推轂錫  
以寵命至再至三是以奉命在此若若任而元中  
掣將受任而元旁境且吉且元咎不亦宜乎在師  
中備軍人之六二在中饋不必以得中道作解其  
中德已在九二內矣坤文有命象命非憊勞之命  
亦不特在師中而後錫成隆謂之寵故以結其心  
者似是而非

爾康曰九二以剛居柔才志中正象止言在師中  
三字而極机帷幄提帥將士安靜之心思鎮重之  
氣度俱可模寫其要尤在能承天寵蓋天寵既承  
則上專委任旁無牽制方叔王命故能代夷裴度

得君乃克平蔡大將行師全在于此故曰吉錫命  
謂專任以為將非褒其成也亦傳到中而應皆此  
如春秋王使宰周公錫齊侯命然總是除暴安民  
極危救亂故曰懷萬邦

六三師或輿尸山象曰師或輿尸大元功也

爾康曰易中言輿皆取象載物元與人之義蔡之  
尸以人而主用未是主自主尸自尸非尸即主也  
如義和尸厥官蕤子尸之則尸訓主亦非尸即主  
也如尸而追盜尸女于是則指官死者若以大無  
功之義推之恐似秦封殺尸楚收骨尸之類封典  
收皆須輿之以往或輿尸或之一字不盡然也故  
可輿婦若師徒大敗收歟不及敵當棄屍觀我必  
埋溺澤矣古者師敗不忌棄輿之而謂仁也不全  
仇人踐踏義也後世安于恒怯故不能收今勇人  
被殺隨其輿隨心為捨歟而去不如諸喪此其一  
矣輿尸程子主棄主說為其統任不專也六三上  
乘衆陰故有此象楊誠齋曰阿曲之師趙盾為將  
而令出趙寧印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穀後

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帥馬往而不收

范大性曰二為卦主三以失位之柔而乘之此師之所甚忌者故有饋君之象古者兵雖收猶不忍棄元者故載尸以歸與尸猶以車載棺而謂之與觀也或者有時而然之辭

六四師左次元咎象曰左次元咎未大常也

傳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且不論其才之能否也易發此義其仁深矣本義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於得止故其

象如此全師以退賢于六三遠矣

易數曰禮曰將軍在左欲其無虞收車為右亦有必死之志尊卑之分且爾也崔景曰將軍居左四居位得正善守之將也元咎者當退而退也使退不得當則縱敵玩寇山且不免詠詩元咎老子曰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蓋左生而右死也顏克字曰善師者不戰守而戰也善戰者不進退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豈必于進也乎使

漢高不至白登唐太宗不淹鵠綠海有何執隨括不量己非白起之敵強十一戰而四十萬俱坑趙國遂亡朔川之役耶律斜軫兵勢甚盛楊素欲避其鋒王統以言激之遂赴敵而死左次元咎不其然乎

何玄子曰二在坤中為衆陰所歸四應于二偏將軍象也春秋傳一宿為舍再宿曰信三宿曰次又不前不後曰次非退之謂次止而不輕進也若春秋次滑次召陵是已古者謀而避必于左詩云宛然左辟四得位而允應允應不可以進得位則可以嚴故左次以聽主帥之令柔不執還正不妄動視三之與尸遠矣忠子存

即泰四曰四以陰居柔雖不中而得正位即則偏裨也兵事主山尚右若次舍則未有不于生方者况偏將軍原處左乎故有左次之象再宿曰信過信曰次左次非必退舍如春秋潘公四年齊桓伐楚春師進次于陘夏師退次于召陵是進退皆可云次次杜氏謂次在軍前次以守事次在軍後事

成而次數諸得之或云伐而害次者為善教而書  
次者為讒非也左次之四尚亦知彼知已不敢來  
陰以事利而惟主帥之節制是乘乎大元咎  
前康曰胡六未大嘗次以待敵之服或以待后隊  
之至未有班師之令豈作退舍之辭師有以退為  
善者然左字說不得退將軍高左乃是其善特次  
為三宿不遠進兵故曰不失審也

六五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註蓋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化物化而  
後應性必得真故曰有禽也物先化已故可以執  
言而无咎也柔非軍帥陰非則武故不行必以  
授也授不得止則契不從故長子帥師可也弟子

之凶故其且也

疏人之修曰非禽之所宜犯王君守國非叛者所  
宜犯禽之犯前則可獵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此  
假化象以喻人事利執言者利執此言往問之而  
无咎也

傳五君位同師之主也故言與師則將之道師之  
與必以要與得要鬼賊奸究為生民之害不可懷  
來然後承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  
于義且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  
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承辭也明其罪而討  
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  
有禽也

楊廷秀曰此六五之君用將至要之法也非童子  
鑽鉤秦由之仇則征葛之師不與非時日易喪之  
辭則升師之師不舉與師不以其道可乎用淮陰  
為大將而三秦定用魚朝恩為監軍而九節度之  
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與師有道則將有法此  
所謂師貞丈人吉无咎者欲執言承辭代罪也  
章本清曰五居坤土之中故取象田有五元坤土  
之中云：師或與尸大元功也弟子與尸使不當  
也合而視之與尸乃象主之義與衆也古云與論  
詩曰誰其尸之若云師徒統眾何必言凶長子帥  
師弟子與尸敗師矣又云貞凶何哉若以尸非主

義為解則詩云維其尸之豈先祭器老婦而以女  
為尸乎謂製主之說章先生得之出師固貴有名  
任將尤不可不專六五雖中正尚屬陰柔故設戒  
若是九五則不必矣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  
道而行師也所為老成持重能休者不為兵端之  
心者見其責任也

俞琰曰田有禽言當依郭京作之改于田所以去  
害稼之物執之則利故元啓

上六大有命問國成家小人勿用象曰大有命  
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傅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  
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下可  
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苟效矯益況其  
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此當言師終之義不取  
文義蓋以其大者若以文言則六柔否順極師既  
終而在元位之地善處而元咎者也  
丘建安曰初言師之出上言師之退至此則功成  
凱奏之時也大有命問國成之功之大者

也承來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言爵賞之命  
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說道而敗  
繕者拘之人孰不賴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  
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耶蓋以小人有功固  
當例以賞之若使參預圖謀則使功以還必主借  
寵亂邦之禍故于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  
也其意嚴矣

顏元宇曰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大何為  
哉行虞振功而已武王勝商之日報功不先于崇  
德位能不先于定賢此所以為武成不然後創弊  
柱方知帝尊實理陰陽為用此物何所不至我昔  
朱虛侯僕力平諸呂之亂終賞止及平勃而車  
與焉則施之太偏周亞夫平七國之難封爵因及  
而梁王以拒吳得賜天子旌旗則待之太刻陳湯  
矯制發兵斬郅支卑于立功絕域之外而匡衡反  
論其罪則責之太苛神靈登誤策則奇斬突厥默  
吸以除數世之患而宋憬不錄其功喻年始授節  
將則賞之太薄李廣利兩率伐宛與師六萬止得

名馬千餘匹而兩拜封侯則賞浮其功王黼微優  
此河忠意欺周事敗置而不問之罪師臣李師中  
則名昭其實古今論功夫其平者亦多矣故他凡  
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正之時義大矣哉  
楊止菴曰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古者兵農  
無二達文武無二道師之始弟子不用故將之時  
終元小人不待分別其人而成以國家成以金帛  
也若小人既有功而不用則為負功非聖人公天  
下之政

周光德曰朱子語錄開國承家是公共底小人勿  
用是勿與謀畫如光武功臣在左右者只節制取  
奔賈復數人此與優以金帛之說異朱子晚年欲  
更定而未能者此類是也然愚又謂小人雖勿用  
使在封國能不暴彼民哉意其常如設設三監周  
有行人有庠代治如今監司察舉乃可  
陸唐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而後用乃曰兵  
諛道也悖經甚矣失律曰凶小人曰勿用而後世  
乃曰用得其道但詐成作使又曰以直取而順守

之悖經却人甚矣夫八百諸侯三十臣心皆欲伐  
討則伐討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執其制者則  
擊楚非高帝貞即在衆人之心也

張大如曰按師解與同義天下之亦註說殺也傳  
本義皆云害賊吾山說云行師不以死令即制殺  
有功而戒何異于古程傳亦然惟本義云否作不  
謂不善也凡二一之說以在師中為一句言元孫  
為一句在師中諸家皆云在師而得其中朱子又  
云以刑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為吉師或與尸傳謂

師而以衆主之則稟命不一而元功朱子曰從來  
有與尸血及之說何必牽引別解也師左次疏云  
師在高險之左以次止則元凶為蓋兵法欲右背  
高也大全諸解則云兵家右為前左為後左次言  
退舍也利此言傳云執言奉辭也則其罪而討之  
也與註疏同本義則云言語辭也以正功也疏云  
正此上六之功傳云正軍旅之功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比

比

比吉原蓋元永貞元咎不寧方來後夫山  
疏原蓋元永貞元咎者欲相親比心能原方共情  
蓋決其意惟有元大永長貞正乃得元咎元永貞  
者謂兩相親比皆須永貞不寧方來者此是寧泰  
之時若能與人親比則不寧之方皆悉歸來  
傳比吉道也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  
道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蓋謂占與卜  
度非謂以著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元咎元謂有  
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  
必有以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元咎也  
本義比親附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  
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  
仰一人之象故蓋有得之則常為人所親賴然必  
再蓋以自審有元吉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  
衆之歸而元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非皆來

歸之若又進而後至則比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  
山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視之乎則此卦  
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召為人所比之事

胡雲峯曰蒙之蓋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下為比之  
蓋問其在茂者也不再則不審曰子曰九子曰  
皆占詞占乃上下相比之占純言之也元咎則所  
比者之占山為比人者之占必言之也不寧方來  
指下四陰而言後大山指上一陰而言未者自來  
後者自後者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  
來比吾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為九五之  
願比者也

蘇子瞻曰不寧是警戒意乾：惕勵元救少寧然  
後吾之精神與天下相貫而天下方來歸也蓋不  
救以元永貞自足而忘戒慎也十室曰天下歸德  
不惟一方不寧方來不但一方來比也如不寧惟  
是之不寧得使無家之意又曰四方來歸方新來  
來不足化言四方歸附之不暇也坤為方故曰方  
後天山者如萬國朝而防風波至天下歸漢而

曰橫不來也或曰諸侯恐懼不寧即予禍遠稼  
穡勿辭之意此說得之

俞王潤曰不寧二字主君心戒懼說師旋之後天  
下歸附方新上下憂疑未定此取其情之親應取  
其情之合不寧取其情之進

馮厚齋曰萃其比下休坤順同上休水滋不相遠

惟九四一爻有分權之象故元永貞言于五比下

元分權有故元永貞言于外義各有在也

邵泰曰曰比之為道誠吉矣領何以得比蓋崇從

其眾而獲之得所為元永貞者休仁之德久而稱

固非夫遠道以干物情也何咎

朱若鮮曰眾者再也此札記本有眾之眾同眾則

中在下卦故曰初筮比則中在上卦故曰眾筮下

卦名初筮上卦名眾筮非真以著草也凡子十二

卦象辭皆曰以則中言蒙則中在下故能發人之

蒙比則中在上故有三德而人來親附也非舊註

所謂再筮以自審也元者元吉也即仁也永貞也

貞正也言元善長永貞固也凡各看有此元永貞

三德也不寧者不違也四方歸附方新來者不違  
也下畫為前上畫為後凡卦畫陽在則有為大如  
睽卦過元大是也此大指上六也陽到五陽位  
大德元之象也口陰在下相率而來下寧方來之  
象也一陰高亢于上貞固不服後人之象也

前康曰諸家以眾筮為再筮謂下卦為初上卦為  
再或又謂依初卦而再筮之初筮得師再筮得比  
其取証則在札記又王世子命勝寧末有眾用礼  
要官為贊某眾者史記孝惠立眾廟注皆謂眾

為再耳然記林末有眾謂先以眾勝再進蓋謂眾

即再予廣志云有眾發有冬發有野發或別是種

且吳郡賦卿貢八蠶之縣何止于再史記孝惠五

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廟蓋亦追

眾之意非如或問所云又一廟也大抵古注難據

再筮之說無取周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萬夫

眾筮元永貞也庶邦寧作兄弟方來不寧方來也

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曰謂諸侯

之不朝者謂不寧後大謂上六也



千寶曰比者坤之歸鬼也亦世于七月而息來在  
已去陰居陽承乾之命義與師同也象下也周礼  
三卜一曰元比坤德變化反歸其所四方既同萬  
民既親故曰比吉考之著龜以謀王業大相東土  
卜惟洛食遂乃定鼎却却卜世二十七年七百德  
善長于兆民載厥永于被業故曰象筮元永貞逆  
取順守居安知危故曰元咎天下歸德不唯一方  
故曰不寧方來後服之大遠天夫人必大其身故  
曰後夫山也

黃端伯曰他卦之言吉也將宜言之而已聖人為  
比樂志喜故重複其辭以慶之初之終吉二四之  
貞吉九五之顯比吉元非為比樂志喜也故曰比  
吉也

象曰比吉也此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元咎以  
剛中也下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山其道窮也

註慶比之時將原筮以求元咎其阻元永貞乎夫  
象彙相比而不以元永貞則山阻之道也若不過  
其主則雖水貞比本足危于咎也使永貞而元咎

者其惟九五乎上下無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  
不歸之上下應之既身且安則不安者此為故  
不寧方所以求上下應故也人無有不行者不  
求所無是者求安者不求所保人有其失其言  
附之故已為安焉則不寧方求其合和親而獨  
在後親成則誅是以凶也

胡雲峯曰師比皆一陽五陰師之有獨重謂五應  
二得之任也此之應則謂上下應五君之分最  
也其曰上下應者五陰皆當應也曰其道旁者上  
以一陰獨不能應也

趙汝楨曰一利在上如車合坤聚而順從于下如  
車之有輔占吉卦之義輔者吉之由而舉卦者自  
有兩義

揚敬仲曰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象成服  
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衆也違衆反道是謂道窮  
蘇子瞻曰旁而後求比誰其親之

潛解曰剛中者天德也正所謂元也陽王生陰王  
殺剛便是好生之德晉仲无他阻中則比念養

得十分純粹無他夾雜耳天德之測本中有赫之  
本必中者故虞舜以精一密訓七端併于軌中  
者天聖之極致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既建萬國親諸侯非諸侯以下所為故特云先王  
也建萬國謂創土而封建之親諸侯謂齊魯思澤  
而親友之萬國極其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其君  
身故云親也域中有萬國使之各相親比化地上  
有水流通相關及物故云地上有水比也

本義地上有水：比于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  
先王所以比于天下而無間也者最意人未比  
此取我性比人

諸子相曰先王封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維以相親屬建國愈衆  
氏愈不遠矣此後者所以親民已巡行述職上  
下相親如水地相比而無間也

呂注野曰萬國曰建親天下比一家也諸侯曰親  
比天下比一身也易茂曰建之而後親比之而

狀絡通

河玄子曰水為土妃物無親于是有子復傳曰地  
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莊子曰水之乎地也審正  
比象也

邵泰曰曰地上有水散而水始不聚非特水與地  
比亦且水與水比縱橫布道旁皇周決脉相潤而  
情相附故召為比先王知大天下可以一人統不  
可以一人治于是製建萬國星羅棋置俾諸侯各  
安其屬而子其民以普衛王室相其勢易分而難

合千里王畿豈足制萬國之命于是制為賓禮以  
親之如同體所載春秋親親要宗冬遇春已也又  
為之時聘以結其好殷饋以除其怨出以除其  
志歸服以安其福賀慶以登其壽致禱以祈其安  
雖小大異制迥迥外形皆敬然有一體之親則先  
王法水地之象而為國交相為之也坤為衆為土  
萬國象萬剛雖衆成於土也呂氏春秋地勢建國  
弥近弥大弥遠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而大禹  
塗山之會亦稱比王弟者為司馬初十八百國

已非奮顧羞無併之餘耳

胡雲峯曰師之家民畜養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

相合而九則比之建國既法封建法也可使民自

民相合而無間

初六有孚比之一有孚盈缶終來有之吉象曰比

之初六有他吉也

註處比之始為比之首處比之有應不在一心元

秋各則莫不比之若信立誠盈于有素之器則

物中來元長錫也觀乎天下若信盈正應者豈一

道而來故必有他吉也

荀爽曰初在應外以喻殊俗聖王之信光被四

絕域殊俗皆來觀比故九器也

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為本信中心不

信而親人二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元孚

也孚信之在中也

傳誠信充實于內若物之盈滿于缶中也世素之

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切文辭則終無來有

他吉也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成而來故子信比

之本也

朱子曰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過二

意思

揚雄為曰親在始三在誠四在實五在信初六親

比之始也予言誠言實言信言無功相親之始

必在我有有主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浮有而不飾

則在彼之吉我皆終能來而有之矣

爾康曰初六當聖明之時柔順之始以心事君止

有此孚盈缶只此有孚之心徹表徹裏便是盈缶

盈缶方是有孚猶虧有素便或真誠有孚之心安

望復吉我吉而曰他可見象子精神亦只是盡其

心而已

朱子詳曰有孚者誠信也此之有比于人也誠信

比人則元孚矣去九器也以上為之而中虛坤土

陰虛之象也盈者足滿也世坤土之當自一念而

念六皆誠自一事而事六皆誠即盈缶也六有孚即

盈子所謂信人盈缶則充實之謂矣夫夫自自外

而來也他對我言終對始言

高景遠曰易重初：有未夷之心也故曰有孚元  
積之而至盈而後吉也他吉者非吉之吉由四  
以比五也

前康曰或謂初不係四之應而五應之故曰他吉  
此則不然夫古之卜民隨其而進退皆亦乎民之  
于君不論其間其非吾君與其婦心無不可應以  
初五非正應而曰有他吉吾不信也  
朱子曰亦有在焉又者有在陰之有則謂中虛  
信之本中實信之實是也

簡廷瑞曰易言有孚者二十一有言信其如此者  
有言有孚誠者皆有坎象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下自失也

前康曰內以六二在中收象易漢曰人臣事君有  
一毫依附之即珍珍焉氣忿而便是作偽所謂自  
內者全憑獨知獨信義然其君通六二位卑勢下  
尚未亨通此之自內一腔經濟無從施展上輸  
肝腸胆提是要居貞守正故曰不失自內有三義  
一有本其自心之心二者由其言下之分三者處

其居中之位舍而成義凡夫取義皆是此六  
周光德曰六二位卑勢下而本亨通比之自內一  
按經濟雖欲進上佐國然徒有此心不故曰不自  
失

其義是曰何謂內比親小象曰不自失則所云內  
者一心以向上只是自心其心也何謂外比親  
小象曰比于貴則所云外者合衆之謂以陽五  
所以謂之以從上也以者能左右之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傳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  
存應而此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于匪人其失可  
知

朱子曰初應四：是外比于賢為比得其人二應  
五：為類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  
為比之元有者故為比之匪人也

朱氏解曰二之中止而曰匪人者止以陰論也婦  
人雖賢然是婦人非先儒題時之說然其文多自  
本位論以六三陰邪之人自然比匪人氏不必周

按朱子比匪以上六言此則各得其極彼此相應  
似無不可然而亦不可若是泥也提之人以類聚  
物從氣合招者遂集各得其道六三當比人之時  
陰性陽有不止不中自然見邪即入過配即過避  
之懶歸之凶自然結截即明動結即結當必以定  
一爻為匪而與之比予比之匪人其傳指二四言  
本義指上六言六二四兩爻內比小比俱是吉爻  
何得以匪人目之即使易難與要在初為正者在  
二可為寇然比之二四俱是比五純陰得正元所  
攻取與他卦不同况看全卦與看分爻不同全卦  
純陰二四自不得為匪也六三比匪傳以二四皆  
為六三之匪人本義則以比匪是上六也夫初六  
不与五應而應之且有他吉假如六三是一好賢  
從善的人何不可比而必比上六乎六二是內比  
之吉六四是外比之賢一意求來自得其益而何  
可反稱為匪致有所傷愚謂二子言尚未盡皆六  
三當比人之時以陰居陽既柔而又傲僻所與群  
黨者提一氣類匪人不在上而三爻見也

于寶曰六三乙卯坤之鬼更在比之家有土之居  
也固為木德卯為木辰同姓之國也又失其位良  
休陰賊管蔡之象也此建萬國吐土比人故曰比  
之匪人不亦傷王政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本義曰外以五在外取象亦非曰五非應之說內  
比以心言外比應勢位言  
王湘帥曰五為比主六二自內外比之六四自外  
比比之二四陰皆得正故皆貞吉  
顏克宇曰比四柔順和正處在五陽之下得其所  
從親賢事上自得貞吉象詞曰賢曰上外比甚明  
不取初四之應而取成卦之主可見應之一義非  
易所泥也  
易微曰六二六三皆非己之應也初六己之應也  
而遠也故六四皆不與之相比既不下從而內比  
則將誰親外比于上而已九五貴而在上故六四  
比之若六四者特立獨行曠一世而無隣事一人  
而無二者與可謂貞吉矣崔杼之黨立而晏子獨

從乎公牛享之明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可謂貞吉矣

商康曰比以從上可見不當在外應同人二五俱有不足之辭可見不當在卦主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夫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当中也含逆取順大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鄭康成曰禽在前來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

示服叛取亂也

傳五方君位彙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乎上若乃恭其小仁通而不恭欲以求下之比其意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心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夫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以四時之政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

乃禮所譏天子不合國也成湯以網是魚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司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夫前禽也王有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拒；然求比于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縱而不追果有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懷；而莫知為之者也邑人不誡吉言其至公不私無遠近親疎之別也邑者居邑中而言邑皆謂王者所都諸侯國中誠約期也待物之一不期誠于君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無私治天下于顯比見之矣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于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以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与否在君而已不可河漢遠近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于卿黨親戚于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夫前禽之義也

朱子曰田獵之望置旂以爲門川草以爲長圍獵者自門獵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木則取之大意如此無殊得一相似

項平章曰上者之比天下去智巧情術數昭示以大中正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緣也

徐道壽曰聖人雖無心才留天下而天下自不能釋然于聖人有不待告誡而自然順從之者矣故

曰邑人不告誡

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胡堂奉曰使字與師字六五同師之使不當誰使

之五也比之使中誰使之亦五也

却泰曰曰五爲坎之正位正而且中位在德先以

受天下之比何類如之所以言也夫前禽者逆則

舍之順則取之如湯之祝融任其焚東欲而欲而

欲北欲高欲下不以失禽爲介之也即晉五失得

勿恤意已人不誠者五之則中君子二之衆中

同德相應若或使之也九五顯比之道如此

商康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王輔嗣曰一驅之礼

禽逆未趨已則舍之替已而走則射之安于未而

急于去也是射去我之禽也或曰三驅失前禽三

而之網前開一面以爲門自門獵而入禽之向我

而逆則舍之放元而傷順我而去故自勝達有爲

上投舍逆取順所取有所失者也是以射去凡之

禽也程子曰天子之政圓合其三而前開一路使

之可去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川命者不出而反

入者也禽獸前去者其免矣故曰失前禽也是射

向我之禽也朱子曰田獵之礼置旂以爲門獵者

自門獵而入禽獸向我而去者不被驅而入者皆

獲是亦射向我之禽也俞玉吾曰礼言政獵之事

以禽獸皆已而去爲順向已而來爲逆而其面傷

者弗以獻故前禽弗射而舍之是正射去我之禽

也孫開斯曰舍逆取順者向前而來以替則逆以

心則順舍其身取正其心世人以不取爲失先王

以易取不取爲失其顯明大道如何開斯亦云射

何我之禽茅以順逆二字提在何我之禽上見耳  
諸儒之說逆順不同其言逆者逆我之命逆我類  
行之逆也順者順我之命乎我則物之心也若射  
去我之禽則其欲其去而後射取之則生者更然  
之死以竟遠心者射向我之禽則以是為順又于  
舍取之旨似于牽強姑存之以求確解可也舍逆  
取順以程子說為正還從射向我之禽言蓋王者  
不得已而田原不勝愛物之心三幅者我之心我  
之命也前禽去者能用我之命而所開之網而去  
故失之若不用我而來自然射取以為三殺說者  
況于面傷不敵以為射舍我之禽不知射向我之  
禽有面傷者左膝者自開射之巧否何足為據且  
既云射去我之禽矣安得有面傷者乎其云舍取  
者舍其逆我而不顧取其順我而特與之生也然  
象詞此語又更有義有先用交詞而以象詞是之  
者如下邑人不誠上使中是也先用象詞而以交  
詞是之者即此舍逆取順失前禽是也舍逆取順  
是王者類比正義說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如此

說則于此象辭皆俱元變矣比以不偏為吉故曰  
正中然必從位說來者即位乎天德之象邑人不  
誠言不去告誠下等有三義不必使其親已亦不  
得使其去已亦不當使其妨人中間自有恰好存  
然聖人豈徒作此空大而已哉深索精神維繫不  
淺不然亦似項日大關門開心而卒終成收道  
上使中也使之一字何等把穩來曰川命不入網  
而去者為逆不我比者也不用其命入網而來者  
為順比我者也是邑人場中所謂邑者非一皆以所  
屬言也就天子三幅說則天子自有天子之邑自  
不相妨  
虞翻曰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  
失前禽  
蔡虛齋曰文獻通考曰田有大艾草以為防田獵  
有限大艾投草木以為防士作田獵之場擬殺圍  
之處或舍其中或漫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警士  
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其防之廣狹  
無文楊雄稱以為門既立防院當設周衛而立門



馬乃以織毛褐布經通帛編之以為門之兩旁其門蓋而開並為二門用四橫四楊也表裡有以為機又以棗核掩實以為門中之間中軌之表而邊均車輪者間容機極而入擊則不得入其門之廣狹而軸頭大橫竿之闊窄容一棧入此門當容軸極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放令馳馬若勝之其軸頭擊者門傍橫竿則得不入所以罰不工也

上六比之元首凶象曰比之元首元所終也

疏元者藩言無能為頭首也他人皆比親道已成已獨在後衆人所棄且其凶也

本義陰柔居上無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為元首之象而其占則凶

呂泰伯曰聖人因上六之元終故推衆其所以元終之由所謂元首却不是指初六說大比元終者皆緣元始今人言元終者以為初開本好只後來有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緣初不善使初間有一分不善是處在當時却未見到後來不善

時皆自此一分發出

周光德曰無終訓凶非訓無首為云以六位言自下而上現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以全体言自上而下現上首而初是上首而初尾氣始長賁既未遊晉可也

胡雲峰曰王弼云氣別惡有比吉惡後上六居五之後比之不先即卦辭所謂後大凶者也諸家皆依之惟本義則與後大之取義不同蓋氣以六之陽剛為變而為坤之陰柔故曰元首此以陰柔居上亦曰元首者氣之元首剛而能柔不為首也故吉此之元首陰柔不足為首也故凶然卦辭惡其後爻詞惡其元首蓋其才既不足以為人又不能自卑以從人其凶同耳而義亦自相貫

簡康曰君者民之元首乃一休相成上六德不足為人所比是元首也衆叛親離凶何如哉此爻言元首自為人比者言若後大凶則自比人者言王輔嗣以此爻為之後大凶殊不知元謂初雲峯初從王說而後卒改之可謂不逮之後

張天如曰按此解與同泉並疏云原窮其情並決其意傳云推原占決其可比者元比之本義則云再望以自道後夫山說云大語諦也或以爲大人今諸解則皆從大人之說但傳云大有則強之人朱子又有兩雄之言而諸儒指後夫爲上六則後夫同一陰之比吉也註云言親比而得吉本義云三字疑衍文朱子又曰也字當當云比吉比雖不能廣普親比十自己相親之處不妄加討罰所以己邑之人不須防賊而吉傳云恃物元避通親疎之別不期誠于吾邑故吉也朱子則曰上之人顯明其比道其私爲亦比之不相親的自然順從與端市者不止併者不妄相似上使中也疏云此九五雖不得爲王者之身堪爲王者之使傳本義則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大約註疏以顯比爲比道之狹云五應十二顯明比道下能爲偏相親如曰繼三繼然与己相應者親之不相應者疎之既中正不妄喜怒任代有常與師動衆止討叛

逆不及親己之邑故邑人不誦而吉是不得乎大人弘通之吉而猶可爲顯比之吉惟其比道狹故五身雖爲王其可爲上使之人非是爲上之道也傳本義則直言顯比爲大公無私人君比天下之正道故云群陰衆比顯比無私如關一面之機未嘗不推去者不違爲王川三繼邑人不誦之象蓋順者取之喻下四陰順乎五逆者舍之喻上一陰背乎五德之聖人無心于留天下而天下自然不相告誡順從乎聖人此其大味也比之元有註云元有從也言人皆比而獨後元能爲比之頭首傳云元其始則元其終本義云元以比下言陰柔不足以爲首非衆所歸解雖異義相通矣

小畜

小畜亨 密雲不雨 自我西郊

註不能畜大止健則志欲行是以亨

本義小陰也畜止之美也上其下柔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保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常用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道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

楊廷亨曰乾進而上物止之于前二卦均也何為乎大小力有大小也天下之有力者莫如子風莫重乎山二者之力亦均也而風行天上為小畜天在山中為大畜何之制物以靜不以動漸行以止不以行以欲進而山道之真能以止之物矣風自物自行安能止氣之進能止之者僅能順以柔之爾

胡雲舉曰小畜六五文辭與小畜彖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于五陽陰有所不之不能成雨也則

公之意謂西陰過乎二陽：有所不之亦能不成雨也陰不之不許小者之畜陽不之不許小畜之過何也亦謂為存陽作也

蔡氏舍曰畜未極而施未行不之以小畜者乎以此畜字推之以此畜字推之未為供當其上九畜陰而成畜字則有論理實能成雨雲至於其則足所謂雲盛則雨雨者矣何乃反不云雨耶是有說也凡雲之騰上下已而遂致舒布者必為其勢必成雨澤所謂雲行雨施也氣盛故也若其積聚而雲其勢已定此乃雲之止者不之且自散矣故為陰而雨不成氣已衰故也

二程全書曰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句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註坎休本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蠟蝶之詩曰朝暉于西紫朝其雨是陽未唱也故雨蠟蝶在東則受陰先唱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聚而不雨也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

然

朱子雲谷記曰：曉雲所需器，則水中皆滿如沫。又  
今山居之人，自言入雲氣中行，則衣襟皆沾濕。可  
見雲雨非二物。天在地下，升上天為雲，施及于  
地為雨。要則為水，雲盛方成雨。要方成水澤，  
故早天多雨，意為其雲不盛，隨畜隨滯，故以其其  
早耳。詩云：日雲欲登。則多雨。又小畜卦，雲對不  
雨，為四陰所蔽，綿綿欲訟，故伯又曰：雲解，乃以  
滴之謂雲，從風散而雨不成也。雨不成者，謂不施  
下來也。從空散矣。金水內景也。月是金水之類，何  
獨外影？曰：月終亦外內影，坎象也。故月中有山河  
影焉。  
郝仲興曰：卦下乾上巽，六四一陰為其之主，居五  
陽之中，五陽翕然輻輳，互陰陽之相求也。甚切而  
定于二五陽，共遇一陰，其應不分在下者，進而性  
在上者，退而來，雖以乾之健與四應，則不能能上  
如約束然。故曰：小畜，蓋陽氣之欲也。陽不能飲陰  
則欲之矣。之象，陽之大不能係小，則陰之其任人

心一私之結，染此志盡成一事之卒，其大系結矣。  
三才之理，可以明百又之則一理之論，可以制六  
無之理，故群陽生來才微陰也。易謂陰為小，則陽  
為大，造化之理，大不能束小，則小不能形而制之。  
小畜受者，甘而其畜則故曰：畜結者，不能天下之  
至柔，配陽天下之至剛，則小也。卦辭：行天上  
為鳥，風位東南，氣為大，位西北，乾欲雲行而施于  
西，巽以忽起于東南，是欲而不得也。  
如泰曰：小畜，大畜所畜皆乾，豈是畜之物亦  
畜其德耳。有健德而莫為畜，且以偵矯逞其強，陽  
神不怡而批不裕，茅畜有利于大者，有利于小者  
非謂小畜不如大畜，特系制與判制異也。其而入  
之其為畜也，誠小然有亨道焉。小畜則何以亨不  
見雲起而郊于雨，不遲雨而先之以雲，不徒雲  
而布之為家，雲綢繆之意，積而愈厚，不雨正所以  
畜雨，西郊之雲，正所謂以四野之川澤，乘龍御天  
之能事，貴紆不貴驟如此。小畜所為亨也，勿使雲  
氣不待族而雨，或雲密矣，雨輒足之降，畜者未回

洩者無餘其為澤也幾何乾為郊立兌為西郊易  
以大道明人事而說者沾：就文王作解何害  
前康曰按或云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  
起東北陽唱陰必和故有雨雲西南陰唱陽不和  
故無雨此亦不可此大五方之風氣異位而時之  
風物異候而雨之應也各殊何得執一以為占况  
東辭所重在畜正言摩積乃徐發耳若諸家之說  
似非其不兩誤甚小畜其為陰乾為陽以其畜乾  
孰者曰陰為小陽為大者畜也小者為謹細慎  
察之義所以能亨而婦制夫小人制君子亦在焉  
正者見于卦而否者隨見于爻卦以表其德爻以  
戒其事也此象不言正義止以亨字為占察雲不  
雨自我西郊則僅即其象而著之察雲不雨天地  
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乃陽唱而陰  
和故有雨雲起西南則陰唱而陽不和故無雨詩  
曰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蹏尾雲往南水潭  
雲往北好晒穀是其驗也李氏曰西郊陰方但取  
陰義非陽唱陰和之說也雲蓋有西方其而雨者

不可執論我字古今為文無不具有以此事對彼  
事而言則此事非我以此人對彼人而言則此人  
非我以今人今事對古人古事而言則今人今事  
非我蓋臨文當說或因誤是正或按脈讀前序托  
彼我之辭用伸遠取之論其詞雖確其意甚虛或  
曰我者文王自我也固不可通或曰我回自我也  
亦不相合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  
而志行乃亨察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疏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爻也休元二陰以分  
其應故上下應之也既得其位而上下應之三不  
能陵小畜之義小畜之勢足作霖雲乃自我西郊  
未足以為雨也何由知未能為雨夫龍為雨首陽  
上蔭陰二能同之然後然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  
之擾道同九二之牽漫九三更以不能擾為考也  
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察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  
也何以明之夫陰能同之然後乃雨今上九獨能  
同九三之路故九三不可以進而與說暢也能同

其路而安于上故得既而既處若四五皆能若上  
九之善畜則能雨明矣故舉一卦而論之能為小  
畜家實而已余苟不足以同陽則雖處家實家實  
自我而卻故不能雨也雨之未下年之未行也  
豈至論一卦之休故曰家實不雨家言一爻之  
漸故曰既而既處也  
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淅露方淅則下  
降為雨且如飯飯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  
濕汗今就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  
指乾欲上進之象陰包住他不得陽氣更散做雨  
不成所以尚往也  
張氏曰小畜成卦在一陰以舍居四故曰得位下  
三陽受其畜上二陽助之畜故曰上下應之健黑  
雖卦德是加一而字則乾健之中有與而之道矣  
利中而志行者畜之道本以金與畜乾非止以四  
之一陰畜之也一陰之力何足止乾也金五之剛  
中而後成其而後畜之志得行此畜之所由亨也

徐進齊曰尚往也陽也言陽升而陰不能制止之  
也乾本行陰也言陰未能畜陽降而乾而已言夫  
行則非終不行夫柔得位非是以陰畜陽而為成  
非之主人左上下非大柔在上非有柔得位也  
李彭山曰小畜者以陰畜陽陰而畜者也夫畜  
者以陽畜陽也乾自畜者也健而與畜乾既畜則  
其德與而能入又陽動在乾體之中未有不為之  
曰未畜則志難進養至九五則陽動其位而志行  
矣陽動于用所以亨也  
方孟旋曰或以尚往為陽明不雨之故不知尚往  
正指陰之氣綢繆騰漫自下而上止道不定時時  
都所以家實不雨若到兩時則陰氣一渡即止矣  
施本行句正謂君子之設施不能展布所以欲歛  
藏以待時耳非謂小人之施尚本行也卦名小畜  
以六四一陰為主惟六四為小人其餘三陽皆居  
子以一小人畜眾君子而不勝正象不敵眾眾克  
畜道亦不能成此名卦本旨也故詞曰家實不雨  
得曰健而順則中而志行乃都是不或畜之志

大抵小畜之卦其儲畜君子是六四其能使君子  
不戒畜得力全是九五與六四相孚夫四之血出  
四十陽所以四非深信之而奸謀設計不至自  
然初之道後二之柔後三之化盡知由四而  
十畜而得宜此其所以能成之也且則此而後  
天下之大學宜至盡於小人之故然則世有何  
可一日無君子也  
焦弱侯曰有未畜字不是其陽多故而力心之如  
容氏畜養如此其德只是已合養育之意此大  
王所以善處高村終其世不為所毒也及考鄭康  
成解亦曰畜養也知古註疏原是如此  
周光德曰嘗讀風雲從月令方未必兩陰方不兩  
蓋盛德施令之方亦有陽道此活法也蓋德對冲  
之方風來不測陰陽方道皆名賦以病人傷和亦  
活法也  
李惟孝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難道孔子之言不  
是而朱子十六文七欲分上下卦作二義猶恐未  
然蓋曰為主支聖人導以孚而成之以血其陽象

又曰上合志其欲變小人為君子也明矣至十五  
之陽為衆物乎為六四乎如必以左右為隣則係  
不致必有鄰豈亦東面而合耶至十五九非陰也  
何以與其依而日之以輔以月也曰輔以月非四  
而何若曰與休為陰為小人何與曰五人相才  
也則亦所不鮮也  
何玄子曰柔得位剛六四也以陰者陰政陰得位  
成卦之主在此爻也休元二陰以分其意而應之  
之義亦各不同上應之指五上二陽助其畜者也  
下應之指內卦三陽受其畜者也卦雖以一陰為  
主實是與休三爻同力蓄就細玩卦爻之訓如此  
舊謂以一陰蓄五陽有非人不健則不能畜為  
不與則暗難以行以外德言與求乾剛健知始與  
輔以行隱於川濟也人高明也而此潛行者也而  
鄭甘將有行也而數進畜道如此矣  
鄭泰曰曰與之正位在下故曰柔得位上之二陽  
助其畜下之三陽受其畜是上下應之也故曰小  
畜其德誠健矣而本當不濟以與之雖柔有剛

者以主其中而畜健之志于其子得行所以子  
外易為畜雲不雨：候未至雲之出然陽者尚往  
而不進傳之易為畜我而却雲氣方變而之雲雨  
然遠能應特變而本行之止止則變為雨而先  
以七：而愈以可小畜之為象盡此矣或謂一陰  
畜五陽者此

象曰：利天下止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既君子以懿文德有懿美也以下其時德未得行  
喻君子之人但懷美文德待時而發風為號令者  
風行天下則施附于物不得雲施未行也今風在  
天上去物既遠无所施及故曰風行天上凡大象  
君子所取之義或取二卦之象而法之者若地中  
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取卦象已容之義若履  
卦象云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取上下尊卑  
之義如此之類取二象君子法以為行之或且取  
卦名因其卦義所有君子法之適合卦義行事者  
若訟卦云君子以作事謀防其升訟之象不取天  
与水違行之象若畜君子以懿文德不取風行天上

之象餘做此

傳畜象為畜畜之義君子所畜者亦大畜道德經  
論之象小州又重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  
德之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  
本義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泄久故為小畜之  
象然又德言不能會而進德也

蘇昌為曰大畜小畜皆君子畜德學則大畜有養  
祐乎宜包羅為古之心助故象曰多識畜德小畜  
有一言必謹細行務之學力故象曰懿文德又解  
伯羔云懿讀為柳古字通用國語衛武公懿戒自  
警常昭注大雅柳之篇也詩柳：威儀威儀即文  
德柳蓋也過也攝其威儀不使放逸畜之義已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註復氣之始以升其初四為已息不與已者九以  
陽而升陰復自其道順而無違何所犯者得義之  
吉

傳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出健之才又  
以上進而後無在上則志其復復于上乃其自也



故云得自道後既自道何道各之有元谷而又有一  
吉也

本義下卦乾休本皆在上之物而為陰所害其初  
九休元者下得正意達于金銀與四為正應而無  
自可以止不為所害故有進後自定之象  
則實舉曰又辭而復字雖無後日之復不同然復  
自進似不為復棄復似休後復則十六陰已極之  
時喜陽之復生于下此則十一陰皆休之時喜陽  
之復升于上也

輯圖曰一爻一節一節一義：所以新是非而兆  
吉凶聖人能逆知于未然者即其義而知之也復  
自其道要其義則已吉不待究其平而後知也  
周剛者曰卦以陰陽為義又以自立不為于人  
為道苟不自立則皆在道人之而此進大矣何其  
其他元陽不則是於之之辭濟占處正在此  
錢一本曰胡雲峯曰卦言高取正之義大言復取  
進之義蓋在下而高十陰皆也其不為所害而復  
十上者理已況初以陽居陽雖與四陰正應而能

自守其正四以柔畜初以剛反進倒身入于柔與  
之道以為道乃從自家本健之道以為道而志上  
陰不為所畜是復于道乃當然之理其義曰吉何  
咎之有知九三之不正亦能言

馬理曰陽本在上之物故其上進曰復：七曰自  
進見由正進而後蘇軾所謂法不從由他進進是  
也今在與四正應上有出

何玄子曰大抵天地間氣化人事皆有陰陽之  
時陽既為陰所害便不直過則躁動躁動則有意外  
課喪之咎矣初以陽才居陽位潛伏于下不與陰  
爭何咎之有先言何其咎而後言吉者蓋以元陽  
為吉也初與四應爻變為英健而能順故安爻四  
之畜若此

九二羣從吉象曰羣從在中亦不自失也

註載之軌中以升與五：非畜極非剛已者也雖  
不能若陰之不違可乘以復復是以吉也  
王輔嗣曰二爻義俱以陰本剛陽：不與陰為視  
從陽俱作陽力從陰亦可

趙汝楨曰初以則告則初心甚現位雖處下其優也雖無文王猶與二以則告柔其五在中有汲引之此占雖同五才不足亦不自失云有聖人之情可見初以道自處二以柔為懷貴卑貴則如是

胡雲峯曰陰程俱以馬二與五則柔寧不為之說則以為二與五與應二之柔後自係于初五之事如曰係于四

楊廷書曰獲于初善之吉也不獲于初而獲十二

善也非善之善也何也初安于獲故為利獲二勉于獲故為牽復牽者勉勉之謂易為其能勉于獲也二雖則而犹居中故能勉于獲雖不獲初之自獲豈不愈于過則而不受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失然視何其咎之占則不倖矣右過則而不受止則為商卦拒諫之強晉惠公慢見其恨矣  
鄭泰曰曰二與初同體相比初既為利進而獲其二亦牽連而與之為從故其吉也如初獲二之休復以初小畜之牛隻亦以初義正相似不必取

### 五為散應

何玄子曰乾係今皆在上之物八其初初至連而後者于下蓋當小畜之時陽氣為陰所畜九二陽者位不克以持不夫故爭故言三陽同體故曰

柔故夫卦亦曰牽

九三與說輻大矣反目之象曰大要反目不能正室也木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則而不中道正陰而又非正應但以明陽相說而為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與說輻之象然以志則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

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

胡雲峯曰大畜九三曰日閑輿衛則利有攸往小畜則曰與說輻何也大畜以良畜乾小畜以巽畜乾大畜九三與良一陽同德故其與利往小畜九二近巽之一陰而為其所制故其與不可行  
吳草廬曰輻以為與大畜與說輻同味不知大畜小畜義異安得以為同一輻哉蓋輻伏義也在軸之上永與者車不行則脫之大畜陽能自正欲不行則說輻也小畜陽失陰爭有傷于輻而說之不

得行也則輟主寸不欲行輻主寸不得行蓋亦有  
所辨耳

道中徑別志果丁進如駕車與而欲行也與之行  
心稽乎輪：有二十幅環於十輪心之數九之為  
陰支所過如輪幅數既不能進  
柱幅與輿下轉木與軸相連鈞心之木是也子夏  
傳云幅車制也

六四有孚且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本義以一陰蓄衆陽本有傷官憂惧以其柔順得

正虛中與休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  
也无咎且矣

胡雲峯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幅四亦不  
能无傷故曰血曰惕之也必有孚而後血可去  
惕可出戒之也九五陽實曰有孚六四陰虛亦曰  
有孚何也曰中孚二陰各一卦之中：虛為信之  
本二五皆陽皆上下之中：實為信之質小畜四  
與五皆曰有孚亦此意也

胡復湖曰三陽上進而六四獨當其鋒行拒而上

之心為所傷然以由中之信依附上之二陽與之  
合志而共畜之則可以血去惕出而无咎矣曰舍  
中虛有孚象

胡七德曰上指九五以其為君子之歸袖故言上  
以其切比故言合以其皆有孚故言志合五之志  
則諸君子之志皆合矣君子之志六二天下而為  
此者也五與四隣而到中則有孚誠至  
誠本有不物者古尊則富權力故行本有不違者  
勢不獨任而誠則與之誠不後落而力能制之者  
柔所以為諸君子倡與

顏元子曰小畜所以為畜四也四之所以為小畜  
者五也六四無剛健中正之人皆上制中剛四何  
所持以先鋒四非虛中誠實則何以孚五故此有  
孚與九五同而象曰上合志也其義微矣  
鄭仲興曰象曰有孚惕出言六以陰居四九以陽  
居五以柔承剛志同道合在濟之象傳亦曰柔得  
位而上同凡六四承九五皆為合志在小畜相得  
尤甚之而為後以陰居三其志亦合

高氏曰六四學五故能去惕出而元亨可見四之能畜乾有非四之力也

吳叔美曰學先小畜于大畜謂自小而後成大也若此小為得便或意見私心皆以私也取之取象與人最切紅絲有餘不足都其句即與此象需索界血小畜要出而都治通血而後與卦與其血象口連皆也血下義盛明乎則故滋養一合則本原安便不其血都其陽血去惕出而元亨

高氏曰四之比則一也乃比三而人未反目比五

而有學事如蓋九三在下四處其上原有畜之之力况卦分兩休情不相親勢又易使故其象爻目不能和也九五在上與四一体本欲相附四安其下樂於附從其為入為伏正是此爻之材故與五相學而用力以畜乾也

九五有學擊如富以其隣象曰有學擊如不傷富也本義其休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燕乎上下故為有學擊如同用富厚之力而以燕之象以猶奈故以其師之以

言能左右之也

楊廷秀曰九五其休而乾德故九五之止象則乃健于六四之力九五之有學乃積于六四之學以六四柔順使之而上欲止其右而欲止其群陽使不傷也九五以則明中正之右而行與順柔克之故故至誠一子于上外陽皆歸于下以其止健故繫陽皆聚而乾其所止

胡雲華曰學字與奉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卦故二連初皆欲上進有牽之象四與五皆其

休故五連四上相與畜在下之三陽有牽之象然二與初之占皆吉五與四上皆元占吉之辭聖人言外之意可見也中孚九五亦言有孚交如蓋言交如者與休之交也事如者同休之合也

顏光宇曰九五皆上得位雖有四之合志而陽則中正不藉四力為畜故曰不富以其隣不傷富也劉去非曰同一九五也象以則中志行武之于乾之以孚志畜乾合之乎其易不可為典要類如此也

姚永春曰九五謂之不獨見得不出以力服人而  
動人心全恃此乎耳自古賢豪誰不賴奔走馳驅  
以為世之所用然其要在人主惟心以置腹不在  
區區力間也潘室然曰陽陽君子不以力畜者  
乎哉凡欲為家助而無却者先德以子亦象便提  
出不強二字明乎之為太也  
來矣鮮曰九五言君子則人皆至乎而後之天下  
必有其富也今五居尊位此富矣而人有爭故曰  
不獨富

上九既雨既霽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山象  
曰既雨既霽德積載也君子征山有所疑也  
註處小畜之德能畜者也陽不獲亨故既雨也則  
不能侵故既霽也休其慶上則不敢犯尚德者也  
為陰之長能畜乾健德積載也婦制其夫臣制其  
君雖貞近危故曰婦貞厲也陰之幾陰其進于此  
故曰月幾望也滿而又進也夫其道陰疑于陽必  
見戰伐雖復君子以征也山故曰君子征山  
傳九以其順之德畜其之上幾畜之志從畜而止

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霽止也陰之畜陽  
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之  
大故強而散小畜之小故強而散為大畜之用  
柔莫之德積漸而至十成也陰柔之畜則非一朝  
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哉陰滿也詩云  
履霜其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畜  
則婦者貞則守此也陽之直也柔有制婦其大臣  
制臣若而能不危者乎月望則其日飲矣幾望言  
其盛將散也陰已能畜陽而曰几望何也此以柔  
莫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于陽而  
凶矣于几望而為之我曰婦將散矣君子動則凶  
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几望將盛之時若已望則陽  
已消矣尚何我乎陰散陽以必消陽小人抗君子  
則必害君子安得不戒慮乎  
項平菴曰易中載字皆訓為積中坤之象為厚德  
載物象其積也小畜之尚德載象以德積載釋之  
大畜之大車以載象以積中不其擇之則載之為  
積明矣今俗無車之積亦曰載而音則曰在德

積氣九玩也字語義乃是既而既成之故德非積  
不載積足新漸外天不知下覺何足而故裝陽  
俱受其因心

故字有三詳而在小人上說則誠意之疑在君子而  
小人疑其故相傾勢相軋所以陽力日高世擠  
故以成作疑之疑謂小人勢盛君子不實終而  
不通故山若後以傳作疑處之疑在君子上說小  
人勢盛本有不言君子者安得不疑君子者曰疑  
而而預防之則不至于山矣今以往傳為正

卦以畜名在一卦不能畜以上九一爻始能畜之  
乃畜之拙也

俞琰曰升九三曰非虛也元所疑也蓋衆人皆非  
我亦與之俱非在上又有應而前元信之者其升  
元疑小畜上九則不然謂之既妄矣而又征行非  
所宜也元無應于其行不能元疑故曰君子征凶  
有所疑也下言婦貞厲月幾望高者文也泰之九  
二亦然

蔡虛齋曰上九雖陽然是其休下下九三陽則只

與作陰小畜至上九則畜極而成矣故為陰陽利  
而兩無言既安愈見其為畜之已成也處如處暑  
之虞七月立秋然後處暑以暑至是而止也既止  
則為已成矣何以見陽之為陰也乃陰畜陽  
往便是陰然之陰陽至此豈不為之知不與  
之知即便是陰而陰應了不然則陰得與陽共

此  
為學齋曰上九既而此處疑之疑是下尚德之  
疑然使為始者以是為貞則陽之成矣已其下是

于為幾望之月使為君子者倘有所征則凶也成  
乾也夫陰雖盛豈得加陽不夫道豈制于陰此  
易所以而終其成使不至于極也

倪鴻寶曰上九亦君子久以為其休與六四同力  
畜乾者非六四以陰唱陽則不兩上九陽唱陰則  
兩權在上九不可以受畜于陰言

周允德曰畜至上九畜道成矣向者四以柔陽故  
則不性知而不兩今上以剛唱則柔不容不和而  
兩矣向者柔不和故豫動而不為今剛和為則既

商虞曰卦不言山水成雷也此言既而為遲矣

張天如曰陸小畜解與同自注而却說六新聖家  
聖田在道之西律去我既遠則亦不能行也傳云

補 90-116

二弄掌大六諸卦則云居尊有象其顯守應應于  
上下既利九變既六陽亨通也今九六之陽  
為上九兩則不復亨通既而三下能復上故上  
九得其慶大六諸卦在六下則有象已而忘行有  
今不行之象然言陰是為富也與與則六上九  
自德積象可運氣使人無動情六四以柔與之德  
指為勾互于六六六指為之德然此六與六下  
以山顯六上九富之德德說此九三之行之德大  
六諸卦則柔不陽不可動大動則此非自六六與  
註疏多不合註疏以上九富九三之陽為主大全  
以六四一陰富五陽為主也

履

履虎尾不噬人亨

此履卦之義以六三為主六三以柔履踐九二  
之剛履尾自也陰如履虎尾為尾之甚不噬人亨  
皆以六三在元休元為和說而應乾則雖履其尾  
而不見害故得亨通猶曰履虎尾下見噬蓋于人  
此假物之象以喻人事  
得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大上居下天而在  
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聖之常也禮之  
本也嘗履之道也故為履：說也藉也履物為踐  
履于物為藉以柔藉則故為履也不曰到履柔而  
曰柔履則者則柔柔當聖不足道故易中惟言柔  
柔則不言到柔柔也言履藉于剛凡卑順說應之  
義

朱子曰履虎尾言履危而不傷之象上乾下兌以  
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蹈他脚亦相似所以云履  
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曰又兌虎尾柔  
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但川履皆說得生



胡雲峯曰程傳訓履為踐為藉以上下論也本義有所躡而進以前後論也于尾字為切諸家多以亢為虎本義從程傳以乾為虎本大子來傳意也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机下為所傷乃其所處是故其辭危若危于履虎尾之辭故凡卦要要

以履為言  
陳潛室曰卦辭之虎尾上九四言其凶也又辟之虎尾上九五言其更休也卦為正休文多更休不可執泥

張中溪曰履虎尾即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至危而不危之象

象虛奮曰以亢過乾八卦惟乾為至弱惟乾為至健今以至弱者而躡于至健者之後自是危机發非所履也故獨以履名卦而彖傳履取其德而謂之履虎尾不咥人亨也蓋卦德乃善履危之道也

我  
泰義曰虎噬人者也然以和悅履之則不見噬而

及得亨以是現之人之踐履早遜何咎而不亨乎行於強暴則強暴服行于強弱則強弱化行于急難則急難解皆和悅之效也然和悅何益也悅非德也亦泰而而不失其正耳元之象曰剛中而柔外此道也

尔康曰履虎尾人凡且事則君及則僚長上朋友之交際有利害難安者皆是虎也或仕進及一切事為有危机所伏處即是虎尾也凡則情悅而易物則分難而多畏故以亢履乾必須戰兢恐懼如履虎尾方能有濟跪以踐為義其程不同程之踐乾在下以藉乾跪之踐乾在下以踏則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予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到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註凡象有言于一卦之所以為主也成卦之休在六三也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為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履虎尾有不見噬者以其說而應于乾也乾則正之德者也不以說行人使邪而以說應于乾宜其履虎尾不見噬而亨言五之德

九家易曰虎尾謂二也三以說道獲五之應上順於天故不噬人耳乙能與說之道順應于五故雖噬虎不見噬也太平之代虎不食人乎謂于五乙

傳元以陰柔獲藉乳之陽剛柔獲剛也元以說順應于乾剛而獲藉之下順于上公承于陽天下之主理也所獲如此至順至當雖獲虎尾亦不見傷以此獲行其亨可知

呂氏曰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元咎嗟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獲虎尾之至危以則損不可以机抵亦不可唯以柔順說則雖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柔人惟其全意曰則中止獲帝位而不死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凡孔子之家言多是答其大者以亦人帝位亦危机也故古人以為道大投難于朕身又曰予臨此民禦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見矣

章太清曰下元上乾獲曰柔獲剛曰三之柔之言也下元上坤臨乃剛臨柔自二之剛之言也卦名

象義各有攸當也被專指踐履臨蒞為言者豈知畫卦必自下而上而名義則必以陰陽爻數少者為之主乎

洪化昭曰于柔獲剛履也之可危於說貞乾履也之可序於剛中正也履之不致于上下澤見履之當辨上下之民之志聖心之神明不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安民志

疏云履卦名合二義若以文言之則在上履踐于下亦三履九二也若以二休上下之象言之則履禮也在下以礼承乎上取卑承尊之義故云上天下澤履易合萬象反覆取義不可定為一体故也

傳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各位據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本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于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亨有求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士公卿曰志于尊榮豐工商賈曰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為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

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元定志也君子  
觀履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  
也

俞樾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不言于上天下水  
之訟人不言于上天下地之否而必言于上天下  
澤之通何也曰上天下地其分自違離又何必辨  
上天下水其行自別亦不必辨唯上天下水則有  
不可不辨者蓋澤水漫遠遠望則與天相連不知  
孰為天孰為澤此君子所以現此象而辨上下定

民志也

樓尚書曰地在下矣澤又下于地故天下之最下  
者莫如澤

何玄子曰賁子云勢明則民定而出于一道故人  
平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  
不可以知求不可以力爭也又六尋之室與與  
標之位則父子不相別六尺之與元左右之義則  
君臣不明而况其大者乎雖然天澤一定之分三  
尺猶子亦能知之所謂辨者亦于其細微之際人

所易忽者而明別之耳人和天威之不可犯而不  
知路馬之不可馳知凡譬之不可終而不知疾行  
之為不弟君子欲移風易俗齊治均平必欲隱微  
疑似之間應分轉折使民凜然畏服不敢踰越尺  
寸乃可定其心志而帖然順治也故曰入尊地卑  
君上臣下則方之義維借逆悍然不順者何接璽  
比有哉

蘭康曰以元履乾理未為是豈特六三履九二之  
說為非即九五九四履乾者亦非履之為礼亦非  
正解孔子見辨于上下定民之志說有似于礼故  
以礼為言而莊子因之其失礼可以為履而履不

訓禮

初九素履往元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註素履之初為履之始履道忠華故素乃元咎安  
履以素性不從必獨行其類物無比也

傳履不處者行之義初成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  
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元咎  
矣大人不能自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賤

而動求去乎賁賁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趨滋  
必矣故性則有存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變也樂其  
進也得有為也故得其進則為有而無不有字  
其素履者也

本義以陽在下為履之初本為物遷率其素履者  
也

汪砥之曰俗士務華使以你縫絮見其飾務夫要  
以快也獨知獨行頗是自憚境界易勝曰素其也  
人心第一念也如是而履更無夾雜故曰獨

尔康曰初九在全卦之始論其道理如此凡卦初  
爻皆有然者非履履之初本為物遷之謂也生平  
所入之境不同現在所行之素自一此素與素位  
之素同不必在下字約乃為吾素見所入富貴貧  
賤夫以志雖無不皆然可見

凡二履道坦坦為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  
也

註履道尚謙下言憂憂務在致誠忠大外飾可也  
而二以陽處陰履于謙也居內履中隱顯則也履

道之美於斯為盛故履道坦坦無險也也在而而  
貞宜其吉

江定安曰履以陽處陰位為美二與四同也而  
二有坦三之陽四有想三之陰有二得中而四不  
得中也二與五各得中故二貞吉而五貞厲者二  
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故履卦諸爻惟九二為  
能盡履道之美

步登云二臣位而言幽人者以其無應于上雖素  
富貴使然不以得失自亂故也豈必深山窮谷之  
士始為幽人哉不以華榮樂其純白之行則曰素  
不以岩廊損其山林之致則曰幽

則言曰人生世上風波即在日用坑塹不離目前  
在在有饑虎之危為求其至平至易不傾不隳無  
如道三無荆棘見以為坦道無荆棘見以為幽若  
認為避害入窠天下儘有山林岑寂之人而中不  
見道此內不知有多少災凡也

程敬承曰自字最有味外物何足亂我吾心自為  
之此耳志定而安了道之謂坦坦而遠于恬之

謂也

何玄子曰愚聞之師云九四以懼免九二以下懼  
免此為例用法也諺言虎畏不懼已有坦然不亂  
虎將畏之無所傷其牙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之虎尾噬人而人為之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之大君志剛也

註居履之時以陽居陰簡曰不譙而此以陰居陽  
以柔柔剛者予故以此為明眇目者也以此為行

跛足者也以此履尾見噬者也志在剛健不修所  
履欲以陵武十人為十大君行未免十山而志存  
於五顧之甚也

丘建安曰眇跛又柔也能視能履剛位也

胡雙湖曰武人陰象以一柔為成卦之主而統五  
陽且在履卦中故有武人為大君之象然者謂六  
二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  
人陰類多是勇取強暴之人陽主生陰主殺陽之  
氣溫寧陰之氣凝凝也

胡雲峰曰凡卦辭以爻為主則爻詞與卦詞同如屯  
卦利建侯而初爻亦利建侯以卦上下體論則爻  
詞與卦不同如此卦云履虎尾不噬人而六三則  
書曰噬人是也卦書不噬人而六三又說林自與乾  
三爻健休相應也又書噬人六三一爻與上九一  
爻獨相應履虎尾而首應也六三眇自以為能視  
跛自以為能履武人而自以為能有為十天下  
者也爻之詞曰履虎尾噬人而象占其矣

揚廷秀曰聖人之十六三憐其志而振其才易憐  
乎其志也以陰居陽其志非不剛也易憐乎其才  
也陰柔而不足兵有為也以跛眇之實介乎五剛  
之間而欲履天下之至危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其  
獨收也必矣山孰大焉才不足以伸其志聖人所  
以借其居位之不當也亦不深咎之也  
輯問曰三國多山以六君三國不當位使在陰卦  
它有陰爻以分之則其害猶一今乃主此卦之時  
莫有戴其冠者故此眇而自說能視跛而自負  
能履眇則不當于履跛則不強于履履居乾後肆

然後之無後說順咥人之山良其自取適之以則  
泰之武人欲獲氣而借大君之位其為山不待言  
矣

相先字曰六三以柔告則不中不當眇視跛履非  
是眇而能視乃眇而自以為眇非是跛而能履乃  
跛而自以為跛已十大有而自以為大有文武參  
扣之人方可餘濟若一十武者為十大有豈不有  
山志則指本文言六三十三陰邪之人專慢傲狠  
其則益甚且自恃一陰為諸陽之主有惟吾化特  
何所不服之義或以則指比應言者非

何去子曰為備漢書宣力四方法為之為大右指  
九五為太五右位也不曰為而曰為十特謂其  
以臂力之則而欲使令耳或謂武人志欲自為大  
右者非凡卦五陽而一陰則陰為之主三本陰柔  
而以孤陰無偶幾性坤之托如眇有之能視跛有  
之能履然有則恭之求在上其能安之乎其履虎  
尾而遭咥固其且也而三于此亦猶然思變矣  
章本消曰獲六二其初六皆陰右陽位皆取象武

人信乎陰多嫌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註通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  
愬愬也然以陽承陰以謙為本雖處危懼終獲其  
吉故終吉也

疏以謙志得行故終吉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則然以剛與  
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胡雲峯曰又以位為志三志則所以觸惕四志行  
所以避禍

孫洪漢曰愬愬終吉者為臣與剛柔之友不同他  
人踴躍可付之不久而明君又有怒且須坤誠待  
罪不容泄三愬而又愬非為貴也一爻履前即吉  
山不論自保九卦一爻履後即禍也不論能保終  
吉履為柔履剛則九為履剛為柔六三履虎尾是  
矣九四亦曰履虎尾何也履虎之尾故在四爻  
亦可言履剛柔之六五皆言終也象言九三為虎  
有自獲至尾與在三則以九為虎在四則以九五

為虎之說俱非

卻泰曰曰四已入乾體而下比于亢所獲猶是虎  
也。以剛明之才獲多惧之位不壯乎處想：前  
行蓋避患惟恐不速若有所迫而奔按皆斯時甫  
脫虎口豈必遽吉然愈速于山則愈迫于吉：在  
其終矣。象所謂不咥人乎者指此想與迥同行而  
不止之貌三以初二為虎尾四以全兌為虎尾或  
獲而山或獲而吉其所以獲之有異也有謂四與  
初故應獲初之尾者似滯

爾康曰：雖傳以獲為不處若處之則不免于虎患  
矣。四之想：志不在處而在行是以終與吉會亦  
惟終吉而後見其志行也。獲虎尾三字連為卦名  
以外名連合爻說象是易法如需下却需于血漸  
于干漸于陸是也。初九、九二以文善不及升六  
三九四俱養一獲虎尾亦無不可世以對六三則  
乾為虎對九四則五上為虎者非

九五六獲貞厲象曰六獲貞厲位正當也

正義曰：位正當者得六獲貞厲之義所以六獲貞

厲者以其位正當處在九五之位不得下決折其  
理不得有其實厲以位居此地故也

本義九五以剛中止獲帝位而下以兌說患之凡  
事必行無所疑故其象為大決其獲雖使得正  
亦危道也故其占以雖正而危為戒。梁象言位  
正當者傷于所恃

馬理曰：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獲至尊之位聰明  
睿知天下皆不已若礼樂征伐或執皆由己出故  
其獲至于果決決斷弗高處為夫人君一言一行  
之登天下之法則人民之憂戚生死係焉可輕易  
乎哉

梁寅曰：象傳言剛中正獲帝位而不疚即九五也  
然象言不疚又言其獲何也蓋大決其獲而過焉  
者即所謂疾病也。象言其德之善而已而此則言  
其病所以戒之也。大傳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得  
行恒易以知險。五健之至矣而知險之戒可不慎  
哉

蔡虛齋曰：剛中止有能為之資而獲帝位下以兌

說應之凡事任其決斷夫才傷于所恃而危多出  
于所安故曰夫復驚飛也劉牧曰利而右尊故嚴  
非危也蓋發陽臨陽之主意在決去陰柔故有夫  
復之象其所居之位且是如此不言言山者則吉  
則凶惟其所為又在人君自處何如耳  
俞琰曰步六十四卦以乾居上者不特一卦未嘗  
於九五言帝位唯復九五獨言之復者辨名分之  
卦也六三雖以一陰統衆陽然而臣也其位則柔  
下也上有九五之君在焉六三蓋不可借也故特  
稱贊九五之尊而名其位曰帝位易道崇而抑陰  
尊君而卑臣其例嚴森如此也  
彖傳曰復字不在山悔吝例只是危之之意不是  
以夫復而至于危聖人止危其復之六也如一貞  
字甚危之辭危者使平所謂復帝位而不疚者止  
在此  
却泰曰曰九五之位何少帝位也復而不能大任  
踐履者之望人疾矣夫復者以我位之正當改彼  
之下不當且如是其貞且厲也九五利貞於此

同或謂陽於所恃何狀  
黃端伯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所以制輻易之  
心也九五發陽自用而又無嚴畏之德是以正行  
而亦厲也  
尔康曰夫復貞厲與飛龍在天不同何以言正當  
也卦一也而所加之卦異則卦貞亦異又一也而  
所復之卦異則又義亦異今以乾對兌則以剛正  
之君而臨和說之下易嫌邪媚自當有威嚴懾  
息象易道皆然可以微想  
上九視復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註稱福之祥生乎所復復之極復道成矣故可  
視履而考祥也居位應說高而不危是其旋也復  
道大成故元吉也  
朱子曰居復之終視其復而考其祥故得同陽底  
則大吉若只是平秋時後而平秋却不祥不可旋  
是即國旋末却到那起頭處  
胡雲峰曰吉所以為慶元所以為大小畜復皆不  
取本爻義小畜取畜之終是取復之終但小畜之



終身從六四一陰說來故曰凶獲之終既從諸爻  
說來故曰其旋元吉

蔡虛齋曰旋字最重是團圓滿足無一毫罅隙沾  
缺之意不令方其吉凶而必考其得看人事多方  
有久有近其遠者吉凶或見于數百年之後或見  
丁數十年之後或見于目前便可考於耶然所獲已  
終其利此則常有可考者矣如子貢問魯邾二君  
孰王高卑其答俯仰而知二君之將亡亦非目前  
且多事也現獲之終不是終身之獲只是一事之  
履祥無休咎之意其旋元吉亦兼未得元吉者之  
意其旋元吉實是故若做盡善說似于上句祥字  
及本義得字俱說不得通  
梁寅曰上獲之終也人之所獲有視之于始則誠  
福本可見唯視之于終然後見也故現其所獲以  
考其善若同旋元吉則其吉大矣是之也豈非動  
容周旋中禮而為盛德之至歟  
於因之曰善也福也總是一箇善忠正其所以為  
福也故其旋而元吉便在元吉有其旋之視聽其

旋者元吉之形聲一時俱列聖人常把善惡禍福  
一樣有常人做却善忠專論禍福而字遂成人間  
私事耳須知視履考祥考禍福正是考善忠

鄭中而曰考無時而可思也有一生之終有一日  
之終有百行之終有一事之終非以上當考而初  
本因考也特以上在卦終而發之自考終故得其  
旋列終而履考便自無文

大旨曰世之假借仁義補塞罅隙者獲則敗矣而  
元有于祥元住生心虛室生白者祥則似矣而無  
取于履故視履必有祥考祥必視履乃為元吉之  
道不然是一偏之獲於履無取矣

黃氏曰環中而運者謂之旋者周身之靈机應  
世之圓局也上九陽居陰位又應元氣以濟之其  
視也考也正在上同旋之深慮也故盡善而吉祥  
處焉一人有慶此其順之吉之大在上之也  
朱矣鮮曰考其履之善也皆天理之即又人事之  
儀則下文其旋是也旋者周旋折旋也凡以義  
合而截然不可化者謂之方化人之步履折旋也

以天合而治然不可詳者謂之剛猶人之步履剛  
旋也九雖有三十三百之多不過剛旋折旋而已  
考其善于剛旋折旋之間則剛旋中規折旋中矩  
矣豈不元吉

剛光德曰降祥者八也休咎通謂之祥吉便是吉  
祥不善便是凶祥非別有祥即係吉字以意祥未  
便是陽德乃陽德之兆耳旋者反也九有進反進  
稍且進而無妄而為一陽之吉進而無妄則剛  
折盤旋而非大獲者矣九有元氣九上能運轉有  
旋義元善也九以剛旋為至善也既至于善則祥  
可知故曰吉

五運安曰以上獲之始終九切言性上言旋一進  
一反而獲之象可見矣中四爻以剛應柔者吉以  
柔應剛者凶以剛應剛者凶以剛應柔者能行而  
不輕于行九二之應人員吉四之應終吉是也  
以柔應剛者不能行而強行三之跋躓是也以剛  
應剛者能行而決于行五之其受是也

上輔剛曰陽受陰位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

為善

前康曰獲非解全以卦德取義說而應于九故有  
獲虎不噬之象獲之義則從全卦上取來其意又  
其義象之上八下澤以君臣上下之分言也九五  
獲帝位而不叛而文曰六五則為君道矣然非九  
坤陽對下卦是澤故九一建臣公而以與人言之  
臣則臣矣則京師之臣也三爻則則京師之臣也  
卦之主而曰武人為王夫君則又平澤之德也至  
上九處位之極獲要之終人別生一義而以現獲  
考祥終焉初之當行願二之當不亂三之其志剛  
四惕其恐懼五其貞厲獲可獲現祥可獲考  
如兵大善無不吉矣易卦取義變化之妙如此  
張天如曰獲獲解異同獲傳訓為踐為藉本義則  
公有所獲而進朱子曰以陰躡陽是隨後如踏脚  
跡故于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伊川云獲解則說  
得生受也諸家多以兌為虎傳本義則以兌為虎  
初九素履疏云獲獲之始而用賈素傳云安其卑  
下之素本義云本為物遷則兩舍其素獲道坦坦

註無履謙履中二意此入貞吉疏云在內卦之中  
故曰在幽傳本義則不作解此但云所履得坦易  
之道此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貞則而吉中不得  
此也疏云右中傳云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成解  
為中正無累意無大咎也或入為小人右疏解武  
人云行此威武如陵于人歟自為于大君傳本義  
則直云故：及也不墜了履而致及行之傳本義  
則云周旋無虧

步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士病父輯著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疏陰去故小往陽長故大來以此吉而亨通物既  
大通多失其節故不得以為元治而利貞也象云  
時成輔相以四德不其之故

胡仲虎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  
正惟泰卦為然自乾坤至履陽三十實陰三十畫  
陰陽之數達相井然漢為三陰三陽之泰：豈偶  
然哉三陰三陽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否遠居其  
先故卦辭獨以往來言吉者言其道之善亨者言  
其行之通關乎則云坤陰之卦無不吝在戶為闕  
乾陽之君無不山在戶為闕：往則闕來則闕往則  
闕來以氣言之為故閉以道言之為離合以內外  
言之為往來故卦有均外人有出入往來相交內  
外相取上下相形吉凶相分君子小人相亨相屯  
易譜曰兩儀既分自是一陰一陽七欲小無大有

不成世界即使去小 大亦費人工不若小自為  
性大自為來則賢愚 有各安之分尊卑亦有相  
制之功乃以為泰之道

即泰曰曰易言性來自北始蓋以泰即否之轉卦  
據卦所云反其類也或謂坤本下而性上乾本上  
而來下然則在否乾上坤下遠得其本然矣何以  
亦稱性來陽就陰之故天大地小地在天之包

承曰泰小性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是彖傳中彖例聖人觀此世界不覺為吾道暢  
躍休慶所以把卦詞一口吐出直透通暢玩則是  
二字口氣通天此天等語正是從泰的時節看出  
這許多好處言而止亨深為天下慶幸之矣  
謝康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不是作遠小人亦  
不必調停小人君子各一分小人自消一分正氣  
足則邪氣退消者自然消少乎盛也消者消其道  
非消其人天下未嘗无小人而不見有小人之道

以其消融于君子也

何玄子曰子瞻云陽始下侵而至子泰而後為大  
壯而後為夫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夫之世小人愈  
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為世  
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起而遷之使之窮而無歸  
其勢必至于卒三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  
夫泰使君子居中審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無  
措然後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為最安  
也蓋謂蘇說衣善不善請之將為調停之說矣惟  
晦翁云論陰陽各有一平聖人于泰否只為陽說  
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頃有一作道理使得天下  
皆為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實相半不可太  
去治他急急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皋皋陶伊尹  
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救為非被君子夾持得  
皆革而做好人了此意極是道者長一步長一步  
道消者一步消一步即復卦浸字意然小人道消  
非消小人也乃化小人為君子也不然消時妨交  
矣觀文靖事宋穆陵進講泰卦嘗曰內君子外小

人同為泰也第在外而心腹是寄不為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為內一時聞者無不嘆賞可謂深于內之解者矣

易因曰致泰之道但大小交相往來可崇泰矣故初九身在三陽之下處泰之初而即志在外之陰欲以來交于小致四等翻：相信而小大交也故九二以也荒之德而尚主六五以祖元吉故而歸妹則又不但有其願而願亦遂以行矣然知致泰之道在于往來之交則知往來之開亦非久長之道而泰難常保故三上皆以天命申戒正欲君子崇往來之机以善其後耳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註泰者物大通之時也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以左右民也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天地待人一或天地財成其道以休言輔相其且以川言不必分過不及

朱子曰問財成輔相元時不當然何獨于泰時言

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時成輔相得若塞不通一齊都元理會如何哉或輔相得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註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引之貌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有舉則類從若茅茹也陰順而應不為違踰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以者初以之也征性也不言性而言征者舉其道之得行同類征：然以正性也

象梅岩曰不謂之性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

帝宋清曰初雖一陽在下而三陽已于此乎類進矣故有拔茅茹以其彙之象夫致泰在初而以之者初也一正進則所進皆正人同類並進勢不可遏故征則吉象曰志在外也象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

鄭伯玉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為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初也曰以其類小人與小人為類也三陰欲進而以之者四也傳曰能左右之口以即其

義也

郭璞洲林讀此文至蒙字新句泰之征古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吉擇其人以有待

朱子曰以其蒙屬上文當見郭璞易林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後字連茹物象也以其蒙者人也

何玄子曰蒙韻會註云本作蒙草本蒙字之說或作蒙今文書作蒙按蒙雖似蒙者即蒙也義典茅茹元涉古文作蒙字亦從草可知茅根蒙字乃

牽引俱起之象洲而為蒙傳寫誤矣古注又以蒙作類解于此義亦通

凡二包荒則鴻河不避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傳二以陽則得中上應十五以柔順得中下應十二君臣則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則鴻河不避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詳則政舒緩而法度廢

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與華事理而人安之若允允弘之度有愈疾之心則元深遠之慮有暴慢之患溪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則鴻河泰寧之世人情習于安三才守常情于因循憚于史吏非有鴻河之勇不能有為于斯時也鴻河謂其則果何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于衰皆由縱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剴新之君其難之輔不能振持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鴻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含此云用鴻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剴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避遺命寧之時人心徂于泰則苟去遠而已患能深思遠慮及于避遠之事哉治大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避遠不可遺存節之微隱賢才之在僻而避遠者也時泰則固道之矣朋亡大時之此象則人習于安其清比而失即時約而不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已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于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

禁奢侈則害于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  
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率于則此也治  
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  
能合于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  
行之義也尚配也  
項平菴曰泰之所以成泰者以六五九二上下相  
交其八同歸于中行所以泰也九二之陽上交于  
五如鼻之尚見于帝故曰得尚于中行九二之中  
行即指六五故六五象曰中以行順也六五之陰  
下交于二如帝女之下嫁于諸侯故曰帝乙歸妹  
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獨以心享其效而已  
故九二之爻詞言事甚多而不言其福六五之爻  
辭言福而不言及事人君之道莫善于此故曰元  
吉  
趙汝楮氏曰說文包自比交反覆也又包音義同  
少荒有教義息荒訓肆荒服訓遠平荒訓虛荒度  
訓大今義所謂包者大也小則有道才矣詩小星  
不敢揚阿毛氏曰從涉曰馮謂勇健也避遠遺棄

也  
吳固之曰四件一時俱有蓋一事中而四者齊備  
絕非各有所宜之謂易緯曰包龍仁也馮河勇也  
不避遠溥也朋亡公也仁足以容勇足以濟遠而  
不遺遠而不狎斯以中道光其陽德保泰之道也  
已  
九三九平不隳元性不復艱貞元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象曰九性不復天地際也  
註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與升也而三  
變天地之際將復其所安復其所安則上守其尊  
下守其卑是故無性而不復也九平而不隳也泰  
天地之將開平路之將陳時將大變世將大革而  
者不失其止動不失其應順而能貞不失其貞故  
元咎也信義誠著故不凶其子而自明也故曰勿  
恤其孚于食有福也  
註天地將各分復之際  
宋象曰位在乾性應在坤極天地之際已也十德  
則陰陵天行極則還復故曰九平不隳元性不復

焦弱侯曰六四居三陰之下群陰所從以接陽九  
三有三陽之上群陰所依以接陰二又正相交之  
地又中二字字相應三多四：多三彼此相信所  
以為矣

邵泰曰曰三四乃天地交際之會未往消長之機  
于此乎判過此則內陽漸衰外陰將盛雖多復貞  
其可得乎周之正在此際矣或謂天地可交不可  
際曲說也

徐五方曰平險性履者天運之不能元氣貞勿恤  
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  
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談之天運以為元  
預于人事則聖人之易可無作也

蔡邦喬曰平首信然之謂勿恤其乎不可以陰之  
必進而動其心也

平險性履者天運之必然所謂乎也字義勿信其  
必然而以險之必平後之歸往為當然則人事既  
盡天運可回故曰寸食有福

六如翻：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翻：不富皆

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領也

註乾象上復坤象下復四震坤首不困所當見命  
則退故曰翻：也坤反皆象下已退則從故不待  
富而用其隣也其不共已司其志傾故不待戒而  
自亨也

陸德明曰以古之陰故曰不富三陰皆領下復四  
龍葉之是能用其隣也能不富而用其隣必其德  
義素著故不待戒而信也三陰皆不安其位故  
曰失實

邵泰曰曰陽為實群陰在外也已今在內而  
就陽以不富而皆于富蓋象虛欲反于實也失實  
舉心作反實

吳因之曰翻：二字誤為群小人深身害已引類  
所朋朋朋上進象象不富二句人其其同翻：不  
富者不自恃其多虛心以交于陽已不戒以孚不  
必諸誠而誠之相嚮之意失矣有也

爾康曰三陰在上其勢甚盛有富隣象當上下交  
時三陰委心從陽不恃其盛故曰不富以其鄰此



五字連讀象曰翻：不富詞不可累舉故作省文  
非以不富傷上也不然則謙之六五迎頭便曰不  
富以其降又將何傷乎以經證經不必旁引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順  
也

傳六五以柔陰居君位下應于九二剛明之賢能  
倚任其美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  
而順從于陽則以之受祉止元吉也

趙汝樸曰史謂陽為帝乙陽虎為帝乙為微子之  
父子夏曰歸妹陽之歸妹也京房載陽嫁妹之辭  
曰無以天子之尊而求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  
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大  
必以礼義接書而語言畏多相去明德淑祀皆  
云自成陽至于帝乙蓋奉始終以包之則帝乙乃  
紂父也子夏傳非卜商之書卜可證也五為  
君位遠以六居之者足托之也地帝子帝女以  
寓君位之象坤之黃裳歸之其右之袂右夫人也  
刺之宮人此御也明夷之箕子帝子也泰與歸妹

之妹帝女也聖人雖欲明交泰之義猶必象以帝  
女泰：十君位之辨

和仲興曰按商帝號乙者前為成湯為元乙中有  
祖乙武乙而帝乙最後帝乙七祀文王始立三  
十祀而帝乙崩然則帝乙正當文王之世周公作  
文辭據文考時上為象世儒并文辭以為文王何  
怪乎疑帝乙非紂父也

又曰五與二皆泰之中二言泰象不言吉五言祉  
元吉不言泰事何也乾陽所以開泰乾泰不可言  
吉如乾九五不言吉而坤六五言元吉亦此意乾  
為泰而坤受祉故曰以祉

歸妹虛心下賢明良相配之象若作實微母乃太  
疾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  
隍其命亂也

註告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成上下不爽早不  
上承尊不下施是城復于隍早道崩也勿用師不  
煩攻也自邑告命貞吝否道已成命不行也

秦桧而否城樓于隍之象不可力爭但當自守反  
已自治可也雖得其貞亦不免于蓋各命記故獲  
否告命所以治之也彙曰上之自邑告命枕詩所  
謂同表猶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是也邑之外非命  
之所及矣不圖之于早至此元可奈何故貞吝  
吳叔美曰六爻各一妙用初爻是剛泰下段二包  
是善保泰大力重三艱貞則當机一省所以使泰  
之不入于否者全在此四五柔爻能享泰運而已  
至于上恃係泰極必有微戒元方之意盡闡于此

耳

何玄子曰古書多以已所居邑為邑如王率割邑  
商邑異：四方之極盤庚不雲厥邑周公作新大  
邑是也

蘇軾曰無水稱隍有水稱池

按泰卦異則泰小往大來吉亨既云四德不其者  
物已泰通至夫其即故不得以爲之而利貞傳  
云不云元吉元亨者泰非一樂也本義則云貞者  
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獲革茹以其柔註疏以按

茅茹為一句以其柔為一句本義則云郭璞注林  
詩至柔字絕句用馬河說云能受容此為河之德  
人即包莧意也傳本義則云果斷則決勿恤其  
艱云信義先以誠著故不須憂其孚信也傳本義  
則云孚者所期之信也言不必憂天運之必至元  
性不復天地際也呂東萊曰元平不隕天地際也  
今本作元性不復晁氏曰宋本本作元平不隕元  
性不隕晁鄒陽曰按程傳從今本：義從古易先  
儒多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云帝乙歸妹胡

雙湖曰證以京房傳則帝乙為湯證以陽虎之書  
則帝乙為紂又自邑告命貞吝既云否道已成物  
不順從惟于自己之邑而施告命下既不從故貞  
吝朱子曰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  
心雖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止亦存然此時  
只得如此雖各却未至于凶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治此否泰世皆端之大行乎。險性淺步訛且然又  
王于否則口即說否之匪人四字即以否運屬之  
於人不肯以否誣之于天非匪人無否非否無匪  
人不可二視不可分言其詞嚴其意直諸儒紛  
作解者何也。此特群邪當路天下皆陰君子自元  
仲而吐氣日子欽曰不利君子貞泰先言小往大  
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大運推之人事也否先言匪  
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  
大運也。或以不利斷君子貞別讀 爾康  
莊樸曰否下通也。于不通之時小人道長故云匪  
人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也  
卸泰曰陰出地上而長至三六陽已消其半故  
卦名爲否世道何以有否。之否匪人也。匪人不  
貞斯能致否當此天地閉塞之候。凡地、鳥、挾若  
子之止道起而與之角其誰與哉。昧於此者  
且益重其否耳。所以不利君子貞也。或謂君子不

可固守其正則是君子不利貞非不利君子貞矣

。孫聞斯曰大往小來非上卦往下卦來之謂也

下卦何嘗不六性上卦何嘗不六否謂七月卦

此陽性陰來直就大氣運而言

即類曰京氏傳曰卦氣以十二辟卦直于十二月

其先生得之隱者其源發自子夏傳子夏曰極六

位而反于坤之復其數七是也。仇四月卦坤十月

卦自乾坤二卦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六卦三十

六畫而陰之多于陽者十二下位進性共始四卦

二十四畫而陽之多于陰者十二上位自終正月

而臨十二月而復十一月陽月順數已性自否七

月而觀八月而剝九月陰月逆推未來下終自遯

六月而姤五月陰月順數既往自大壯二月而夬

三月陽月逆數方來此陰陽多寡而自然之序

也

泰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元即也。內陰而

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子道消也

此節句：與衆相友，即之所以爲即者，以其有上下之交也。有上下之交，則君臣隔絕，情意不通，豈成個世界有即其九邦同

即元陽氏曰：健天德順天德，內健外順，休性成德者也。則柔則易，于性而莫能自還，故否曰：內柔外剛，不復以健順稱焉。

內健者，必順中，存者外必爲故，內休貞也。

象曰：天地不交，百君子以儉德難辟，不可榮以祿。

易筌曰：化書云：儉於德，可以養虛；儉于德，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端，可以保身。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不可榮，以祿如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之，謂非成君子也。

高中曰：曰：儉不可榮，君之祿是戒，君子知淺本義，不得以祿位榮之，方是儉德之極。此處儉，說得極大，將他德行消化，元陽令人不得尋覓，都不見他好處，又不見他不好處，祿元自而及之也。此不作過空，的看正在群位中也，無覓覓他。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註：否之初，履順之始，爲類之首也。者，順非健也。何可以征，居否之時，動則入邪，三陰同道，皆不可進，故茅茹以類，貞而不誦，則吉亨。

易微曰：泰之時，以同心爲吉；三陽在下，行無不出，于正故以同征爲吉；否之時，以同貞爲吉，三陰在下，念未必皆出于正，牽引同類，必反而之，正則吉，故以同貞爲吉。易筌轉移世道，只有聯屬善類一

著象抄：君子小人止于邪正，上合不是陽則定，爲君子而陰柔必爲小人也。

鄒泰曰：曰：卦以上下不交，爲義然矣。辭則不某其爻，更欲歸其交，下三爻各就本爻，求象不必預立。小人之目否初，後茅與泰初亦元，甚異。泰于時春也，茅亦柔止，否于時秋也，茅以剛止，均有可拔。泰以三陽爲彙，否則以三陰爲彙。初六拔茅茹，升其彙而拔之，茅本宜如泰之恒征，故前以貞壯貞則不爲植黨之謀，且預定存休之策，其斯以爲有且

亨也。已此華即初自為援何必指四坤利永貞初  
居坤首有貞道焉

爾康曰否內三爻俱為陰爻陰爻即是陰位陰才  
非陰即為小人世俱作小人說非也泰在治平群  
然位進無所不可否當抑枉故以貞訓之當泰之  
初不獨善其身而有公天下之意故曰志在外否  
則在衰亂之時此躬砥節墨：宜人故曰志在君  
止奄專欲得君之說雖本先儒寔不合理且初六  
在君可以無外泰已言在外矣此後否外乎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  
也

傳六二其有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  
言則方君子下志所包畜者在水順乎上以求濟  
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利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  
處豈肯枉己求道水順乎上惟自守其貞而已身  
之否乃其道之亨已歟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  
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無也  
胡雲峯曰大人否亨見得否者君子之事小人固

無所賴否也

楊敬仲曰包者含而不露承者順而不拂李宏父  
曰陰泰之道莫過于乾亨否之道莫高于坤乾天  
也天無不應故九二獨以包納荒野之量而主泰  
坤地也地無不載故六二獨以包承承順之道而  
亨否

項安世曰當否之時歟包小人而受其承非有大  
人之道者不能於否中致亨也入與不亂群入為  
不亂行不繇不繇惟大人能之乃若君子之常道  
則為儉德辟難而已否六二所標之大人即九五  
之大人也項說甚非承承字亦泥象辭本然

易殿曰君子處世值乎運則宜擴有容之量以雖  
致天下之英才如九二之包元是已豈復與則當  
用澤亨之道以慰安小人之指志如六二之包含  
是也

易筌曰包承已盡如秦師德伐梁公輩皆是也此  
其大人亨否之道與儉德辟難者又是一等否以  
包承已盡為小人家何以曰志在君曰不亂群不

亂群者善與之安而中實不亂所謂不亂群是也若執然連舉何以為此言

象抄泰亨進而行道之亨否亨退而道尊之亨自古君子進退皆有閑丁世教在內：重在外：重否亨不讓于泰亨也或曰包荒聖人入度凡外之量也承君子坤順有容之象大人應合乾坤十否泰見之矣

贊義曰包承是六二之時處世當如此未災之以人也下方言小人吉大人否亨以別之小人為人所包承則無咎與之惡人能包承小人亦無激亂之虞故言

吳叔美曰泰二包否亦包泰之色坤不道一物不滿一歲乾包度量也否之色坤乃二日包承受得起舍容得下坤包能事也包承力重原不貳于包荒但其事只是順道成道小道故小人吉若大人處此自有個抑否即亨之道大人同在否時同行順承之事然却有介然：主宰乾坤之事業故曰不亂群非但小人不可同君子亦未易幾故錄大

像抄曰泰亨豈非大人事惟列否亨其大元見故否二即係以大人此示君子處否之道尤以開萬世小人出小入大先念作聖之門

像抄曰蓋卦既辱中時病生身長平蓋此皆彼華包羞可證之義象

孫洪漢曰凡人水者方包是群天下開汚與之共事而一月為之淵藪其不利多矣小人之所謂吉而大人之所謂否也大人生平一介不可取與方是對人不立崖岸形若不恃而心索自白故曰不

亂群其心之光大直不愧泰之光大方亨

尔康曰承者接待進順不與之忤而又包之則承不使承又有一段舍容忍耐之道二在下位即以承言亦可包承二字是言道理應當如此故引小人君子不同以別之世人所謂承者左趨承祇承一邊說故不取如于君子耳然君子豈亦得已哉小人有此包承自不作罪過故言大人則成其為否而已此小人大人還以位分言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蘇君禹曰包羞亦宜就君子言有舍始思耻以待  
機會之意易因曰以此止處否之法所謂唾面自乾  
視衆縱情者也故夫不係以凶咎而象但言其位  
之不當蓋言其不當九五大君之位又不當九四  
大臣之位勢且元如之何唯有觀象以俟時耳  
却仲興曰泰後萃為君子以陽在內否以陰而久  
亦君子有聖人以否托之君子也否不可死陽猶  
泰不能死陰泰九二包羞否六二包承故二卦皆  
言已而未悔登以高不辭非不辭也先儒學至于  
貞寧以易從己不肯舍已從易以為已則誤已而  
不知不色則誤國家以否三陰皆小人而聖人未  
嘗不以為小人也六三雖小人而初與二斷不可  
以為小人如否三陰皆小人則泰三陰安得獨為  
君子若謂泰無小人則否亦不並有君子泰三陰  
皆君子則否三陽亦皆小人其說不可通矣  
像抄曰色承以承為包皮膜外包色以羞為色  
心樹內色聖人以小人吉立色承公泰吉其承開  
小人遠善之門小人其色醒君子鑒人之目

永康曰泰卦上三爻為陰為小人否卦下三爻為  
陰為小人此以卦体論也聖人設卦立義泰之為四  
卦六爻總是泰靈之道否之一卦六爻總是靈否  
之道儒者執象太拘故于色承色羞俱說小人所  
以義不能通不知色承色羞俱是其位如此所以  
處位之道如此故色承之下明列小人大人若以  
色承為小人則大人之否寧何為乎六三才包羞  
何以言位不當乎夫否下陰為小人則泰上陰亦  
且小人今觀六五婦妹元吉之詞豈其然乎儒者  
以包羞二字曉惑可憐不思如于君子故有弄解  
其心可取而於文無當矣  
九四有命元咎時雖祉象曰有命元咎志行也  
胡雲峯曰諸辭皆以命為君命本義以為天命蓋  
泰九三元平不波元性不淺否九四有命否泰之  
變皆天也然泰變為否易故于內外即審之否變  
為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此本義于泰否之四皆  
曰已過乎中而否之三不言也泰之三不元咎而  
淺有福否之四必元咎而後時離祉三四軌坤交

接之虞陰陽性來之會君子當此必自元通而後  
可為弱而後可為時類之福或曰否九四時吉凶  
未判必有命方得九咎其所謂七咎者天也非人  
也曰今義云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  
有命九咎蓋惟四不極其剛此所以為四之元咎  
也一接諸天可乎哉

河玄子曰命謂天命天下事理通中則變乾坤四  
曰乃業泰四曰酬否四曰有命人豪通時未有  
念命限惟坎河則念命或以命慰或以命興而鼓

人之氣者亦或以命決否九四之所謂有命聖人  
固厭亂之人心而鼓君子之氣也元咎與他卦下  
同動勉之也時者同類之三陽七雜者麗也離祉  
者附麗其福祉也

周瑞聖曰時離祉言時類之人俱在祉者非已受  
祉也故曰志行  
却仲與曰泰九三陰來至而先云元咎有福祉之  
也否九四陰已去而始云元咎離祉慶之也此之  
似涉風波近岸舟中之人交臂也

尔康曰否至九四則泰來必矣故之詞多受章之  
詞聖人于泰而不言天命言人事恐人之恃命而  
忽人也于否之將泰不言人事而言天命恐人之  
怙亂而忘治也四有命元咎以為元咎不遇天定  
勝人命則有必不終否者有何咎乎小人勿得甘  
心樂禍而君子不可解志圖存也命此當與群生  
咸若一切時類之事自當獲福而離祉矣志行也  
象始以人事足之言其棄撥亂之志得行也否者  
先言有命而後言人事正見否自元不泰之理所  
以歆之

凡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  
吉位正當也

易簡錄曰否五小人閉塞之患非正不足以消其  
邪即子詩請觀風俗大寒夜誰是當門立即人非  
如當門當關之當下足以當正與當不楚滿壺形  
容正令人望之而若有像然植立者在故特言位  
位正中二義渾成位正當：有力量此正當與正  
中之辨



節據孝四苞非同結之喻陸宣公收復河北後  
請罷兵狀有云邦國之机理綿、聯、若苞桑綴  
旒幸而不殊者集矣然則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  
而弱其堪係重乎苟真曰方今天地未開大人休  
否謂休廢而否塞也又一意

鄭泰曰曰武引陸宣公疏以苞桑綴旒並稱謂是  
累卵朽索之喻然觀繫緯身安而國家可保則仍  
當作堅不當作脆或疑此二句有韻蓋古語也曰  
大人吉明非小人之言可擬矣

尔康曰人依木息休人依于木者得慈明首計  
陰有几許安接庇覆之意作休息解義是而意未  
盡休否者不是一于九為茅為之而無陰嘆於卑  
之援耳此撥亂反治時即困循不得已吟嘆不得  
休休命永休之義可見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以別陽之卜否否之終否終則變故有傾否  
之象蓋天下無常否之理人事苟得自不長也  
按否卦辭同象曰儉德疏云節儉為德傳云儉損

其德本義云收歛其德六二大人否亨疏云大人  
用此包承之德能否開小人之言其道以亨傳本  
義則云大人安守其否而後道亨不此群疏云小  
人不收斂其群傳本義則云不亂于小人之群九四  
有命諸解以為君命本義以為天命注疏又云九  
四諸解則初六之福由九四諸解則云九四必有  
命方得无咎時類三陽皆獲其福則命不由九四  
時乃三陽也九五休否註疏云否之休美者傳本  
義則云休天下之否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御康成曰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是其性同于天也

傳野取遠與外之義易筮曰人曰所望地連天際

蒙為野蘇子瞻曰野有无所求之地也

荀爽曰聖人眾不以廣狹論交眾在公私之辨苟

得其正雖一二知己野也苟其私交即如識滿天

下衆也故曰利君子貞恐天下錯將于野認作廣

字也

象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建中正而應

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註二為同人之主所以乃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

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行

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

應之君子正也故曰利君子貞君子以文明為德

項平菴曰兩卦皆以離之中爻為主而以乾為應

者也同人離在下以德為主故曰應乎乾有應其德也大有離在上以位為主故曰應乎天而時行有應其命也履先在下曰應乎乾大畜艮在上曰應乎天亦卦例也

同人以一柔為主使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于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辨也焦贛奏曰凡卦之以柔為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利中而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凡亨凡此皆柔為主而其濟也必藉此為此乾之所以為大坎

意言曰應乎乾者二應五也乾行若五行與二應也二雖得位得中畢竟是柔使柔不足以同乎人二有于柔之吝終是柔害事須是五之知行與之為應乃可蓋君子之剛

張彥陵曰此卦之名同人者以其五陽而同一陰

也不曰與五陽應而曰應乎乾見得同入之道止  
在同德相應不必以上下俱同為同也然又不曰  
與五應而特借乾之一字明无私之義則利君子  
貞意亦可想見

來曰八卦正位雖在二今大有上卦之離未古同  
人之下卦則不惟得八卦之正位又得其中而應  
乾九五之中正也下與上相同故名同人卦歸同  
于野乾行指利涉大川一句不言象而言利也內  
文明則能察于理外剛健則能勇于義中正則內  
九人欲之私應乾則外合天德之公文明以健以  
德言中正而應以文言此四者皆君子之正道也  
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君子即正也同人于野  
言六二也利涉大川者乾也君子貞則提六二九  
五言之  
六二得位得在下之位一陽一陰在下之中者象  
得在上即革四爻亦可稱得位非陰居陰陽居陽  
為得位之謂也

簡康曰君子貞全在中正而應上見得與乾先之  
曰文明以健蓋惟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  
義文明以健行之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  
後中正相應合乎乾行所謂君子正者如此大人  
同此心：同此理五能得其所謂正即得其所謂  
道而天下之志流行于方寸之中矣故曰惟君子  
為能通天下之志正者即是通處

艮九思曰乾之大象當用乾字而用健字六十四  
卦並無應于坤應于離應于坎應于震應于巽應  
于艮應于兌而惟同人獨應乎乾亦雖无坤行也  
離行也坎行也震行也巽行也艮行也兌行也而  
獨同人曰乾行也然考震六三爻亦曰震行以先  
天乾元離震俱為陽性故惟乾元于乾可曰應乾  
亦惟同人震可曰乾行震行若天行但曰健下曰  
乾六十四卦凡一應乾之公休莫尊于乾而不言  
乾是為乾以君之：天義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南與曰乾者于離制此同否故曰同人非此非是

當以康武為正何害乎曰不云云在元十之十并  
火而云云與火者大在上火惟炎上火與火同故  
曰與只一火字而同意自見古人祭天取于燔柴  
者以此天陽類火陰類然非類也非類而類之必  
有道矣

劉去非曰類族如天之兼覆辨物如火之燭照  
按程傳云各以其族類辨物之同異作一套說下  
不分族與物有托云於某族類中辨其何物耳如  
此則類字不着力其審異功夫全在一辨字在

為奇之曰族如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之族物如是  
其生也與吾同物之物如士大夫之族為士大夫  
農之族為農工商之族為工商此類族也螺生為  
螺物羽生為羽物毛生為毛物介生為介  
之物此降物也

朱曰凡大家皆有功天故曰君子以以有用已石  
以類族為人士為士農為農工以辨物為物螺  
為螺物羽為羽物則君子以三字无妄而托空  
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註者同人之始為同人之首者也无應于上心无  
係合通夫大同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  
同人誰與為咎

丘建業曰出門為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隨之  
初九無之九二皆前過偶故謂之門一前為戶陽  
畫奇有戶之象即之初九亦前過奇故謂之戶戶  
一而門二也

州雲峯曰同人与應之初皆易溺于私隨而出門

而後可以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可以无咎

蘇紫溪曰人之處世只是各立門戶便有許多藩

籬之隔出門同人則人既同矣又誰咎之蓋門以

內則心有所有外則可以無心之所然也故皆言之以

明其公又言同人于門者以出門為意也

何安子曰夫子言出門中所謂又誰咎也外有三個

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即之嗟無自致致言之

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見古人有門字雖同而其

義則不同

六二同人于宗各象曰同人于宗各道也

註應在乎五惟同於主遇主則百川心偏狹鄙各之道

傳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而在同人月為可各故五不取君義為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各也

蔡虛齋曰同人貴无私像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于上則私像矣有私像則情有所偏而不能大同矣故各者只不能大同便是各道也象傳曰同人

于宗各道也象占還須分說如諸文則

又曰同人于宗本是宗得位得中而應于乾曰同人今乃謂同人于宗各者豈非是就其全体上求

其有相同之義然同人之道貴乎廣今二五相同雖兩相異則尋其同道則俱矣故卦辭則曰于野于宗所以是其義也此則曰于宗各人以此見其利於于野也

唐穀菴曰宗尊也指九五二獨以五尊為相應之故同人于宗不能大同故曰各然二五本正應二

以中正相應如此之惟我台德下之為之而臨六二陰道本當如是蓋當各而各：即是道豈可以各少之哉故曰道也正象所謂文明以健中正而應

邵文莊曰同人之五二君子何求之深也此所謂克類至義之盡也二也五也貞矣而未能通天下之志也嗚呼天下為公之世尚矣昔者尤知非而不義時皆以天下同聲下以克用舜也舜知為而不義故卜以天下用為不以非用為也蓋大同之

道如此不然而惟同心相與不知其他此夫人之交也聖君賢相之相遇也豈其然哉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亦謂大人之交云

却仲興曰或問云卦本同文又元同象何也有意求同則幸矣不同善同者不求同而大同故君子類族辨物乃能通天下之志卦本純乾六道无私惟六二以一阴為離在人為心人各有心是世路通塞物我異同之端其心則為君子之貞如二之同五是也其不正則為小人之爭如三四之求同

于二是也二五雖中上下係應處大同之時二未  
先于各五有待于先同人之道均本廣也蓋論支  
位二以卦主在下不如小畜大有之居上六二以  
柔主則不如師九二之為陽故卦爻有伏師之象  
元大同之德  
山齋雲曰以卦主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義言  
之則示何黨之義  
鄭瑄如曰二應五正也而以五為合何也吾以為非  
應五之為合乃未得應五之為合也蓋二在初三  
之間初三與二俱為內卦有柔之象為二以其近  
親也未有係為而未能即同于五者也此其所  
以為合也  
邵天錫曰同人于野豈必于柔二中必以應五之  
其為同矣然有應已以有同也同于柔也專一先  
生之言柔為妹媛以同區吟自卦辭其同應五謂  
大德雖其同直豈謂連道譬猶陰陽相感各專所  
嗜雖其甚嗜豈能盡天下之味哉必不遠矣各道  
也二得位得中而應卦得象得名錄之然在爻位

則尚所應為同象于柔而各仁鄰公私之介何遠  
哉可恨也夫  
爾康曰侯果諸儒俱以二獨從五為于柔之各而  
唐艮卷之說亦似可聽詎知二以祛陰獨守諸陽  
所仰中正若位柔德故坤卦曰應乾則諸爻皆應  
非独應五也既不独應五則其取各者非以五也  
蓋二之陰德又為下位諸陽惟六二是應下元統  
攝物之私而有黨與之植故為各耳同人之道出  
門无咎于即未得于野為專則柔為本家之人尚  
在門內同人于此義取安能无咎于柔之義唐曰  
宗華也以五為尊而應之也柔為祥所以乾雖同  
宮乾舍離胡雲峯則曰二性同五復成為五來同  
二復成乾性未相同乾離各反其本是之謂柔別  
滿伯以二承柔皆剛而又同體有自環之象故謂  
宗即泰四則以六二在初与三而文之重六離同  
休故謂宗三說皆似是提是二以祛陰為諸陽之  
應既為祛陰自不能无徇徇繫之私謂之各也  
亦且

九三伏我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于莽  
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註者同人之際後下卦之極不能已弘上下通大  
大同物重相分欲幸其道貪于所比據上之勢其  
敵剛健非力所當敵伏我于莽不敵獨抗也升其  
高陵望不敵進量斯勢也三歲不能興者也三歲  
不能興則五道亦以成矣安所行焉  
胡寅舉曰卦惟三四不言同人二與五相同而三  
四有爭奪之象非同者也

朱曰九四在上故曰未三四皆爭奪非同人矣故  
不言同人三思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思二  
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六二其三國之荆州乎  
高中白曰三四非中正故不能同人伏我于莽我  
我心也升其高陵亢氣也物足皆剽掠之途將安  
之子  
邵泰曰曰則指五三與五同功力則指二伏莽者  
知二為五所必應欲以己之剛起而敵之亦可謂  
不度德矣至于三歲不興仍自安其行則益離與

離為行終非乾剛之敵或謂安而行之或云安  
可行俱誤

爾康曰九三九四不中不正好自閑後之人其于  
剛事紛挐人情向背乘機舞智擇剛縱橫兩之  
來無嚮黑白之几時發占風望氣蒼狗白衣使人  
十日壞往援不事隱之此則等一人一伏一升一起  
一息九四猶弱自知其悖固不可行九三恃剛人  
與相敵亦行不去曰三歲不興曰弗克攻人何益  
哉此輩上下左右苟可用其奸詭無不反覆不必  
在二與五也第二五中正得位為其尤忌耳  
爾康曰敵則指四卦中惟此而文一居上一居下  
勢位相通外休各別况此而文皆剛各不相下故  
曰敵剛易中言應多不盡然乃若二五之正應三  
四之相敵初上之相或則似有暫休而可論也  
爾康曰敵則指四十列亦合第九二不中不正強  
張自恃之人傲上陵下朋家作仇九往非敵此非  
俱是陽文俱与二應而三思奪之不必拘定九四  
一爻

九四來其矯弗克攻吉象曰來其矯義弗克也其言則用而反則也

胡寅舉曰三雖以剛居剛猶懼五之見攻者屈于勢而不可敵也四以剛居柔欲來矯以攻終不克勝者是能屈于義而不敢敵也

蔡義曰九四亦欲同于二而為三所隔故來矯而攻之三居下卦之上矯之象也然四以剛居柔故能以義自反而不克攻此吉之道也同人諸爻未有言吉者如九四之與兵攻奪亦非得吉之道也

然聖人于此又獨言吉者所以深美其能自反也常人之情過而能改者鮮矣而於訟與訟則必伸其志其能自反者為尤鮮蓋有計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矣未有其力之強而能自退者也

何玄子曰言訟則恐人誤以為攻二也又言作言與皆明教在上卦安行者安分而介即四反則之意故又不言凶蓋同心君子能以理通天下之志則三四亦皆安于其所當濟而九非分之覬矣

邵宗曰曰按九三以剛居剛與離全體下應六二

之不伐已惟忌九五之能得二故非以敵五為心究其不與也為勢屈九四以剛居柔與乾為牀故不敢敵五而以攻二為事謂二折而入于我五自莫能爭也究其不克也為理屈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註象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然則休柔居中柔之所與此則用直柔所不從故近隔乎二則未獲厥志是以先號咷也若中柔尊乾必先勝故後笑也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故必誦大

師克之然後相遇也

傳九五君位而又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卑以私曜應于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執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陽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曜之情非大同之休也二之在下而以同於柔為各況人君乎五既于君道九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

却仲與曰朋黨且而戈予起雖有弗攻之四而邪



正未明黨論終難破也必有到中之君待衡十上  
族而求之物而辨之正之扶而抑之抑也堂堂新  
斯如大師然庶可以破私為公息爭歸怡大同之  
天下可以遇天何以言先號咷後笑也蓋其始不  
知費許多辨析許多決擇而正邪一定朝廷肅清  
何害如之故曰先號咷後笑何以言大師也蓋主  
持世道者貴於貴新克勝也有三之式下可元五  
之師以勝之  
管見曰豈惟于二為合一切伏羲之或來壅之或  
盡行銷融合陽大諸君子之衆更元有不合大師  
克相遇之象又言克相遇而象并以相遇言相克  
匪立一人之克匪立二人同心之克能使入各  
相遇非人各相克不能克則俱涉同人之川遇則  
通為君子之止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元不  
同蓋以此  
朱曰中直與剛卦九五中直司即中正也言九五  
所以先號咷者以中正相應必欲同之也相克者  
九五克三四也

同人之先句不必因號咷亦不必後稱笑只是論  
理之詞二五中正而應義理本同蓋惟是中直乃  
能同人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先字指後字說  
當號咷之時眾非以私曲故作此舉異是同人之  
先衆有中直的道理其道本同故物不得而間之  
必相克而後相遇必大師而後相克所以動之新  
也洪亮山曰非九五以中直之心主之乎先又何  
以為大師地乎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諂邪得  
間之意直中二字不平惟中致直  
九五與建中二字斷非直非情欲愛憎所能牽亦  
非是議論所可拘牽其不能遷回而克遇者王輔  
之所謂克也曰五衆示不致遠遇二而克遇六志  
者誠是也然則而克者有是而克之已如釋象  
此一而克三六上大有上無如二下動心下不致  
克一而克一論之曰克之而後成大師克  
於是  
上九同人于郊元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註註者分之強也蓋引人之時最在于外不致同

志而達於內事故雖元悔各亦卜得其志

朱子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元可與之同人也取義不同

常登之曰居卦之外不淺得同于二矣有所同亦世外孤高之侶耳故曰同人于郊特立象辭亦可元悔然而其志終未得也

尔康曰出門同人正取出門之初未有所與耳豈惟六二之柔初九五之中正即上九之曠遠三四之奮銳尚未有迎拒也苟有臭味者元不合焉說

者以高且同六二泥也且以兩少為門與隨之初九鄰之九二皆前遇偶故高門然則陽前遇陰者亦多矣何不悉然乎夫六二之應九五固也然又與象義原別于宗之否亦惟陰爻者不比陽而同陰終為各耳三以別居別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別居柔故剛而能反爻義誠然乃而爻德是強中私智重同位異之人革有甚有不其非乎四望五乘三攻二母乃太碎吳因之曰二句是聖人就他地位想化情景時設此語以形容之如水月鏡

花要看得虛活是也若九五亦豈能即與六二同哉二陰位下疑忌易生後笑之先不勝踉蹌必用大師乃免相遇則非苟同可知已同人于郊地在曠遠特身不在句中差可元悔而有意于天下國家者終不能達此正與通天下之志相反故曰未得

丘建安曰上九處同人之世豈不欲與人同者哉特以一卦五陽皆欲同二而三伏戎四乘墻五用師相讎相摩不奔不厭而已遠處於元與同之地超然出于群爭之表于人固无所失矣于己亦未為得也同公于文以不异于人者喜之故言其元悔孔子于象以不能同于人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又曰同人六二以六二一陰為卦主上下五陽皆欲同之同人之道貴廣不貴狹非言于野亨是也在諸爻以比應為同故不能盡卦義合而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遠而元與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二與五應以正道相同在二言于宗五言相遠此是而同者初在卦下出即過二

無事于五故同人于門比而周者上處卦外元  
應于五亦元得于二故同人于門比遠而元與同  
者三四介乎二五之間與五事二而不知天理之  
同物莫能間故三伏戎不興四東鄰弗克此事而  
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然則世之與人同者  
與其為初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于  
正為三四之事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元與同  
者之元所事也

意家曰卦之所以相應獨二五而已不能盡六爻  
而同之也而名之為君子之正使其盡同則亦無  
貴于二五矣

洪覺山曰同人象言而文少善辭何也文以比應  
為義故少善也不論應之正不正而少有比心為  
則皆非矣初九在下元應比于二而不出門之  
心即即天下之心矣元所啓

劉伯平曰十門同之初也于野同之至也于宗與  
之始而事之行也東牆伏莽起于宗將中而應于  
乾二之德也於宗非二之德也或也二永未皆則

而又同辭有自環之象故戒之以私而進之於公  
即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

吳因之曰同人二字道理極精細有同而不同有  
不同而同有同以天下看有同以一人看有耳  
目見聞會未之及而隱然自與之同者有方海內  
莫與同而同于萬世之後者有終古莫與之同而  
同以天地日月山川鬼神者惟顧其理之何如耳  
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其同也止所以為異也唐虞  
三代之盛此同以天下者也高是虛然從耐而輔  
股者亡仁孔子天下莫能容而七十子信之此  
同以一二二人者也考槃在澗獨寐寤歌雖絕世  
俗海內必更有其人遺士不相顧而相合者此隱  
然自同者也夷齊叩馬餐之宇內雖與同心然而  
萬世忠臣義士之胆此其首倡不同于當時而同  
於後世者也至于古之至人值時勢之遠然求此  
心之自足有不可共為于人又不可明言于象豈  
古直今離則離之此豈惟其清也明月晦明寒暑  
同運並行于天地之間此雖記或所不及然豈可

謂元是事元是人哉須把象傳通天下之志一可  
解卦名總是

爾康曰同人六二大有六五俱以一陰為衆陽主  
而同人則各大有則吉何也二卦俱以陰德為人  
所歸然大有在上有德有位天下所服人靡不從  
德是大順吉同人六二則下位矣下位之人而身  
擅朝野之權口持公私之議雖是普同反成狹隘  
是大可益吾故上比下比皆非而家語曰與其下  
比也寧上比謂此

胡雲峯曰或曰君子同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  
曰比曰同何哉曰比者二陽為長陰所比而坎陽  
居五為得其正故曰元永貞是其比也即所以為  
君子之同同人一陰為五陽所同而離陰居二為  
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為君子  
之和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止為  
人大同亨道也雖大叶可涉然有所同者大而  
出于正者故又當以正為本

按同人解異同同人曰三字既云同人卦名繫屬

六二故稱同人曰所吉同人卦曰亡下則不聞六  
二故疊同人于野亨之文傳則云三字漢文本義  
從之高山晁氏亦曰虞翻諸家元一人為之說者  
特上獨失之牛九三年十高陵傳云有升高傾望  
之意朱子言此說雖巧恐非正意而胡雲峯則從  
傳乃云伏戎于莽款攻二似有累五意升其高陵  
雖是五又有傾望意九三伏戎已出未墻諸家多  
以三四為款攻五本義則以為攻二同人先以  
中直也既云以其用中正則直之道物所未從故  
先說此傳則云中誠理恆故不勝忿切而然

大有

大有元亨

注不大迫何緣得大有則元亨矣

傳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

者如此吉誦亨是也有同與卦義便有訓戒者如

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

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則建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

亨也

疏柔得尊位群陽順應大能所有故稱大有則其

物大得亨通故曰大有元亨

丘行可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柔之居尊能

柔物之所與而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

哉惟其所有之大故其亨亦大也

周光德氏曰乾坤十二卦而北大有謙大有以乾

天火性也謙以坤地山同性也者故二卦之辭全

言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

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疏六五處大以中柔安尊位是其大也若上卦之

內是其中也剛健謂乾文明謂離六五應九二故

云應乎天也德應乎天則行不失其時以時而行

則萬物大得亨通

傳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

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儒所宗上下應之

也大者尊執柔固柔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

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卦之

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十乾之九二五

之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

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

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上陽曰不大通何由得大

有乎大有則元亨矣此不識離乾成大有之義

非大有之義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

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其元亨利貞則象

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無利則作為

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

有盡升鼎也唯升之象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

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為元始之義為  
首出無物之義他卦則為善為大而已曰元之為  
大可矣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  
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非先于成者也與而  
後有敗則後於成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  
有失也至于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  
必善為先故又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司馬君實曰大柔而不明則前有疑而不見後有  
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奉知惡而不  
能去二者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  
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衆元亨也  
俞王潤曰同人獲應其德故曰乾大有應其時故  
曰天大有與純乾止乎一畫者以九居五則為乾  
而御天矣  
蔡虛齋曰剛健文明其德之體也應天時行其德  
之用也剛健則能勝乎私欲文明則能灼乎道理  
應天時行則凡動靜云為自无過不及之差矣謂  
之大善而亨則貞與利在其中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既天在天休高明火性炎上光明之甚无所不照  
天之明命福善禍淫君子以遏惡揚善是順天休  
命也  
朱子曰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自家照得凡万  
見得有善不照見則有无可知何名為有道惡  
顯善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  
楊誠齋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命天有德吾揚  
之以大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  
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推不致事故止于類而  
辨大有離在上而叔由已出故極于道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難則元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  
也  
傳九看大有之初未至于盛處早无應與本有虧  
盈之失故无交害未至于害也夫此富有虧不有  
害以子貢之賢未能免况其下者乎此卦難則  
无咎言富有本且有咎也人曰富有自為咎耳若  
能亨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

胡雲峯曰諸家多以初九无交害為无上下之交  
所以有害本義從程子之說謂上下无係應而未  
涉乎害盖无係應三字已自見无上下之交矣富  
貴怨之府故當大有之時交易有害初陽在下來  
與物接所以未涉于害也何咎之有  
楊敬仲曰大有之時聖君在上四方咸仰初九雖  
在下亦當出而交當出而交而不交則害有害道  
也害害之德也當入而出為躁動當出而入為剛  
避皆非正道聖人悔之曰出而交匪為咎也克謹  
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謂在大有之  
時則害在初時則未必害也乾初則貴潛需初則  
貴其不犯難履初則貴其獨行惟大有之時則貴  
其交也  
楊詒壽曰初九乘剛陽之貴不曰无德逢大有之  
世不曰无時上有六五之主不曰无君下有衆陽  
之賢不曰无類然以无交而害者誠遠在下故也  
賈生明王道而黜于文帝好賢之代仲舒首辟儒  
而廢于武帝則儒之朝絳灌公孫非其交也此非

君子之咎也咎有所在也愈難進君子愈无咎矣  
故聖人傷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非傷初九也  
傷大有之世倘有此遺恨也雖然使大有之世孤  
遠皆不遇則初九終不遇矣  
蔡虛齋曰當大有之時亦富有者也雖當大有之  
時然以陽剛正之而下處卑也上无係應无所援  
也又任事初新與事接也故為未涉乎害何咎之  
有本是无咎然或以為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  
咎矣故艱則終无咎艱則无咎此或占者之辭  
義海曰交害者相交以利害也夫以親而交於  
人則必疎之者矣以喜而交于人則必有怒之者  
矣以利而交于人則必有害之者矣唯君子為能  
用心廣大故无意于交也今初九若大有之始處  
卦之下是无心于物有也无心于物則所尚遠大  
不交于有害匪凶咎之道也又當很其志終不  
而不變則可以全得无咎  
高中曰曰大有以上下交孚為成初九以无交為  
害然非咎也亦必艱則无咎者特立獨行固易非

帶也

黃端伯曰大有之世上下應之：時也二之裁三之事四之匪彰上之高賢皆與五為交者也初九居初元應雖不受交之利而亦不受交之害為九三享帝之公化或小人之害甚矣交之難也初九諸交皆以應五為美初遠五而不相應原本有交亦不受交之害蓋居下而潛本宜如是雖元交而非替其也九七處之以艱其難其慎則无害者終不至有害而應者亦可終免于咎矣乾則好

進故以艱為之

錢款新曰凡日行交通或自內而外或自外而內當其交處則有險撿之害而初不當內外之交故曰元交害

卸泗山曰為衍梁鴻皆元交于盛世者也特選而自修故免鴻作五噫之歎以取憎則不知艱矣尔康曰有交而与人相慶與事相涉必有利害此以戒人故止言害耳

輯開曰此爻之象辭但本卦之名爻之別就釋以

爻之詞而他不立一語似若元所發明然其三百八十四爻之例則其明且辨曰大有則其時曰初九則其位時位若此是以元交害也聖人以大義已明故於此特發諸爻之例

九二大車以其有攸柱元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何玄子曰程子云則健則才勝俗柔則讓順得中則元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呂伯恭有言大臣之位百責交革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劑盤錯難結欲其解紆黷亂汗濁欲其納故為大臣必如此大車以載而後可以有攸往揚敬仲謂言車力之有餘德之大者元所不備元所不齊遠應曲當通行而元碍是也此王佐之才惟伊尹周公當之胡仲虎云不曰吉者大臣任天下之重職當如此也僅得元咎大有之難如此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註處大有之時居下體之極柔則健之上而履得其位與五同功威權之盛莫過此為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也小人不克害可待也

本義專春秋傳作亨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亨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亨于天子之象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九則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周光德曰上句美之下句激之當有之時以剛正之德漸近柔中之主敬心沃心元非致有保有之術此以君子之道事其君而非小人能也若小人凌有將以豐亨豫大之說進矣

何玄子曰三居下體之上柔極剛之勢而承柔順之主熟名一時莫過焉用以受宴饗于天子非德莫之能勝蓋桓文之業也彼惟能輸其忠盡勤加于天子以屏翰大有之治而天方虛中下矣故有公用享于天子之象後世之假此名以樹權者比此而是聖人防之預矣故曰小人弗克

義林五六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亨分明以此剛正之德輸之于王所謂以嘉猷入告爾后是也小人當大有之時無珍可獻有岐可通徒為害而已王臨川曰易之辭有王有先王有帝有后有大有王以德業言先王以垂統言帝以主帝言天子以正位言后天子諸侯通稱大君天子尊稱易筮曰凡卦九三多其二義以其處上下之際故也

九四匪其彭先哲象曰匪其彭元哲明辨哲也

傳四近君之為位為憂大盛則致凶各彭彭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沔沔行人彭彭行人彭彭之狀雅大明云明輝煌煌言王我為之舊一楊廷秀曰彭本擊鼓聲開鑿也字書擊鼓從鼓旁擊之曰水從中擊之曰彭連聲也物不止曰彭諸本聲借為車聲

焦弱侯曰九四之象陽中不實為虛不指而集象所歸也龍以直其彭居之可以九三之直其彭是以諸陽皆六五所有其四之有也勢雖通于

五者無若虛何等之有明辨哲者其言雖以之  
于上下分義能辨明而哲也以爲虛故曰其彰  
有離之初故明辨哲  
故字訓虛同上二文自大中以虛之其相因取義  
六五與學交如威如吉象曰學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元信也  
故右尊以柔處夫以中元信于物上下信之信以  
發志故其學交如夫不私于物亦公而不疑于  
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信不言而教行何  
爲而不威如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  
程子以六五虛中爲學本義以虛已應九二之賢  
爲學依本義說學二文字方有著落但本義以威  
如爲戒辭是六五不足于威而以此防之然據文  
辭還是威生于學之說于語意爲順六五之威自  
應軌之剛來楊慈湖以易而元信謂六五之學堪  
矣平易非其有意立威以設防備而自成有道之  
威說亦好但依本義說亦好文元戒辭而象有戒  
辭初無兩妨

尔康

蘇子瞻曰六五處群剛之間而往柔元信之甚者  
也以其元信而物之信故端之者如父也此柔而  
能威者何也以其元信而知其有餘也人信生于  
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制  
俞琰氏曰係辭傳云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大有之  
世在下者本有協助之志而在下者能以誠信接  
下又足以感發之則應之者支立故曰學交如  
信以發志也易平易也格防備也六五爲大有之  
主其道德之威足以服人而人自思之敬之也其  
爲吉也較之肩然從事于兵刑術數之防閑此  
則坦然平易而元信備之者故曰威如之吉易而  
元信也威如之吉其義與家人上九同  
蔡虛齋曰學交如謂上孚于下學于上而相  
交也非謂六五之學交于諸陽也象傳曰信以發  
志也則惟本言之曰原來是六五之學有以發上  
下之志蓋據見在則上下而相孚惟本原則由上  
發其孚

朱熹鮮曰威如即泰已易而元信即元爲吉依舊

註作戒辭則小象止當曰威如則吉不應曰威如之吉也

管見曰五以中虛又明應全乾之剛健為亨不言有亨言順亨匪一人之亨而上下之亨匪一人之交而上下之交合上下之有以相交合上下之交以成乎順亨交如之象

却泰曰曰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交皆而威亦襲性五有中孚之信繫陽系九不應之志信以開終其志順孚所為交如也策心成城即坦易有餘威何煩修禦所謂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不設修而修弥裕威如之吉以此離火熾于剝陽之上有參象乾若以知險五侯有之故曰易而元倫莊子云元盛鶴列于麗然之朋元從真于錙壇之宮典孟氏威天下不以兵革同義若夫內周接疏外不耽獨行可謂備矣威于何有

又曰按豐六二小象亦云信以終志但彼則自發其志此則終所應者之志家心上九交辭亦云有

孚威如但彼以威成其孚此則以孚成其威故彼曰反身之謂此云易而元倫

上九自天祐之吉元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王弼曰餘文皆柔剛也獨柔柔順也五為信德而已履為履信也若豐富之代物不累心而尚其志尚賢也又有三德盡天助道故係詞其為

何玄子曰五以下諸爻下應也斯之謂人助五以上一爻上應也斯之謂天祐所謂順者以六五柔順言也蘇子瞻云信也順也尚賢也此三者皆六五之德也易而元倫六五之順也順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群陽歸之六五之尚賢也曰履信者以五所信之四陽爻位皆在其下故以履言蓋雅言六五之德而上九天位則當錫六五以福也

項平菴曰內交象詞皆採大有者明他卦在初而元交未為有害當大有之時乃為有害尔他卦上九乘六五未必盡言當大有之時尚賢如此乃為吉元不利尔二爻皆即全卦取義故以卦名冠之○李宏甫曰六五一爻修言六五所以大有之德

上九一爻備言六五所以大有之福德福無備六五上九合為一人然則上九其大矣

姚安之曰二爻可併一爻乎曰惟二可以併初惟五可以併上二併初師蒙其著也五併上觀師升其著也備師蒙義例升解中事可推循觀師升其義例革渙養比可推他若勿用取女主二言也師成與尸主五言也此又一例也

爾康曰大有上九德是賢五之詞處此富盛之世過此素正之君事此天祐之福五爻已盡其全美聖人于此元可取義故即六五之德與福而稱之枕易之上九玉鉉即六五之金鉉也舊說元位賓師太隱

爾康曰大有六五上九二爻其義最明其詞亦簡條詞中別說三義較之本卦似竟稍利因五有信以發志之語而辭以履信係之因履信而辭以思順及之此枕本之于爻也至又以尚賢句義最難明若以六五為賢則六五君位不可稱賢若以上九為賢則本位為賢難以自列若泛言尚賢則大

有太平之世尊賢用賢致治本務何必盡入尚賢王輔嗣曰物不累心高尚其志為尚賢則上九自稱為賢也蘇子瞻謂車陽婦六五為尚賢則六五君位不可稱賢也永叔謂係辭乃諸儒傳述之辭非聖人親作故係辭不如本卦之簡款

楊誠齋曰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于元泰之上六吝于亂盛治備極執者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九咎三明主在上群賢畢集九一敗亂之小人元一害治之匪德嗚呼盛哉

接大有解異同大有元亨註云大有則必元亨傳則云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應乎天祐氏莊氏云六五應乾九二亦與五為休故云應乎天傳則云六五之君應于乾之九二休命諸家多作養命本義以為性命順天休命註云順物之命傳云奉順天休美之命初九元發害疏云元交切之害諸家以謂元上下之交傳云義則云居下元係應而未涉乎害九二大車以載註云為五所任蔡氏則云載九五九三用公亨于天子之

亨傳如字本義如春秋傳隨作亨訓為創猷朱子

又云亨亨二字說文本見一字故考中多互用公

用事于天子註疏云五為王位三與同功通乎天

子之道傳云亨通乎天子者人臣不私其有為天

子之有本義及諸解則云六五享祀之盛必九二

乃能當之九四匪其彭之彭註訓謂害謂九三也

疏云九三在九四之旁旁心承五非取其旁言不

用三也傳則云盛貌本義從之則胡氏曰即大字

之義易而先備疏云不私于物元所防備物自畏

之傳本義則云若元威嚴則下苟慢而元恭敬備

上之道備謂備之求責也上九自天祐之吉元不

利今于履信思順而尚賢既解尚賢則云上既居

無位之地不以富有榮心是清淨高潔慕尚賢之

行也朱子則云五交孚信上能復之則為履信謙

退不居則為思順志從于五則為尚賢終程傳同

自天祐之疏云從天以下悉皆祐之傳則云行順

乎天而獲天祐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謙

謙亨君子有終

疏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以此待物則升在皆

通故曰亨也小人行謙則不能長久惟君子有終

也然按謙卦之象謙為諸行之善是善之最極而

不言元典利貞及吉者元是物首也利貞是幹正

也于元既為謙退何可為之首也以謙下人何以

幹正於物故不云元典利貞也謙必獲吉可吉可

知故不言之

虞翻曰君子謂三艮終萬物故君子有終鄭玄曰

謙者自貶損以下人惟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

終之

本義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

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下謙之象也

如是則亨通而有終大有終謂先出而後伸也

程傳作終其本義謂先屈後伸又似以功效為終

俱無不可仲達言君子能終其謙之善事又獲謙之終福更光矣

馮學齋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為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于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進處于下者為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為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旨也

王陽明曰十罪百惡只生一做子不孝臣不忠弟不悌象不仁毋來不肖只一做結果了一生做之

反為謙：非只迹象上做功夫須中心通謙化其頑心去氣而忠信孝友皆從此出充辭之聖只是克讓溫恭而天下服矣

揚雄曰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折節而服棄拱牆負誰不知誰不行一臨刑客乃為趨避謙曰凱馬在廐渙然無聲投匭其旁爭心乃止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

不矜伐上也伯夷之避國而逃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棺王莽之下白使一則謙之惟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徐鍇云謙猶嘆也漢藝文志引易之謙：即謙也常昭云嘆猶小也為卦艮下坤上艮山之為而在地下是賤抑其尊甘處物上推避卑者使若己上也合二卦言之內艮為止則進已而不進外坤為順則讓入而不爭所以為謙也

何玄子曰易九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衆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賤者不隘此六者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是以衣必缺袵官成必缺隅名成必如拙亦不成者天道然也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朱子曰：變益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為水漂流，下來山更瘦澤增高。俞琰氏曰：艮本坤體，乾交之而成艮，之光明即乾之光明也。艮陽畫在上而陽氣發現于外，是以光明天道下濟而光明，謂天本居上其道則謙降而下交于地，故其光元不著明也。地道卑而上行，謂地道卑處于下而能謙順以奉上，故其氣騰而上行也。又曰：或曰謙乃一陽五陰之卦，九三乃成卦之主，是也。凡卦以一陽統五陰者，彖傳皆以剛言，故復曰：剛反師曰剛中而應，豫曰：剛應比曰以剛中也。利曰：柔喪剛也，而謙之彖傳獨不言剛，何也？曰：謙以止順為德，不可以剛也。蔡節齋曰：虧益益謙以氣言，日月星辰是也；變益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益流謙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愚益好謙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變益流謙，地道慎益則有傾陷之虞，水德善下故有流謙之道。

爾康曰：地道卑而上行，指坤也。大道指艮，德是乾于文不可言，山道故以天道下濟言之，非如希夷之說以艮自天來為天道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傳：地体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為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現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有下之卑，有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顏師古註曰：裒取也，言取多者以益少者，萬物皆稱而施其平也。吳臨川曰：山在地中則高降者而下卑者升而高一升一降而高卑適平矣。物之多者裒取而使之寡，猶降山之高而使之卑也。物之寡者增益之使之多，猶升地之卑而使之高也。一裒一益而多寡適平矣。稱物平施，謂稱量物之多寡而損益之，然

後可所施均平而多者不能偏多寡者亦不偏寡也

俞樾氏曰象師荀董氏蜀才作悖云取也字當作倍廣雅曰倍或也有畔義或曰欽來之也或疑地中安得有山蓋非象項平卷曰此正象象也以天下地勢現之地之最下而負海者其中最多大山非地中有山而何若曰地下有山則不可尔或曰若疑之曰謂地下有山河為不可也愚應之曰非知渾天之說不足以語此知渾天之說則知山

與水皆在地中乾人月中之有骨與血故此與豫皆在地中若地下則是空虛安得有山

蔡清氏曰以卑履高謙之象也此與上本義山至高而地愈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不同意上本義所謂謙者主山言謂高而能下也此主地言謂地雖卑而中之所蘊則高而卑亦歸于高而能下也內充而外缺也但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者高卑為二人之象此以卑履高則高與卑皆就一人身上言也同一卦之象而所取

却有二義亦乾畫卦象傳文明以止人文也與本義所取雖明于內是止于外者不同以卑履高自掩其高也

王畿氏曰君子取有餘蓋不足以善同人則貶不肖平矣以貴下人則貴賤平矣謙者內止而外順此平施之道也

却仲與曰地至卑也百步而登丘陵人以為高矣此及人之見耳四隅相距萬里高山峻阪不知其几泰華恒霍高皆千仞自百里外視之已漫為平地豈其山不高能謙也然自東南仰視西北地勢

稱天柱其上行元陽亦未有如此者此五上利臣伐卑而能尊謙所以有終也當謙而語臣伐沈潛則克執同人九五之大師克乃為中則古人有行之者周公以王室尊親吐後下士作周恭先可謂當謙已而其相武王誅紂然設東北滅國五十天下大定謙而能伐止而能順也後世如張留侯李鄭侯亦近之此謙之大占也

吳叔美曰君子以裒多益寡裒字下得奇裒非損



去其多也只是盛之而不露其多謂之衆多不是有所增加丁寡只是虛以虛亡自虛使能容受取蓋謂之蓋寡如此多寡一榮平觀是持物平施也物合人已同是物人已存一謂之平施衆多山之能自藏蓋寡地之能容藏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荀爽曰初最下為謙陰承陽亦為謙故曰謙：張而軒曰謙：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然使之馴伏方可以言謙今人性：反以驕矜為養氣此時容氣非浩然之氣也

王景孟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

楊誠齋曰德厚者九益色德薄者九卑辭如鍾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功有勞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

李彭山曰用者用此文之美以涉大川也涉川不可以爭先爭先則急于進而有害以至謙之道涉

川則元爭而可安也六而告下非利涉之：故不吉利而言用車

川光德曰初似不吉而訓極善者他卦以柔吉利為不正在此卦則反為有而不告以卑謙高之象正與坤六三含章同義此易之不可不為典安也已

邵泰曰曰貢高人之念非所以處人即非所以自處謙：君子處于卑卑不雖為路而為谷蓋其自牧有如此牧無閑與養二義閑之以制其縱養之以馴其性也告下卦之下卑象凡牧所不嚴卑老氏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傅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下中謙德之積下中故發于外見于言言類也故曰鳴謙古中得止有中心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益止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

朱子曰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剛順得其心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爻貞謙而

不負則近于邪佞上六之鳴謙却不問要謙之德而有開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受人知現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劉記曰本下衷心而達上象者是謂鳴謙行之順則而形於外是為鳴謙是皆以柔居柔而二者其中故曰中心曰和而曰不遠則

亦康曰人之為謙必從其言見之假令其辭氣冲

和語言謹畏則其人之謙可知况六二在下位

九所行事即其所鳴便是衷心便是成德鳴謙配

二其位使然非若三之旁而功能可見四之鳴而

舉措如意者也蓋三四俱當位任如同公之謙豈

是一鳴足以相贊章先生云二之謙見于言四之

謙見于行以為言行元二鳴鳴不分各舉其一而

五言之其義似明而未盡至云自家疏鳴其謙尤

不足道矣

九三旁謙君子有終吉象曰旁謙君子萬民服也

傳入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告之也

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泰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

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宜為令名而為善也哉亦言其令名有為善之故也

宗義曰本義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止上下

而陽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

程敬承曰為民服人道好謙之公心也非僅不

敢爭其功能已也若然則君子豈但以功名終者

我服與不服正相反蓋五必征而後服而三則先

不服也故謙惟三有終

何玄子曰用礼事功曰旁九三一陽為象陰所歸

上下得類旁而有功備安履下謙自視故然故有

旁謙之象為國樹旁是為處始旁而能謙是謂舉

終非大為之下穆不代周公之孫凡碩膚思足以

當之

此爻主卦其占辭與象同

六四元不利撝謙象曰元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註處三之上而用謙為則是自上下之義也承

五而用謙則則是上行之道也蓋下承上下之

道故元不利撝撝皆謙不遠則也

六四柔爻柔德居主爻之上自然歸向在五爻之下自然承順所謂上濟下行者皆于此見故先言无不利而後及其德快之也偽謙或言發謙或言施卑或言偽裂開裂退避而去或言舒散發達不復冲挹子夏曰偽化也言上下化其謙也京房曰上下皆通曰偽謙俱未得舊註曰柔也吳非美曰有作有為必盡其事也 尔康

輯聞曰謙以卑下為尚自三以下言治己之謙自四以上其位愈高不容以卑下為義故言治人之謙

方孟敏曰四多惧之地下柔功臣非利也上利大君非利也今上下皆謙而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當此上下无致忌之除而而盡其事上盡下之養且其無不利也然九三實世之功臣也四以柔乘剛元功而居功臣之上以九三謙之君子十四何嘗有見忌之隙然四自當偽謙其謙以效其惟賢讓能之誠而表其不敢自安之意可也 五不當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

本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隣之象

顏師氏曰六五不當以其鄰一切可懷可有供不足恃非聚人聚財之謂也執下持雌方能合衆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故有不富其鄰之心方有征伐之利行師如此乃稱王者仗義執言又其次矣 不當以其隣五字連讀蓋六五坤体之中連四使上有富隣之象而五柔中虛自視歛然必不恃其有衆以如人也不恃其衆則以理服人礼干信甲更且侵伐故无不利 六五利用侵伐言有此等德位者不恃衆不恃威一味謙虛的人當在克己則无瑕可戮今討有隣人自服之故利侵伐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本義陰柔元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于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項平菴曰六二鳴謙象以中心解之上六鳴謙象以志解之豫之初六鳴預象又以志解之然則凡言鳴者皆志也志有憂有樂皆寓于鳴當豫之時人志以從上為樂當謙之時人志在下不以上為樂也二在下卦之中如其所欲故其鳴為得心上在上卦之上欲下而不可得故其鳴為未得志此非小象辨之則後世必不敢分為二說也鄭九陽曰上柔謙極而鳴象情歸之可與用師矣而上也位不當也夫中也志未得為其于二其鳴同其所存與中心得者異殊矣即用師亦僅僅征邑國已為故謙欲其自得之也於戲謙豈易言哉周光德曰一說病上六之過謙欲其自治以別武一說少上六之才位僅可自任其邑國玩本當作假象然非別用別武只力治私為別勇謙于虛耳蓋六二上六均是鳴謙而其所以鳴者不同六二中正其鳴以誠中心得也上六重柔居正其鳴近于聲音美觀不誠則不能動志人得已故聖人于

六二元趾辭而勉上自治  
顏師氏曰上六九二鳴謙豈以口說自鳴乎二處下位一表其持中守外之德一表其簡身見世之實其言可實故以鳴謙言之若上六德已成位已上矣此時而鳴謙豈得已乎故曰志未得也即泰曰四上六其有金冲安謙之類似可元鳴然猶不允鳴謙者蓋地大物衆華年其剛邑國豈盡歸心于是有戒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一切裁讓而出如畜之大諸詩之東山皆所謂鳴謙也用以行師小則征邑大則征國乃所利矣貴人謂湯誓之詞泰泰誓之辭偁大泰誓直偽撰耳若牧誓亦何嘗據此可得鳴謙之旨坤為土故曰邑國為衆故曰行師說者以為僅可征其邑國何歟又曰均之鳴謙也二中心得而上志未得者非謙德有優劣二中而上不中其所值之境異也一方梗化實惜上志于是泰辭代罪累其不得已之志安得已乎鳴于蓋佳兵者不祥善戰者不怨兵歸則敗師非還志之異惟鳴謙乃為可耳故曰利用

行師征邑國

二之鳴謙答中之得上之鳴謙聲人之累故曰志未得其二不同者以此

尔康曰上六其六五俱是在上之人更主純謙之德亦有征伐之任說者以爲德衰勢去然也顏

鳴謙不得志与不當其隣不同行師征邑國與利用侵伐不同何故位居偏上終非秉中居尊之权

十能純陰或歛獨新獨行之勢其此故哉或問謙之五上高說征伐何意凡子曰坤爲地爲

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用坤聖人元不曾著意只是因此象方說此事

未知德氏曰凡易中言國邑者皆坤土也升卦坤在外故曰升虛邑晉卦坤在內故曰維用伐邑泰

之上六曰自邑告命師上六曰開國承家履上六曰以其國召山蓋之中爻坤曰爲依遷因此曰征

邑國皆用坤土也黃氏曰二鳴謙則得上鳴謙則未得其鳴謙則同

而志之得未得異何也二以柔居中而應五之柔

中上以柔居上而應三之剛上也行師以征邑國

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豈二之所樂哉按謙解異同地道卑而上行諸解但云處物之下

其氣上行傳則云唯以其養卑所以氣上交于天乃見謙耳意地中有山臥取邑吻六人之象本義

則云以卑處高傳云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盛其崇高也若云崇高優于卑下

之中則文理不順也良多註云多者川謙以爲衆疏宋先多者其物維多未得積聚以謙故益其物

更多而積聚大全諸解則云物之多矣良取之而使之寡物平施疏云隨物而興多者少者俱得

施程子則云物有治亂之道謂物之多寡以均其施与使得其平也朱子曰又多見在己者高在

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用涉大川諸解皆云涉險難而元惡害胡斐胡則云

總取謙退不爭先之意自牧註云養也傳則云自處也六二鳴謙或以爲自鳴其謙或以爲謙德積

中發于声音純不若謙而有声爲自然本義所云

以謀有聞與註多言之言合也中心得也疏云中和為心傳則云中心所自得非勉為之撫謙註云指為皆謙傳云為施布之象朱子則云發揚其謙征邑國疏云但利征外旁國邑不能立功在內傳則云邑國己之私有征者自治其私志未得也疏云以其志在于外其內立功之志未得也傳則云秋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于鳴也朱子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信從故也大畧上六一支傳謂恐其過謙故利用則武自治

本義謂其質柔無位僅能征己邑國也

豫

豫利建侯行師

疏謂之豫者取遠豫之義以和順而動不遠集衆皆悅豫故謂之豫也動而衆悅故可以利建侯也以順而動不如無罪故可以行師也元四德者以遠豫之事不可以嘗行時有所為也縱慾寬假之事不可長行以起邪訓俗故元亨也遠豫非幹正之道故不云利貞也又云建侯即元亨也行師即利貞也接七卦元亨利貞之後別云利建侯則建侯非元亨也恐此說非也傳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若萬邦衆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何玄子曰許慎云豫象之大者實時中說不害于物愚按豫為歡名性不害物必以寬和安舒為德省今莫得而詳也晉書地理志云河南曰豫州豫

者評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意頗相合然則安舒二字是豫本義既其後也分詁為三一曰情豫亦推解豫為致郭璞註事豫怡者有叙中肯謂凡事豫則立是也故係辭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一曰悅豫諸儒皆謂預者樂也序卦傳言以喜順人亦取喜樂之義故大象傳曰雷出奮豫此先王以作樂致為一曰伏豫蓋孟子一遊一豫之豫書所謂元時豫怠元敗逸豫是也故棋卦傳曰謹輟而豫怠此三說者相為首尾又能悅豫為始于悔豫悅豫之極則必至于伏豫皆具安舒之意此卦震上坤下震動坤順理而動上下皆應當尚以悅豫此義現大象有作樂之文可見矣

又曰鄭韋二說以坤震分屬建侯行師其義各異然考七卦有震無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顯卦有坤元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當從鄭說為正而吳幼清又謂坤為震侯之凶震為坤侯之帥則統全卦而言于鄭當二說俱不相礙矣

彖曰豫則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說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自此以下廣明天地聖人順動之功也

傳則應謂四為群陰所應則澤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象順所以豫也

晁氏曰則應志行以交言豫之才也順以動豫以卦言豫之德也

揚誠齋曰順言理預言心何以知理之當然哉心之同然者是也現人心則見天理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說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豫矣順矣天地亦如之而于建侯行師乎何有

却仲與曰問豫之象曰順以動豫又曰豫順以動  
何也曰此二句象非一正一例其辭卦名義惟順  
以動三字而已豫順以動永上將下效天地如之  
言預之順以物雖天地不弄此云永今強作一正  
一例謂順以物預者循理而行則悅也預順以動  
者理先得而後行之要之惟順以動一句為正釋  
既順動則不先不後預備之義自在其中矣  
又曰凡順之至者不動則不悅動則順應故悅不  
悅而動是強動也故又曰豫順以動木順不先既

順不後固氣机自然時中而已未豫而先者為鳴  
豫而不動為介豫至而望者為盱當豫而順者為  
繇過豫而不忘者為虞極豫而忘又有為冥鳴盱  
疾冥四者處預之咎失其所謂豫者也故順莫善  
于貞莫善于由貞以待順繇以行動如是則未豫  
其豫也至既豫其豫不憂天地聖人悅預無疆惟  
其善處豫而已

尔康曰卦應不足初與四三與上板：相與言此  
卦一陽居四在上卦上承于五下承三爻君民皆

所倚毗故以別應言之位在偏不可言得中涉于  
嫌不可言得位則應二字尚詳甚當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傳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火聲已鳴而雷聞  
地中又其動則出地奮雷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  
順實發和順情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先王觀象  
作樂以象樂功德其殷盛至于萬之上帝推配之  
以祖考殷盛也礼有殷奠謂盛也萬上帝配祖考  
盛之至也

鄭康成曰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焉舞以  
武得之者作焉舞各象其德而為制臨水山曰樂  
之為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  
大合今古象樂而奏之大司樂園丘之奏樂極九  
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即祀后稷以  
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以  
考也

項安世曰豫之大象言作樂者凡豫多不善道豫



遠豫息豫戲豫皆非君子所尚惟樂者先王之所  
以歸喜也以此為豫與天地祖考同其德則元惡  
於豫矣然樂亦即衛故心曰崇德明非淫樂也曰  
鼓為之上帝以配祖考明非自娛也聖人之為豫  
蓋可謂深矣崇德化章德之說又曰作樂之盛稱  
殷樂與殷皆盛大之意

初六鳴豫山泉曰初六鳴豫志窮山也

鳴豫豫之初而獨得應於四遠豫之其是聲鳴于  
豫但遠樂之極過則淫氣欲得十樂所以為也

雷出于地正值其初以陰下之人而當震奮之始  
安能自持快樂是能同所必有故曰鳴豫所以致

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  
也

註處豫之時得位履中安大貞正不來為豫者也  
响不苟從豫不違中是以上交不謫下交不謫明  
獨福之所生故不苟說辭必然之理故不改其操  
介如石為下終日明矣

傳遠豫之道故則天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  
其時合也惟六二一文安中正又元惡為自守之  
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  
抑介如石之堅也

何雲奉曰諸爻皆漸於豫者惟二五不言豫六五  
貞疾不涉豫也六二貞吉不為預也初應四三五  
比四故為凶為悔為疾六二不豫于四介乎初與  
三之間獨以中正自守其堅確如石故豫最易以  
滿人而六二則不候終日而去之其德安靜而堅  
確故能見几而作蓋不為遠豫之豫而知有先事  
之豫者也

蘇子瞻曰以陰居陰而處二陰之間晦之使靜之  
至也以晦現明以靜現動則几吉凶禍福之至如  
長短黑白陳乎吾前是以動靜如此之累也介于  
石果于靜也不終日果于動也是故孔氏以為知  
几也

章本清曰豫二位中正獨于四九來承此應之  
幾几所以明決而見幾之早也三則進而悔矣

爾康曰介說文云介強也凡物向背為介所以分也介于石謂如石之剛然介折明決之至也不終日者當遠豫之時知宴安鴟毒放得下懶得開翻然而去就不留滯外八不三宿即此義本義解凡在豫之外程傳解然在豫之中以義當以程傳為得夫六二決四人也一段則正乃不固知病憂咥羞未則信非有養之人不能也  
爾康曰豫六二下卦坤也坤之六二柔和中正未嘗有介與之義而此獨言介石言見凡者以豫豫言也其處豫如此者以對九四言也九四一卦為剛又云剛應而本又又著其由豫有得之美其非不心可知且六二與四相應不若初柔承比不若三五而獨介然自守明決見其與四一毫元涉故初則有鳴預之凶三則有盱眙之悔五則貞不死之疾而我獨超然事外此其所以獨吉歟夫九四固正人君子也諸吟得凶固其自取六二何以避之若賦獨擅清遠之致我可見于小人固不可同于君子亦不可比同小人固入佞邪之群比

君子亦有比周之黨四本君子而六二自遠更為中正是以人貴自立而顧欲獨行也  
六三盱眙悔遲有悔象曰盱眙有悔位不當也  
顧鯨氏曰六三豫者知豫也宴安鴟毒使欲夫卻盱而仰望使有觀觀思遲之顧安得不悔遲與不終日反然樂怠傲留連不出故亦有悔盱眙豫外連溺豫中六有十三志疑而行際率自如此  
黃端伯曰蘇子傳曰據靜以觀物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柔動以連物者見物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誣之我且睢盱而赴之既而非也則後雖有誠然者莫敢赴之矣故始失之存而其終未嘗不以遲為悔也  
爾康曰豫三爻正與二爻反盱眙則非介于石矣遲有悔則非不終日矣盱眙日惟望預為樂自當有悔遲未即悔也遲而從容則元悔遲與此溺則悔遲固有悔遲耳故以有悔仲連謂直云盱眙豫其欲進界云有悔未其遲也是也  
九四由豫大有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志得大

行也

得曰曰居大臣之位水泉弱之石而當天下之任  
已經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元同德之助所  
以經也人欲上之信唯主誠而已乃其主誠  
何則也乎其也也替也替之名替取衆義也  
或曰非惟一陽安得同德之助居上位而主誠求  
助理必得之始之九五曰有順自天是也四以剛  
陽迫近君位而當主乎豫聖人且為之戒而不然  
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  
如是則專主于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于豫  
者也故惟戒之以至誠勿疑  
熊過八曰替如士衣礼以替升服替裳丁衣之替  
連也景迂晁氏曰古冠礼亦有替召冠替之訓至  
侯果始有之耳程先生擇替為衆義先生無取疾  
義皆非也按替京氏作撥蜀才則辟舍疾也此  
疾太訓撥而非替也然則律為連者替之心義也  
趙鯨氏曰豫九四人處豫時何為不豫第不可行  
耳由則順其自然自適其適不知其和而自生

此絲豫之妙也當此之時間心見顯與天下共相  
發野勿生疑二朋自盡替矣朋指諸陰言陽爻在  
中有孚象一奇應且有替象

何玄子曰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九四也陽合陽爻  
為物之主衆陰附從莫不絲之以得其豫故曰由  
豫絲如路之可由真合也替聚已替之名替取衆  
義也或謂古冠服元替按益蹇論神禹治水遺替  
不顧非替而何即升服之替是也相從之明合衆  
如聚變貫於一替三陰象變一陽橫十三陰之首  
象替

尔康曰一陽主卦以九居四亦非純用剛者則正  
純誠以人品言休休善美華其所處在弱君之下  
衆陰之仰自心不能無疑其自心之疑正其謙抑  
之心也故易以勿疑親之正詩之無棄無虞以龜  
武王也朋合替以群陰之已歸言之亦非秋其聯  
絡收捨也集弱侯以應比爻為凶悔五之貞疾  
亦四為之謂九四不得為賢臣亦非  
絲即民可使由小大由之絲仁義之絲人當豫時

自有飲食燕樂之道无却之而以天下為托括亦  
无物之而以天下為悲雖故鳴豫不可時豫不可  
在由之而已顏鯨氏順其自然自達其達之說甚  
合大有得則无所不預矣人情本一天下大同惟  
我先有隔阂于其中使此心不暢天下便有阻忌  
於我繫志難乎故必勿疑坦：明：通：暢：天  
下之人自然悅懌以臻聚于民於我所謂朋盍簪  
也 尔康

虞翻曰豫自從也據有五陰坤以柔順故大有得  
得群陰也蓋合也坤為合蓋之象聚也舊讀作  
措作宗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來剛也恒不死中  
未亡也

儕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  
夫正而於五乃見其強迫者四本无失故于四言  
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于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  
自立威權去己之義各據文以取義故不同也若  
五不失君道而四主于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

功如太甲成王也

商康曰六五以柔來剛吉在上位樂樂怠傲不收  
國事又有九四傾輸重推於強臣授司命於柄相  
威权日去元能有為于貞悔病之疾也但六五中  
五惟柔與名未至訖絕譬如人犯虛弱之疾淹纏  
過日所幸元氣一耗尚存恒不立化現春秋戰國  
周自平王至赧延速若此似文則豫見後日本朝  
氣數改作此論者至後代又成夏句矣此其舊說  
也

爾康曰當豫之時柔居尊位无震戒之心而甘速  
豫之事嘗：有疾固所必然張氏曰疾者豫之反  
全勝曰王有疾勿豫是也儒者見柔剛之說輒疑  
九四頗有矯蹇之意其實不然六五懦者道有剛  
毅之臣凡事忌不得逞如後主遇孔召茅有疾而  
勿豫耳不然縱念亡身豈止于疾哉人終知貞疾  
之故以柔剛而不知恒不死非柔剛之力不可也  
不曰中不死而曰中未能死而九四維持之力多  
矣

商康曰爻之五位一卦之主也豫五本實柔弱而  
下乘九四之剛凡事不肯極作又恃有九四安于  
怠惰因下之剛四以成己之柔五故貞疾如此非  
九四一剛見陵而有此貞疾也

楊廷秀曰六五以柔弱之資居尊位之時既晏安  
之故所以成也凡九四剛正之臣以正之所以貞  
也然其致止于恆疾而不死終不能去疾為全人  
何也弱也九常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為方宣帝  
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為光武正而不死中而  
未亡九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挺而達見正者  
操而復

四同曰疾猶孟子所謂疾疾六五柔順得中而下  
乘九四之陽剛能自敬畏貞而有疾疾者也故曰  
貞疾惟其有疾疾所以當不死所謂生丁憂患者  
也

却泰四曰五與四同是震體而為四所簡每不豫  
而有疾五能貞之蓋不敢縱晏安之邪毒而純以  
固守其疾也即此證疾一念便是四陽之机故

疾則疾矣而恒不至于死蓋氏所謂生丁憂患者  
也說者以哀則守有之君當此爻終誤

張初子曰疾者豫之爻也有疾則刀藥之藥有喜  
則其疾使進有喜介疾有喜皆言疾之愈而可喜  
此言貞疾未可喜也僅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  
升上之真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何玄子曰六五之不死若劉後主之初平似之然  
後主雖知倚任忠武侯而所少者貞疾之平公亦  
終于死而已非忠武侯之曲轍之也又凡八臣  
如忠武侯者有凡苟所乘者王莽之剛曹娥司馬  
懿之剛欲其恒不死亦不可得然則九四一爻阿  
衡忠武二人蓋彷彿近之

上六其豫成有渝元咎象曰其豫在上何可長也

註處動豫之極：豫盡樂故至于其豫成也過豫  
不已何可長乎故必渝矣乃得元咎

胡雲峯曰其豫與其非迷復同義聖人下言其豫  
之凶而言成有渝之元咎廣遺善之門也事已成  
而能變猶可元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

新之以山基于初者所以造其應也上其豫則開  
之于元啓起于終者所以開其占也或曰豫上六  
變則為晉、明出地上亦其矣

尔康曰上震豫之終昏迷不交故曰冥豫然震休  
能動：則有渝之理焉能知豫不可溺情然而  
改要知其：者不昭：予故聖人不更言其之凶  
專言渝之九終

徐進命曰豫有三義曰和豫曰逸豫曰備豫大象  
所言和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豫備不災卦又無  
此義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備豫  
也

胡雲峯氏曰文辭與卦辭不同有三卦辭取同樂  
之意爻辭除九四外皆為獨樂卦辭只一豫字而  
爻之官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  
豫也六三之逆犹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  
豫也卦辭主九四曰斯應而志行是以德言至于  
爻辭則九四以勢位言六三以其有勢位之可慕  
故上視之以為豫初六以其勢位可以為強援故

慮之以為豫且不勝其為豫自以日鳴山之之道  
也

則光德曰近說豫非悅豫之豫詳見文家乃前定  
之豫也中畜豫于誠焉豫于貞故曰豫順以物豫  
順有預其順也

按豫解異同豫卦辭既云九四應者以應豫之爭  
不可索行也人在此云建侯即元亨行師即利貞  
傳本義則絕不言四德之故但云豫順動而故利  
是依行師也豫之時義大矣哉既云豫非有二休

一直嘆時二嘆時用三嘆時義其說甚詳李隆山  
曰各隨卦體而贊之初九異義未有時：而元義  
有義而元用者也下終日既云見其惡事即能離  
去不待終日傳則云其守既賢則不惑而明見義  
而動豈俟終日也肝豫疏云肝謂肝喜悅之貌  
傳本義云肝上視也謂上瞻望于四也朋黨章：  
註云疾也傳云聚也本義則無取二義六五貞疾  
傳云居得君位貞也豈制于下有疾苦也諸解則  
云乾病疾也上六冥豫或有渝註以其豫或為句

疏云極豫盡樂乃至於冥昧而成就也如碑畫作  
夜不能休已戒亡在近傳亦云昏其已成也夫大  
全諸解則以灾有喻為句言事雖成而能有變則  
元咎

隨

隨元亨利貞元咎

疏元亨者予相隨之世必大得亨通若其不大亨  
通則元以相隨通于時也利貞者相隨之終而利  
在得正隨而不正則邪僻之道必須利貞也元咎  
者有此四德乃元咎以苟相從涉于朋黨故必須  
四德乃元咎也  
傳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  
已隨于人及臨事擇所擇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

以致大亨也凡人若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  
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于貞正隨  
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元咎

胡鰥氏曰隨有四德元咎之戒以卦休言也隨是  
順時固有因應之妙亦是從物于元妻順之夫元  
或大費亨或大暢利或快意貞或任執皆咎也元  
咎則有其美元其弊矣

來矣解曰隨元亨然動而悅易至于能隨故七利  
下貞方得元咎右所隨不貞則雖大亨亦有咎矣  
不可依穆姜作四德

何玄子曰初為震主上為兌主而兌俱元係應則  
其動也元心其悅也元情而得貞之道矣按卦有  
震者皆主動惟隨卦之震專取不動為義震在兌  
下動不遽動也惟下遽動乃所以善其動此動之  
所以召悅也故曰利貞元咎

又曰愚按乾七隨臨元安五卦卦辭皆四德當自有  
其義穆姜之解隨即文言傳之贊乾也豈隨與乾  
合應于偶思之自震一索得男至元三索得女震

者陽之始元古陰之終也內實而外元六子之繼  
括十其中矣此其所以正配乾德也雖然此皆非  
由正義視象傳則利貞宜速下元諸請

象曰隨字最爲順理最爲元心存心之元意也  
功業之元端操皆是故以四德爲之一意順不  
元所答故又以九爲爲元

象曰隨則來而下柔動而說道大亨貞元各而天下  
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紅雲別而元來也以則下柔動而之說乃得隨也

爲隨而不大通達于時也相隨而不爲利貞與之  
道也故大通利貞乃得元各也爲隨而令大通利  
貞得于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惟在  
于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之時義大矣  
哉

程子曰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始只爲時也若  
不是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有後事  
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  
俞琰氏曰隨之爲卦大抵以下隨上故初爻二二

係三：係四：隨五此在下者元不隨上是謂天  
下隨之雖然隨之義一也又言爻又言象何也曰  
初九陽或卦之主之主不可隨人故不言順而吉  
爻係者隨而振意不捨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  
皆陰柔而振意不捨故皆言係隨者道乎正故諸  
爻雖取其同也但隨而不必其然非陽居陽位  
陰居陰位則必有或之：象

黃瑞伯曰隨自否變否卦三陽居上三陰居下易  
上之則來于一陰之下爲震隨之所以名也則來

二句須主震動言之余嘗攷京氏易傳隨爲震歸  
魂之卦則則來之義昭然矣天氣下降地氣上騰  
天氣和同草木萌動時乎

爾康曰則來而下柔程子以爲乾之上九來居坤  
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爲說不和震則在下  
元柔在上此即則來下柔：若自上而來故稱來  
內辭也動而說以卦十言動而說則動非勉強有  
何不隨程子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且遠變不  
可爲典與非造道之深知凡能知而不能與于此



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而識之也

周光德曰當觀兌果獻玉堂之記則旦獻治予之類張師德向及相則韓魏公立接次更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人者猶不足是即此之類也

王肅亦時作之詩字在之字下不當從之釋非辭言能如是則天下知所從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家息

本義雷震澤中隨時休息

丘建安曰雷陽聲發聲于春夏其動也壯力于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休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下大壯以之非礼弗與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以雷在地中復以剛閑息旅后不省方澤中無雷隨以之嚮晦晏息皆法雷之靜也

卦瑛氏曰雷發聲于春收聲于秋元正秋也時為秋則雷隨而收聲故澤中有雷隨者言雷震澤中

澤隨震動則是婦妹之象非隨之象也

項平菴曰震朝氣也兌暮氣也春入于秋收之暮也卯入于酉日之暮也木之金鄉則絕雷入澤中則蟄人入晦時則息皆隨時之明義也

黃氏曰卦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

易勝曰聖人有息元睡謂之息者元觀聞元動作思慮若蠶中抱大然此理深書之即所謂止所謂主靜所謂夜氣今人習心既成夢寐顛倒惟有昏眩耳可言宴息乎

袁黃氏曰宴息從洗心藏家未放下身心安閑自在者宴也萬緣俱息一念不生者息也使身安而心不安身息而心不息縱然酣睡而涂忙忙在操想方馳不得謂之宴息

章本清曰澤中有雷隨而向之震驚者今皆收而而潤蟄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豈徒以日出而作故日入而息也哉蓋為神隨氣以發揚夜為神隨氣以收斂惜亡于旦書之所為凡希于日夜之所息此則衆人皆然非君子法天之學也真火藏真

水元氣會元陽正所謂潛神于淵所謂淵默雷聲

是也君子隨時孰非時習之學哉

象抄曰鸞鳴入宴息陳圖而先生亦金鶴詩常人

元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以為息魂雖形不動骨

未元所和貪求心愈動堪笑塵地中不知身是夢

一日有一客訪先生適值其睡步有一人歸報其

息多則以墨草為十粒如是數次滿盤為金莫

牌客怪而詰問之曰彼先生夢耳謂此泥泥之語

也

馬理氏曰柔段乎刻非隨也刻來而息十柔動而

涵于靜始謂之隨耳故澤中有雷以造化至動至

神之氣而柔十一澤之中鼓然寂然而元動無聲

焉斯相從之至繁雖不足以喻之此隨之象已

却仲與曰今中不雷：其澤中君子以之隨象也

在大為日入在人為息：其澤中君子以之隨象也

也釋家有定息止現出入息玄明可照其皆常態

澤中之義聖人之學在心上用功只言敬信言命

或先儒教人靜吃蘇子瞻云言所其原白沙言調

訓息晚近學者非此莫能入苟善此人同何必諱  
之

蔡云焚膏繼晷不可太過三十之理俱有動靜也

時書教人三史不睡則氣不歸肝而面色青黃日

則少精神諸病生矣

吳非吳口人只曉得出而頓應君子有應之妙用

不曉得入而退藏君子有隨之主宰只曉得雷與

澤從為天地之生機不曉得澤靜雷動為天地之

息机故澤中有雷聖人取以名順世入紛：操機

要物要說出而應用皆非只緣入而退藏先沒有

這雷君子驚悟先有了澤中之雷則其入宴者都

是雷靜藏家却是造化息机將入而入靜出而出

隨時之義矣斯十此澤中之雷何去不為天動此

驚睡之息何嘗不時行物上

卦以物隨為義之以隨物為義大易以隨時為義

三者隨義極美

初九官有命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命正吉

也出門交有功不火也

呂伯恭曰隨人之初元不可思故聖人教之以隨之本言人先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進而隨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要事如此學有為學亦如此今之多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而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然後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而之官也必不誤我頭之必可元大味不知親而敗于愛其為我謀也此不冬公正如與親者論官我則必多功我進步功我遠從之豈不失乎如與親者論財則必多功我受少功我辭從之豈不失乎惟利害不相及之人性一說得依公合理吾能隨之所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林次崖曰官有命三字重人下得鄭重見得隨非小可連心休都交與一書豈可不盡出此交句玩本義不私其隨語只是擺脫得開不阿其所好之意

永康曰初元為一主之立故休官非以納土當官也一陽下動便有淪意蓋一動于隨意念係着非

向者廓然元我之心矣官有淪若曰官自此有淪矣何等婉切然此之淪不得不然只要從正則吉心能礙境不礙心則破藩籬而為大家如能出門而交方能有功凡天下事關繫係然非所以治吾心者又何失也出門二字其廣于安傳曰初與二相得出門交有功也本意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無與也

註陰之為物以柔順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若隨之時休分柔弱而以柔大利物豈能求志遠于所近隨此失彼弗能無與五慶已上初安已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人也

楊誠齋曰隨與順則違者不覺而自去故十邪則正士不問而自味勢不無也故違于為初變八人而正臣退避以遠邪君子張初信張黃而華僚相率以求去而況不為違邪者乎章十彼而吾隨之曰係

楊氏曰以則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則有以自三系不足以自三也故初九九四九五

不言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也

易微曰二之位俱陰近柔之情有餘遠從之志不

足陳相感許行離大之說而背陳良聖賢之教某

竟趨于秋杖策之勢而忘孟子道德之師皆係小

子失大之徒也人之所隨一往蹉跎即不可救

其可不慎其始哉

夫大小子俱是似象非有所指六二柔順故係小

子六三陽居故係大大

尔康曰小子三也夫大初也此非以二關三之隨

四之隨五為象不論相應有以二之夫夫大為五

三之夫小子為上雖亦可通實不然也然謂二是

係三夫初三是係四夫二而以初為二之夫夫四

為三之夫夫三為二之小子二為四之小子非非

也蓋人惟九隨則已一有所隨瞻前則失後顧左

則失右意在拘虛使失實有意在為人便失為已

學問功夫以至事情何背功業建置都是如此文

小夫子不過借此以形畫之不可泥也

尔康曰係小夫人固是六二之才然所謂小者亦

是細行小卑非所云遠看德比類童之謂也親

象曰弗兼典則小亦所當與但不能兼耳

六三係夫夫夫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夫夫

志舍下也

呂伯恭曰今人多言論婦君子之言不知論君子

與論小人之與古之人親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

直之心甚堅使其一面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

蓋君子雖卑而步也既不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

不可苟隨也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

六三既隨君子而聖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

子而不能利居貞則君子所見于我則元預以是

知隨人者不可元所主也即元大所謂君子不可

以強合此止得利居貞之意

李彭山曰四陽當位而三從之以柔隨則以昏隨

明隨有求得利有所求皆得也然曰非正應又有

於係而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者

有非隨之義也

吳因之曰三之實地亦元以遇十二實非真見四

之為君子而當親初之為小人而當遠也以此相  
隨恐不免責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古貞之戒洪曹  
山曰謂之利居貞何也三之不中有係心為其從  
是也其係則非也其得是也其求則非也  
易微曰該云立身者以放濁為過而狃即信仕進  
者以為得為貴而鄙居心此所謂隨有求也以明  
係陽而相符合則隨柔順必有求必有得也  
但三之十回不惡其有求而不得其因隨而必  
求故為三計者求而不得不為三求求而有得不  
為三求惟守已不求則為三之心非故利居貞易  
登三典四皆不正恐其隨為說隨求為要求得為  
苟得故戒之曰利居貞大大謂曰小子謂初象曰  
係丈夫志舍下也  
爾康曰三較二稍上故陽又稍高係在丈夫其  
推任氣力又可倚藉故隨有求也然只要居貞  
守正從道自元不利志舍下者何也夫不能無  
求隨亦不能元之求求亦自宜然第恐不中  
正求不能無收並進有了上一便棄却了下一

遠故象釋曰志舍下也出一志字六三之品行自  
見

爾康曰二之係三夫二似可元言三之係四亦可  
無言獨謂其失小子而以初為小子未盡然也蓋  
小子為陰初九重陽當名丈夫又陽一位非比非  
應為得以小子與之子謂夫夫小子者是象夫  
夫非陽小子非陰陽不定正陰不定即係夫非優  
係小非劣卦意不通有隨便有係有係便有夫指  
言其勿能無與之意以為或耳然其係而不無德  
本于夫才所致而夫為震之二三皆陰夫故七剋  
石門曰隨之上陽為隨而三陰為係可見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  
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傳九四以陽剛之才當臣位之缺若于隨則有獲  
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于已為臣之道  
當使恩威一出于上繫心皆順于君若夫心從已  
危疑之道也故山言于此地者奈何唯乎誠積于  
中物為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

丘建安曰：豫隨九四皆大臣也。豫之有得，猶隨之獲也。但豫柔居在上，四之志可行於其外，而在君而五貞疾，隨則君在上，非四可化，故其戒在臣而四貞山也。然則安豫隨九四之位，有素何曰：非有以自信而事上下之心，斯免矣。是以豫四勿效，則明有豫而安，隨四有孚則有明功。九四之志也。言登之曰：以剛柔柔上有九五，下二陰上卦下從九，順下遂故為隨。有獲：孚也。得乎上則得五，失對獲則人謀下得矣。其長山有有山之阻而太必山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元咎矣。易微曰：聖人十吉凶之際，論義理不論禍福。義當吉也，不幸而凶；吉固自在，禍何損于義？當凶也，却幸而免禍，亦自在，福何益于義？蓋身危由十勢，遇禍積起于召，萬聖人十九四之獲而新以義，凶皆就之，誅不嚴于是。尔康曰：有孚在道，內有孚信之心，而外之所憂一一合道，此所謂明也。明功者，惟其明哲所以不履罪故曰功也。

九五孚於嘉吉，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胡雲峯曰：四五以陽居三上二陰中，陽內陰外，有中實象，故皆曰孚。然四之孚，戒之辭也；五之孚，中孚之辭也。五之孚，許之；辭也。喜其孚于二也。蘇子瞻曰：隨曰：嘉耦曰配，而婚配為始，故易凡言嘉者，其配已隨以從人，為義從人，故多含其正而近是。依初九從六二，六三從九四，其于比同均也。九五則陽居尊且得六二正應，所孚一于中正，為萬平：畏元所係，天下成不言而信之化矣。此非隨之至善者乎？言觀如之。吳非美曰：五居中正，天下所隨，宜復隨人，然善之所任，則舍己而從是，合天下之善，皆其所隨也。象善之所聚曰：嘉。九善不從，不曰隨，而曰孚，此隨道之極至也。大可以正惟九，五足以當之。沈蛟門曰：隨有隨人之義，故多含其正應而近是。依初與二相從，三與四相從，而上又與初相從，雖得失異狀，而其于比均也。九五則陽中正為隨之主，宜且示人以私我，故戒云：孚于嘉吉，若謂唯

吾是信不問其為誰然後為王者大公之道

爾康曰配曰嘉偶婚曰嘉礼言陰陽相得也順之世皆

苟于求合故陰爻有所係曰陽貞而山淮五陽不

苟隨而隨出于乎故謂之嘉而吉或曰乎于嘉乎

四七非陰之象九五尊位中正惟嘉是乎一則

非乎曰未盡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

上六也

傳六上以柔順而居隨之極：予隨者也拘係之

謂隨之極如拘待繫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係

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

是首者太王用此道耳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

難去而東岐邠人老嫗扶携以隨之如婦而蓋其

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于西

山西山岐山也周王之業盛其于此上古道極固

為太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者之同也如此乃為

善也施于他州通矣

易曰上六不能孚嘉天下使人說而隨乃拘係

之縱維之而逼使隨已安可得乎大王者以嘉礼

親邦國動而人悅雖西山之人可便用亨况其臣

與何必拘係而繫維之也文王之德慨深矣其說

本之蘇東坡以拘係從維做不好有化云遊人以

就己也似此小象上言語說亦順然與本義不合

係隨在初固隨在終上言通極亦安說終隨之則

結而不可解者已有拘係之乃從維之之象蓋此

爻為充之上柔順之至元以為喻者有以拘而係

之有係之不足者又從而繫之維之者是雖遠之

不脫辭之不聽况可得聞而維之手此其隨之

誠雖用亨于西山抑且隨之而格則人之隨可知

上言：予作好子而看與性各當言字不同言其

居隨之終誠意固結之極也

陸庸成曰隨隨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大

亨貞爻亦有貞言為盡止言元亨利而不言貞且

爻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何也隨元故也

無故而動說則必言貞以防之蓋則辭也當務而

莫止則聖人最欲激之使終不復言貞以阻之

劉石開曰天普物聖人順事作止語默皆隨時也  
大無我而後能無係無係而後能隨係已私隨天  
德也人知六二之係之為失而不知六三之繫繫  
夫失也夫學元大之小皆不可以有係以係為隨  
而欲就所繫之小大以為善夫豈小善之季之而  
可乎曰然則易之繫與夫子之從有以乎子曰不  
然大從大有隨之謂也從上者曰隨也而本乎  
性足清通而不可為有神變而不可為牽陽之為  
也係始乎形是因依以為附繫以為生陰之為  
也故隨之三陽為隨而三陰為係四休陽而位陰  
故告之以先往後復之道而成之以計功謀利之  
山所以辨係之外杜係之源深辨流種而去非類  
其隨之九四乎  
按通解異同隨時之義大矣然傳云與諸家同此  
實隨時之義大矣與諸家不同諸家時與義是  
而事本義則從王肅本云隨之時義洽中有雷  
說卦言動萬物者雷說萬物者澤故註云澤中  
有雷物說之象朱子曰震下先上乃雷入地中之

象雷隨時應伏故君子亦驚晦入宴息不然既云  
雷動則君子當動作不當宴息六五動非有舉卦  
才而得其義者亦有奉而休使得其長者隨則不  
而下柔動而說隨此就外才得隨之義澤中有雷  
隨就象上得隨之義程子之說皆失言有論說云  
元應元係可隨則隨所從之志有能除變惟正是  
從也傳本義則云官王守也既有所隨其其所生  
亦有變易也有子在道以明隨云心存以誠者信  
在十正道有功以明傳云至誠在中乾為至道唯  
其明哲乃能如是故疏鮮明功也云明立其功傳  
則云明哲之功上六一爻註以拘係之乃從為一  
句雖之王川事于西山為一句疏云最蒙上極是  
不隨從者也隨道已成而特不從故須拘係之乃  
從也欲離係此上六王者必因其通于西山陰難  
之故乃得拘係也傳本義則拘係之乃從離之二  
句提言隨之因結而不可解但王川事于西山傳  
則云太王用此道亨于王業于西山蓋同家始基  
之地也本義則亨作采享謂誠意通神明神亦隨



之又各不同

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既蠱者事也。有事當為則大得亨通有為之時利在往雖故利涉大川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剝制之令。此在有為之時不可因仍舊令。今日剝制之令以治于人。若犯者未可即加刑罰。以此未習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發動而語之又如此宣令之後三日更丁寧而語之。其人不敢乃加刑罰也。其諸氏何氏周氏皆並從鄭義以為甲者造化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效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意。故用丁也。今按輔嗣注甲者剝制之令。不云剝制之日。又其卦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中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中命之謂。則輔嗣不以甲為剝制之日。而諸儒不從輔嗣注者。妄作其端非也。伏巽谷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為事也。按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然

為訓者正以太古之時元為元帛也。今言蠱者。是卦之惑亂也。時既漸流。物情惑亂。故事業因之而起惑矣。故左傳云。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是其義也。

程子曰。先甲三日。以言其然而發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來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夫貴有所貴。己日甲乙壬戌己亥。要生物之氣。己係庚者。被其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段氣。

蘇東坡曰。大一日十二子相值。支五十六而度復世。未有不知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世所謂六甲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世所謂六庚也。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故易取此以寄治亂之勢也。先甲三日。字成中也。中盡于己。而陽為庚。蓋時生陰。治將生。故兌之以後。甲後甲三日。午辰寅也。寅盡于亥。然後陰極而陽生。幾元九五以外之則其治亂皆極其自然之勢。旁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夫與則不然。初雖失之後。必有以起之。譬之于庚。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戌

中九居之所後甲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蓋十  
後庚三日蓋十已先陰而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  
元初有終又特曰吉不言之于其系而言之十九  
五者明此九五之功非與之功也  
黃本清曰天子以甲為始以癸為終先甲三日則  
為辛壬癸日有終也後甲三日則為乙丙丁亥有  
始也終則有始天有自然之流行而甲則因故以  
為始者也是道也天且不能外也人直承先帝之  
終者可不十後事其始哉長史比與火南甲正  
東故有先甲後甲之象甲居震位承辰起其亦可  
見終則有始之義若云先甲之辛為自新後甲之  
丁為叮嚀于然則有始之義不相闕至于蠱之因  
終有始既壞復治序卦蠱有也謀卦蠱則飭也  
皆互為發明  
蠱者物之壞也事之始也蓋器不三十種解而不  
可復整則不從新事不三十大壞而不可收拾則  
不復始百穀不三十陳腐而不可復食則不可  
是以壞則有復治之機終則有復始之理故蠱卦

有元亨為萬說以元亨主天運言非也  
左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蘇視之曰疾不可  
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趙  
孟曰何謂蠱蘇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以蠱  
為蠱殺之飛亦為蠱在田為女惑男風為山謂蠱  
皆同物也傳又字之曰蠱之性氣欲以害安害害  
者為蠱蘇子瞻以器失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此  
以蠱也潛虛云有春之要勝有為上惟物之蠱未  
子云器中蟲即蟲故化自相併此亦以蠱也所謂  
以蠱為蠱也杜元凱又謂殺久積則變為飛蟲名  
曰蠱因語或醫蘇謂蠱之惡殺之飛實生之物莫  
狀于蠱莫如十殺與蠱伏而童明者也故食殺  
者宜選男德以象殺明有辭女德以伏蠱應所謂  
殺之飛亦為蠱也在卦與為長女長女為小男少男  
而說長女非匹蠱惑之象與為以長為小本為  
以所落蠱壞之象所謂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也  
以卦義言之長則居上與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  
與而上苟正故為蠱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注：上剛可以斷制下柔，可以施令，此巽又止不統，事也有事而先，知事之患，故可以有為也。疏：伯氏曰：蠱者，亂也。物既亂，終致敗壞，當須有事，也有為治理也。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為事，義當然也。以此化令告之也。終更從後始，告之殷勤，下已看天之行，四時既終，更從後春為始，象天之行，故云天行也。朱子曰：苟要分內外卦看，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為漸。胡雲峯曰：諸解以巽而止為治蠱之道，大有下卑，巽而上為止，豈所以治蠱哉？先儒云：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蓋剛來而下柔，則柔之情，交其此動而後應，故曰：隨剛上而柔下，上下不交，且下卑巽而上苟止，故曰蠱。通之則反，以此凡

卦德當分內外先後，如隨則我先動而後說，歸妹則先悅而後動，歸妹之凶，又與隨反。蠱則內卑巽而外苟止，漸則內靜止而外卑巽，漸之吉，又與蠱反。諸文皆言性有功，蠱獨曰性有事，蓋言事也。事雖已治，下不可不戒之也。胡旦曰：用此者，蓋夫十不能止，靜公既止，靜乃能行，故可以治蠱。陸東士曰：上不止，下所止，則不統，知制心不代于從順，則不能全剛，柔不為位，則不通，相應下以中，則不用此四者，以幹其事，然後能濟難有事而大通，所以不窮也。呂伯恭曰：往則有事，天下之事，向南則有功，不向南百年只如此，往則有功也。陸氏曰：剛上柔下同，為上下不交，若以其善言之，亦可謂之尊卑有序，則不交者，交矣。巽而止，固為卑巽，苟止以其善言之，亦可謂之從容以靜，則隨說苟安之習亦交矣。故反其所以致蠱者，即所以治蠱也。官登之曰：此義相精，亦近于鑒，但言反其

下交而為上下之交反其卑莫苟止而為匡救振  
作之道可矣大子即從卦義釋元亨謂其道反之  
即是也

揚誠齋曰蠱泰之變泰之初九上而為蠱之上九  
泰之上六下而為蠱之初六故蠱亦泰之變陽上  
而不降陰下而不升則上下之情而為不通其  
順而不健其止而不行則上下之才而弱而不立  
天下之事為得而不懷也予蠱事之壞也蠱壞矣  
而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蓋恒以元知與文以里  
正霸故亂為治根蠱為飭源雖亂不自治蠱不  
自歸不推不立不懷不起故利於濟大難雖有事  
也然則其遂徑涉而徒性乎曰否泰事之始逆應  
其敗當在事先違害其成當在事後康予其可矣  
甲始也先後各三日思之詳也然則有始者九以  
後甲為重也後甲終也龍護其終則龍保其有始  
矣

周光德曰元亨者天下之患常起下不通蠱既極  
矣姑一通之未足也必求有以大通之國政大焉

疏理人情大為調達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也然大  
通之治可以元事望於子哉最要不可深察陰不  
足趨一反其上下不交內其外者以大有升事  
可也

元德又曰元亨作功大有世靈六九象以上繫去  
求大母夫仁會貴人治蠱之辭非言大富人之說  
最是

像按曰先天其位而後大坤夫居之一担坤母  
之責任在巽先天其位而後大乾夫居之一擔  
乾父之責任在艮任乾于上其任坤于下乾上  
坤下則否是為父母之蠱之象六十二卦俱乾  
坤之事卜蠱九例元亨而天下治有乾九則九而  
天下治分量以艮艮論先以乾坤論後其坤柔之  
所由入艮乾剛之所由止蠱遂蓋得乾坤二元又  
能先後而為六日之甲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傳山下有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  
之象君子見有事之象以振濟下民養育其德也

在己則養德于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無大於此二者

李際山曰山下有風則風忘山之剛山木摧落盡收之象歸盡者也須有以繼起之象民有代其風之故為號令也言德者代其山之養民出力也易中言德多取于山故家語曰果行育德

張獻翼曰風自下而上以生物者也風自上而下以殺物者也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漁之象在水上元所出也故曰行山下之風從蠱十

內而已亡能達也故曰有山下有風：遇山而止則木氣不能宣暢而中壞蠱之象也

章本清曰小雅云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觀此而蠱之義明矣即子曰蠱者風之族故風字從虫是山風蠱亦是象然豈終于蠱哉根其勢而通之者風也有其枯而榮之者山也要在疎通山木而風氣之不鬱耳此則所蠱之道也

按山下有風：遇山而止則木氣不能宣暢而中

此壞蠱之象也以民風言之風類于下而振作鼓舞之故在上故曰振民振則頽者起矣而已德木或作新元本意而口有函養以要其成也直枝一奮動而輒止者人極世道之養由民風壞已民風之壞由已德壞已故振民有德非二事其為治蠱之道一也

張孝陵曰此卦利涉與他處不同是聖人要他打起精神幹事不可畏難苟安此一路最為喫緊處其有所遷托而不敢前也先言之可以鼓其踴躍其振于目前而不為長久之計也再言先甲後甲以善其謀元非示之以利涉之道而已

黃端伯曰虫從風生災為風生虫之害氣也形家謂風之所往敗地多虫故曰山下有風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元咎屬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註幹事之有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故意承而已本義幹如木之幹使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

防治而振起矣初六雖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  
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元咎然亦危哉占者且  
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劉江陰曰意永亨者前人云法未嘗不善唯時以  
解蠱至于蠱卦終者蓋其終而還其初也前人之  
意休：相水如子承考然或上及商此：由舊是  
也不可貞有如孔子之儼然先薄止是也小有悔  
自如彈壓是也不彈壓則身不活而彈之不免十  
痛以痛易生何大咎之有

尔康曰此卦以子幹父蠱為義初六為成卦之主  
則柔相濟又當繼承之始故即以有子考元咎許  
之所謂初來柔卦之義子幹父蠱其事未免相左  
其言未免相拂道逆而心苦不能元厲然意在寧  
親善于繼述是以終吉考者父之別林康誥曰大  
傷厥考心是父在亦得林之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註君子內中宜幹母事故曰幹母之蠱也婦人之  
性唯可全正宜貞已則既幹且順故曰不可貞也

幹不失中得中道也

俞琰氏曰夫以初六之柔而林父九二之剛而林  
母聖人之意可見矣向使父剛而母柔則何至於  
然惟其父柔而母剛此其所以蠱也歟

張彦陵曰不可貞正是幹母蠱之法蓋事與主與  
事庸主不同與主喜于有為一轉頭使進我女做  
清主極怕事必委曲周旋方免有碍若直行已意  
反欲其畏難苟安之心如何能幹其蠱男子陽性  
知事可以理格父有不善人子或涕泣以道流血  
不改婦人胡可以此施之九二休則用柔又若中  
位故得中道然此言母蠱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元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元  
咎也

九三陽剛太過雖幹之蠱而不免有小悔者在其  
休之上而過于剛焉則失順親之道或生氣之奮  
終非至誠之感乎故有小悔然非則不足以幹  
之究其終不至于吝

王湘鄉曰以九三三剛之至也以此為臣是諱君

之臣以此為子是諱父之子則有不順之名始雖不免于小有悔然不陷君父于不義則終元大咎也

朱子曰此句文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元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曰元咎然却終吉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季元劉器之徒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其寬裕元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之優弛延得過後而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

楊誠齋曰華弊者非則則革不力過則則禍必至過則而禍不至者九三其原乎然亦危矣九三以別害則過則也見天下之弊下勝其情欲一決而去之此其禍不為是錯則為景延廣然能小有悔而元咎者九三處其之極以極順行過則故過而不過小有悔過則也元大咎極順也子房之妻太子仁傑之存唐則其盡之九三字

六四裕父之憂性見各象曰裕父之憂性未得也

註林案當位幹不以別而以柔知能裕先事者也

然無其應性必不合故曰性見各

楊廷秀曰六四以陰柔之才居近臣之位此大臣之弱才才而弱補壞未全之任自也可以徐下可以柔可以寬不可以進故曰裕父之憂物以寬也又曰性見各曰性未得或進也高帝嘗秦高漢漢下秦矣亦三仁已補而木全自也惠帝欲有為嘗欲然無為非不為也自量其不如蕭何而不故為也故能成清靜事一之治此憂之六四寬裕而不故勇性有歟

呂柏恭曰六四過近于五正如子過近于父只是就父之事調停教從容寬裕始得若欲舉或概行任自任必見咎也

爾康曰父之過不可但已然亦須教一寬路使有旋轉方能行濟父母以儿君以淑慝是此義六四以陰居陰柔而得正故曰裕盡裕寬也以此為給人子所願第不可一意于裕以見各耳杜者惟裕之行有不遜意

六五幹父之憂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中正幹父之蠱而使不失其令名此為同譽以幹之是下使格親以正而論親以道親非惟不見己之過而蓋見己之善是謂相承以德言下是言

郭泰曰曰此曰蠱何從有譽焉此亦天以德用蓋賢為濟民并推賢之迹此之有宗一德相承然者大德人亦曰永敬而曰永懷所謂用譽以幹之也

則先德曰蠱非一日之故也世而後見故又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于而終也人情元大慈雖則日喻天下已治而猶帶滯川則是居喻也蠱之與一也莫不為蠱有九五以幹之而蠱元是也故其元初有終言不言之于象而言之于九五明九五之功非其之功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上九者蠱之終處事之外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之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途有怀才抱德不耦于時而高潔自守者有

知止足之道進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下居天下之事獨潔其身有所愛雖有得失大小之休皆自高而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有且進合道者也志可則猶言天下後

世景仰風教慕向其志也意

胡雲峯曰初六言意上九言志意柔而志剛也

張而若曰蠱之時不患元事功之人華事功習勝人多苟且以從機會此風不息將復熾而為蠱矣

上之不事高尚欲以此預救其壞也故聖人以高

志可則率獨清風高潔足以無頹起懷哉昌黎

文二篇皆詠此意

考微曰孔說以終事而通為人臣之身得不事

義即伊尹周以寵利者成功也此其志真可使後

人繼之十元窮故曰志可則

南康曰則陽非遺世不事之人當蠱之終則元

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事事之人也故曰不事

王侯之事為事然當事者以幹蠱為事不當事者

以高為事故不曰元事而曰高尚其事



按疊解其同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疏云甲者創制  
之金宜金之前三日殺物而治之後三日丁革而  
治之人謂新物之創制以甲為日下為金云先  
三日辛之後三日丁之此是安作其端也傳云甲  
者事之有始也上註在義未有事丁之說則人主  
即長也則上而索下其而止蓋說云上則能制新  
下亦能施金其順止靜故可以有為傳亦云則上  
索下尊卑時止上下順理治疊之道下其止止  
十其順以其順之道治疊是以元亨利貞朱子則云  
下卑其而上苟止所以成疊此二句乃致疊之由  
非治疊之道也山既其而止者治疊之道當其順  
而止不可堅正朱子甚非之謂其不成道理且夫  
易象又義也終則有始天行也既云凡之犯金者  
古之已終後從始告之殺物不已如天行四時已  
終後從春始傳則云終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  
其道故能索始而定其所以然要終而修其將然  
此先甲後甲之義也本義大指與傳无甚殊要見  
此極治始難入連亦在人事也按民書既云君

子以惠澤下俟於民育養以德人全諸解則云於  
民物振作其氣才已得述其德初六一爻傳云  
初九乃而在下故孔子於又疊之象上長六疊者  
謂人已壞之諸故諸爻皆以又字為言六山諸氏  
以此本義為未如從說則初六之爻不能通於  
他爻也胡氏蓋又曰又辭可以終又言有以中  
言言初六之象未可終於疊言時位已

易學卷之

武林車爾康去病父輯著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山

既接序卦云臨大也以陽之浸長其德壯大可以

監臨於下故曰臨也則既浸長悅而且順又以剛

居中而應于外大得亨通而利正也故曰元亨利

貞也物盛必衰陰長陽退臨為建丑之月從建丑

至于八月建酉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山也以盛不可終保聖人

作易以戒之也

傳以外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

二陽方長于下陽道漸盛之時聖人預為之戒曰

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山也大率

聖人為戒也于方盛之時方盛而進則可以防

其滿極而固其永久若茂而後戒亦無及矣自

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

方其盛而不知戒故但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

紀綱壞志揚亂則蒙孽萌是以浸滋不知禍亂之  
至也

車爾康山曰至于八月有山者言之于臨則當自臨

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八月而

不當數至遯六月臨觀乃陰陽反對消息之常理

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山為戒其義甚善豈可外引

遯卦謂周八月哉

胡雲華曰不義解臨字諸家所未盡蓋近訓大

即見上臨下不見下則臨乘之意本義依如臨深

淵之臨謂進而過于淵此謂所臨者則進而過于

乘也蓋謂之復者七日來復陰之極而陽初來也

謂之臨者朋來元咎二陽皆來而進于陰也故復

亨而臨則大亨復不言利貞者復是初陽之萌元

有不善臨則二陽浸盛易至致肆故戒之也戒曰

方臨之時則懼其為進何也曰進者去也則浸而

長君子之朋來固可喜陰浸而長君子之勢去也

可憂長有消之機來有去之几不可不戒也陽長

至二木過乎中即為之戒貴乎早也若論反對則

觀為八月聖人于觀不言陰之盛而于臨言之易  
為君子謀也又曰八月有三說觀八月一說也也  
臨六位至遯初二二陽凡八位八於數為陰於象  
為月應利六爻至復初一陽凡七位七於數為陽  
於象為日二也復下震二少陽七位於東為日出  
之方臨下兌二少陰八位於西為月出之方三  
也

楊誠齋曰臨之九亨利貞非乾之四德也亨利而  
已故彖曰大亨以正至於八月非必至遯而復為  
八月也陽進上窮陰生下交之而再進然後為遯  
則猶隔之以泰大壯乾始也陽未消而曰消不  
又何也蓋消不在遯而在臨之消不在初九而  
在九二自坤之初六為復之初九與坤之六爻而  
七故曰七日之陽也七與初皆陽也曰未復者重  
人喜一陽之未歸也自坤之六二為臨之九二與  
坤之六爻而八故曰八月之陰也八與二皆陰也  
曰有山者聖人戒四陰之猶盛也九二以二陽之  
進遯四陰之阻不曰山于六三一陰已在前矣追

切近矣不曰消不又于二君子方來而四小人未  
去君子可不戒乎若侯至于遯而有山則自即及  
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奔以一臨四周公以一臨三  
孔子以一臨一故舜之流放周公之束紕視孔子  
而觀之役焉惟自一卦言則二陽對四陰為君子  
寡而小人衆自六爻言則六三一爻為小人  
人曰浸而長說而順君子之亨也則中而應君子  
之正也則以謙而長必易消則以損而進必  
不順利以過而悔必不應浸而長則莫之忌說  
而進則莫之阻中而和則莫之違能比三者則大  
亨矣然必正而後可是三者有不止浸其義說則  
臨和則流蓋正者天之道也浸謂二陽未大盛則  
中謂九二應謂六五  
顏師氏曰臨四德以天道言至于八月有山亦大  
道也人事云何長机即是消机進勢即是退勢紀  
綱修整孔樂輝皇而顏懷懷開之尊即在其中  
淵言曰元亨利貞惟乾足以當之臨二陽耳而何  
以係辭亦然蓋二陽方長于下正乾金之積神凝

聚於此

臨八月何子元曰先儒自寅至酉為悅其說是也  
今按李鼎祚自建丑至申為否虞翻即亥日子至  
未為遊者非陽生言七日陰生言八月者陰布  
言兌在西方月生十而兌象得八故曰八月我在  
遠震在東方日生十東震象得七故曰七日喜于  
近七八主辭故于象象言之王介甫詩說云陽生  
言日陰生言月程沙隨曰陽極于九而少陰生于  
八陰之義配月陰極于六而少陽復于七陽之義  
配日蓋衍其說也

張齊陵曰自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  
其不言亨復與泰言亨不言元乃臨獨言元亨何  
也天下之勢惟方興為最盛二陽之浸長方興之  
勢也故盛莫盛于臨  
方孟捷曰聖人名辭還統龍開闢不如後儒拘著  
機臨之一卦伏羲以二陽臨四陰故名是循君子  
臨小人也文王係詞初二三之臨是名卦本旨亦  
取君子臨小人小人臨君子之象至係四五上之

臨非名卦本旨矣各取上臨下之象或以賢或以  
民政不必拘拘方畫臨道始以吾夫子大衆傳教  
思容係之說從故臨有來非強說而係係也易同  
欲刺去夫子大衆誤矣

尔康曰觀或與或來而以臨為與其相與之情親  
切有味而夫子釋臨曰臨大也則大之一字包涵  
甚廣說者又以大字為陽則非凡我能容覆人敢  
侮人皆大也不必單指陽言至夫子交遊之訓亦  
是有意張齊陵曰二陽浸長一陰正大之義如初  
出之日光熾遠人小人自然抵當不住似乎交遊  
也

爾康又曰至子八月陰盛之月也陽長使陰消故  
戒以有山八月者以八月為四陰之月此卦四陰  
在上遠得八月故以為象不必扯及遊觀反商焉  
藤

胡斐湖曰自氣以下元亨利貞占辭凡七卦乾坤  
也隨臨元安業此臨卦元亨利貞二陽浸長之占  
也然一陽浸惟曰亨三陽泰惟曰吉亨四陽壯惟

曰利貞五陽夫元亨利貞皆不言何獨臨與乾似也豈非元則一陽初動自二陽以往皆陽德亨也通皆利在貞正乎七卦除坤外皆一陽居下可見矣後儒不作占辭惟以四德論以為乾坤後數卦與諸卦優劣不同故得其四德誤矣若作占辭方知文王偶于數卦及之他卦未嘗不可用此占者也

何玄子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優進於臨陽氣日盛勢必生乾故聖人以四德係之而曰天之道也然曰大亨以正而不以四德折言之則亦與乾異矣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遁也至于八月有山消不久也

吳一源曰臨云自臨而泰而姤而遯是八月之外為消如此未見消之為不久也惟其眼前是元二旺八月所以即消而三爻曰元攸利可見威將盛時有說意便是消局故聖人先之以甘又教之憂甘則何念可弛憂則何念可懈

何玄子曰浸長也二陽長于下而漸進也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慈有吟到子云一氣不損漸一形不損虧說范云江以遠遠故能水山以陵遠故能高學以積漸故能進人以涵泳故能豪皆浸之說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元窮家保民元疆澤上有地只取地臨澤義然澤之所以恃有隄防安靜而不至于潰溢四出者地之博厚元限也君子休之以臨民元一人不欲漫其性元一人不欲遂其生也故為元亨元德之義

胡雲峯曰下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元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保民其受量如坤土之大孫開斯曰臨澤上有地以地之大也而澤下之澤氣流行地不能遏相浸相漬一世為跡故象曰剛浸而長蓋澤柔而所以為澤者剛也却仲與曰說卦象山澤通氣可謂臨矣必能諸地澤何也惟相親然後可以相臨群山之下有大澤而高卑勢殊澤不能以水浸山不能以高傾澤

是相背非相臨也故澤遇山則損惟地勢卑而下以順澤：水浸而上以悅地水土行而相親簡人主平易近民：故樂附上所臨也

初九或臨貞吉象曰或臨貞吉志行正也

註或感也或應也有應于四感以臨者也四獲正位而已應為志行正者也以則感順志行其正以斯臨物正而獲吉也

李隆山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為咸而澤上有地初二未亦謂之咸陰陽之氣相感也

吳叔美曰陽之感陰：之感于陽是自然而然之理不假一毫造作二陽居下四陰自來應彼此自相感通而成臨故初與二皆謂之或臨或感也陽進而感陰感而無心所謂或也

鄭泰曰曰初九下三爻皆臨于人者初九一陽在下其氣上行元亨弗屆舉大所比所應所承一切皆有以感通之故曰或臨陽居陽位相感以正非有心為感是以吉也臨初即是優初故彼元吉而此亦貞吉象所謂利貞者如此

尔康曰初九一陽居下其氣自為感通故曰或感便有相與之義矣陽德方亨德始位正秉元統廟故曰正雖有嚮長之機未當臨陰之位舉可謂之志行正而已

又曰初二陽上四陰不必以初或四二或五或六說殊難正然臨以相近為義初陽四陰二陽五陰惟此四爻謂之正應所謂二氣感應以相與亂為臨切即謂之獨感四五亦宜故初二而文或字俱同似不可闕然非美所吉同至理通則于諸易不

凡舉應尤相合

九二或臨吉元不利象曰或臨吉元不利未順命也正義曰未順命者釋元不利之義未可盡順五命須斟酌事宜有從有否故得元不利也則君臣上下猷可替否之義也

胡雲峰曰初九得正未見其卦之進故曰貞吉二利得中勢可以上進故不特曰吉又曰元不利至六三則曰元攸利扶陽抑陰之意可見矣

楊誠齋曰初九居下而不輕從近臣宜也九二當

劉長之遜感六五之君得大臣之位吉矣元不利  
矣何嫌何疑而木順君命乎蓋君之於臣非致敬  
盡禮道合志同則不足與有為也可以順命則赴  
之如矢流如轉規未可以順命則守之如介石如  
移山故武丁一君甘盤傳說異去就武王一聖太  
公伯夷異顯晦伊尹孔明一身于代湯先王異後  
前九二之於六五何必汲之于合哉且六五中順  
之君虛心以俟九二而不能必其從而况強懷之  
君子二陽方長千載一時也而初九亦貞固九二  
木順命則衆陰可得而忌之乎且不得而忌而况  
得而害之乎  
賴鯨氏曰臨九二既吉又元不利爻辭甚善而象  
曰木順命不得其解已思之此雖中正之德而實  
方浸長之陽二陽處勢既盛臨陰又起群陰之衆  
而乍以剛強先物似未肯降故以木順解之陰當  
負時未必不順聖人爲君子謀戒陽固如此  
章本消曰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陰居在上亦有  
木順命之象感義爲長且所感在初不必端指六

四在二不必端指六五爲寄有所指則三與上獨  
非其所臨乎  
吳耕美曰二爲剛中之悅一卦主爻剛浸而長全  
在十二故言元不利象曰木順命也此義要另有  
是大子繫一卦中大寂係處二陽在下是陽進陽  
長故臨大也鼎吉之卦論四陰在上陰方盛又  
陽之二非一君之義殊非可恃之時故曰木順命  
也陽便是天命三陽成泰方舉世順命若臨二陽  
如何祿得順命元不利有就剛中之德言感之  
者盡善也其未順命就四陰爻位言其應之者未  
全吉則所安之勢然也八月有山正是此意故特  
係此象指是危于浸長之時儆戒深意存焉  
尔康曰初二二陽浸長以臨群陰系謂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此也二陽同長故初二皆曰咸臨即是  
援朋來之義也而陽雖止其勢終孤四陰在上其  
勢甚盛未必即能順命于陽此聖人於陽在辛美  
之時而即致防危之意何奇哉切然不戒初而戒  
二者此卦止有二陽宗與坤不同初方據善其道

豈當便說不順二位為中身六五盛陰正對此上

又已先陽故說詞于此耳

張文鏡曰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祇象也我之用

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大獲有六象也六與履

乾元同焉之外也

六三甘臨元攸利既憂之元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

註甘者邪佞說媚不正之名也憂非其位者則長

之世而以邪說臨物且其元攸利也若能盡憂其

危改修其道則不害正故咎不長

呂伯恭曰六三以陰柔在上處位不當却有兩路

若知處位之不當強煦說人則元攸利若知處位

不當戒懼自守則可元咎甘求諸人既憂之求諸

已

尔康曰六三為元之主爻陰柔不中不正其位不

當故為甘臨甘者甜心好語口惠而實不至也在

君子則為離虞之治在小人則為足恭之人故元

攸利既憂之元咎此又以訓正六三之道然三

為陽位有能憂象

六四至臨元咎象曰至臨元咎位當也

爾康曰六四地中爻又四澤盡中來水際見卑地

與澤切至親臨正在此為故至臨胡雲恭說至是

失然三臨之切者也何以不言至三抑不正以甘

媚為臨不足臨也且未與澤分休故十當位坤始

之四特言之忽為而至有欣喜之意為至五則

有欽遵之意為至通而至有洽比之意為至二則

一曰到也一曰極也則到為得

梁寅氏曰謂之至臨美而凶于元咎何也曰至臨

者非臨之至善也以與初為應相臨之情最為

切至耳陰柔元臨人之德而惟以私情相臨得元

咎可矣而豈能大有為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胡雲峰曰六五自是柔剛之主何為以知休蓋謂

之臨多是以已臨人五虛中下應九二不任已而

任人所以為知所以為大君之宜中庸曰聰明審

知足以有臨又曰齊其大知也與齊好問而好察



通言其皆出于此欤天子釋乾曰德言仁義礼不  
言知：先大言于坤周公係爻詞獨于臨之坤体

正是教思元富家保元體意志在內者言上六德  
孚信紅純无粉飾炫耀之施一意在內若言志應

曰知臨五常之德知藏于內坤以藏之故也

爾康曰六五以地中下臨澤中有大君臨民深悉

于陽以為在內則深而无味矣俗呼地上為堆焉

閭闔之象坤德最盛柔中居尊其体順其心虛其

教上爻坤土最高廣故以教象之

德文明以此臨民止是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故曰

孚德載物而居上所謂以孚終也

大君之且行中者六五君德尊位用人行政擇中

項平章曰臨之卦義不專取孚訓但同事立義耳

用中皆其所宜故曰行中也

人之所需者以飲食為急故需為飲食需不訓食也

虞仲翔云至下也謂下爻初處當位有實故元啓

者必有事故曰蠱者事也蠱自訓坏不訓事也能

按說文云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從一一托地也

臨物者必大故曰臨也者大也臨自訓滋不訓大

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仲翔之解至本此奇而

也

確矣

上六敦臨吉元啓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按臨解異同臨字之義疏云陽德壯大可以監臨

註坤之極以敦而臨者也志在助賢以敦德雖在

於下本義則云進而凌逼于物胡寅奉曰諸家訓

別長別不害厚故元啓也

近訓大俱不如本義依如臨深淵之臨也八月之

爾康曰坤順之後敦厚之極以此臨一卦之上是

解不一胡氏所列三說其弊矣初九成臨終成註

以坤寧載物之德臨治天下深仁厚澤命膚決隨

與傳皆云感本義訓偏典皆胡氏以為其義勝于

使天下後世元一人一時不被其澤何吉如之此

諸家也未順命諸家以為未可承順五命本義則

去冬詳六四至臨疏云盡其主極之善而為臨傳  
本義則云切臨于下臨之至也上六敦臨註云以  
敦而臨傳本義云敦象于臨

觀

觀望而不為有孚顯者

註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  
盛乎盥也至為簡易不足從觀故觀望而不觀為  
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後者吾不欲觀之矣盡夫  
觀感則下觀而化矣故觀至盥則有孚顯者也  
本義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  
上四陰卻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  
所以為觀望將祭而潔手也存奉酒食以祭也顯  
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雜自用則其孚信  
在中顯然可仰也或曰有孚顯者謂在下之人信  
而仰之也  
朱子曰不為者言當時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存  
則是用出用出則先復有初意矣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  
又曰盥而不存與神武而不投朱子皆以為是聖  
人不犯乎徹底蓋盥則必存不為是喻聖人致其  
潔清而不輕自用武則必投不投是喻聖人得其

理而不假其物故彼謂之神武而此下文別以神道言之

楊誠齋曰當盟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荐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託萬物以誠託物誠始衷矣上之化下為盟而不為薦則半誠有諸中而顯庸應于下矣

又曰教莫大于觀德而政令為下故曰大觀孰能大觀九五星是也

項平菴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此所謂觀也盟者祭禮之初若方饋束帛盟于子先凡祭之事百未為也存者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元不陳也奇明盛潔元所陳布而有孚顯若已不可掩蓋相觀而化其神如此故謂之神道也先儒謂盟則誠敬方專存則誠意已散盟而不存謂專而不散非也仁人孝子之奉祀也豈皆至存則誠敬乎此但以盟而不薦象祭已無為尔非重盟輕荐也如所謂不動而變不言而信豈言動為不美哉但不煩言動而已

矣

熊通氏曰觀依陸作去聲讀鄭康成曰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夫貢士于其君以禮賓之唯主人盟而獻賓：盟而酬主人設荐則弟子也今覲六爻俱元祭義而有覲國省王之文漢五行志地上之木為覲其於王事亦可覲是也自禹享長以盟為灌地降神王弼因謂祭莫盛于盟誤灌為盟矣程先生云下使可誠少散如此荐從長寧周氏以荐有藉解而不知荐元礼意謂恭已南面豫殷荐上帝豈可訓亂耶王肅本作盟而不荐吳知清曰敬之感人甚速覲人省但覲其初盟不待既荐之後也二家文雖通失本旨矣有孚顯若有孚者下之孚也象傳所謂下覲而化也顯說文云大頭也詩云其大有顯凡卦以初為下終為上二陽頭之象所謂大覲也朱先生止謂尊敬始有遺論文中子贊易曰至覲曰可以盡神然乎哉  
何玄子曰許慎云顯頭大也尔雅云顯：君之德也廣韻云顯仰也五至誠以動物而物或仰焉曰

顯若者象大頭在上為人所仰之意

李惟孝曰除却聲色方可有會

何玄子曰舊說雖而不屬作祭祀解細思之中元

此象且云初豈降神誠意未散至存簡畧則不足

現備夫子既准而往之說也朱子非之以為王者

之存豈有不誠之理云不存者言常時誠敬如盛

之意當在也今按殺渠註云元性而祭曰存：而

加牲曰祭祀記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元田則

存余法庶士庶人元廟元曰鬼註疏凡鬼者存而

不祭是存非盛孔元據王者之祭乃以存言新宜

從鄭義

吳叔美曰觀全是一股神行點孝然契故元可擬

誠但設壇而不存而語祀一圓對越神明精意流

通妙境畫出一個不言自孚真象使人讀之感通

之妙宛然在目此所謂化工之筆印言曰融與神

相對之象

柳仲與曰按禮器云諸侯相朝淮川尊堂無蓬豆

之薦周礼小宰之職凡賓客贊裸大采伯之職大

賓客則攝而載裸：與准同諸侯朝于天子始至

天子使大宗伯裸以鬯酒元適且一獻而罷礼至

元文也諸侯相朝亦然鄭康成謂諸侯貢士于天

子大夫貢士于其君皆以此礼賓士然考諸周礼

有賓與之文無飲食之禮儀礼有卿飲之礼元賓

與之文鄭以卿飲賓與無接以與不存為賓與因

文辭云現光同賓而附合之也不知惟裸元存惟

堂裸裸惟天子有電諸侯賜也乃有不賜則貴電

于天子者諸侯與大夫賓與安所得電楊氏元爵

之士此鄭氏言礼所以多附會也文辭現光同賓

亦以天子賓諸侯為象王者賓萬國惟諸侯休大

賓客小雅采芣燕采朝諸侯曰既見君子為龍為

光足也士與自卿可祿賓王天子所未可達用賓

鮮易有繫康成之說而王輔嗣又以為祭祀大祭

祀而裸豈有不存者乎

尔康曰人當祭神七極盡戒列臨時精神聚會意

思數信初步束榮豈乎時元為祇肅之始最初一

念何等專摯若至于薦又是後時後念矣豈而不

薦聖人特言其未薦前之敬如此有孚從人之感  
言也顯首之大也上以精誠默運而人皆作之以  
有相投如將此顯舉而在前惟見其顯然朱子曰  
有孚顯者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更與下現而  
化之義貼切以著其為現非以薦為誠意漸散不  
足現也若論祭之當敬微始微終惟有不我孔嘆  
夫式礼莫愆之語乎有孚顯者或以祭者言亦可  
蓋言尔時其首仰然若鏡在前非人之向化投首  
之謂也為享長以盟為淮遂生裸地降神之說王  
輔嗣因以灌為盛礼有誤也鄭康成說盟已是第  
言賓與之時賓主俱盟以未伸與之故則康成誤  
也大盟者賓與祭礼俱有盟而不為言不存之時  
顯者可現吳如清而謂不待既存之後是也此卦  
之盟當以祭礼為正以賓與言者批觀國之先生  
義耳仲與止言天子諸侯之朝不主賓與亦不主  
祭祀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蠱而不薦  
有孚顯若下觀而化也觀大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

人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徐幾氏曰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心中以德言有  
其位允其德不足以現天下有其德元其位亦不  
足以觀天下

張彦陵曰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耳蓋  
以教顯神非以神為教正與愚天下以神有辨  
俞琰氏曰中正以觀天下則又贊九五之德既中  
且正足以為現以亦天下也書君牙云爾見心  
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九今五為現十上  
而中正如此况又以巽順相遇感則必通天下豈  
有不化者乎

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神道設教聖人所以為  
觀極觀道而言之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趙汝楨曰巽為風坤為地蓋言山下有風者四時  
不行之風觀與巽言風行者舒散發達之風之  
行于地上猶大觀之周乎天下故為觀之象先王  
觀之用以省方觀民設為多樹之教

劉三山曰：現民設教如齊之末，索教以養，索衡之  
法，風教以禮，別奢如曾，則示之以儉；如魏則示  
之以禮之類是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  
也。

註：處于觀時而能遠朝美，終于陰柔不能自進，无  
所鑒見，故曰童觀。趣順而已，无所能為，小人之道  
也。故曰：小人无咎。君子吝。大觀之時而為童觀，不  
亦鄙乎？

項平菴曰：初六為下民日用而不知，則其害也故  
无咎。君子不而著，不察則可羞矣。

蔡虛齋曰：以誠化而言，則陽明陰暗，況于在下，故  
曰童觀。以力量而言，則陽強陰弱，以分量而言，則  
陽大陰小，以制行而言，則陽主義，陰主利，以作用  
而言，則陽奮發而陰違逆，推此類求之天下之理  
得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註：處在卦內柔順寡見，猶有應焉，不為全蒙，故曰

利女貞。處大觀之時，居中得位，不能大觀，實鑒但  
闚觀而已，誠可醜也。

本義：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  
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徐進齋曰：闚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視外，雖與五  
為應，前為三四所蔽，所見不明，闚觀之象。

六三觀我生，進退無咎。象曰：觀我生，進退無咎，未失道也。

疏：我生，我身所物出也。道得者生者，道是闚道，生  
利萬物，故係辭云生。之謂易，是道為生也。觀風

相幾，未失其道，故曰：觀我生，進退無咎。進退之時，以  
觀進退之幾，未失道也。

傳：我之所生，動作施為，本義我生，我之所行也。二  
說俱平實。吳尊盧曰：生者，人之神明也。惟內心自

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嘗惛不能現我生。

胡雲峯曰：三處上下之間，有進退之象。地卦三不  
中，多不言二居中多言而現以遠近取義，如此諸

爻皆欲觀五，惟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于進  
六三上下之間，可以進退之地，故不必觀五，但觀

揚所為而為之

楊誠齋曰六三以柔居剛其位非正也進不可也  
以順應上其勢有牽必達不可也量已而為進退  
象乎未失道也未失者深許之辭也此亦學者事  
也若夫聖人仕止久速惟其可而已何必量已哉  
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辟同而德異六三察已以  
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

沈存中曰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鸛飛夷  
天魚躍於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  
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窻前卓然現  
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  
是于活處看故曰觀我生現其生又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闊濶氣象  
不患不和乎

贊義曰我生者猶言生理生涯生事生產謂之德  
業所以顯晦其身者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傳觀其明十近五以陽剛中正告尊位聖賢之君  
也四初近之現見其道故曰觀國之光觀見國之  
盛德輝光也不指君子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  
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  
道德可知矣

九五觀我生君子元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疏九五居尊為觀之主四海歸心我而化我教化善  
則天下有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

俗故觀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風若則元咎也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位尊其下四陰仰而觀  
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  
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元咎也

爾康曰李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卑陰自  
下觀之非能中正以現何以使下觀皆化非能化  
天下于中正何以為大觀之主故曰觀我生君子  
元咎也九五中正以現天下下現而化正是此意  
不求天下而先求我生將我所立法樹木處一一

省察然九五地位現民正所以哉現我觀吾身所  
行之當否但觀凡俗之善而已此本諸身而微  
諸凡者也書云當于民監止此意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三為已之進退則曰我生五為大觀：民則曰我  
止若上雖居上而无位其一體並生之心不能自  
已不但現一切之生身世人已通作一現故曰其  
生蓋曰我尚有民可對曰其則渾之矣曰我尚有  
位可任曰其則離之矣天下不能並生吾心不能  
盡懷故曰志未平

項平菴曰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必能  
知九五之居中懷正雖如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  
免咎耳不然九五建中正以現天下雖无咎大耳  
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  
小也項氏之說如此其實不然君子對下童與女  
而言初童現也二女現也三學人也四現國者也  
皆以觀之遠近為優劣惟五上二爻皆陽為四陰  
之所現陽剛中正皆君子也蓋曰九五觀我生是

君子也何咎上九觀其生是君子也何咎二爻是  
陽故君子祿乃贊其已為君子非望其來為君子  
也 爾康

爾康曰易十治人之事多曰吉曰亨于自治之事  
多曰无咎人惟无咎為難有吉亨而不无于咎者  
有凶而仍得无咎者九五雖已觀天下然祇在精  
已之德上磨勘故曰君子无咎焉蓋曰觀外一爻  
勝于一直所觀漸高所見漸利人曰觀以四陰而  
過二陽聖人却謂二陽在上為天下所仰翻作一  
段好光景

又曰觀我生者以我對人而言以天地萬物而共  
於我則觀漸由己而為觀以思故曰觀民觀其生  
者即我亦忘矣以我而出于天地萬物則志量无  
窮而充齊猶病故曰志未平現我生自是充齊之  
憂觀其生自是孔顏之量  
朱以鮮曰君子无咎對初爻小人无咎言下四陰  
爻皆小人上二陽爻皆君子小人當仰現于上故  
无咎君子當觀示于下故无咎



蒙引曰上九之觀其生只就一年之得失言不言  
觀民之義何也不當事任也故曰志未平也雖未  
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釋閏曰其猶言定也與我為對

按觀解異同蓋諸家以為祭祀之始置乎酌爵堂  
於地求神之時也朱子則云只是洗手不是濯鬯  
初六小人無咎諸解系云小人之道傳則云小人  
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六  
三見我生諸家皆云我身所動作既又云道得君

生利用賓于王疏云居在親近而得其位明習國  
之礼儀宜利用賓于王庭傳則云賢德之人人君  
賓礼之志未平疏云以持處異地為衆所觀不為  
平易志未與世俗均平傳則云志意未得安寧即  
本義不忘戒懼意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

傳卦上下二剛交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  
也中虛之中又一剛交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  
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噬必齧之則得噬故為噬嗑  
聖人以卦之象推之于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  
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統邪間隔於  
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  
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大  
下至于一國一家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  
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  
朋友之間有離間怨隙者蓋德邪間于其間也陰  
去之則和合矣故開陽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現  
噬嗑之象推之于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  
之則元和不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  
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休明  
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呂伯恭曰利用獄須是去其間所以言獄者又須

是推究病源所在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蓋獄者

察其情也當察其何處開闢然後治之

李子思曰天地生物有為化造之使者必須用雷

電搏擊之使人治天下有為民之使者必用刑罰

新制之故嘆嗟以去顯中之使雷電以去天地之

使刑罰以去天下之使

表曰顯中有物曰嗟嗟嗟嗟而亨則柔分動而明雷

定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註有物有聞不聞不合元由亨也則柔分動不潤

乃明雷電並合不亂乃章皆利用獄之義柔得中

謂五也能為裁合而通必有其主五則是也上行

謂所之在進也凡言上行皆所之在貴也雖不當

位不害用獄也

疏則柔分謂震剝在下離柔在上則柔云分雷電

云合者欲見明之與動各是一事故則柔云分也

明動雖各一事相須而用故雷電云合但易之為

卦取象既多若取分義則云震下離上若取合義

則云離震合體共成一卦也此釋二象利用獄之

義也

傳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告尊

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

治獄之道全則陽于我暴過柔則失于寬縱五

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

朱子曰柔詞中則柔分以下都掉了顯中有物只

說利用獄又各有取義不說顯中之物問易中言

則柔分內處一是嗟嗟一是節此頗難解曰據其

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則柔分：備均也

又問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據

于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又曰則柔分諸意與日

夜分同

石介氏曰大凡柔則言上行則剛言柔下則上

定休也則柔如訟元妄渙奇九二為剛休在本上

而柔下上行如晉賁鼎噬嗑奇六五為柔休本在

下今居五位為上行

楊誠齋曰昔五侯皆通罪狀顯明成帝得子親目

非不明也乃不能置之法則雷不與電合矣趙孟

韓揚之元宣帝非不斷也然皆罪非當死則電不當與雷合矣此卦二象雷電並作則是當罰即罰當刑即刑如雷之奮而與電合罰所當罰刑所當刑如電之赫而與雷合有以死慟乎獄理充或獄道失故曰雷電合而章

章本清曰當雷電並作聲光開闢見噬嗑之象何玄子曰則柔分正謂中四爻所噬者如膚則柔如乾則剛則如腊肉如乾肉則柔中剛皆順中之物所謂分則剝剝之謂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俞琰氏曰或曰噬嗑則轉而責亦有順中有物之象亦可以噬嗑而以為責何耶凡曰噬者必下動責元震故不得為噬嗑也或又疑之曰若然則噬嗑與豐取象何以異哉曰豐則光明後物固電閃而雷繼之震而擊之故豐之象曰折獄數刑噬嗑則不然雷先動于下電乃明于上唯震耀而已不係物也故噬嗑之象但曰明罰勅法明罰如金作贖則所以懲其過也勅法如象以典刑所以防其

惡也言之於設教之後所以刑教之不逮也

唐綏卷曰雷震必電：蟬必雷元不相合者故係噬嗑先王以其震為威以其電為明威與明合故以刑法為第首先明而後威則其法必當盡之所折獄欽刑也先威而後明恐有未明故但收離之明以彰其明罰取震之威以申勅其法示人以不可犯而已

黃氏曰抄曰程朱諸家皆言于卦合云電雷今云雷電者字相類而誤惟鄭氏謂最亦云雷電合而章不必以是疑經文愚按此卦雖離上震下然陽氣將震發乃閃然成大故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為主電者雷之精光如爆杖火一出而聲即透亦非在戶雷電非其他別然二象之比最言雷電合而章語意絕好經文未必悞也

朱梁山曰物字本音責相承作勅字

張中溪曰泰邑石經本作電雷

初九獲校滅趾元咎象曰獲校滅趾不行也

本義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獲校滅

耻之象止忠十初故得无咎占者必悔而无咎也

○朱震氏曰荀卿曰非樹德樹業也尚書大傳曰

唐虞象刑上刑播衣中刑操屨即傳所謂懲創之

條要之中刑之條或罪或罰或懲或罰皆革為之

疑古者制為非條播衣當刑者服之以示愧恥條

較使止而不行小懲大戒故无咎

荀基曰六又皆言治獄者初夫子貢曰或為治者

不可不察其微是也周官掌囚下罪倍足械也械

亦曰較罪之大者何之以較條較不懲必至何較

戒而不戒必至戒耳

倪鳴玉曰履較戒耻无咎條較已危戒耻不元俱

其心始知悔留其身使補過是則聖人之仁也

二噬膚戒無元咎象曰噬膚戒鼻末則也

註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罪惡者易服

故取噬膚為象戒沒也深入至其鼻也二乘初

則是用刑于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戒鼻而元

咎也

吳氏曰二三五乘畫物之脛者四則畫物之堅者

二三五皆乘二五以乘居剛雖晚而堅二以乘居

柔最為易噬膚者承腹之下乘此无骨之肉古礼

刑實于一馬曰膚馬二散為噬象膚又近切則初

為頤之下初几噬物下初之物最有力以近能

噬之則噬至乘易噬之物一乘不傷鼻元留難以

至所噬之膚掩通噬者之鼻也

俞琰氏曰噬膚與噬臍噬臍同文或鼻與臍

趾或耳同文五刑一墨二劓薄刑故十二言之

蔡子木曰去忠不敬是長奸也元已不力是習飲

也夫鼻者人生之始也深浸其鼻根株意拔矣於

替何有書曰除患務本

焦弱侯曰噬肉而掩沒至鼻不可謂元如史官曾

操桃易元或重飲其至以頭沒杯案中沒即此戒

字意也

何玄子曰此卦以來則為危噬恐有以來則為利

乘剛有難處有得力處也六二震六二難處也噬

膚六二得力處也

却仲與曰凡猛獸噬肉齒上合而唇吻沒鼻故為

獄清深入之象

爾康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肝噬乾肉皆順中有物  
噬而合之象腊之噬難于膚肝難于腊乾肉不若  
膚之易而易于腊肝其為間之大小用刑之淺深  
亦于各爻見之膚者柔坎元骨之內六二柔得正  
而柔初剛治之易：故象噬膚小物全體而乾曰  
腊：之言夕也朝暮于夕乃乾曰腊肉藏骨六柔  
三剛有此象也乾肝乾肉而帶膜骨至堅難噬乾  
肉肝之去骨者自膚而至肝言肉則全體矣五正  
位居上故以屬之易主言之序如此

又曰噬嗑六二程子以柔剛為用刑于剛強之人  
未然凡六畫之卦合兩體而成一畫之畫合衆爻  
而凡是一爻之中而于承乘比應皆相關取之噬  
嗑離上震下震以一陽奮迅于初而六二即乘之  
固有剋柔並濟之道剛柔並濟斯獄固宜如是此  
爻柔剛繫與柔接故有噬膚之象耳

六三噬腊肉過毒小吝元咎象曰過毒位不當也

註處下休之極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堅

豈惟堅乎將遇其毒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  
以喻怨生然承于四而不來剋雖大其正刑不侵  
順故雖遇毒小吝元咎

三在膚裡故稱肉腊肉之噬難于膚噬喻刑腊喻  
不服毒喻難獄故仲曰三以柔弱居剛決之位弱  
齒而噬堅每無遇毒之吝于然噬所當噬故元咎  
也位不當非以六居三之不當乃三位之自不當  
也

李之翰曰小物全體曰腊本草曰凡腊脯中澁者  
有毒又曰漏脯有毒故腊肉不可多噬也

九四噬乾肝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貞艱吉未光  
也

註雖體陽爻為陰之主獲不獲中而居其非位以  
斯噬物：亦不服故曰噬乾肝也金剛也六貞也  
噬乾肝而得剛直可以利於艱貞之吉未足以盡  
通理之道也

傳四已過中是其剛愈大而同刑愈深也故曰噬  
乾肝：肉之有膜骨者乾肉而無骨至堅難噬者

也噬至堅而得金矢取直九四陽德則  
直為得剛直之道雖得剛直之道利在九艱其事  
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休陽而居柔則  
明則傷于果故戒以知難若柔則守不同故戒以  
堅貞則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  
噬四最為善

楊龜山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剛者也以六爻  
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剛除之責者也

丘行可曰噬嗑惟四五而文能盡治獄之道象以  
五之柔為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  
獄也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他爻不與焉爻以四  
之剛為主故曰噬乾肺得金矢利貞吉吉之文  
獨歸之四而化文謂之元咎也主柔而言以仁為  
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  
哀矜威以懲其奸惡則柔運用恩愛無施治獄之  
道得矣

顏鯨氏曰魏和柔趙廣漢之獄蕭望之治韓延壽  
之獄化馬所倚生莊有豎治張湯之獄卒以湯故

受誅公孫賀捕朱安世反以安世構而獄死故曰  
貞元咎聖人之為武深矣

章本清曰四利銀貞吉象曰未九也五曰貞厲先  
咎得當也後儒乃云周公取四孔子取五何其膠  
執即文象現之四噬乾肺得金矢五噬乾肉得黃  
金此四之所以艱而未九五雖傷而得當也孰謂  
二聖有二義哉

又曰噬嗑九四得黃矢解九二得金矢皆以未爻  
奇盡取取象故核六五曰一矢亡也金矢謂其用  
剛直以矯折也後世不察仍借周礼鈞金未矢之  
文以解得金矢未受民詞而先出金矢此豈可  
以訓哉

易筌曰周礼以西造禁民訟入未矢于朝然後聽  
之以西制禁民訟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  
之矢百為木桐三十形為鈞金入矢以自明其直  
入金以自明其寔不直不復則沒金矢于官故曰  
禁訟小而獄大四得金矢蓋其小大而理之五若  
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庶是也故獨曰

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即今之告敕典時刑也  
古今不相遠過儒疑周礼為新莽之書不信其言  
則舜典金作贖刑者亦非欺弱侯之說如此然此  
文金矢不然

商康曰利艱貞者微清甚難後用堅貞尚未能盡  
服念不一散楚貴訓傳必艱而後可既艱艱自多  
艱艱渙之邑每得有光九四占辟三爻九咎四  
獨吉者則治獄又以剛為尚也通柔豈去剛之道  
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利九咎象曰貞利九咎得當  
也

本義噬乾肉難下膏而舌下賄得者也黃中色金  
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則下人人  
元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九咎亦戒占者  
之辭也  
立建安曰噬嗑三柔之皆用照者也而五最勝五  
之位與二同而五能噬乾肉二但能噬膚首二以  
柔居柔而五以柔居剛五之才勝于二之才也五

之才與三同而五得黃金三不克逆毒者三之柔  
下中五之柔得中五之位勝乎三之位也六五之  
才之位視二三則有間矣而文辭但九咎而不及  
九四之吉五之柔又不如四之剛也然則噬嗑  
噬之道捨九四其何以哉

李西溪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  
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然貞厲  
則九咎正如辨上訓夏時刑：既惟矣既曰朕言  
多懼是也

沈蛟門曰象言五不當位此曰得當者何得之為  
言固不得而生也謂五不當惟能以貞為自持亦  
得當矣是不當者可易而當也

李素一曰獄者天下之命也法者天下之平也君  
主之其道先仁臣守之其道先義九四入臣之  
勢強誅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剛而用九五人  
主之勢尊行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貞而利川為  
人臣奉君行法之意有限故即其功而曰吉人  
君奉天愛民之意無窮故但曰九咎而已

何玄子曰金一所示此卦當與訟卦合觀訟者方  
爭而求辨非剛中之名不能得其志故曰利見大  
人噬嗑則已新而行刑非柔中之名不能收其情  
故曰利用獄然其收之于德不若化之于始故  
此六五之元咎終不如訟九五之元咎也  
九四則臣九五柔君子瞻華陶曰殺之三兇曰赦  
之三正此意  
尔康曰此利用獄之文也乾由全體黃金中和之  
象皆不過乎剛者也六五上位之人以柔用獄而  
捕曰貞爲元咎者聖人謹重刑獄柔中不廢剛  
也  
又曰用獄之道治貴情恕念在哀矜當爲剛之卦  
而柔乃上行夫子以爲柔居上位不宜而于治獄  
適合故以取之然畢竟獄情委曲許多萬難非剛  
不新六五以六在五本也在柔一邊又剛急以貞  
厲元咎戒之能貞厲則不當有更美之而爲得當  
其透切可知是聖人欲六五以刑濟柔非以柔濟  
剛也儒者不察因其陰居之位若謂治獄者惟在

於柔則過矣中四爻六四以柔便有過毒之各六  
二雖柔尚藉所乘之剛六五黃金過于金夫可見  
卦不當以位言又得當以事言  
上九何校哉耳凶象曰何校哉耳聽不明也  
易筌曰六爻皆治獄者若以初上爲受刑之人則  
以戒趾爲元咎甚不通矣初治于未甚故元咎上  
在卦終而猶有怙終如以賊刑者百姓有過在于  
一人謂非爲人上有所致不可故曰凶二三四五  
在頤中可以言噬初上在兩端但可言較耳  
像象曰中四爻在噬相噬明動得合：則與柔盡  
成其爲子居初上在噬元噬明動不合雖皆剛盡  
墜爲小人初懲小人之始猶元咎上怙小人之終  
遂凶耳目之用分言之視曰明聽曰聰合言之聰  
聽則明不聰聽則不明五得中上行雖坎合而聰  
明其上何較哉耳：夫離明並象坎聰象言聰不  
明者此  
高中憲曰聰古聰字或耳之凶其則惟自用者乎  
何玄子曰何貞也謂貞之于首也上畫爲首則畫



在上首抵之象極加于首而沒其耳

按噬嗑解異同利用獄疏案云以刑除間隔之物

傳則分明之曰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

明燭之象利于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

情然後可以設防致刑也諸家從之則柔分疏謂

震剛在下離柔在下朱子云一卦三陰三陽謂之

剛柔分：統均也語意與日夜分同上行疏云既

居上卦意在而進傳則云謂居尊位需電祭鬯石

經本作電雷明罰勅法疏但云可畏之義大全諸

解則美惡厚之意初九元位註與傳皆云初居元

位之地但註以位為陰陽之位傳則云爵位之位

不行也疏云罪過止息不行傳云某其止行六五

噬乾肉註以為堅傳以為易本義則云難於嚼而

易于嚼腭故註云物亦不服本義則云人元不服

將黃金疏云既中而行則能行其戮則勝者也傳

則云五居中而得中道處剛而四情以剛蓋得大

臣之助也諸解皆云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則

六五又以柔勝者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賁

賁亨小利有攸往

鄭康成曰賁文飾也離為日天文也艮為山地文

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

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則柔雜仁

義合然後嘉會禮通故亨也卦互離坎艮：止于

上坎險于下失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

可矣

許慎曰賁飾也从貝升聲貝水蟲皆有文如錦故

為文飾之義京房云五色不成謂之賁文彩雜也

傳氏曰賁古班字文章貌王肅鄭玄皆云賁黃白

色也孔仲達云艮為山離為火以火照山之石故

黃白色也揚子雲太玄經噴首火二曰黃不純也

于振注易賁卦山下有火黃白色也故曰黃不純

也

俞琰氏曰賁乃噬嗑之倒體柔本而文剛謂六二

之柔自噬嗑六五而來分剛上而文柔謂分噬嗑  
初九之剛上為賁之上九或謂一陰一陽卦皆自  
復姤而來二陰二陽卦皆自臨遯來三陰三陽卦  
皆自否泰來非也或又謂象傳此言剛來柔來皆  
從乾坤二卦來亦非也大乾坤者繫卦之父母三  
百八十四爻元非皆乾坤也又豈但一陰一陽為  
然我小字當依郭京作不字上九乃陽畫之大不  
可以小言也柔來文剛則文在內而內文明故亨  
分剛上而文柔則文在外而止則不可動故不  
利有攸往郭京曰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之一句紫  
陽曰理或然也  
陸北沙曰易卦文莫非文也何此卦獨得為賁蓋  
天下之文皆陽為之也然陽必有資于陰而成文  
非陰則无所雜而文章不成也故離以陽處於陰  
而為文明之卦艮以陽分于陰而為光明之卦其  
陽陷于中與伏于其下則皆暗為陰所蔽而取幽  
陰之義矣然旅不得為文者以離在艮上有去其  
所止而不吝之象其明不可以久也又離相見之色

也艮相分之色也相關者近而愈辨相分者遠而  
愈明內卦近也外卦遠也於有則合於旅則反矣  
又旅之三與四乃二陽并也并則不文矣亦其不  
得其賁並者也

何玄子曰家語孔子豈得賁哉然有不平之色子  
張進曰師闢卜者得賁卦者吉也而夫子有不平  
之色何也孔子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中有火賁  
非正色之謂也大有也黑白正焉今得賁非吾  
此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謂也有有餘者  
不受飾也

李象一曰小利有攸往亦美詞生：編云小利猶  
言周旋中礼意言云小者文也余謂小即五爻束  
帛之之意言雖儉而同而亦利于往即孔子從  
先進意也

又曰賁乃噬嗑之倒轉所謂柔來文剛者只是噬  
嗑之離上倒入而在內也六五之柔來居二在初  
三兩陽之間豈不是柔來文剛所謂分剛上而文  
柔者只是噬嗑之震下倒成艮而吝上也初九之

測上告上九位四五而除之上豈不是測上文柔  
柔來不吉分離反是離中偶下動也測上言分者  
震反是艮下蓋奇移在上也以離卦傳參之自見  
諸說紛：畢竟夫離無陰

吳翀美曰嗟嗟動而明測柔到遠相合離處所  
以合而章食明以止則柔相濟到各心其則處所  
以成文而貢故曰貢歸也至美所以成歸然這文  
都是天然之文不曾加得須增歸至文還是元文  
故又曰貢元色也觀致歸與元色二義可以想見  
貢之為貢

象曰貢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性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現乎天文以察時  
變現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註則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柔居二位柔  
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  
九二分告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  
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性

胡先氏曰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于二十八宿經星

之次舍此天之文也即卦中測柔交錯乎六位者  
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明大槩然有禮以相接者  
天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止者文之止也是則卦  
中離明而艮止者也

項平菴曰古人之于文不敢一日離也古之聖人  
謂人之情不可以徑行也使夫人而可以徑行則  
將先所不至是故因其羞惡辭遜之節而為之文  
以歸之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禮百拜而飲三爵  
而受六札而婚所以歸其情而養其恥也荀子不  
知而以焉偽晏氏不知而以焉常戰國之君以為  
建國而晉之士以為鄙各獨伏義文王周公孔子  
以為此所以奉天命之變成人倫之化不可一日  
無也故曰現乎天文以察時變現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今現貢之六爻元一丈山咎者雖疑者亦終  
于元元雖吝者亦終于有喜聖人之貴文如此若  
之何其以庸人之不便而遂訾經世之大防也哉  
又曰貢之卦辭微夫子之象則後世之說者其誰  
道之貢亨謂內外也小利有攸性謂外卦也二剛

為有而以柔文之則卦之內體固有能亨之道也  
及內之一剛分性皆外反使二柔為有而以剛文  
之外之發用如此豈堪大事哉故小利有攸往而  
已大抵以柔文則剛順以剛文柔則悖義其有既  
弱則文無所施也凡卦之法以內卦為主帶外卦  
為終用故夫子釋之如此

唐鑑卷四何以謂之文柔也文以文其有謂之文  
有以質其文亦謂之文離明之文太過完且藏質  
矣非良以有文之故柔不至過而適以成文此分  
剛上而文柔之說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元敎折獄

王虞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為物皆舉峻  
嶺峭峻泰差互置其形也如彫飾從如大略弥見  
文章賁之象也

觀山下有火賁者欲見火上昭山有光晦文飾也  
又取山含火之光明象君子內含文明以理庶政  
也明庶政者用此文章明達以治庶政元敎折獄  
者得且用果敢折新訟獄

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  
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  
火明昭之象以修明其庶政式文明之治而元果  
敢於折獄也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  
矣故元敎用之以折獄也

朱子曰此與旅卦卻說則獄事但平反與離之在  
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庶政而不  
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  
紐言之如今州縣治獄集勘審實自有許多帶次  
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為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  
于折獄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月至旬時王敎要囚  
周礼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  
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  
決是所謂留獄也

胡翼之曰獄訟至幽隱有剋明之德則可折新賁  
之象其明不遠故聖人戒之  
何玄子曰山者百物之所聚也山下有火則昭見  
其上品景皆有光彩故賁歸之象然明得山止而

不過則亦不輕用明之象也故君子法之凡百司  
庶府之政一：同吾明以辨理亦如火之照山也  
法度典章繁然成天下之至文惟于折獄則明不  
然呂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為恃其明察而深  
文巧詖緣端沒情氏且有含冤矣故言刺獄者曰  
深文言蝦蟇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者曰舞文  
治獄之多冤未有不起于文者此皆放心誤之已  
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註在賁之始以剝處下居于元位棄于不義安大  
徒走以從其志者也故歸其趾舍車而徒義弗乘  
之謂也

周聖瑞曰初之舍車而徒真有賁趾之雅士君子  
處里閑閑十可以求可以元來之時角中素履安  
于徒步以視致飾軒車取憎人眼者其文來不慙  
然自著乎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傳以頤為象有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

唯繫所附也沈如歸于物因其有而賁之善惡在  
其質也

鮮于洗曰賁之一卦柔來文剛乾本九二須坤之  
上六來而成文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楊誠齋曰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也然非六五  
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感天下之大象中山柔順之  
志以來六二之歸見六二肯輕就乎下有礼樂之  
文而上未達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礼樂之  
聞而下無附君子恥其求而不能應

唐鶴徵曰文必須賁：必須文天下相頤之切元  
有過焉者二為文剝之主上為文柔之主二主正  
相頤之最切者也故曰頤前人作髡頤之頤者其  
非蓋賁之二即嗟嗟之五賁之上即嗟嗟之初在  
嗟嗟原急求其合者賁主于二文明盛矣二惟中  
正知文之不可以過故頤上而力之俱與不敢獨  
以文勝則文賁之相稱可知二去上遠非正應故  
稱頤蓋有待也

尔康曰六二既陰當位居體文明在中賁之盛也

居下位而未有得時行道之任雖有有可事然非  
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親不能興起故當須以待上  
與上俱興乃可耳唐太宗有禮樂之問而房杜皆  
不置對是有上而下無其具也賈誼有禮樂之才  
而文帝竟以未遇是有下而上元典為興也

禮記不可斯須去身斯者辨于此頃有待于彼辨  
則離待則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傳三賁文明之極與二四而陰間處相賁之盛者

也故云賁如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曰濡如賁思  
其靡也濡思其滿也三本則正能以貞而不妄防  
文勝之弊崇忠信之朴則下不陵上上不陵尊而  
為民定天下安矣

何玄子曰詩六變如濡所飾之文未鮮澤也然謂  
之濡則亦有陷義若阮永清言濡首濡尾皆濡而  
陷者也受物之飾恐為物溺故戒之曰永貞吉戒  
其文之過也威儀文辭禮之文也以其外心中  
正元邪禮之有也以其內心也長守其陽剛之正

而不為陰柔所溺則不至以文成質而陰之賁我  
者且為潤澤之濡不為陷溺之濡矣

邵元錫曰三則得正柔未文二或離休矣文明錯  
然不其賁乎得無溺乎濡乎惟永貞則正雖其若  
濡終莫之陵言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  
故也匪寇婚媾終元尤也

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元尤謂若守  
正而不與亦無他患也

潘望松述曰六四艮休其賁將止而文將反終有  
矣故曰皤如曰白馬白與艮陽白賁同象

邵元錫氏曰賁為畫飾之極三所為濡如也六四  
當艮止之初承離章之後而皤如翰如艮以之止  
雖其當位得無疑乎然匪尔之寇乃與賁賁之飾  
正相合是婚媾也儀特之求終元尤矣

程敬承曰下三爻詞皆主文上三爻：詞皆主有  
皆以白言之皤如白也帛亦白也

至上則艮休之終為實之極其賁也即白是賁反

而得其人心之本然矣故曰得志

尔康曰項平菴曰九三六四在兩卦之交其文皆  
盛而不相得三以乾之重剛而連離之上賁之發  
揚而明麗者也其文光澤而可鑑故曰賁如濡如  
詩所謂六轡如濡也四以坤之重柔而處艮之下  
賁之除靜而為美者也其文淳白而無華故曰賁  
如皤如白馬翰如人与馬俱白言德與位俱靜也  
而爻相近而相反如此故其情不得不疑然三有  
剛正之有非徒文也以正守文孰能傾之又何慮  
於四哉故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凡卦至四而  
變四當爻位之變與三相反誠有可疑之迹然而  
四亦居正非相畔之人也又明之與為寔純剛之  
與純柔濡如之與皤如非相為寇讐相為婚媾柔  
相錯離艮相交天下之至文也而于四何尤焉故  
六四當位較也匪寇婚媾終元尤也在賁之時以  
相謀為文而文休止雖其終歸于當故兩象皆以  
終為言六四與九三兩体交艱離謀則柔交錯正  
賁致飾之時然六四純陰其有含章之德正當文

明交錯之時而皤如翰如俱以柔言雖為當位豈  
不可疑然此文良止之初由文近有具文非以威

文止吾婚媾遠相配合亦何尤哉

爾康曰六四處離之極文明過盛故曰賁如居艮  
之初近有伊始故曰皤如其所居地位正欲返本  
尚實有如翰如之疾不知三之濡如雖為極文匪  
難害乃我婚媾無有則文不立元文則有元輔文  
有相頤德以成吾賁也夫既為賁如又為皤如或  
歸或素內懷疑俱當位固有疑也然實為婚媾又

何尤乎

又曰此兩文合言明止雖歸素爻是全卦之界限  
兩卦之各分故以為言非若俗說三有懼比之邪  
初有隔遠之患作此調劑也當位之疑諸說未明  
惟王輔嗣或歸或素內懷疑二語最遠然其或  
歸或素又未文之詞賁如皤如未肯如為歸皤如  
為素歸素並見所以匪寇婚媾灼元可疑故象辭  
以元尤快之初不作歸素賁非指三皤不指初賁  
為皤如為艮止初爻之始尚有可疑至上九則艮

止而已極即首即白合不足言疑不必同矣

又曰以其當位得其初為應但礙于三故逆疑者

孔伸達也四與初相連而三介于其間是所當之

位為可疑有程子也亦謂所當之位言者朱子也

上九以剛文柔六四順從上九之急乎陽于六五

恐為所間故有疑者楊氏也正一無嫌新不與

九三為嫌又雖始疑之終不亢者楊敬仲也以陰

居陰為當位疑其三之親比者朱子也初正

應上比已而我位適當其間是為可疑不以陰居

陰為當位者唐鶴徵氏也嘗見云初與四則柔相

當初先疑而勿乘者疑故新氏也三恐不得貞四

故疑者同鶴氏也四與初應乃有素如初暗如輸

如非以別柔者又為二三所隔故自疑不合者

為理氏也以上諸說不如王輔嗣為優

何玄子曰艮三爻皆言白當從康成許說以黃白

色解賁山下有火：光照石故有黃白之色黃者

離色所以言白者艮為石：色白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各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

本義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質得賁之道故

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之象束

帛物薄矣：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

奢寧儉故得終吉

孔氏曰諸儒以此爻為賁歸丘園之士且爻象元

得士之文此蓋晉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

約言若惟用束帛招待丘園儉約待賢豈其義也

乎

鄭伯羔曰京朝為華丘園為質也說文云：多也

束積貌若束帛有文：束指之多可羞吝矣而終

不然也故束帛非錦也雖多可吝

何玄子曰程子云爻：言我分梨之狀淺小之意

按說文束帛也從二戈徐鍇云兵多則殘也故子

夏傳爻：作殘：

小廉曰五是卦位之尊正以人言是居尊以德言

是成德以事言是大焉然各因其卦而表之如後

言敦復吉蒙言童蒙吉訟言訟元吉以一享樂恬



全吉無所不該此卦實是小利原非斷版文章國  
華朝美故以丘園之貢著之爻一還是作多為合  
束帛之止是丘園之貢所以可吝

上九白賁元吝象曰白賁元吝上得志也

註處飾之終歸終反素故任其有素不芳文飾而  
元吝也以白為飾而元吝是得志者也

項平菴曰賁之上三爻皆若與卦相反四以為冠  
致疑終以婚媾而元吝五以務實相各終以成功  
而有喜上以處賁而白若當有吝終以在卦之終

而得志蓋朴素為寡之人其初嘗若悖時而難合  
及其久也樂其本心之相成見其平理之當然始  
足以免尤而致喜必致於終而後得志也

唐荻菴曰賁如瞻如賁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即賁  
矣所謂文明以止者此也

周光德曰上九只言白而不言白為何物故知其  
意時完而後也得志非得志于天下乃還得本心  
之初楊慈湖曰人心之初純白元染反本復始還  
得其志

徐進齋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為賁初賁其趾二  
賁其頤三賁如濡如皆有所設飾也外三爻艮體  
以為定為賁四瞻如五丘園上白賁皆尚有素不  
假外飾故曰賁元色也

尔康曰此爻正是艮止處飾之終反素之極還之  
于白故任有矣白賁二字白字是義賁字是卦名  
因不便成文故倒字以明之爻例通然非賁是一  
色而白其有之謂也至云即白即賁元非

按賁辭異同疏云賁本是泰卦故分則而上分素  
而下傳以為不然蓋謂凡卦之變皆由乾坤豈有  
乾坤重為泰之復賁賁之理賁之下離本乾中爻  
變離上本坤上爻變成艮離在內故云柔艮在  
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然朱子又以伊川  
乾坤變六子之說為非是則二說又當有考也賁  
亨疏云連云賁亨者由賁而致亨事義相連也本  
義則云亨字疑衍大文也傳云承上文言陰陽剛  
柔相交者大之文也本義則云先儒說大文上當  
有別柔交錯四字明無政元故折獄註云用文明

不用威刑傳則就實歸上說朱子獨曰明廢政事  
之小者就離上說析微事之大者元祐折獄就良  
上說離明在內良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  
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  
而不折也九三實如濡如顯云云二相比和合  
文飾而有潤澤傳本義則云三與二四二陰處間  
成實六四當位疑也疏云以其當位得與初應俱  
疑十三故連疑也傳則云四與初相連而三介其  
間是所當之位焉可疑也終九九傳則云終得相

實本義則云守正元惡六五一爻先儒以為招聘  
丘園之士而往不從之故普論為國之道不尚華  
飾而貴儉約傳義則與先儒同本義解則另註疏  
同但先儒以為惟用朱帛招聘丘園而傳則云上  
九在外而近如丘園六五受貢于上九而貢于丘  
園受九裁判如朱帛剪裂為絮以成用註疏云  
六五若能每事有素如丘園則時不妄費所求之  
帛絮二衆多而本義則云敦本尚實故象丘園然  
陰性不克吝嗇故象朱帛絮二是以註云用吳過

儉泰而能約必吝乃得終吉本義小六札倉庫儉  
雖吝而終得吉其辭又小異若傳解吝終吉則云  
資貢于人焉可吝享其功終為吉又不同也上九  
白賁傳云尚質素者非元飾也不使華沒矣耳本  
義則云久于元已蓋云五已有文之漸九為賁  
極反本又云據則上文素賁不當說白或以各說  
一義可不拘也上得志者傳以為尸賁之功朱子  
則云不假文飾優游自得即既得其本性之意大  
約此卦朱子與傳多反其註疏多合

剝

剝不利有攸性

註坤順而艮止也所以順而止之不敢以剝止者以觀其形象也強亢激拂觸忤以隕身之既順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

本義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外也陰盛陽衰小人性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不可有所往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性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趙汝楨氏曰以剝剝剝就以巽釋異為其不可以

他釋也而鄭京云剝：落也珠為未然詩八月剝

也為自我剝彼詩桑之未落為彼自衰落剝有以

陰剝陽之義落則不可以剝剝也

李陰山曰天矣曰剝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曰

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則明果斯小人陰賊險

狠君子之去小人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

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也莫

非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隳而不自知故曰

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皦然矣

俞琰氏曰順者順大天理止之者止而弗動非謂

順小人之勢而止其惡也觀象謂觀此剝卦之象

也觀此剝卦之象遂得處剝之道不然則逆而悖

理動而激變非徒无益反受其害如漢之黨錮唐

之白馬是已

程敬承曰反剝為復之機全在順止二字止而曰

順孔疏謂在剝之時世既无道君子行之不敢類

其剝直是也故順乃所以止而止乃所以行在剝

則不利有攸性而順止在復則利有攸性而順行

行即從止象養成端倪勿謂剝之不佳与復之利

性有二道也

別傳曰天行之說剝復同詞蓋天以陽為休：主

止以陰為用：主行也在始則曰天下大行在遊

則曰與時行在否則曰有命无咎志行在現則曰

風行地上天行健則見于乾乾在剝而亦曰天行

者蓋君子法天以爲行則消息盈虛之權固不在  
天而在我矣故曰利者優之機也

胡仲虎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於利獨當之  
者爲害更君子言也又按虞仲翔謂五濁見成利  
故曰觀象章本清焦弱陰皆從其說然于文理鑿  
矣

爾康曰利下五爻俱是利陽之陰而若爻則以陽  
受利爲最易法固如此五爻提是爻：受利之意  
初爻受利直從是起其下已減餘可知已二爻亦

是寡陽義：受利曰未有與者以爲二爻應當有  
與而今未有與也三在五爻之中上下元交俱相  
見利故曰失上下也至四則近災矣六五貫魚宮  
人而以旅陽居其中受利殊甚華易另起一義不  
見其利耳

象曰山附于地利上以享下安宅

俞琰氏曰山之根深藏于地中不可得而紀極而  
曰山附于地以衆人所共見者言之耳莫高且山  
今乃附着于地利之象也山之巔高出于地上安

靜而不搖蓋以地寧故也宅居也爲人上者欲安  
者于上可不使下之寧乎

蔡即齋曰卦以下利上取義乃小人利君子也象  
以上寧下取義乃人君寧生民也下利上者成利  
之義上寧下者治利之道也

爾康曰卦之名利以外才取象五陰利一陽也象  
以外象取義山附于地：之寧乃可永載于山也  
寧下安宅象義之順者也而義卦各有所取意不  
相妨今欲附會利義而有利無傾頽之說殊爲乖

強

項平菴曰凡象所言皆六爻消長之象凡象所言  
皆八卦取物之象大抵卦有言山善惠而象不然  
者蓋天下所有之理君子皆當象之故卦之凶者  
既不可象之以爲山德則必于山之中取吉以爲  
象焉利與明莫是也人君元用陰利陽之理則當  
自利以寧下君子元用剛傷明之理則當自悔以  
蒞衆凡此皆于山中取吉也諸卦之例皆然  
初六利牀以足義貞山象曰利牀以足以減下也

註床者人之所以安也。剝牀以足，阮云：剝牀之足也。是猶剝也。剝牀之足，或下之道也。下道始或剝，

隨柔長則正剝而出來也。疏在剝之初，剝道從下而起，下道既剝，則以侵剝其貞，正所以凶也。

楊止菴曰：或貞與或下，或字不同。或：視也。藐然若無之意也。或浸沒也。初柔雖微而剝從此起，其剝則有不可測者，故或下之為凶也。

王輔嗣曰：或猶剝也。孔仲達云：或謂微義物之見。

剝則微義也。吳初清云：楚俗有剝義之言。吾鄉所削竹曰或。

蔡介夫云：牀有二，如陳元龍自卧大牀而客生于下，李林甫一夕晏後其牀常應物，詩風面對牀眠是卧牀。若謝萬據胡牀，管寧坐聚牀，楊素撫床謂李靖君當坐此牀，諸葛亮每見龐德公輒升床下。此坐牀也。床者人之所以安，其体則上實下虛，取以象利足在下，又取以象初剝之初六，即始之初六也。陰消陽，自下始，五月始之一陰始消，一陽于下。

猶剝床而先及其足也。王輔嗣云：或猶剝也。孔仲達云：或猶微義物之見，剝則微義也。吳初清云：楚俗有剝義之言。

六二剝床以辨，或貞凶，象曰：剝床以辨，未有與也。

疏辨謂床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床身辨之分處也。今利落侵上，乃至于辨，是漸近人，有剝除中正之道。初六或貞凶，但小剝而已。六二或貞是剝之甚，極故更云或貞凶也。象云：未有與也。言元人與物之也。

崔憬曰：床檠也在床足之間，黃云：床檠也。鄭玄云：足上牀檠謂近膝之下，出則相近，伸則相遠也。楊止菴曰：未有與，釋或貞凶，別柔相應比曰與。凡隔牀隔位皆同，專指應言未然。丘氏曰：困九四言有與，升初六言元與，或五爻皆應上，則應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則數應不相與。二在剝全體之下，本有一剝比應之與，元以止柔之進故也。大凡小人為害，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以遏止之，則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惟其未有與之剝道所以進。

長而不可救也聖人于此不謂之無與而謂之未  
有與蓋不忌陰邪客正猶與有以止之也

朱梁山曰與者凡爻中陽以應陰以應陽方謂  
之應與相比亦然二本陰爻有陽爻之應或有陽  
爻之比則有與矣今比于二者初九初陰也應于  
二者五也五亦陰也前後左右皆无應與之陽則  
上九為孤陽失豈不義貞故初知其幾貞而二亦  
知其必有此凶也

程頤承曰則柔相應比曰與未有與陽止卷曰謂  
為未有君子與之九以止柔之應亦新但按二與  
五應所與乃順陽者二與三之比所比乃失陰者還  
當以未有小人黨與為是  
程傳言則無與本義言陰無與或言二陰三陽三  
不附二所以未有與

何玄子曰應按二之所應者五：君位也其關係  
為至大得九五則有其其卦為現故大現在上下  
現而化得六五則未有與其卦為利故小人道長  
引類而并變則之忠義貞之凶皆以无與得之蓋

深惜利之不得為現者柔道偏勝而九則陽以制  
之也

贊義曰下卦皆陰：之與陽其勢為孤初九為幾  
下二爻為无與无與以上下皆陰而言也三爻為  
失上下則并四五言之矣

六三利之无咎象曰利之无咎失上下也

程頤陰利陽已獨為為雖柔于利可以无咎三上  
下各有二陰而三独處于陽則失上下也

孫開斯曰利之无咎何所從不知從來利更深矣  
无咎者无誰可咎也

張孝陵曰指出上下二字聖人恐他繫意同類而  
不能勇于從正也上下而曰失初之以折也趙廣  
齋三以失上下而无咎乾坤以喪朋而有虞也

而康曰初之幾下二爻未有與以上下初三兩陰  
而言三之失上下并四五言之矣三爻當從看其  
方得現四之切近矣可見以全卦現則下五爻俱  
為利上者以一爻現則每一爻俱為見利者卦自  
下而上則利以漸而隆六三不中不正受利尤甚

取言利之全受其利不足與辨也元咎者與節之  
象曰不即之嗟又誰咎也同儒者以三獨應上志  
從十正在利之時獨為元咎者非是

六四利床以膚山象曰利床以膚切近災也

吳臨川曰初為床足二為牀三為床人所臨  
處四人之目也非床也非床而曰利床以膚言利  
床而上及于人之肌膚也君子已罹及身之禍矣  
然小人能獨存乎在懷曰膚者床之膚即為床也  
更詳之

陸庸我曰初二必曰蔑貞凶視利床利牀貞猶無  
恙可及止也至四而貞已蔑矣故直言凶山以此前  
言之必有驗也

孫洪漢曰本有與者夫陰陽豈長不與只一不與  
與之心便生未有與之勢既當未有與之勢恐故  
常有與之端故曰蔑貞若其貞也則未有與者偏  
為正念故特係之二以爲卦體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元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元尤  
也

子要濟曰得中承陽反正群小

蘇子瞻曰聖人之教人也容其或有而去其太甚  
庶几從之如責之以必無則故有不從而已矣

吳臨川曰宮人寵妻也以此者后也后為宮人之  
主五統群陰如后統妻妾陰或陽如后以妻妾  
進御于主而獲寵之愛象陰長陽消至五極矣不  
可以再長也一陽在上非可利者故取群陰順承  
一陽為義六三應上九而寧失群陰之心六五比  
上而率群陰以求一陽之寵一陽之功大矣天道  
不可一日無陽世道不可一日元君子者此也  
五行可曰避利皆陰長之外避陰長而猶微可制  
也在此避之凡三言陽制陰之道故曰畜臣妾吉利  
陰長極已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  
之從陽是以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畜陰之權在  
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制陽之權在陰則散陰以  
從陽之道

易微曰元不利言見非一利之利而聚衆之利元  
不利之象、妙凡男子士賤多皆利道何必天子

此貨易聖人之微意與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利虛象曰君子得與  
民所裁也小人利虛終不可用也

社稷外之終獨全不落故果至于食而不見食也  
君子得之則為民處泰小人用之則利下所庇也  
得諸陽消利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  
果不見食得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  
陽元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元間可容息也  
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哉

曰利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  
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利為坤陽來為復陽未  
嘗盡也利盡于上則復生于下矣故十月謂之陽  
月恐疑其元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  
之時其利可知利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于  
君子君子得與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  
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聚陰衆陽而共載之象小人  
利虛若小人則當利之極利其虛矣死所容其身  
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利極則及其虛矣

虛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  
于此下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六之上六何以  
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利之極止有一陽：元可盡  
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  
六者陽消除：小人之道也故假言其消亡耳何  
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朱子曰自觀至利三十日利方盡自利至坤三十  
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  
陽方從此生陰利每日利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利  
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  
陽陰利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利成一日  
方利得三十分之一一陽長之漸亦如此問十月何  
以為陽月曰利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  
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  
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復後一日生  
一分上面越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平  
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姚寬舉曰十月雖當純坤之月而其淨介于利復



二卦之間以言乎前半月則有利而未盡之陽小  
宜以前以言乎後半月則有復而方生之陽小宜  
以復利之陽方至于上而復之陽已生于下矣是  
為得為元陽乎知十月之非元陽則四月之非元  
陰可知矣此陰陽消息之理至精至微自程傳始  
發之然所言者其理耳而未有以施其氣數之必  
然也朱子又從而推明之曰是當以一爻分三十  
分陰陽日進退一分利之陽利乎九月之霜降而  
至于十月之小宜後之陽則生于小宜而成于十  
一月之終至六之陰決于三月之穀雨而至于四  
月月之小滿始之陰則生于四月之小滿而成于  
五月之夏至于是理與數合然後陰陽絕續之際  
果無一息之間斷而程子之言益信矣  
馬理氏曰上九剝極斯復有碩果不食種而復生  
之象如其君子也則宜在高位為人所戴如其小  
人則備患于剝利其虛舍至純坤而後已何所容  
其身耶  
張雨若曰利至于五極矣聖人不忌言剝故又別

取一義以開小人違害之門二之勢未盛則教之  
士其黨以從正五為集陰之長則教之率其類以  
聽陽為君子謀亦漢切矣曰元不利者以其禍  
既成不得不重言利害以勸之且以見小人雖  
至夷貞之後一能去德君子猶可以獲其福也焉  
乎此何心哉  
按剝辭異同而止之觀象也疏云望君上形象  
量其顏色而止傳則云卦外有頤止之象乃剝利之  
道君子當官而休之上以享下安定註云享下者  
床不見剝安宅者物不失處朱子則云享下以得  
民則人君之位亦安而不搖義有之矣註云剝也  
傳云元也又云沒也本義云滅也未有與也傳言  
陽未有與若君子有與猶可以勝小人不立被殘  
而凶也本義則云陰未有與言二陰枕木至于五  
陰之盛也以言人寵疏云六五若能委持衆陽與  
官人之寵相似則不害正事大全諸辭則云六五  
提率群陰順序以聽于陽有台說以官人備教進  
御于君之象

復

復亨出入元疾朋來元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

攸往

既陽氣反復而得亨通故云復亨出則則長入則  
陽反理會其時故無疾病謂陽也反復衆陽朋  
衆而來則元咎若非衆陽來則有咎以其衆陽之  
來故元咎也欲速反之與慢而得其道不可過速  
惟七日則來復乃合于道也陽氣方長性小人則  
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傳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伏生于下漸盛而有萬  
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達于天下故復則  
有亨盛之理也出入元疾出入謂生長復生于內  
入也長達于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  
也來于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  
難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  
寒所折觀草木于朝暮則可見矣出入元疾謂微  
陽生長凡害之者也既元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  
則將亨盛故元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憂感在君

子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便有疾之  
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元一  
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群  
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  
功而元氣感以朋來而元咎之三陽子丑寅之氣  
生我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  
能使勝于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  
之也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  
復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日謂七更  
也臨云八月有山謂陽長至陰長應八月也陽進  
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  
真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死屈之  
氣復為方伸之氣生之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  
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矣又其理  
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曰凡物之散  
其氣遠去元氣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紅爐雖生  
物消滅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

為因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水涸是潮退也其潮者已元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間關便是易一闕一闕謂之變  
呂伯恭曰觀其初九一陽潛伏十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便資五陰已自有消散披靡之氣象人有千過萬惡業華一月而善心一優則雖千過萬惡亦便有覺消散披靡氣象是終復有亨通之理

又曰天地生養之初最是於萌芽始生之時要人當護保養且如草木萌動根芽初露易被摧殘惟能于將生之際遮覆蓋護則枝葉漸條達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為衆惡陵襲惟是于出入將發之時養而元害然後自然朋來朋謂則也如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凡吾類皆朋也凡日月間過事互有發明吾之善者皆朋為善聚會于吾身自然元各自護耳下數句次序都日整然  
李隆山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涼之主則木

嘗不附而順之元所于逆故復為一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數復元悔臨為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為且泰為三陽之長而六五則帝乙歸妹為祖大壯為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長羊十易元悔臨卦六五爻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吉上之休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要之皆所以為君子地耳

邵元錫氏曰天行三以為時六以為紀至周七已而勝者復還十夫子母六日而復六月而更六期

而備易六爻象之

張知子曰始陽之始消也七爻而或後故云七日謂七更也八月有凶謂陽長至于陰長歷八月也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速陽長而數日者幸其長之速也在卦經七爻于時經七月不言月而言日此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月所以紀也已出之入而得元疾者一陽順而亨也朋類之來亦得元者有衆陽順而亨也元疾言元害事也氣大其平之謂疾能順行故元疾也元容即時雖微意我若

不以順行用壯用剛則衆陽不同壯固而有通矣  
一陽先事故曰疾先事由以壞衆陽後事故曰啓  
不克十通而已反復其道純言陰陽性來其理如  
此七日來復當言一陽方來其數如此由始遊否  
觀剝坤而復此所謂其道也利性言一陽之長可  
性而為陽為泰以至十乾也

孫洪漢曰一固猶陽埋藏地內於後真意何不傳  
舊此震坤之合之貴也伯陽以十一月為一陽而  
復乃從此順叙至無月不屬卦玄家作用而求體

無不索為擬象之通也泰同者惟不同故為泰同  
也故以陽為氣中之陽故取氣初生而為復夫心  
中之陽則脫之仁所謂仁者人也且之謂義用  
之為道象之謂中出之為君道從之為輔月何嘗  
不渾含而必定之時刻又何嘗不保聚而必借之  
氣候彼所謂復非易言命復義也易象于雷有性  
來之運曰出入元疾有朋來之量曰朋來元啓心  
只一心非有今昔曰反復其道此以爲七日者五  
以心陽而統陰彼以爲十一月者以陽初而謂週

陽夫初則何以謂之在中也又何以爲天地之心  
看來八月當始收聲乃其德聚于先而聲銷于後  
耳月令二字至清靜果靜一以從陽一以歛陰若  
默收後來玄家之說不知月令特表氣于陰陽以  
定時易則借象于陰陽以明心心定時故其事之  
鋪張本索不啻于義明心故其德之反求不必細  
陳其事象初不速當與地則休不離也四從中而  
觀無有戒對故獨也三頻行之連上進行之汎皆  
象

來矣鮮曰疾者速也也言出而則長之時自一陽  
至五陽以漸而長是出之時未嘗速也入而則  
反之時五月一陰生九月之利猶有陽一至十月  
陽衰十一月陽反以漸而反是入之時未嘗速也  
也  
又曰七日來復者自始而進否觀剝坤復凡七也  
即七日得之意蓋陽極於六陰極于六極則反矣  
故七日來復也無疾者復之亨也七日來復二  
之期也利有攸往復之占也

爾康曰出入或作虛字者如云一出一入是也蘇  
子瞻則曰自坤為復謂之入自復為乾謂之出晁  
公武則曰自利至復入也自復至其出也李象先  
則曰外陰用事而出內陽為主而入程傳則曰陽  
生于內入也陽達于外出也陽生非自外也來于  
內故謂之入先云出者語順也諸說俱可參終不  
若虛解為安出入即性來呼吸之謂也疾字或作  
疾為之疾或作生疾之疾或作疾害之疾傳云物  
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七氣陽之始生其氣至微  
故多權新出入元疾謂微陽生長元害之者也即  
疾如曰順動則元疾矣疾則不順則不疾二非  
疾病之疾乃疾害之疾也予謂動而以順行則一  
元之生機必遠有根之神理時雖有阻礙之者  
故曰元疾朋來陽也或作五陰自外而來者非反  
復其道是就言陰陽性來之理七日可以大分說  
指一陽來復之機以隨時說七日来復小辨復之  
期也利有攸性長終之占也  
又曰復之大行六日而更六月而更六期而協周

為以七而復此大運也若一物之復則果物過七  
日復味如來之甘黃之鮮凡物有然繫之期者七  
日而傳經元之招魂七日而望運此則人身之復  
也若夫養生家活子時者必以養念行功為始每  
過七日七時更轉一境可見復道有二六日而安  
六月而更一運一歲之行大復也一物一身以下  
諸復則隨時隨念之復小復也俱以七為數復無  
利義矣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元疾朋來元  
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性剛長也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  
註入則為反出則為長故元疾：犹病也謂陽  
也陽氣始動直至來復時凡七日以天行之反復  
不過七日復之不可遠也性則小人道消也復者  
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者也凡動息則靜：  
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  
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元是  
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

為心則異類未獲其存矣

程子曰聖人元復故未嘗見其心且充舜孔子之心千古當在聖人之心周流運行何性而不可見若言天地之心如春生發育猶見類若此獨曰聖人元復未嘗見其心者只為是說復卦係辭曰復小而辨于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于群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但于復卦思見一陽之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固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動而已衆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復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心統于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見其有昏蔽愚明之心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者而已但此等語話只可就此一路看去便轉入別處使不分明也不不可不知又曰天地之氣所以有陽

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新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為言耳朱子曰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為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其言動而見天地之心則莫是於動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

又曰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不同濂溪就坤上說就面來處說如云貞利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止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冬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陰之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闡然而見唯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得此所以必于復見天地之心也

又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元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不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

又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休陽惻隱于赤子入井之初方休陽惻隱而未成休陽惻隱之情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說子之半則是未成子方離于亥而為子方四五分是他處要如此說當要說陰陽之

間動靜之間便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体用動靜互換元極康節只要說循環便而指消息動靜之間而言薛德溫曰卦辭之造化之機爻辭之人心之機

却仲興曰即先天云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者欲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欲指此几而言也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元政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陳白沙詩云半屬虛空半屬身軀細一氣似初春此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

真又云須于靜中看出端倪來詩云存心須要識端倪未識端倪雖強持故大傳曰德以自知幾正在此也

吳林美曰地中雷体人人所具但反則來不反則不來一反而暢達流行者在此歸藏會飲者在此出入元疾也一反而百体從金萬念坤振者在此朋來元亨也只愁不反何愁不來

爾康曰到亥處即是動然一陽初動正是元氣初回之時此時稍有起生之意則其氣一洩無餘矣欲速助長此便大病惟動而行之以順則自能隨時順勢不激不躁乃所以善其出入而元疾而朋來亦將附我之順動而自長矣是以二字緊頂順字轉出

又曰七日来復陰陽往來之氣大之十二月第七個月小之十二日第七個時陰陽消長俱以六而成爻故曰七日者舉其中而言也七少陽數物之時：皆以少變其初其起隨刻可估隨物可見所謂活子時也

張子曰優見天地之心感恒遊壯見天地之情心

隱於微情發于顯

象曰雷在地中復其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本義安靜以奉微陽也月令是月畜戒掩身以待

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元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本義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音卑初

失之未遠能復于善不抵于悔大善而吉之道也

楊耿仲曰顏子清明微過即覺：即然然元過如

初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微動于意而即復不發

于言行則不入于悔矣祇遠也某嘗自覺意初起

如雲氣初生尚未知其為何意而已泯然過矣某

何者猶爾而況于顏子乎若物交又起而性則入

于悔矣元始也漢于意未動之始也

大全或問元祇悔祇字何訓朱子曰書中祇字只

有這祇字使得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

為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也祇與只同

趙汝楨氏曰祇諸家音義頗多惟韓氏家音祈義

訓大凡家廣雅字作教義訓多異曰祇遠也祇也

猶云至也字從衣從氏與祇敬之祇不同祇敬之

祇從氏程氏曰元祇悔不至于悔也

馬理氏曰不遠之復者非外諸形已空玄以為心

也蓋以為人有形已即天性之所存吾盡性則形

踐形踐則身備矣為仁為聖者此也配天配地者

此也形色並累人者哉

何玄子曰象言心言見象言身言情不遠之復已

見天地之心故能以之備身不然與天地稍不相

似使成一個離體之身何修之有羅近溪曰以備

身也明不遠復是個反身而求鞭：者在而上方

復得來此語更痛快

又曰祇遠也增韻云遠所以之辭右物而過：而

忘反則遠所以召悔而已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許慎云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人于勞暘之時得依

木之庇蔭以息至矣也故休亦有美意



張南軒曰先己後人爲仁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  
言仁此獨言之誠有深旨所謂後其先天地之心  
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仁蓋道者舉其大  
凡不若仁爲切至也

尔康曰初陽之復：于仁也固不必引定下言仁  
字亦不必粘定初說下字要說得重能下則此身  
日就萌生而不外此心日與依附而不自覺不  
亦休矣其爲復乎

尔康曰休復之二即不遠復之初提言其後之景

象初則陽其力健故云不遠復何其復也二和美  
其休則故云休何其安也且初是卦主復之全體  
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註頻復之貌也處下體之終雖愈于上六之迷  
已失復遠矣是以震也震而求復未至其迷故雖  
危而无咎復道且遠震而乃復義雖无咎定未難  
係

程伊川曰過在失不在復損梁子曰新妄非位非

頻復自危不能无咎易簡錄曰二休從：客：地  
做工夫三頻意：忙：做工夫

楊誠齋曰頻復非危頻過爲危能復其故元善至  
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  
以勉之

至德元復上善不遠三不中心勝復初反時豈无  
復頻而去之操存舍亡或合或離已知危而屬  
惟時執陽惟時柳長惟時現通惟時德艾即人一  
已百人十已十千同困危者當自致而義元得強

七大有咎不屬咎矣三乘不中正又動休之極資  
取甚以在復主初猶時有復而微然其不復矣豈  
謂頻哉故七十子之倫日月至焉者皆敬之力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註四上下各有二陰而震厥中復得其位而應于  
初獨得所復順道而返物莫之化故曰中行獨復  
也

義云四震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其衆中行而  
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爲

故不言言然理所當然言山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十利之六三及此又見之

淵吉曰人必脫離嗜慾之外以求清淨此是二氏學問身在嗜慾場中而獨能不陷不染以從道此方見居塵出塵也中行正所謂入于其類中行之說

鄭孩如曰中行即中遠也達至中遠忽為獨朋獨聖有懷然獨竟不從外得一悟大悟永元迷失之意

爾康曰中有隨時取義非一定之謂也就上下二卦則二五為中就五陰爻則四為中此所謂時中六四居五陰之中無上下四陰同作安排然陰得中正性又如是故能獨從眾而言非以應初為獨也蓋三四為一卦相敵之爻故以應為說又曰象以從道之從道字與中行相照又似六四之位已達于初陽而同一四陰有自後其身獨從當道之意曰仁則意理真曰道則全路闊

六五敦復元悔象曰敦復元悔中以自考也

註者寧而懷中吾身則元悔懷中則可以自考雖不足以及休復之吉身寧以復悔可見也

爾康曰五以順中居尊大中而順所謂本性上加一毫明珠造到至誠無息地位故為敦復不遠復的不大做到了然然天理故不徒曰元祇悔而直曰元悔胡雲峯云諸家於此文皆輕者殊不知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元祇悔敦復則其復也元轉移可元悔矣又曰不遠

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

朱子曰考成也陸明德云以柔休寧以中用順是以自忖子夏傳云考者窮其理而盡于性也

楊敦仲曰六五敦復元悔敦不動也不動而復象

曰以自考者考成也中以自忖元俟乎行而自成也敦復雖自卦而有復名而實元復之可言蓋白

復敦復敦不動之復異于諸爻之所以為復矣進

乎天矣聖功等級有此

蒙引曰敦復之敦與敦臨敦不同故敦臨本義

曰若卦之上處臨之終敦民本義曰以剛陽居正之極則皆是積累有終之義而復敦之本義曰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則是言其居尊而好善勉勉循之而下已敦篤之道也

上六逆獲山有災背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剛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當東吳曰或問用行師終有大敗其始亦或有勝子曰然今人惑者血氣用事血氣盛時慷慨激烈奮勇直前亦自所向無敵血氣衰時便索然餒而不振亦利害亦足動心死有不尽畏平生而一敗塗地者皆緣害害不覺于夜半真明不遠乎地底真陽不奮于黃宮反乎君道之故  
人曰復自利上反下反下者必復上故曰復初元為主原元失而復復之說諸儒按得與失對乃言失而後得詎知卦象元此義哉蓋此復與利對故利復之間為天地之心天地有之聖人有之賢人亦有之衆人亦有之特衆人復而不知不能恒耳六爻之象所謂早晚遲速明迷之間別高下之寄

非謂聖人賢人獨有復而衆人無之也  
王龍溪曰迷復者非迷而不復以其求復而失其主本愈求復而愈迷於道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反背馳也心為天君得其道所以能役使群動馳驚而不能自操其主宰之权止與君道相馳矣安能有開悟之日乎

徐進齋曰上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則遠而失遷善之机掌極而有難開之蔽乘終而元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

按復解異同出入先疾註云疾猶病也傳則云元有害之者也七日未復註云陽氣始刑盡立未時凡七日疏云七日者當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說蓋謂坤卦之直復卦陽未是從刑盡至陽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橫斷今成教故言凡七日傳本義則云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場未復動而以順行傳言卦才本義言卦德進焉徐氏曰震動之始以坤順而行即傳所云

下動上順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元疾朋來  
元啓朋之來亦順動也復其見天地之心先儒以  
靜而見天地之心惟傳則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  
朱子曰伊川與濂溪說後字不同有此也至日閉  
開說云二至之日無夏至冬至大全諸解止云冬  
至有不省方方註訓為事諸解則云不省視四方  
元祗悔說云祗大也既能遠接是元大悔傳則云  
祗且皆祗也上篇云遠也義亦同元祗悔不立  
于悔也猶坎卦祗既平謂至既平也大陸德明音  
夫朱子曰書中祗字惟此祗字使得別又有訓多  
為祗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祗也祗與只同若  
此則惟解作至字元言一云大善而吉一云向善  
而言類復註云類謂類復靈傳本義則云復而不  
周棄夫棄復有災肯傳云災夫災自外來肯已過  
由內作朱子曰災是偶然生于彼者肯過過誤致  
然書曰肯災肆赦春秋曰肆大肯皆赦過誤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元妄

元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吝不利有攸往

元妄有二義曰實理自然之謂曰無所期望而有  
得一是心實而不妄一是心虛而不妄合此二者  
方足盡元妄之意通本文及史記二義以下之震  
動合上之乾健動以天理皆合天心故亦具乾之  
四德若其匪正此是氣有之疾故謂之肯與目中  
空花同然氣有吝性亦自不淺程子云雖元邪心  
不合心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不利有攸往外以  
言元自性如人捏目見月為二惟一月真二因  
肯生妄也如人目翳見空中花實空元花二因肯  
生妄也此皆從肯義出  
頤齋氏曰元妄與乾不遠故其四德所異者多一  
震動耳念動于健便多主張有主張即生得大故  
有匪正不利之戒此象與上九爻同蓋上九處  
乾之極過于剛健匪正不能元肯此爻當之矣

象曰元安則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則中而應  
大可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肯不利有攸往元安  
之性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呂伯恭曰元安云則自外來非自上下而來也凡以柔  
告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  
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而上也又曰先儒謂資本  
泰卦宜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賁之理下  
離變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  
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則上非自下休而  
上也

楊敬仲曰道心元外內心即內心惟人心自昏  
不者乎內就遠于外是故姑設外內之辭覺則復  
而為主於內不覺則放而為客於外  
石介氏曰則自外來下卦本是三陰為柔初  
凡一爻自外來消去和陰乃為元安其非美曰自  
外來者明初則自乾則中來也論乾休何得言外  
人當非然不動時所為天者亦自然不可見惟天  
理忽然爆發動不知從何道出這不是先有一念藏

伏在內至此而出直是從空落下有倒使之動者  
此所謂降之望井之帝來為作主而我下自主者  
故曰則自外來而為主于內惟其乾則來為主  
不魯若一毫思雜假一毫停待所以安元所容人  
只從自心休斯當現元安龍為真切

爾康曰動而健則中而應者應震全體非止六  
二也震能動天乾能動善理氣合道義配故曰應  
又曰元其之性既曰何之又曰不佑又曰行矣哉  
其詞較詆訶邪妄者更厲蓋此等之人任氣有執

偏見毫不轉移豈惟必信必果有微闕通甚又如  
白公尾生斧頭為小則凶身大則害事者以為安  
故東京私欲若以為元安又不勝其拙劣而端立  
望一學不通聖人所以被千古之敵而塞異端之  
門者明深切可不畏哉  
黃氏曰古德云莫道元心云是道元心何陽一重  
開可與元安參對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元安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註與詞也猶皆也天下雷行物皆不可以妄也茂

盛也物皆不敢妄然後萬物乃得其性對時  
有物莫盛於斯也

何玄子曰物與陽上雷行為元妄自是卦名與  
簡言從也應也聚清子註云天雷而物應胡旦演  
聖道論云物：相與以應雷行是也

王龍溪亦依此請雷聲之震動元物不及凡物之  
震者元不從雷而驚起雷元私震物元私與故以  
為元妄之象

一陽震動萬物起生人為此一點真陽以生祖皇

在上物：付受正是到自外來而主于內也此時  
謂順合天時對時而曰天時當多少貴性至命之  
理非極誠元妄者不能萬物當自我育此時正所  
以育之也應天時行時至事起其物以天者也茂  
長發向上之意

初九元妄性吉象曰元妄之性得志也

蠱測曰九本乾卦初九止始出地一聲引然皆解  
動以天者也為性而不得志哉吉可知矣得志謂  
誠能動物以之情耳而正以之治事而理以之臨

人而化是也

李隆山曰初陽元應而爻辭謂之性吉何也兩到  
相遇不牽十係應之私是之謂元妄此初之所以  
吉四之所以元妄也若夫六二九五應六三上九  
應而三不克十安五不克十疾上下克十皆有應  
者反不若元應之為愈矣震陽初動誠一本分則  
實元私以此而性動其天合其又必莫有應而後  
能性哉此初九之性所以得元心之吉也應義亦  
可然更不以應言

何玄子曰此爻足敵元妄全卦象言不利有攸往  
匪正之性也此言性吉元妄之性也

六二不耕獲下菑金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富  
也

傳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  
以耕獲菑金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  
居動能而柔順為物能順乎中正乃元妄者也故  
極言元妄之義耕獲之始獲其成終也田一歲曰  
菑三歲曰金不耕而獲不富而金謂不肖造其事

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  
乃妄也則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獲其  
舍是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  
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  
時而開之也若不待其時則一聖人足以足盡焉  
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爲  
也

游廣平曰不耕獲不菑畲以明君子之於物應而  
不囑其十事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樂循理也

項平菴曰鄭氏若作不耕而獲不菑而畲是十本  
之外添兩而字也只是併獲與畲皆不爲此說  
爲當予以曰事方之耕者禾之始獲者木之終蓄  
者地之始畲者地之終六二當无咎之時居中守  
正上應純陽有去妄存誠之志然必併其始終而  
盡純之无使一是私欲遺種于其間則无妄而  
存矣苟有一是未去便非純誠此未得爲无妄  
楊敬仲曰爲之而或作之而得者皆出世橫日之  
所知也不爲而自成不作而自得者无妄之此也

六二至陰至靜而得中有得其道之象聖人于是  
發揮其妙最不思而知不爲而爲者无妄之妙也  
道心至靈至神至明變化云爲如鑑之照物如回  
時之錯行孔子終年應酬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  
思又曰吾无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解也非告語之  
所盡也又曰乘機相生而有不見不聞寂然不動  
之妙如此乃不妄乃可往

陳潛室曰伊川大意只謂不爲應而耕不爲畲而  
菑凡有所爲而爲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經  
文中不如此下語故易傳中頗費言論始謂不耕  
而獲不菑而畲謂不首造其事則似以耕爲畲以  
意中謂耕則必有獲菑則必有畲非心造意作則  
以耕獲菑畲爲非私意然謂既耕則必有獲既菑  
則必畲畲非必以獲畲之富而爲則又似以獲畲  
爲私意三說不免自相抵牾所以本義但據往文  
直說謂无耕獲菑畲之私心蓋最大治曰都无計  
利之私心當无妄之時皆不可有此意思如累大  
之耕獲則于經文甚直无繇說之故又曰不首造

者謂作事之始不可前計較課功意乃明道不計功之說也

朱子曰嘗謂此又乃自始至終都不管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獲蓄金奉事之始然而言也當元安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美言則聖人之無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夫此此夫所謂元安之福而六三則所謂元安之禍也即周書曰有所為而元所冀非元安也元所為而有所冀亦非元安也當耕而耕當獲而獲何耕獲之有當蓄而蓄當金而金何蓄金之有此之謂元

安  
劉去非曰不耕而獲不蓄而金此妄想之甚者也如是則利有攸往乎則字當會其神象曰未富則訟意顯然矣若以不耕不蓄為元安則本圖以力曰為妄動惰農為守正者也  
禮坊記曰易曰不耕獲不菑金如一字  
邵文莊曰農元占農者生民之本何占之有元安之機曰不耕獲不菑金元事也而此卜占乎

朱氏曰耕者春耕也獲者秋歛也菑者田之一歲  
鑿而四方或省金者曰之三歲鑿而已無有累家  
始而耕終而獲始而蓄終而金不耕獲者不方耕  
而即望其獲也下菑金者不方菑而即望其金  
也耕也菑也即明其道也獲也金也即功也曰不  
耕獲不菑金即明其道不計其功也觀小象未富  
可見矣若程傳不首造其事本義元所為才前元  
所冀才後將道理通講至了乃釋李也吾儒聖人  
之學進德脩業全其理之當然當通得表裏其天  
之自然情身依命此正所謂元安已豈一魚道理  
不進空一命一謂之元安哉  
何玄子曰天造其事而不欲其有功利曰天造  
豈其不慈至此哉然時至事起日與之不能違其  
來日置之不能違其去則有順而無逆矣故他氏  
多机可以庸其机故也惟農最為機民而農之索  
為本業以其元安心也學者之除妄心而必有事  
焉當如此故曰則利有攸往言必如此而後利也  
與匪正有肯有不保也



黃氏曰六二柔順中正所謂不習也不利者故元  
所發元功用而所性成宜

兩康曰不耕獲不菑畲伊川意謂不首造其事理  
當然此十音亦合後儒鄭氏則又謂并其始終而  
盡以之海八則謂十物應而不唱十事述而不作  
則言已稍玄矣至揚啟仲則曰不為而自成不作  
而自得以為不見不聞寂然不動之妙據啟仲此  
義若在學人當在何等蓋名教中原有一字自恃  
聰明者得道理稍破一意元為寧川現成絕不知

有說索狄屹上人樣家謂之元作告子謂之勿求  
如此應元性之判矣然悍而不領之人自謂把  
柄在手卓然主張正然因覺之心自謂崖巖臨乎  
絕元外帶就其字力所到處可完元然而煮充空  
端傳非真鉢所謂聖詣之真有精而有物者未之  
見也夫子不說壞也亦不取他徐曰未富也言  
其元日用積累集義功夫也易言富字大聚是聚  
多之象為有所聚非而恃富者然應性之二解如  
以虛寡對言則富為性以清虛對言則富大善觀

諸文可見未富依啟仲解當如吳氏之長所謂從  
前所得知歸渾化到頭的學問是作不富解也細  
釋未富乃境語未到有所不足之間亦對去非甚  
微啟仲等說以為未聞以力曰為妄物情貪為奇  
正此是儒者正論禮坊說先之矣坊記云易曰不  
耕獲不菑畲山如一山字則知其即六非之說也  
然之以來子為正全卦四陽止此二三而為陰  
俱未全美二本純和受元安之理障三非中正受  
元安之非障來子曰此又乃自始自終都不當為  
而偶然有得之意六二是元安之福六三是元安  
之禍頗為近當若他說則萬端道巧害理矣聖人  
不作此解也

漢文帝自代來張昌謂周勃口所言公之言之則  
私吾不受私晉王導曰則知君言元規石象使  
月中還象觀二則字用法則利有攸往則字可知

矣 亦康

六三元安之災取繫之牛行人之得豎人之災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之災也

得人之妄動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  
得其新利其物而妄失已大矣也 以悔道之乎  
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悔也故聖人因六  
三有妄之象而終明其原言如三之為妄乃元妄  
之災害也誤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係之牛或謂  
誤或也或係牛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  
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  
也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已也言得之禍災亦  
隨之妄所之得失亦非謂之固不為以為得也人能  
知此則不為妄動矣  
邵子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而天而物有禍及  
者非禍也災也  
商康曰卦之六爻皆元妄者六三妄不得正故遇  
其占者元故而有災如行人乘牛以去而畜者反  
遭詰捕之擾也此朱子義極是餘說如有行人之  
得即有邑人之失又邑人之災亦是偶然非已所  
致俱非而或有以為妄已以遊觀之以元心行人  
也擇地而蹈留之以私意邑人也終不可解

九四可貞元象曰可貞元象固有之也

商康曰陽自震上未元妄之四本乾之初而陰已  
道陰邪至此罷老已盡陽終完全可以貞固守此  
其象曰固有之者即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鍊之  
意蓋此乾德原我物其本未向為陰邪所蝕以致  
故遠在外今既震以去其本無之陰即是乾以完  
其本有之陽自家之物豈不能守是以可貞  
又曰此卦乾上震下動以天是為元妄二三四陰  
爻一陽一陽俱不合德至九四則遇初復故仍乾  
體矣以九居四則而柔行之故曰可貞  
商康又曰從辟陰中忽然透出來故曰自外來有  
奮速意從本元中忽然存得位故曰可貞有堅剛  
意

九五元妄之疾勿藥有妄象曰元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喜中元妄之時不危有意于元妄大妄疾也  
有意于元妄則元妄亦疾也當以幻從其生亦從  
其滅如滄從水生亦從水滅勿藥而自愈矣豈可  
試乎藥以去疾元妄而藥是反以藥生疾故曰勿

藥有喜此十藥疾二義猶矣然氣之中又何以有  
疾其中妙旨尚未決出大軀體一也氣之德亦一  
也非大明則德昏也此獨有疾者蓋外本體自  
如而元以加臨之外生我如此上非為氣而下道  
氣非使有靈動之意心本寂然一物便寸本休不  
能元喻有喻便生得失即生疵類故曰元妄之疾  
予作此解楊敬仲章本清已先得之本清曰軀健  
在上未見靈動于下非妄之疾而何疾之有蓋何  
能勿乘蓋真心動發不無情溢天理一現本體自  
如  
楊敬仲曰此大雅已得道者知之未得道者不知  
此何等義理也有病而勿藥有過而不改跡不可  
解也昔者孔子過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舉出使  
子貢脫絰而將之子貢曰子聞人之喪未嘗不脫  
絰脫絰于舊館元乃已重乎孔子曰子向者過十  
一哀而出汗乎無夫涕之元從已亦予行之大孔  
子之過于哀此不可掩者也然此元妄之疾也孔  
子不加藥焉子貢不知也

黃康曰敬仲自謂知孔子不加藥予謂孔子所加  
之藥是從治不是正治此則敬仲亦不知也  
黃氏曰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  
妄精進元有涯陽則看真審無事生事故以此戒  
之  
上九元妄行有言元攸利象曰元妄之行窮之災也  
蓋軀之性未見道則又存妄上執理而杜愈執愈  
迷  
上九非有妄者但妄窮極之地若以為妄彼宜有  
物欲形骸之累若以為元妄又暫不睹使同春  
之神自恃元妄執一而不知妄不可行而行即  
妄矣象所謂直正有言不利有攸利者此爻利當  
之  
項平齋曰新妄未先生云元妄六爻皆元妄也其  
所過之災皆不害其為元妄也元妄之災上九為  
窮之災皆不害其為元妄也  
像象曰軀上元妄以窮元為災元妄之上元災  
以窮于行為災軀之四以或躍為不故上元為窮

元妄之四以可自為固故上行為窮

接元妄異則元妄史記以為元望本義云義亦通  
或問若言元望則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夫子  
曰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行矣哉註云克矣哉疏云天所不祐終竟行矣哉  
徐進希曰即州里行乎我之義不耕獲不菑金疏  
云不耕獲有而耕唯在後獲則不菑菑發新田唯  
治其熟地皆取不為事始代各有終之意傳則云  
耕必有獲菑必有食事理固然非心意所造作大  
意謂不獲而耕不為菑而菑菑見無計利之心本  
義云元望為子而元所與子後蓋耕獲菑金各有  
時即不須作為也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疏行云人有有司之義六三借為外事有司繫得  
其牛是行人得功而查邑人之災得得利則無德象  
此又有得必有失譬如行人得牛則邑人已失牛  
猶之設有妄得則失亦稱之非有後已之分也本  
義乃云行人牽牛以去而告者反造詰捕之據言  
无故而自災也習靜刻氏曰是所謂正正者也故

有災以出於意料之外故曰元妄之災

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爾康曰大謂艮陽與巽陰畜陽不凶故名大畜利  
貞以全卦之二德言此利與下利涉車言涉川者  
不同大畜則有大施而止為時川故不家食其才  
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利涉大川

何玄子曰畜之力大曰大畜：者畜之以成其德  
也何畜乎乾卦其道銳而或躁遇剛而或折遇大  
而或簡故畜為以戒之此聖人御時之大下之妙  
也惟上九一爻當之

吳叔美曰艮從上止要健得其止氣而得止此其  
真滋養所謂大畜乾以養畜曰小畜新細工大氣  
以長畜曰大畜全副力量大畜階位之學也

胡炳文氏曰大壯大畜皆四陽卦故皆謂之大其  
畜皆曰利貞者大壯而不貞其壯也利而元氣大  
畜而不貞其畜也博而寡要利涉大川又似有畜  
極而通之意与大壯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輟同

象曰大者剛健為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註凡物既成而通者弱也既成而尚者薄也大能輝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為實也既乾體剛性故言剛健使休靜止故稱為實以其剛健為實之故故能輝耀光榮日增新其德也若元剛健則柔弱也必既成而退若元為實則虛薄也必既成而退何能久有輝光日新其德乎夫上而大通者終上九何天之衢亨是處上通也既處于上下應于天有大通之德也剛上而不距者以其有大通統是乾未而不距之通是尚賢之義也

蘇軾子曰剛健者乾也為實者艮也輝光者二物之相磨而神明見也乾不得艮則素健而已矣艮不得乾則徒止而已矣以止為健以健為止而德之變不可勝言也

吳臨川曰涉險非乾健之力不能六五下應乎乾故能涉大川也

張房陵曰卦言不家食上就君子自上說彖傳推本養賢一義以明之然其實一跟大畜未見得國有養賢之典士君子懷才抱德者自當享大畜而食天祿惟此時而安于家食必元致用之才者也此畜之所以貴人也

吳用之曰天者時而已矣大畜深積累厚義理爛熟融貫百凡施為注晉固治通變隨時轉移動與天俱故曰利涉大川

郭雍氏曰他卦凡九與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无應獨畜卦不然凡陽遇陰則為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欲上進故但同類而相求而曰舍志云

胡炳文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為且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獨三與上居内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

鄭東谷曰畜有三義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以畜畜言之畜德也養賢以及蓄民此畜養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此

畜止之大者則健為實輝光日新其德此畜之  
大者故家情慕此三者畜之

何玄子曰天下三陽之所以可尚者惟其健也然

健而不知止未免過於健能止健是發揚有度十

太極精進者大才大疏健而下過乃得其止凡此

皆則上之少也大正之大即大畜之大主民上一

陽言有文義則止乾之健有長之二柔為之也柔

得乃謂一剛之大正主其事而非二柔之小者為

之蓋畜陽者陰也所以陽畜者非陰也不以止健

之功端之陰小乃聖人之微意

爾康曰小畜以小畜大相抵之畜也大畜以大畜

大則為相成之畜矣三乾有何思而止止之柔又

並無止思之意畜說乾長而不相得以健為止思

其說從何而來

又曰畜以聚義亦義為重卦主上九畜聚聚陽故

曰則上而尚時：指聚陽也疏稱乾來而不跟逆

乃尚賢之義是有源本若以六五尚上九之賢本

然上九惟尚賢所以畜下聚陽與頤同不家食即

此義也夫畜之者非止之使不進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洵謂曰前言往行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孤聞淺

識不足以議道而吾衰故貴乎多君子考之于彼

臨之于德一其華必茹其實保其寔必冥諸用始

也由見聞而得終也並見聞而化如蜂之撮花而

蜜如身之飲食而肥後之雕繪組織以為工隱喻

其難以為博顯有務之曰六經註腳諸書皆指疏

伏讀聖言竊嘆聖言之大博矣

丘建安曰風以氣畜氣息則散故風行天上為小

畜山以形畜形聚則固故天在山中為大畜大畜

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畜德雖同而文德則德之

小者也

俞琰氏曰地之上虛空處皆天也今人指一又地

則有一又天是故升中有升中之天小中有小中

之天何必以九霄之上乃為天哉小而畜中見中

亦莫不有天又何以太在山中為疑哉

章本清曰天在山中大畜天省氣而已此之上室  
盛皆氣也山皆天也山勢遠運磅礴而天畜于  
山之四圍此大畜之象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濟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反止為義艮  
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剛陽人健休而居下也  
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于已未能故在上得位  
之勢若此之而進則有危為故利在已而不進也  
在此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已在大畜則相  
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豈陽皆上  
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元相止之義

蔡子本曰大畜明赫遠用之時畜已盛矣然有意  
才用或昧其幾故惜畜止之意以明之

何玄子曰地外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外受畜  
以自止為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故他卦相應  
則相援大畜之應乃其缺也健休否下獲乾之初  
行而未成正用潛時也恃銳而杜與應為故偏必  
及矣故告之利已止也欲其受上之畜養德于

晦以俟時也蓋大畜之利乾非欲利之將抑而成  
就之也于夏傳云畜而俟命則利仕而違上則厲  
然所謂厲者非獨以仕進言凡違則好大於勝露  
才之偏皆是蘇子瞻云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  
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  
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  
見德而懷見姑息而喜則通矣初九欲進之意無  
已也至于六四過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謂德也  
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于災者六四也乾為其健  
而能進亦有受畜之義

九二與說樓象曰與說樓中元尤也

傳善莫善于到中柔中者不至于過柔耳到中  
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我以有元且已三得中  
進止自元逆差故但言與說樓謂其不能行也不  
行則元尤矣初與二乾休則而不足以進四進五  
陰柔而能止時之盛乘勢之強弱學者所宜深  
識也

王童溪曰小畜之九三見畜于六四而與說樓四

說其轉也大畜之九二爻畜於六五亦曰與說輓  
是自說其輓也大說人之輓與自說其輓語其勢  
之順逆蓋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剛則得  
中也故則得中則進止元夫故象釋之曰中元尤  
也

朱漢上曰初則正也二則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  
剛如其不可過化而畜之時也天氣唯九二者  
或於子賓賢之儀才力蓋世者咸折于柔長之命  
故曰大畜時也

余思畜曰小畜所陰進之而後說輓故反曰大畜  
才及中而自說其輓此有知幾之吉徒有未進之

機故元尤

輓車上傍橫木一曰伏兔所以承輻行則轉之止  
則說之與則說輓暫止而可以促起之義不畜之

說輓在人而大畜之說輓由己義亦不同

虞氏曰乾為輿與按輓車之鉤心夾軸之物最失其  
正上應于五：畜畜盛止不我非故且脫輓傳留  
待時而進退得正故元尤也

蔡虛齋曰輓正韻一註車軸轉也一註車下轉又

曰伏兔蓋在軸其狀似之又云輓代于軸上昂

此義則是音韻者是伏兔音福者是車下轉

朱子作林貫之字存曰車之所以轉者輪之輪之

所以轉者牙之圍也牙之所以轉者輻之止而當

於輹也輹之所以轉者內室以貫乎輹而外能使

輻以指牙也然自輹之外雖能轉物而木元自轉

於物惟輻則水輪載物以貫大輹而木嘗有所動

為是以不轉于物而物之可轉者皆惟我之所轉

而莫能遠也

九三良馬逐利禦貞曰閑與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本義三以陽居健體上以陽居畜極：而通之時

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

然通則說進故其占必或以艱貞所習乃利有攸

往也曰當為日月之吉

項平菴曰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考工記司人上

與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戈也戈也戈也於也



皆衛名

前康曰乾三爻俱與上合第初二而之下應其  
嫌進故有戒之訓九二在下上進其剛類易求故  
曰舍志良馬皆乾象三連上以進而下二陽又連  
三以進比德協力並進齊極故利有攸往也馬不  
畏其良憂其執故人有跟自之戒

六四重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傳曰良牯居上位而得止是以止德居大臣之位  
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智心下  
畜止天下之患人人之患止于初則易既盛而使  
禁則杆格而難勝故上之患既甚則雖聖人統之  
不能免遺拂下之患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  
刑戮莫若止之十初如重牛而加牯則元吉也牛  
之性猥弱以自故牯以制之若重牯始角而加之  
以牯使猥弱之性不發則角而不傷以況六四能  
畜止上下之患于未發之前則大吉之吉也  
程子曰教人之術若重牛之牯當其未能制時已  
先制之其大則積久之身家之有乎此已雖制以

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積其勢則自馴伏紐  
有牙而不能為害如有不平牧之人如須置其情  
楚剗以道格其心則不須積其勢自化矣

馮厚齋曰小畜之畜乾也六四七九畜五馬之助  
者也六畜之畜陽者六四六五也九畜上馬之助  
者也六外无陽爻則坤順而不能畜以无陰爻則  
同類而不相同然則成六畜之義者在艮之上九  
而能畜乾之陽者在艮之六四六五也  
蘇子瞻曰牯有牯也重牛无牯用牯然且不教養  
者愛牛之心也釋祖曰年謂之牯六四畜初以外  
制內有牯之象六五畜二以小畜大有乎之象按  
費誓牯牛馬註云開牧也此與象牙同意蘇說誤  
也此作畜士之像勿作禁民之患重牛有方重之  
牛積象者此積之象作美之詞有方不說德乾  
德重牛初象積象二象

六五積象之才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註象才積階則恭卑制之物謂二也五畜得尊位  
為畜之主二則而進能積其才亦能制健禁禁抑

盛衰惟能圖其位乃將有慶也  
既龍精其牙者觀注意則備是果制損去之名指  
氏曰積除之除其牙也然積之為除爾祖元訓素  
商惟云積人財則積是積財之義此積其牙謂防  
止其牙古字微借雖水傍土邊之義非亦通積  
其牙謂止其牙也  
傳六五者君位止富天下之知悉大以德兆之衆  
贊其仰秋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家法亦利不  
能勝也人物有德攝事有機會聖人將得其要則  
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朕故不常  
而治其用若積水之牛也  
項子卷曰喜慶皆陰陽相得之卦卦中惟二陰有  
應故四為有喜而五為有慶喜者感已言之慶則  
其喜及人五者君位故及人也右海止物之道則  
制之于初乃為大善故四為元吉而五獨吉而已  
蔡虛齋曰論為力之難易則五不如四之易故四  
曰元吉而五則曰吉論成功之廣狹則四不如五  
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只曰有喜五不如四之易

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之廣者位不同也  
莊樸曰說文積制聚今俗猶呼制積是也然聚水  
則實制乃止也雖有其身不足以害物是制於人  
也  
東溪山曰積者聚也賜也乃止聚也其言牛之指  
一句同例金字共積字同指字共牙字同中又案  
足壯動積之象也牙者悍積云我係聚也乃我牙  
非齒牙也杜詩是難入梁牙坡詩豈酒有君中我  
牙則公權牙死樹鳴老鳥阿房賦唇牙高味又將  
軍之謀曰牙立于帳前謂之牙帳牙工之於人牙  
也者所以為固能也所以蜀人呼牙為牙工也  
則牙字乃古今通用非齒牙也詩休之下下下  
我聲也以下入上所以有聲也今船家係纜稱謂  
之繫亦曰我牙者係上我牙也或以絲繫夫曰我  
故從戈所以絲係木曰我言以絲係木下下我牙  
也舊註周官刑貳曰稽制是以為上三係以天下  
元盛人之聚所以此積字止有勝字意元指牙意  
牛馬豕皆人之所畜有故大畜升言之

何玄子曰象其牛金之格一句同則為謂其去勢  
口積然吾証之商鼎公象子惜其積、有積子也  
當從之

徐進壽曰壯子曰既攻其特而去之曰積所以去  
其勢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直大行也

註象畜之極畜極則通大畜以系于人之時何  
時也猶云何畜乃大之衢耳也

今義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已畜極而通達

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

胡雲華曰大學章句所謂用力之又一旦豁然貫

通者亦是此意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之

可也

唐疑卷曰小畜之三至十反日大畜之三以為合

志何相也反小畜之三不受畜而四強之止大畜

之三已受畜而上川之行故也

章本清曰艮休陽剝在上而六五尊尚其賢為能

止乎乾休之據是以剝畜剝大而得正所以利于

貞也如此則不家食吉利據大川矣何也剝上而

尚賢則能養賢以及為民而六五為能處中以大

養夫一卦四陽獨上九一陽在上有不家食之象

六五能尚之以止乾陽亦有尚賢養賢之象養即

畜義大乾本天道也艮應乾所以應乎天也現上

九陽爻獨出二陰之外亦有涉大川之象且應天

以濟險則險難安是以既之說現象傳文法獨與

他卦異不云健止而云能止健可見大畜一卦當

以上九為主下曰應剝而曰應天德以上卦應下

卦故不取五二剝柔之應如此則知大畜之貞我

又曰大畜一卦以上卦為主自上九視四為牝重

牛自上九視五為頸象牙以艮止本在上也一即

牝牙之象

來知德氏曰此畜極而通之義何胡可切音荷僭

也負也僭即擔字揚子擔石是也詩何負何戴皆

音荷與九賦荷天衢以元亨莊子背負青天皆此

意鄭康成亦言荷荷是也上陽一畫象擔二陰重

艱于兩邊有擔挑之象言一担挑起天衢也即陳

白沙所謂明月清風作兩頭一挑：劉魯元丘也  
固外象取此象元實事金車上張之類是也上為  
大位天之象也四達謂之衢以人事論大衢乃朝  
廷政事之大道也現小象曰道大行可知矣  
陳羣氏曰陽爻被抑今而亨通故曰何訝之也實  
喜之也  
黃瑞伯曰小畜以與畜軌六四之陰為主也大畜  
以與畜軌上九之陽為主也長則在上優從六五  
之賢且能制強陽俾不為暴故以大心予之大  
有之上曰天祐大畜之上曰天衢皆以幽賢處天  
心也  
黃氏曰天在山中是山內有天也何天之衢是天  
上有路也非聖人徹底見透安能為此言  
王晦叔曰荷當作行此解不知何故尋之以上四  
說均于易有祥而晦叔王氏似元前明也  
商康曰此爻是止而更以行求之可見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  
按大畜解其同利錄貞曰閑輿衛既云後當其位

進得其時在乎通路不憂險危故曰于榮祿而貞  
止雖有人欲開闢車輿乃其防衛見後機言其  
雖元惠利有攸往也傳本義則云：閑輿其事由貞  
止之道日常則習其事與與其防衛則有攸往  
曰字註從中傳本義則作日月之日閑註訓閑衛  
註訓復傳本義則云：與者同行之物衛者所以自  
防日閑此言時習也積久之才說云：積除也除其  
牙也又取尔雅限防之義謂止其牙大畜諸解則  
云：積者去其勢不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去其牙之  
猛利惟去其勢以絕其則疎之性則牙雖存亦不  
能害物也何天之衢乎疏云：何語辭化云：何畜也  
處畜極之時更何所畜乃天之衢乎无所不通也  
程子曰：何字當作行本義云：何其通達之甚也作積  
之之辭

順

順貞吉觀順自來口實

本義順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自為卦上  
下二陽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順之象  
養之義也貞吉也占者得正則吉順順謂其所以  
養之道自來口實謂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  
則吉也

觀順者觀其養之得失正則吉失則凶而所養之  
得失一本于口食之自來故曰觀其自養也四句

只一意藉分養人自養非是且卦中亦元養人象

喫緊在自之一字

口實非必飲食伸屈之語曰恐未止以台為口實

蓋言語為階養身者有進為東所謂慎言語節飲

食仍脩其美耳

趙汝樸氏曰出子大聖者為正動乎人欲者為邪

故觀順之畫當自求口實之道占者則為順有

物則為噬嗑自求云者不外假以為實也外假則

以動為養不以止為養矣聖順之虛合之則口自

實蓋氣充于內也無所實而實斯其為正為吉也

○孫賓菴曰自來口實只是觀順理而帶養人情

易格于口體而一有不正連所養亦多累矣故又

剔出以示人

顏淵氏曰觀泰而得正乃吉動息即宜以養生也

而夷落世事以偷養然須為伸以存其亦可謂養

乎飲食衣服以養形也而飢渴多為心害不來與

為中安戚儀行義以養德也而習儀以聖者不可

為終矯情讓國者未信其賢推恩務施以養人也

而任俠自喜散財結客者未得為仁故順必貞正

乃吉而觀其所養之人所養之道又觀其自為養

身之術其理一也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內虛

上止下動自程先生發之精矣

人之于身也無所愛則無所養也順也無以小害

大無以賤害貴貞吉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

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觀順自來口實也

易聖曰順之為卦初為震兌為氣而上升上乃

為艮順上與下合而中虛則生之道始盡正上

則中為極不為順也蓋養生之道聚其氣使不散而已而氣聚則重而為禍順中者氣未有所虛心之念始能虛氣虛而能聚又非全虛此兼世造物之士執以用之而張云常應常靜誤何容易哉故一陽下一陽上而中四又右虛順也二陽下二陽上而中二又虛者中孚也一陽下二陽上而中三又虛者順也此皆可以證養生之說也何玄子曰順本作臣許慎云順也象形篆文从頁作順指事即康成云順口車輪之名也震動于下艮止于上口車動而上因順喻物以養人故謂之順丘行可云順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中四陰象齒之象上震下承裝茲森然全順之象見矣商康曰人生誰不謀食而食貴得止不貴從非食在求自不可求人易觀順即孟子所以為其善不善之意而下即係之自求口實正此順也蓋正大謀食或分授而耕或儲而直或技藝工作而博得自食其力也即仕而稟祿曰而世業授室而萬姓亦自食其力也此之謂自求口實者一是非分

之求即章一一款亦是不正亦是矣夫世間萬物自食而不求于世者惟靈鳥為然其食數十耳走床而不死何等堅潔初文即以靈鳥指之至十四支之虎雖不食而虎性亦食一物不及二物此無食可食後食其母一之性不食可取所以靈鳥之後又取于虎也止上上索而陽出虛元氣已含于順卦最合若中有一爻便成噬嗑矣二卦之休豈不迥然

朱曰順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順觀其所食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順之時大矣哉

疏此卦之意欲使所養得也不欲所養失也天地養萬物者自此已下廣言順卦所養事大故云天地養萬物也聖人養賢及萬民者先順卦所養得養民故云養賢以及萬民也

傳順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人與人介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觀順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順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李隆山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頤中有物則害其所  
以爲養故不取頤養之義而頤中之虛元不有物  
則以貞吉告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修其所  
養故正則吉不正則不吉  
頤光字曰五爻初九雖動于微尚爲陽德之正故  
有寧邑之喻六二雖中而處在初九之上純陰不  
動以頤頤伸屈四字端之六四則止頤頤六五  
則止伸屈矣論其優劣則拂經勝頤頤頤勝拂  
頤故六三最凶謂之拂頤四五向之俱在艮卦之  
辭皆善而不免于頤頤伸屈者以皆是陰爻也欲  
食之賤稍一着心即爲頤拂耳  
却伸與曰養道主靜天地萬物皆上動下止物之  
上動下止者惟頤爲然動而不知止則動者昏故  
上止以現靜而不能動則靜者死故下動以養然  
養非自動也係于艮以動之不止止養雖欲動不  
動則其所以爲頤主者艮也動以止爲主養以靜  
爲正是故頤中有物曰噬嗑元物曰頤養也否  
養者以不養故曰者福之出災之入惟虛可

以養生老子謂人下元不虛也頤故天大過  
實故元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止上雷動于下頤之爲山下動上止故曰  
中故君子見此頤象以謹言語節飲食皆物頤之  
云福從口出患從口入故于頤養而慎節也  
傳以二休言之山下有雷震于山下止之生物  
皆動其根芽發其萌芽爲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  
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頤之象以非形言之  
上下二陽中會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  
養身也故君子見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  
德節飲食以養其休不唯就口收養養事之至近  
而所係至大者矣過于言語飲食也在身爲言語  
于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于身者皆是慎之則必  
當而元失在身爲飲食于天下則凡貨財財用養  
于人者皆是節之則遠且而元傷推養之自養而  
養天下莫不然也

真西山曰白雲有詩南容獲之舍人有銘孔門識  
之可不鍾乎三爵之通簡為非此為其之奉貴以  
貴福可不即乎曰鍾曰即云有皆奉之也陽誠  
者曰慎言非然當其可則鍾跪不美拾遺如食非  
矯當其可則休微不美林向

初九含滿索色觀其象曰觀其象亦不足  
貴也

趙汝楮氏曰是先知故曰重閉其腹氣不暇于食  
蓋口實以引外則笑之象也上下未口亦初振順

侍時如冬之六柔謂動以求食索物之象也

陽在上下者象離陰在上下者象坎離為重順與

在象離故皆言是也是者索物之象也

不志于外故直直皆為是也于上而大故以含墨

辰者曰直直不涉云

震初陽德之止故陰以重電索物之始也是有德

故喻以含含是也取象之巧如此

我爾皆指一人言爾皆自人言我者我言我

六一則剛棟經十五則以山象曰六二在山行失類

也

河梁曰領頤頤者物已備也非領字義二以震卦  
行物而身者其中心不虛故曰頤頤在山中出  
也丁丘頤頤事于頤頤口志獲物為頤頤而不知  
也蓋子曰重頤頤為多言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  
生不林也

人口山在下上以頤頤而上頤漸不克莊子曰無有  
是者至乎山也而人至以為動行者之詩余伯楊  
氏之直信于頤山俱是此意人口頤之界日漸修

長其義亦然若不云頤漸而止以高阜取義則高

頤頤頤頤口而頤頤亦似之左氏有頤如過有南

如陵之語頤字與丘字亦合

又曰六二在山外為柔順中止于頤則言六二

純陰居中又含虛又為震來則之文以其柔順而

行之口依則此頤以其震動而行之含色則悲傷

故出

胡氏曰二頤頤與四同棟經五同而吉山與者  
頤頤之道以安靜而為無失二物依故頤頤而山



四五卦辭故雖艱亦吉案三爻人及三爻吉可

見

爾康曰十五剛正是坤經實象：所以舉從祖山

二字則由夫子所謂不知類也之類

節氏曰程門論以至猶然其儒久後合道之言亦

未可盡非坤經者貞是也

六三卦辭貞二十午勿用元攸利來曰十午勿用通

大序也

註以陰居陽位之長也行則大類故正吉貞七

元應十下而化十上故可守貞貞上得順之吉雖

得居貞之吉處順道雖難本可守也

爾康曰泰正正靜而三畜物極所謂繼故敗度

情感性者終身汎溺于利欲之場而已聖人用貞

山二字以破其惑見得日用飲食之當不悞即為

財生後命之計可畏也貞山所謂正十山也

人曰通即所謂自求而實即飲食是也荀卿曰佛

順大悖于順道如以藥石養生累山以病以嗜欲

殺身貨利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之人心佛

順也故自十午勿用元攸利

又曰通者泰之通大序道故曰佛初九以陽居

陽未全悖道六二以陰居陰不阻山元丁六三

以陰居陽下中不正至于從欲故曰通大序

六四順順吉居視耽其欲也元攸利來曰順順之

吉上乾光也

正我曰釋順順吉之長上謂四也下泰十初是上

施也龍威而不猛如虎視耽：又審欲也求其欲

達：龍為此二者是上之所施有光明也下泰十

初其義未然

張子學曰龍順位陰得順之正故吉然以柔養則

非養重其德廣大其志則未免于養養重其德虎

也廣大其志達：也

吳臨川曰自養于內莫如龜求養于外者莫如虎

虎視常下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飲食也繼續

而不歇如是則于人不戒于己不自足乃得居上

求下之道

蘇養溪曰二順順而山也四順順而吉二徇人而長

已者也。四舍已而用人者，也以視之。至之，之心用之。物人則為欲心以視之。達之，之心用之。求賢則為通心。預所養之止，與不正何如耶？

亦康曰：虎元項行，當首下視，十地不能左右顧。如欲反顧，並身旋轉，其性同於猿猴，豈為達一物者不達他物，被虎先得者，此虎不之奪，故曰其視耽耽。其欲達之，主文者取虎之先一以明顧而止動之，故上輔則註虎視耽耽。其欲達之，而欲實也，動則或作或作，欲少求其欲達之，主鄭二贊。

以為虎非與義人所步，知故不詳說。孫開斯曰：虎視耽耽，下出決元流快達之相，而即非妄躁故為顧用使儒不知虎理而以耽耽達之，字作會欲之意。謂四為養人，即如虎之吞噬，此乃欲仁為食之意。然而實不尔也。上施先以上九長止主文皆其德之所施也。揚達者不說上六，四曰回在上所施者尤大也。其是。

亦康曰：顧瞻有故，舞養人之象。故言虎視耽耽，視之專也。為一心視下之象，其欲達之，求之，已有。

養民元二之家，張子學所說，此又十義，其合過十。伊川與言，就人言元，答就己言云：四正位，皆上有養民之責。如此也。施為元，雖可即本源，今日元輝，故曰上施元也。顧文陰位上九外，惟六四最為得正。

善與同，聖陽曰：予至長安，見虎園有三虎，為用者曰：虎不妄食，一日滿持肉二斤，擲下三虎，達之二虎，即之一虎，掉尾而去。予尚不信，持有一雞，隨即擲下一虎，不得雞，若果不爭，乃知顧四言虎為言。

其寄一非馳達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希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亦康曰：六五中位，尊赫與六二不同。養道一切當而知其宜，變而如其故，此其經也。今乃柔而不當，又在一陽之下，永別見制，知當而不知變，柔可右貞，不可利涉，故曰拂經。其拂經，即予下可否貞不利，涉見之，順以從上，德在長有中順之休，止在上。有統下之善，故有居貞之吉。

商康曰飲食口腹終非君子所求曰順自順其自  
行元所則必之謂也順道在縣為當即伸縮不必  
大段會意凡夫其經書之受如當三而五當五而  
右皆是顛顛之顛乃動搖之義未至伸縮至伸顛  
并十在我之則亦大悖矣所謂顛顛勝伸伸勝顛  
勝伸顛者是也五在四上在四有上施之光在五  
有大川之戒五在上九之下施之主又居中得正  
為其所止故居貞不涉

程敬承曰程朱俱謂居貞為守常涉川為所變蒙  
引不用其說而謂自用為涉險試詳味之倚賴判  
賢而尚不可亦非蒙說為是  
四同曰伸縮說見六二又下居貞者安靜元為之  
意六五柔中故能以居為貞而吉居貞故不可涉  
大川謂養未深者不可發用爻象與六二同  
張中溪曰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  
之以養天下其聖人以及奉賢萬民之節也然六  
六二伸縮而二者以動而不止也六五伸縮而吉  
者以靜而從上也

上九由順為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順為吉大有慶也  
註以陽慶上而履四陰之不能獨為主也宗子陽  
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承故曰由順重人誰剛是  
以厲也既惕不寧是以吉也為承之主物莫之違  
故利

顏鯨氏曰上九由順有日用飲食順其自然而尤  
所容心也然飲食起詘飢渴害心不可不慎故以  
利厲之道戒之乃得吉

四同曰順之為道在于能止而止休上又止之所  
以為止也上九為順之主而曰由順雖由止而  
戒然陽剛主動而為卦又在震休之上此人心之  
惟危者也以為為則心常知也故吉如此則  
德成而發同者大故曰利涉大川  
亦康曰此卦德言養道之正上九艮卦主爻以止  
為動以正為養順之所當行有在此由者行也由  
仁義行之由自然之謂也豈以其上常有為之任  
有主德養人之推者哉然貪欲易徇慎却甚難雖  
此心能止而當供不足以堤易汎之私也故必厲

而能言如此則一簞不為盡食也待恬然日川之  
常樂然不為之乎天下何事不可為而故利涉大

川

示康曰順貴陽不貴陰宜止不宜動故以艮為戒  
之六二重陰東則六三以陰居則俱虛助勢故皆  
六六四雖純陰而居止之始有欲不奔有求不妄  
養道之最吉者也六五雖尊正而伏陽之下可以  
處常不可涉險養道之元者也上九則由順而  
成卦之主矣說者曰陽養人然則初何以有

柔順之山四何以有順順之吉又曰陽近陰近  
虛然陽何以取喻含息之龜陰何以取喻噬人之  
虎且此卦元養人之義四五位皆在上德則見于  
用人則出于潛地德在施設一違故擬設如此耳  
卦止而陽爻曰容止順道以止為正故上九為主  
爻下五爻皆由主爻止義也凡所謂下三爻養人  
上三爻自養二三爻求養于初四五爻求養于上  
諸說紛紜俱非正義  
人曰初乃不貴四更有光可見位重非德不克陰

陽二為夫類五亦拂經可見德重卦主不在中正  
即此以見易思過半

潛谷曰順震合長大過其合兌之四陽卦合休陰  
陽不合不交而三六爻陰陽配耦則亦交時已  
順始動于下終止于上六陽道之進行大過下其  
內入上兌外說陽陰德之情狀矣蓋大過陽中陰  
外類坎順外實內虛象離於以破坎離之元狀上  
經之終順震長合皆男大過與元合皆女又以或  
或恒之交開下經之始抑順二陽求幹于小統群  
陰其中太和以保合而順大過四陽高制于中二  
陰與極高強陽道而過矣乃上經尊陽順四陰卦  
主二陽以高養大五二陰卦不主陰主四陽道盛  
名焉尊陽也夫  
按順解其同觀順四句說云觀順者見在上所養  
何人自求曰實現在上自求曰中之實照言在下  
現上有二義也得以現順為所以養人之實自求  
曰實謂所以自求之道本自求而現其新養  
之道自求曰實現其所以養人之實然養于亦云



易學卷之

武林車前康去病父輯著

大過

大過棟桷利有攸往亨

疏過謂過越之過非經遠之過此喪難之世唯陽  
丈乃大能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四陽在中二陰  
在外以陽之過越之甚也棟桷者謂屋棟也本之  
與末俱桷弱以言喪亂之世始終皆弱也此道象  
難聖人利有所往以拯患難乃得亨通也

程子曰大過者當事之大者也非有過于理也惟  
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嘗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  
如堯舜之澤讓湯武之放伐皆由此道也又曰道  
元不中元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于  
常也

胡雲峯曰既曰棟桷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  
桷以外象言利往而後亨是不中元大有為之才  
而天下亦元不可為之事以占言也  
亦康曰大過者曰陽告中過蓋程子云凡事之大

過於害者皆是也四陽居中二陰不勝其重有棟  
桷象當大過之時往復安危人心震動情事駭  
一不慎便當傾覆墮所開下小如屋之棟桷必  
致傾故言其象以警之此君子用九幹濟其故  
危之時故利有攸往  
梁上屋脊之本曰棟所以束椽凡有也本曲曰桷  
本末弱而棟下正有如木之曲也桷主釋以漸而  
下曰宇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桷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其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註大者乃能過也初為本而上為末也謂二也居  
陰過之變二中也極弱與象不失其中也巽而說  
行以此故難之乃濟也危而弗恃則時安用故往  
乃亨是君子有為之時也

徐進齋曰卦以初為本上為末初上皆柔故曰本  
末弱則過而中以二五言其而說行以二德言  
大過之世四陽過盛必剝而得中內巽而外說則  
可以抑中強之弊而扶本末之弱雖道不遠矣以

是而性宜其耳也時字當玩自是時即當如此違其時事雖曰大過而不悖于道所謂過而中其而說行者如克齊之禪受而臨歌歌之皆歸揚我之救代而後后逆師之恐後所以成大功而濟於時焉苟非其時則克齊亦且傳子而不傳賢矣湯武亦只是守臣即而不教章夏章般矣時不可失此聖賢所以當大過立大事成大業也否則大

孔之道而謂之利且乎可乎

潘雲松曰陽為大為君子當大過之時則安於內朋聯皆合據持太極議論太高利數太至不能調制柔和平懷虛已以至激勵不可收拾是大者過也

吳因之曰天下事勢雲與吾精神意氣而相參吾自處于過外過事勢益至極重而不可反任是風波觸天吾只按定把住船舵亦漸平安若與風波立相震撼則風波起聲勢益吾有以助之故也大過人之才止在翼悅上見之正不必張皇時節以

程敬承曰棟以本末弱而挽乃翼元二卦皆主陰則中而以翼說行之不几于益其弱乎何以利性而亨蓋利當過時步涉于偏倚惟中乃達于時亦步涉于躁平惟翼乃入于几又步涉于激亢惟悅乃調于氣是過而不過之道也故利有攸往而得亨莊子陸氏曰則過而中則可立翼而說行則可

惟

史詠氏曰大過卦休翼下兌上四陽而預于中二陰而虛于初上猶之木為上缺下短所以為本末弱則過而中而翼而說行此則指卦德也四陽雖盛雖為利過而二五居中四翼外說翼而以悅行之大過之時有大過人之子其振揚規模操履氣魄不可嚮逆而說樂一念毫不敢放事机幾許順貼舉動幾許從容克齊之禪受湯武之征伐豈非宇宙間一大奇特事而四聖人處此翼悅用中之道俱可想見王輔嗣曰大過是君子有為之時也危而弗特則將安用故往乃亨乃之一字言必往乃亨與未濟六三利涉大川一例

不康

尔康曰：剛過而中，四陽雖已過時，而尚由陽為大者，所得非若小過之并中而失之也。大過陽卦而兌為二陰卦，是大過雖陽而生卦則陰也。故其而悅以柔道行之，現四陽爻皆陽，皆皆不利。者不皆利，則其貴于剛柔可知矣。蘇子瞻曰：易之所貴者貴于陽之能御陰，不貴陽之陰陰而貴之也。人徒知陰之過陽為禍也，豈知陽之過陰不為禍哉？立陰以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四陽棟也，初上棟所寄也。

弱而見損，不任寄矣。此棟之所以挽也。

錢啓新曰：本末弱以明中，幹猶強世有白晝能為而屋漏則缺，白水可蹈而自勝則疎者為本弱之過滿局皆雄，而了看則錯生乎砥礪而顛齡則反有為本弱之過從中殊絕，勝人首已俱有不探者為本末俱弱之過。

黃氏曰：象曰大過之時大過者時過也。二五枯老之象，皆以其時言之已過之陽，須得小陰為助，其於人生養之道微矣。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惧，避世无悶。

李鼎祚曰：按兌澤也，其木浸也。凡木生近水者，楊也。過澤大過木，則浸滅焉。二五枯槁，是其義。傳澤潤養于木者也。乃至滅其木，則其甚矣。故為大過之時，天下非之而不顧，故獨立不惧，舉世不見知而不悔，故避世无悶。

丘行可曰：獨立不惧，其木象避世无悶，兌象孫開斯曰：震長是陽卦，反為小者，過兌是陰卦，反為大者，過震陰卦，陽在中，陽卦陰在中，陽在中則力量有餘，而其過震大陰在中，則力量不足，而其過震小，唯過震小則帶一，要情到故有泰倫象三者之過，可名唯過震大且消，不惧无悶，一付精神全提攝省而後善成，其大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註以柔處下過而可以无咎，其惟慎乎。

尔康曰：凡事不可徑而行苟而合也，必有藉。則有安頓有承愛，皆學問中功夫，故相見而煩損相介紹之，使建功而為，始除其險之也。治心而有致。



知涵養之功皆藉也藉者借資而行正者也速取  
諸物則曰羊是白羊者以之求神則為易傳云元  
以未所以之籍道則為色詩云白茅包之物其微  
而最潔真堪為藉以一陰伏四陽之下故取藉為  
義以藉是錯地之用故取羊為物大過初時如此  
小心謹慎即是行過乎泰以大過而自小過之行  
亦安從生

又曰象本本不弱為初上以全卦言也又不同  
薛晉氏曰卦取全體故言本末又故所從故以初  
為卦在初爻為本弱似致統之由爻在初陰為有

藉又為持統之道

胡雲峯曰或卦以棟統為象三四之亦取棟象使  
六爻不出乎棟統之一說則付天下之第十不可  
為然後已故又因爻象而別發其義初九以柔承  
上剛之易故折而柔以藉之則可元陽如物錯諸  
地可失而必有藉之之用等可失而必曰用白  
茅此戒慎恐懼之道者也故其占元亨

九二枯楊生梓老大得其女妻元不利象曰老大女

妻過以相與也

註釋者陽之劣也以陽否陰能過其不而致其弱  
者也上元其應心元係各妻過以此元象不濟也  
故能全枯楊更生梓老大更得少妻極而與長美  
盛斯又故元不利也老過則枯少過則稚以老分  
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過以相與之謂  
也大過至柔而已至壯以至壯似以壯為女妻賴  
至柔應斯義也

疏若老大而有老妻是依分相對今老大而得女

妻是過相與也女妻以少而與老大老大得少而

更壯是女妻過分而與大也老大既老而與少女

妻既得其老則益長是老大過分而與妻也象直

云老大女妻不云枯楊生梓者枯楊則變老大也

生梓則是女妻也其意相似故象畧而不言

爾康曰子瞻曰凡人之情大老妻少則喜憚而大

恭老大以此待女妻一切與生作務可以相安何

有不利國家有爭之時人君曲意臣子以匹夫為

吏以君臣為兄弟以小事為大事豈因欽遠是元

急急則只探事索何有不成

爾康曰過壯之陽此爻為始然居中有柔而相調  
則此老陰之木而多生意也故為枯楊生楸之象  
枯楊是木卦正象老大得其女妻又即上意而著  
之象中之象七就鼎初爻利出吉之下健得柔以  
其子一側蓋七女妻可養出適以相與之情形  
若過意為醒

司馬君實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  
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居  
位為美

楊龜山曰問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為木然或  
為楊或為棟：負象棟則木之強者也楊為卑測  
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于本五近于  
末故均為木之弱也

泰義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于初六故二為老大  
而初為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于上六故上為  
老婦而五為士大此但以爻之上下為老幼也斯  
得之蓋曰呂氏云

虞翻曰猗猗也楊葉木舒猗猗

輯聞曰鄭玄以猗為美詩曰十如柔黃謂如草木  
初生之柔也後漢趙炳能集樹生美唐長慶年三  
冬州木萌黃是也後說文美故去父徐鍇云初生  
草也別有猗同音猗美也徐鍇引尔雅註似猗布  
地生纖草是為猗猗之類而无猗字審尔則孟子  
不如美猗當作猗乃父作猗蓋无奈文簡亦多假  
借字元文義怪怪者唯當以本文尋之：自說  
文之季與而字義始定王輔嗣以為楊之旁鄭氏  
以為山榆之尖要之當猗如柔美九二在上為老  
夫初六在下為女妻猗柔則初六陰之象  
像抄曰大過取象于枯楊或曰楊性勁直堪為屋  
材每折終不曲猗若榆性則懦弱以无下曲

九

三陳旒山象曰棟桷山不可以有峭也  
尔康曰此與四爻在一卦之中有棟象以剛居剛  
不勝其重故棟桷而山強毅不回之人力不能助  
謀不必發何能輔之棟桷无輔木支之義有足或  
以其應在上六為言則此爻既言應上六之弱地

四亦應初六之弱何以得隆也鄭氏又謂救過于其末不若救過于其本者蓋文矣九三則過之矣故文辭與眾同

楊誠齋曰棟枕者上六初六也而于九三棟言枕山何也九三志過銳力過勇將欲顛上六之棟而適以壞之者也扶傾者傾必速夫履者履必履非扶持之罪也而于扶持之罪也九三以陽居陽故不可以輔上六之枕陳番實武以之

孫開斯曰九三最正者也當大過則愈正乃愈過

愈過乃愈凶此時設有輔我者便將群起譴之而彼必不得堅而吾亦反不能安故曰不可君子所謂五任吾凶也古君子有特立于朝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乃棟大節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于下也

朱康曰大當大過之時以大過人之才為大過人之事才大智雄龍蓋一世所少有莫順小心一段委曲功夫耳今以陽居柔則柔得濟過而不過當矣之終震悅之始笑而悅行正是此文故為棟隆

之吉不撓于下謂不為下所撓曲也以下為初救其本者非

人曰有他各諸家皆言應在初六以柔濟之故各然他字實非應義子夏傳曰非應棟他足也九四一文大過之最吉者也然此文則在最上又居重剛之中永來皆剛雖才有柔和而處勢峻極事起不虞發生不測凡事自吉而趨凶者正未可知故以他各為警治与他言一例如此說他字甚關指三剛非指應亦泥

爾康人曰一卦二五兩爻為三體之中三四兩爻為全體之中大過四陽三四為中其義更切九三主卦棟枕凶象與柔辭同九四棟隆吉則過而中德與傳象合九三事到其間不容趨避錫服肱之力繼之以死孫開斯所謂直任吾凶者極得是義九四則柔相濟矣而悅行國家之業隆之可起華終處重剛多凶多懼不亢有他之吝耳九三是他立不惧避世元閭之事九四是笑而悅行之事九三是任大過之責九四是治大過之道而文俱是

大過人之人為大過人之事則過而中者也與二  
五為中者尤大不同熊過氏曰則過而中陽盛稱  
過皆在內曰之故於中非僅謂二五為中也得其  
旨矣

顏鯨氏曰九四棟隆雖吉然當大過之時終過十  
則故有他吝

朱氏蘇曰九三在下卦棟撓者以初陰在下為本  
弱木弱必傾故撓九四在上卦棟隆者以上陰在  
六為末弱末弱九害故隆此不取應而義亦直截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九三枯楊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配也

爾康曰九五則過之人幸得居中故生意不斬然  
枯槁之枝榮華有九三艱難之士所配非人支言元  
華元華者老婦得其士夫過于偏好有何不諧故  
曰元華然畢竟不祿有何可譽故直以醜羞之二  
五皆陽之過皆不得中九二之下告陰位任柔退  
猶可市也九五陽剛處極如老婦之得士夫全元  
生意即其一時振作雖見振張亦多紛飾而元氣

已斷國脈大傷何可長久

又曰說者多以九五為士夫上六為老婦其說不  
一愚謂陽下過取象大意耳劉先生謂本之會意  
取義不必字扯則又極是如以男力分陰陽以五  
六分男女強以上六為老婦配九五之士夫亦元  
意味昔人謂九六卦圖乃為周易晚添祖父今又  
為大過撮合大失矣  
楊誠齋曰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為即陵  
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氏如九五之比上六豈  
能有所為乎

孫開斯曰九二曰老大女妻過以相與也大至過  
而與其道甚苦而其心甚安故曰元不利五老婦  
士夫則患矣當繁華幾謝而力與時轉欲旋轉百  
方而難為人道即不可久即醜亦所不憚也  
劉去非曰大過以則過也雖二五得中而過則不  
能盡合中道惟以存二則以過則處弱勢奮發有  
為而生理優延周宣王秦穆公是也在五則以過  
則處強勢虛張雖盛而生意已折秦始是隋文帝

是也枯楊擇華士人女婦只從木之含意取象不  
必強牽別文

枯楊生華者豈得其士夫按少字誤作士字及現  
郭氏定本亦云少字蟲傷類十字士誤亦明矣士  
字義理元謂

元少女以為老婦蓋指上六一系之居極位而言  
也

上六過涉滅頂山元各象曰過涉之山不可涉也

註慶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

山志在救時故不可涉也

疏元各者所以涉難滅頂至於山亡本欲濟時極  
難意善功急元可答責此沈龍逢比于憂時危亂  
不惧誅殺直言深諫以忤元道之主遂至滅亡其  
意則善而功不成後有何答責故象云不可答言  
不害于義理也

符曰大乾健坤順立配永貞故之福者也故其詩  
曰君子偕老長少則柔乖互以憂恤之怨者也故  
其詩曰不見子部乃見狂且是故但取相符義永

甚稱宜為衡石以輕陰陽然而姬公心想以為中

庸難見也故其繇曰老大得其女妻元不利老婦

得其士夫元各元善苟不使陰陽之值則使偏時

稍為有利元各也然而仲尼時以為時時可思時

陰不可想故其象曰老人大女妻是以相與也老婦

士夫亦可觀也此為勉勉楊時以未是星陽而身

誅枯華以竭其中善者乎以此觀之惟王元骨莫

之自立所由不若孔文舉金性太多水性太少者

矣

吳非美曰過涉滅頂山以為發身成仁固矣然更

有辨若道德名義卓然據立先是陽則君子則是

臨事而死也必扶植綱常必開係世道此所謂到

過而中不可言過涉不可言山也惟己先是陰柔

之有或不能正身于先又下降于後至于時變

事及不得不死乃是過涉之山華比偷生之恥則

遠矣故元各

尔康曰上六過變極陰坤圖主濟而徒致喪身元

祥人國有過涉滅頂象其以此之為龍逢比于憂

時危亂不俱謀殺者孔仲達也。以爲通常起理不  
恤危亡。小人狂躁自禍。者程伊川也。予謂卦義悅  
極位太陰。柔主無幹濟之才。亦有陰濟之志。而終  
元所救。與剛俱斃。漢之陳蕃。晉之張華。非不巧心  
王室。盡力國家。而一則奉勅不當。一則隱忍不去  
均至殺身。孔言龍建比十國。非其倫。程言過當。越  
理責之太過。其言元。皆語意有下  
爲厚。番曰。爲大。故上下盡停者。從中分。爻對爲象  
非他卦相應之例也。顯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  
明三與四對。皆爲棟象。上隆下撓也。二與五對。皆  
爲枯楊之象。上華下撓也。初與上對。初爲指用白  
華之慎。上爲過涉戒頂之凶也。  
棟說文謂之極。爾雅謂之得。其意皆訓也。即登  
之脊。棟。負棟。謂之棟。  
史詠氏曰。古文篆體。本末字皆元。句脚兩字當從  
木。以一陽畫藏于木之下。則棟林曰。煖故爲木。以  
一陽畫散于木之上。則枝葉向榮。故爲木。  
棟。本義棟也。榮于下。則生于上。楊。其卷曰。陸明。德

謂棟爲秀。柳。線是也。戴德傳謂柳之榮。修柳初榮  
苞是也。一說俱與本義異。  
焦弱侯曰。本義云。根非是柳之榮。榮在木不在根。  
唐詩解凍。以本末上青其証也。況切又爲木。不可象  
根。二非根明矣。  
趙氏曰。凡木爲華。而實唯楊華者不實。者不華  
有春生如桑。根作五瓣。小華生鬚。皆其華墜地  
即落。不能復生。春生者亦如桑。根而得甲之有  
顯銳。暴于日。則絮吐。得風飛絮之下。有實如新髮  
着土。復生一楊。前人以此楊花柳絮。擬雪者。特木之  
榮耳。華生于木。抄爲上之象。  
趙氏曰。華。榮也。以縮酒封國。以直土神。禹底貢于  
荊。齊威問罪于楚。今沅洲有三。春華永。所有青華  
皆楚產也。  
張伯起曰。大過卦。云。過涉滅頂。凶。元。子趙氏以與李  
惟書謂。一爲過。升爲過。三而中。則其頂凶。可  
見元。答云。者蓋言元所歸。答如步。所謂又誰答也。  
本義與此義殊。

按大過與同占子以獨立不與世也則傳云天下其之而不傾獨立不傾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  
題云九三已立則以二句分同舍結陽生停貽  
云得者陽之種故曰陽之病使本義則云根也  
九五一爻既云九五得尊位乃以陽者陽本龍  
極是以其否難故不如九三之號召以其未能極  
色故不如九三之號召得妻言其良老雖被極物  
其益則小僅得先聲安能有多言之美傳本義則  
云九五至極之陽比上六過極之陰元復生道也

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註坎險陷之名也習謂便習之習劉正在內有孚  
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內心亨者之內亨外開內  
則外順以此行險行有尚也

疏按諸卦之名皆于卦上不加某字此坎卦之特  
加習者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字習有二義一者  
重習也謂上下俱坎是重疊有險：之重疊乃成  
險之用也一者人行險先須便習其事乃可得通

故云習也用心則正則能有誠信故云有孚若外  
陽內陰則內心柔弱不得亨通今以陽在于內陽  
能開道故維其在心之亨也內陽故內亨外陰故  
外開以亨通之性而往諸陰開之所能通于險故  
行可貴尚也

胡雲峯曰六子卦皆重此獨如一習字或以為序  
卦適在六子之先故言重他可知矣或以為象曰  
龜蛇方曰北曰朔而太玄配固與冥人之腎內皆  
有重義他卦亨字本義例以為占雖此則曰中實

為有孚心亨之象蓋地卦言占卑之亨也此言象  
心之亨也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內心亨之象心  
有主則實此心見得事理實是如此心既遠微而  
足新然行之元教不然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  
即不可行矣故本義以亨為象有尚為占已  
項平菴曰重卦字在六十四卦之先故加習字  
以起後例亦離震艮兌其皆當以重習起義之說  
坤不加習字者六爻只一爻故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折行險而不失其信維  
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  
矣哉

註坎以險為用故特名曰重險言習坎者習重乎  
險也

疏險陷之極故流水而不能溢也處至險而不失  
剛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習坎之謂也便習行坎  
而之坎地畫坎之且故往必有功也不可得升故  
得保其威尊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以保全也國之

為衛恃于險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須險也非用  
之常用有時也

傳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而險相重也初六  
言坎為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洊而不溢陽動于  
險中而未出于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出于坎既  
盈則出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為險  
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  
信義有孚也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  
之辨貴賤之分明并威異物未凡所以往能履險  
限隔上下者皆依險之用也

虛中菴曰洊而不溢常也據見在言說行險矣也  
不失其信要其終言之也信指洊而不溢言洊而  
不溢特為不失信張本蓋足此連後不致泛溢水  
之常也雖越巖壑洊泥沙亦只如此不失常也不  
可如介天以險行即洊不失信即不盈說建安丘  
氏曰陽動故洊唯洊故不盈可以出險若盈而後  
洊則澤水矣

高忠憲曰濟險之道力竭為險在前貞心不為處



之泰然非獨危而即安為性有功即殺身成仁亦性有功也時用者有時而用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君子設險以守其身正衣冠尊瞻視望而畏焉何險如之

鄭元錫氏曰險逆德行險危事並元所用之而何可虞也有害者天惜不可湊山川丘陵不可決壞王公法天險以制禮因地利險以中國器制變望塞威扶致城郭溝池封疆道路設之險而國有居圉也則夫險天地人皆用之故易元不其也

何玄子曰坎為水洸水也元為澤止水也元險卦陰靜故止坎陽卦陽動故洸惟洸故不盈若得盈而後洸則止水身雖行于險陷之中而不失其有崇之信指林而行是由此而後達彼此其所以為有孚也最謂維心亨者乃謂人情通達以維係其剛實之德于中則自有亨通之自蘇子瞻曰物之室我者有畫而足心元已則終必其之水至柔而能勝物者無不以力爭而以心通也不以力爭故柔外以心通故到中解最親如在之則二五是也

蒙卦此卦皆坎亦以陽利在內故皆曰以剛中天水洸而不行則滿：則終陷于坎惟元故滿：果易而有百折必求之勢然則人之在險中者得不以行為貴乎行而剛性則能出險而有功矣黃氏曰靜為元氣動為生氣洸者氣之生而不積者也故不盈土聚則填木聚則斃其休重而不能自洸也水者天之初氣形而未形故與溪：之氣同洸乾坤鑿鑿曰水為天地信順氣而漸：者水氣性來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

又曰天地之化在萬典深聖人之制在隱其微但言設險以守國而不告人以端險之為用不可使人知也

尔康曰水洸而不盈坎水本體如此若洸水則盈而洸矣行險而不失其信亦坎水也水洸必在坎中流行之也則為行險水元日不行險何得以出為功可見人日在險中飲食居處皆有文章上下未者元非防險只要畫之得宜不竭其所則得亨通聖人教人只是信以行險何嘗欲其出險九二

未出中言其文尚在于中故小有得非未出險中  
之謂也儒者泥之同謂坎以出險為功不知既在  
險中何能求出一水使有懸間以卸之乎又離心  
亨離字作靈字

尔康曰水流而不盈坎水與深水不同故其常流  
水惟流行乃有生机觀流而不盈活義全然有發  
慈然可謂消之恬適光真可川現行險過顛在山  
懷山裹陵為勢所激然其必下必平者信也雖為  
行險到底獲常是不失其信處最謂水流不盈一  
句不但水德更見水趣行險句即其所反而贊之  
處常處要固不必言若楊廷秀之言陷于中而未  
出故曰不盈是以盈為出險而求盈也許氏曰人  
行到憂患之處如水流得滿然後行過去少終于  
不滿過去不得如舟車替駛到底暫時要坑坎總  
滿然沒得出是以盈為美滿而求盈也則陷河  
漢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本義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丘建安曰洊再也水再至則為重習之坎初六乃  
內水之方至者六四乃外水之洊至者君子休之  
重習不已嘗德行者以此進德也習教事者以此  
教民也

司馬君寔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  
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  
事

俞琰氏曰洊之義與洊雷震之洊同雷曰洊至相  
續也水曰洊流相續也水之流也前者往而東去  
後者又從而西來往者過來者續往來繼續不絕  
是兩坎之象也坎字上加習蓋永卦辭之誤

爾康曰坎上加一習字程子曰獨坎皆習者見其  
重險之中復有險而義大也然離震之義不大耶  
或曰凡物相繫則有迹以水襲水一而為坎惟坎  
稱習然兩火而雷而風何嘗有習耶至曰八純惟  
坎有向物曰龜蛇方曰北曰制人有向背太公取  
周典吳亦取既坎之義尤為不經或以序卦居六  
子之先此言庶几影似然而未知其詳蓋坎在序

卦之先經于乾坤後首六坎也六坎者周建子取  
正建也豈于坎上加一習字以亦其尚坎然不如  
俞琰氏說誤為是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山象曰習坎入坎其道凶也

以陰居柔重險之下其陷益深字終曰坎中小坎  
曰窞

吳臨川曰坑坎中小穴旁入者曰窞坎之柔畫象

水旁兩岸其缺象岸側小穴故曰入于坎窞

胡雲峯曰初六三皆以陰居坎下性水本下而

又居下坎休本陷而又居陷中之陷故皆入于坎

當初又下卦之下也其占之凶固宜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本義受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

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章本清曰九二陽剛雖出于初陰而後自二陰之

下故為有險之象雖剛而得中初有未全柔止可

求小得也終不能超然險阻之外而大有得可知

矣陽本大而云小得以九二所求在出險險是以

象曰未出中也二雖中而位則陰時小得濟耳何

能出于險之中乎可見中元方所人心苟于形體

之中者猶未出乎險也况九二之象玩九二之辭

可以識心矣

孫洪漢曰求小得者最微最密著一洪濤求之何

可得為世所謂廣大心者乃其川之分量耳故曰

未出中惟小故未出幸之也五則為坎不盈此坎

本元盈時人心无有盈滿乃為得真時人自迷其

源自絕其流故多潤焉而不平唯平則元終曰中

未大者其分量之難慎然也

姚安之曰中乎非二五不救下無亦有影用者此

與家人中饋是也未濟之象曰未出中亦指坎中

之言

此時身居重險不可有為尚賴居中凡事只可小

小成就未出中言前言尚賴其未出下中七中以

中位言非險中也

六三求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求之坎

坎終元功也

註既後其非位而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未之坎也枕者枕據而不安之謂也出則元之虞則元貴故曰險且枕也來之皆坎元所用之徒勞而已

傳六三在坎窞之時以險乘而告不中止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未與進之皆險故云未之坎也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于深險耳故云入

於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項安世曰之者往也坎者居也詩人坎之代權是也先儒以其有兩坎字便據未進皆險非也此止言上下往來之皆下文始言險之多耳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休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退于下則又入于坎中之陷才不則位不正時不利皆元所私此所以戒之以勿用也象曰終元功者言雖勞其心力多方創之終元出險之效也味終字可見坎之為勞矣

黃端伯曰六三爻辭視初六有善焉然初六直言其凶而六三僅戒其勿用蓋三居下卦之上亦有濟險之心者才力不副終難成功耳坎之枕言蹇以六三困窮之心言之

六四傳酒簋或用缶納約自牖終元吉象曰樽酒簋

或到柔際也

註處重險而獲正以柔者柔得其位以承十五五亦得位則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元陰應以相承比明信則者不存外歸處坎以斯雖從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凡此之器納此至約自進于樽巧可羞之于王公存之于宗廟故終元吉也

註則柔相犯而相親為際之謂也

既以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得此以四之與九五之剋而相交際而相親故得以此儉約而為禮也

傳六四陰柔而下元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德意塗難之時唯至誠見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

可保元啓矣夫欲上之萬信唯當盡其有實而已  
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礼故以燕享喻之言當  
不尚浮飾唯以實所用一樽之酒一簋之食  
以九五為器有之至也其實實如此又須納納日  
蟠蛇約謂通結于君之道蟠開通之義室之暗也  
故設蟠所以通明自蟠言自通明之義以見君心  
所明時云天之蟠民如蟠如虎七公劉蟠為通亦  
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  
明處乃能入也

四同曰程傳此又說理甚正但其所論切于為臣  
之納諫而不切于戒險之投机不可不知也  
爾康曰當處險時小心謹慎樽酒簋二投省也  
亦有機也納納不敢廣侈也自蟠不敢徑行也六  
四統陰和曰其用意如此故得元啓則柔濟以此  
文之柔接五文之剛柔不偏分得元啓蓋一卦  
之文皆以全卦取義况坎上三爻俱陰居上居險  
極而陷于罪惟四五二爻當位則得故際故元啓  
不然他卦又承到者多矣何不皆言際耶

爾康曰卦當坎時身在險中此平約界謹慎不敢  
妄為納是納納約是儉約兩字各義不由戶而由  
蟠蛇行滿伏之意一切日用當行建事立業俱是  
如此不特在諫君之說而進信開通之義亦在其  
中

又曰到柔際也每文之設固以各爻切理成文而  
有取于全卦然在一爻亦以本爻會意立義耳不  
祖及他爻也故坎四之到柔際或以六四之柔有  
承于九五之剛不可知或以惟四五二爻當位相  
得而取其到柔之際也亦不可知半以為承承五  
剛而作此謙約柔柔則不其然焉此古者尚坦九  
五為君之或說耳不知坎卦諸爻惟六四履柔居  
正依性純和獨能謹慎約界不敢妄為而有子  
孫天下之志其于上下遠近莫不皆然則柔之際  
表其德不剛不柔協和不偏耳豈執定耳為非五  
為剛作此謙合耳  
姚小彭氏曰冠之禮于異間名之醴賓舅姑之醴  
婦三者皆用特尊醴醴而子與賓皆不在醴醴婦

其教成之際皆席于禮間而教成之祭復不同尊  
與醴是故同尊醴而設在牖者惟醴始為然此所  
以象別柔之際也酒至于特樽故特樽酒醴以九  
瓶之故特用缶于象坎為酒缶為諸卦有坎者  
皆為酒爾惟小聖謂之坎壺即缶也  
項平菴曰六四以礼為險上六以刑為險六四順  
道而承剛者也故以礼為險以防其苟合上六夫  
道而承剛者也故以利為險以防其犯上此則一  
義存之

熊過氏曰六子本非重者是不相應蓋取近比而  
已坎四柔近比五剛故曰剛柔際故卦中蓋險之  
道止六四一爻蓋之  
楊止菴曰諸儒以伯夷為二剛子曰據象傳及  
損系辭二篇則一五一剛為善蓋虞氏曰柔統剛  
也礼有剛蓋象言曰周礼大祭三示茅于殿在乾  
道直有乾伏七周故而象是也伯夷曰蓋柔句甚  
明  
像抄曰離四離剛爻是一剛浮燥紛擾陰火用事

坎四離柔爻是一泓收斂寧靜陽水用事所以言  
山雷壞不同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元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註為坎之主而元應賴可以自佐未能盈坎者也  
坎之不盈則險不令矣祇辭也為坎之主尽平乃  
元咎故祇既平元咎也說既平乃元咎則九五未  
幾于咎也  
虞中菴曰中德非有大小特以在險中既于時勢  
而未得大有所施也

像抄曰坎二四未出中未濟小孤既濟亦曰未出  
中三則中不為險中乾象：唯危若未出于險中  
然坎五則中而位乎天位矣不盈以卦則當益以  
流水之休則象不可盈祇平象未足乎而要于平  
虞廷所謂道心所謂中不遏不盈祇平而已象曰  
中未大亦殊是大不得詩詠文王小心翼：二求  
小五未大德是乾休：卦強不患一取坎中未大要  
于乾震主未尤要于求此通八為一脉終  
焉以忠曰平字深味之令人當下怡然有與天地

萬物同止其所氣象一道清冷萬古當空奔流  
不憚絲毫榮利或不知所絲毫接祇平乳象所謂雲  
行而施天下平亦此  
即泰曰曰此止水勢固亦易發未能盡平坎為天  
一真九九五以陽實居中雖在上流曾元旁過不  
見其盈而恰適于平既平則上坎下坎通而為一  
雖未以而涯際略其上皆可免矣莊生有言平者  
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此即不盈之謂不盈即是既平莊子云水有萬物  
之準者五量之宗故上善若水何替之有或云  
不盈而水平將來必平殊謬來曰祇作抵水中小  
池也詩云允在池中坻是也  
前康曰坎不盈其上水流而不盈則水既不盈水  
在坎象自如此本為險陷若坎不盈則浸淫已滿  
險難已盡得其常矣此十坎卦象元來出險之意  
萬以忠誠似得其旨  
又曰不盈既平水已元惠矣玩其語氣似有未足  
意蓋不盈者元張滿也既平者不浸淫也然安瀾

宅陳方是告成徒曰不盈既平遠得其常是以未  
大然此非洪水泛濫之水亦元容大也五當位者  
中陽則在上值可有為總是坎險之時只可隨時  
因事以用其補苴罅漏而已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載不得出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丘建安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于二陰也上下皆  
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故則為陷之太甚  
故上坎為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  
平異乎三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  
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于坎陷上言寘于叢棘以  
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兩陰三則失位乘陽而  
元功曰曰得位承陰而元亨也  
楊洪圖曰震險有通且通不宜塞且小不宜大且  
平不宜盈皆通也柔之心亨傳之水流行險象之  
將至皆通也二之小得四之納約五之未大皆小  
也柔傳之不盈九五之坎不盈皆平也亦此者謂  
之得道若坎甯之人既異于求小而蔽縲之係又

異于納約故皆謂之失道君子可以慎所習矣  
吳臨川曰用官司園土收斂罷民能改者上罪三  
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  
大而不能改者欤  
李隆山曰乾坤三畫以初相易而成震巽以中相  
易而成坎離以三相易而成艮兌故乾坤者陰陽  
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子時為子  
為夜子中離居正南午時為午為日之中夜之中  
而一陽生為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  
陰生為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也陰陽之中此  
乃造化根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  
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為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  
坎中在物為水而在人為精以畫現之坎之一陽  
居中而中實即精藏于中而水情于潤之象也地  
二上兆離中在物為火而在人為神以畫現之離  
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于心而火明于空之  
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者  
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

寓誠明之用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  
學也  
像抄曰坎有險惟危永小得惟微口納約惟不自  
信而後能自信五不盈亦不自大而後能祇平皆  
求小之義若坎雷之入既異于永小而巽離之係  
更係于納約象皆謂之失道以微非其微則危乃  
益危耳李玄甫云身在中可遠出乎是以君子  
不喜其能出險而後喜其能入于險何故以益  
當先元可奈何之時必有可以奈何之勢然後徐  
定以圖出若西伯之美里是已足故既入于險即  
安于險勿用勿遽求出為也方且以險為枕而入  
于坎富之中斯為最險之第一義耳是非不愛出  
也此時欲出終必死功故唯六三強得處坎之道  
而文王履巽以示戒焉若初正自入于坎者也既  
入于坎當矣欲以誰厄耶陳東隱陽徽筆是已若  
上幸已出于險者也而復係巽離巽離雖仍有三  
歲之凶焉是亦不可以已乎李固陳蕃輩是已此  
皆世之大賢人者卒之身不保固受殃而猶自以



為名都傷哉

按坎解異同水流而不盈諸家請如句胡雲舉則  
云水字當請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而句皆  
指水言釋卦辭有孚之義疏云消險既極坑穽特  
深水雖流任不能盈滿傳則云若坎既盈則出乎  
坎惟流而不盈是陽動險中而木出地也丘氏又  
云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行險而不失其  
信疏云行此至險能守則中不失其信傳亦然朱  
子則曰一坎滿復流一坎水流而不盈決定如此  
即是行險而不失其信也求小得疏云以陽處中  
初三來附然柔弱未足為大援故曰求小得也傳  
本義則云到中之才雖未能出險亦可自濟不至  
如初益陷入于險險元初三之說六四又註以  
樽酒簋二為句用去為句云一樽之酒一簋之食  
又用九五之茹言至約也傳亦然本義則從元儒  
以樽酒簋為一句用去為一句亦有別原之義  
非二簋也故象曰樽酒簋二本義亦依陸氏云元  
武字也納納自牖疏云納此係納之物從牖而為

之傳本義則云納者進結于君之道牖以光召所  
明處不由外而自牖以言艱難之時不可直致也  
九五一支疏云坎不盈既險難未竟也人險難必  
得盈滿而平乃元咎若坎未盈滿仍有咎也傳亦  
畧同惟本義則云時將出矣蓋謂坎不盈既有險  
也既既平則免險矣惟坎僅能平而不能盈故象  
曰中未大也疏註云辭也傳云抵也

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註離之為卦以柔為正故為貞而後乃亨故曰利貞亨也柔處于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強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為體以柔順為主者也故不可以畜剛猛之物而吉于畜牝牛也

疏柔不憂內似婦人而預外事若柔而下履正中則即僻之行若內外俱強則失于猛害若外內俱順則失于劣弱故云畜牝牛吉

傳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新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于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蘇子瞻曰火之為物而不能自見也麗于物而後有形故離之象取于火也火麗其所附則一可以傳千萬明得其所寄則一月可以盡天下天下之續吾明者衆矣

李本氏曰古說皆訓麗為附蓋以離為陰陽相附

而明遂起附麗之說殊不知在離則麗取明義不取附也黃東發謂麗為文明有華麗氣象也得之矣

錢一本氏曰坤為牛又為子母牛離之畜牝牛坤之子母牛也為駒子母上句生而母行句中生中半母行下句生後母行惟牛駒直是後母而行一步不離猶離呼母是為子母牛離性失上已離出柳以離重離明不相借使多自作聰明之弊今以重離之明而畜養得重坤之順如詩所謂不愆不忘率繇舊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安得不吉

前康曰離重陽燭焰元所近隱故利麗乎中正不偏于明故貞中正聰明何所不暢故亨三德分言然離為明審之識神氣終淺故元元利在中正乃能通暢故亨在後

邵子晦曰有火有新者凡火也有火元新者見火也元火元新者震大也又元火位神大為火火在地龍火在天竹根之火有光無焰金銀之火有焰無光孰非離之所化乎是知太陽元精無地之諸

火性同而休異也

却仲興曰地二生人：有兩化也其象為偶奇離

奇偶：而成離是故善離莫如火生或不常休元

自性空中有大虛巧生明如人形骸外實靈品中

室老氏謂谷神不死當其元以為川者離虛也故

火一星離為十炬遇物而皆焚人一心離為萬應

隨感而皆通虛則能離也然又謂之虛何也離者

兩之分處者兩之合火性虛附物斯顯其有柔麗

別而形故火息十室光麗十薪神潛十室如寓十

物離薪為火者故火也不可以焚離物為明者即

慧也不可以知故曰知在格物：格而後知至舜

然不動感而遂通此為離而能麗明物察份聖人

所以先食也離而不能麗飛揚躁擾恒人所以合

迷也故卦以中虛為象占以中正為身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天下亦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

吉也

尔康曰離麗也附麗光麗俱可解黃氏曰卦云亦

兼文明之意日月草木長其象也重明以兩卦言

麗于正而陰分在其中為麗于正也重明以麗乎

正李爾康云智則為物而行所無常最當知有重

華蘇軾之明則必元煩苛小察之失矣非麗正而

何

章本清曰離象曰重明以麗乎正又曰亦麗乎中

正諸儒辨：或疑上卦重明下卦得正以上卦之

重離麗下卦之正也或疑陰居五位非陰陽之正

乃事理之正也或疑固上重明麗正而設如麗正

之語十中之下也是皆拘泥二乘五則之定位為

耳試舉舉諸卦象傳會通而觀之如大畜曰龍止

健大正也天壯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簡謂正不

專指九二言也然其曰重其以中命則其乎中正

而志行果謂中正專指五言二雖中而不可以為

正乎要皆不離乾道變化乃利貞坤承乾利永貞

之義故于乾二中正之類一：分疏不明且十諸

爻利貞俱指為戒如艮六五象曰中照乃謂正乎

美文如本濟九二象曰中以行正乃謂用中得正

易中正字義為愈晦矣故十嘗口中易識止誰知也噫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諫其如世之學易者諫而不貞何哉

象曰明而作離大人以繼明昭乎四方

洪亮山曰明而作離不必而作也以繼明之意言之耳離其明離照光大以昭乎四方而四方萬物无所適情是昭之謂也非物而察之謂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元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傳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離陽居下則欲進離性處上志在上幾几于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之離未進而躁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則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于咎矣初在下元位者也明其月之進退乃知養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履乃有咎也

松記曰離德為明十象為火初九居離休乃精明睽察之人而以剛在下則又親意而前此云火性

也所以施為繫制初履錯然故聖人狀之曰履錯然非差錯之謂也 履錯而致此以致為土從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註書中得位以柔處柔獲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黃離元吉也

劉牧氏曰離為火象恒附于物也若以剛附柔則離而步愷九四是也若以柔附剛則物堅而離

離六五是也過盛則有乘陽之凶九三是也惟二以柔附柔又得中也且離為禮而得中道禮離中

道以和為用而有節應離之元吉也 蔡淵氏曰坎之時用在中二五皆非之中也五當位故五為修離之時用在中二五皆非之中也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為勝

別傳曰此黃字本坤五黃裳之黃本坤見十五離見十二者本所謂柔居乎中正是也以黃為離得坤之貞自可葆以乾之源元故不徒曰吉而曰元吉

黃端伯曰五色尚黃凡人有黃九者壽氣也大玄  
曰黃心在腹白骨生肉其造福之原乎故離二五  
皆得其中心然坎無九五離乎六二何也故以上出  
為功而離以山明為貴也且柔中得位有貞義焉  
○兩廉曰黃為地順為位中爻止表一黃字而中  
正之位統和之德德順之心冲和之度无不然是  
上下潛顯皆可通而語意渾融已融九氣聖人之  
又也

九三日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臺之噬山象曰日  
黃之離何可久也

所三居下休之終足前明將入後則當離之時人  
之始終時之榮枯已故為日黃之離日下黃之明  
也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當  
道也達者順理為樂亦皆同之器也故至而樂能  
其常也下能如是則以大臺為樂乃為山也大  
臺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非人而已  
過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悲懼有將盡之  
悲乃大臺之嘆為其人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蓋與

映同

趙汝孫氏曰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時也上氣之所  
謂年在泰俯仰轉竹陶為是也大臺之嘆是以憂  
度日也趙孟所謂為能恤遠則不謂夕是也

劉去非曰九三離明遇中故有日昃之象夫日中  
而黃少壯而老此為泰消息天地人神之所不能  
量也而有所以憂其終老者是故君子晝夜之  
知死生之說日昃夕陽樂以忘憂而不知死之  
將至素何遲昧以至日黃港元後泊乍欣乍戚下

狂歌以遺日則悲老以興嗟後轉元即之狀一至  
此我天明不離于正運形氣以報為瞬生息元之  
後也象曰何可久也大矣也貴有久居之思豈可  
為久長之計乎

焦弱法曰去古之上晉史記相如請奈玉擊缶是  
也淮南子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也一語不可以  
李斯之言且以為奈奈之又取俗通云古者瓦器  
所以節歡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

如元所容也

註處才明道始變之際昏而始曉後而始出故曰  
突如其來如其明始進其炎始盛故曰突如其來  
至尊極非其位欲進其盛以炎其上命之不終故  
曰突如其來夫善繼之道也  
傳善繼者必有其陳之誠順天之道若舜故然今  
曰突如其來夫善繼之道也  
章本清曰明之才人既大之才木火宿于木而能  
焚木明本于火而能害火何如丹九曰不  
中不正則氣噪暴其害若此人以聰明才智為氣  
所使而其得禍反酷烈矣可不戒哉  
六五出涕沱若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傳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  
以柔居上在下元助獨附虎于剛強之側危懼之  
勢也惟其明也故能畏懼之災至于出涕憂慮之  
至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成時故言其  
憂慮之深非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畏懼如  
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而所處中正泰然

不懼則安保能其吉也

房山趙氏曰離六五化夏少康則宣王在何處其  
初之謂能沱嗟則可以中興故吉  
四同曰未子謂起于上下之陽而要其終不知上  
下二陽乃五之所處以為明者何起之嫌耶出涕  
沱若嗟若亦九二重離之意但五居尊位故以  
切于人情者言之耳二言元吉而五但言吉者五  
在尊位有憂民之意而二言其心德也  
蘇虛齋曰有未六二亦起于上下之陽而得為黃  
離之吉何也一則得中而止其二則方中之時非  
日晏之離也若六五則後明將吉而且不正故其  
辭危  
爾康曰離六五上炎之勢六五居尊位可憂乎其柔中  
居位而能出涕嗟若為人右而自憂此懼禍之  
心者故得吉也蓋隱人散史雖有憂世之心非其  
責任者在王公宜有此戚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之象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傳此以陽。吉上在離之終。到明之極。有也。明明能  
昭。則則能新。能昭是以察邪惡。能新是以行刑。  
故王者立用如是。則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  
征伐。則有嘉其之功也。  
李西漢曰。有嘉折首。王者之兵。只誅首惡。醜類不  
獲。不以爲咎也。  
易。離曰。有嘉六。字如祥風。實實正王師之大旨。此  
三代征誅氣象。  
胡雲峯曰。坎水內明。而外暗。上六暗于外者也。故  
必陷于刑。離火內暗。而外明。上九明于外者也。故  
可用行兵。本義云。到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蓋到  
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刑不濫。故曰。履匪其  
醜。李孝辨曰。離休之。君自當出。征有邑之戰。故所  
以承禹商。登淮夷之征。成王所以征武王。周公作  
立政。終之曰。其克告。亦戎兵以涉。禹之巡。召公畢  
公命康王。元化意。惟曰。張皇六師。元保萬民。祖家  
命而已。若不如是。不足以正和也。  
李康曰。坎愈下。則愈險。離愈上。則愈峻。故坎三離

四皆不善之。然則坎上。則愈當出。險。且于所憂  
更平。離上。愈當上。且于所憂更烈。然坎上陰乘  
離上陽。則聖人又不取卦義。而各以爻義。言易作  
一意。以見變化之妙。  
章本清曰。離爲日。坎爲月。坎在北方。而月之本  
位也。每月晦朔之間。月列坎位。而日未會也。則日  
月交會。而爲朔日。魄月魄交。則重五日。神月神交。  
則以納此心。心之之交接也。故稱推而生萬物。嘗  
新山時之。滋陰寒暑萬物之生。無不賴此。所以  
命關之耳。吾人神藏心。離日象也。精藏腎。坎月象  
也。試自象人。視之。每日念慮經營。莫非精神爲之  
發洩。及驚睡入無息。而時方熟寐。則神入于腎。而  
交于精。魂亦隨人而攝于魄。此則人。皆然。非養  
生家取坎填離之說也。惟夜而寐也。神入于坎。故  
精得神而愈充。晝而寤之。精現于離。故神得精而  
愈旺。此其故何也。天一生水。本陽也。成于地六。則  
爲陰。而在人爲精。故精雖成于地。而位在地。然其  
元則生于天。一其性本陽。是謂之精。則其上與神

交于離者乃天生之元會也地二生火本陰也成

于天七則為陽而在人為神故神離成于天而位

在離然其元則生于地二其性本陰是謂元坤則

其下無精交于坎者乃地生之元會也可見水火

不相射其休為坎離火上而水下其用為既濟精

藏神一載精大人一也

如坤與曰坎即乾之資始離即坤之資生坎中一

奇地合天中故陽生于寅離中一偶天包地外故

陰生于酉乾坤坎離一體而今合者耳故有乾坤

即有坎離火得陽之中氣而風雷火化也水得陰

之中氣而山澤水化也是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有乾坤終坎離所以為兩儀四象也

按離解異同明兩作離程傳明兩句說本義則訓

作為起以明兩作為句云此水游至今世明來日

又明也履錯然註云錯然者警眾之從大全諸知

則云事物紛錯之意又謂所履非錯也

形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者

成

在利貞取女吉

傳成象也不曰成者或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

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懷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

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若

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

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義相感則和

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成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

之道利在干止也不以正則入于凶矣如夫婦之

以姤姤者臣之以婦說上下之以和辭皆相感之

不以正之取女吉以卦才言九卦有柔者則下二

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取女則

得正而吉也

何玄子曰應則必成故有致亨之理然必利子得

正一卦六爻之非正應以男下女于礼又宜夫男

女之交得于時未必得于情得于情未必得于禮



故通者未必正。者未必通。惟于感而通。是以  
其象為取女吉也。

五建安曰。或二少相交。有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  
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男先下于女。婚媾  
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  
世安寧之道。故以男承女。男為象。女下于男。居室  
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二長相承。者。不有損益  
乎。曰。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感感之義微矣。且雖  
二長而女皆男上。恒久之義悖矣。此下經所以不  
有損益而皆或恒也。

胡雲峯曰。乾坤氣化之始。故曰乾元亨利貞。或恒  
而化之始。故言亨而不言元也。

人曰。先天八卦之象。說卦凡兩言之。先言天地而  
即繼之以山澤。雖言水火雷風而終之以山澤。相  
薄者有貴于不相。不相者有貴于相。建惟通  
氣則兩言之不改。然則上經言于乾坤者。天地定  
位也。下經言于山澤者。山澤通氣也。然其分統氣  
坤分而為二卦。氣統其合。故山澤分而為一卦。人

焉。入統卦六爻皆不應。否泰或恒。損益既未濟。六  
之皆應。否泰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少男少女  
相應。恒益長男長女相應。既未濟中男中女相應。  
故居下篇。咸以少男少女入應之。至均者。故居下  
篇之首。故上經象辭不言女下。經咸取女吉。家人  
利女貞。始夕用。收女漸。女歸。吉。言婚姻之事。不  
有於咸。見之。

李彭山曰。感有自物之所觸。而言者有自義之所  
先。而言者而皆以不動為體。大傳曰。寂然不動。在  
而遂通天下之故。不動者。不動于物。而其或為虛  
也。

朱知德氏曰。八卦正位。艮在三。兌在六。此陽三  
則以陽。陽陽兌為陰。六則以陰。陰陰三為艮之主。  
六為兌之主。男上女下。得其正。所以男貞女  
利。貞三德。分言山澤通氣之始。故已有元不必  
言元也。

又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而生而說  
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

疏良則而充柔若利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  
而元氣流通今充柔在上而良則在下是二氣感  
應以相投與所以為感者也良止而充說能自靜  
止則不隨欲動以止行說則不為邪論不失其正  
所以利貞長為少男而居于下充為少女而處于  
上是男下于女也婚姻之義男先于女親迎之礼  
御輪三周皆是男先下于女然後女應于男所以

取女得吉也

楊敬仲曰既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  
止與說離而為二止與說合而為一也水如照之  
萬象永常止而萬象自動也知天地之相感而本  
密不密然也大哉三說之道乎  
吳叔美曰氏主只是一氣只是止者一定之  
之理即至正之理也故欲止以說則自歸妹動于  
說則非貞矣  
武問遠公曰易以何為休連公曰易以感為休成

心學之然隨緣起感則心無其心矣山澤之通以虛

受負者也徐鉉發明窮神知化之幾而端本于何  
思何慮之成其有深矣  
黃氏曰雷風氣之動而化者也山澤形之靜而止  
者也聖人作易不以雷風明感而以山澤明感者  
何也山澤之形雖實而其氣則虛也莊子曰胞有  
重聞心有六時室無室虛則婦姑勃然必元天游  
則六藝相揉其深于虛受之宗乎程傳曰虛者無  
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傳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微  
擴柔又曰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魚物之  
若以虛受人有所係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出  
矣虛中有元成之中元私主則元感不通以量而  
家之擇合一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張橫渠曰男女配合一而為成也感之道不一或以  
同而感聖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異而  
應男女是已二女同居則元感也或以相說而感

或以相畏而感如虎先見犬：自不能去犬若見  
虎則能避之又如磁石引針相應而感也若以安  
心而求者自相親以害心而求者相見容色自別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物之也聖人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事相感也  
感如影響无後先後有動必感或感而應故曰感  
應也

張橫渠曰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感物之善莫  
若以虛受人有所係慕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有  
應不亢非義而有所說也

丘行可曰人之一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  
故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機  
窒雖有至者皆擇之而不受矣故山以虛則能受  
澤心以虛則能受人

蘇頌氏曰書或有一德之成訓今皆曰感感也謂  
成之為卦有上下相感之義非以感訓成亦非以  
成為无心之感或者以十字說遂以成為九心之  
感非也夫人之所以相感者心也既謂之感矣以

為无心可乎但不可容心而有所私耳若其无心  
入焉能感

人曰澤非山所有也而有焉蓋謂山之虛之使止  
欲泉澤之通于山則豈不可如塞之山上有水而  
必曰澤非必其有水也以其虛也彼塞也故為塞  
此虛也故為成

陳白沙曰雷霆之聲可以鼓鐘鳴鼓而之變可以  
音律知伐木及聞之章可以召鬼神故感其心者  
物微不應感而後發明其真矣形而斯存通在我  
矣

常登之曰凡一切言涉澤入山為成之虛受王  
子松曰人心有所不受而後能受成下亦云為  
實光明其于德：世味自然一切不受乃虛  
成之所以受人者此

孫洪漢曰山以虛為源故水歸之而山為受君子  
以虛為德故人歸之而君子為受若山上澤則木  
上行而先滿不得山之神而後泄之山氣矣故卦  
特名損而愈欲從此熾焉終亦以小為主而不任

之大地汪洋連海衍元源矣故曰君子以愬愬  
愬凡入念之步生者非氣之有餘乃不足而反成  
躁急也欲之易縱者亦非氣之有餘乃不足而更  
多侵淫也不論淫在上在下皆云有山者山能為  
主澤始通流吾身之山有主亦淫始通流

初六感其拇象曰貳其拇志在外也  
註處感之初為感之始所感在末故有志而已如  
其本實未至傷靜  
既成其拇者拇是足大指也休之並未初感在四  
俱處卦始為感淺末取譬一身在于足指而已志  
雖小動未甚躁求凡言山悔吝生乎物者也以其  
本實未傷于靜故元吉山悔吝之辭  
呂伯恭曰初六雖有四相感然感之初者也感之  
初信未孚志未變此一文只如此省甚明當玩味  
志在外也一句今人與朋友親戚交感但責人而  
不責己只說我識意已乎而後不應不知己之誠  
未孚如足指之方動安能感人又曰六處感之下  
足感之淺者也故以拇言象曰志在外也者嘗人

之感人感之不入即止初六則不然謂感其拇是  
在我者微未足感人也故志在外元自己之心  
求為感通而後已  
張慎甫曰趾非全足也拇又非全趾也足之動不  
聞拇然拇亦動之屬矣无念中忽生一念一念雖  
微而志已向外此正善惡之几故君子必慎其  
獨也

榮虛齋曰感之初六止如孤寒之士踈遠之臣勢  
分之接于上者既無相親之便情意之投于上者  
人無相得之素故感乎人而人未為之感雖求其  
進而未得遂其進也而此交情之淺者皆是  
鄭中甫曰人之行杖在于足拇雖動而未能行但  
有其意而已故不曰足而曰拇者心感而跡未應  
也  
輯開曰拇說又持指也人十四指而生唯大指在  
外象初為非之外大指發常武健者乃是拇今不  
可因脚股遂謂拇為足大指若滿則何以象外故  
曰現觀象玩辭不得乎象則失乎辭民初六言民

其趾可以立見

凡止是自趾始故其趾舉足自趾始故其趾

六二或其趾也居吉象曰趾也居吉順不害也

註或道轉進離拇升趾之休動躁者七德物以躁

止之道也而躁故以居則吉矣蓋不測來故可以

吉而獲吉

既雖有典章之靜若既以失何由得吉而獲吉良

山陰惟本靜今既不燥而居順其本性則不自失

害免也而獲吉也

本義雖足趾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

者也二當其憂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反其象然

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初九而靜吉也

胡雲峯曰或良皆取月為象或六二即良六二良

其非不言吉也或良則曰凶者躁動故凶也始

吉即良其趾之謂也在或下休則凶如良本休則

言

揚廷秀曰鐘不扣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

怪物有不感而自動者乎故以居為吉

章本清曰或二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信乎人悔多

生乎動靜吉則雖凶而吉矣君子趨吉避凶豈有

巧掛以殊趨之哉

爾康曰六二陰柔之或本元吉也而居為則吉九

三陽剛之或本元吉也而隨為則各居吉者非以

不動而吉若徒以不動為吉則五之或悔何以謂

志不二之居吉不妄動者五之无悔不能動者

又曰或者感通之道也六二者陰爻之止也九五

者陽爻之止也二五者相應之止也或之二五正

且取應為義何以二則曰或其趾五則曰或其腹

而大皆無害辭曰或者自其之德二句元感者也

故非以相與為或文以相應為義

九三或其趾執其通往各象曰或其趾亦不履也志

在隨人所執下也

註或之為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

所感在腹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順

矣同斯以往各其宜也

傳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爻故諸  
爻之象辭皆有相結者此言亦者承上文辭也上  
云或其悔志在外也雖凶吉順不害也或其股  
亦不處也前二陰爻皆有然而動三雖陽爻亦然  
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  
自主志反在于隨人是以操執者果下之甚也  
頤鯨氏曰或九三何以見其志在隨人豈非以少  
男之性風華無定乎執者以九三之過剛也  
黃氏曰九三既隨自是一種學問進修頓悟不着  
思惟自謂處矣而不知亦不處也而亦不處  
亦不處曰執其隨本義主下二陰既隨主上陰說  
蔡氏則謂三動而二隨之謂曰九三所當之位應  
于上六陽卦上而說陰上為說主三性而從之故  
有或股執隨之象然提不必拘執其股而一十隨  
人已亦不謂主矣所謂從風而靡與世俯仰品之  
最卑者也執其隨者猶云守定一個隨人耳往者  
辭辭之辭以九三三則以行和性行如此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

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註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皆休之中在股之上  
二休始相交應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  
感而不以之於止則至于害故必自然後乃吉  
然後乃得亡其悔也始在于然未盡感極不能至  
于元思以得其黨故有憧憧往來然後明從其思  
也  
未悔新曰性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性來不絕只  
不令有憧憧了便是私意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  
是不可憧憧蓋感應自有個自然底道理何必思  
他又云性來憧憧只是看一個忙迫的心不能順  
自然之理方性時人便要分求時人便要性只  
是一個忙  
胡雲峯曰爻言貞吉悔亡九四卦皆先占後象與  
九五或大往來濟皆九四  
蘇子瞻曰九四之所害心之所在也方其為卦也  
四隱而不見心與五休並用而不知是以九悔元  
明及其表之以四也而心始有所在心有所在而

物疑矣故憚之往來以求之正則吉不正則不吉  
既感則悔忘未感則害我者也其朋則從非其朋  
則不從也王父成曰憚之思慮強其絕不得只就  
無思無慮討個分曉一覺悟來自然天理精明自  
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

唐穀菴曰心之官本思惟心未明則其覺性皆  
發而為思一涉于思則散亂紛飛勢所必至矣習  
靜之人每苦于此故有隨時起照之說終非端本  
澄源之謂也

邵泰四曰西為悅始澤山感應之交也其位當心  
但心寓象中不與象俱見故不言心誠如系  
所利之貞則心止寸符殊遠百慮同歸一致密不  
動而感自通止惟山疑悅惟淵靜有何不吉何悔  
不亡苟未能貞而思路紛馳竟緣忘想墮然既  
往而將復來而迎感非正感應非正應從不思者  
如朋往與偕往未與偕來往之來百端交集索繁  
无休易勝輾轉安在其為貞且吉如此便是悔矣  
九四以陽居陰聖人處其不貞故設為兩端以示

易言悔自此爻始或謂中爻三陽三陰亦連為朋  
援泰九三損六五益六二豫九四為陰陽九五之  
朋未解九四之朋至亦何嘗有三畫相連乎朋從  
特言其聚耳

余銘章曰思以何思為休豈必尔之以為思以  
何思為愛人之用豈必從之以從尔思

考陵氏曰西本字大可味本感害之本正見害即  
在感之中有危之意本光大之未正見心休本  
未來自光大有醒之之意陳明節曰或止主應說  
主應外有說而內无止便喚做感害

何玄子曰何思何慮雖聖學之成功實學皆用功  
之節度也昔上蔡嘗舉此以問伊川伊川曰有此  
理賢却發得太早然好用功則已悔其說之有未  
盡矣何思何慮非无思无慮也直心以動出于自  
然終日思慮而本嘗有所思慮之造化日月性  
來相推而明生焉寒暑往來相推而歲成焉性  
來相推而利生焉皆出于自然本嘗有所思慮  
也故金雖珠而歸同慮有百而致一然非藝藏淵

嘿收視却聽則必不能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安其  
身而崇大其德大惟天德出寧性：物：則終日  
然而未感嘗此窮極義之精微以至乎神妙而與  
天地自然之化功後道為一者也故曰德之盛也  
而悔尚何不下之有嗚呼言之矣  
黃氏曰九四當心之位不言心而言貞：者無心  
之正休也一念不生前後際新境：從來何與人  
皆未之覺乎故曰朋從爾思  
爾康曰咸九四心位也四在三陽之中當心之位  
感之主也象故不言心以心在內不可見故特言  
心之用思者心之用也宜言象休而不言心蓋所  
以尊心也故貞吉悔亡其體：明從設而端以示  
戒四其長接從止定中發出斯合意思此特雖身  
人感召而最初一念是無私曲故無感害之憂是  
以悔亡其言悔者亦以九四不中止也體：往來  
不思能何思何慮思而文之不思則朋類之私皆  
從尔思此日不得清楚元有疑一之日矣輔嗣所  
謂未能忘懷息殆任大自然莊子所謂何與人偕

皆來之衆者是也朋從爾思雖有膠擾之私終致  
從思之益此其所以平有德攝之功未殊靜慮之  
境此其大也故不曰先人而曰本元大者語有辭  
酌  
楊止菴曰毛氏璞云體：念慮不定之貌字書體  
從心以重謂重子之心不能自定也此以卦休象  
人心  
九五其悔元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註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元  
志其志未成元悔而已  
疏四已居體之中而心神所感五進在于四上故  
所感在脢：已過心故進不能大感由在心上退  
亦不能元志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馬融曰脢背  
也鄭玄云脢脊也王肅脢在背而大脊說文云脢  
背肉也雖諸說不同大休皆在心上輔嗣以四為  
心神上為輔頰五在上四之間故直云心之上口  
之下也明其說於心神學於言語  
脢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



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本義脢背由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元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或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楊敬仲曰心之上口之下曰脢：者无思无慮營為之所雖感而无應雖靜而无川雖无悔而非大道故曰志未也來之為言卑之也何謂大道考惺忠敬交錯泛應喜怒哀樂云為思愛如四時之錯

行如日月之代明

朱子答門人胡伯量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无：事底時卻隨事未便應著他若事至而前而自家却自至靜而然不應便是心死矣近多

以此為志未註脚

王弼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肅屬之間于此一身至虛無思之地也九五當之宜其為感之盛也止曰无悔何也盖无思而神則明无思而不神則昏神者心也不神者隔也脢雖无思昏惰而已

故為思而在心五以別居四之外故為脢而在背心有思則有濟失故必貞而悔亡脢元所思故无悔志未者未即元也言元所志非淺末之末也抑仲與曰人情有感欲動莫如男女人身元情順應莫如脢脢苟心能如脢以為感如脢以為應則動而欲止：不同子枯槁乃可以記：而元情悅不同子貪遂乃可以止釋氏云心如牆壁乃可以入道一根誤入六根圓通即此義天所以象二五之中也

楊止菴曰脢在背後脊梁骨上有肉處觀身全體止在後為背則此脢在背後實在五之上指上九脢為背後脊梁骨處人身百骸五臟或總紐于此而心實係于此五為心位上為脢主或蓋以心雖役使乎肢脢拇而實出入元時真知其微不免有所私係者惟脢在背後統乎四体百骸元所不偏是廓然太公无所私係者有感必通而又人所不見以此為感故心能其神明宰庶物而得其公正元係也此象最明說文以謂脢即替陸司農謂喉

九五也是也係二說上不忘其本而忘其末二与上皆陰柔不正之人也而九五係之說之雖无思也非皆情乎

楊誠齋

胡雲峯曰子夏云在脊曰膂諸文象拇象股象心皆或其感於物而動五象拇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文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元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紀開曰膂言背肉殊其象不合良言止可取諸背或言感所取皆動物拇而腓而股而而喉之膂

口之類若自下而上自末而顛有次序皆運用也

凡人將行未行則拇自振搖將言未言則喉中宛轉拇者動腓股之漸膂者鼓類舌之先

項平菴曰查許國氏學於陸佃謂膂在下心上

即喉中之梅按今謂之三思蓋是也按喉中之核

亦不能自思則亦与脊肉同為无思爾

又曰四與五皆在上體其聲相近故分主心脊之

事五官之治皆本于心以九四當之五藏之絡皆

係于背以九五當之四居上下之交有往來之象

中膂核焉曰喉之出納皆非

何玄子曰陸農師云膂在口下心上即喉中之梅

核今謂之三思蓋者是也物而迎飲食以嚥有他

思則啞膂与頤舌最為比近膂不能言也頤口以

宣之奮解為背肉非是以在心上故為五象感九

五之膂者上六也或之時欲速相應不能久俟故

諸文合應取此二三以腓股相應五上以膂與輔

頤舌相感然正應自在故告以勿妄則得其應即

六二居吉之意

吳叔美曰其非然不可動而能關係衆物也或而

至五已是透体皆感至背肉乃是透体皆通故

總或者盡于背有愧于心者必汗洽于背之或

一毫不容思議又元一体不通達者也或其膂又

何悔之有感膂即是背之象

張二無曰六二陰爻然艮男也男動步躁故象取

腓九五陽爻然兌女也女貞自守故象取膂下卦

止而防其說故腓之性也必出上卦說而下失其

止故膂之靜也寡悔

又曰艮宜動而曰居吉如詩言即居非元出入却  
是安安何吉如之腹宜靜然曰成悔定有一書矣  
通變化人之涉惑以而便帶識情此之涉惑以背  
所云不識知而順則者安得有悔成之最善者也  
元悔與悔心不同悔亡者悔而後亡元悔者本來  
无可悔志未也來即見本正是妙處  
周光德曰六之九五為主蓋主成有心也心之  
所係者悔之心動悔靜之為動主也靜則貞其本  
以制未而不志于未矣故周公嘉以成其悔而夫  
子推原繫文之意慎其志未免以上靜非全取之  
也夫抵此卦文之有應文之有比惟有應故得召  
成惟有此未免累成聖人所以一而一或著其  
義元非欲其去疵全純耳九五則中正為最六二  
柔中正次之四雖不中正而當立乾之心可勉而  
貞又次之何雖不正而感尚淺又次之惟三止極  
而躁上說極而後則成之最下者也非九五雖主  
卦哉卦以艮為主夫以九五為主立發成道之貞  
也

光德又曰五之得為主卦者當悔之靜也蓋說上  
其靜而不能感物蓋誤于志未之語今從程傳辨  
後  
又曰此文程朱二先生其說雖取其靜未即其過  
靜玩經旨還從程傳悔皆內任心上心所係者也  
心動悔成其悔靜主靜以攝動即卦辭貞意大義  
虛意亦即其其背意若病其不能感物為志未則  
并其背亦未矣此元悔與悔亡不同此位位高正  
與後之元抵悔孰優元悔一般皆陽或反之之學  
非四以下可及也  
前康曰成之九五尊位頗有眾人之推二包曰典  
更有中正之應而係辭曰成其悔所志在求僅得  
元悔得毋大而卦小乎再三思之還有一大此  
文雖大而卦則小元卦主悅又為除柔切此上六  
又以九居五陽強自任元虛心下之意故不取殆  
專中正之象而以自損而勝以至漸悔為志未  
之象其能元悔者尚賴中正之位不使升  
胡雲華以為諸爻動而元靜五靜而元動皆非心

之正也此說合為若吳叔美曰或至背內乃是遠  
卦皆通故德盛者在於背有親心者必計洽于背  
背之或一毫不容思議而信者又有為之說曰人  
之涉或因而使帶情識此之涉惑以背所云不識  
知而順則皆此惑之最善者也夫妙思苞玄善言  
指遠凡以一理執而指之何不可通華理在現前  
机有當下不若按其說而平鋪看地讀之為得上  
所稱或勝之說即其背之說也不知其或二卦名  
義各取止之為盛理分致昭背之其機休有大小  
此而向之舉下害理至上下輔頰舌已足口說之  
勝倘非心說而叔美亦以悅意前出為勝輔頰  
為善則誤甚矣

上六或其輔頰舌象曰或其輔頰舌勝口說也  
既勝口說也者有說字作勝從金反勝與也所  
鏡者口元般心故實云勝口說也鄭玄又作勝  
送也或道徑勝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  
志于其間王注義得而通未知誰同其旨也  
傳上陰柔而說休為說之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

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了口舌之  
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于人乎不直云口  
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言吻曰頰舌也  
輔頰舌皆所以言也

項平庵曰初上皆不言山海者當感之言亦在  
內者必應于外柔在外者必悅于內皆其當理又  
所應在正非妄感也故元山海諸儒謂勝口說為  
鄙之非也若鄙之則為吞矣事自有當用口說之  
時凡詠詩誓命皆口說也勝字虞翻本作勝蓋傳  
布之義書所布告之條也但當時口說亦不為美  
故不得言言

易聖曰或上艮五皆以輔為象聖人思其已則也  
或曰頰舌見其動也艮曰言有平見其靜也  
吳叔美曰上六曰輔頰舌雖離口中猶隱而不形  
或至于上則發而形于可見曰頰口頰則笑貌也  
不笑也曰口則言言元不足也蓋通內外皆是悅  
意涌出故曰勝口說水出上為勝却是中心悅  
溢出如此方是或之極致

楊止菴曰勝即勝字九家易曰重是也或謂之播  
說字作勝徒登反勝競與之所競者口九度  
心實故六勝口說也鄭玄又作勝：是也或道性  
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忘於其間王  
注其得而忘未知誰同其旨也  
未大鮮曰輔口輔也近乎之皮音與牙相依所以  
輔和蓋舌之物故曰輔頰而旁也輔在內頰在外  
言故則公以參之元為口舌輔頰舌之象也  
趙汝樸曰文之吉凶皆係于止其取人身為象則  
各因其位不當如他卦言位應蓋指與心脾與肺  
股與輔在人身皆不齊應故也  
蘇子瞻曰或首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愛而此于  
身于身忘而後神存心不遺則身不忘身不忘則  
神忘故神與身非兩存也必有一忘足不忘候則  
候之為累也甚于控握要不忘帶則帶之為累也  
甚于縲紲人之所以終日蹶蹶未帶而不知厭者  
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或之可

分別者皆其粗也是故在卦者或之全也而在爻  
者或之粗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于口當其發  
者有其德：有德方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  
雖行心慮口言六哉其舉而我不知此其為卦  
也雖而觀之則拇能履而不能捉口能言而不能  
聽此其為爻也方其為卦也見其或而不見其所  
以或犹其為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休也六休各  
見非全人也見其所以或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  
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山則吝其善者見于悔  
而已  
却仲與曰六爻皆未全善矣何取焉取曰是乃所  
以為或也爻者象耳神不可象也履履履皆說  
然之形也以說然之形皆能不言而喻有惑而通  
者何哉神之為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  
也所謂无思無為者即寓于說然之形是以九四  
一爻居上下之中當心之位爻辭不言形人不  
言或无思无為之象可默識矣其能負言悔亡則聖  
人之心也若其懂：從來則恒人之心也是在九

四而已

夫非美曰人劍止而說如此惡意是彈身皆成感  
應自足至口隨舉一絲觸元不通真是氣旺而行  
不言而喻故六文就身取象如拙如腓如股如脛  
如輔如頰如舌件：皆靈然初不言此而言拙五  
不言背而言脛上不言口而言輔言頰輔而口輔  
頰乃兩頰即有意這幾件是雖欲強之動亦不動  
直到天機相感則自動却又一毫阻折不得惟三  
是止之至故象以股：動止得以自由者也然比  
象休皆聽於心：得其貞則五者可以通天下之  
志而元非以五者感也心不得其貞則五者之志  
皆非貞矣四心位故貞吉獨係于四若心不止于  
理則又有意于心不得為貞故小象之志字皆不  
取  
方孟旋曰一卦之中又配一体自拙而口象体具  
矣而不言心何心何響元但不可使有心之所以  
異象体者以其能感能應能動能靜以為在乎身  
未始在乎身以為不在乎身又未始離于身可無

也不可有也可有而無也不可無而無也故心有其

心則形使乎心而心在乎形在拙則拙心亦拙耳  
在腓則腓心亦腓耳在股則股心亦股耳在脛則  
脛心亦脛耳在輔頰舌則輔頰舌心亦輔頰舌耳  
此體：往來之所以失也心先其心則不有其心  
安得有身拙何必不動：亦心也腓何必不行：  
亦心也股何必不隨：亦心也何脛必不止：亦  
心也口何必不言：亦心也此以虛受之所以得  
故聖人感人不於其形而于其心

像抄曰或以止為內主心三爻皆當下說三爻說  
三爻皆當應止三爻應止是主而說是主皆出恒  
以動為外主三爻皆當順動三爻動三爻皆當  
制巽三爻應動是主而巽是主皆出聖人示人則

柔男女內外之辨嚴矣

按咸解巽同成其股執其隨傳云上下皆感悅之  
極三感而從之本義則云三隨下二爻而動亦不  
處也疏云非但進不能制動退亦不能靜安也傳  
則曰前三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

亦不安也。本義從之。貞吉悔亡。傳云貞者虛中元  
我之謂本義云正而固也。蓋知正而固則虛中元  
我在其中矣。悔亡。往來朋從。不思訟。云惟欲思運  
動以求相應。本能忘懷。息娼仕。大自熱。傳云用其  
私心以感物。是朋類則從其思。故主于一理一事  
豈能爾然。元所不通乎。本義同之。九五成其悔元  
悔。傳云若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  
人君感天下之正。而元悔本義云雖不能感物而  
亦可以元悔。悔者解不同。大体皆在心上。

恒

恒亨元。各利貞。利有攸往。

注恒而亨。以濟三事也。恒之為道。亨乃元。各也。恒  
通元。各乃利。正也。各得所。恒修其常道。然則有始  
往而無違。故利有攸往也。

疏。褚氏云。三事謂元。各利貞。利有攸往。莊氏云。三  
事者。元。各一也。利二也。貞三也。則氏曰。三事者一  
亨也。二元。各也。三利貞。注不明。故先儒各以意  
說。竊註云。恒而亨。以濟三事。皆明川此。恒亨。濟後

三事。元。疑亨字在三事之中。而此注云。恒之為道  
亨。乃元。各亨。通元。各乃利。正也。又注云。口道得所  
久。則常通元。各而利。正也。此解。所以利。正相持。為  
一事。分以為三。恐非。注者。疑此注云。恒之為道。亨  
乃元。各。此以恒亨。濟元。各也。又云。恒通元。各乃利  
正也。此以恒亨。濟利。貞也。下注利有攸往。云各得  
其恒。循其常道。終則有始。往而元。通。故利有攸往。  
此以恒亨。濟利有攸往也。配文。疑注者。以為長。  
傳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大所謂恒。謂

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于有往  
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嘗久之  
道何往不利

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  
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  
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  
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親切論尊卑之序  
則長當謹止故亢為戒而震為恒也男在女  
上男動于外女順乎內人情之常故為恒也人需  
風相與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

徐幾氏曰剛之師曰恒有二義有不步之恒有不  
已之恒利貞者不步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  
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  
易抄曰天下至靜者如止水而以其可已寂然  
不動者正其然而達通也天下之至變者莫如風  
雷而以為恒可見變化元陽者正其常久而不已  
也

湯宗之曰恒嘗久也巽為陰之始震為陽之始陰

終陰始陽終陰始陽始終終終始始天地之道  
恒久不已故以恒為吉于復見天地之心于恒  
見天地之運

朱氏曰利貞不步之恒也恒之利者也利有攸往  
不已之恒也亦恒之利者也故恒之利恒字實  
顯明為皆有下一畫獨步經元下一畫字同  
不同各經無字

周光德氏曰利貞直挺或以利貞為功利有攸往  
為初則未是或以利貞為守常利有攸往為達變

亦文雖直而亦有攸往意了以恒之得正對  
恒之失正而後有貞之名所謂久其直者也以  
通變之貞對守常之貞而後有利往之義所謂終  
則有始也若係辭立本起時皆貞道耳

恒之道自是通元者自是攸宜而貞以三德言蓋  
貞之一字處常處變或止或行元所不已其利有  
攸往則又以其終始之道佔之占訓也

何玄子曰恒古作恆據說文六常也心以舟在  
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恒也若然不曉其義當以



以心以血解較為明白按豆古文作豆說文六  
竟也象舟竟而岸所謂舟在二之間也徐鍇云竟  
者竟極之也橫豆之也故詩造舟為梁：橫豆也  
豆亦通作恒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鄭玄註亦謂  
恒竟也然則恒之以豆蓋取綿豆之竟元開折之  
意所以恒有常義也或謂易經恒字元下一畫左  
旁以立心右旁以一日言立心如一日乃久之義  
然古元此字當從說文為正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

應恒恒可元亨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德之道恒久而  
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  
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註則尊卑得其所也長陰長陽能相成也巽而  
動三元連也剛柔相應不孤離也皆可久之道故  
名此卦為恒

既成明感應故柔上而剛下二氣相交也恒明  
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 震為長男

故曰長陽災為長女故曰長陰災口雷風相與雷  
之與風其相助成之義故褚氏云雷資風而益起  
風資雷而增威是也又此卦明夫婦可久之道故  
以二長相成如雷風之義也

張仲漢曰不能休者不可久休者不能久休者  
不可以休者天地所以能審久以其能久者也經  
曰易有剛柔：剛通：則久：而元壽有其變之  
謂乎知柔上剛下者為變則知剛上柔下者為雲  
矣知震雷泰風為變則知風雷相與為常矣

蘇子瞻曰物未有窮而不變故恒非能執一而不  
變能及其未窮而變亦窮而後變則有變之形及  
其未窮而變則元妄之名此其所以為恒也故居  
恒之世而利有攸往者欲及其未窮也人能及其

未窮而往則終始相受如環之無端

郭雍氏曰象言所以為恒者四為上而柔下雷風  
相與巽而動則柔相應是也又言恒之所以為道  
者二久于其道也終則有始也又于其道則天地  
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所以見

天地萬物之情也

輯開曰釋蒙雖云剛柔皆應然諸爻皆元應之象但各隨爻位以明吉凶五指應者特指爻之一端若全卦則以久為義者也應當有時而不當久故六爻元應之象

人問曰釋本之辭唯此卦最詳聖人于既以常對恒立言則恒常自為二義于需言本大常乃取用恒之義象本七能恒三則也常變為言若常可訓恒聖人當云恒常也蓋恒之訓久乃久遠之義非

常變之義今人辟恒諱改曰常地我當曰久

代潤曰諸卦以有應為吉此六爻皆應而元元吉者夫吉亦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嘗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故雖剛柔相應而不復為吉也

周光德氏曰程子曰天下之理莫如變而能常朱子非之曰常而後能變易謂二先主之說皆是嘗而後能變者如天地之化無窮故能常覆載日月元氣昭臨故能嘗臨如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意此主利貞吉也變而後能嘗者窮則變則通則

久此終則始有息主利有終也  
孔經父曰仁必久安義必久終法必久守金必久行言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神子累歲之外聖化于七世之後又何患乎謂之習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彖言曰雷之起每歲各有方照之起八節各有方因而復始嘗然不替項氏所謂契入在內震出在外于二物各居之位謂不易方

止建安曰契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休之而立不易方者

理之所不可易者若雷入而從風出而從雷二二其位而相從則謂之恒矣故君子休之亦有事改之義此恒蓋二象之所以不同也

上伯安曰君子休雷風為恒之象則雖剛柔爻始則無方而終則止之有卓然不可易之體

初六浚恒貞凶元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之註憂恒之初最憂卦底始求深者也求深而底全物元餘蘊漸以至此物耗不堪而况始求者乎深

以此為懷山止害德元純而利也

楊敬仲曰天下萬物皆有其序不由其序而遽求之深皆不可也其十事則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十人情則相與未久相知未深而遽求之深則彼將不堪將與之應後深也道求深入雖貞正亦必始求深入多由貞正之人執正義而為之急也

李氏曰人情物理山深而深其深必久

蘇紫溪曰初六後恒是理本淺而鑿之始深也凡今川功之始立志太銳取效太急便有欲速助長

之病故曰始求深孟子言深造之以通而後思智者之鑒正是此意

易筌曰初與四俱有非所恒而恒之意恒不十其道者恒不十道而後同執之安得不十如後井之度深入之義世有一守人過事而以深刻求之且執而自是卒不可破也亦以有恒之有然生三無復則刻深之禍大矣以彼自傷其生執而天亦不生之也其山可知

萬中曰初居初而翼性務入故後此執其常理而

不知變者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傳在恒之義告得其正則當道也九陽之居陰位非當理也豈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十五：從居中以中而應中其長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于中也能恒久于中則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則正矣正不中已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于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謙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

或問伊川云十元不正：本之中如何朱子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元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本之中蓋正足量于好而所行事未有益好處故朱氏中又曰中重十三：不中中一件事物事自以高上則有之中在且如為金是正若道項子便非十元也朱子曰中一書書三之人子之間不書書胡雲峰曰九二提出能以中三守誠之不中故不

程可久曰大抵九二辭初六及此九二又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文明之七  
宗義曰象言或九四恒九二皆以陽居陰位自也恒之二不口貞而經言悔亡或九四不正不中恒九二不正而中：重乎正也  
又曰二之悔因從居陰柔然二之所以能悔矣本于居中也不然何以知其不善而能悔乎悔之一念即是二之好處  
象曰陽居陰位陰居陽位儒者以為不正又以為有悔予俱未然現六五以柔中為從婦則五且剛中矣五且剛中則二宜柔中矣况本卦以大婦為義則二婦位也蓋當柔中矣今九二剛中安得悔亡則陽居陰位為悔之說不可執也  
龍又中言龍又者以其中也六爻以此又為善美而居中入理深處當道故能優于其中而不致且中其誰能之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元所吝也

註廣三陽之中而下法之上上休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休二在乎恒而分元所定元恒者也德行元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施德于斯物莫之納鄙致其羞故曰貞吝也  
○  
輯問曰重則則艮于為善與懦則擇吉不同其于為德必不能久不能久則或承之以羞耻矣  
易筮曰陰性剛深故初取巽之入陽性剛決故三取巽之躁三以剛而當兩剛之間既不能安處于巽又不能仰承于震進退皆元所吝故各用光德反曰象言元德而不恒不足貴也惟不恒其德則人將以其所至議其所不至即其晚節誅其生平君子耻之小人非之于世豈有容地故有德不可元亨  
葉良佩曰九二處得其位謂且固執不變然而其為進退其元為躁卦而當雷風之變不能自守故為不恒其德之象承者託言人遂其等與之也貞不為吝貞而不恒所以為吝也

張慎曰：一之不振，藉曰：則其失之也。鄭中甫曰：三爻當兩卦交接之際，有移徙變革之象。李象一曰：或之云者，正是自家惺惺，若不知何所從來，此分明不自的人，曰：自甚之，訓言前美盡，後悔莫時也。程頤曰：三不言而曰：蓋者，以二言懼之不若，以五言懼之尤為懼切，且凶言猶可避，而凶懼已外，愧人可元，進十天地之間，故曰：元所容真愧死而已。

爾康曰：九三以陽居陽，其終物信其德，本是有功。然位三為不中，三居九為道三，二道之則則欲進寸順，進之時是一個柔順的人，永四震之則則剛壯于動，始之時是一時喜中的人，至上下又止又動，故曰：不恒其德，如此者，人進退九恒居之，有象不知為進故曰：或。

九四曰：无禽象曰：又非其位，安得禽也。註恒于非位，雖勞無獲也。得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

久，何益哉？以曰：喻言九之居四則位，四九如曰：儼而无禽，就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

金汝白曰：田者震動，就燥之事，故此爻其辭皆言田卦有震也。

胡炳文曰：以陽居陰，不正也；位又不中，不中不正，而居大臣之位，是元德而居位，有故為治則教化不能行，撫民則膏澤不能下。

蔡虛齋曰：流言人事，則凡所憂非其他所求，非其時所為，非其方所交，非其人皆久而无功，凡百人

事中，惟田之于禽，所得最大，最顯人所易見，故此以為象，而一切人事皆在其中矣。本義云：占者曰：元所獲而凡中亦不得其所未始，以田元所獲為

主而推類以盡其餘。

禽為大禽，田象為田，禽象為田，此象田就燥之義，喻有事也。則震雖動而無功，此象田之義也。禽

此爻不在下，又不在上，物又在物，化亦能成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人也。

此是安曰二以陽居陰五以陰居陽皆位不當而  
得中者也在一則悔亡而五有天子之戒者蓋  
二以到中為常而五以柔中為常也以剛處常能  
害者也其悔可止以柔為常則是婦人之道非大  
于所尚此六五所以漸從婦之凶惟九四之才與  
二同而位異故四之又不如二之六五之位與  
二同而才異故五之柔中又不如二之剛中也是  
以爻辭於四言元亨利五言夫子凶而十二獨稱  
悔亡歟

胡雲峯曰成其剛戒二之動也五成其悔不動矣  
而又不能惑或承之蓋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  
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又皆元取為步費十如  
時識變固如此哉  
則言曰其德者六五之德也六五以陰居陽位  
不當君子于此自有變化之功則其之乎易以此  
為貞守之不變則婦人如執一固守以終身者非  
豈丈夫之所宜哉故曰婦人吉夫于凶  
李之翰曰恒以常為休變為用非以不變為恒也

又恒者得中者偏下執守則為婦人二則偏下  
通又是不恒其德  
爾康曰婦人是設言此爻非以其婦人之吉而遂  
專謂執一不變也君子于事亦有當執婦人之時  
心思之此辭常問之初不當官之不妄度五之不  
敢或執雖持下皆婦德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註大辭為振君安為動主故夫者上之所安已靜  
者久可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元

施而得也

傳振恒以振為恒也振如振衣如振書并振運動  
之意在止而其動元即以此為恒其凶且矣

本義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上變震之終恒  
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

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胡雲峯曰本義謂此極則不常以一非之極言震  
終則過動以上非之極言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  
其所安以上六一爻言也合此四者而後振恒之

象傳久候不宜動恒亦以動之速為凶故其六五  
吉山悔吝之辭皆悔反對為恒亦如之吉山悔吝  
生乎動者也動其可不慎乎  
五建要曰恒中道也中則能恒不中則不恒矣恒  
卦六五元上下相應之義惟以二休而取中則恒  
之義見矣初在下休之下四在上休之下皆未反  
乎恒者故沈索而不知變是以初復恒四回元禽  
也三在下休之上二在上休之上皆已過乎恒者  
故好變而不知常是以三不恒而上振恒也惟二  
五得上下休之中似知恒之義有而五位剛柔  
以柔中為恒故不能制義而但為婦人之吉二位  
柔爻剛以剛中為恒而居位不當亦不能守常  
之義故特言悔亡而已恒之道豈易言哉  
蘇老翁曰大抵吾人學問不可有怠亦不可有  
著意則論十字鑒前力則論十助六初六復恒武  
其鑒于始也上曰振恒或其助于終也  
吳叔美曰或就是利失合休恒就是復始合休所  
以居中十句二卦之中

按恒解其同恒字註訓亨為通既云恒又二道必  
須變通方能長久程傳亦然本義則云久于其道  
有亨之理由元禽既云曰繼以喻有亨元禽以喻  
亨而元功傳則云下得其道雖又何益蓋以四據  
象恒久也

避

避亨小利貞

疏陰道初長正道亦未全成君子尚有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張慎甫曰大類而小幽大張而小喻三曰不可大事正与小利貞相映傳避者陰長陽消君子避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神其道：不屈則為亨故避所以有亨也在事有跡避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避避故善也然事有不齊其時消息先不同也陰乘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單氏曰三陰進而為否然後不利君子貞二陰方進而未至于否猶可以小利貞也

李彭山曰避隱藏而不露形迹之謂先儒皆以避避為解則二陰方長之時四陽猶在非若否革之甚而可以偷德避難也安得遽避去耶程子謂寡武子能沉晦以克志即此義也避而處世其道能亨但二陰方長當順其勢而處之不可大有所為

以露形跡故其貞以小為利耳貞之義生于止靜而小之義則生于二陰也小利貞即象傳所謂不患而最要在貞中矣

何玄子曰避說文云逃也從走以豚為意豚善走故從豚為卦艮下乾上二陰居下一陽居上陰為小人勢則內未陽為君子勢則外往故名為避主陽吉也避本陰長乃以陽避者卦止聖人伏陽之意鄭康成云避者逃去之名艮為門闕故有健德于休有異：為進退君子出門行有進退逃去之意

小利貞程子指君子未子指小人程子說為是

象曰：避可避而亨也則當位而應其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避之時義大矣哉

疏舉九五之爻釋所以能避而致亨之由艮由九五以剛而當其位有應于二非為否元避不為亢即是相時而動所以避而得亨故云則當位而應其時行也浸者漸進之名若陰德暴進而消正道艮因二陰漸長而正道亦未即全成故云小利貞



也。致美避德和時度且避世而避日。且大人照幾不能如此。故云大失哉。  
俾雖避之時。君子處之。本有必避之義。五以陽剛之德。處中正之位。天下無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可以致其力。而不宜誠日。必以扶持其進。本又上進。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當陰長之時。必以收斂。本不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達亡也。避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利小利貞之教。聖賢之于天下。雖知道之時。發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德效之于本極之間。強此之象。求後之進。固其變。云易得為之孔義之所。為也。上七謝安之於漢。昔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避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  
朱子曰。小畜為陰柔之小人。如小往大來。小過小畜之小。言君子能避則亨。小人則利。亨貞不可。以浸長之故而浸進于陽也。

張中漢曰。陰柔之直。利于守貞。不可以浸長之勢而侵進于陽。則浸長者如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况二陽為臨。二陰為遯。者臨之反對也。臨之象曰。到浸而長。遯之象曰。柔浸而止。曰浸而長者。蓋到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  
俞王吉曰。遯非亨道也。遯而亨者。蓋謂身遯而道亨。非謂遯而後亨也。則當位謂以九居五而得其正。應謂與六二之相應。而不與為敵。此君子隨時用權。明哲保身之道也。是時君子小人情猶相得。未至於上下不交也。故君子心雖欲遯。而身猶在位。其義則未可遽遯也。未可遽遯。則惟有以正其身。以權應柔。順時而行耳。故到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此什。君子當遯則遯。而所以致亨之由也。大矣哉。或又或遯其義皆大也。  
林汝崖曰。加一而亨。亨止在遯上。是此句只共論。理下正遯。所以亨。蓋全重在此。時行上到當位。以德百正。見君子立身。元可指摘。而下有六二之應。小人方且承順此正。可遯之時也。及是時而行。鴻

龍其樂去得恰如此所以得身或曰曰此當位君子尚操有可為之勢曰應小人尚有已承之心若可以元避然及此時而避則凡凡明決與世之變功名而進寸不得已者大別故曰亨  
賢卿曰避者聖人先機應世之妙用可與進取者道雖為拘方者論也如避而避之可名曰退辭而進之可名曰去惟避而元頻臨元主角焉然而起出千事机之外如一言語一舉動皆識机先有計而相避而元痕迹者是其耳也若勢已亟而圖所以速之殆矣  
易曰曰五當位而六二以浸長之象初不見此之為退氣候之為浸長性依舊相見其時偕行而已可不謂避而亨乎不避也乃所以為善避也  
吳叔美曰避之北象在陰陽其退則主十六爻同為憂避之人但由三爻止其所見界而道外三爻乾健其所見萬而遠所以有大得不同不可況利柔之分使謂二柔乃避君子之小人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急而嚴

註天下有山陰長之象  
疏山勢上遠天性高遠不受於遯君子之于小人雖不可示惡亦不可棄濟  
薛文清曰如遯小人寬平自在以處以處之事已即能口不言則小人元所聞以發其惡能口不言天下之山也此又巽之一義  
楊誠齋曰卦之有以象有以義地中有山巽象也天下有山遯象也何謂義取二陰長于山山陽將消于外一爻則為否也其義為陽避陰君子避小人故曰遯  
有進而避也進而避者豈必以江海山林然為避哉大遯二十朝小遯二十野奔避共類不十愿山旦避當祭不十曲旱孔子子陽皆同類孟子與王族同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而急而嚴孔子答皆曰諾吾將仕矣孟子與離朝暮見何疾惡之有見貨而憫亡見權人常與言行事何不疾之有惟不惡故不言惟嚴故不行  
孫開斯曰天下有山天元却山之情小元搜大之路寂寥澄廓中故自優游寬裕故曰小利貞浸而

長溪者漸清漸見人不知之則若極福也避世  
當時人莫識陶潛早避義熙後世人亦不盡識蓋  
得小利貞漫長之意焉

尔康曰高山之巔即天也及登山之巔以見天又  
若遠而去之而遊乎其不可及是天上進而山下  
止避之象也非天有心以遠山也天遠乎山矣木  
嘗絕乎山而莫之覆憐君子視象天山以遠小人  
不忠而展

初六避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  
也

避之為義雖內而之外者之尾之為物最在休  
後者也去避之時不往何災而為避尾初六之  
危至而後行亦不可危乎厲則勿用更有攸往也  
傳見凡先避則為吉已進而為危危之道也往既  
危不若不往而悔藏可見寸災多收八寸古人憂  
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或問避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  
晦虛靜俟耳此意如何朱子曰程傳作不可往謂

不可去也言進已後矣不可往一則也往也危不  
若不往之為尤災其初以為不然進而往避尾也  
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有危分明又  
曰避尾厲勿用有攸往不進了所以危厲不可有  
所往只得有化如何賢人君子有遠避者多

葉中繼曰避以四陽上進為貞則初六者尾也  
尾而為斯矣夫然則何以處之曰避尾非也當尾  
而必避以顯其進亦非也地卑厥微于義尚淺古  
之人有行之者潛晦自存安亂世而隱下僚是也

商山茹芝之叟不陷祖龍之阱陳州掛冠之夫不  
入禁錮之網往其不往亦何災乎

易登曰君子之于小人也豈欲近而與之開我惟  
欲遠而與之避尔辭令之交早而不親笑貌之接  
順而不同權勢之爭避而不和言論之辯和而不  
黨所謂不忠而聚也皆避也

高中白曰六爻皆陰避之義非以初二為害正也  
初在下故為避尾不往則雖厲而九安蓋若下位  
而以隱嘿自全者

孫開斯曰君子初進定有不可進而後人欲  
意人攻許愛直須絕一性心使知天下原無有我  
我亦不必望後有天下而大乃不生而避乃可  
完故曰不往何災蓋決辭之且災亦不從一人有  
時當避不避則身汙身汙則如人非事所以進志  
於我完且成極世而進志丁戊同類勢不空  
人之國每主之脉不已故曰進之時義大一進而  
所全者實多楊億早避丁謂知不可共事免大一  
開天津杜鵑聲遂優游洛下不復仕進一避千位  
一避千名而皆近世賢達之可師者也  
周聖瑞曰疑初六進不勇決全身欲隱而元祐黨  
餘外如雖元祐黨擊歲則露乞終受其傷君子安  
未亨可元明哲自全之道毋置身隱不隱之間  
亦康曰初居卦下在避為尾是衆皆去去而彼獨  
進留明哲保身者似不如是故進之以爲危其去  
之不早也况可同之以往之與進反勿用便是必  
避意分已仕未仕者非  
又曰仕者實則前進也或隱身或爲俗皆是性勿

用有依性者一以自進保元終後可求形迹可見  
若儒者以爲必于不去非也

又曰進初勿用依性不察當以端亂不棄發以潛  
身皆勿用也若身隱進雖非入世然有所作止即  
是避進即謂之性勿用有性并此一進亦元之然  
後元然可尋患害可避玩象其時行句則依性之  
義益明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  
志也

疏同志者堅固進者之志使不去已也  
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此避之志也占者固  
守亦當如是

吳三山曰六二若大臣之位仕國家之責不當避  
者也故六二不言避

游謙漢曰六二固守其志確乎其不可拔而潛隱  
不露堅乎內而順乎外故曰執用黃牛之革則去  
非又曰初陽本為潛龍之操而一陰始發已為發  
霜之候故有避危之象二陰並長陽之進志益固

故有執章莫說之象其說不遠或曰此初二兩非  
避者乃欲避者耳則又不然蓋又我雖自來而  
中實與我來以舉其全又以析其變如來曰不咎  
人又曰咎人可北此卦之通雖為兩陰所致而當  
初之時去陰告正自以適生為戒當二之時柔順  
中正自以固志為說移步換形隨時生我易法固  
然即如所說上四爻俱為君子矣何以九四之避  
有小人耶

湯宗之曰避四陽在前二陰陽開在後有危之象  
大壯四陽在後二陰陽開在前有角之象故避二  
曰牛而初曰危大壯五曰羊而上曰角羊性躁而  
角觸于牯元利故五欲其喪羊上欲其元觸殺其  
壯也牛性逆而危柔于避元取故二欲其用羊初  
成危屬連之避也君子見其象思過乎天初避在  
後故曰厲長休能見故曰勿用攸往  
凡三條避有在當避者吉象曰係避之厲有在應  
也當避者吉不可大事也  
註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避而繫故曰係避之

為我宜遠小人以陽附陰繫在二不能遠害亦  
已憊矣宜其危而危屬也繫于所在當安可也  
純于大事四之道也

本義下此三陰當避而有所係之象有坎而危之  
道也然以當其則吉蓋君子之小人惟臣妾則  
不七其野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

馬理氏曰此係于朝有柔抗之人或係于家有懶  
仰之累心則避而身則當身雖遠而心有憂者楊  
雄之清淨說此王衍之心元官情是已往元氣乎

夫叔美曰三陰陽則能避者也以與二陰同休有  
係之象大係之一全于避最為當事世論係係係  
石為不可即係于私恩係于私恩則事而  
有累則大故有在當為立于隱也係之為道固似  
當避要則吉宜有當避是夫則非而可系者言  
小吉正明其大之係故曰不可大事也  
周光德曰意者君子感于小人以辭如象如表如  
狂墮其計中也大事謂避之時事元大十避有身  
召所係且也

爾康曰先帝謂作易以陰陽之理之象之九  
三為三計者能柔而服之使三陰止于內而往雖  
未大幹濟亦吉道也此論甚出係避而趨如楊子  
雲十年不調而往而蘇賢之間年收投問之則  
又曰避九三爻不中止而往下休心既有偏勢又  
易曜故有繫恋之象非尚指此初二也

九四好避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避小人否也  
馮學喬曰有情好而避以義致敬而必去之象  
爾康曰好情趣也如唐人詩作好字同方祖述十

二陰得遂其志又九四以陽居陰與上相連趣韻  
深遠既不作好乃之好亦不作好尚之好

蔡虛齋曰爻不可說太重小人否程傳請作翻音想朱  
吉也吉不可說太重小人否程傳請作翻音想朱  
子初年亦從其音後來見其下通是故請為古音  
耳何以見否塞之義不通蓋否字是主君子而言  
若小人否塞何足憐哉

賈師曰天下事有新之乎只是君子能之而小人  
不能者此好避是也君子到新小人係恋也此聖

人必言之所以明君子小人之分

九五嘉避貞吉象曰嘉避貞吉以正志也

朱震氏曰到止爻外可行則行不後而往不乘而  
患不安於居德不系於情好避之至美也

嘉以美類為美義美之正當而合理言已合王吉  
謂好避約于情嘉避合于禮分別已當而清凡二

字下語過帶大之乎里

楊誠齋曰九五以大德定君位而當避之世其時  
為進而不可嘉避貞吉人曰以止志何也聖人天

也人不能違時况聖乎故允當避天意則避天  
聖九五避天意是六避者避之至嘉志之至正實  
也

易說曰配曰嘉偶詩曰又上嘉止是也九與二陰  
陽相應止在綢繆可謂嘉矣好吉其又嘉言其匹

嘉此好也為嘉美

上九肥遯九不困象曰肥遯九不利也中說也

傳避者困窮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

項平齋曰下三爻長也五十五止故為不往為軌革

為係避上三天乾也土土行故為避為

肥避也

王制卿曰避以故為是故曰之司不知人之嘉

五之嘉不知上之肥

焦弱侯曰肥字古作肥字無量字曰肥後世謂

為肥字九神易訓六通而能飛吉為大為康子

無玄賦六品飛通以作名曹子建七賦曰肥健離

俗全投解小碑編像飛通皆可証

無故有河出地的胸中酒落其不受一點

塵埃張者胡雲峯曰三有新標則去上元所授賦

肥

鴻宗之曰大壯為避之反對壯三壯是四也九四

曰君子吉小人否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九

四象傳曰君子好避小人否也九三象傳曰小人

用壯君子固也避四絕初而遠避壯三上而窮

進故戰否不同也避四之小人指初係避尾言薄

小人也壯三之小人指上言言君子也爻最不

易利之也而四卒去之曰真君子也故以小人安

此不知何情然也故曰薄小人也值元可運之

日而上務觸焉上真小人也豈以君子自愛而亦

從上以觸九故曰言君子也上觸藩五亦觸藩相

應故已上小休象死三一爻為元故皆羊牯也三

何言君子乾則否也上何以言小人初係陰躁

也然則何何以言自傷而上又何以言聚吉也義

三之操心本常不正而血氣太多終不免于元陽

故舍本利二君子之上之初計何休有此而時勢

已極亦思去曲而求通曰衝後作之小人也

亨集一口龍吟陰陰陰陰而君子未出焉

則或士其則進以二陰而失四陽之正則本足

以勝所止有為君子之應而係言乃君子之正計

進人若進進進之下矣昔何休曰大比重人而歸

時行也其初雖不其成也其人也其言于天下

君子有時之志也之志也而利極則治天下

之大机大極將轉而入君子之下故不食之碩果

乾坤之生意起三而進則六六艱險其身全其

照古至寧占于進之不憂其說止以其寧而足之

無應于二與二相以陽附陰陰在三傳亦  
否義則六下比二陰謂初二也當臣妾吉既云觀  
于所近傳在下施之于今當泰臣妾則可矣太  
事則六傳本與否同張中漢乃字奇今並舍諸家  
則云臣妾即二陰也止在下比二陰當之以臣妾  
之道而不使比生則吉蓋與所謂以比思張七  
小人者然也以正志也既云五能止二之志大  
諸解則云五止其在我之志

諸解則云五止其位或二志



易學卷之

武林車爾康去病父輯

大壯

大壯利貞

既壯者強盛之旨以陽勝大陽之既多是大有盛  
壯故曰大壯利貞者非德也研陽盛大有道將成  
大者獲正故曰利貞也  
傳大壯之道利子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盛  
之為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朱漢上曰陽動于復長于臨文于泰至四而後壯  
泰不言壯者陰陽故也

遊其壯正則反而君子處壯之心則隨之故也  
心而已故係辭曰大壯則止遊則退也

顏師氏曰大壯卦與臨同四德都備可也何以獨  
元元亨大有元義壯有亨義元亨二德已在外若

矣祭之則贊

朱曰陽壯則吉者吉亨不必言矣然君子之所謂  
壯者非徒以其身之盛乃其理之正也故利子正

陰之進而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故雖言小者  
利于貞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故大壯  
言大者利子貞大壯經遇二卦本是一卦故卦下  
之辭如此

朱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有正  
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經傳曰天德時動剛大以直道義此配天地此塞  
非以大壯也大謂君子大者正非大者却要正大  
者本元不正也不正不可言大故利子貞

齊節初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

丘建安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于外者也

復震下坤上靜中有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乾

下震上乾已發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此以動有

內外而為心情之別也

胡五峯曰五子春氣之論自此而出大者壯也剛

以動即是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即是其

直養而無害

朱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博雷震于天上大而壯也君子現大壯之象以行  
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若莫克已復禮古人云自勝  
之謂強中庸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  
矯起陽大臨曰日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已復  
礼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礼  
自復

本義自勝者強

朱子曰雷在天上是甚生威震人之克已能如雷  
在天上則威震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于上

落下則不濟事所以為君子頌是如雷在天上乃  
能克去非禮

張橫渠曰酒清人濁而不敢飲由乾人訖而不敢  
食非強有力者不能人于其所難則謂于其其俗  
者雖号而意端意思雖顯元由作事惟大壯方能  
克已克已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已

初九壯于趾趾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註大得大壯者必能自終成也未有陵犯于物而  
得終其壯者在下而壯故曰壯于趾也在下而用

到壯以斯而應窮山可必已故曰趾凶有孚  
蘇紫溪曰步言有孚中行又言有孚蓋亦皆悖  
然以誠信敬天下也如以有孚解為七山豈非今  
言蓋初六居下任壯是輕舉妄動而以意氣加小  
人而真誠之意或闕故聖人教之以有孚其積  
誠以信于上也象曰其孚窮言其不能孚也此所  
以戒之有孚也

朱子曰步時作說四熊氏作二以二非正應故謂  
之孚猶公平所謂事以之孚云朱楊敬仲云謂初

九愚拙之人自恃忠信而果決妄發是謂孚信之  
窮蘇君禹謂初九為以意氣加人其誠或闕當五  
誠以孚信小人予謂正以朱義為當壯趾之人雖  
心必凶然其人却是信義自任的人而悍其之人  
終難成事文曰真有孚即舉而行之象曰孚窮深  
以戒之

蘭廷瑞曰壯之初九與六之初九一也或為趾或  
為前趾何也曰六五陽已盛將共一陰初九性剛  
而不可造故謂之前趾而戒之以性下勝為象太

則曰陽雖壯而二陰未全消未可曰壯此謂之壯而自健之征山有阜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註者得中位以陽居陰獲謙不亢是以貞吉

得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必柔而處中是剛

柔得中不過于壯得貞正而吉也

呂伯恭曰九二之文聖人不如一辭而直謂之貞

吉有蓋直指大壯之休以示人也人見說大壯將

謂五是位偏却不知只在柔中處二柔也九剛也

以九居二是君子所謂吉也然恒九二之下即曰

元悔即以占言之而此之稱貞更其一德何也蓋

恒之名義已優下必表德大壯則曰壯也正也理

氣兩端不元稍嫌致以貞德表之

易說曰諸爻陽居陽陰居陰為正類多吉大壯不

然以陽居陽則剛而又剛是致獨初又貞山三爻

貞屬是也休剛而用柔乃為得正二與四是也故

曰貞吉蓋大壯之時以陽居陰而得中是謂載重

于怯寓剛以柔武勇失而尚文教用干戈而者能

躬蓋中之內有正者存所以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

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本義逆則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

用罔也罔九已視有如九君子之過于勇者也如

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到壯喜觸之物藩也羸

困也自屬之占其象如此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其句法與君子好遊小人否

也同孔子思後世疑又解有兩用字以為小人之

用與君子同故特去其一

用罔王註以為羅針後便有綱罟之說或作不字

有若如許云不在心上不在眼底也則又似過于

悲肆非君子矣

朱氏曰罔言無也言不罔也君子以義理為身以

非此弗履為大壯故不可壯也

吳叔美曰九三重剛而不中剛而過者也則豈過

任得如此用壯便是小人之壯君子此却有道非

不罔壯也能以不罔為罔以不壯為壯也如中庸

南方之強以寬柔不報勝人標為君子是不強之  
強也如此全元一毫壯氣故曰剛剛：元也只是  
用壯用剛全在元微之辨此際之用最難所以剛  
而見右一涉剛壯便是紙羊觸藩不至傷其剛  
不已藏角之象君子小人只在這些故小象中明  
之如何是君子之剛只任理便卻不是壯之何嘗  
不到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與之輓象曰藩決  
不羸尚壯也

壯下剛而進將有虞憂而以陽處陰行不違謙不  
失其壯故得貞吉而悔亡也已得其壯而上剛不  
困已略故藩決不羸也壯于大與之輓元有能統  
其輓者可以性也  
尔康曰貞吉與九二同其德同也而此又加悔亡  
不羸壯輓三詞為悔亡者為其守剛而又當震  
動有悔也不羸者為其除自是極不敢前陽藩自  
自決剛也壯輓為其理直義正大車彭：也四在  
有位與九二皆下震中不同故加三詞

又曰大壯象曰猶曰尚壯夫已至五三曰有故  
性蓋剛不盡長柔不盡消則其事不竟故曰剛長  
乃終此則患務盡之法自治其治固皆當如此不  
可以小患為九傷而弗去也  
又曰九四震動而人不止豈能无悔乎夫剛位柔  
不極其壯故天人之曰貞吉悔亡  
張有子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卦于五極而前元  
羸困之患與之行正在輓：壯則大與歸大塗而  
性四陽上進將為人之決乾之統矣  
故雲峰曰乾九二既言見龍所以九四或躍在淵  
不必言龍則此上又言羊故藩決不羸不羸言羊  
壯九四與九二同九四為壯之主以陽居陰不極  
其壯而前元二陽之陽皆得自為故有藩決不羸  
之象所以九二貞吉使為守貞之士而四得壯輓  
故性可以悔亡  
步題曰刻者柔能不用然貞而吉其悔亦亡矣三  
爻陽藩而羸者上有九四之剛四不獨而決者上  
陰之元阻也豈惟不羸亦有性進之喜大與之福

壯可進矣故曰高往也

蔡伯靜曰用壯元氣之勇也川因不慮之決也處

位不中而好進前化乎剝固守乎此以爲正則危

矣故羊喜川其角而觸者藩四也爲四所困故以

紙羊飛角爲象

小象曰九四貞吉九二同而曰下多悔下藩決

壯腹諸善則然而不希九二之吉也九二言貞之

外七利義言吉之外無利占然隨言之而其德全

也後言之而其吉繼也象亦約義指之而其義與

且博之九四何能避之此言者爲其辭所以爲聖

人之道欤

邵元錫氏曰人前進進田黃牛以同志之壯進漸

善曰嘉曰肥散爲高步進之辭進尾而爲危之矣

人情好進危紙羊以角言之壯壯所忌曰六曰羸

惕爲昭雖進之長也羊而貞吉之六

六五喪羊于步元悔象曰喪羊于步位不當也

傳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羊並進四陽方長而並

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羣勝而有悔以和步

以得之則羣不亡故川其則也其壯也如步也

如此則可以无悔

所以必用柔弱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

中正得尊位則下元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之故故

喪羊于步之象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大者治柔

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德足以爲天下則雖有

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七人君之勢有所

不足然彼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柔

義卦體似兌有羊象爲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

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元所悔矣故

其象如此而占亦其成九五同步容易之步言忽

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羸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

作步

揚萬里曰六五當喪陽盛強下下之時乃能使衆

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步之德而調之故

也故元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

爲相當也德喻于位喻于才故也

何玄子曰陽長之四進不可過六五柔中自持其

不足以前諸陽而遊跡以退也。不無獨而自足。  
去其陽者則不與別敵而別所不害也。故元悔  
湯宗之曰。五位本則能獨之羊也。以柔居之喪其  
羊矣。震為大塗。平也之象也。步為陽。雖是然。然似  
亦足也。予以為步。即陰陽之步。兵凶。六步。此是  
也。羊遊陽則獨遊步則喪其氣矣。故曰喪羊于易。  
去其血氣之剛而一味冲和何悔之有。五之悔  
亡以柔則吉之。

易。微曰。五為君位之事。四陽壯元。升能者失其壯  
也。者。喪羊于易之象。語云。柔能制剛。剛能勝強。或  
上九。桓民之象。以言諸代。奔。或柔。以應。柔。雖之。其  
以五。而。得。其。所。謂。善。以。柔。弱。勝。剛。強。也。何。悔  
之有。步。登。步。下。也。不。轉。剛。云。世。本。有。道。謙。走。九。能  
合。其。壯。者。也。故。陽。之。皆。以。柔。則。其。為。是。則。其。強。壯  
則。弱。弱。矣。字。元。羊。象。或。曰。羊。壯。而。柔。而。其。壯。之  
而。後。為。元。悔。步。同。此。御。世。之。得。止。物。之。方。制。壯。之  
勢。元。悔。以。持。其。弱。其。柔。能。勝。剛。之。善。道。也。  
亦。東。曰。大。壯。四。陽。五。進。其。跡。莫。當。使。五。如。大。無。柔。

吉之主。則有以勝一者。一以。則。其。主。之。陽。也。  
除之。法。修。其。難。決。六。五。以。陰。者。陽。是。柔。和。之。主。  
又。在。剛。位。者。尊。要。中。四。陽。十。五。勢。不。可。加。極。大。難  
勝。自。當。使。柔。陽。剛。位。之。下。失。其。所。持。不。其。其。前。有  
喪。十。十。步。象。然。又。謂。之。位。不。當。吉。何。也。五。右。法。也。  
喪。十。十。步。雖。也。是。潛。解。然。制。之。法。然。非。妙。得。其。原  
亦。覺。自。漸。弱。若。五。位。剛。正。自。有。其。剛。強。雄。性。若  
畏。志。正。當。直。理。不。若。是。之。矣。丁。柔。吉。而。較。其。自。然  
也。位。不。當。者。德。不。稱。其。位。其。位。不。稱。其。德。均。謂。之  
不當。位。此。則。以。德。不。稱。位。而。言。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元。故。曰。羝。羊。觸。藩。則。吉。象。曰。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言。不。長。也。  
本。義。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有。不。弱。故  
又。不。能。遂。其。進。象。如。此。其。占。可。知。也。然。其。中。其。不  
剛。故。能。以。柔。剛。而。可。以。得。吉。也。  
章。本。清。曰。大。壯。六。五。取。藩。象。吉。三。藩。即。外。之。分。隔  
處。也。蓋。陽。氣。止。十。六。位。三。爻。為。下。文。之。藩。上。六。為  
上。卦。之。藩。所以。三。上。俱。象。獨。當。曰。利。當。決。不。羸。矣。

通六支之凡之象六可以象

胡雲暮口臨六三壯上六皆元休則皆曰暮不長

義六三之憂上六之艱不貴元道而肯致適也

按大壯卦辭曰君子所濟則吉則困則否則小人則

以爲壯也君子所濟則吉則困則否則小人則

屯危難也傳本義則六三之憂也六三之憂也

貞觀十市元所忌憚也喪不十步元悔晚云道誠

越禮必喪其壯辭羊方進勢不可止君子于步之

時逆捨其壯委身任之不遺爲拒亦則所不害不

害即元悔矣傳則六五以剛居位雖和易然後

可以喪羊本義則六三之憂也六三之憂也

樂步之步本義則六三之憂也六三之憂也

步旅喪于步亦同此也且諸家多以喪羊爲下四

皆云五柔而得中柔陽遇之強陰皆云元新用其

壯本義則六五自失其壯又復人則然則既大

其所居之義則喪羊亦主五言也不詳也既云不

善傳云自處之不詳慎也

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無疆日三接

傳晉進無之詩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吉

進于州處在臣而吉則進升馬順受其之策也

本義晉馬進無之時大明在上而下無所阻

承王之象也故馬蕃無疆之策也上之大

用而能順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龍牧賜

之馬衆多也不佳錫與之象又見觀化畫日之中

至于三接言寵遇之至也

朱漢上曰周官牧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

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七馬而饋之錫馬蕃

也大人行人公之禮三享三閑三賓日三接也

賁也古文晉作齊字二而反康侯純祀官宰侯也

姚小彭氏曰康侯用錫馬蕃亦侯享王之禮也

純納錫之賓之錫馬禮也馬車五九馬隨之故曰

蕃余也貢日三接王接侯之礼也此礼延升也

觀畢致牙升致命二也亨康王步之升成升三也

明出地上而履乎大明比輝康侯用錫馬蕃

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豫也日三接也  
步登曰外以柔進得中故卦內柔爻多吉晉之道  
不利乎剛也初接下二統在地皆陰進而柔能主  
三始出地上柔與柔共之能進晉之吉為六三當  
之五為陰柔之上四以剛居下可所畏伏如龍五  
上以剛居外下得不伐以止之六之清如此  
柔曰晉進之明出地上順而慶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是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傳晉明進而盛也明出地上進而盛故為晉明  
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乎離以順麗乎大明順  
德之地上附于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  
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也六五以柔  
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持下寵遇親祭之義是以  
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決段或曰三女之外在上者與剛六四皆謂之上  
合又謂之上同合則皆謂五之兄在上則上六皆  
謂之上方俱不得為上行獨離為柔居君位則謂之  
上行耳易十云自悅卦柔來生之從不然矣

章本清曰康侯在下何其順也坤之柔已上四錫  
馬蕃庶晝日三接何其明也離之柔也離明中天  
也無不悅故云晝日三之在下皆所禮接故云三  
接錫馬蕃庶沃其思晝日三接隆其几丁有坤順  
之康侯上有離明之大乃能為諸侯永君親之象  
此晉之所以為盛也

柔曰明出地上乃世道離新治教休明之時也順  
以臣言大明以君言順者小心求順也居者猶攀  
龍麟附麟其也柔進而上行則成虛中矣是虛中  
下賢之君而居于五之位也上句以時言中句以  
臣言之德言下句以君言  
章本清曰與離坤皆卦之柔者下坤上離為晉柔  
柔進為上行君重曰柔進而上行下柔上坤為非  
柔曰柔以時升故晉六三衆兄柔曰志上行上不  
為指五也明矣矣非初六凡非柔曰合上志上為  
指四也柔進上行是說晉象曰其柔以推其義圖  
其義以為其時以上行為行于君者澤  
何玄子曰晉說文作晉云日出萬物進以經餘錯



云經到也。會意標作晉為卦。坤下離上。象日出地。上故為名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徐進齋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元增損也。蔽與不蔽之開耳。君子見明出地上之象，悟

性分之本明，故以之自昭其明德。

何玄子曰：人有明任天，上其明能發，晉明出地上。

其明方新，有進之義。

象了凡曰：靠說論皆係非自也。靠聞見克拓非自

也。靠意見窺測非自也。吾德本明，吾自昭之而已。

非有待于外也。蒲室松曰：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

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惟乾與晉以自言

之至健莫如天，故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故

君子以之自昭。

朱曰：離之在乾上下也，則象之曰大離之在坤上

下也，則象之曰明大者，日之氣明者，日之光也。日

明于晝晦于夜，可謂明有出入，不可謂日出入于

地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困蒙，吝。初六晉如，猶如獨行，正也。裕元，未受命也。

註：蒙卦之始，功業未著，物未之信，故曰困蒙。方既

非始，未至履位，以此為足，自是長者也。故必裕

之，然後允也。

傳：元進元，抑則獨行，正且也。寬裕則元，吝者始欲

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于進退，或速或遲，唯義

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悉後人不達寬裕之義，居

位者，有取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元吝者。

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

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非一聚久遠，唯持亦吝

有為之兆者。

顏京氏曰：陳權初不識明道，後知其賢，自責尤

以自警，蓋以先諸弟不識仲尼自見也。自古賢士

固有不見信于初者，況進退之樂乎？解又請有言

人本知己，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于之

合，此名言也。

易微曰：俗有寬裕不足之意，用公告君，公曰：吉。君

言辭皆當若此則其言必不妄也此言人之  
見未廣大也故周公欲其謀所以自寬也  
諸說俱以初世歷四為同學以二則象元亨而  
已仲康曰未受命已然不如往濟也說為未  
王介甫曰初不以象進君子也受命以是進者也  
常人不見乎此或進于其以未為成進于其以  
進上之不知孔子曰或待價者也此則字而裕于  
進也孟子久于齊此則字而裕于進也  
張而右曰傳曰聖人慈愛之人不違宜裕之義故  
以未受命釋之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大其職一  
日不可居也裕本是好字若說若官不可裕則化  
裕字有傲曠義字樣未安頃云未受官守之命則  
以貞自守而不汲于求進正其所宜也否則出  
已甚矣咎其能免于  
尔康曰未受命不必言指未當任說或指初未  
夫而許漢之身不定或進退方緯而久介之志不  
堅皆是若程子所云不信于上而久其職一日不  
可居持君太急正是程子急辭經是時性子作易

聖人未必其然  
六二晉如鼫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  
介福以中正也  
許進而元應其德不昭故曰晉如鼫如吉中守位  
履順而正不以元應而回其志長悔能致其誠者  
也終德以斯聞于幽昧得止之吉也故曰貞吉母  
者靈內而成德者也鳴鵲在陰則其子和之立誠  
於聞亦應之故其初鼫如猶貞不四則乃受茲  
大福于其王母也  
二在坤中故以王母象之  
王父世孫自秦漢至唐宋皆然直至元朝方不許  
士庶間稱王父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傳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濟為善乎曰衆所允  
者必至當也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  
亡蓋亡其不中之失矣古人云謀從衆則合天心  
質卿曰大抵仕進不要太銳不要太順有權有慈  
皆是好事

高忠憲曰震之七而之五也以上應大川也故以  
六居三而悔亡

李卓吾曰三居順極可以進矣然既不肯進必  
震之然後進亦以進為悔也其未見丁悔也  
何玄子曰易初清六爻與觀通也三在坤象之  
先車裂則進故曰與觀按易中以九字為象者三  
此爻及升初六也說文引升初六爻辭為觀非其  
字以本以車踏先聲本看進也趙本亦進而上微  
之義古者鐘磬錫用諧聲字多只用喻象品從者

也此之九字亦當依說文所引升初六之辭作觀  
乃叶象義

朱康曰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陰以類  
而順從之此象九所以悔亡也又驗之以象象折  
之以理此一文最難有以訓詁言不通曰當晉之  
時得象之九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九者何人且  
如陳仲子齋祭皆與之柳原之德一掛與之又如  
王莽在漢閣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  
人則安得亡悔然不可如此有當于九字上有九

者志之至當者也則可以止悔也三象所見者  
至當也九之一字非徒見其確然自見乃人心所  
則與蘇子所謂人之不言而則知者也古虛心相  
鼓非所謂也

九四晉如鼫鼠自處象曰鼫鼠自處位不當也  
六五雖柔居七九四雖剛居八人各有歸乎上人  
臣當翼：小心畏天子之明威也鼫鼠雖大而畏  
人可也聖人誨之必守臣道之心不然而有震主  
之威可不危懼自持以保臣節耶漢宣非柔主也

大將軍驃乘帝若背負芒刺便知以功高名盛為  
懼後辭而退則必無覆宗之禍不孝元樹固如是  
夫

唐穀梁曰九四位在近君晉則晉矣幸陰位而以  
剛居之是上下皆以柔順相覆四以一強臣居  
柔君之左右故曰位不當也

鼫鼠之喻曲盡鄙大情狀小人而歸高位志得志  
失之心象是如此雖貞亦傷甚危：之詞程敦永  
曰四無貞以進而同為貞或曰以此人而晉高位

其為正人之言可勝道哉口貞傳  
東梁山曰龍巖唐韻以為棲結則非龍矣王翁以  
為形大如龍頭似光先有毛青黃已則又龍之異  
者也蔡邕以為五龍是龍龍不能通靈能緣不能  
窮未能遊不能度公能公不能掩有能走不能先  
人則龍哉也惟蔡邕以為形大如龍好在田中食  
粟主此曰龍也實龍龍字與頤同頤一子從石  
皆音石詩頤頤利貪頤大也陽大陰小此又陽故  
為大龍即詩之頤龍元疑矣

荀彧曰龍最即詩所稱龍也說文五龍之說似  
于此先取四則而在下以畏伏如龍為正言到而  
行之以柔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元不利東曰失得勿恤往  
有慶也

傳六五大明之玉不惠其不能明昭惠其同明之  
通至于柔：夫委任之道故或以大得之似也大  
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天下之公豈當復同私  
察也

朱子曰聖人說得甚微但用辭意大聖人所說  
短伊川解得長

楊誠齋曰六五柔主也宜不立者也而柔人所然  
許之以悔亡以少似以進吉元不利又勉之以往  
則有慶曰上德而剛惟晉之一卦主德不尚剛蓋  
晉之上德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之天下已服其明  
矣初出之朝日而遠者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卑  
煥揚元矣乎惟柔故明而不震也而不察漸而不  
烈蓋日之為明明則入井中則傾已之為明柔則容  
則則窮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且其福之盛也孰  
謂柔而不立哉大剛如高萬宗之不吉小剛如香  
威王之不鳴書曰柔而王又曰高明柔克六五以  
之失得勿恤謂得其失皆勿憂也六五雖也為日  
為火雖柔化也

胡雲峯曰大明在上下皆順從非特悔亡其然也  
且吉元不利矣復戒之以失得勿恤何也柔惟非  
言勿恤豐言勿憂夫則泰九二象人九四革初六  
皆言勿恤非有不必憂者乎似宜之辭也自有不當

憂者勿恤之。終心晉六五。夫憂者。憂其  
明矣。蓋當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六五處大  
明之中。而才柔。又易有失得之患。本義曰。九一初  
去其計。功。而。之。心。而。大。明。在。上。則。其。明。於。當。為。  
而不當。則。其。明。于。計。功。而。之。心。也。不。可。不。明。也。  
為。早。矣。  
蔡虛齋曰。夫。得。少。而。自。足。則。要。欲。而。足。也。但。于。得。  
大。明。不。較。其。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真。而。不。計。  
其。功。不。能。只是。不。計。功。謀。利。速。已。分。內。當。為。的。事。  
都。批。了。故。語。錄。云。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  
尔康曰。凡。爻。中。先。言。占。辭。并。作。善。語。者。喜。之。也。信。  
之。也。晉。卦。明。出。地。上。已。如。中。天。之。日。謂。呂。光。明。而。  
復。以。剛。君。臨。之。則。威。明。並。極。群。生。何。以。仰。瞻。故。遇。  
六。五。而。為。君。柔。和。不。偏。不。黨。為。明。深。喜。之。所。以。未。  
嘗。言。象。先。决。占。而。即。下。之。語。以。除。之。曰。悔。亡。  
虞翻曰。動。之。乾。為。慶。也。失。古。誓。字。誓。信。也。勿。元。  
即。憂。也。五。爻。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勿。即。往。有。憂。  
也。

上九晉其角。利。用。罔。寇。吉。元。咎。也。晉。曰。利。以。代。  
邑。近。未。光。也。  
疏。角。者。西。南。隅。也。其。猶。日。過。于。中。已。在。于。角。而。猶。  
進。之。故。曰。進。其。角。在。角。使。進。過。元。不。已。不。能。端。拱。  
元。為。使。暢。自。服。必。因。彼。其。邑。然。受。服。之。大。兵。者。  
以。器。伐。而。服。之。是。危。乃。得。吉。然。後。元。咎。象。云。未。光。  
以。終。自。吝。也。  
傳。代。四。方。者。治。外。也。代。其。居。邑。者。治。內。也。古。伐。邑。  
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則。極。則。守。道。愈。則。進。極。則。  
還。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于。厲。而。吉。  
且。元。咎。也。羣。屬。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則。有。功。也。  
從。云。貞。吝。以。其。義。極。于。利。進。雖。自。治。有。功。然。非。  
中。和。之。德。故。于。貞。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  
貞。  
蔡虛齋曰。治。小。邑。雖。得。其。貞。亦。可。吝。也。十。刀。割。錫。  
且。云。為。用。治。小。邑。又。為。用。極。其。利。度。我。非。唯。理。所。  
不。當。抑。亦。勢。所。不。宜。祇。可。吝。耳。  
潘望松曰。在。角。而。進。元。而。不。已。其。明。得。窮。不。能。反。

老雖獨用丁戊也則雖獨而吉正元者言明昭天下而推伐邑之用以此為正亦虛谷矣  
趙汝楙氏曰下三爻皆柔順而伸休故初二吉三悔亡四上以陽不當位故厲且各惟五以柔順居尊位故性吉元不害也  
蘇紫溪曰上九大其柔順之道未能渾然不露圭角故有晉其角之象伐邑二字以告自邑之意推之猶言自治也既有圭角即著實切磋琢磨自伐其氣有之偏而斂之尾厲庶可以吉而元咎如自以為貞而執之不變安免于吝乎道未光正典大明相反天理明本體淨則氣漸消融一有圭角之果便非光明之體此所以必伐而去之也  
姚承菴曰以極剛治其私終屬強制而非責任自然者蓋力以過抑于其外犹有隱伏于其中內外未為瑩徹于自昭明德大珠故曰未光  
凡爻辭它卦皆取義不同然晉主進義元與同然取進而不可進不可進不必進不同者何也  
其主進者九四也其主不進者三柔也九四近五

而獨持上一步進不進之推則其以三非自身也極矣  
按晉辭異同君子以自昭明德疏云周氏晉以昭為昭非註音註蓋取自顯之道本義其註則亦不此昭義受無介福於其王母註云王母于周亦進之說云受此大福於其所備始以王母為內修之德傳本義則云王母祖妣也謂明之至尊者指六五也龍巖疏云有五能而不伐之出也大全解解作田鼠失得勿恤疏云以事任下委物責成夫之與得不得憂恤傳亦同之朱子曰非也括此爻只是占者大勢已好雖失得亦不必慮自元不利也如言人君既同得德之人而委任之不恤恤其失得則焉然元復是非而天下託矣雖以克當之聖皋蒙益禮之賢猶云安者乃成豈有上者一切任下而不問之理蓋謂聖人說得淺伊川解深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故不用其說且訓以為去其計功謀利之心也晉其角疏云日過乎中在西自昭也傳本義則云上九以剛居外極

故取角為象雖曰伐邑晚云在兌猶是過亢不已  
不能端拱元亨使物自服必謂改其邑也傳則  
云內自治之本義則云改其邑則之乎小也蓋  
朱子意以程子解易多不曾說字事如取喻伐邑  
以自治者雖皆明卻之類皆于易說有方也貞各  
傳云于貞正之道為可吝也本義則云雖止亦各  
與註晚則不于又曰貞各之義大抵言貞固守此  
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止道為吝也

明夷  
明夷利艱貞

說此卦明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於人事則王在  
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有明夷之象也時雖  
至闇不可隨世傾和故立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  
德故明夷之卦利在艱貞  
胡炳文曰以二休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  
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為闇主而五近之故  
朱子從彖傳以利貞艱為五最詳多言利貞惟坤  
利牝馬之貞同人利君子貞家人利女貞明夷則  
曰利艱貞在諸爻中惟噬嗑九四大畜九三言之  
未有一卦全体以利艱貞為義者蓋明夷之時艱  
難之時也貞一也與處平室之時異矣彼方欺晦  
我之明艱難守貞而自晦可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于外柔順以象大難文  
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

張中溪曰以全卦言雖明文王象坤晦紂象以坤

蒙離是文王之明為紂所蔽也以二文王五箕子

象五休本湯以六君之為陰蔽陽是箕子自悔其

明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註蒞衆則明蔽傷百姓者也故以象亦止以明夷

蒞衆蔽明于內失得明也則明于外乃所避也

易參通曰晉書明夷誅也誅孫奕作昧明出地上

為書明入地中為昧得反對之義問于明曰明昧

書厭道乎求明：失亦昧也昧不明蓋傷之也孫

氏奕本此

程敬承曰晦而明与悔其明不同謂君子始物本

明而非以明而明也用晦而明耳明出為晉君子

休之以自昭日入為夷君子休之以用晦出地入

地為時不同本明之休一也故昭明而明大晦明

而明全

初九明夷于飛出其翼君子于行三有食有攸性

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註明夷之主在十上六上六為至暗者也初九非

之始最遠十難之遠難過是明矣遂過就昭原形

不由執路故曰明夷于飛懷懼而行：不敢顯政

曰密其翼也而義而行故曰君子于行也志急于

行就不得食故曰三日不食也昧斯憂甚以斯遠

人人必疑之故曰有攸性主人有言

濟初九明不而若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

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

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書柔君子于

行謂去其據位而逃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

也事本顯而處甚艱非見几之明不能也夫知几

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有所往遠則

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恠而遂疑其

行也若後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彖

方所以明為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君子見几

故重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

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說

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

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十市雖二儒者亦以為過



甚之言也又如袁闕主黨事未定之謂名德之士  
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爲狂生幸免黨錮  
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

蘇子瞻曰將飛而舉其翼必得其序已故重其翼  
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重其翼緩之至  
也及其去也三日不還食出之至也是何也則懼  
不飛也

章太清曰初離休明去矣最遠見傷即避有子龍  
畫翼之象凡鳥于將暮使不高介于飛出翼不敢

上進所以戢翼歸巢言其知明夷之早也

何玄子曰詳玩六爻皆合商紂時事上六紂也五  
爲箕子之奴四爲微子之去三爲武王之牧野二  
爲文王之姜里初爲伯夷太公之居海濱各爻雖  
未明言義則脩矣卓吾以六爻皆爲文王洪興以  
二六爻皆爲箕子止卷以爲一爻有二義者俱  
不必然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是往馬壯吉乎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

註夷于左股是行不能壯也以柔中居用夷其明  
進不如珠顆退不近難不見疑憚順以則也故可  
用往馬而壯吉也不重以翼然後乃飛也

傳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足之上在左人非使用  
有失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  
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履危之速而吉也本  
本義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劉記曰舊說當紂之時君子于行伯夷太公以之  
似矣惟用拯馬壯竟無其人乃知聖有大力狂亦

有大力未可勝也必求拯馬其桐宮東山之戰乎

北宮子曰紂用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因紂于是  
懼而歸之史乃謂開天之徒求有莘之美女以獻  
紂謬甚此必齊東野人因范蠡進西施事而附會  
之耳不然聖人豈易何云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釋文拯字作承古文作折亦音承其訓曰上舉蓋  
拯而出之也而後人遂以拯代之義雖是而字則  
非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負貞象曰南狩之

志乃大澤也

傳文也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九五暗之象不可  
疾自謂其元惡舊染乃俗本能變革必有其新  
革之運則故典而不敢故而諸公惟殺之也謂臣  
惟工巧而十國勿庸殺之始惟殺之云云既又而  
口餘風水心生漸有之俗不可以不慮也故曰不  
可不自止之不可不思也  
傳大以下之明陰上之時其志在去害而已也而  
周之治世宜有量才利天下于其大害是能去  
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思乃傳亂之事也  
本義以剛居剛又在明休之上而求于至暗之下  
正與上六暗主為應故有同陰害義之象意之  
象然不可以重也故有不可慮之義也此意于  
是至文王與十美里正合此又之義而止于中  
然者  
楊誠齋曰六五當與于六二當人主也中當與  
于當則若其六二上六位之為暗之象此則大  
之六已也一書之為明志之象則既多九之理也

以為湯武之事是也程子混而言之也此則而  
言之此三其武王之事乎恭行天罰是而得也勝  
有殺紂是大目之國賊五年是不疾也元相上帝  
寵祐四方言其起是志自也  
書曰天惟五年而滅之子孫設作神王則可念德  
詩曰於燦王神道不時晦時明其美其川大命則  
其証也  
易文所謂其大目者除若則二九思有天下之  
伐崇侯家平勃之終諸呂季卿之除安史是也不  
可疾貞者人臣靖君國之忠雖于道上侵權而有  
不害之功故戒其疾如曰以臣伐君則湯武之事  
聖人不得已而行之非可以為訓也  
似言曰志曰乃二字且既有湯武之志則可無湯  
武之志則暴戾矣志在除殘元惡不將漸戒所以  
順天也累我所以慰人也既非暴戾負以費則縱  
非較順逆以實其此之謂而行之志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  
腹順心也

本義在腹首並隱之義。獲明去之。心才出門。復者  
得意才遠去之義。蓋離休為至明之德。以休為至  
暗之德。下三爻。明在則。故隨其遠近。而為  
之不同。六四以柔正。皆暗地而高。故可以得  
意才遠去。五以柔居。而己。故為利。雖止志  
以晦其明。六三以剛居。而己。故為利。雖止志  
至才暗。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十五爻。可為君子  
剛上一爻。為剛居也。

李惟孝曰。不曰獲心。才出門。而曰獲心。去之。  
明夷之心。何心也。出豈得已。我不顧行進之吉。何  
其戚也。象傳加意字。其旨深矣。

六四雖在近君之地。入而元用。此居隱僻之地。故  
曰入于左腹。得意以去。遠故曰獲明之心。才出門  
復。

爾康曰。爻辭腹字。并門。復二字。分明是宗臣而遭  
內難者。不得已而潛身遠害。其心為存。亦社計  
故曰獲明夷之心。才出門。復與微子行。進同其理。  
最難既不可如心。又不可白世。惟有出門而已。以

六四為盡惡。聖臣或君。固非若微子之入于左腹。得  
其心意。故雖進不危。隨時避難。門復而已。亦非

爾康曰。劉去非先生曰。其出門。復與初九之行  
若剛者。與想當有九。可奈何。之計。為不己之行。  
一曰。以竟。而何地。不可言。亦不必言。故古不著吉  
凶。傳亦不作辭。語曰。獲心。意也。此心。自復。亦自  
信耳。又誰得而知之。我六五。尊而。又師衆而得中  
其子。以之。如箕子者。亦往而志。不己。明可。而不  
可。其與。大玉。皆明夷之聖也。故特著于。任然之  
其之聖。易見。微子之聖。難知。六四爻辭。亦在可解  
不可解之間。

又曰。大難外難也。唯小難可以計較。求去亦可以  
晦明。不入。若內難。則出不得。入不得。其難矣。故箕  
子之明夷。晦不見。明亦不見。矣。大子時深贊之不  
必中。以報貞之戒也。

六五箕子之明。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見也。  
傳。箕子之晦。歲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存不可  
滅。息也。看通。通意。夫其所守。且。亡其明。乃滅。

息也

易勝曰明不可息非謂精忠大義炳然天日也其  
子之晦其明者此以冀君心之一悟非其為明  
明之中此合人言一息而息一息而息其明  
可見也不可見正在朕一合焉是謂明也

世重上

何玄子曰明可晦不可息以其在內不露故也  
作往來而夫日自射視之以為入于其光而天下  
後世視之則然如其心即然于叔而其明不可息  
也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為貞也

又曰俞峻氏曰荀子本作其子以為其子即其子  
也。不敢顯稱其子之名遂微其詞而曰其子孔子  
通知文王之意乃于彖傳顯言其為其子後人因  
彖傳稱其子遂于文詞并加竹作其此說似矣不  
知古彖其原作其也又劉向云今彖其子作其  
按漢書儒林傳荀子超冠為易師易文以為其子  
明矣萬物方萌滋也者持論巧是易家不能自  
曰非古法也晉鄭氏家諱云訓其為其子為其

漫衍元經不可致詰以証荀真

荀子本以文王不求顯稱其子之名故曰其子此  
大義也六五當君位應當為斷文王所不足言然  
而其位其德非以人足以前故時其位為其詞  
而曰其子之明矣家言其子此六人皆言其子其  
用意忠惻可見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大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大照  
四剛也後入于地失也

明者地也地積主三爻而愈集故以上為主陸君  
故曰不明晦直是晦了不必言至于晦

爾康曰此文似為射事既稱五為君位不可言射  
以其子明矣當之矣此六言君可也五上兩爻亦  
可相似如大有鼎卦五上出是一意

易微曰孔運曰君者所剛也非剛人者也太甲曰  
惟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失則也蓋能昭者  
不失則失者則不能昭也

胡雲峯曰離之昭四剛以德言此之照四剛以位

言亦則者不可喻之理夫則所以為一而所以所以

為文王

左傳氏曰自古亡國敗家恆明察才辨的人起初  
何嘗不高明也竟所謂聰明而亡只是大為君之  
則竟成於他極情涼的人不長以信為昭不然夫  
則即是不能明

後明夫則與同出則與同出則不如為是則則不敢顯

故曰重其義傳本義則云見傷之象六二一爻既

云六二以柔中則夫其明不行則壯之事者也

故不為暗主所疑得徐二周焉以自壯而獲其

壯吉傳本義則云君子為明暗所傷自免有道極

用壯健之則則獲免之速也吉蓋既既以用極焉

壯吉為履乃濟傳本義以謂速則免也順以則之

疏云順剛主之則傳則云則謂中止之道能慎而

得中正所以處明夷而保吉不可疾貞既云民迷

日久不可率正宜化之以漸傳亦同之本義則云

有不可疾貞之戒謂成君不可亟也六四一爻既

云六四休否受坤與上六相近是能執中順入于

左傳獲明夷之心意既得其意則近不之避難門

然而不逆時之傳則云即臣以逆時之直結君去

九疊其而心後行之於外本義則言得免于難去

蓋此卦上六之暗主六五非君也六四上六既

非正應又不相比不當以四作邪臣記本于辨之

詳矣

家人

家人利女貞

証家人之義各自以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之人  
之事也。純而論之非元亨利貞之貞利女貞  
其止在家內而已。

傳卦外象內象為厥自出火臨也。以生以息自  
入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反于外之象二  
與五正男女之位于內外為家人之道明于內而  
與于外。家之道也。人人有諸身者則能施于家。

行於家者則能施于國至於天下治。天下之道  
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內而出  
之象為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為義  
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介乎其言為切案  
齊於其方非其有齊也。如戰于氣。非有戰義  
也。

馬融曰家人以女為與主陸德明曰風自火出行  
自內始。

張中漢曰家人之義以內為主。二居內而位正。

故曰利女貞女正則家道成。矣。以謂言又與小  
人而獨曰利女貞者何耶。蓋家人合其離而取非  
其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得正  
正此亦利也。貞之長皆辭則于二女正分家人  
離之象。

胡雲谷曰家人九五居外六二居內男女正位之  
象也。長女居上中長居下尊卑有序之象也。二柔  
皆順明位親柔而不敵抗之象也。內明而外其  
家之象也。自初至五皆貞尊卑各安其象也。而卦  
獨曰利女貞先正于內也。天下以國為內國以家  
為內家以女為內女正而其家元不正者也。

紀開曰家人家元二尊一人在二人之上一人為  
主之意即象傳家有嚴君之謂水象訛而從家  
陸庸成曰德為與利德為明通卦諱言明者以  
家人非用明之地也。文中子以明內齊外為義所  
謂齊于其言為切案齊于其非其有齊之義也。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八地之  
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為父母之謂心父之子兄。

中：大：端：而家道正：家而天下定矣

既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有上明義功天地此

又言直齊甲則

趙盾命曰父長母慈世何以休棄吾子之不嚴家

之家已皆上下之分此子平之義也內外之義婦

惟齊之義父雖嚴日不能以察有以久以尊嚴內

外齊肅然從人尊子卑此父子平之義也婦雖嚴

其道而後家道正：家而天下定矣

荀爽曰父謂上子謂下此謂三才謂初大謂五婦

謂二也各得其正故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張中溪曰巽為風離為火蓋火熾則風生而火者

風之母也君子知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

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夫身之所出

惟言與行言有物則非虛言行有恒則非偽行言

行相類則其身修則家齊而治天下平矣此

知風之自也

楊誠齋曰巽本已風也今舍本而風離日之火也

今舍日取火蓋火本生于今：者火之風家出

于火：者風之母如家人婦夫之義相生也

物必有以出以自火出故曰家出家曰身出故曰子

止言行以義自嚴身以家嚴家以天：言人

言而先物則此行必有常行而先言則此言

有行而先言有之

何云子曰：此言火為風：者火之風化

風自火出此猶為風火中之熾生也身而先言

宗舊之火然觀之卦名家人則此火乃主能之火

吳初清謂屋下有火炊爨則屋上有風自突而出

凡有外風自內火而出者是其家有人居之也其

說小而鑒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註凡啟在初而法在始家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

治之則悔矣蓋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宜必以

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本義初九以剛易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

矣

趙盾驚曰聞子始則人心未安無傷意害義之事

故悔亡敬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

凡人情愛之理則無殺親之至則無明若子忘家

又當思屬本及子即身日本及子之持而為之

防也

六二元候在中謂吉象曰六二之吉以貞也

徐道潛曰六二以柔居申莫順應五婦之道也遂

寄成也婦人元所寄成惟在至中隨而已所謂惟

酒食是議者也自古者居申中得止固守順道故吉

也

俞玉潤曰象五順以巽事師之道漸四順以巽事

君之道家人之二以順巽事夫之道

商康曰六二既曰元休遂矣又曰貞吉象慈後人

誤以貞為利履故終之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明

婦人之貞於順巽而已即上文元休遂在申續

是也頗能守此而不違則為家之吉矣

凡三人嗃嗃悔屬吉婦子嗃嗃終合家曰家人嗃

嗃未夫也婦子嗃嗃夫家都己

傳治內過則曰傷子嚴急故家人嗃然骨肉恩

慘嚴過故悔也雖悔于嚴厲未可寬信之中然而

家道齊肅人心以畏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嗃

嗃終至嚴合夫在外有嗃之家至嗃嗃而吉

謂其夫丁故肆事也

來曰大嗃有以齊家之嚴而吉也嗃嗃以嗃

為王而元心以嗃嗃之情使婦子不能肆而至有

嗃嗃悲思之則一家中離夫去家之即不離悔

屬而終至于各夫則九二過則故又戒占者以此

何玄子曰嗃說文云嚴酷貌鄭康成云苦貌之

意據劉本作嬌說文云大熱也當是嗃吳熹

通離火炎上三為離上畫以別居別過則不中故

象嗃

又曰嗃說文云太息之多按礼嗃其意也周頌嘏

嘏在氏傳湯虎從者曰皆為嘆俱之許嗃嗃于

嗃蓋不堪而歎不以訓笑說者自嘆未嘗曰嗃

之反宋王回疑重則卦元嗃笑理得外青英

大嗃元堂若嘆右注有嗃之家治家難以嚴為主



若專尚其利而亡恤惟族屬之貴如以格之自誤  
有潰小井之雖其患之致婦子之則常用思之

之且惟在位則人能得益縮之約所以時難有通  
而惟力可致能富其家而大吉也

繫斯我之恩大者故終吝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父相愛也

頤曰家八治家者婦子其所守有惟而家者則  
婦子若婦子則如妯娌兄弟多為早而一違度得

頤曰王人有象天下止之故元亨利貞吉

亦同焉

蘇子傳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相愛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富曰家大吉順在位也

天下之家遠而相忘如其患在于則吉也故推衆

前康曰六四能富其家者以集而而在上休之位  
惟順能善其職畜之且惟在位又能操爵縮之柄

勿恤以通相愛之情九五有人右之德故休其德

所以操都有道而權力可致故能富其家而大吉  
也

論天下之家為君臣欲其如父子父子欲其如君  
臣聖人之意也

步登曰六四以柔得剛以虛受實有富家象蓋承

前康曰假富休而融作古雅反訓人有象之有與

承應皆陽寄也居其間而養有之故曰富家孔子

書風在浚明有家亮未有邦之有同恤憂也王假

恐人以財為富故釋之曰順在位也順在位即男

有家而勿恤尚大也其義與豐稊王假之切憂

正乎外女正位乎內也以此為富如礼運云父子

同何謂尚大存大休奉大綱不備也王假之切

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即此義

也王看以天下為家當以天下為公

方孟旋曰治產積居亦是治家之義六四能富其

又曰假至如經序後神契王看之空山境之空蓋

家有以契順而在上休之位惟而則能善其職畜

薰薰遠微有極矣有家謂所有之家乃山川草木

勝諸婦外則父兄弟子諸子元一人之不能化也故  
以交相愛也程子參意又言之意人婦而己有子  
者皆在此中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家口也如之吉人子之吉也  
知為家人之德當家道之成則上九吉以有子也  
有之故曰有孚九陽以信為本有信則上九吉以  
定為本者也是在家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之家  
道可然惟信為威身得威家人亦如之又上九身  
利如施于人也

徐進齋曰上九陽到右卦之中家道大成人信之  
矣故曰有孚然不以人信而致純律身益嚴故曰  
威如身愈修則家愈齊保家之道也故曰終吉  
何玄子曰陽到在上有威嚴象剛以執物而愈久  
愈肅假以精神而愈久愈孚家道成而天下定豈  
偶然哉以處卦終故曰終吉治家現了身下五爻  
未及正身之辰故了此爻是其意蓋保本之瑞典  
大象言有物行有恒相表裡

唐荅卷曰初家之始故言正家二以上家之終故

言正家之本家之本在身家之現理最切是不可  
欺及身而現理所以則家言皆其實有諸己身家  
家所信故曰有子三山開之自見其行年之自見  
其從德而自見其德即有不肖之民自其出而

大  
接家人解所謂家一有養名為德一家人之自必  
有所身嚴而名長所謂父也六以嚴名四以孝  
說家子曰所身嚴之名長也作一子以孝為家  
則九作四字說者即說云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

事同於國有嚴君可証也順在位也說云順承子  
君而在臣位傳云以柔順而君正位能保有其福

睽  
小  
事  
吉

子曰：「小德而大，見四鄰而不害者，曰德。」  
 言者正其心，若之於物，則足以致一。此六五不  
 睽而已，順行無睽之道。  
 胡氏曰：「小德而大，見四鄰而不害者，曰德。」  
 此句而曰「小德而大」何也？蓋一離二陰在  
 互四九止者已睽，則九陰在三則九陰在互四九止者  
 中正家元不正，女不正，此象之所以睽也。睽小事  
 吉者，小過柔過乎剛，故可小事不可大事。睽柔進  
 而右，剛故曰小事吉而已。  
 彖引曰：「一說睽卦雖有是三者然力量終是本大  
 故僅可小事，向使其動而明到進而上行到中而  
 息則睽有可濟之理，不但小事吉而已。此六五  
 吉是無睽之時與卦之力量言也。且如習坎到中  
 則行有尚矣，大過說而巽必以到中而志行則利  
 有攸往耳。夫當文明以悅而日主之以柔明大可  
 以正矣。然則先儒所謂以柔為主及三者皆柔之

鳥之說亦未為全然不是也但以說而原乎明亦  
鳥柔德終是強遠蓋不知是二句字亦用鳥之  
胃也

本清華氏曰：元下離上，巽卦取上二下，而據以巽  
 禮中女，少女則處其端，且自初以至上皆不當於一  
 陰，一陽，而初陰遇故為繫，然自初之時而與之元  
 說離明亦可致小事之吉也。離元皆含二，本小也。  
 陰柔有互應則特可處小事而為升。

之爲卦上離皆兌也火其性組俱物而

夫自動于上澤自動于天竟不相同非坎離若之  
陰陽相遠也中女少女雖同處一家及其有行各  
違其所端其志蓋不同非若坎離之陰陽相合也  
聚清子曰離下元上為華元上離下為慘業以九  
居五而六居二則柔得位故曰七有剛貞陰以六  
居五而九居二則柔失位故曰小市占若華之九  
五則可以大有為矣湯武之革命應天順人是也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幾于明惡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于剛是以小市

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

睽而其事類已睽之時同大矣哉  
睽睽大物而上而初二爻同居其志不同行  
者此就二陰中六五為睽之義同而異者也水火  
二物共成其理理應同濟今火在上而水上居  
下而能下上和成二貞所以為二少二女共居  
一家理應同志各自出遠志不同行所以為異也  
說而震十明乘其而上行得中而貞子元是以小  
事吉者此就二休及六五有應作所以小事吉

說而震十明不為非僻柔進而上行所之在貴得  
中而應乎剛非為全弱雖在柔遠之時卦又有此  
三德故可以行小事而獲吉也天地睽而其事同  
此以下應就天地男女萬物廣明睽義休而同  
合也既明睽理合同之大又教其同睽之人其德  
不小睽雖之時能建其同使合其通理非大德之  
人則不可也

傳五以明而應則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  
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女遇王

于卷柔主見剛臣尤步俯從五唯庸則元吉也天  
下睽散之時必居臣剛陽中正至誠竭力而能合  
也

胡雲峯曰大睽上物而愈上濟則下物而愈下此  
所以為睽也人滿卦二否同居者多矣以非休睽  
故以不同行時人柔進而上行得中而貞子元皆  
主上雖之中言之在陽則曰是以元亨在睽則曰  
是以小事吉又位同而事異學者不可不知時也  
○陽爻為曰物聚則明散則孤○象為睽而不方然

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不可  
吉則元為貴易矣元之恆震乎離之明合是睽也  
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  
是合睽也故曰易當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  
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偶萬物之分而聚非合  
睽之大乎故仲尼贊之曰睽之時同大矣哉故曰  
窮則通

何玄子曰物睽于同非同元睽召睽之意故及睽  
為合也于其睽云古者聖人之治也則天下之物

以下之說幾上之明則自下而上合衆而上行

金畏火也。故取火之珠。如比。燔之。則金之氣。而

其

بایر  
ک

曲

以碎也

地有異焉。所謂官飯也。思人乃許之。外也。

而  
上  
板  
水  
大  
其  
性  
而  
相  
宜  
相  
板  
故  
其  
物  
而  
下

家不以福之道也

將功乞剋正故喪山勿逢而自誤此語六二象上

五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上經重定國策：心為樂和從生之理則民安天

之發必先吾心之發而後

輟則自化神靈所以平衆謀一以爲三德之化也

際之道行之在初故分際莫如初也

陸君教曰情之發有解之愈疑言之乎若辨之愈

味之之似百強之小愈疑所以此言之愈疑云云

解教曰明處事之中心乎不若乎一曰言故自之

廣遠一曰此言人之為人切切此言人之為人

遠矣易曰不其以而為是見其疑乎故曰疑

其之疑於之曰疑法則如此

又曰喻之字是古書山曰下中其人之為人

生乃古者言之也際故於合之物在初之然其

自後見惡避惡則收物當時人則而際自消天下

可以元發矣焉知此道之可以治而治於看行

此不唯之故先言法七看所以然之也

九二過主于泰元象曰過主于泰未大過也

註處際失位行元所當去亦大位使亦其黨出

門則趨不期而過故曰過主于泰蓋際時後雖大

其位未失道也

傳三泰五否應乃利無者已然在泰之時則四

利無之道與否無利反之也故乎有識此則

知受而矣故三五雖正應當泰而泰主利則其

乎合已故曰主于泰主于泰主于泰

又曰當際之時主于泰主于泰主于泰

其之合已故曰主于泰主于泰主于泰

其理以故曰主于泰主于泰主于泰

其合已故曰主于泰主于泰主于泰

其時已故曰主于泰主于泰主于泰

其主于泰主于泰主于泰主于泰

其主于泰主于泰主于泰主于泰

其主于泰主于泰主于泰主于泰

非過主之也而元者有以不失于相代之道也

揚誠齋曰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際已際之謂大

皆際之時惟二五乃際之合應之事而莫之公過

之獨而莫之公故曰得中而應于剛又曰過主于

泰已臣之曰過如此而止曰之泰何已有一不幸

焉當際之時一也主于二也諸人皆際而事助三

也此所謂小事吉

趙汝愚氏曰此言泰否辭皆以剛六五謂泰之



斯是也

此書言曰不則而合曰道。夫正之與五，二之與五，皆失位故也。大之與五，而道丁未，由微順之，卷二五皆失位故也。此言五不可直道而行，當旋轉，故以未直而不至十位已直道而亦元各。陽止卷曰五謂五二以五為上五以二為下，此世宗上之長，此說之是，若中道何休六一里八十人，家共一卷是也。離中虛有象，二凡與中其牛掣其人，天且劉元初有然象曰見與位不當也。元初有終遇劉也。

行之人言元者，當睽之時，必如此然後元也。索引曰二五陰陽相應，宜相遇者也。然睽之時，陰陽相應之道，求而別，居相失之意，勝乃睽而不合。雖然二之與五本正應也，君臣之美不可棄也。故為君者雖或失于下，接而為臣，終不可以自外。故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則已合而元矣。夫蓋求之太殷，卑之太重，疑于為邪，然本其正應非有邪也。道正道也，睽卷字之美。一卦之主六五，是也。五雖應二，然睽中之時不

能任心以應，故其象為遇。主十卷不遇，十正五寬大之至而道丁未，由微順之，卷二五皆失位故也。此言五不可直道而行，當旋轉，故以未直而不至十位已直道而亦元各。陽止卷曰五謂五二以五為上五以二為下，此世宗上之長，此說之是，若中道何休六一里八十人，家共一卷是也。離中虛有象，二凡與中其牛掣其人，天且劉元初有然象曰見與位不當也。元初有終遇劉也。

既位不當，故與彼遇。上九之剝，所以有終。李彭山曰：天安定謂當作而草履其氏亦以為然。蓋古篆而與天字相似而誤也。八去臂之則也。剝剝剝之剝也。天而且剝，重傷者也。說文掣作掣，曰角一俯一仰。鄭云：本作掣，云牛角皆踊曰掣。劉本從說文，解依如子，是本作掣。傳云：一角仰也。角與本作掣。潘聖松曰：六三正應上九，致正應之義，而三遂以疑，或見與所以疑已者，牛所以引束者三，疑且以

怪妄之事蓋不可解全虧得遇着上九是則所以  
彼有遇而我得非終象轉枯出口變剛柔之色  
爲止卷曰大指指天地之六非胡赤寅謂常作而  
舉言彼之六本然蓋本右合字以指此六爲大動  
而去之六形即皆然無文字相指之義乃子相指  
故誤作天然而後世以是之形口變爲即此也蓋  
通又以錯劍類爲本然  
九曰收收遇之六爻子出元各象曰之子元各爲行

補 90-367

明當立於萬物之末孤所宜孤之下孤成其為  
元過下成其為孤能而此曰初四皆元應而四皆  
陰在下行中獨主在上不亨剛之也  
陰主下曰初四皆初應而之時乃元應而初四皆  
陰孤而曰初四皆初應而之時乃元應而初四皆  
陰主元應而已乃士之貴也在上而元應而初四  
大其輔助非其上之通元大指初九亦過則被  
此元應既過則使得所依此得所則生以六子人  
當陰中之時此大位元元應孤立于此是為萬惡  
今與同德者相交而彼此相孚則雖是無象元大  
猶言善士既與初九應祿元大矣何以陰孤耶上  
下皆陰又處火方動上之勢是以陰孤也  
蔡虛齋曰陰孤而遇元大交乎此知許遠之與張  
遇本非純陽各自孤守一域乃以同心為同渡此  
推誠戮力擇賦而相合也  
劉江餘曰雖不中凶然陽剛而文明蓋以得爻而  
寡合者故于世俗則陰孤而遇元大則天下所德  
者而兩性寧道寡少而前德生不之為中然陽行

其志仁賢投合而交不濫于匪人元善之道也  
六五悔亡張宗嘯謂性何善象曰陰柔嗟嗟性有柔  
也  
陰主初九於二上二應以陽剛之有而二上二  
陰主而自柔二有柔之象而初九之陽剛乃自  
陽主之治以二應之柔而此中二上二應六應  
中皆之輔而此二上明所以入之有故也  
六五以陰居陽位也居中正應初九之有柔指  
九二嗟嗟言易分六五有柔中之應故其象占如  
此  
胡雲峰曰宗二象嗟嗟五與二步入象嗟嗟六二  
曰嗟嗟六五以九二為依宗嗟嗟嗟二爻即即  
嗟嗟也或曰二至上有嗟嗟象初九五先言嗟心  
而後言象嗟本有海之說以二有以具有分之  
象也同人六二以九五為宗嗟六五以九二為宗  
皆以離中陰爻言之則從陽少子從宗子也二五  
則柔得中故五以二為宗其合也和嗟嗟之步二  
以五為主其合也有子志之連宗親之二上當以

情親下也上尊之也下當以分最上也

萬中自曰六五之悔亡以中也既宗二之悔亡  
六五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宗二之悔亡如宗二之悔亡而五五之悔亡

六五以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之貴以喜之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上九於此見柔上僭從剛臣其勢危也故亦先決悔亡

應初喪而勿違至四過九夫而初四合矣二去曲  
以來過至五往何家而二五合矣三與兌牛剋至  
上道而而一上合矣夫下之理則在二六六不  
有終焉  
多終山曰學之為非初能者終焉下下  
六之之師成焉下下卷成焉之人而六六成焉  
而而終吉其始之終有終之終皆有其所以合  
天下中道之理而使之不至于終官而元所歸者  
下  
紀開曰始之終也元所不疑故云群疑過于明故  
過于疑故元性而非疑惟天下之至明為能止天  
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得天下之至疑  
其初謀然而疑其後然而釋  
四同曰此卦以三之陰言致勝之由五之陰言安  
勝之順四上兩陽言察疑之明蓋明至極而後能  
盡釋群疑故于上九終遇而之義而以象見張弧  
發之以見可疑者在此耳先寓以上九為信則  
群疑由此而降尚可謂之明之過察乎

爾康曰或見金象或上暗見乍聚乍解忽起忽  
伏是一時恍惚之象滿腹生疑蓋人皆障目道所  
謂為指四五有非已其說以婚嫁亦則其時解時  
有此象下則離元其情皆然而已  
別記曰象傳說而龍明且而上行中而直則言者  
也夫為小故曰事小吉然處險之直人欲言則上  
六久見二初之悔之以則止也二之遇卷四之遇  
九夫皆又則已五之悔七以位利而應則七之不  
遇則亦未能有終矣蓋惟有則足以自立情雖險  
而德不孤彼上之勝孤則則遇而元非非則之罪  
也世或言則之寡合而鍊鋼化作繞指欲以悅人  
情令人欲求有能合勝者也蘇子瞻云人苟能同  
知之若是也勝人可知勝之足以有為若是也則  
此語大有解會  
按勝解與同喪焉勿違自從証云為之為物雖可  
隱藏時或失之不相容絕不兩存其勢必有度勝  
云為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陰失元與則不能  
行是喪其為也四六之合則能行矣過主下卷

疏云遇之不在傳本長則云卷若無四之字是首  
會連之謂六三一之說云此與以其牛為君在  
上之字合而合二句應又入於中而合上句以  
見其已合也此說通其十彼奈諸而八其而不  
得其已其已此說自力從上而合上句而合  
此說傳本長則云此說有一字之誤一牛者言  
此於前已之別者傳云重陽上上為以所傷已不  
美云上九情然方誤故人有見劉之德大疏云判  
兩旁云此言項氏所謂上之利已未上又曰天  
合作而判隨其文天作而而作而元各註云雖  
在牛隔志故得行故雖元各傳亦然本義則云  
陽巧得元各蓋由本非危地然當陰之時必以危  
安之乃得元各也顧宗噬膚疏云宗主也謂二也  
膚三也三雖陽二二之所噬二五噬三去其間者  
則五可以往合而元各傳本義則云二五步合之  
象五雖陰柔二輔以陽剛如噬齧其肌膚而深入  
之也匪寇婚媾疏云四剝其應故謂四為寇媾志  
此通匪能為寇乃得與二為婚媾矣傳本長則云

睽極而反故上與三非使為寇讐乃婚媾也此說  
二已一位則從首二矣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蟬著

塞

塞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註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以難之平則難解以難之

山則道窮往則利也又皆當往各履其正帶難優

正：利之道也正道未否難由正而故貞吉也遇

難失心吉可得乎

本義塞難也是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

見險而止故為塞西南平易東北險阻人艱方也

少在塞中不正是險又卦曰小道而承陽進則往

皆五而得吉是則入于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而

而而不利此皆塞之時也七大人然後可以濟

難又七子凶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

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又皆得三陰則人貞之義

也故其占曰利見大人貞吉自五陰皆貴于能

正而又不可終止是險皆利于進而人不可失

其正也

胡雙湖曰後天八卦方位艮坎東北卦與西南坤

離卦為對是坎為塞故不利東北則坤離合為

晉是為利西南矣是以塞為難而晉為進也塞卦

無西南之土故即東北對言之不七卦內有取

于西南之艮坎成塞卦雖不利而九五以剛健

中正君子上六二以柔順中正法于下有人臣利

見大人之象為大人謂五九謂二三五剛柔皆正

故吉塞取是不能進象重坎在前也名義甚巧

王萊五曰五實坎體而謂之利西南者蓋坎休本

坤以九往居五而或坎夫九以剛明之才而往處

坤之中位非利而往南得中之義于言不知西南

之為利而忘其所詣焉則有所不利矣故易于此

指其所之而避其所忌而以利不利明吉之

孫洪漢曰坎艮皆東北其利西南者由中而達以

柔往剛故云往得中其不利東北言下生上中則

為道剛故云道窮坎艮各自有中者也險難非中

不濟若說以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則不利彼是

性直性平易非止能往難險也要見得艮坎方是

險而能止惟見險而能止方往得中而可以承之  
故曰往有功可以止却  
鄭氏如曰主入上卦謂下上轉而坤乃建北過  
坎遂成震則又非上休之坎我欲新主先天受天  
謂坎得坤位為利却又道了下體之六蘇紫溪以  
得朋喪朋立解與主參連來領意頗合而第以坤  
艮卦作而言以中虎之說則于坎險止止之義亦  
失惟蘇子瞻之說能確  
爾采曰西南東北上補開口西南為地東北為山  
劉子新論曰養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  
逆也本義曰西南為坤方卦上休本坤自小過來  
凡四之陽上進而五而得坤休之中為利西南東  
北長方下休是長自小過來凡四之陽止于東北  
之長而不得進而不利東北胡雲峯曰後天之卦  
坤位西南是位東北坤言西南必及東北休本以  
對坤言養言東北必先而取坤以對言蘇東  
坡曰坎北也坎是合休為震則難在東北矣則西  
南者其九龍之宅乎利西南沒不利東北對有此

不利則彼便利矣或又曰以坎為乾所索之坤卦  
本坤由五往而成坎以坤為西南九五中正故曰  
往得中洪覺山曰利西南西南寬大中休之何六  
子曰利西南者勉九五也乾靈性五而告上卦之  
中不以坎險為可畏而以其身入焉實為則將有  
出險之望彼西南何遠之有不利東北者戒九三  
九三止而不進則何時出險故曰其道方也周光  
德氏曰坤卦之象有西南而兌東北震卦之象有  
東北而兌西南有之為卦則震之為卦主坤處其  
東北之利明者以為主養處其西南之平易以者  
為主無過氏曰解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  
坎性而在上矣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于上也此  
曰其道窮三之陽止于下也朱先生主坤苟與主  
小過何子元主皆非中義鄭訓作和與說文同  
王肅又訓作遠但遠遠卦象劉綽續如解得樂曰  
中象之誤卦本元坤劉說誤矣楊泉仲曰自春之  
始于東而中于西南窮于東北則西南有中象東  
北有窮之象是揚言亦久也貞吉謂五也傳所謂



當位貞吉以正邦者是也朱先生通指五爻則失

之  
又曰西南東北得中之義說者紛：謂剛謂地為  
山道起後人平易險阻之說卦圖之時變卦之未  
亦非本旨然南北以解卦曰謂坎性在上為得中  
于西南无涉既非卦辭涵括宜以坎卦本坤而陽  
性居五得中則別尋坤陪亦非卦象蘇子瞻以西  
南為卦中所無乃即東北以推言之固先德何玄  
子本之而曰塞卦有東而北無西南有之為卦為  
用虛之為主卦是虛其西南之乎步者以為主也  
此說意確而圖以為丁義矣然系辭有利西南往  
得中也之句夫以坎五為中則西南之義不明從  
言西南為中則得中之言不明然豈山口西南寬  
大有中休淇澳曰西南者絲中而遠以柔濟則謂  
西南陰方以佐東北之陽陰陽相合是為得中其  
孫二義并其中自亦備坎五以言之下實指坎  
七乎絲繫義以佐柔者  
象曰蹇難也險在而也見險而能止知大哉蹇利而

南往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

也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蹇之時用大矣哉

蘇東坡曰當位而止五也五謂大人是以立于險中

而能正邦夫險中人之所避也而已獨安焉此必

有以任乎天下之大難矣坎險在艮山之前進則

跋涉勞苦不容不退而止也卦有艮坎而元坤乃

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者何哉西南去坎險遠故利

東北去坎險近故不利亦化純坤卦元艮而曰西

南得朋東北喪朋蓋舉彼以明此也孔子釋之曰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西南乃

指九五東北乃指九三九五則得中故利九三逆

剛失中故不利文王以艮坎之方位言孔子則釋

以艮坎之主爻也大人指九五蹇難之時非見大

才大德之人莫濟又必居貞而不失其所守則吉

故曰利見大人貞吉時雖蹇難然自二五上其位

皆正所以吉也

鄭中甫曰蹇以遇險而止得吉則九三乃成卦之

主辭以居險能動得吉則九四為成卦之主蹇之

九三當率諸文以濟塞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孰  
往之哉九三往也九五之辭曰大寒朋來朋有諸  
文也而九三之所率也  
當位專指九五而本義通二至上諸文言之此意  
正在正和內見上下九不歸于止：明九五之為  
大人所為利見者在此  
前康曰以坎微坤西南來而竟以坎為西南坎之  
中又為得中終元是安此因塞本卦九五得中而  
言其利蓋以全塞言非以上坎言利西南始東北  
言不照坤坎言之至于西南為中亦有可言蓋春  
與冬為始終而西南邊在其中且火為生物之始  
茂茂本東地為收物之終滋寒已結惟西南成其  
得其中此坎坎仲已言之矣  
頃平菴曰陰而止為塞止于外也見陰而能心為  
知止于內也止于外者阻而不得進之止于內者  
有所見而不妄進也此象與塞之所以分也也與  
塞皆訓難屯者動于險中經綸以濟難者之塞者  
止于險中崎嶇以涉難者也此屯與塞之所以分

也  
薛啓氏曰否泰諸卦皆指內為來外為往則此往  
得中謂五也自內而外往得中位蓋塞解曰所塞  
觀塞卦則為解塞解卦則為塞塞自解來則四  
往者五而得中二往者三得長其道窮解自塞來  
則三往者四而得長五來者二而得中往者得中  
中在外也來者得中：在內也二者道中故離位求  
應皆為利也  
經綸曰塞卦于索反而長與需合索貞坎四陰外  
正則中晦昧而索塞貞長見險能止則中七明而  
智需險在前氣恒惕知險而不進其知也大人塞  
險存前長為塞光明勿之有陷焉其六知矣哉然  
蒙順而塞逆需可需而塞在難則二艱與由為  
艱曰山上有水塞君子以反身修德  
說山有是岩險水足阻難水積山止險難是難故  
曰山上有水塞：阻之時未可以進雖進反求之  
身自脩其德進而德主方能濟險故曰君子以反  
身修德也陸續曰水在山止失流通之性故塞通

水流下今在山上不得下既塞之象又曰水木通  
山下今在山上終應反下故曰反身  
顏淵氏曰君子之過難阻必反諸己而在自修孟  
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成而後求之則子  
職之矣無遠道于是之象則反求之清愈為當橫  
逆之交則仁德之修靡懈推而至天下之塞則  
藏身于固以全修養德于愚以知幾讓善于無以  
違害皆反身自修之謂也  
或曰塞與困相似一效命遂志一反身修德何也  
朱子曰澤無水是乾燥之極市元可為者故只得  
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則就可止步但曲折難阻  
故教以反身修德只觀澤無水山上有水便全  
然不同  
趙汝楨曰水止于山上潴而為澤成也水出于山  
下流而為泉象之今水在山下雖無成則然坎流  
水也非山之所能止惟有曲折回旋而後通故為  
塞之象或曰重人大象之辭為指而外他義故所  
不及身卦之訓義各有不同有偶同者亦有偶

異者曰山上有水止卦以起義曰險在前以  
起義能止之知遇塞之方也止得中注有功辭象  
之道也注終止之言而理不齊非困之七難  
以語此  
紀開曰易象示人處難之道有三在也所以動故  
曰經綸在困濟以說故曰遂志在否濟以吉故曰  
修德也志在救民同志在善道塞化可同也困中  
舒迫困已進退而酌成之已爾  
六世塞未塞象曰性塞未參宜待也  
唐叔虞曰下三之皆以止為初否歸初言初在  
險之始當止即止故也賈卿曰士君子憂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上下治亂親去就離合存  
亡之間凡情之所不能直理之所不可化勢之所  
不可禁者皆塞也斯時也指足一進指下三進下  
曰三進第一要當待未有不當待不待理不察  
勢任往赴之必遭陷敗雖曰三進時始有商量塞  
始有商量塞然此其可待也  
何玄子曰六卦濟塞之士初非濟塞之位而無應

援則漸近下險而寒峻雖行不止而亦則有見險  
能止之譽此又中言冬有皆就木之旨謂木而止  
于木之也對此之時初六去險能止其止能先何  
見前險上德之所謂知也  
所謂往寒木來木子曰來往二字惟程傳言上進  
則為往不進則為來說字極好下往者守而不進  
故不進則為來  
馬宗之曰進於險也故往則寒見險而止如矢其  
故來則寒初三之寒事外之寒也四上之寒事中  
之寒也二之寒石父之寒也五之寒天下國家之  
寒也事外者素月而去之事中者集黨以濟之名  
父之難奪不相身宗射就順得人乃真寒之真富  
之矣  
尔康曰寒之往來初謂作步者不決人往而隨寒  
而喜其歸來以為逢初遊世之樂詎知聖人救世  
深心大不其然其所謂往寒來者言其意其往而  
喜其來也惜其往之往以隨寒而喜其來之可以  
西非也現初之來各何以宜待所待何事上之來

頤在內何志而中間極當險阻之旁連結同心之  
濟倦之心雖之之語如白駒之留尔尔侯倦  
游逸深建強之招離謝終幕幕的瑛棠何年仍順  
幾多娛樂其詞甚甘其心實苦始知聖人無時  
而地濟為心隨事隨人救難為急何所云一特一  
素身而達者所為耳予讀至此往寒來頤始悟此  
旨  
爾康曰往寒來者言安也樂也詩六燕止言是以  
有譽之譽皆訓為安現象且待也則言訓安為  
得之而有為哉當以待豈可全有譽否為人物色  
耳  
六二王臣寒之且躬之故象曰王臣寒之終九七已  
註憂難之時獲當其位言不失中以應九五不以  
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在王室者也故  
曰王臣寒之此句之故履中行履以存其上寒寒  
以此本見其危已  
本義亦頤中正之應在上而在險中故險而人寒  
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吉者但

當物窮盡力而已至于成收利純則非所論也  
蘇子瞻曰初二四上成遠或近或視其勢之可否  
以為往來之節獨六二有應于五君臣之義深大  
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元性元本寒而已君  
不以為不智者以為非身之故也  
步卷口寒者寒其時之寒也二已離下而上與  
五相應所謂王臣之義也然遇時之寒不得不以寒處  
之止而不行非其身之故而避難也蓋當寒而寒  
以待時耳故曰終元元也如此說方與長休相合  
時說皆大之且于直躬之說終元元也說不去  
何玄子曰寒者寒于寒也非合陰止二義名寒  
上寒字是止義下寒字是陰義二離中二然以陰  
柔之未豈易勝濟寒之任不得不寒于寒其止而  
不行蓋審時量力以俟其可非為謀身之故而避  
禍也大抵輔九五濟寒旨非九二不能說者以二  
為志匡王室不有其身者理亦元害然非命卦元  
文之意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註進則入陰未則得位內外三爻惟九三一陽居  
二陰之上是山之所恃故云內喜之也  
趙汝楙曰九三居下陰止之間身無寸險冒危而  
輕進則或陷溺唯長之性未止知大性而蹇也故  
備然而未反安于故位內之二陰得三而或止故  
曰內喜之也

李彭山曰反與反身之義同正休陽剛在二明之  
上則為止乃所謂反身終德也故十三卷之趙汝  
楙曰九三居下陰止之間身無寸險冒危而輕進  
則或陷溺唯長之性未止知大性而蹇也故備然  
而來反安于故位內之二陰得三而或止故曰內  
喜之也

二為二所倚故曰內喜四以比三而來連上以應  
三而來頌則以三為下卦之主十是齊蹇故也  
永康曰九三長止一爻為主領袖群剛主持衆志  
反不苟反必有所為入皆欲其本久則本壯之書  
季子未坤也特書一反字以著其實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註性則九應來剛來剛性未皆難故曰性寒未連  
得位應正當其不實雖遇十難非妄所傳也口連  
者連久之意

項子卷曰六四當位實乙上六以從貴也實乙貴  
皆指陽言之六四以九三為實以九者三非當位  
實于六四則連之而已上九以九五為貴以九者  
五非貴乎三九則從之而已若但言當位則六四  
亦當位也故加實字以明之趙起新曰苟以陽為  
貴先儒謂六四以明居明為得其貴者非

爾康曰四位在上已近于五以陰居陰亦有其和  
其于陽屬人字共明於濟者尤易以之市上順德  
承君以之賤下虛心引類是連乃相連之連非連  
久之連也與九三相連以為在內之五與他之未  
承皆陰者不同也惟六四之當位為有實用故曰  
當位實特言當位者以卦自二至上皆當位象有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之句故特指以彰其義未失  
解以九二得八卦正位亦故指九二下謂雖指九  
三而所為連者還在六四直指六四可也

九五大養朋來象曰大養朋來以中節也

本義大養者非嘗之養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  
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  
助矣

紫亦瞻曰中德在養時則為中節：若明斯可以  
激為天下忠貞之志洪覺山曰不言中道而言中  
節者道大故舉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  
阻者故中節者朋來之由也

易卷曰一月一家之養其養小天下之養其養大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立于險中而求各求反求  
連來頌之朋厚然而趨之同心協力何難不濟朋  
來之求其諸之與諸之之來自外反內朋來之求  
自下趨上也中節者南此當其之時而當有待此  
則善類協心可以有為若失此机會又難着力矣  
曰中節者不先不後恰當机宜之謂中節作平声  
為是不言中道而言中節者養朋之時說即為合  
上六往來頌吉利見大人象曰往來頌志在山  
也利見大人以從者也

本義以在外極進元所之益以塞升未就九五典  
之辭塞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  
是也

項安世曰上六以來頤為吉以見大人為利頤指  
九三內外之上爻故曰志在內也大人指九五九  
五六之之故貴故曰以從貴也象恐學有以碩大  
為一故分而釋之也頤與大皆陽德但頤則有孚  
實之象故以爲良大人則有尊貴之象故以爲五  
當塞之終進險而後良則致吉之道也上六五相  
易亦為良故亦有利焉

趙汝據曰塞之道既塞窮處上當出險之時得陽  
剛之助既塞者解窮處者解有碩大之象故云來  
頤吉一卦雖上六為吉上應二七五居坎之上卦  
之外蓋塞極而通矣

黃氏曰內以五之位言貴以五之德言以位則上  
不當位于外而當來于內以德則五有大人之德  
居大人之位此其可貴也

尔康曰內指九五志在內者見其歸之誠也大人

虞虛至從貴方說出有德有位故曰貴推從貴所  
以利也上九居塞之極塞雖可出治塞成功其來  
也志意寬舒現機宏遠而不似前之險隘矣故曰  
來頤往則守心世外九居十人今未至內則心齊  
世志在內以貴從指五而吉非事五為主元以成  
功即象之利見大人也塞之上九即與壺同係一  
不事候王之爻亦元不可而聖人救世心切報則  
更之一字而令上九歸于九五志內從貴以成正  
邦之業易之奇而法也如此

蘇紫溪曰塞卦又詞多用往來二字蓋此皆謂此  
難謂之往不往謂之來似大余獨以為不然九來  
之謂來正諸爻之所謂來也當塞之時獨往則不  
足成功而求就九五則可以共濟此正所謂利而  
南利見大人也然未及而曰內畜未遘而曰當位  
實來頤而曰志在內則其心志之同結在實之類  
終有雖然于形跡之外者雲從龍以從虎豈偶然  
哉

汪咸池曰當塞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

若義也五為君得人以濟二為臣故身以濟三之  
反頓柔以濟四之速頓剛以濟上之見而頓從君  
以濟初非其時待時以濟非以見險而即止已也  
接蹇解其同六四壯蹇來速註云往來皆難蓋連  
亦難也傳云來則其下之衆相連合謂四與三和  
比相親二與初則相與四能與衆合得蹇蹇之  
道也本義則云六四近君陰柔不足以濟五之蹇  
惟六連九三牽引以進乃九有濟往蹇來而志在  
內也疏云有應在三志在內也大全諸解亦云  
三內卦也上應之故曰志在內五大人也上利見  
之故曰以從貴又一說內以五之信言貴以五之  
德言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疏險難解解得物情舒緩故為解西南坤位坤是衆  
也純解于衆則所濟者弘故曰解利西南諸氏云  
世有無事求功故誠以無難求靜亦有待收乃救  
故誠以有難而速也

傳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  
既解其難而安平元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稍復  
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  
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  
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以可建之治自  
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始隨時維持而已故  
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風吉謂  
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  
不早去則時復盡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  
故風則吉也

丘行可曰大抵變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宜者易  
滋重人于患難方平之際即不欲人以多事日疲



人不欲人以元事自怠也  
常登之曰氣止之難如山之長而有待靜動之風  
如雷之迅而有功言未幾恐其長動在外之故是  
為解後有云之雨露往風終以有陰在山之故是  
為解後不則之雷震  
何玄子曰解之利而面者何也而面陰方東北陽  
方坎為北方之外震為東方之卦由東北而往而  
南則明陽相濟難所以解也塞解象皆言利而面  
而取象各異塞取艮東北與坤西南暗對故不利  
而南下足之曰不利東北利見太人太人指坎中  
之明乎東北不無坎言也若解下坎上震一北一  
東則其所暗對者乃南方之離震所暗對者乃西  
方之兌矣蓋說漫以西南偏坤艮未是且但言利  
而南不言不利東北東北取陰陽相濟之意故下  
爻云元所往其來復吉乃主坎而言有彼往風言  
乃主震而言亦未嘗以東北為不利也  
又曰塞難方解否結方解先以安人心為務是故  
時當無事則宜退守其靜未復本位不必他有所

往但坐鎮之而已若九二之得黃矢是也時當有  
事則唯速用其維及早圖之勿使滋蔓亦去其泰  
甚而已若上六之射隼于馬墻是也  
胡震峯曰塞解而面皆取後天對待塞下休艮東  
北偶與西南對解二休坎震：東北北亦與西南  
對塞未解且利而面既解可知矣塞言不利東北  
解不言者塞方止丁險中故言利平步不利險阻  
解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步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  
大抵解之時以平步為利畧有奇急即非利以安  
靜為吉坎為煩擾即非吉本義曰若元所往則宜  
未復其所而去靜是以安靜為吉已曰若有所往  
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以為煩擾亦以安靜為吉也  
本義兩若字未定之辭顧其時何如耳然其言也  
則皆在子未復而已  
呂伯恭曰解不但解國家之難為然治心者亦然  
心之感初解不必汲汲：驅迫此心使歸于道但順  
而治之此心都元所之則自然未復矣雖順而治  
之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元未嘗頃

刻停滯也

易曰解險以動：而免乎險解利而往得幾也其未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風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作而雷作而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註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川訟終上解之名元有也隱故不曰表

既解之為美象濟為美往之西南得施解十象所以為利也無難可解還乎靜默得理之中故云乃得中也解難能速則不失其幾故往有功也

傳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步以寬步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救亂除難一時之平不能成治道也七待難解无所往然後求復先上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有所為則風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進而害後矣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以爻卦陰卦辭坤為衆得衆謂九四入坤能得中有功皆指九二極言而贊其大也

俞氏曰九二於蹇則居五今未復于二則陽以陰

和降而為雨九四上蹇則居三今往居上則陽以陰畜奮而為雷一往一來為雷為雨此復來之所以中吉而往之所以有功

決錄曰此象不似十一爻之復以立其也其攸往者虞謂初之四胡謂二之四朱謂三之四卦元坤而強立坤象以就其說自漢以來之大也凡爻統論六爻之休不假十一爻之復以立其也又占其變則有之矣

蹇坎在前故蹇利西南稱往得中解坎在內復于

下由北中行故解未復乃稱得中皆主坎中為言

蹇主有難解主解難也

馮宗之曰宋人之訓曰蹇自小便而木陽道者五而得中蹇之利西南也解自升卦而大九四入于坤體解之利而南也二爻之所往或坤或震而利西南則一將以西南為指坤于則解之往又曰入坤坤體將以西南為非指坤于則解之往又曰入坤體衆人之論既相矛盾有同一往已往得中往得衆之往則取卦變往有功之往則無此是何以說也

宋人既知性有功之性為活字而不知性得象性  
得中之性亦為活字又何以說已試取解得之  
而細玩之要利而有性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方  
也中也道也可謂元相關于方也中也又可謂  
不相發明于即謂之曰利西南其道中也不利東  
北性得方也亦莫不可于抑謂之曰利西南性不  
方也不利東北乃得中也亦莫不可于舉此而他  
又可和矣知此而解之義亦自了矣解之時  
取利西南一語盡之矣太史公有云漢之文帝時  
天下新去湯火文帝欲興之休思淺薄元為義致  
刑措利西南之謂也既利西南則必何所往哉其  
亦未獲于安靜之所而已即有所往亦不逆防微  
杜漸之發計亦終歸於無往而已安靜而不生事  
發計而無大業言何如之若彼曰尚有所往宜矣  
往發復則枕然要本解也何以稱非寒代此果無  
所象像乎哉吾又以其象言之解寒反也解二即  
養五也出外入內其未獲也內何以稱後坎靜在  
下水之嘗也解四即養三也自內出外有攸性風

也外何以稱風帝出乎震市之象也象氣猶矣似  
可以無惑矣極以候後之君子  
何玄子曰卦畫從下而上自坎之北而前行以入  
于震之東生坎漸動雷而交作而南而西皆由此  
性所為解若養則無此象但止于艮之東北而已  
此二卦之象已

亦東曰西南寬廣平易之地以時言之則為夏秋  
夏則百草草木皆茂茲之時秋則百果皆成  
熟之時也解後田當與之殖焉決其以休其元又  
當授之豐殖積聚以興其生而得養乃其所利  
故曰利西南未獲之中迷往之中功皆得象事也  
得中指坎中更合正是無難且靜之義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傳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解也故釋  
之宥寬之道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  
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肅其發育  
則施恩仁解其解散則行寬釋也  
初六元咎象曰剛柔之際義元咎也

爾康曰初六有占無訓一片無字解也當解之初  
熾患條蕩湯火消塗一切解散在洗蘇故曰元  
啓傳云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久之辟害所  
以示意是也象則柔之際以全卦之意釋之蓋又  
辟元啓象是舉解之全故象釋則柔亦是全卦之  
旨與蒙九二同然事未便有事以往不說不死乃  
得其中心則柔之義也

又曰降象以則柔之際其義隱是丁解之時不死  
不擾未可言則不可行柔二者之間中有竅故在  
故曰際此則柔際不在文象上者則柔因象以起  
象耳

又曰以初為則六為柔其義甚顯以初六為柔九  
二為則則凡此類者亦多皆不顯也震坎之卦皆  
是則始交柔險者通者莫如天造草昧草木甲拆  
之時故在七則曰則柔始交在解曰則柔之際始  
未相和合動于險中際足以和際會而出險  
交則初媾便有錯然之咎際則險會已在調釋之  
時故也曰雖生解曰元啓

孫開斯曰初元啓至于登供元而從來可解之事  
與吾能解之心蕩然一付之因忘而天下慈安于  
故者之中天下儘有吉祥可致而蒙然雖有元  
處此解時吾雖以教省為心而後解者豈免反  
側之懷况陰負通者更有重張之志自古大難之  
後翻為多難者豈少哉

黃氏曰際者兩陽交會之間也泰之天地際則以  
二四之交言之坎之則柔際則以四五之交言之  
未有言其意者則解初之際亦當以初二之交會  
言之

九二由獲三狐得黃六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  
也

註狐者隱伏之物也則中而應為五所任處于險  
中和險之情以斯解物能獲隱伏也故曰曰獲三  
狐也黃理中之揀也夫直也田而獲三狐得中理  
中之道不失其直之實能全其正者也故曰曰獲  
三狐得黃六貞吉也  
三狐自指小人然當解之時一切人政邪惡皆可

言孤王輔前亦止集言

揚敬仲曰孤多疑阻起阻則非解矣今曰獲三孤

則一無所疑得理中之道

潘雲松曰九二陽剛之十處得其中則足制柔中

是正枉以此解險何險不除故曰曰獲三孤象吉

二十地祇曰九家易坎為孤黃中色六在物

何玄子曰天下之難事自宵人始故解天下之難

者必有以處宵人然後可然非柔中所能辨以其

懦也又非剛而過者所能辨以其激也九二以陽

各陰柔剛中之德果而不激用能審凡刑畫使作

奸皆就我龍絡之中以靖亂源故有曰獲三孤之

象焉

章本清曰解二曰獲三孤得黃坎中陽畫象矣

故云得旅五射堆一天亡離中虛故云亡坎為孤

故既濟亦因坎取孤象離為雉陽三亦因上離象

離膏可見各卦消會通觀之其象自如此自顯

節元錫氏曰離且自生職錄宵人亦匪自解由解

宵人卦有三陰如孤因極為妖為厲則真我所得有

黃者失洵五且中一陰三陰以真不從故說得

遠不徐下水中有機且外元極通者也貞而吉矣

解離七則柔時中初柔應則二則吉柔所則柔中

為理性深矣

爾康曰當其方解小人亦知效亂由己欲自日進

而吾後為之含容則彼能忘蓋深病根蟠結此將

後生不右明：龍斤一二方得安心免生多事九

二則柔時中曰獲三孤去其邪媚以行中宜有得

黃坎之象

六三負且來致寇至負各象曰負且來亦可醜也日

我致戎又誰咎也

爾康曰負且來所謂小人而來君子之器者也此

雖不直指小人之惡然泰山驚栗竊指在位元景

其惡可知六三不中不止要在險極才德九德力

量不足自我致寇伊誰之咎負各象既言負來之人

凶其所鄰或言負困于此而不知受者抑甚矣供

未然六三欲去小人非禍亂未嘗不凶然十位如

是所以致此味是也

解九場八口三下之上象自來上之象上集在  
馬場三員來口自不配之使自解而自上處極勢  
不能自還自射之已為大得又以黃帝時詔之  
得書而後發時而後動意會深矣

凡

四解而相別立斷乎象曰解而相木當位也

商康曰解初元象微言天下自去為火一切解散

九象九二之有中道得乎理中從容扣解卦去小

人六三陰柔不中才非利與尚與作絲自武致危

以上四文皆去小人之事也小人雖去君子未

集正象期後萃元象亦未見得世界太平氣象九

四君震動之始直出陰之初打開象德之門廣引

中才之端解而相解動其心使前未也一君子進

象君子即來朋至斯乎群情畢協豈非君子之卒

既往之速哉時未至五上之位位勢未大任用

不象元以一世望治之心速見清明之化故象詞

人說不滿之詞為

又曰解足人指之人行足先動而指人多之先象

是不能行故以解相為初行之象也且大指五言

之正何可言於人以附言者當讀莊生解相法指  
誤解則附耳相又何患哉步者又因而指為依成  
社名謂之小人何其走也

按相王弼謂三季為許曰凡四卦象為三在足

下為相程不謂初為相步同曰明是九二蓋以德

為朋且中實有孚義朋至蘇氏謂九二王弼謂初

則同類四與以二功皆陽則解說似是

六五君子雖有解言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

人迷也

註者專履中而應于剛可以有解而獲吉矣以君

子之進解雖得陰小人雖謂此如服之而九然矣

故曰有孚于小人也

商康曰安中心之位有柔如之德也夫未則勢除

險雖一切作為行政惟有解：一者故小人者事

自然心服若生蘊草之心故作解之而小人亦

且虞之何能乎也有解則是大小人而亦不心專

以小人為解曰解自見一解之今元化樹也或以

維持同類或以糾維作解俱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而不日亨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爾康曰小人當包而元惡大慙高墉之上衆惡伏貴其人張捕既盡由聖人貴難以姑容且其人又老應無壯志當去此時天下已解睚眦元惡亦考下于刑大射隼何等決曰此文看高墉位是必元惡舊臣貴卿大任有人下之責有方尤堪此耳無文小人則又生哉

爾康又曰此文小人雖獲高墉然非顯作大邪公

為疏君的人不道心術本邪而獲舊惡議論不正或引先進凡其所為悖德悖理致使治道不淳世風不古全是此輩不曰悖德而曰射隼不曰誅惡而曰射隼又隼上六柔正之人是以斷此非柔可見

呂伯恭曰此人之前皆以人去小人為大之過終不知盡去小人之中道也

章本清曰此上為補非悖與公用射隼二字皆自本支言為是

按解與同曰西而此云西而坤德由是象之能解于象則所濟者以得本義則云利下于步安靜九四解而得則至斷乎說云而此之得是大指也復于不止至三則此三從下未附之知指之附是四有應在初五之為之附初六初之應故也解其得然後明立而信傳本義則六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之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心大占能解以初六為朋六二為朋本義以九二為朋初六為朋也有子于小人疏云以君子之自解則小人皆信服之傳今貞則云有亨有世世見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為驗也

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謂二簋可用

傳損我損之凡損抑其是以就大理皆損之道也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乎末而就本實已聖人四事

倫為禮之本故為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祀

之禮其人嚴整然以誠敬為本多儀俗物所以將

飾其誠敬之心飾通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

誠也故云易之謂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

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先王制其本者大聖

也使人況于不有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進天

理而已

然則子曰存乎誠信而順乎理損所當損也時

之且不妄損也不妄損之謂乎

何玄子曰損說人云成之以子貢曰凡易為有象

陰陽不足故損其之損下益上言上之損上益下

皆主損陽益陰言

亦康曰損之為義程子曰凡損抑其過以就大聖

皆損之道也考彭山曰損人欲以進天理去

以歸本有二八皆是為道日損之旨然易其廣

人道即宜用四人事良多在家孝則告祭先治元

一不該而世儒以財用貨賦為富則此損下益上

之辭決而陷矣即言財用亦是禮文賦稅經賦亦

者如二簋用牛之意豈禁制括免乃為損哉

又曰損者損人欲之有餘以合理損事理之有餘

以合中莫不與論損也誠信合理損得其誠益得

其理隨時合中故損損有也黃貞父曰何以謂

之乎陽道上行以補陰之不遂陰道下行以損陽

之有餘一損之間即即變乎便是大梵也受生人

之物之本體亦謂此淨化生正指有年而言也此

黃象與是本於理說六三爻正是論損之積其美

不鮮合時人欲就人事說損黃曰人欲八道說損

二意相損其義始陰有年之人欲其德之故元吉

尤悔不起誠元吉德自聖則故可貞行自損益故

利有攸往也易之謂二簋可用享則又以損事象

之



夫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元亨可  
貞利有攸往易之謂二益可用享二益應有時損則  
益柔有時損益盡其時倍行

証云為陽乾為陰兌明順十陽者也陽止于上明  
說而順損下益上行之義也損之為道損下為  
上獨出益柔也損下益上非補不足也損則益柔  
非長存子之道也為損而可以復吉其非有孚乎  
損而有孚則元吉元亨而可正利有攸往矣損則  
益柔不以損則損下益上不以益上損則而不為  
邪益上而不為損則何益而可正雖不能拯濟大  
難以斯有往物元亨也易辨也易之謂言何謂豐  
為之二益有薄之器也行損以信則二益而可用  
享至約之至不可崇之下不獲則貴上上行損則  
益柔之道也易為損之不可以為譽也自然  
之實各定其分雖言不為不足言不為有餘損  
益將何加焉非道之玄故也其時倍行也  
亦原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則非象言損下之序  
以為山之為固上行矣以學聖言之損下之果汗

以益上之為明以改事言之損下之志以端上  
之善法皆上行也孫州斯口如應念靈慈損下流  
之志以益上達之志其上行何如抵大損之道皆  
上行之道也損道上行上下向義即或有孚乎不  
同卦只以一而字點露其原立明損何所見乃  
以二益見之易之謂言何所見其損於十二益可  
川亨見之矣二益之謂應當有時非藥用此二益  
也即二益以言所損之一非專指此川亨也故又  
中言其理曰大凡損則益柔有時損而益盡固當  
損柔而過度固當益然損彼之則益此之柔亦固  
其時若是執泥則非可貞而不為矣  
象于格曰日陽為陰謂之損日明為坤謂之益乾  
本乾也受坤之施而為九則損下也本坤之受  
乾之施而為六則益上也損益亦然則損本益不  
益之本當不損然其為名則取一而已何也曰君  
子務知達者大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為自損自  
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  
揚雄為云問答則示之以檢閱倫則示之以礼此

二益有時也。雖非互別，究竟亦互見。此益則益  
亦有時也。少山益，故凡施之費，非則簡矣。平則則  
中則施之，凡國則死矣。此損益皆無時，皆消息  
也。

此則曰：損益二卦之得，名曰損，見或卦，休言不必  
推。中卦本乾，中卦本坤，亦不必損下之三，益上之  
上，亦不必損上之四，益下之五。蓋長九之合而為  
損，元之所以為元者，以其上畫陰也。長之所以為  
長者，以其上畫陽也。元上陰為虛，為損；長上陽為  
益，為益。非休元下而長上是為損，下而益上為益。  
合而為益，震之所以為震者，以其下畫陽也。震之  
所以為震者，以其下畫陰也。震陽下為實，為益；陰  
下為虛，為損。卦上為上，下為下。是為損上而益下，損  
下而益上。其且自上行，損上而益下，自下上，下  
下。

孫明新曰：二益應有時，損則在無時，損言益盛  
與時偕行之損，所以為益也。二卦言時，蓋世不必  
常損，常益亦不常時。損時益非時中之謂也。時中

即六十四卦皆然。非指損益也。古說以損上益下以  
益下卦，或損下卦以益上卦，即不知風何故而損  
雷何故而益。澤何故而損，山何故而益。損澤益山  
何變見損，一風益雷何變見益。

如坤與曰：泰曰損下益上，則是在下奉上之損，則  
益柔則是陽消陰長之口，易無當上實而能通者  
則九事利貞，不善則悔，合以存存于其人，下損下  
非其時也。如人臣事君，苟益于國，身命可損，是損  
下益上也。損則非其力也。如故太極則濟之以寬  
柔太極則損之以惠，是損則益柔也。豈則下消陽  
之謂哉。

然若說曰：損益二卦本乾中未諸說，其詳但二卦  
皆損，其益柔實所謂為道柔為不足是天然則  
柔之自益，豈何變見乎。益合二卦全體論之，損以  
三上為益，益以四初為益。乾分六爻，初上為乾  
而損，則三四五為損，二三四合六，乾是乾坤是柔  
則有增元氣，則則有減元氣，增故曰損，減柔此可  
以見其義。

爾康曰風雷為長者雷震則其風起也蓋雷山  
澤為指者山惟則損澤：動則損山損義之於有  
自然之氣是自然損之所以損下益上之所以  
損上益下而本明也謂山下有澤則澤氣日盛而  
山氣日衰之氣冬時于山而寒氣日盛而澤氣日  
是謂損下以益上風雷為風為雨為雲為雨為雲  
雷之陽氣入實于下發地而橫沖矣是謂損上以  
益下此兩者皆實象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說山下澤卑山高似澤之自損以崇山之象也

朱子曰見山之象以懲忿見澤之象以窒慾懲忿

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曰懲忿如收火窒慾如防

水

俞玉吾曰懲如以之突元現多愈如少男者乎

故君子懲之如摧山窒慾如澤之山下見多欲如

少如者乎故君子窒之如填澤

李嗣陽曰澤之山湧為慾收為欲慾欲生乎悅

懲窒得十止或云金慾如冰之能滅下山懲窒如

山之底耗乎澤

即泰曰曰或澤增焉則足損象然澤乾山而山日  
削山整澤而澤日涸故于所謂川竭而谷虛丘夷  
而淵實則山澤亦交相為損也君子見下所當損  
者元如慾其欲為甚愈起象山欲此象澤則其然  
易而現之氣休陽則躁而多愈起上六欲以元悅  
使慾不順坤休柔順而多欲修九三以成其止  
使慾不縱以懲以窒水木皆不立川也

初九已事遄往元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而合志

也

已事說止之事也以說止之事言獨理似可通損  
初言已事蓋初言大作以損益分作止似為切止  
遄往言遄當止之事遄當為之如月心之苦急當  
前無改事之勢急當更改當有法知當為之事急  
于有為之性下如于不當為之事于不當為而為  
性人惟性字不明故于已事有礙之已言以照之  
已非已止之已左傳已詳七經在于其有諸責  
也寧有已然之已同

揚廷秀曰在九應歸功九功事已建去王強嗣

曰事已則性不放妄安二儀俱進而尚未明微若

作機事謂臣機已從若也人作躬之之事說俱實

不夫

前原曰動而有所隨焉深猶多則微九事問之陽

偏害全收依之務杜遏直皆病之故又當陽為有

行有尚之高非上下之上此損又即從受得正故

曰合志或曰初九四應為有合本然損益之事占

才志所欲即如曰中以為志曰為志皆已

吳臨川曰損之時皆當以下陽益上陰已止之事

所作為之事也陽物喜作為初在下當止其所作

為之事之而進法以益四已否下皆不當有為以

其有陰之丁損益在上已而而上五此是下之進

已故也

初九陽之勢位故當損以益人上九陰之勢位故

當自損其成六五陰之勢位故當自損其成九二上九

陰陽遠物元損之益故皆曰昧損益之

九二利貞中以為志

七

損以有過而不反故損一益一以求中已若九二

六五則既中六二非有餘五非不足一有增損出

反天其中二以元從是五乘恐其也以不正其

故二當此時守中則上往山下故又曰利貞性

山弗損益之事損益也九所損益然以君中得

損為志故曰中以為志

胡雙湖曰二雖中損然亦六五為正則則濟柔

剛本當元益之之道也

蘇子瞻曰弗損益之言九二以元損益丁已者益

六五也人以損己者益人則其益且十新損以元

損丁已者益人則其益無分故損之六二之六

四皆以損己者益人而損之九二之六二皆以

無損丁已者益人以其無損丁已故受其益皆

復十謂之也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損一人象曰一人

行三則穀也

得損有損有餘之益皆益不足也二人謂下一陽



者尚其辨其聖人之直也

項平卷曰損由六三之損而得者故又訓他論損

之信或上九受損之補有也故又訓他論損之或

故

四損其美使道有喜九居重曰損其美亦可喜也

以陰居陽不正九居柔子曰任之如初樂止得

重應以切九則則亦多故能損亦有喜使道有聖

人望之謂

楊廷秀曰物不得則柔之中有德謂之柔偏于剛

者愈之疾也偏于柔者愈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

偏于柔有之疾也于莊家固人之疾已以自柔而

不致卿長可謂能損其疾而應之說於此則說

如克之說以自答而卦使陽人可謂其損其柔

而宜德然曰亦可喜者一為言六之祥也九柔

上也有疾而損之六矣

如元陽氏曰陰陽六平為六四陰之陰居也非損

則益柔時矣下是初則則損其疾益六則柔暗寒

過問過學以破其愚唯柔中始也限道迅以承其

汗後有喜也豈有學致大損非喜也損其疾惟懷

期瘳苦口為利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

自上祐也

故以柔居尊而為損道江海處下而谷歸之復尊

以損則或益之矣明靈也柔者大德之陽也陰非

先唱柔非自任尊以自居損以外之故入用其力

中竭其功智者應能明者慮策弗能違也則象才

之用必矣履而得十朋之龜足以及夫人之財也

本義柔順處中以香尊位受天下之益者也天下

皆益之不知受自何人故曰或益者自上祐予

蘇子瞻曰六五者受益之主亦非受益之地也以

受益之主而不啻受益之地不亦益者也不下益

而物自益之故曰或益者不知所以從本之祥

也即米谷曰凡口或益曰有他言曰有順自天曰

自天祐皆謂不則下得之也

范忠宣曰明龜效靈無職終奉祠之禮多士之助

近臣元尸素之託明龜就兆庶皆效應元祥三代

之可不勞而

實神曰人之益也

意者自上祐子思若

而默受者大化鬼神

唐韓愈曰六五本

微帶受成則明之

十明之是也者豈

何玄子曰有乎元

上九現本八則可

揚止卷曰古者五

明渡人同之言十

尤言之或曰一

上九弗損益之元

弗損益之大得志

謝康曰九二上九

之可損無不足之

損益者早居順而

虛心而事業更光

吾我隆於斯無損

朱子曰得臣有家

大焉曰得臣得天

斯為君子之大得

在上有不復其下

象元有內小也故

服元家謂元有遠

在于坤曰上九乃

行謂此也陽剛在

其益故曰弗損益

損以益人則益無

吉利有故性卦辭

雖于正而雖于信

雖于孚而雖于正

師元陽氏曰上九

思益下也蓋七損

之生與天下阜之

果曰其大有天祐

胡雲華曰代里女之反變而損則不之損男力之

不交變而益則之聖人卜否泰言損益上損益言

益虛上下往來之間每致意焉易道及在是矣

李彭山口損益二卦皆主修德言非損民益民之

謂也因其益虛之勢而進退之皆損則以益乘香

也損益皆言損之：道但就學者入德言則其功

在損故謂之損就學者就德言則其功在益故謂

之益

接損解其同初九已事適往既云人臣損已奉上

固不可廢事而往又不可事已而不往惟竟事速

性才敢要安乃獲元咎傳云所益于上者事已則

速去之不若其功乃元咎也本義則云報所為之

事而速往以益之弗損益之既六九二不損已而

務益傳本義則云不損其利貞乃所以益上也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疏益者增足之名損上益下故謂之益下已有矣

而上更益之明聖人利物之無已也損卦則損下

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皆名皆就下而下按上者

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益既上

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無違何性不利故曰

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曰利涉大川

符曰孔子說卦曰益裕而不疑此言中多有而外

元况如室盛含箱而門盛羅雀者也天下之事業

非聖賢之所能期時不可設也不得設

彖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其道大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未道乃行益動而與

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元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爾康曰損上益下上失少一畫陽下震多一畫陽

自其卦象見之上少一陽為損上下多一陽為益



下也蓋下莫如悅民民說元德即其為益而就事  
言之純之損二益用亨之象耳中正指二五相應  
言義之為義雖在四初而主卦言然矣以九五陽  
中正剛為益氏之主二則水五之益以益民者也  
二五相應同卦共功志斯大將故曰中正有慶蘇  
子瞻云涉川者用木之道也震與皆為木需屬而  
風行故利涉大川直動而與合二休言下有動求  
上能與接則上之益下者未有窮也故曰日進元  
德上布施下發生合同而化初元不被凡人為益  
下之道因大之時相地之利隨時隨地施矣元亨  
故曰其益元方震與于時為春養正當大地施生  
雷而益物之時聖人休此凡所以為益之道有慶  
賞而元利成故曰與時偕行  
又曰損下益上損下以益高明損人欲以益天  
理皆可言而獨于君民之事不可言止言財財同  
尤陋其曰其道上行何義微而意遠也若損上益  
下則于君民則切故即以民說元德矣之然自上  
下下其道大元則義又推廣矣益之為道培植根

基潛心下學克去首高增長道業皆是  
又曰木道二字足彰因取材法濟川必以木濟雖  
必以材卦其大材則許大經綸皆從此出故曰木  
道乃行雲峯曰中正與二五言木道蓋震言震  
陽木與陰木  
人曰木道說自以為才界是矣因元其字而書視  
曰明作哲岐黃家木為肝胆之分肝主謀慮胆主  
勇果肝震之為形與之屬也木道是才明勇果之  
林然濟艱難之具也  
胡雲峯曰凡卦以內為主凡物以下為本損下為  
之損益下謂之益而上之損益不與焉其本也  
他卦言利性者不言利涉益無之義益以興利也  
楊洪圖曰乾坤一索而震與施生之始從此施不  
窮而生不窮也造物之大益也  
胡雙湖曰利有攸性以二五之中正有慶也利涉  
大川以震與之木道乃行也  
孫開斯曰損益所由名者何損曰其道上行益曰  
自上下下其道大元此損益之別也夫山澤有形

在下者也而木嘗不細極而行上上行則造化之精英上歸而下化故曰損風雷無形在上者也而木嘗不乾它而下下下下則造化之積靈上而而下益故曰益是皆以全卦之德分而益而非說損此之有添益損之不足以上下之德分而益也

益說文云說也以木皿皿益之意也按三之為水即坎卦形如三于皿上為益所謂會意也為卦震下巽上震卦木坤巽卦木乾合而而觀是損上卦

初重之陽益下卦初重之陰故名為益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界名皆既下而不據上者而有所謂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鄭泰曰曰凡物益之以有形者有損益之以元形者元者大風雷木起發然已升即益之義不通一多派長空而萬物生機然其故皆謂為則聖人莫能其所勝此亦莫測其所往際故曰天施地生其益先方人知而露為施生而不知風雷為施生也黃氏曰震巽開陽之初氣也初氣長物為莫大焉

本義乾下施坤上生得其吉矣

或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朱子曰看木只是木字與卦說象木有功中字說象木身處以此見得只是木字象見一朋更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為卦之金也乾之金五行之金也其為木是卦中風象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疏孟喜云必須雷動于前風動于後然後萬物皆益如二月被震之後風以長物八月被風之後風以收物風之為益其在雷後故曰風雷益也遷猶遷徙象尚改謂改更遷止故君子之求益也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六子之中惟有風物何風雷風者何要云取其最長可久之義也

本義益之義言交相助益元大益以遷是兩則字取風雷迅快之義洪覺山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元所疑二可謂人言矣何以能即遷即改也易莫

仲子幾初之不審公過而後反乃曰其反亦少矣  
震與一陽一陰之始生機之謂也見善見惡見之  
發矣又曰損休虛應金空慈以致虛而柔之山  
實其虛也虛休實應否改過以休實山象之雷風  
居其育也  
起問曰六子皆有幾子物必曰風雷有水火山澤  
惟能結聚出物散之物之然後能增長故歸之以  
雷也  
編雲松曰損益二卦以下為本而上之損益皆  
不與焉草木之根牆壁之基人之氣血皆然凡損  
損益益虛有以言也山下有澤損二非不實也  
上實而下虛故其卦為損風雷益風非不散也外  
散而內益故其卦為益皆主下卦之吉也山吸澤  
之氣亦損下也風動雷之威亦益下也見損益之  
卦而聖人之行事見矣  
孫開斯曰雷在地將上而見風在天將下而施是  
有增長故益山為在上澤形愈墜澤深在下山勢  
愈孤故曰損非如世說損益之一步益震之一陰

也震震各目為非何也相取元長微此  
天下之有幾者莫過遷善改過風雷改過宇宙改  
之人心一新而日皆別故遷改者起元而生之神  
制起凡入聖之捷法也  
初九利川為大作元吉元吉元吉元吉元吉元吉  
下不存  
此要言之初存物之始休大則為以茲其事之而  
平莫以斯大作必獲大功大者下非存之地在  
其非任重之安大作非小功所勝故元吉元吉元  
吉也  
本義下本不當任事事故不如是下是以塞事也  
下不存事故利川為大作也  
朱子曰利川大作一之象只曰下不存事也自此  
損之則凡居下不當任事知子之於父臣之於君  
僚佐之官長皆不可以喻分越職然可為不謂是  
吉言方能元道所以有元吉元吉之戒  
蘇爾瞻曰下是始進之象不存事謂其不進使中  
事故元吉自慎若云分不當任事何以為

之利用

湯奇之云蓋爻用事常用山事用過同皆大作之

事故曰益以興利

黃瑞伯曰初為成卦之主而際風雷交助之時且

震位東方其象為木與市之候或器之什也故利

川為大作諸卦下爻當以不有孚事為缺故象情

為初九快之

又曰震巽陰陽之初氣也初氣長物益莫大焉本

義乾下施坤上生得其吉矣

劉江餘曰陽在初爻類多勿用之義獨當民說道

光之時乃利用為大作蓋所民心可以濟大市也

然利大作者際益之時不事市而下之止故曰

元吉善之也又曰元善者本善也尚合有謂益

在

前案曰初震為利動之主初居下勢弱力單本非

事事所宜利者陽位為上所任委重責非故能大

有所為又且具休巽妻說無有恃才先取之士故

聖人探其本分與志而標之象而以自負也元吉

元善俱善訓有元吉而有咎元善而不吉者此則

無之非得元吉乃元善也

金汝白曰損卦不損二與初而必損三益卦不益

三而必益初者損從其益益培其本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

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虛中濟正益目上未有德瓦堪元心祇受故

曰或王用亨于帝受此大益不敢自承川北以亨

于帝乃吉王用亨于帝者言永貞虛中之心必如

人君之對越在天小心翼也此一句又永貞

象乃占中之象也

胡雲峯曰損五上卦之中當下益上之時而受

之益二下卦之中當上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

五元吉二必永貞而後吉信有則象之殊分有召

臣之別也二益可用亨損之時川也王用亨于帝

益之時川也故曰損益貞吉此時皆行

余銘吉曰益之二即損之五損五受上之益故元

屬下益二受上之益故元屬上但損益以二為核

昔聖智之新出蓋屯以五為背持首之明之所現  
損屯藏靜于山下得氣之貞以起元故二言貞  
而五言元蓋屯發于雷外得氣之元以爲貞  
故五言元而二言貞  
朱漢上曰或益之者益之不一天下之吉皆歸之  
也不受上益也  
章曰六二柔順中正當益之時能處中以受上之  
益者也人能受益孰不思以善而益之哉故或益  
之十朋之屯中允建以庶明之此元所不受故也  
但爻位皆陰必當永貞正則吉耳是道之工用之  
以享于上帝而大元常亨惟德是祐則大亦益之  
以迪吉矣  
損六五益之上九之則益之也蓋六二或益之初  
九之則益之也然非出于心應故言或  
六三益之用山即元休有亨中行也公川垂象曰益  
用山事固有之也  
尔康曰當益之時雖以陰不中止之爻亦當得益  
故益不言普串而言山事如投之銀雖異之盤錯

微或而震動之謂也動息曰所以增益故山書  
亦稱之益元答言可同是而進吉稱道也下二句  
正言其所以元休有亨者緣處此心誠于休因而  
不欺中行者雖正奉公合于中道而不悖即此使  
是上格于嘉告公川同土非是以行有亨中行陳  
十邑前只是入其道而已以對吾君有望之心使  
猶告公而川土以通信者然  
尔康曰益卦初九陽陽以大作六二純陰中正傷  
以益屯於二處不純不中之爻故以山事爲之凡  
之乾九三之吉朝乾夕惕也蓋三多山而益下之  
三九凶則災荒之患即爲其山三有傷而重乾之  
三九陽剛乾惕之此即爲其傷之度如此方外  
德精合  
又曰凡人世定下能元休即山止定自有益即凡  
見爲益方得益之用此之則有損平勢言也元安  
曰可貞元休固有之也故總言也  
章本清曰二之吉自外來三川山事爲固有公見  
之可以識受之道也

方其故曰三則亦不中五非其當也下之  
時張當得而告下之上乃色也故不有焉  
之故而為山事之益則告終時則降人王  
以是知之然則以用之衡應增其下不能則  
可以改而為元器此損之而為己大德之丁  
宗帝雖命而君之丁臣當皆思其德保其  
而唯折者非益大三則知君之山事將以益  
也因利而害故悔而折曰一心外而求合中  
道則有以則君應知之意此告公而用之以通  
然山事轉而告矣尚何答之不終免乎  
上以山事則三為益非謂三則山事而元各  
為益也  
易述曰卦損下益上是吉有益則山事當益之元  
少也亦顯其位何如二居中正之位以獲顯為  
益三居多六之位以應變為益  
胡潛齋曰用此珍主以敬并以山荒杜其外作  
鎮重鄭玄云王使人微諸侯要之元則授之以位  
致上命焉

至我周禮既如此先儒又曰平素川庫與作同  
山荒之事或當舍或故者後代多待即三仁時則  
用上儒者作執以通信解于易下以  
林樂六曰山事有二有北居之政有元素之化有  
中興之事於山今且之時山上在下其山荒  
北居之政下  
四中行告公從也川為依違國家曰告公從以益  
志也  
疏六四居益之時處巽之始休柔當位在上應下  
卑不當下高不處九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故曰  
中行也以山中之德有節以告于公三從之  
故曰告公從也川此道以依人而進國有人元不  
動故曰利川為依違國也迂則一之大事明以中  
行雖有大事而無不利  
本義三四皆不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  
下為心而合于中行則告公而從矣傳曰國之  
東遷晉鄭為依違古者迂國以益下之有所依然  
度能立此又人能為迂國之吉占也

張中溪曰：蓋志為蓋民之志也。夫蓋國者不以利已，惟欲蓋民此所。以告公上而見從也。則蓋民三

篇可見古人蓋民之實矣。命王書曰：二事而後告。事山而大，君亦已。四告而後遷，事大而去，君速也。

帝曰：四本亦為五之陽，則是依然後能自樹立。

以蓋乎民，其主命全故。象告公曰：五為亦相此故。

象依象曰：告公從以蓋志也。志在順民心之所欲。

而遷，則乃其卑之不獲已者，是以告之則順。亦因

其志而蓋之耳。古人遷國本以蓋下，如大王遷岐

曰：不以養人者，害人也。蓋虞遷亳曰：視民利用，過國

故。此又曰：告公從利，則為依遷國合而視之，遷國

蓋下之說愈有味。

似言曰：依以理言，非以人言。乃人依此非依人。

只是志在蓋民，即為民之所依。非則之與，是音即

為依之依本義，只解字義非也。解也。東周來世之

事乃依乎人，若蓋民遷毫，大王豈即則為民所依

矣。

爾康曰：六四陰柔得正，有蓋下之志。三四皆中敵

有中行象，告公從所謂君從卿士從，無人從上，下

交孚隨其大君之事，何不可為？然以遷國當有蓋

下之事，其大遷國易存，象為君有則象以象應，其

故以遷國言之，則象上世象遂至之，不特遷豈遷

陽，惟在安民下計，故徙文周習見其卑故以遷國

為蓋民之大著。凡此又若後世全人便不如此，取

象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

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註：得位履尊，為益之主者也。為益之大莫大于信

為惠之大莫于心。大國民所利而利之惠而不吝

惠心者也。信以惠心，盡物之類，固不待問以誠惠

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

蘇子溪曰：天之施不問其施地之生不問其生，充

舜之世問之在朝，：不知問之在野，：不知

故曰：勿問之矣。大德不德而民惠我德，此所以大

德志也。

張中溪曰上之乎下以心為惠下之乎上以德為惠

龔汝璘曰損者不得已而為之此貴乎也益而亦曰乎者何也益非乎則後仁義也故有乎惠心無心之心也有乎惠德無德之德也

鄭瑄如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益下有也損六五受益而獲元吉益九五但知民之當益而已勿問元吉矣此惠心之出于有乎者也然上雖不問元吉勿望德于民而民固德其惠矣

其德其惠也亦出于有乎也故曰王道本乎誠意蔡節齋曰上有以多而順下之心即洪範所謂皇建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下亦以有乎而順上

之德即洪範所謂錫汝保極者是也

爾康曰中實為乎施于下為惠根諸心曰德上之益下只要一設其真心賜便有元吉惠澤惟于惠真心不問臣之施惠何事不問民之受惠何許是正所謂不費之惠大地施生不害美利元強之慶也益之分量至此暢滿無憾曰大得志

爾康曰損益二卦志字凡六凡損之初曰尚合志二曰中以為志上曰大得志益之六四曰以益志九五曰大得志蓋無損無益各得其平者自然之道也有損有益各隨其時者偕行之時也有除安當裁如何而裁者不足廢當補如何而充滿有凡許造抑工大凡計鼓舞意氣非君子之心為之不

皆曰志

可古語有之曰為道欲日損為學欲日益法之一字蓋非優游涵養聽其自致者不可同日語也故

章曰益與損相反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是以文辭亦同一則元吉謂以柔居剛一則永貞吉謂以柔居柔故不同也

上凡與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山象曰與益之悔辟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爾康曰益卦不比損卦損卦損則益柔有時非恒嘗之道也益而不已則日進元強其益元方所以立心當恒若其益之則或擊之外之或益或擊皆其心之元恒為之也不恒則不能益而不已則凶



矣

爾康曰莫即文莫猶人之莫不定之辭也蓋而曰  
莫擊而曰或外是傷否之無常皆以我立心之無  
主故勿恒山偏辭既言卑辭尚說莫蓋一變而太  
足信還是傷否之立為確耳  
蓋上文家以莫極雷既擊室風而地奉故有無產  
或擊之象

損之為卦以明相和為吉故九二六三六五上九  
利而初九六四否蓋卦以陰陽專為善故初九六

二六四九五利而六三上九否

節元錫氏曰物極必反損上益為未損之益自損  
而之益也蓋上極為莫蓋之擊自益而之損也人

已損益之介莫遠哉

象偏辭蓋五作偏是本從之按步繁傷言至是言

無相益者耳又心皆疾用匪之辭也朱氏曰莫蓋

之者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徒見玉錫本耳

胡氏湖曰益之上九即恒之九三不安于恒是躁

而損于震上以永益者也故其辭同三上皆莫

體說卦謂其為不永為進退為躁非其立心之恒  
之驗歟

節由山曰下子要曰五以中正人皆坤之上九求  
之近求莫附雖有其應豈付之於不能修德正心  
勿恒多求于人：所益也蓋言及同故曰外來而  
擊之者

爾康曰天道人事物理義理有渾成之道人有損  
益之理三陽之就渾成也損乾之三爻以成艮

損坤之三爻以成兌是損益也如元損益是人作

無端緣天道無物宜物理無增減義理無隆殺故

渾成之道不可無而損益之理尤不可少損益二

法皆渾成而生也兩所以致一也蓋一則一則兩也

以兩而交之則一失不致一無以合道不取而無

以致一此三聖損益之義情也

爾康又曰予讀易舉損益情然不解一日留都別

陽孝子病卧天界僧舍行誦告千遍而問曰損益

二卦或損下益上或損上益下不知以與濟何故

而損雷山何故而益損澤山何成是損益之

益雷何處見益諸詳數而後散也為多子曰唯損  
益難言矣蓋數之不能終其物諸陳其辭大損益  
益表之始也損則益交而成泰益極則損不交  
成否損益乃泰否所自來也泰通益川我法損曰  
益之終所以防否：通泰川增法益曰德之極所  
以致泰損益又泰否所由轉也子曰然矣此非實  
之法非所急也曰震春巽夏兌秋艮冬坎冬為陰  
為陽為損泰夏為陽為長為益風雷氣也山澤形  
也有形必歛山岳有時而傾河海有時而竭故主  
損風雷鼓動惟有生長何曾虧損故主益損下益  
上為損澤滿山而山空澤皆損也然需冷時多聚  
山時少故山今皆主損而冷尤主損：上益下為  
益雷振風而風助雷皆益也然雷有時收風無  
時不散故風雷皆益而風尤主益子曰此象也  
非義也故再請曰損有餘補不足各視其所以益  
虛益上休自上而下則曰任上之下有為益初以  
陽居陽為益損下休自下而上則曰三在下之上者  
為益上以陰居陰為益損三益上：艮陽損四益

初：震陽：有陰為損陰變陽皆益損安皆於兌  
與也蓋虛皆陽長震也陽就而陰之也春生夏長  
一任於散造化分于不絕惟涼風蕭瑟水涸寒  
片欲凍則乃可以為來春發生之川非損不為益  
也震二月庚辰四月以生以庚即庚辰秋冬歲全由  
一點元氣運送或熟結果是損乃為益損元時而  
非益也蓋則損虛則益是損益之時也損極必益  
益極必損是損益之行也益增其下實損損其上  
乃是損益之地也損不常損故曰有時益則不損  
故曰元運復無言益：不言損是損益之時也不  
消不長即消是長損非真損益乃真益是損益之  
一也損下益上者上亦損：上益下者上并益是  
損益之反也潘聖松曰草木之根蟄於地冬人之  
氣血皆然凡稱損益者虛皆以下言也山下有澤  
上非不實也上實而下虛故為損以當益以非不  
散也外散而內益故為益又曰山吸澤之氣亦損  
下也風動雷之威亦益下也子曰然矣大矣意以  
情矣請書其說登之十篇

又曰荆陽曰子說云何予曰易道甚廣易其成不可冒也亦不可禦也損益之度大直而曲陰陽人事良多蓋家學則有當於先古之所不誦而龍陽者以世說易者以子白損益其理以就其理損益而就中損益未而就本質已言於山口問人事以就其理損益二卦上言終始非損益之謂也以此推之此易者方有言於損益以就其理損益之於易也此心之德已損益之象也損下之三益上之上損上之四益下之初而最尚者以自小過未從泰未為言蘇子瞻曰死者氣也安坤之施為元則損下益者坤也安乾之施為元則益上損下斯曰若說損上卦益下卦則下卦益上卦即不知風何故損雷何故益澤何故損山何故益以蘇係二說為東方不寧聖人陽曰若以此損益之本象之大雅之章也故以是為元為像抄曰易家損三以益上者也而主受其益故曰自上祐益損四以益初者也而主受其益故曰自外來孔子詩易主損益喟然而歎予是避席而

問答曰大白損者蓋自益者然亦足以損也又准而予引孔子詩易主損益喟然而歎曰或欲利之近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遠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不察黃燭曰曰諸事以就則坤亦為未也亦損益而變化行或損益而為時也且諸事損益二卦能知未未明乎大化益虛之教也按此辭其曰未通乃行既云未未非以謂大川為常而不滿之傳云益損作未或以為上其下震故云未道非也朱子曰有未只是未字六三一文既云以陰居陽不能謙退是求益者也故曰益之用此以救柔危則物之所恃所以用六三而得免咎程傳則直指利也即守而吉謂其為元也本義則警戒震動所以繼之也告公曰上乾三用此有象中行之德乾士以告子公之志任之以其長色之事且謂上之事大公之中使故公止故山也傳本義則皆云用誠信以通達于上固有之也既云施之山事本義則云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偏

辭也。此有求而無不應是偏而一傳云偏也。  
之辭本義云從其求盛之偏辭而官也。

大

大

大揚于王庭。牛既有所告。自是不利。非我利。有攸往。  
既此陰消陽息之卦也。陽長在五。陽其決一陰。  
故名為大也。揚于王庭者。明乎大新之法。大以剛  
決柔。純之于人。則是君子決小人也。王庭是百官  
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以斷然發揚決斷  
之節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也。既。今也。  
行決之法。先須觀今。大以剛決柔。則是用明德之  
法而宣其觀。今如此。即柔邪者。足以剛制。斯行令  
於邑可也。若用剛。即我尚力取勝。為物所疾。以此  
用師。其有不利。雖不利。即我然。則德不長。則柔邪  
不消。故陽爻宜有所往。其道乃成。  
傳利有攸往。陽雖盛。本恒于上。陰雖微。猶有本。本  
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本至也。故且進而  
往也。不尚剛。而用通。通乃功。片之存也。  
徐進。畜口。暢剛之長。當終于六。德不可有。本之  
陰也。除患。除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母。孤謂  
無能為。不冬去之。而存其孽也。唐五王不冬去一武。

三思而慮生之所不致踵而君子之為然也  
人子夫設戒之意甚深  
胡雲華曰夫以五陽去一陰亦步之而承焉  
惟微戒之訓不一蓋七陽上五使小人之  
以至誠呼號其象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  
乘而違安肆也有是道焉不可以君子之德而事  
或戒之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微性聖人  
為君子謀至矣  
李隆山口乎既有屬有之為言不其然之辭也五  
陽相得而不忘于既全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  
之勢無一缺之虞矣  
五建安曰不利即戒與莫夜有戒相應莫夜有言  
言小人當同隙與兵寇君子不利即戒言君子  
當專尚威德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勝小人固自  
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  
於天下之事亦此聖人之所以戒也  
鄭振如曰廣庭之去曰山也去之而木常怒也  
在下使不動于我何怒之何此之謂知即不即

不杜頑是也  
商康曰告自己以自治言大抵治小人先須自治  
必令戒之所當檢制周當無一毫差錯一步疎虞  
以較之隙而則其口然後可以決去小人名止言  
四方無患言右霍亮不脫金日磾亮自受勇之言  
是效此章有鮮光自利貴之語此不告自己之各  
之微八端此甚多李伯紀之不致不齊愈張魏公  
之微曲端自家原有未足要得小人無言  
朱曰夫決也則決矣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上上處  
朱五則也乎既有屬其危乃光也告自己不利即戒  
所尚乃窮也利有微性則長乃終也  
註健而說則決而和矣則德齊長一來為是象所  
同謀而無忌者也故可揚于王庭則正明信以實  
其全則柔即有危故曰其危乃光也以剛斷制告  
令可也告自己則行令于己也則則其式尚力取  
勝也尚力取勝物所同病也則德愈長柔即愈消  
故利有微性道乃成也  
朱子曰象公利有微性則長乃終今人以為陽不

能無陰中司不能無柔伏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不盡去今觀劉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邪但所以決之者自有其意耳  
張中溪曰夫言利有故性蓋欲其為然利言不利有故性蓋不欲其為然此亦言陽陰之微意也  
李際山曰彖既有屬有之為言不必然之辭也五陽相和而不燕于點金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無一跌之虞矣  
項平菴曰劉長乃終與終有山相應劉長本終陰猶在上劉長既終則陰有山矣終者上文也陽長為援故曰利有故性劉長乃終也此又與援之劉長相應也  
唐叔卷曰以故性為利者以性則劉長乃終而後有終也不得不夫天不敢輕決七情則之自長而為故性之利則知決之直矣  
高中憲曰揚于王庭明白正大而不事陰謀也乎就有屬或供饒素而不忽細微也但告勅于同類

不尚勝于己此所謂健而說決而利利有故性矣何也卦惟一柔而柔上五剛之上勢尚可危乃之號之則彼計無可伏而危乃危自危言或不與即式則彼陰所可從而往決步久  
或曰人之精神從戰兢中出則違害而不可違故曰其危乃危  
何玄子曰揚于王庭者言一柔柔五剛之上去之時一陰雖微而妄說極為能說于五陽有柔凌之象小人之貴君子不必畏其柔也堅竹解言情學澤順能以似是而非之迹使人皆悅而密之以變易其心樹其德陵之勢乃有甚于在位者又此近九五之剛此右側之惡人也彼其尾雖然而心甚長能無懼乎  
沈伯含曰揚于王庭先正但作明正其罪則是顯此之故矣且所謂不利即我正不與之爭力也  
臨二又告何為者耶  
易簡錄曰劉長乃終以劉決柔之分量如是為盡如是為止故曰乃終非是定則六爻皆剛然決為

長為然事彭山口君子道長至十終也已易言之矣  
鄭玄如曰以決訓夫內含二義有決去之大有果  
決之決：去之才如決水無水決之決上通下天  
必清而決于下亦卦所取義之一端也陽已盛矣  
陰已微矣君子至此皆以爲不足介意有優柔而  
未肯決者如五王之士武三思曰大事定故抱  
上而身此不患決之禍也故須果決聖人十三五  
之皆曰夫：上夫果決之於下決夫去之夫  
吳叔美曰夫決也夫字義要看得分明高流行高  
新為彼為分別決夫者非無決而去之：義卦以  
五陽在下已足全盛只有一柔在上陽性上行陰  
道下行這五陽却被一柔在前阻礙了上進之路  
這一柔然是利害勿謂其在上是分進之候也以  
其地則居高而了上未之勢以其氣則亢肅全是  
消陽之氣若要去也如何去得所以要決：者以  
陽剛之道去間通了陰氣使其不成阻礙之害故  
謂之剛決柔上未本是澤間通了澤通之使行使

自然流通其利達叶做因勢利導之法真是不知  
不覺有潛移默化妙用君子處小人只有此一法  
不若味夫字真是徹底決通不言去自就去而又  
無微不盡之患者也健而決悅而和決是決小  
人之道初尚乃當言一而尚其利也夫治他果當  
之道也得陽剛雖甚長此未終尚有一陰更當去  
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元害之者矣乃為長之終  
也  
項禮氏曰君子之去小人而能勝小人者古唯王  
沂公：之說言乞恩而留身進說則非道也皆題  
山陵以所達丁雷則非法也然天下不惜崖州之  
非罪而快大奸之距脫信乎去小人之有其術矣  
夫去小人而必以其罪：之又必以君子之道治  
之則小人終不可得治而君子當剛授之柄無過  
清流禍延宗稷非不幸也雖然夫沂公所以善藏  
其用而莫聞其除者豈旦夕之故哉擇之謀必當  
大寇未遠竄之日居停唧噥之際彼也日攝此也  
口喋強避其鋒如示以弱而義世神奸入其彀

中而不危矣驚之特聲也。伏龍之將龍也先潛  
蓋其机也亦易道也。君子不卒而遭強射其後勿  
以粗心慮之蓋氣臨之則無几乎。所公龍制丁  
謂千危疑之介而不能平呂夷甫千晏安之時名  
位相傾賢智不免象于功成身退之道有未善矣  
樹以待小人進以全君子固不可謂一者以此項  
平仲所言王沂公待下謂一部君子第以小人一  
奇法也似于子號相佐然所謂宅家遠寇之日居  
得咄感之除詭避其鋒始亦以第一段作何何嘗

不字且屬哉

象曰泰上于天大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石守道氏曰以德惠自居不能受物君子所忌也

也

胡雲曰居德則忌程傳則約也忌防也以爲防三  
防集則与濟大之意相妨王弼作明忌非也諸家  
以爲居其德而不決則忌則人家則元反辭本義  
缺之爲是

張而軒曰居德則忌言不居其德也積而不流之

謂若泰即需曰居德而不施則與象反矣故忌蓋  
祖南軒之說注疏以則字作明字非

歐陽公易童子曰問小人豈則也之意則泰之施  
保則泰之意若德則即此之意蓋君子在上小人  
在下施祿及之皆小人之思未其而才凡可用故  
而施之亦以問自新之路也若應曰自野而居人  
於不肖暮乞覓既心爲已甚之私而忌言至矣自  
來歐陽之說好補文象所未盡之意  
常見口雲上于天項侍然後成而爲需澤上于天

決注便即成而爲大君子以施祿及下如澤之必

下于天居德則忌如天之不吝乎澤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衆象曰不勝而往往也

註不勝之理在往前也

胡雲峯曰大五陽由四陽之壯而大故初九三九  
存壯之名而初象又與壯同壯之初九壯于趾他  
山有學大之初而壯于前趾往不勝且矣大五陽  
一陰君子豈不足以勝小人然居下而早用其壯  
則目有不勝之理不可不戒勝在往前可必其往



性而一勝故其性

楊誠齋曰勝在性先者勝性在勝先者負況不勝  
在性先者乎故周公言性不勝而伸也斯之曰不  
勝而性勝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東曰勿恤中道也

九二憂中矣所謂中道者自是言之也書之曰不  
戰惕外戚也號自是言之也如北則雖莫夜有戒亦  
可勿恤矣

胡雲峯曰惕號半號皆取號呼之義象公與劉文

吉則實故半號此指九二一爻言二柔故惕號

且建安曰不利即我與莫夜有戒相應莫夜有戒

言小人常伺隙與兵寇君子不利即我言君子不

當尚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勝小人固自有

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如于小人而能

以敵天下之事亦此聖人之所以深戒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吝有愷先

啓象曰君子夫夫終元咎也

步登曰九三壯之九三也有不中之失人得

正之美故二卦皆無君子小人言也又於此出君

子二字以別上爻可見九三陽居上爻安不守中

有壯于頄之象壯頄非大也九三君子則斷在

心決之下故能去之者雖獨行也勿需有愷而

終以此道去小人何害二有非弱此解惟是

而自五之剛已而唱下苦需則此非余陽和之雨

乃沾濡之雨也力與小人爭本元有澤大故需而

力既不勝心豈快哉故有愷然其一片正誠則賜

嫉惡即使不勝有何可吝故象特提君子夫夫以

釋之九三陽爻陽位才性過剛故重言夫夫若作

奮解以九三爻五陽之中與上六應獨處六四處

五陰之中與初九應則其獨行也為愉情降心之

舉有被受汚辱之事有愷也有象止不與之嫌豈

九三則強矯任之本色哉

馮象曰或疑或之象非肢晦晦冬當在純今初

為趾而四為臂何也曰是與或與合六爻凡象

獨利長之頄也夫分二休為象從人豈尚之類也

故三在下卦上為順四在上卦下為順之不相  
索也

九三舊文本義自順不知程子何故說步之有未  
不必易

九四賢元甫其行坎且幸不悔下問言不信象曰其  
行未信不信也問言不信聽不明也

註曰羊舌氏張難移之物謂五也

張子云象十陽而九之象幸下言不悅悅之謂也

當其前而無之乎則羊與人抗唯難之謂幸制

其後為欲速則繩約在手欲止則鞭策在手陽順

之而陰實制之不激不隨此幸之術止駕取小人

之法也

胡雲舉曰幸羊者諸家以為奔速象陽不進也

獨謂牽羊者讓而先之九五陽居陽人召位任陽

之先可也九四以陽居陰而在陽之先宜乎有元

其後且之悔唯如牽羊然不為象陽進進而安出

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又曰問言不信者蓋如牽

羊則悔亡而九則亡元下人之意則幸下之言當

信而四亦必無元已之功

別傳曰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未而固

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性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

又不能不為公議所惑故行止而失其權之聖人

示以牽羊之法也欲其既象君子之方以決小人

也不至貽事後之悔問言不信言九四之言不信

十人也

姜是古曰九三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段之嫌

九四問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大也何也九三以

陽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也

張氏曰賢無所其行坎且二象一意只是欲進而

不能進意也右以牽羊之法行之其悔可亡則公

代為之計如此又策其不亡信以至子悔者蓋深

激其信吾言以濟事也或曰牽羊只是牽引則進

非九人後已之說

黃氏曰問言聽已而終于不信則已也亦明耳古

德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安聞耳始得知

牽羊之說按本義謂讓使羊前而隨其後則羊乃

榮君子之來古也。天下之衆言之則非是。是九曰  
羊性善。禍不至。義而不已。聖人教以自守。其羊柳  
其性則可以海。七矣。是亦壯順有以之意。

尔來曰。始之九三。近受陽。上初六。故象臂。上上休之  
之上六。二九。四近受陽。上上六。故象臂。上上休之

下用之上。上上。且日。傷。故。即其所。而象臂。

九五。見陰。六。中行。九。象。象。曰。中行。九。象。中。六。九。也。

故。見。陰。六。之。象。象。者。也。決。之。至。易。故。曰。六。也。六  
之。為。我。以。出。六。象。以。君子。除。小人。者。也。而。五。象。事

位。最。比。小。人。躬。自。決。者。也。以。至。尊。而。故。主。戰。雖。其  
先。勝。未。足。多。也。象。中。而。行。足。以。先。勝。而。已。未。足。先  
也。

朱子曰。中行。元。象。言。人。能。到。決。日。勝。其。私。合。于。中  
行。則。元。象。但。能。稱。道。而已。未。足。先。至。至。遠。是。說。那  
微。茫。間。有。些。個。意思。新。本。得。釋。八。新。謂。此。注。想。苟  
子。謂。喻。則。自。行。使。是。是。意。思。昭。常。不。自。便。是。將。那  
最。去。文。雖。元。此。意。孔。子。作。象。所。持。以。釋。之。辭。之。不  
之。如。是。我。教。也。敬。慎。不。收。之。類。甚。也。

張子曰。口。人。已。去。小。人。與。人。臣。其。人。臣。故。去。昌。則

之。好。惟。有。所。制。天。竟。有。所。顧。忌。故。必。健。而。說。決。而

和。為。中。人。名。惟。誅。偏。制。此。念。猶。有。私。故。上。六。小。人

即。能。其。隙。而。中。之。故。以。六。上。六。已。中。行。使。可。元。象

口。用。原。曰。此。之。有。先。為。先。之。上。與。他。卦。則。中。正。不。同

故。有。此。故。中。以。九。五。上。六。上。六。不。索。相。善。背。而

相。除。各。水。不。謂。公。志。未。中。私。好。存。存。一。大。是。而

朱子曰。注。之。說。又。使。其。意。而。指。言。之

尔來曰。象。象。曰。三。上。上。應。王。健。也。故。得。以。人。有

所。欲。則。離。道。夫。事。雖。正。而。意。有。所。繫。故。于。中。道。未

得。為。先。大。也。未。義。于。後。大。象。及。此。獨。曰。使。得。勝。矣

蓋。其。于。後。也。病。後。世。風。俗。之。興。甚。切。于。決。也。誅。後

世。君。心。之。非。甚。嚴

楊止菴曰。自。古。若。子。于。小。人。何。公。義。不。得。不。去。而

中。不。能。不。保。私。情。故。掃。除。痛。絕。君子。僅。得。以。行。其

謀。而。借。端。暗。長。小。人。復。得。以。振。其。間。夫。未。終。而。始

已。萌。矣。故。憐。之。以。未。九。為。戒

方。蓋。被。曰。卦。之。取。象。直。以。五。年。下。之。四。陽。為。壯。至

五方成矣此聖人以此五他之不能也上所  
比惟五所應惟三則所就之人非五則三五之值  
重三之情親下得其重轉而依託此小人之常態  
也五夫中行三大獨行則此元就之小人果應  
借五之力量三聖是聚陽中人似不為所就小如  
聖人十五俱以中未充滿之善六夫小人之不易  
也結其通非中與和不可矣諸文非中二居而  
力微則中惟五有之和而惟五能之也夫元之代  
證微之論耳

子夏傳云見陸水根草莖而下柔上也為融鄭京  
王肅皆云見陸一名商陸皆以見陸為一董遇云  
見人見也陸商陸也以見陸為一案注直云草之  
柔晚者亦以為一曰子夏等也  
何玄子曰按說文章部實有見字為喜步註見胡  
見切則漢人已作草解矣吾從古  
湯宗之又以陸為商陸乃附見之物以喻凡五為  
上所憑藉所以處之未先其意甚巧不知易之流  
樊即梅花數火珠林枕是後法商陸附見刻畫匪

人蓋是後世邪術又王之時豈便有此人乎據以  
為斷耶

見陸見生于陰遊地皆見大川莫余故曰夫大  
水生五月故十端言本見生三月故十夫言見  
上六無號終有山象曰元就之山終不可長也

傳陽長時既陰消時盡此一陰或官陰之地是象  
已卜得時夫夫尾極之小人也其勢為困消盡故  
云元川既曉是終必有山也

章不消曰夫卦辭多號有屬之辭元就有山曹謂

卦又有二義乎若以元就自小人言殊元意味

何玄子曰或曰小人寧可去盡乎曰小人不使  
不盡于下不可使不盡于朝霞之之道非有他也

案則漸散十終則必置十利斯義也解卦終之

矣曰解卦曰射耳是也

正足安曰夫有決也以五陽而決上之一陰也故

六爻以上陰為主而下五陽則皆以上九義凡陽

之央明遠則不能相及唯此與應當之五此上者

也故曰見陸夫二三應上者也故曰君子六六

夫者言當決而不可決者果於決也。介三五  
而則之則亦欲其上以進則變立。否則變三故有  
臂元甫行以止之家至一夫上進則元甫及之理  
夫故但當就其為其夜有而亡切人龍素言也  
故有壯壯往不勝之說  
張惟貞曰言以公終而後進以不吉始而以吉終  
亦為君子中人六何六之有上之有山則以其終  
終不吉也  
或曰此其始不可與長則義謂君子不可以九就  
而忽之也。既不可二字微戒君子之意自明  
蘇紫溪曰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楊廷  
之義者也。尤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乎號  
之義者也。以手推席使北壯賴之。山左陳氏在國  
防其夜之戒非有為也。何進微卓紹之群而幸以  
醒禍昌遇信朱溫之援而竟以敗矣。皆即我而非  
自也。故其決之而不勝也。則禍集于君子決而  
勝也。則禍貽于國家  
按大解異同字疏有屬疏云。用明信之法而宜其

號令如是。即系非者危傳云。至誠以命。象使如尚  
有危道。本義云。盡誠以呼號。其象則公。然亦尚  
有危。屬不可安。律居德則志壯。不忌禁也。既云在  
身。而德復明。則其象令。轉云。古德謂安。其德則  
約也。志防已。謂約止。防果有。防果則。七清散已。王  
獨作明。是亦通。諸家以。為。告。訓。指。言。之。化。告。易。之  
告。素。皆。是。漢。人。說。言。者。指。告。其。德。而。不。決。則。志。本  
義。則。云。未。詳。九。二。惕。既。莫。夜。有。我。勿。恤。疏。云。雖。後  
有人。惕。慎。號。呼。語。之。云。莫。夜。必。有。我。幸。未。害。已。亦  
可不。惑。不。憂。傳。則。云。內。懷。號。惕。而。外。見。誠。號。雖。莫  
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本。義。亦。然。九。三。一。支。傳。則  
云。又。詳。義。端。當。云。壯。于。頌。有。山。独。行。遇。而。君。子。失  
失。若。濡。有。愠。先。咎。朱。子。曰。九。三。舊。文。本。義。目。順。看  
未。不。必。易。壯。于。頌。註。云。頌。而。頌。也。謂。上。六。也。疏。云  
九。三。處。失。之。時。独。上。六。助。于。小。人。是。以。山。也。傳。云  
上有。君。而。目。任。其。刻。決。壯。于。頌。者。也。本。義。則。云。劉  
杜。見。于。面。目。独。行。遇。而。若。濡。有。愠。元。咎。疏。云。若。不  
能。失。新。殊。于。衆。陽。處。于。小。人。則。受。濡。濕。其。濕。衣。自

為怨恨无咎有于人傳則移君子共之句在独行  
遇而之下云三与上六陰陽和合其非可知唯君  
子處斯時則能失之者見需汗有愠愠之色如此  
則然道皆本義則云若能果決其決則雖十上六  
如独行遇而至于若濡而為君子所悅然終必能  
決去小人而乞所咎也牽羊悔亡註疏云羊謂五  
也若奔當位為六之上下不敢侵若牽于五則可  
得悔亡傳云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曳之義言若  
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群行則可以亡其悔本義則  
云不與衆陽並進而安出其後可以亡其悔蓋諸  
家以牽羊為牽連衆陽而乘子則謂讓而先之非  
挽曳也本義從之朱子又自謂此說得于許慎之  
言也九五見陸氏：中行无咎既云五為尊位為  
失之主親失上六失之至易如决見其然但以至  
尊而致至于收雖其死勝不足惜也特以中行之  
故終得无咎傳云見陸氏之非然而脫步折五如  
見陸雖感于陰而决新之意則于中行无過咎矣  
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本義則云若其而失之而又

不為過暴公于中行以無咎矣中未无也然云以  
事散平未足以為无大本義解則從傳云子曰  
知止而意皆有所歸合當有下誠之本也釋氏所  
謂此上機而于消偷利自所便是此意孔子作象  
所以詳文辭之不足如自致此說猶有未之類  
其說皆之詳所未有也

始

始女壯勿用取女

說此卦一系而遇五則故名為始施之八人則見  
一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  
川取女也

本義始遇也決書則為純乾四月之外至始施後  
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外以其不非所望而卒然  
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已非正又一一陰而  
遇五陽則女德不自而壯之甚也凡以自配必害  
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楊誠齋曰利極為漫不旋踵而一陽生夫極為始  
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  
子喜必曰朋來元答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  
陰之生也聖人已為君子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  
有數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中戒  
五陽以勿輕信一陰之微而親睨之也  
熊通氏曰女壯謂與為長女朱先生註曰一陰而  
遇五陽則女德不貞其說本鄭玄一女當五男之

意而實不然也卦象本謂所遇而合之所連應安  
在其為當五陽我一陰方生而以為壯任于所謂  
漸壯而敵陽者也

月建一陰月曰報賓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賓矣  
如始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象曰始遇也柔遇剛也勿川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  
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始之時義  
大矣哉

疏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者女之為休婉婉貞順

方可期之偕老渙壯若此不可與之長久故勿用  
取女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者非得遇名本由一柔  
遇五剛相遇故遇辭非是孔子更說天地較是遇  
之為長不可與也夫也古者九所處不相交遇則  
萬品庶物無由彰顯也二氣相遇乃得化生故  
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莊子云一而遇五男  
既不可用取女也三說則能成器物由是言之若既  
遇中正之柔男得出自之女則天下人倫之化乃  
得大行也上此傳其以人結欲說此非而取義似

是一女而遇五男不足稱其情論天地相造乃致  
品物咸章然交媾之時長大矣其後乃稱其合  
則故曰九宮已配以象古義只是交媾于男  
中而之成者以五男而配之故曰九宮已配  
自是謂自也  
蘇子瞻曰天地之合其氣之化也其理如之  
二日九宮已配以象古義只是交媾于男  
中而之成者以五男而配之故曰九宮已配  
天下人行之

吳臨川曰凡五以陽遇者中正之位故曰遇中  
止有德有位居尊臨下其陽剛之道行於天下  
故曰天下大行卦之一陰遇五陽乃陰始生而漸  
陽之升然九五剛中正右尊位故象終始而小者  
之始生而旁觀者又喜大者之當位而通焉  
行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李元堂曰大之一陰下為土者陰生而安也故曰  
利決柔始之五陽不為主者陰未而信也故曰柔  
過利月建一陰月日從實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

賓矣是故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蘇紫溪曰天地相造四句中人悟通宇宙間情世  
道之盛衰也直以陰陽之淑慝言則人不可有  
自化之理以心形之相合言則人不可有自化之  
是化不能一日無自相在也豫世有言如中九  
大則遇中二則遇中而中二也言以吉用  
此五二故曰利也利者君子之宜也然利之大  
而天地之直且當之不致其過也人不知  
步至利則中五指陽剛者一五而自使而不見  
中而柔遇之則不為始而為遇則不遇中正而柔  
遇之則不為始而為利斯有難易者矣此時仁  
義新開甚大聖人欲人深以為戒故叮嚀之  
又曰五陽之盛而一陰生其以聖人深以為戒  
公七年始於十四年陰元命齊公自之至長庚  
宣帝甘露三年乃叔本則而止故曰已在大中  
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之生年當二年  
宋藝祖受命之二年也其未育而育之禍乃作  
于其孫張氏是五步者極深而極廣而極高而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十初上無應十上告  
中下不遇則下遇故其象占如此其九之所遇則  
九陰之陽也此九陽而元大者也

今且考曰九三之爻始之三三三之九也故皆  
有九之兩其行次且之象但九三在上故其  
五陽皆趨而上始一陰在下故其二三陰皆反而  
下其陰陽相求之謂也然也九四之志在上上  
比五應三此四九繫四乃介乎三剛九三之志  
亦在乎初二此二應四與三九係三乃介乎其間

求與之遇而承求皆到進退不能故曰晉元州其  
行次且  
蔡虛齋曰九兩坎且二象一意坎不安下能下進  
又不能自遂其進性躁而勢孤也然得藉于陰者  
性亦受累于陰故小畜九三牛致脫輟之虞而  
九之九五不九兩剛之傷今雖孤也亦時之不遇  
耳與尊自己致者其失故元大者經綏曰始之三  
又觀之即六二四六四之象相攻其之而自能自  
前始三爻初九故進之而自能自初九情與而九

漸次且之象同

九四包乙魚起山東曰九三之志也

晉書曰九四以大臣而下其初應也  
九四剛之志也以其有為而告衆不主其陰也  
是以張其志而致此九三之進故九三之志也  
上九  
晉書曰九四初應而大其位上有其志而實不  
及若起十說者進之雖然不達心故曰九三之志  
達民已謂初二矣

漸次曰九四初應位弱與初甚遠寸口時位俱不  
能包則初為方壯之陰安能惟我綱維約束而不  
動故為包乙魚象我既失此節制則大勢已去人  
才之離散敗事之廢弛皆由此而安得不超  
民為下即作初陰說  
又曰九二進陰有已或以不利實九四七陰看也  
又或以起山可見陰之上陽不當今其進又不可  
合其遠也陰非專召小人為我所遠有謂之小人  
為我所用有謂之民小人可遠而民不可不近也

阮先儒說杞有木曰栢云杞木之在周云杞  
梓皮華曰楚木則為杞梓之杞子楚傳曰作杞  
杞以薛生記云杞梓也杞非木也宋初宜生杞  
以杞木又為杞梓之杞漢王氏云生於杞地  
故以杞為今之

謹  
其  
初  
夫

補 90-425

號之若曰吾有玩弄不二之志在自光命之不立  
而何慮其含民也聖人待陰若此可見陰陽陽  
當與非當與陰下天地相遇之外而曾不知有憂  
又曰九五在上最高初六在下最卑以五遇初降  
之以從直如萬天下陰陽雖勝有是陽自入之  
象五初甚感初與五遇者承承自入承下所遇  
有不期而遇之意是也夫不計命自入之承下之  
志自非此主命之遇陰必可遇陽已可見中正之  
不俾敗天下必全可行品物咸章而天命則在夫  
矣  
爾來又曰遇取于近雖九四與初為正應而比近  
不若二中正不若五故四与初更有遠民之凶五  
與初甚遠而中正者身勢能下攝濟可遠絕阻世  
通向來而力可挽回造化故五与初若有自天之  
隨  
又曰瓜是物而瓜漢時始有其餘瓜則絕難  
清或謂善清同而不實實善之序

又曰一陰之遇雖是可愛而陰之情必求附陽  
之情必欲是陰自附之故初陰因有欲求附陽之  
勢初辭陰不與無入主據陰之情九二之已魚九  
四之已山辭陽二下陰自附大其陰如六而五之  
陽自附二下陰自附二下陰自附二下陰自附二  
書陰進勢雖直行陰德終修以一時之利而含  
其位尊最難貼下故有以九已承其外即降重  
心連下有附自天象之言也瓜言含言自天何  
言辭九已承其外即降重  
而天功祈永命婆心繫念何帶急切又詞探其本  
而重言之慈悲憐憫無量深心不可測度  
上九始其角各元各象曰始其角上窮吝也  
註進之于極元所遇遇之角而已故曰始其角也  
進而元遇獨依而已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故元凶  
咎也  
傳至剝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吉上故以角為  
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  
也上九若元而剛強誰與之以此求遇則可吞也

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害也山已致之故  
無所歸也

胡雲峯曰九三以陽居下卦之上于初陰無所適  
故雖陽而九三上九以陽居上其之上于初陰  
亦不得適故雖合而亦九三過本非上下適不足  
為適也

楊侯仲曰上九利而上窮有角二象大其所以與  
人始遇者如角然則剛之適枯槁而不和合本道  
也然巖劔則介其子輕肆放逸者矣故元亨象曰

上窮者言其窮而不通也泄柳閉門而不納隄干  
木跡垣而避之是謂始其角孔子見南子微其佛  
形公山之各變通之道也

蘇紫溪曰九五合象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始角如  
夫之壯頤几于淺露矣故窮而各然儒皆有云吾  
人當學子路此上九九之義

按始解其同則過中正天下人行也疏云石到過  
中正之泰男得幽貞之女則天下人倫之化可得  
大行傳云五與二皆以陽到居中與正以中正相

遇君得剛中之臣一遇正中之臣其道可以大行  
於天下本義則專指九五謂以陽剛居正中之位  
故曰到過中正所以九二言者非七始之時義大  
也諸家皆以陽居之義傳云九二之利過剛  
而物不與也下相過則利而不與也之時與  
上相過則利而不與也之時與  
皆甚大也本義則謂一陰之生利微焉可者大  
者子曰上九大人相遇過至天下大行正是好時而  
不好之漸已生于微矣故雷震于初六一夫臨

云初六陰有吉係于正應以從四則貞而吉若不  
系于一而有所往則凶立見如北水之落蹠而蹠  
蹠然也傳云陽之制剛當于其微而未發之時止  
以全杞而又繫之則陽利真正之道吉也使之進  
往則漸益害陽是見凶也應象乎蹠蹠重人重為  
之戒也明微在下可謂羸弱然其中心在于潛陽  
也本義則云繫于全杞貞吉有攸往見凶所以戒  
小人羸豕孚蹢躅所以戒君子羸豕全也此疏云  
或謂為蹢躅之器非王註從馬氏云所以止輪者

諸家皆從之。愚亦云：化承又云：物承。故云：既強，化  
弱長相，通也。亦通。亦之。既云：陰陽之理，也。有所  
常。徐傳亦云：則云：亦。亦。引而進之。付上。公。既所以  
止。此。進之。九二。一。文。註。訓之。為。與。口。九二。之。理。可  
有。初。六。之。魚。此。初。自。拾。四。集。亦。既。二。且。自。化。集。故  
之。集。既。有。化。之。之。物。于。其。下。可。受。其。成。自。其。實。得  
此。云。九二。能。剛。者。初。陰。如。包。道。以。其。力。以。其。力。為。鳥  
之。器。其。色。其。之。魚。不。可。更。及。外。人。言。道。道。言。而。一  
二。山。雖。也。亦。其。大。象。與。傳。同。但。當。制。下。制。之。間。指  
充。深。耳。行。未。牽。也。疏。云：未。能。牽。強。故。其。行。失。止。傳  
則。云：不。從。其。行。也。九。四。色。元。魚。疏。乃。以。色。為。龜。起  
山。前。起。物。也。元。民。而。動。是以。山。大。全。諸。解。以。云。四  
色。中。元。魚。則。其。失。其。地。若。失。其。民。山。由。是。起。矣。九  
五。一。文。註。以。色。亦。為。龜。爪。疏。云：地。之。為。物。生。丁。肥  
地。能。爪。為。物。繫。而。不。食。九。五。時。得。其。位。而。不。過。其  
應。是。得。地。而。不。食。故。口。以。記。地。爪。也。元。物。於。起。其  
美。故。曰。含。章。然。休。則。居。中。志。不。含。命。不。可。傾。隨。故  
曰。有。隕。日。天。雖。天。能。隕。之。則。更。無。能。隕。之。者。矣。傳

之黃也

則謂萬宗好賢之意。典易始卦同。紀生十萬。爪生  
於地。以記色。亦取立尊。還下之意。既能如此。自然  
有賢。言出。又有隕日。天。使人有大祐。生賢佐之。說  
此。亦。此。也。亦。其。方。謂。五。與。初。元。則。是。之。意。則。以。高  
大。之。化。色。則。在。地。之。爪。然。爪。雖。始。生。而。必。貴。九。五  
包。含。章。矣。辭。以。序。之。道。化。可。四。已。既。非。不。可。既。其  
其。之。始。其。角。疏。云：角。者。最。高。體。上。上。人。生。之。上。極  
元。所。運。道。：角。而。已。大。全。諸。解。則。云：萬。物。為。者  
角。也。抵。始。解。註。疏。與。大。全。多。抵。抵。抵。四。其。中。以。長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夫病父帳著

萃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性

紅象而無主下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

乃得當通而利正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

傳王者萃象天下之道至于有而極也萃生至矣

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抑也而能致其誠

敬鬼神之神不可變也而能致其本極天下萃合人

心應萬象之二道非一其至大矣至于而故上

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而明萃道之至已合之

聚本于人心聖人利之以成其德萃者聚也聚

其性然也萃亨有亨字是又也亨字自五下為

王同德明之吉非亨萃乃先言非聚不祥言則大

下之聚也萃大人以謂之入聚也利物聚則事

聚則泰非人人之則聚所以聚也萃一萃以下

正則人聚為易合時聚為澤入萃亨字故利貞

萃者豐亨之時也其用宜休故用大牲吉平其重

於祭故以余萃而吉上爻鬼神下接以物百用其

下皆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孚則其萃豐富之吉

也夫下與不同其富樂矣吉時之亨而交物以薄

乃不事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時各生矣蓋隨時

之宜而理而行故象云順天命之天不能有為者

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與不立

事貴得可為此時萃而後用是物而有裕天理然

也

蘇按如曰此卦諸爻亦宜冬萃十五而有九四之

陽在分五之陰如魯三家言六坤之類故諸爻有

萃五者亦有萃四者夫萃五正也萃四不正也卦

詞曰利見大人是聖人之萃于四也

王昭素曰三十七卦辭解有亨字者三十七則萃

有亨字萃中人無利則之意陸氏曰諸家本也萃

下亨字惟王肅本有之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亨

字宜屬上句王肅謂示通聚以正以下亨連下句

非也



初說曰華要 要之道有四神人聚之人聚也物  
聚也事聚也神聚則當事而故上者則其道無格  
宗廟之神而不事也蓋要已之精神然後可以聚  
祖考之精神而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也人聚則當  
有主元主則亂故利見大人所以治之故亨然又  
已利于止則不為苟合也物聚則當紀用而紀曰  
積而能散故宜用大牲凡際祀燕饗皆然則獲福  
而吉也事聚則當往終故利有攸往  
何玄子曰華說文云華說以華華也如華之聚  
左思吳郡賦謂蠶桑是也而元為說曰坤為  
衆說以蠶桑華之象  
夫曰華要也所以說中而應故要已之聚有攸往  
事已則見大人事聚以正之用大牲也自有攸往  
順天合也既其新聚而天地萬物之聚可見矣  
注曰順而說也知法之道已聚而應乎中也應也強  
乞之德也而由得聚而說而以元為主一而而後  
中以應故得聚也大人於中正者也其聚以正聚  
乃得全也所以說而不順則順天合者也天應則

而下達中順天則說而以利為主也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情同而後乃聚聚合而後乃群  
傳上下順說人陽則處中正之位而下行有贊助如  
此故能聚也故天下之華聚非如是不能也三者  
華人心之通至于建立宗廟所以敬其孝子之誠  
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終之故華天下之心者無如  
孝事上者華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其極也華之  
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  
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華不以正其能事乎  
朱子曰順而說道理彷彿如伊尹說也去得只是  
其勢下如此便是說登華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  
是事以天下為親利似那有此理這時節以下  
得那利用處之事  
於此處曰聚以正者明以正為要非各往其常以  
和入下正者即見大人上者出之四時八節以自  
然為命祀隨時習所以時建者大命所正然故曰  
順天命  
易筮曰王大人皆指九五言需上之時王皆宜以

孝享格廟上以享祀考之精神士以草天下之人  
心而天下之人則利見此大人分所亨通何也九  
五陽動中正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象天下  
與天下草之香出于正故也同大性吉永王假有  
廟言物象則可以備祀利有故性永利見大人言  
人象則可以基事此上者受命而興為天下神人  
之王之非若箇之時用大性制之時有故性是逆  
大命也何言典利之有  
何云子曰王有仁孝其精神與祖考為格故曰

致如但曰至十太廟其矣按章無誤簡與漢初立  
廟而草則微明也

象

曰澤上于心草易子以除式器或不虞

江東而無物也象生心  
侍凡物之象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象則有子物  
象則有象人率此象則多故矣故見象而歡也  
除謂簡治也上槩思也除而象之所以致不虞也  
未子曰除如詩大條何福不除之除者言言曰除  
本亦作儲人作治

張清子趙汝楮氏曰元澤之水上下坤地之上自  
散而方聚之象水聚而不防則有象聚而不防則  
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式器久必弊當簡治而除  
其弊也

或曰此澤字與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同意澤此上  
於地則津潤上行萬物暢茂若作水澤聚與澤字  
真不協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革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元  
咎象曰乃亂乃革其志亂也

註有應在四而三承之心懷嫌後故有孚不終也  
不能守通以結至好上務親乎故乃亂乃革之一  
怪者小之義也為美言悔之類也己為正則三  
以近應若陰大與進諒以自收則勿恤而往元咎  
也

歸震川曰知正之理定於四則三亦不能易進  
不能開巽否不能亂  
鄭氏如曰此六爻亦當以此六爻象有比初爻言  
孚此亦言孚皆子子九五也此也此陽以分其比

故初得以為學十五章有曰陽又為初之應故初  
于五學而下終亂章初于四離正應而乃推臣五  
雖非應然萃之主也下終于學五而萃十四非利  
見大人之正也右疏一推為嘆言始與精壯之見  
也勿恤而性從大人則元學矣  
初鯨氏曰觀舒初欲<sup>反</sup>華蓋之亂既而乃歸范宣子  
召伯蓋已從王子之明潛既而乃逆賈文公朱序  
初守晨陽見執十符秦終後歸晉肥水之戰序從  
陳後大呼早收秦兵豈非始亂而終萃乎集或云  
其反廢無害不失為性十義為元學也  
六二引吉元學乃利川論象曰引吉元學中未安  
也  
既萃之為休者相從就聚道乃成今六二以陰從  
在坤休志于靜退則是守中未變不欲相就言也  
中象違時則致危害故須牽引乃得吉而元學也  
傳引吉元學乃利牽引人之文相求則合相持  
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牽者也而相違又在群陰  
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夫各自位有中正之

德二亦以中正之道性與之華乃右臣和合也其  
所共欽豈可量也是以吉而元學也元學者吉補  
道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道矣乎乃利川論字信之  
在中誠之謂也禱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  
備物且以誠意交于神明也象乃者謂有其孚則  
可不用文飾而以至誠交于上也以禱言者謂薦  
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歸為其本誠也蓋其中  
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禱之義也字信者萃之本也  
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者不足何  
也曰群陰比其乃其聚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  
守不變遠近正應則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  
中正之德可觀其本至于變身故象舍其意以存  
我也  
程傳作自己引為是本義引二陰然過氏引初趙  
汝謀氏五引二  
橫渠子曰物思其聚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聚  
吉乃元學凡言利川論皆誠素者曰十未明之際

也木乎而畧礼則神怒而民怨或曰陰合祭之  
試能萃神乎可萃衆欲六二精誠以引群陰也  
薄祭為說者誤

朱漢上曰陰夏祭以少為主祭之薄也

馮氏曰衆聚而與操者之民之多僻獨正則克

即則悖惟之共為君子俟其相孚乃以合萃

五初之乃亂乃萃如媚之徒也三之萃如嗟如

進之徒也二能以中正而引之寸吉則皆君子

一種為笑者群陰相連極而笑不始乎之時也

蘇紫溪曰凡人之心事而不變不孚則為物

進乎則光不孚則為物所蔽二孚故云未變

匪孚故云未光唐敬庵曰中未變者初初三言

三不終皆始萃而忽變惟二之中未變變動其

五之志故引之即萃耳

張而若曰二應五而謀于二剛之間是不免為

知所問者故下一引字引只是多方求合務要

以牽引之然後已臣之交合而臣情可塞吉且

咎矣然其引之也豈虛文哉乎乃利則稱正是

萃所在聖人恐人疑引者虛文故又本其言言之  
明引其真誠非虛文也

朱曰凡人間有射物也為心于物當物之中不偏

于左不偏于右方得中箭蓋中德不變之象也二

雖中正居羣小之中少偏私則且中矣故言引而

吉元咎也

六三萃如嗟如元攸利往元咎小吝象曰往元咎上

義也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止上元應與欲求萃于近

而不得故嗟如而元所利唯往也上可以元咎

而不吝其萃則然往後復得陰極元位之文亦可

小吝矣或曰古者當近捨不凶之義遠而遠結心應

之方又則元咎也

丘建安曰萃初三兩陰皆萃四有聖人不欲其以

不正相萃故初曰乃亂乃萃于三曰萃如嗟如

往或大田之不可萃也而又皆指以往元咎之辭

往前進也欲其舍四而萃上也以正相求何咎之

有

鄭東谷曰上休說能與而受之元咎一  
潘雲松述曰三上不應皆處卦極三夫華而後所  
謂無婦觀臣庸室京家者也以順仁而比陽剛故  
決其位亦無咎即小吝非咎矣上六元位夫華而  
貴者永嘆洋洋其健此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  
者也以元休象悅極而是不得其幸憂哉如此故  
元咎當華之時以華為時用也約說曰古之人朋  
來則樂不若于君親則怨然則怨嘆見其宜道也  
於其中不是空言憂懼有微戒修德意所以元咎  
玩初六之詞見樂矣不必恤而寧正下可不堅玩  
六三之詞說是小吝不必恤而寧正下可不早而  
之病根抑以陰柔耳  
亦康曰此爻陰柔不中不正處在下之勢有微進  
之心故萃如然以陰處剛性行不純時勢又阻未  
得遂上故又嘆如往來不寧何得吉則雖一意從  
上乃可元咎上義指五說美者上為元咎方以和  
平之道感人心者也程子說是  
九四大吉元咎象曰大吉元咎位不當也

註義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其外德大其所憂  
衆之時不正而據此必大吉立夫大功然元咎  
也  
傳曰當華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衆也下  
比下休群陰得下民之衆也得上下之衆可謂善  
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衆也得大  
吉然後為元咎也大為周適之義元所不周然後  
為大元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元咎也夫上下  
之衆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者  
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者蓋亦有焉如齊之  
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則為大吉乎詳為元咎乎  
故凡四女能大吉然得為元咎也  
類鯨氏曰凡四德正位尊德足服人勢能分衆是  
功所業元不可為大吉而止元咎者何也又在  
凡四是以人臣之位而居天子之位其日所為雖  
忌故歸大吉又得元咎方能保全故大吉之下以  
元咎足之蓋所居之位不當也若凡九五則有德  
有位適自寡矣註家以得大吉然後元咎

易筮曰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此其位而繫羣之  
所歸也以其休元能卻羣三陰順而羣五故有  
大吉元咎之象初九在下而任事羣九四無位  
而得衆心皆曰元吉元咎非元吉咎必隨之矣  
朱氏曰大吉元咎與隨卦九四隨有獲同就時位  
上說不就理上說正所謂安不以其道得之富貴  
者也近悅休之君臨歸順之民豈不大吉人誰咎  
病六爻初九羣二引羣之義如五有悔六悔渙惟  
四不中不正而自然相聚之不勞心力能大吉  
時位自然非四勉強求之故元咎  
又曰位不當者中不正也既中不正則大吉者  
亦不吉元咎者亦有咎矣則不就時位能羣之義  
三說孔子就理上說  
前漢曰四與五同德居五之下上居上之位以布  
之下衆衆人之心以歸一人此大吉元咎之象斷  
以能此大吉元咎以位不當之義六曰位不當者  
以四得上下之衆而任君位也孝惟孝曰親親元  
五之之象曰但正當也則此之位不當可知二

說無幾近之下謂豈但君位不可即如帝之二  
便有朱劉之嫌許多費幾九四章屯六升君以賜  
帝除焉不當則隨豫九四所以不當及此  
九五章有位元咎正乎元永貞悔亡象曰羣有位木  
先也  
德九五居天下之尊羣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  
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其位矣為有其位  
矣一得中正之道無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  
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無思不  
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  
下之道與羣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上者各有其  
位又有其德中正元道答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  
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既修  
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  
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  
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貞也長  
也為君德有出無物君長群生有尊大之義為有  
主統之義為而又恒永貞則通于神明光于四

悔無思不服矣乃能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慎也

胡雲峯曰四七六九而後九皆位下當也五有位矣而用孚志化未光也然則欲當天卜之華者不可元其位有其位者又不可無其德

五建安曰此以一陽統五陰一陽為之主則此之占華以二陽統四陰二陽為之上也二則分三則聚陰有華而者有華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華故在五有匪孚永貞之戒此華天下之道不如比天下之廣也

蘇紫溪曰五中正何以匪孚以說字累也五者說休或者紛歸疑工而實意不足便是疑道未光安元永貞者反而求諸本心也乾元坤元只是一箇生生之心而人得之以生正有孚之本體也求此真心而當永貞固以守之則長長如一而匪孚之悔可亡矣

爾康曰六二之孚九五之孚二字同應百語謂所親信為孚春秋傳曰失伯者何亨氏之孚也

又曰九五華有位矣安得匪孚是之中五與乾坤不同小剛之外德止于悅位雖有餘而德似不足不能無匪孚之戒悔亡之求志未光也象已詳之矣

又曰九四位不當大吉而能元咎九五全以位論故華有位而未光

又曰陽剛中正為華之主然有九四在下以分其虎設為兩端以正之言此又居中得正柔為其大是為有位以此華人其義揚承何得有華然此位也非德也徒以其位未能孚人必有元永貞之德以德配位以勢從心方能悔亡其志大矣匪孚悔亡俱新漢之詞此九五也則中正何以作此兩端之詞以卦為元陰小之外也

上六齋告涕洟元咎象曰齋告涕洟未安上也

註憂樂之時若上上極五非所求由元應援義上獨立近遠元助危莫甚焉齋告嗟嘆之辭也若能知危之至懼禍之深憂病之甚于涕洟不敢自安亦繫所不害故得元咎也

傳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憂之天下孰肯  
與之求革而人莫之與其害至乎齊言而得便也  
齊言：嗟也人之絕之由已自取又得誰咎為人  
忠絕不知所為則聞獲而至嗟乎其小人之情狀  
也

李隆山曰革六爻或有應無應或當位或不當位  
而得皆曰元咎乃天地萬物之真情真情相合吉  
多凶少咎之慈革之所以乎歟

吳甘美曰上六九澤主爻所以流通天下全在通

點澤意不有一限憂百姓苦心誠如何得上下

流通所以齊言又澤法方元咎言者下深心

齊言以手陽物齊言故行言齊言如言齊以憂

民之中播負于已事皆之至而澤而決有此苦心

民有不獨應而聚者乎此東道之終之象也本安

上言在上而當存不散安之心非謂不聚于否土

也

和是又曰步齊而中而于元中又多有危辭以柔

之逼近之故革五口革有恒志本元也凡五口中

行元咎中未光也臨二曰吉元不利本順命也  
九曰志未光也辭皆吉而小象雖晚有未皆悅為  
步十失中故防之都是一意如用之則則此之不  
出門庭則之辭是也至于履之則：此示中不  
睽之遇卷乾亦未失道與辭中亦深寓可危之意  
也

李象一曰抵大革之外聚以正一革之與卦之

象曰利見大人亨利貞諸爻並不言貞至五曰元

永貞此明以大人與五也夫天下之人心不過求

革之君民無主乃亂得所革而不至：亂則天下

安矣故革言言言引而泰革言言言言言言言

決要不過求革而止然諸爻皆有革性四不可有

四不有其：而以此于五此四所以成九五之貞

且六以成諸之之貞也故諸爻但元咎而四得大

吉要之大人要以正則天下無不正之革矣乎

之義非革時所並出講矣

項氏曰大抵革象之道陽以得為貴則以得為美

四之志亂乃得元咎五中不復又為未光皆貴其



濟也初六求而難就九六六二從五以升為吉皆  
美其尚也

按革辭與同革字註云聚乃通也傳本義則云亨  
字義之項下卷四卦名下元元亨字他上肅本有  
王弼遂用其說孔子系辭初不從此字初六一爻  
既云初六有應在四而三承之故四與三情意連  
亂故口有亨下終乃亂乃革一往者小之說以者  
通連之客若目難比于小其說亦出不要三阻往  
七與四合也傳本義則云一往有格語一剛也初

六上應九四而隔于二陰是以有亨下終志此安  
要若呼號正應則二剛以之惟勿恤其咎從于  
四則死存也六三一爻註云三比于四二亦不  
改革如嗟如傳則云三之不正既為四所棄又為  
二所不與故微革如則為人棄絕而嗟如本義大  
器與傳同往元各小各諸家皆以為三往復上非  
其正應故雖元各而終有小吝胡雲峰亦云本義  
以上六為正應恐誤也九四人占說云立大天功  
履其大吉傳則云元所不正則為大吉

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而征吉

註其順可以升陽又不當尊位元最剛之正則未  
免于憂故用見大人乃勿恤也以柔之南則應乎  
大明也

朱子曰升而征吉其坤二卦拱時側而如有命人  
虛拱底說話

胡雲峰曰本生于地有進而上之象其下坤上巽  
坤之中有繼故有南象自巽而伸其行自南故有

南征之象晉與升皆取進之義晉出明已出于地  
上方進而未已故不暇言亨升則本方生于地中  
他日可必其進而未已故言元亨欲進于位者用  
見有位之大人則不憂其德之不進欲進于德者  
用見有德之大人則不憂其德之不進然易以陽  
為大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華見大人六二見九  
五之大人也非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六  
五能下應九二之剛中則不必憂而有南征之吉  
專以德之進而言也

代淵曰尊爻無此人故不言利見

張清子曰升進之升而上之則有大通之理是以  
元亨大人二也則見五應之也而征吉者二能前  
進以應乎五則吉矣張子清德以六五見九一之  
大人為是

黃氏曰升主英陰得金其氣上行氣之伸極為  
坤即陰之所主也既京馬易變自明且常齊于其  
致後乎坤本氣聚行而上氣胎于此矣其轉進為  
坤也有升義焉

升之見大人不言利而言用何也余氏曰利見宜  
見用見者將變動而有為也見之  
而征吉英東南之卦也又升則東南故謂之而征  
則去非曰雷見木之後葉而何陽者則必陽氏此  
其一端也

象象曰柔以時升英而順到中而應是以大亨則見  
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註純柔則不能自升故九用物不應故以時升又  
其而順到中而應以此而升故得大亨

既升之為義自下升高故就六五而尊以擇名升  
之意六五以剛柔之質起升貴位者不待時則不  
能升矣故曰柔以時升也

傳凡升之道心曰大人升于位則由三公升于道  
則由聖賢則英順則中之道以見大人之進其升  
勿恤不憂其不進也蓋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  
及物也

胡雲峰曰利而在上者常也柔升于上時也誠時  
者方可與言焉

張中溪曰革升皆曰剛中而應革則中在上其衆  
必聚升則中在下其勢必進故革以五為大人升  
以二為大人聚者下之所聚故利見大人進者上  
之所忌故功以用見大人勿恤者言上之三用勿  
以陽升為憂而陽升則有慶矣

有卿曰升非難：在于知時：非難：在于用柔  
柔心之人從容知緩速顧之心當其止人之心  
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  
則言曰革之利見大人見五也升之用見大人見

二也蓋五之致治全以九二之大人爲之所謂位乎  
故故之以見同田之以勿恤物之以自任之吉蓋  
有明夷遇合之度自有自吉升階之由故此曰志  
行而五象曰大得志也此所爲元亨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俞琰氏曰有德之升有位之升一位則是以行進  
升德則是以進適當升之世群賢升于位君德升  
十重天下升十治之時也木伏根于地中終年上  
地土積以歲月則其高尋丈可以千霄其大合抱

可以蔽日何也順也君子之德何以異于是順則  
遂其始進之機積則備其下學之漸升而不已以  
成其大若夫恭德逆行後知不進未能升而用順  
之矣順德坤也積小以高大矣也

宗義曰易傳曰棟梁者拱把之積也聖人育小善  
之積也又有曰積小者下學也高大者上達也積  
之有漸進之不已亦爲異端之學者曰一超直入  
斯我爲未能升而降隨之也

沈德培曰聖賢地位豈必遠求只日下一念一事

不可處日：如是即：如是便做或矣

何玄子曰內卦巽：爲木一陰在下象木之根二  
陽在上象木之幹從根連幹有自小而大自卑而  
高之象大象所謂積小以高大是也外卦坤三陰  
在上順以受二陽之升蘇子瞻云巽之爲物非能  
破堅達強者幸而遇坤故能升是也月省貞六九  
是巽坤後天四維之卦也乾艮合休爲巽坤合  
休爲升乾艮皆陽 五升進而反畜北首陽居北  
氣方動而未舒也巽坤皆明：且畜止而反升進

者陰居南氣尚舒而未已也

又曰荀子曰積微者月不勝日時不勝日歲不勝  
時凡人好放縱小事及大事至然放縱之務之如  
是則常不勝是何也小事之至也故其難日也況  
其爲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  
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財物皆宜以人為  
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連成詩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邵元錫氏曰風行地上不入地中於水澤亦然故

大過卦皆取本象不象風

初六九升大吉象九升升大吉上合志也

蘇子瞻曰所以為升者異也所以為異者初也故

曰九升

胡寅案晉三象九下為二柔所信也升初九升上

為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逆悔亡以陽信明故

大吉

項平章曰晉至六三然後聚九而悔七升之初六

即九而大吉者升坤在上一升而上九之則其升

也可以大吉而無疑晉坤在下為柔已進而聚九

之則其進也免于媚嫉之悔而已

則言曰升心六爻皆有升義初六後其才而吉似

不能升然以其當升之時能異以從陽故三陽罕

之以升援乎連如其升必矣故曰九升吉

何玄子曰九作軌進也而居上外之尊位有五也

或主二或主四暨矣升以初為升主六之非初最

吉所謂合抱之本始于拱把者也

永康曰初以柔順居下為異之主入足以研伏是

以奮順足以達信能升進故為大吉上不惜九二  
亦不惜二陽亦不惜五亦不惜四通指上卦而言  
本爻有柔入之德自与本卦之二陽上休之三陽  
相合異順而上不知其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九二之孚有喜也

傳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在上大以剛而事柔

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

以剛而事弱若屯屯于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

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柔然

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

飾于外故曰利用禴禴謂尚誠敬也自有剛強之臣

事柔弱之主未有不為禴禴者也禴祭之闕有者

也云乎乃謂既孚乃謂既孚乃不用文飾專以

其誠感通于上也如是則得元咎

又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惟為臣之道元咎而已

可以行剛中之道降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

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于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

而又有可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牯元吉象云有喜

蓋悟于量則易又施強制之難是有可喜也

胡雲峯曰羊与升相反羊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則

正如損之六二十朋之龜言之于反卦六五可也

今當在下卦中爻見之何哉羊六二求羣于上非

九二求升乎上故其義同羊六二以柔而應九五

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

則一也故爻辭同而象傳則中而應之辭亦同

張中溪曰羊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

二以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二又虛實雖殊其孚

則一也羊則雖用禴而亦利故二之皆曰孚乃利

用禴象言則中而應指此爻也

陸績氏曰升与羊為反對羊之六二以柔誠于五

升之九二以剛誠于五故皆利用禴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元所疑也

註疑得其位以陽升明以斯李莫之選距故若升

虛邑也

章本清曰九三以陽居陽當升之時而以我與道

之極進臨坤明則人我兩忘沛然達順如入無人

之邑其孰禦之陽則與陰故也陽實陰虛坤象固

邑象曰元所疑大凡實則室塞不通本元有所疑

點虛則通融無碍又何疑哉

吳叔夷曰九三亦與到也說二又進一步以所

高為長初不逆發心二是中心升而三則已入于

境諸前是坤順非虛邑之象升虛邑則境地空明

廣大日進不已矣象曰元所疑可見境雖虛自生

疑二則亦不能升于虛也以未言之三是發生而

陰達之際非入坤順則生者碍矣

尔康曰坤象固邑坤体虛故曰虛邑象曰元所疑

也則在上而下疑問于柔：順則而九疑畏下則

此莫道之極也或曰疑是已之疑碍非人之疑阻

也十德元疑事于時元滞機

又曰升之進程子云升十位則為王公升十道則

為聖賢此義已精然升義元所下者各有不可尽

言每以一文有所當者始之初六九升：之始此

初之一例純論全卦之旨也六二之用禴似以格

君言六四之岐山似以感神言上六之箕井似以

學問言一爻言其一則餘可舉矣。論六五之升階  
九三之升虛邑。此費分既無升階易而升虛邑。雖  
如甘虛邑。言以之學問。則胸中豁然。不留以之登  
進。則前進坦然。無礙。故為升虛邑。言於此。上為  
坤卦。休象。候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而  
問。升。二卦。多。是。言。祭。亨。等。因。取。象。不。知。升。何  
取。象。朱。子。曰。人。情。其。誠。意。以。事。見。神。有。升。而。上。通  
之。義。

徐進齋曰。或曰升卦二。四。不言。何。也。曰。五。君。位  
也。三。應。五。大。應。也。曰。永。不。通。也。其。不。可。升。也。  
升。則。疑。乎。五。而。有。通。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升。在。四  
言。順。其。義。可。舉。見。矣。  
何。玄。子。曰。儀。禮。云。祭。山。丘。處。升。既。云。祭。山。曰。取。階  
不。言。升。此。山。丘。陵。云。升。皆。升。即。取。階。也。此。則。事。十  
岐。山。自。不。得。以。升。言。耳。  
尔。康。曰。以。陰。居。陰。純。雜。不。雜。其。極。順。始。吉。卦。之。上  
德。底。缺。全。紫。臻。順。治。故。為。王。用。亨。于。岐。山。之。象。王

是。文。王。亨。是。祭。亨。用。亨。告。成。也。順。以。事。神。告。成。之  
道。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志也。

朱。子。曰。六。五。貞。吉。升。階。與。有。位。是。亨。元。水。貞。海  
古。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不。能。有  
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尔。康。曰。乘。以。時。升。到。中。而。應。此。文。當。之。位。主。此。極  
十。尊。止。德。至。此。造。十。諸。極。升。階。二。字。極。其。深。融。階  
即。位。乎。也。言。階。犹。人。稱。陞。下。級。下。尔。不。可。有。言。也。

先。貞。吉。而。後。升。階。者。非。胡。仲。虎。所。謂。戒。辭。也。九。五

中。止。居。尊。貞。也。吉。也。深。相。歸。美。故。先。之。

上。六。其。升。利。不。息。之。貞。象。曰。其。升。在。上。消。不。富。也。  
註。貞。之。極。造。而。不。息。者。也。造。而。不。息。故。雖。其。獨。升  
也。故。施。于。不。息。之。正。則。可。用。以。為。物。之。主。則。表。矣。  
終。于。不。息。消。之。道。也。

胡。雲。峰。曰。豫。上。六。其。豫。戒。以。戒。有。論。升。上。六。其。升  
戒。以。利。不。息。之。貞。有。豫。上。震。：。動。也。故。初。其。悔。過  
之。心。復。其。豫。為。不。豫。也。升。上。坤。：。順。也。故。順。其。不

已於進之心移于不息之貞也

蘭廷瑞曰其者悔也升豫皆以剛升居上位故豫

四其升亦曰其

命上晉曰其升在上以偶而為消陰虛不富也若

升在上而奇而為息陽實為富則為昭升而非其

升也

吳叔是曰息之義養也生也息則升不息何以為

升象曰消不富也此有妙義蓋日積月累得一分

進一分此以知進知得為升息而不消之息也項

而能化有而能亡進一步化一步此以知進知退

而升消而不息之貞也升而至上正要消得去從

前所造所得都歸淨化這方是到所學所應盡微

十升十不可見不可名之寬故謂之且升凡口也

能頤口未歸朱子且全放下終難泰泊皆是如此

看

永康曰其升正積小為大之義本之在地不見其

長有時而大人何曾見此正是本義時于上六終

之非昏冥于升之謂也利于不息之貞即是其升

豈以求利于不已之心移于進德此象曰消不富

也消而無所積也蓋心無所主如誠熾然時聞見

為活計提掇則為主腦子有之貨殖老子之積歟

皆富也其升之人溢懷息昭任虛御物乎日人茂

心能所心一切放下空：靜：此之謂不富無其

心又非元位者空中間自有理：不昧綿：不已

許大是根在故又曰利于不息之貞

按升辭其同用見大人勿恤既云陽之不當尊位

本九于憂故用見大德之人然成得元憂恤人至

諸辭則云六五用此九亨之道見九二有德之大

人元勞憂恤也言上之三剛勿以陽升為憂也而

征辭言有二解一指六五言謂五既下應九二則

其德日前進一指九二言謂二能前進以應于五

則吉柔以時升既云六五以陰柔之有得時而起

升貴位大金諸辭則云柔指六四也柔不居三進

而為四自下升上時為而已君子以順德諸家皆

云萬物之進皆以順道故本義以順作慎黃勉命

口以小而能高大不可不慎我則慎為長九升

人吉上合志也疏云上謂九二九三也初分之分  
志俱升乃得大吉傳則云上謂九二九三也初分之分  
與二同也然本義云於二陽則本義亦與註疏  
同也王川字子岐以註傳訓字如字本義則作亨  
自吉升階註疏收改作之象傳云往來山之時順  
之而升猶金進自階有由也而升已不復出以系  
乎乎位其位其吉必能自固則吉而升階

困

困亨有大人吉元亨有言不信

既困者窮也安困之名直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困  
名君子不道之不悅於保處困而不失自道之道  
曰困亨也是以獲正體大之人能濟于困然沒得  
吉而元休意則求濟在于正身修德若巧言飾辭  
人所不信則其道弥窮故戒之

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此則為元休所揜  
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故

喻元休處險而說其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  
中又有大人之象五有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  
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  
人不能當已者言不信人我以當涉晦而不亨焉  
曰貞取困窮

會上言曰貞曰大人吉元亨皆指九二而言不  
信則指上六言之也其義在此而不在二陽于  
此險中能自道也言困而不失自道吉而元休上九  
先口之說其不能言然其困既之極則其說非有



言曰人誰信之哉曰此亦一  
易微曰用身者志士于此爲君子此論仁語  
云君不用不或王烈士不用行不彰蓋用之小者  
或就小用之大者或就大家傑地而用之知是  
則聖賢陽德也若而德性定世本有生長定處之  
卿而也自仁聖者是天之既我乃所以達我之  
象曰同則捨也險以說用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  
乎自大人言以說中也亦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博下險而上說爲險險而能說則在困窮危難之  
中無不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之虞不失義  
則其道自亨用而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  
其所亨之能如是者其惟君子乎  
蘇子瞻曰困者生而見制元能爲之辭也險之害  
嗚者多矣然皆有以侵之大惟險之是以陽不能  
堪而至于戰者有危之道也而凡所謂困之之  
世惟不見侵而見險則有以消陽而陽無所其  
怒其爲害也深矣  
龍虛陵曰所字合爲句亨字爲句所如止其所

之所雖在困中下說不特泰然不夫其嘗感此之  
謂亨能此者其惟君子乎  
劉東平曰不曰柔淹則而曰則捨柔者何也元所  
歸咎故以自捨爲辭蓋非爲君子說也  
孫開斯曰文之繫蒙同公之繫文孔子之春秋蓋  
子之好辨一也也夫本心不可明而必見之詞說  
庸衆人不可明而必招之賢哲當身終不可明而  
時去之著作侯之萬世此其言之不信也如何而  
尚口之劣大人亦惡避之  
吳叔美曰德慧術智生于疾疾困而通乃真通  
也其所以得通之故只爲吾心有個必不換奪之  
定它在是乃心之所也書曰王敬作所人曰所其  
無遠達所以至危而安至夷而寧只怕人自失其  
所則困而困矣若曉得險以說既有得此心有至  
險可危者人見得險中有至安可說者從險得說  
便用而不失其所不失其所用而亨矣這不是陽  
剛君子如何有此故曰其惟君子乎指九二之凡  
處困非以忽累而不知險則爲困而不知非心

中得天理自然之安何能困而亨哉論以說斯為不失所也

商康曰貞大人吉象是卦辭釋象曰貞前大人吉諸言既貞而又大人吉者以坎中已系傳述大人者孔子恐人疑貞字為戒訓也若將此四字連作一句不詞岳矣恐无此体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疏水在澤下不能潤物萬物皆困故曰澤无水困君子之人守道而死雖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喪身必當達其高志不屈抗而難改也故曰以致命遂志

朱子曰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滴自己念慮動作皆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致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介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遭大困也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何背惟其是而已

蔡虛齋曰致命遂志者在秦張良蘇武節

為最得筆頭之精神也

何玄子曰口屯曰塞曰困皆以坎名也然而莫若用其者坎在內也坎在內欲動如屯止如塞不可涉也解與坎亦在內然得雷而動得風而散水在澤下則潤之象也故名困君子不得其時沈淪之无水也致命非見危授命之謂致命也人不信其命則先生福福當為有瑞告貞之志何以自遂今一委命則志在我三自極之天亦不得而我制也不以命感志者大且能以志立命致命有坎陷之象遂志有无悅之象

初六繫困于株木若于幽谷三歲不覩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羅美正曰繫與株木皆取象六以柔居剛傷而不能安也幽谷坎下之象陰柔處困之底者暗之甚是以入于幽谷也三歲之久不能自拔以出于困也

趙汝楨曰川女得曰智伯之困也株木使于馬蓋剪伐所餘幽谷初在坎下之象觀齊見也

何玄子曰徐指云木入土曰根在土上曰株以木  
從來樂書云一在木下為本在木上為末在木中  
為末木之為物含陽于內南方之火所自藏也今  
惜為井朱之朱以此推之則株如木身也株又元  
使元葉之稱

正義曰杞木謂之株

又曰物底物以底居人以髻當指物底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絰方來利用亨祀征凶元咎象曰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博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于下必得有道之君來  
而用之然淺能施其所蔽二以困中之德用十下  
上有九五剛中之右道同德合必有相求故云朱  
絰方來方來方且來也朱絰王者之服蔽膝也以  
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亨祀亨祀以至誠  
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亨至誠如亨祀然其德既  
誠自能感通于上則亨用亨出遠而德亦非困道  
卑為困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無咎方困之時  
若不立誠安處以俟命比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

自取也將誰咎乎

項安世曰以故言者義主于行也蓋困者不行以  
得行為亨故六爻多以行取義初言臀二五言蔽  
膝四言車皆行具也色之赤黃皆為朱、為絰也  
亦臣絰也二五無應而以中相應故以君臣言之  
至三上無應則直謂之不見其君云

鄭氏曰困中固有不可物九二是也故征凶山有不  
可不物上六是也故征吉

游讓溪曰需於酒食者安當以待時困于酒食者  
若常憂時也憂時之忠固臣時之業所由成者故  
曰中有慶也謂天下之福慶由于斯也以中德有  
慶則雖困于酒食非所以為困矣

蒙引曰在他人或困于株木或困于食或困于金  
車或困于赤紱或困于葛藟而二困困于酒食為  
好事之困者何有困中之德以乘困時也然有利  
中之德而猶不免于困者何時為當然不得而越  
也故亦須有一件困處

顏韓氏曰此爻有中正之德朱絰困所由有然不

曰即來而曰方未亦以蒙困時未言其困在困  
之人遭逢未必明信于人而誠信可以默然于神  
故判用亨已則自掩晦故以征則凶用當志也故  
志元啓  
何玄子曰行中應五君臣同德終能有為而濟困  
故曰有度  
尔康曰酒食影古人常日川耳在需則需在用  
則困此在則九二為柔所掩雖為困中而位剛中  
其五同德為上所顯故有來旅之象士人在  
困元可自致止有指誠一念可以自信可以格上  
故利亨祀若不自揣量遽有所行則凶矣亦非其  
罪故元啓中應五終能有為有行而凶亦非其  
罪故元啓中應五終能有為故曰有愛象于困  
于酒食樂全大也象傳多此例  
尔康又曰困九二一陽在二陰之中上下俱險日  
用甚困而食即言日用此今人言安于暇食無患  
無患之謂也朱子言彼言者雖有意趣矣非  
易旨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據于蒺藜來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胡雲峰曰六三本欲捨九二之剛然九二剛中正  
三剛柔不止故自取困為上六困之極晦則此可  
至于吉如六三山上用九四下據于九二以不  
上故二剛之剛夫其所安唯山而已  
朱則用石據蒺藜俱有柔言蒺藜者柔全大也象傳  
通例  
九四來徐困于金車吝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雖不當位有與也  
傳四下中正不遠人二有剛中宜為初從四欲  
從初而阻于二故其志不遂而吝是困于金車  
也蓋不可言吝于有剛中而志不遂之故初四  
正意終必相從矣上之柔弱困之凶全不在此而  
二  
蘇君禹曰四與五同為上二所掩其凶見雖重也  
于五逆之時那惟沉潜以察其禍反在四侯其凡  
故五曰乃徐曰曰徐其勢然也然四五合極大

下之事以...之故曰有...

本五因窮之時...之故曰有...

商康曰凡事不可急...  
故容容舒安用之道也...  
日此故言酒食此...  
用之時故以金車...  
不飲喻越...  
不當位有典不指...  
非同德且九四...  
九四切比九五...  
典也然則二氣...  
之氣虛室相感...  
又曰人當用時...  
四以陽臺陰人...  
福下一邊故曰...  
陰柔幽暗有何...  
下有典故能有...  
言已用非惟此...  
三陽之較六為...  
二四同功曰上

九五剝則用...  
志未得也乃...  
朕南仲曰事...  
聖百神蔡仙...  
陳潛室曰凡...  
誠信之觀當...  
實利祭祀耳...  
孫開斯曰二...  
有照為界...  
喻命即福...  
全謂福亦為...  
典天之命...  
以通之者...  
其叔美曰三...  
供上之祭曰...  
亦康曰剝則...  
皆祈禱不...  
分屬因於

赤統九五君仁不義一己為國計之用皆其  
用也然其五與二俱陽爻中直之德一時雖困終  
人有說其誠之意自能感孚於下故利用終九  
一亦有未統之用華未統為君不可言則故別出  
言未字意重筆之妙如此  
人口處用更當詳說乃徐有說乃不為是自行扣  
通典四來徐：同李公晦云利在祭祀則雖困于  
人而尤可感于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能知  
之乎錦子云惟中于時乃與天通處用之道也

人口五二雖不可泥言君臣而實分上下二口朱統  
五口亦統二口事犯五口祭祀朱統未在中故  
曰方未臣之所用即是君困五乃困于亦統立言  
字有法

上六困于易為于艱說曰動悔有悔注言象曰困于  
易為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注居用之極而朱丁九其應行則愈統者也  
行則條統居不獲安故曰困于易為于艱說也凡  
物皆則思愛用則謀通安至用之已則謀之時也

口有志謀之詞之謂之所行有悔也故  
曰動悔有悔吉也

傳三以明在下卦之上而以上言一卦之上而元  
為何也曰三言利而義險用而利則險故以上以  
果居說唯為用極非用極則有妄用之道也用與  
也之上皆以元應居非終之則流血過如用則有  
悔注言七險極而用說休故也以說順且可以繼  
于用也  
李梅子曰之刻自曰以上用之極也自曰以下安

用之極而思有以通之也動困悔矣以其靜而元  
悔孰若動而有悔為窮之通往則吉也  
田雲間曰諸家皆以吉行也三字為一句非也蓋  
動悔有吉是可行一是句動悔有悔之所以吉者  
以能行而得之有也行也二字只是時節在吉之  
處

胡寅奏曰用當而通其上之時于然則困不害其  
亨柔困不悔不吉而悔字與豫悔是有悔不同豫  
言悔違則事必有悔此言事雖可悔而能悔則

吉聖人奉：欲人悔過如此  
即訓中曰用者不可動九二是也故松山引不可  
不動上六是七故征吉  
趙汝楙氏曰此卦凡言用者當于用字為一讀謂  
當用之時丁休木才德食非為休木而食所用也  
當以乾乾句法求之他卦：皆用  
却仲興曰卦休用而爻為酒食未幾金車何也恒  
人所謂用者失其所也君子素貧賤患難不失其  
所則元固不亨雖木石蕪穢為家何傷苟中元  
自得即富貴酒食未幾金車皆弁釋索也故以  
陰用為憂患以喻小人陽用為福澤以喻君子蓋  
才之傷人也安于當獲之理待已足于福金有之  
病日也譬于空埃文王之則也不計于里之田  
而難十三分有二之日當富貴而足而不起此憂  
患而當此其感：之保一也故所謂欲事  
路綴袍乃所謂而食未幾而樂而之休木蕪穢祇  
自荷其戚耳之說矣  
尔康曰君子之用不在榮華富貴人生不能行物

像即錄時時是猶乾也故二之川一則金一之  
困于金車五之用子亦乾即富貴紛華無不是用  
口酒食曰金車曰亦乾六華而吉錄休之人三者  
已盡之矣其以扶傷酒食元傷食上言象中  
此澤有株杭木謂之休  
按用卦與困用而不同困字止困于字諸解  
皆以不失其所為句乾之又以所字上為句  
字字自為一句貞大人吉以制中也說六此就二  
五之文釋貞大人之義程傳雖然明理則云  
坤重九五一文用于休木入于山山說云初有  
應在四而二陽之大金諸解則云初金三四同應  
曰方為上六所淹休乾云休木謂乾之乾葉之  
木三葉不乾乾云用之為道不過乾葉一葉之  
後用即出大金諸解則云雖當三葉之又不能上  
觀四之正應蓋終用者也困于酒食乾云九二休  
則否陰處中九也應安用以所物莫不空酒食豐盛  
之象也傳則曰二本直其幹氏亦用之說休木為  
以為困于所欲之多謂此困于所事者何意時乾

既云其方始向之象傳則云有道之古行來相求

易學卷之

後既云祭服傳云王者之服最尊也祭于則曰

武林京爾康去病文輯者

可以本後高君亦後高臣如何詩中今皆斷望方

井

說方則則原二可未後也杜山元孫說六自是致

氣其瓶山

山无可忍事諸家皆然惟本義云子為為元各求

徐：既云四故世而行不取疾速傳亦云四故故

初而阻十一故其未建疑而徐：諸解則云初六

之未徐：者以用四十九一之今中乙九五一爻

注云雖遷移而井體無改以不變為德者乙然日  
引說未嘗言慎終日象注未嘗言有恒有常乙性  
有未嘗皆欲素靜不以人有性未改其性謂之性  
不渝度也已未至井上而求汲井功未成已井道

既云五見物不歸已而用威刑行其制則之事故

曰剝則異方章叛故曰用于亦後傳則云剝傷于

上則傷于十上下皆徐于明也用于亦統看之下

不來也

以已出為功凡至而履與未汲同也  
爻翻曰履為功也

既井者物象之名也古者有地取水以飲引之謂  
之井為此井名君子既汲井民有常不變故始元  
改祭物不方其過于井故以續而之其又言名之  
井為改邑不改井者以四明井有常改也明者休  
有常邑雖遷移而井休不改故云改邑不改井也  
此明井用有常慎終日引說未嘗言慎終日象注  
未嘗言慎終日也象注也性與井一之明性者井



井者靜之性也性不吉言使靜不以人有性水  
改其洗濯之性故曰性來井也此下明井誠言  
井功離成也性成也真近也離成也離成水以至  
井上則使出水也水出井口而物象其類而用之也  
象其方成之功則有出井之象而水不異喻  
今人行當從道善始全終者有以一終其性也  
井故曰性來井也其誠也言亦有不之  
辭言不之有如此不充終者計復一瓶之水何足  
言誠以喻人之終極不成人云則取喻人之德也  
不恒不能唯終始故就人言而之  
疏中改邑不改井明井德之長二句則井川井  
至三句明井誠  
世本曰黃帝嘗井而益作井  
胡雲華曰澤無水為困命也澤離兌水而井則有  
水性也知用之成則曰命知用之長則知蓋性  
易性命之書而言之則且知者意用井二片石也  
改邑不改井三句為井言迄至三句為改邑言改  
邑不改井之性之性靜而安也此其井性也

章本清曰天下以上井井取象於水水上有水  
故為井凡整井皆說以及泉則以水廣其下而水  
上才不故為井之象復以木為汲器人以凡其水  
不取水自井自一之謂也  
疏中曰井者何有誠源學問不窮心乎最好玩  
味凡水之性言自出井出為井而自出其出不  
言可以存德可以存身可以存一人可以存天下  
人所當之有  
易學曰泉其于水而上水象木上乃有木井水  
也其木槁槁也北方井制如此三爻皆北人取象  
條辭必據其物木于生南方又其天陽絕不見北  
方井制縱云書中亦見之終不如日觀之其也  
郭神典曰古者穴居出水之木為輪磨而所以  
託故又主四始從井從世以乾乾為不說言以金  
世井上結梓象其木德也  
又曰吾里中人嘗語此詩古井其何以木之井如  
井字疊累而上即古人所謂井幹者也則知古聖  
為象之長非有謂以木為汲水之器小者已言汲

井井井之川之性物亦定也。注云：木之性而為其  
執人之十性知之。行有木蓋皆其性。是子  
元至不木。猶井已未至井上而木及也。其說亦  
及水之器而沒有一是。急乘之人一星。破按之人  
然其本及。月比之。也。  
蘇子瞻曰：至井而木及水。口流。至井而木及水。  
口木。猶井。木。有得。其。井。之。功。也。故。之。為  
其在。故。有。井。  
訖。命。曰。猶。則。而。謂。理。汲。水。索。航。汲。器。又。故。言。凡  
器。已。或。謂。古。元。補。故。不。取。其。本。及。理。以。木。索。度  
師。如。得。聖。古。皆。用。木。故。古。謂。木。為。航。也。則。人。凡  
為。之。皆。此。象。其。水。之。故。  
李。隆。山。曰：聖。本。為。航。後。重。而。故。言。水。口。謂。之。凡。代  
其。說。也。  
索。曰：曰。伏。義。之。時。本。有。索。登。之。也。古。謂。木。為。索。而  
汲。井。而。金。索。力。有。其。於。其。本。及。理。也。事。且  
其。言。亦。後。人。所。後。故。古。有。立。祀。之。言。是。則。木。性  
中。為。木。有。其。也。至。其。也。上。也。

航。非。木。也。以。謂。之。井。上。故。謂。之。航。也。其。性。而  
在。井。上。與。井。索。及。皆。木。索。古。人。井。之。制。年。能。其  
除。同。等。上。有。航。木。及。板。為。幹。板。而。為。路。木。者。為。航  
其。說。亦。為。之。不。以。理。上。使。水。及。中。故。人。曰。木  
航。亦。上。而。上。之。故。法。為。五。十。丈。以。其。本。在。井。端  
也。楊。子。年。曰。於。之。也。不。以。理。上。而。上。之。也。二。十。七  
人。謂。之。闕。下。如。井。韓。耳。以。平。所。是。也。今  
則。井。航。其。說。與。大。北。藏。其。前。之。說。同。言。曰。同。航。也  
其。說。亦。也。謂。索。井。不。得。出。也。舊。謂。用。以。今。往。索。也  
為。長。  
知。泰。曰：曰。說。者。皆。曰。井。以。不。及。為。索。也。為。以。方。表  
而。虛。不。為。不。及。者。得。而。為。其。則。四。井。降。水。亦。木。索  
元。蓋。繩。但。不。可。以。為。為。則。耳。未。論。小。於。之。所。不。然  
性。來。井。之。正。中。言。改。也。不。改。井。非。謂。及。井。之。人。性  
來。不。絕。也。井。之。亦。非。如。此。說。亦。索。登。之。也。是。至。數  
句。似。于。猶。本。及。板。而。航。已。航。然。說。亦。傳。本。有。功。也  
仍。宜。作。而。板。如。謂。航。索。未。出。井。為。其。則。航。子。航  
出。井。者。便。是。也。子。





本号水之升皆指舊矣

杜詩鵲巢窠淺井可証然者泥之口古者為穀禽

魚通曰禽以為是蚌蚌之類甚以為此方謂較諸

之物為禽者甚矣

凡二井谷射則覺敵而後口井谷射則覺其也

註井已下其為淺下口其通不交其莫之與也

傳井之通上行者已問谷之水所出而就下二

古井而就下失井之通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

井而而濟物公乃下就乃泥注于射而己射成以

蝦或以為蟄井元中敵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泥

注于射也覺敵而如覺之破而之旅行以未以相

即曰射相附曰射

射口川之水流下口有無遠而為二也井之米

微上口元其進而元與也

即本曰元其亦時合之意謂之也己井又下

泥故射得以得其中泥于泥之故局則其元可與

見矣

亦應曰元其說者以為元應接故元其也井卦諸

之不取應其雖其二五故應有：相與之象蓋泉

以出為功井以上為用二之雖其：方在井下未

在深荒之地故曰元其與其初清六未有所聖扶植

之用是也

凡一井澤下食為其二則何用其王明受其福象

曰井昭不食行也己王明受其福也

傳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南案可用而食也

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飲賢士見川則已

得行其道名得享其功下得其澤上下並受其

福也

深王補嗣謂不得乃凡中注謂其去機乃之乃

是挑去井中之泥使泉上出而為井也蓋中機口

凡三石得其正井案者也井案而不得其正也

不中者非也否之否也

揚止者曰可食有泉已不可食有泉已井何出焉

人之行者則之非為井則之為有一機之名乎不

見川于上者則之井一用一邑食其福君子一川

天下受其福有泉井之善也則其：有泉者六

明王明如無賢仙凡曰明王不為人知能于  
故微明揚之光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極明哲之

高宗山間說微野之骨骨

明平卷曰上六之有孚即九三之心也二人之相

與身非中二也但何以見其有孚也則相與而中

乙乙但之合者多矣第五倫所謂一曰十起進而

安緩者是也九三又言心則象言行則者事實極

是而不收則行路之人皆嘆息之九三在上而為

之應者能不動心乎故象以行言之所以明其

當然也

蔡虛齋曰一說求明王語意蓋云九三為下是王明

而志生討得個王明未上下並受其福矣非謂

九三求索個王明也只是傍人曲之詞

步望曰微象求王明是文中晚一承五今而解

云求王明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求若以不

求之求

六四井甃元谷象曰井甃元谷所井也

往井位而元意自中而不能給上六之枯井之象

補遺上三

止建安曰三在山卦澤井內以致其象四在外卦

兌井外以聚其汚蓋不深則汚者不聚不兌則宗

者易以比君子內外交相養之也

九三利賓客象曰或來之賓中正也

既以中言王旨非旁中言王則言利且言賓客

皆或來或來乃食也夫言賓客有清而合而水之

本則過物而後濁而品故言寒來以本寒一

清聖松曰利清寒也水清而寒則寒故曰寒來

物于下者也九五之賓象即九五之所出也三深

之四兌之皆於德以待此九五則從中正而古尊

位是王明在上井利寒來乃得彼乃為人言所謂

並受其福者也

呂仲木曰君德而不中正則皆成有優在之此珠

連元治需之益是卦口者也

上六井收勿蒙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威也

既收凡物可收者則謂之收如五穀之有水也

本義收沒也元吉是口收處廣收者元吉非直

此是安田。有井口二葉。故者以爲之。出者  
還升之。其也。以者。集之。止也。井。以上。出。功。竭。至  
下。收。而。升。登。之。則。成。天。聖。人。之。言。以。情。之。亦。收。而  
出。而。不。以。其。金。之。以。故。以。象。馬。大。則。收。而。以。爲。其  
成。天。下。信。其。一。而。有。子。故。其。大。言。之。言。  
無。子。信。以。收。者。元。之。上。言。也。故。其。以。以。其。而。井  
之。信。在。于。收。人。以。爲。之。則。下。離。有。而。集。而。不。上  
雖。有。以。而。不。能。故。以。集。則。有。子。元。古。  
井。井。其。同。以。其。井。一。則。云。井。一。者。身。之。說。傳。本  
其。明。云。往。者。未。者。皆。井。其。井。言。左。者。皆。其。同。也  
逢。交。亦。未。就。井。氣。其。統。以。諸。家。以。之。至。亦。未。就。井  
高。句。云。未。及。寸。同。也。氣。其。統。以。以。而。大。其。同。也  
未。子。則。云。至。立。作。一。句。亦。未。就。井。氣。其。統。以。一。句  
直。謂。元。氣。而。止。如。故。本。及。井。而。能。收。其。功。不。收。也  
則。疑。云。水。中。蛟。蟠。未。子。云。蟠。中。一。則。云。其。統。以  
云。直。遇。賢。主。中。其。行。能。傳。本。其。則。云。上。有。明。王。賢  
才。見。則。明。已。得。行。其。道。君。子。其。功。下。得。被。其。澤  
上。下。是。受。其。福。也。井。其。氣。其。統。以。一。句。不

的。其。言。云。井。有。子。而。後。用。人。口。高。離。以。元  
五。十。德。善。夫。功。及。子。物。如。井。集。之。天。象。可。以。合  
之。井。收。統。以。收。成。也。傳。本。其。云。人。及。此。之。人。同。其  
其。是。反。需。之。以。乙。有。子。統。以。其。也。其。統。信。傳。以。其  
以。而。有。常。本。其。山。云。上。有。身。而。不。其。也。

章已日乃年元亨利貞悔下

証夫民可與冒當難終通要可與樂成則其成始  
故章之為貞而日下之日乃年元亨利貞悔下  
元亨利貞悔下之日而年元亨利貞悔下  
所生之乃年元亨利貞悔下之日而年元亨利貞悔下  
于實曰夫命已立之日也乃年元亨利貞悔下  
悔下者復其故也其故則人不能信故必已  
日然使人信心從

蘇子瞻曰元欲下而遇阻：從上而遇元則不能  
元相攻攻而不已必有一勝：有斯年之災火也  
羊金離章元有也故曰年元亨利貞悔下而金  
非火則元元就春用雷而後知人之利也故大  
章不信于章之日而信于已章之日以與始之下  
信是知以信者章之所不能元一時有以亡之者  
亦

丹陵氏曰章與陰陰是離元相與上下其分別  
陰之水大主下分章之水大主上合也分故見其

同違合故見其相息不相得其于不同行而止上  
中下倫年元利也

何玄子曰已日即六二所謂已日也乃年元利三  
九四九五所謂有年也與七初九四所謂悔亡也  
所以云已日者以易卦初四損之損初已說元貴  
天下離大為日六二離之上爻也八月十日甲子  
戊為前五日也之祭為後五日庚申六下之事不  
當輕違乃能事信于人故以十日為年元利三及  
中下之而不着年元已過中平之後則元利三之  
夫一說十千恩已而庚之章也何庚至已十日決  
矣已日決日也章不即事決日乃事乃離辭之一  
說全曰從平于千為庚元之行也遇離而年元利  
一日為已居金之間當其時矣一說戊已為土而  
已則陰土也又土圓離元十則乃坤土也離火  
燒元金者新製者惟土可接續故月令于金火之  
間置一土也土未以離元皆陰故但舉陰土也理  
皆可通然似于六二未切

邵子曰曰章以改變為義元金其水其木離火



皆順而相生性自融至死又死金非指坤土  
否間則與澤火不相得華之為非離下火上則中  
有土元則金水之會而為土丁澤者已土象也五  
音信為土年已乙辰土能合水火之氣故言能成  
上下之乎步中更法但欲天千如先後甲少之類  
十千水為金而巳中先之華道主乙日乃年定年  
在華光處四地低降而後悔可也常因正易又元  
象天有言悔亡者僅見于此式已皆土但泰陰土  
皆以離乾宮陰故之中更三四五項乾故降乾四  
德乃者難辨莊子曰是其所以乃  
却仲與曰華取元不取坎：今一乾元金土之和  
則則靖虛成是泰漢以來帝王之革命有年定為  
武之舉乎  
示庚口已日十口大命已主之日乙丁是乃天  
中之口已日則事乃而當華之日乙丁是乃天  
一日之間天合未地則為右臣當日命能助為獨  
大之表已上明則曰民可與習言則其意可也  
泰成雖應始與故華之為道即日不子乙日乃年

之二說但此字誤以己字為新之此已言乃左傳  
所謂己語之誤此其有語費也寧有己之之也  
是已與語對語費可省未新已言事理大絕之已  
出之也申則月之事乙乙日言華當降言吉去  
已左決然當為之日大是以下一非可下事之即  
可下若不如此則而為此出人有言不便是非  
必致後後故言者未測其本末也以此多事言者未  
受其決裂之以為害已事如何不事人如何言事  
。又曰元亨利貞四德則自陰類口有四德乃可以  
舉四德既全所平皆當而所華之悔亡也有悔亡  
二字所以四德共死也卦不同凡卦詞人有悔亡  
者此言之中誤作已  
又曰離下是上乃華元下離上乃華元以九為上  
而六為二則華元位故曰元亨利貞於以六為五  
而九為二則華元位故曰小事吉也華元元五則  
可以大有為矣陽天之華元天順人見之  
步步通曰已日乃年而乙之日上明則以降大  
低謂即日不子乙日乃年已事請以言其意止其

不同行象矣。一女子居止上不相得不同行也。適有離之意故止上恰不相得也。不免有相色之爭故至十車。陽上止上車而當有如益庚之象。陽上止上之乃子也。夫是離一也。又情不然而相得也。其乃子也。使是車而不當止。是離乃取牛田而耕而之。以耕是而耕臨之。九坤是而無集之。不能是。其所謂物然。辭七。子曰。是止也。水在大上而勝上。火在大下而承下。而後止。火在水下而勝于水。則水熱成湯。則而後止。此乃水火之變也。要則水火之本性常然。此卦名所以謂之革也。不特此也。離女居上。女合為一卦。有二女同居之象。若一男一女。則上下相通。以則。二女也。二女同居則其上彼此不相得。則變化為復。此二女革矣。其所以名革也。睽亦二女同居。但曰不同行睽之。一女中者在上。少者在下。中少不同。不通其志。各有所尚而已。革之二女。少者在下。中者在上。省乃在下。上下素託而名。

是則南溪所以合水之靈澤中有火以出既出而  
東海之元明所以生金之白水也且十石以爲一  
兩既而此金有出焉澤中之大水復大貴也而火  
爲澤中之火也則改其土膏也故曰萬華初出也

陰窻乃水乳而山已入松蘿記西向之四角亭王  
山山下有穴中有水其色如大波奔注而大  
石成大壑深潭火潛其穴以爲穴穴特大其  
其晚氣霏雨而晚使新羅清風以時自起除火壩潛  
曉是也東坡遊金山寺詩云坐覺江山初生曉二  
更月落天深處江心自有孤火川是也臨山初爲  
驚恍然歸卧心冥然見鬼出山左僧乃江月杳然  
相感志山林叢澤晦明之定則野火生焉紫布如  
人燭燭其色青黑于火火則而落從云氣也其

何者。子以爲。既之。不。能。友。治。其。也。當。受。之。否。又。  
作。事。二。十。一。十。年。多。一。世。而。自。大。已。故。常。爲。改。  
舊。之。長。爲。其。九。上。祖。一。之。爲。金。銀。以。大。之。後。其。而。  
金。銀。事。以。大。事。金。已。有。此。皆。以。事。而。大。則。以。此。  
云。下。相。之。然。非。常。之。作。用。且。以。之。爲。水。以。其。身。故。  
之。也。也。

但言曰先天為氣後天為形氣性相感而動則有不  
可相無者由既水火之調水既空平曰氣從非  
石華本質且單以金火論非以水火論之既論  
水火之然者也當論金火人為者也不可單有  
用之極曰右說皆以水火而指顯是此言以顯之  
吾人謂水火而相感是為氣性之調和氣火水  
火有男女之象然後能相生離也水火之二女  
同而而已氣性而遇性一微上為性九和此必  
有一悟之者斯至之天能華金離華也金且人  
無以就器則器成而後知大之用一此說分明其

富元金而不富元澤者謂其所以不富元澤之  
元之象而祖元太極者似金澤之象不容以元澤  
舉之也則二象可包融大華金也以其為中元澤  
以然為皆而祖元太極者一也以其為皆而祖  
右陽二女則二陰金也其所以不富元澤之象  
也其所以不富元澤之象也其所以不富元澤之  
地雖有方寸  
又曰或問元太極何以止有水火木土之象而  
不言元金曰元太極金之象也下方金之象未嘗  
元金已持立後天始定元金于四方而界于地上  
坤下乾坤交接之間造化已為萬物之道矣先天  
卦本亦常當位  
或曰離中女元太極金之象也其所以不富元澤  
已  
象曰澤中有人華君子以治而明時  
林氏軒說謂華非澤用法云明時者一說華不改  
華便變了天變此說不然天變之在萬物不謂其  
澤即澤元定却不同不改而然有豈是明時之說

華底物治而明時者謂其所以不富元澤之  
便有固治而明時之道理  
朱子曰澤中有水火氣火比只是說明和氣  
大氣也色也二陰生色大比是說明和氣  
自那四時大氣在意思君子也其所以不富元澤  
時  
事而論曰書夜有一日之半明有一日之半分  
至者一陰之半明元者九陰之半  
則雲象曰四時以相生為華則元之太極也  
不相元氣以相生為華則元之太極也  
項云世口以水大則澤大之理且以水澤澤  
意以息為重分則水火水火之象可以相息  
永以木上人以金則水有生之之道乃至本與  
火則不無澤也其所以不富元澤之象也  
理雖大至扶為澤所成故謂之華元澤也相並皆  
有相濟之象故又以為既濟今且為本澤皆相濟  
之象也二女相值皆之相濟之象也其所以不富  
是山是澤皆不相濟之象也

後者曰澤中有火元見離義正時也火氣炎而  
非無故火氣十成冬建秋春建火夏建金又子相  
傳因也秋建金火相濟也以此言之金火  
時一秋而著氣遠氣生是也以物言之火金  
相濟是已左行以相生相殺而金人以相並相成  
是故元氣金火相濟是元氣也此與離相代皆  
常之義也

高曰曰時之常惟是秋金生而冬者其常多著  
故澤中有火為華

水咸入之說與古不同此卦重在火烈水乾上

既云澤中有火則火未嘗為水所滅耳

張介陵曰水火立相濟其常也澤中有火且火為

本所成矣而此卦反以離火華澤元何也蓋是秋

之正火火之時也水雖足以起火而元為正秋

全是金休故是為火勝然不曰金而曰水何也

蓋言金則直起之而已不見相生之妙相以濟之

為言則金之為水之性水之性以勝火而起之中

後是相生之理故曰水火相濟所謂水火既濟

以此

黃葵子曰澤中有火其語意已定必以人之言

水火相濟乃與言四者相濟此不可不察也

水火相濟者止

言澤之口言者為天象也此言水火相濟之

火出於水也言火中丁午七火也言火中丁

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

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

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

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

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

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

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

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

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

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

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

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也言火中丁午七火

皇明較端元時今差五十餘度三八以先本行端差之法晉虞喜始覓文日異行差有六法以爲九十

年長一歲永承天以爲大建寧之元年也

隋劉焯又作表之曰：「十五年夏，一受命，昭然也。」

是唐一行於八十五年在印度西境之海島也

五十年來之日本上野古物知識

[illegible]

有光如後天之妙以其加頓之故古今無匹

不同者。積之久久。當有更業也。且唐虞時日。理

冬至在子  
夏至在午  
春分在卯  
秋分在酉  
春分在卯  
秋分在酉

十年而冬左在寅夏至在中春秋二分在巳亥計

其歲至山下春變所由未究第知冬立日反

聖子赴聖日反聖子春分在國秋分在邦矣若此

詩經

[illegible]

新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

中  
云  
聖  
人  
之  
學  
以  
至  
乎  
此  
其  
上  
下  
一  
心

必改史記  
先王度  
其合日  
月望  
信而已  
其

敬仲云自孔子至景公凡四十年

分而象而天地黃帝得之以四時成歲是以至  
柔則治曆又按古考者八家於人時皆以大而証  
三月七出五入五火出下後七月火出下由十  
月火出十入是也而方火之本位以冬春夏皆收  
而生則自是以秋自離轉氣大之二十元相起  
而坤土以收物下其間而五下自相生不如此時  
而元氣相合之卦未天地革而四時之氣此亦前  
人所未發

切九華同黃牛之華象曰華川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疏華之為義更改之名而名皮為華者以禽獸之  
皮皆可從革故以喻為皮雖從革之物雖牛皮堅  
韌雖變初元在平之始華自木或字人言牛不能  
應更施之牛革有似用牛皮以自固本者造去以  
從變者也

傳更華事之大已必有其時有其在其十萬萬  
而惟動而後可以元氣九以時則初也物下革初  
則元時元後而物下下則有儲養之休而無休勞  
之重以寸而雖休而身已壯壯上而無休健皆速

於動也其十如此有為則山豈主矣豈則下中而  
終雖所以不之皆中其時也皆以中而自固而元  
氣動則可也下六言山何也一象動上有山象以  
中而自固山不中而己矣皆使自占山下  
張中言曰雖有物未之負矣之象則有也牛其  
則當牛象切以在下乃革在切又與牛之而在下  
止非可革之仁畜初則非當革之吉止也應後貴  
宜輕雖但當用此中明之通則九而從子之知用  
黃牛之革為而不可妄動以有為也

張考陵曰古初葛辭作不當事任有牛五聖人最  
重改作法極嚴安方不得已去更張雖若初上法犹  
本故事在字仍所以教也去謹乎成法觀象下可  
有為自見

華者外米山也

湯宗之曰黃牛之華桑田之則乾而可以固物堅  
固則華而雖其出進二之華系也故乾之可以  
固志也華初之華則也故華田不可與有為也華  
貴之德也而初之克強之世則時華克強之

揖讓而後行之焉。夫之世。明之性。自當下子而  
 時有不同也。帝何嘗求中而堅。亦不同也。華望也  
 硬也。不可與。仲者。已。雖多。十。人。乃。九。非。之。多。雖  
 之。亦。當。此。其。量。二。天。曰。華。月。當。之。華。  
 二。已。日。乃。當。之。法。古。元。春。子。曰。二。日。當。之。行。有。嘉。  
 江。陰。之。為。乃。不。能。上。陽。而。後。有。也。不。能。自。當。之。已。  
 乃。能。從。之。故。曰。已。日。乃。能。當。之。也。二。天。五。四。自。水。  
 大。珠。休。之。其。四。步。外。中。陰。陽。相。在。注。合。為。不。是。  
 華。也。以。証。吉。而。元。春。  
 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天。明。之。主。上。有。氣。  
 賜。之。乃。同。應。相。應。中。正。日。元。端。最。天。明。也。吉。事。理。  
 在。上。則。其。枝。勢。休。而。則。元。道。降。時。可。矣。仁。所。矣。才。  
 是。矣。感。華。之。主。身。者。也。然。臣。直。下。當。為。華。之。先。又。  
 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當。之。也。如。二。之。才。德。所。  
 告。之。地。所。選。之。時。是。以。華。天。下。二。天。所。天。下。之。而。  
 當。進。而。上。轉。下。石。以。行。其。道。則。吉。而。元。春。已。不。止。  
 則。夫。可。為。之。時。多。有。矣。已。

胡。雲。春。曰。一。又。為。一。日。初。交。二。已。日。已。以。二。  
 有。性。矣。初。三。日。二。有。應。矣。柔。順。中。上。而。天。明。人。有。  
 應。矣。故。已。日。乃。當。之。華。許。後。應。是。也。月。曰。已。日。  
 乃。當。之。已。日。乃。當。之。華。若。君。子。之。華。不。得。已。日。乃。  
 當。已。日。而。一。日。乃。當。之。華。若。君。子。之。華。不。得。已。日。乃。  
 乃。當。  
 此。乃。右。口。有。不。能。不。識。華。口。是。也。子。使。有。為。痛。如。  
 司。乃。當。公。也。二。為。其。華。太。嫌。壞。了。事。右。貴。清。得。就。  
 當。知。自。有。此。事。多。病。屈。不。是。事。不。因。此。故。錯。了。已。  
 華。之。大。事。子。  
 南。原。曰。井。中。凡。言。嘉。者。皆。二。多。太。重。如。順。子。嘉。應。  
 嘉。應。是。也。已。日。乃。華。事。若。有。情。言。已。日。可。華。矣。而。  
 矣。乃。以。行。有。嘉。矣。之。有。嘉。和。是。可。為。事。有。嘉。矣。  
 九。三。江。山。有。為。華。言。二。就。有。子。象。曰。華。言。三。就。又。何。  
 之。矣。  
 朱。子。曰。華。言。二。就。言。三。嘉。結。果。既。就。如。華。一。嘉。自。  
 量。這。個。是。當。華。不。當。華。既。就。一。嘉。又。又。如。此。則。華。  
 一。嘉。至。于。三。嘉。然。後。既。就。了。知。一。嘉。之。人。矣。此。



傳九曰革之盛也時則革之時也雖下休而止上  
無革之時也否水人之際革之時也時近古之位  
非之位也一陰居革之末也以九居四則柔剛  
相爭之日也以此其不可謂當中之時一事之宜  
悔而後革之衆之所當戒悔乃為之事也此言以  
在是之時主以故有乎此改於吉以命之乃也此  
年之已就事而中革行之所以為上也而下則其  
吉可知也中止而至於何也曰明者不也此言  
利而不進進而不進順求中止之義乃中正之人

也易之配義元嘗也隨時而已  
周雲峯曰三則居無故征凶四則柔不偏故悔亡  
然必有學明有政念之吉下三之方說牽故而為  
新政有誅市不輕改之意上一文上故看之牽而  
為新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至易則曰革命而  
後可改而後可變已之在制火元亨之文其變  
全改為秋冬之時下  
亦康曰凡之下即係直吉或悔亡先占而後詳看  
以其總皆是吉皆順之也直作下占而後詳看

‘L

又起炳州生湯武舉命讀八經人言湯古忠信而  
自著故曰大人虎變太古有子也

世宗憲皇帝

三六 占于的爻小入堂而注山者自吉象曰吉大均

卷之十一

۱۰  
۲

傳之於世也華且可與史從而深治之

中為已甚也。故至非之。而人利之。

之蓄自固以自寧幸主于經而不害以成其功

通變矣天下之事始則迷于往古已垂山

予不能言也故垂之終所以垂貞明吉也吉貞

馬六代乎曰馬半然言也矣不在其中矣

嗚呼直曰小人幸而非謂而幸而不幸也石

心不乖所以謂有爭而者如此也。詰而會問而

人本不同，故以革言而之。

月是德代口書以之蘇現世靖史重刊八九

若再過求夫有不反吉成而者此生人之務言可  
為後世坑也  
又曰居貞有功大不德事亦不中事便是此意也  
卦辭曰利貞故以居貞之為事也  
上則時曰利有夫而能伸約有夫而不能伸是大  
致而落故曰利貞又塞而理故曰利貞今居貞中  
其花對節相問  
其非是曰一往而來之乎疑之也他日平文之  
多事也然或曰已曰往吉止是喻好也  
朱謀山曰陽子曰往來則利三爻則往來故上六即  
以動言之  
楊止安曰曰往來則利矣夫曰往來則不致約  
也爻語曰利貞不致約且九五應位正終上六雖  
非主而六丁五故其也法言經或曰利貞往來吉  
曰利往來吉也  
按朱謀山曰六一二曰乃常之說吉元子傳有大  
率謂使賢才少夫可為之時本其與諸家相類云  
不恆其德之九三一人說云此二句是利貞之也

故曰往來利貞上六終命而復不其有是也然  
之吉之也二爻終不虛故曰常吉三終其言實誠  
故曰利貞也朱子曰此有上義而己而利之  
此山居利上之也又說常不吉也然利貞也  
此山在利而利之也中以此而利也利之也  
上之止事也常吉不可不為則在利而利之也  
此利本居利而利之也利有上義而利之也  
之利利貞也合已舊常吉之吉至下而皆分  
則利貞也朱子曰此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  
又何之矣說云何往來利貞利貞利貞利貞  
此也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  
之合于時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  
在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  
下之志而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利貞



第一本上有大馬子以上位號等

卷之四

此山脈者可見也世人之創此山脈所以爲之者

七

7

河安子以爲中而人亦宜在

六  
十  
五  
四  
三  
二  
一

古今一人物志

叩張二  
無  
以易其  
按是此  
六書而  
升名不  
同如

史記  
如  
乳  
、  
大  
坤  
曰  
易  
是  
曰  
堅  
苦  
、  
新  
中  
、  
、  
得

伏義來而陽卦始興陽有不可同之陽川取亨

尚實操則有一一儲之至令千曾日乃不傳示  
象供是男陽大子以夏有九陽之象其乃取其  
正位說之太極以人子明之此理則合者也  
子有云道如一統萬物不是一字其言人謂之  
以云尚實則其言子以其子之象言曰尚實則  
上時之利出古以道貴也  
証此陽陽之象而陰陽之象物上而止也而  
人陰在下則其陽實陽之陽實則其陰實則其  
善之物也取象以爲室主亦傾趾之義也取象之  
初時在幼新施則以出線得是以爲子似也證之  
既言者不古之物陽之例也夫其所利陽實而不  
失其利在子陽出否機之物也安者則勝非正室  
也危之于人正室雖亡亦不濟爲室正室爲室  
主亦此陽之而地而有陰道是右有野子則毋以  
子貴以之繼室則何之也  
王介甫曰傾趾更常也得安說正也更常而更說  
止而更說之字所謂可與值者一則二是一言一

出也上陽大矣何也持乎傾也此所謂會其遠  
者也故君子守之不固而出亦自有其理而不  
傾之易易力已曰傾常之也  
傾常者曰此之象中以象傾則其理出焉山焉  
傾者其理出焉山焉其理出焉山焉其理出焉  
象上入山入山爲安象其理出焉山焉其理出  
則其理出焉山焉其理出焉山焉其理出焉  
既以此者也入下事則自有其理出焉山焉其  
以致之也  
陰柔在下才力不之以勝任德是傾趾得安以其  
予人家中之象  
陰曰沙曰尚其華習柔除矣而初之此言出否之  
占所謂風生澤以未亨也  
其非美曰學問最好是出否將出日收陽傾則而  
出不藏也此子方有光明透出使有日新之路若  
始初留連此否澤要終焉得如金如土之初之  
只是自家虛來洗滌所以便有變化賜胎  
此存中曰古陽中有二之皆室中一人物有所謂

此元吉子

傳以卦名言之如井之字可以說元亨也此當  
 元亨之義古字井字可以說元亨者實有元亨一  
 字後世云元亨者其明矣  
 胡望淵曰井卦元亨之占凡四大有者非易之  
 自元亨外也蓋所唯人有此易人有以一明有五  
 明而為大亨者有天下之重焉其占則宜其大有  
 同矣人非盡井所可同日語也古言人占得此卦  
 隨其高下亦有元亨之義  
 朱子故家改巽為元所象元今故家以巽其卦舉  
 以元亨言之  
 何玄子曰易說文八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宜器也  
 卦與木字下為陽象折木以坎之五本字象作木  
 今陽下作折字出之破休故曰之折木也則此意  
 人掌陽鍾拾水火之介鍾點性休而暗之器既熟  
 乃膏十陽意謂之為卦與本居正謂火宿上立休  
 此元氣之音令人在今今在古與易之義一

易已前和之法當微諸在下休在上則乃然而不  
偏剛反非其明而皆歸生下其初六有顯一  
五出言謂陽之在下而居陰而處之九二之人  
多言於外也夫居居於外者必不與上相親  
今三亦居於外者也  
此亦有言其義曰天下之道上下各有其道  
一也故九二居於中而居於下  
此言四人有志自高者欲用路以高其位而有  
事難所之二人有一有志為利者有事難之所  
飲性自利人雖疾我身我無聞故曰終无尤也此  
又陽到吉中才業自任故得中有庠珍司享抱  
負取貴之意故以此成終之舊說初六以陰柔其  
二有疾九三居中應中不重夫止故不能害又云  
與五為之仇又曰三四間隔然不得本旨而後為  
項說淮南子曰水與火爭焉在其間水火相賊是  
相仇也有助在中則火不能仇而反以相用故曰  
无尤以此係二者既上為順金象承實正氣能之  
虛而二以阳爻陰象和不偏居中正正為能陽水

大於西在致時則下將星何之之有人安於此始  
亦所是

步喉以黃帝使此則音聲王之德自口臣聞之  
天子諸侯以上為可以仁義為其著書是以為  
之上帝建之此為華之社稷而此人之大為之有  
之也此上之有仁義也為有實之謂大國許以在  
不收管不使此是此不氏能知此大主亦之之  
可以重此之如之之可以明察此不克則之獨  
是其吉也

九三陽年平其行寒雖骨不食方而為極終吉象口  
陽年寒失其長也

証陽之歲虛中以時物有也而三歲下計之上以  
陽年陽守實元應之始納受年龍主以待終而反  
食其寒故曰陽年平其行寒雖雖言而終不能食  
也而皆陰陽之和也陽年者之雖言而之而終  
陰年若不全注則元陽在和通方而為極終吉象  
吉也

則雲華曰非此九二皆皆下而本為陽則其一如

清寒之象而不食為三如陽中有雖骨而不  
其為食也其吉子之方可食不食也人之行也

陽年二無五之利也如陽年方食而不可食  
陽年行也陽年五之利也三上之利也之利也  
陽年正自中五之利也之利也三上之利也  
陽年不食之利也陽年之利也三上之利也  
陽年之利也陽年之利也三上之利也  
陽年之利也陽年之利也三上之利也

此人之臣之有才德而受于家烈以自求者也三以  
則吉則示求皆則其有此象

陽年曰之文以陽年陽不能則利陽年之常也龍  
有行雖為雖骨而不能食位也其終有和順之德  
有德如此則又不可有難子曰君子德之德也  
此利守其道其終去其利則又陽年之利也  
而之以上自下不可有合則中五之利也  
吉如之

九四陽折足震六其利也陽年之利也三上之利也





又曰易之行以爻二而所以行以中也上無中則  
凡雖順而不行故九一之行寒以中而行之下無  
又則中雖有而不行九四之震建以中而行之下  
若然之無中之上下之震建以中而行之下分  
中二易又以易中在腹有旁有在口上人以易中  
又大易不可參即謂中而中

六五易中今利貞象曰易中中以易中  
以中中以中能以中能以中能以中能以中  
利貞也中中以中能以中能以中能以中

商康四五上象為中而有中德故云黃中  
以中為者中與中同在一處故德係于此之利貞  
間有能致用也黃中中中以中為中而中  
之實言其實中道也

上九易中陰之占不利象曰上九在上則柔也  
傳中與中以上出為中變以中功之成也在上  
之象利而溫者上九雖剛陽而陰柔柔不極  
利而能溫者也成功之道唯善柔而已剛柔適  
宜動靜不違則為大吉元所不利大在上為利

居無位之地言中其他日其利其利  
而面曰上利陽也易道貴和乎上利利陽和  
陽之功成也故一也五九金上利上利而  
和五九金上利上利而和五九金上利上利  
之金其大而不其大故易之利以上為利  
也

商康曰易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中則不然如此則六五亦非不靜也而德提共一  
又而文俱說之是以六五言之則又利而位陽  
以上九言之則又陽而位陰以而之言之則六五  
為利而二九為利與利與利

項平卷曰京本皆其水大之氣其生也水氣升于  
上水至木抄則為潤氣升果之上出也其成也  
大也氣升上水至木抄則為潤氣升果之上出  
也過謂此亦是一說在明人所本皆其生也水  
也成物者大也



步學卷之

以休中與保上為人所看

震

震者震未配乾是言嗔嗔發驚百里不亡之會

此震動也此象雷之非天之氣而故以雷為名

既震動矣不驚恐也一以天地初開之時力

度道所以震動月陰震之為用天之氣已而

此象震故延雷故烈在子之震不絕之土人事則

足也震之故行于天下也故雷之來也與不與

故曰震來如雷也物既震動不故為非係安其

自正其治之善故曰震言也也震其地之於人

人焉震子則子則震其子則將所震子則則

子則則國也震其子則子則則國也震其子

震守而不失也故曰震言也也震其地之於人

云雷之發非則子百里故有雷王則國公侯地

百里故以震為震謂人之震雷不遠止也百里

以古之政亦有里為里文王作師在殷時則

威震十一國故以百里言之也

酒者陸績云乙者棘也梳湯之器先儒皆云乙形

似單但下兩岐耳以棘木為之長二尺刊柄與末

詩云有棘棘乙是也川棘者取其赤心之義祭記

之礼先烹牢于鍾既納諸鼎而加簠焉將焉以

簠而以乙之出升於俎上故曰乙所以載焉實也

乙者鄭玄之義則為柶黍之酒其氣調暢故謂之

乙詩傳則為乙是香草按王變記云天子祀諸侯

兼大夫蘭以例而言之則乙是草則矣今持言乙

乙者鄭玄云人君於祭祀之礼尚牲荐乙而已

餘不足觀也

傳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礼也以載焉實甘之

俎乙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俎以求神為牲而祈

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之威震不使能之惧而

失守故臨大震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

虔震之道也卦才無取故但言威震之道

則雲峯口號：一陽方動而上為二陰所蔽之象

噫：陰破而上達之象震言百里以震為雷取象

不喪也乙以長子王器取象象有一言一事者

草是也有數句言一乎者震長是也此言震乎  
謂震有亨之道又自以震未幾：釋震字以美言  
啞：以下釋亨字蓋人心常如震來之時就：然  
恐其憂于先必集于後便自有致福之理震驚百  
里言驚遠快迎雷之震如此其震雷甚驚而主祭  
之時一心誠敬也毫不失則言人之所以待震也  
其曰百里曰七邑則因震主雷為長子而實指之  
何玄子曰說文元訓但引易云履虎尾說：恐  
懼今履卦元說：恐懼之文援馬季長解就：云  
恐懼說當為近之一說就蛇虎也然則就：二字  
乃連蛇虎之古  
又曰震驚百里以九曰言坤下畫受九為震說  
君坤為土分九之一以主坤土諸侯家諸侯地方  
百里雷發聲聞于百里  
頃平卷曰傳曰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雷震驚百  
里極雷鳴所及之遠也  
邵泰曰曰震多驚聞百里誰能九端而此心自主  
意思安閒鎮定自如不喪其所主之七邑五震之

亨有如此  
吳非美曰高存之先生曰人有生唯恐懼一介是  
自主人即長子也其主人嘗定恐懼之事所不能  
驚所以有得而無喪言七邑舉其重之真：人下  
定便未死為恐懼動：則有喪矣若曰動而知戒  
懼則可以元喪德喪貝億元喪既七邑之喪也若  
全失其主則恐懼之來不知所惜矣蘇：索：是  
也其喪不可勝言矣  
象曰震亨震來虩：恐致福也美言也：後有明也  
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通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  
為余主也  
李西岳曰有則謂君子所履出處語默皆有當則  
不以恐懼而憂也  
自卿曰聖人不能七情悲之本但悲者之以應之  
其一要平時有手腳其一要處事任其：要進得  
步其一要退得步平時手腳誠敬常存是也上得  
位不喪七邑是也進得步實行有事是也退得步  
喪七勿違是也舍此則震違此也

周聖瑞曰：嘔之非足前後二境聖人心境元  
刻不危懼却非元刻不安閑之辭則合衆人心事  
而言故云從此與先儒之論偶合

象曰：存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纂言曰：古人迅雷風烈必戒况海雷之震于君子  
恐懼心存敬畏矣而又修省畏天以誠也修省畏  
其善而進之省者察其過而改之

張中溪曰：宣王周盛世之君也遇災而惧則身所  
行衆公衆小國之君也反身脩德慶感亦身之合

此皆恐懼而能隨省者也

易言曰：由是致然則小人也意然則用其言  
嘔之而已嘔之人非信然自天之道也隨其言而

不失當度而已聖人之所訓而若如此地一觀

象不可分先後然非恐懼元以改安非然不

初九如一段字所以足前言之所未備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嘔之吉象曰：震來虩虩

福也笑言嘔之後有則也

疏文辭向句既与卦同象辭辭之又与象不異者

蓋卦舉風震之功今恐懼致福又論遇震而懼所  
省致福之人卦則自震而省人又則後人感震所  
說雖殊其事一也所以又卦二辭本末俱守其托  
屯卦初九共卦俱利建侯然卦則之乎此時宜  
其所有封建又則以貴下則是堪建之人此震之  
初九亦其類也

項平庵曰：震有二義有震動之震有震懼之震初  
九三四二陽爻乃震之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震也  
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為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

吳井美曰：震主在初四而初則為王故

之辭即曰：由是致然則小人也意然則用其言

而所以致嘔之七由之故特於後字其言方指

初九言曰：震之初九直趨恐懼以改而後

六陽皆動也何独于初曰震

張子曰：初為震之主是以當全卦之長笑言嘔

上增後字在初義也所以謂于九曰之震自初曰

六陽皆動也何独于初曰震得震之初盡其全

乾之精神乎乾于初九陽至三而全乾乾于三曰

惕全乾之精神毓于初詞與泰同而以吉贊焉此  
文傳可作一卦

六二震來屬億良且濟于九陵勿進七日得象曰震  
來屬來利也七日得以中道也

註震之為義威嚇息懈肅整惰慢者也得以震來  
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  
也勿喪七日得象量勢避當守其中九自失也九  
陵七日之象未詳愚按若從象取則震為陽宮之  
卦九陵七日俱取陽數九者老陽之數陽宮十九

九陵之外更无可瞻矣蓋方其升進之地也  
則足險曰時遇大難則自出故曰避震為利也  
震來其祥中有所之也  
蘇紫溪曰震來而雷未就之所以休初其  
而惕然不自中已畏日者又去其功則之於路于  
九陵日進十萬明之域彼然自得之妙止在九  
漆山中故聖人以勿進二字問之  
劉江餘曰震日者有所失也跡于九陵者不寧處  
也言震之外來者甚危可畏當此之時休其

如大有所失不獲寧安然所告中正猶足自恃雖  
不免若夫當勿進而自得

爾康曰六二來初九之則震動上奮其未信萬  
萬能喪其日精神使出陞焉速避然一本人亦自  
中正不急不懼勿進而七日自得可見天下事急  
索不如緩持越急不如順變躁人之言動不如恬  
者之制致也然一意十懈息亦必因功不知六二  
有其許居敬精神在

又曰十萬曰億又大也億喪其十萬之日也

以五又大九喪其例之是大喪意

又曰象人之說因以震為九以象時之喪  
二震來利時勢之危動之志之震然自然安  
氏昭曠頤後聖明吾家無僧定今定為所長壽于  
九陵身竟之性造詣功深也來此之人一段結屬  
搜剔功夫自是如此然理自有理不可造之自  
有造豈豈助長需養之久自然來後故以勿進  
之七日得慈之七日得即得此日之時以跡于九  
陵焉升焉速避其語不絀或以升焉為精神既喪

不可然吳叔美云造結不已至丁乾健是以功大  
峻極而高更爲中理華端言曰予以日爲日私自  
利之物至于七日得而大通則又辟曰始以爲不  
是實言至此皆爲民實則孟子言天古言直德之  
精者多以金玉圭璧取譬錫我百世此亦日也何  
妨于說理乎

六三震蘇二震行先青象曰震蘇二位不當也  
註不當其位非所當故俱蘇二也而元來震二  
逆故可以俱行而元青也

常登之曰二震義別震義二之震二自外來而驚  
動于內者也震行元青之震二自內出而得禦于  
外者也上六亦然  
劉去非曰六三亦不當位震而蘇二二之蘇蘇寧  
元青乎元也震以勵行斯無青耳  
吳林美曰六一初初漸速不如二之未當所以蘇  
蘇死而復生曰蘇漸二四轉生意未曰蘇二此時  
即卷急便接不得震生之意所以震行方寸也  
昔震行亦如二之躋用乃自厥初也只爲二與四

劉洪不相當故曰不當位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註震四剛之中告恐懼之時爲衆陰之主位其  
身以安于衆若其震也遂同離矣震大不正不能  
除恐使勿安已德未光也

傳陽有剛物震者動反以陽震陽本有光亨之直  
乃失其剛正而陷于重陰以致遂泥遂泥能光也六  
未光見陽剛未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  
胡雲峯曰初四皆震之所以爲震皆震之剛

在下四剛中陰柔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于四  
亨者以之則當上進元青四之則不能進也

六五震往來鳴往元來有事象曰震往來鳴往行也  
其亨在中大元來也

說元行也者往來往來是致危之行其亨在中大  
元來也者六五志尊當其有事在中位而進大  
功若守中是大則元來有事若志往來也致危  
無功也

傳六五震以剛告四不當位爲不一然以柔告剛



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夫中則不遠於中矣。所以中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貴。三田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道中。當重丁正之象也。不遠丁正，不心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六二六五可見。

胡雙湖曰：此爻實分二爻，相似而相反。二曰當未，屬又曰德長，其五曰德元，永有節，所以相似者，以重卦言之，上卦之五實即下卦之二，所以相反者，二柔丁初一之柔也，有可與之勢，故其又為而有。

忠五柔丁四，此下柔丁柔未而獲性以主之。

由其守故，此出之雖為中，然所以不中。

張六陵曰：陰柔居柔丁，不中，以柔反也。此中。

危與行會，此正且動，事之秋，一有六當，而大天。

中德以吾其事而終，皆之審大元表也。何也？

危。

何玄子曰：有事者有事，子皆俱修者之功，分蓋子。

之必有事焉，同心有主，故能不能也。此中。

大元表者與。

觀象詞：德元長有節，句連諸上六案案，視雙，征山案，不十其形，十其形，各婚婚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以九，各其知也。

本意以明，震索索，極故為索，一雙，二索，以是而行其凶，七失，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其修省則可以元谷而亦不能免于婚媾之有言。諸子相曰：是即成，非真有所謂，却者古人教，而于本此保和于本危，皆畏却也。我方在，而而。

畏之則七不入于震，大此降之勝，直也。

陽誠，奇口八口之，而真大，其相而，上。

何也？其有之，防知有之，九也。江亡，而全，此其。

而音則，其其知畏，却者有與。

張六陵曰：上六，他吉，其不，一，防有元，一，索之。

故索之，不十其形，十其形，大受，而，而。

交來，而，而，之，不，不，以，上，上，且，且。

上事，故索，其其知者，七，婚婚，有言，日，月，而，而。

勝曰：世之可其談，本然者，十百人，不一人，智，有。

恒人言而已婚媾親我者也觀其者而為之

我謀則信予諶本然者難也

傳抄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止是或先之震常

震元先机故至此或曰五上之陽六于卦何如曰

先止思動未入應出皆于隣之長右則此十變或

朝迎日夕致月牽頭總知天措足然知地皆四于

躬之晚者也

尔康曰卦至上爻非極言本義則別中一爻五

之震皆在事中上則又以隣為成而震之人有事

外矣以見君子存心也

外也

按震辭其詞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萬家上已

云修不喪也聖之義傳云此句上當有不喪也

四字本義說之或云出即象子之義也

疏云已出謂右也諸家皆言已出而後于字雖本

義則言繼世而王祭六二一爻既云六二以陰

之休傲陵初九之陽剛震來則有危亡喪其資貨

雖後越越陵險必困于窮困不克七日有司所

復甚言六二乘剛之化逆受也傳本古則云六

二乘初九之剛九為震主則動上意能禦之故

使喪其喪其所有也隣于九故卦主高以避之也

然二中正以自守勿違于初七日而後其常矣蓋

言六二憂震之善也德註云辟之傳云履之九

七日傳云九重之多高之至如九人九地七六

之終而更始也或以為互艮有陵象九即初九也

七日者至二而上又自上而二為七數本義則皆

云本詳蘇氏疏云畏懼不安之貌傳本反則云

散自大之伏也

散自大之伏也

事故或之曰

大中也所有之事謂中

疏云石守中是大剛也

大元喪以九喪為人

長云中心

良

良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元者  
註良其背目元見也皆有元見之物也元則目  
然靜止：則元見而不獲其身其背有誰足  
而不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夫此止之元者  
物自然而止若施止於而則對面而不同立像生  
其情則喜和並共近而不相得則其背元者良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故也  
說良其背者此明施止之所也老子曰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

傳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物欲也故老子曰  
而求其止不可得一人及之則當去其背所見者  
在而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而行不見則元  
欲以亂其心而心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已歸  
忘我也無我則止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  
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之元者物也外物  
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元止乃元  
者也

本義止也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下中陰上  
而止也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陰其上之人亦止于  
地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于背而不有止  
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元者也蓋身動物心唯  
背為止良其背則止于所當止也且于所當止則  
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雖行于庭喻  
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蓋良其背而不獲其身  
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  
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元者也不于

曰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此言計自家身已不計  
人口欲出于身人欲要一外物事便以身已去  
討則他若元所欲則只隨地而一動便元以動此  
身一般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身不  
見此身方能如此

又曰良其背雖是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  
分不得有一些私意不得  
或問伊川解良其背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于  
物則元所見元所交乃得其止而安若有所見

有所交時，是全無所止之處。夫子曰：「吾心不  
見底意思，濶濶也。」他處說是他處，有言「安」字了。  
相傳如此，又問伊川云：「山嶽不萌外物，不恰如是  
而止，乃得其止，似只說得靜中之止。」曰：「非  
明道云：『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是也。』」  
「洋最好，便是不獲其行，其底不見其人，不見有  
物，不見有我，只其所當止也。如為人止，仁不  
如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仁，為仁止于仁。  
不知上面道何如？只是我當止于敬，只說得所當

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  
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行，處便說不來。行其  
處不見其人，感難說。只微止其所止，便不費力。  
伊川謂其止于所止，當止于所止，未幾感難說。  
自解得，分曉曰：「其止」，其所止也。上句止于所止，  
背字故下文便接之。云：「是以微其行，莫不皆然。」  
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于所止，是背字所  
足解背字。蓋云：止于所當止也。所謂至善之地，如  
君之仁臣之忠之類，大槩看易山謹守系辭象之

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又曰：「伊川說其背是  
止于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如所謂寡言、寡色、寡欲，而明德自集，其體  
不接于心，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如此。」  
此  
鄭氏曰：「象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意終不言  
隣，有背而面止之象。」  
項平庵曰：「卦辭為其背，象為其止，是氏說之  
曰：『象亦當為其背。』自王弼以前，無其止之說。

今按古文背字為此有誤，為止字之理。  
趙汝謀曰：「氏良久，家皆通取諸身，而義不同。或以  
恩為長，如母如妻如腹如心，如腹如心皆面而背之。  
名而故感，長以止為長，如腹如心皆面而背之。  
名皆故止，此與長其背背背也。此與腹同，此皆  
為不能止之象。曰言身，終歸止也。此以背能終  
其止也。長背于死終不死，則前功盡敗。言又至上  
震者，于謹始謹則人知惧，故吉唯在初。  
方猷夫曰：「元心之感為成反身而立為長，故我言

心法良言月法

雖念帶口內外面忘乃入聖教者語此則平日中  
皆為內境安排際應皆為外境二境了不相干  
心渾然中存非止其所乎此非靜極而後入  
言來其口止有二義有止之無所自即人字之  
不至善也是謂乾德非義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斯義也有止之有所自而止之止其背也此謂  
德非辭不復其身不見其人而斯義已歸所之止  
為君子時中之學其道光明有所止止為後世

定之學僅可充學而已大乎此二義以得名稱而  
止義始小然則止則止上為乾德之貞別止上下陰  
陽俱敵處而不動此故止取其背之義此即靜學  
之宗旨也機儒先每以大公應順言其止之德似  
此于乾德之貞則六子中惟長也為最純貞不  
也近有以向日背立各不相見言其背一義自此  
于止義似易故弗取當先生上張一義甚是例  
而其言取程不取朱殊不可少  
却仲興曰嘗人之心地勝之學告于莊生靜定之

學強制為王有裂黃蘊心之苦是以陰或陽耳  
之為止陽止也震陽動于下艮陽止于上在下者  
靜極而動陽動也在上者動極而止陽止也陽止  
者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如微動求靜以靜制動是  
以陰止陽也以陰止陽是謂無陽枯槁斯為非易  
所謂止

又曰凡人所共世當有惟以有身有當受行  
待有規矩視聽有法則心知无妄念何動且止故  
聖人教人其其背者非日所不載也五字由向  
心不逐境視以不觀聽以不聞人能不觀不聞不  
下何思何慮是謂長其背先儒有憂其玩物者大  
象外之旨矣人心恬之文後幾同言然人多明  
必始定靜直于後人求其心以日夜之所思即長  
背也若告子之失在繫心而不任不動心學若心  
如大中之先憂枯寂亦早計耳故六爻之象皆取  
諸背初為趾二為腓三為臑在後也三黃脊背也  
四身不言心在前也不言背黃即背也五輔而  
不見面見其旁輔也

疏上下敵應不相與者也凡應者一陰一陽二不敵今上下之位雖復相當而文皆時款不相交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八氣之卦皆六爻不應何独於此言之者謂此卦既止而不交又之時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無取以明之也傳良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以止之而不得其所以止之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又止於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忠萬物各止

莫不各有其所以止則安矣所謂時聖人所止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惟止之各其其所而已上下敵應以其上言也則曰其所以止而相與今上下二体以故曰應故不相與已不相與則相背為良其皆止之義則背故不復其所以見其人是以此能止能止則元亨也朱子曰程傳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此意却最鮮得分明良其皆恐只當如此說

朱子曰步之良言止之義曰良其止、其所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總見得是事重便有是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使自不出入也何玄子曰時止則止四語正聖人分明其止之義蓋恐人以此空守寂為止故為說破時靜時動而無容私為思下智見定亂忽無如谷響然有應物之音而無可尋之跡是之謂止不然行固非止亦非止陽明先生所謂思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

心亦動也一絲未淨太虛之翳去九明之体未去止其所正鮮其皆乃元分所之所思不出位坤卦正位當休之位豈有定休之可言哉不難其止而生所謂吾良其也不見其人答然則其止也四典云三心不可得即此意周子易直以終四十章之旨而二程以來皆以喜怒哀樂未幾為相傳指訣其意微矣嗚呼孔子所以惜顏子之未見其止也豈易為俗人言哉問良之象何以為也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物之

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寧天而光發是也

胡氏湖曰良一陽見十二明之上陽明皆見於天得而後發之故良獨稱光明

章本清曰天下名山巨嶽夜必有光故云七嶽陽良曰其道光明大畜上艮下乾象曰剛健萬實輝光誦上坤下艮象曰誦尊而光可見光明皆良山之象象

蒙引曰本義云非若止之所也大人有四時各

用地有四方此不同人有四德皆不同一理也蓋休而後用有以行也此理所關甚大人于此理若克將本即是從之以中正仁義而三德五人極矣天下萬物元有元个本休者雖天地亦然止如天象亦惟北辰不動故能幹運周天之星斗斜宿蓋北辰天之極而居上者又非南極之北也天時則惟冬不用故能有春生夏長秋成之功所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五方則惟北不用者北方地寒不生五穀所謂青海城頭惟有月黃沙碛裏木

無春者也人則一年十二月日口鼻之相皆動而惟背不及于用既不能如耳視而目聽又不能如手持而足行惟其年之所任則則恬然隨之而已元性非止也故能出一身之萬用而不窮蓋人是天地所生者其種出于天地故自然如此耳背字從此從內有言哉又凡器物亦須有个把柄皆止所以用之有也舉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愚于是而竊見大才主靜之意

又曰本義曰人能養其至靜而理存于心則事之

當止皆有定見故其止也日下有其身其行也自不見其人其所見皆唯理而已矣身為至理而理欲交與于其中而己之利害為利害以人之是非為是非如是者靜亦動矣而動入安能靜乎靜皆失則不能主大靜矣又安能止其所當止乎本辭四句皆以其對而言之則有止有行而止所謂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大靜也以輕重言之人能止其所當止則不見有己不見有人皆其自然矣故傳彖以良其背一句為綱領而下文三句之付

言者乃其效驗也

周光德曰良其背之背與成其胸之胸不同背之背理字晦只當靜字若良其背之背字則在心止

用方

王龍溪曰夫陰陽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純應皆陰皆陽雖應而不和謂之故應故應者應而本當應也和應俗學也純應極學也下謂二見應而不留教而不相與聖學之宗傳也鄭瑄如曰卦不言良其心而曰良其背以見良不

在心也象傳不言良其背而言良其止又以見良

不在背也皆所以交互發明心學無休之妙

鄭泰曰曰後先儒不知象有既良字二字象傳元

明下既故字二字遂以行時山為為物物止也

其止二字是氏本作皆無而沙謂石又皆字為北

或謫為止良然或不道本無方所止其所非止之

極則故僅得元符其元符即亨耳

高中憲曰易是一定不易之至理隨時變易者正

變易以從其不易者也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一

止於當止當行之所也人心所以不止以內見外見人之我之見一止而一定之所是夫上下故

而已

而己  
商康曰夫子以上下故應釋良辭故知良背非止至善之止登之極得此解元上妙義凡學人自不

涉事三不問心為最應心隨事轉事逐心生易漫

應故應之字亦依此而自應止在此中

惟往來之為豈漫應者乎則曰語是以重人亦自

收為

象曰泰山其小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而雷而風而火而水而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而

山竝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

難念登曰本發之中思之位也凡思一于理之外

元思便喚做思不出位便喚做止陳白沙嘗言曰



燕喜于廢寢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嘗有所得  
亦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脫而融合處也于是  
彼之繁水吾之紛思在靜思久之然後見吾此  
之依隱然土露當若有物而所謂靜中全出端倪  
是也胡敬希曰程子發明心有一切自覺之  
此便是心中自有大本卓然彼物之功而吾  
而無主物于空虛者寂感而無主只以誠為一  
是有王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能存心  
一等學問當教始當一個心在內裡少為外  
相視之學其無主一也七子守中保家止現人器

相似  
又曰人心有寸虛氣以之所不計思慮皆起于此  
即吾身之太極所謂位之人延思則成思則  
惟寸何思何慮之中而念歸止定不敢外其  
之則存能得當止之真心所謂思則得之是已  
按位字與所字只一張從定理而論曰所從見在  
而論曰位不當出者固不為配於位外然位內所  
當自盡的道理亦未嘗虧大故傳曰或遇或不反

皆出其位也此理甚細

四六其趾元亨利貞象曰艮其趾未大正也

當止之初內欲初萌外誘時作一切止之無物之

先本體近矣然非有柔者可久持也故曰未貞

蘇子瞻曰自趾而上至于輔當其處者非其德也

以一也或曰以上六為輔而五為腰六之輔在五而

腰不求何也據則背也此言取于物者而已其則

何為皆取于動者也曰卦合而視之見向艮為見

其施艮于止故取其休之靜者而配之曰艮其背

又別視之不見艮之所施而各見所施之位

不同而吉山海谷生焉故取其休之動者而不取

其靜以為其靜者已見于卦矣

六二艮其腓不獲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隨其隨不

速隨也

方伯雨曰六二當腓之憂腓不自動象二之止則

不能不隨是以動象之二未得所止大腓本不欲

動者也及其隨是以動而又無由以極之二所以

時：不快于心而恨不能自降伏其心者以此

簡康曰：欲止之難也。良二居正之方，而心不能已。隨者其柔弱之才也，柔弱之才，故勢不能無所倚。倚正之方，故心不佚于他。他本虛，故心不能降伏。其心自家做主，不得久所為良六二者矣。其去非口二文，位俱陰，其象為艮，其于人也，以柔而元，其力因人，隨莫能止者，此無論在否。所非即其心所省，亦宜甘為半出，是時于人，予蓋必自有不自快然者矣。旁其隨而指，則之於以起其懦也，未遑應，即不快苟文右之，予當讀之。

文正之「貞宗」所不免焉。

九

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董心象曰：艮其限，危也。三艮其限，三之心以為高，統應可以自危。自危不知應物，求靜此心已動了，其中正且動而不安矣。危至于薰心，危之甚也。此是聖人之焦灼九三。

語

鄭到中心，照上下休之除，虞翻謂束帶之威，金馬融謂夾脊肉之附脊，則身有主而可立，分別前後則百体無以相屬，心處中背處後，黃在背，身心亦

相向，列其夤，則憂危之為安，得下應物，故其心已胡雲，口實所主在下，初九下之龍，上者也。九四雖亦震所主，而溺于四象之中，有沉之象，故不如初之吉。良所主在上，上九上之龍，上者也。九二艮亦艮所止，然界乎四象之中，有厚之象，自列其夤之象，故不如上之吉。二曰：其心不快，二曰：為重之重，然不動者，心之休如之何，可以物物而通者，心之用如之何，可以絕物。二陰示通，上而不能控之，是物物者也。二本中正，故其心無以不

快。三過剛，確乎止而不能進，進以至上下隨，絕是絕物者也。三下中，唯見其危，為重心而已。照而少曰：限，上下之際，艮之上身之下，就下者也。紫引曰：限，即腰胯也。跨在腰下，跨口故又顯。序云：跨，兩股之間，為腰，謂腰束帶，即此例。五喜作裂，纂言曰：分裂是也。黃背脊，以象上休在腰之上，指四言替，即呂也。謂之替，力人之有力，由于此。心指五，黃虞翻作闕，李鼎作改，重作闕，蓋限為闕，乃拘束之義，謂三之危，拘束于心，不能舒暢，以收

攝乎諸乘之意

易登曰九三一奇橫于卦中有陰之象一涉則陽  
四陰有川黃之象限上下休之際蓋謂水火相  
也黃月皆足謂脊骨身之能屈伸也此非可止之  
所若恃其剛而強止為限分而為上下黃裂而為  
左右心居其間之所依托分崩誰折之象為是  
之象豈得不重灼而及其心乎蓋其時實憂心  
如薰之薰同

像抄曰屬薰心西山經浮山有草名薰麻葉而方

蓋亦華而黑實具如桑葉可以為己能去老蟲今  
月皆故古之改除以此草重之因謂之薰草王  
云前薰也葉曰薰根曰薰陳藏器亦云薰一白也  
草今或訓薰謂為危屬薰心下安之至何者  
據聞斯曰列黃俗云使着脊脊豎起心方收斂重  
心者不以發泄于外而以凝聚于中若物薰香不  
使染垢而言  
學齋帖畢曰唐李鼎祚所集步傳李與品序引頤  
取之于近詳現則皆漢晉諸儒之解虞翻一家頤

少而稍似切于玄珞之上且于自說以夢心三畫  
也其在艮卦之九三艮其限裂其頤為闕心今步  
作薰心而李本作闕心止引虞翻注曰限腰帶委  
也心為腰五木之三坎為心屬危也長為闕之字  
門坎盡動門故屬闕心古闕作薰字為因言重灼  
其心未闕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薰為熱或又  
誤作動皆非也大率鼎作六十四卦皆指動爻五  
休卦為說非後人之所及又于易卦鼎象也止引  
虞翻六十四卦皆現象條辭而執于陽言象何也

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尤為有理余又按象為闕  
字乃條辭說卦虞翻後引非曲學也

按艮限如人血氣凝聚一處成了从麻的立列黃  
限艮限來只是上下分為兩截舊說為左右裂非  
是

黃氏曰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思  
艮限而列其黃則能住涅槃而內外打兩作極矣  
故不安之相嘗現在前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既九三皆向休之際在丁身中未入上休則是止  
于下休不與上交所以休分爲六四已入上休  
則非上下不接故德止其身不分合動則身中  
提名而言中上移身者何也蓋至中則分休而身  
喪入上休則不分而身全九三止于分休故謂  
之限六四施止于全体故謂之身止中上移身  
而中下非身也  
本義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爲是止身之象而占  
身元來也

楊敬仲曰身氣血爾氣血何所思氣血之中靜可  
所有聖人于是不言心而言身于是見心乃虛名  
本元所有苟言心則人以心爲實有主民立私的  
本益固故聖人于此不言心于戒亦不言心象曰  
止諸躬也亦初無義理可言  
又曰六四居上休能自止其身而亢谷者也又  
既曰身而象又曰躬者蓋身者伸也躬者屈也  
伸在我而不在物以六居四屈而不伸止而不行  
此君子知出處之大義也

俞琰氏曰象爲止其生身所由始之身占爲已存  
身謂股以上腸以下兩膝腹後腰臂腎所在處呼  
收之根氣所從生也止其身則氣主而神亦止以  
以柔居柔端氣致柔者故能之  
楊止庵曰三四二休之間皆言身言躬乃身法而  
若根指三在腰下膝口言黃指四以上皆脊由言  
身之欲伸就前而言也躬欲屈或俯而向下或仰  
而向上之謂沈浸而言也二象皆同其類分之用  
腰膝之上即身處爾雅曰身伸也提指百骸止諸

身限之轉動從而能伸者即身也禮曰平身又靜  
曰良其限指身而言卦辭三曰身言指此腰臂之  
間所謂黃即躬處王伯厚曰腰身爲躬見躬而不  
見面說文躬從呂從弓呂即背脊也伸而能屈者  
即躬也故禮曰鞠躬又詩曰製其裳則不能屈正  
皆躬言也象傳止躬則以四十三言大都象辭三  
而伸十四曰身故于三之限曰身黃自四而止十  
五故三十四之黃曰躬其象最明  
象了凡曰看來告子是九三學問

馮宗之曰易言以自則其為心可知何以不言  
心而言身視聽言動無之一言其化弗視也止也  
勿聽也非此勿言勿動也身止心止則已止矣  
視聽言動之身復有心乎雖視聽言動之止心  
心之止子勞而懼物何若使而論身也止而身  
何如倭而聽言也  
唐徽宗曰三以限分上下為兩而四為身身  
上下為一身矣耳目手足雖身是止身有止也  
也

鄭泰西曰又言身來言躬身者伸也躬者生也古  
文辨以身從呂即背脊象良言腓股俱以背象  
此良其身以全體全言止象乃出躬以還皆良  
良以則身

六五良其輔言有孚悔亡象曰良其輔以中正也  
傳五良之上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  
足以當此良故止以在上收斂義言之人之所當  
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之  
由出也良于輔則不妄而有序也言雖發而  
中

則有悔止之于輔則悔亡也有序中部有止也  
輔與頤言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良其輔頤上  
中也

胡雲峯曰輔頤之兩傍皆脊後可而見皆欲言  
其而欲并見頤言良其背故止言輔由是止其  
行也五良輔止其言也能止其言者必能止其所  
行故悔亡

趙汝樸曰出令有緩急發語有後先而卑有未  
緩者急也民不信後者先則机不密本者未則事

不成倘有序焉千里之外應之悔斯亡矣  
葉尔瞻曰輔者言之所自出在頤而傍不待物之  
頤言而先良其輔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

有序為止非誠然之謂也

黃氏曰言出如絲最無定性良輔有序則言語又  
字即解脫矣是名言三昧是名言說法身

上九股良言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子夏傳動者利之本也物失則害至止者吉之元  
也久守則福來非欲享之德不能止其終也

傳人之止難于久終故靜或移丁此字或入丁此  
事或發于又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執事於止則  
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為吉  
孫開斯曰艮者止也則有敬慎之心思貴之以思  
不出位良要思位却說何思位人以相應有人則  
流行而相動蓋人不能致力之易去一心設思方  
得精神貫穿到得思通而立休自為止則其入則  
流行而相動蓋机括亦一  
吳子儀曰艮山象無山艮象其象也則此象

為缺其占曰吉凡上爻除升外卦有吉者唯艮  
之在上者凡八而皆曰吉  
周九德氏曰諸爻象身之分休上獨不黑者取艮  
之主九是主止枕震上切可統全卦故能以艮居  
之謂之敦者物靜皆定化形合神非若艮其背者  
枕重矜持也書之欽止大學之止至善同意其道  
光明吉  
孫開斯曰艮者止諸躬也身乃是下虛己中則  
一六名虛玄穴艮即止此心不可止愈止愈動躬

不可動一止即止此止即止即止即止即止即止  
此此思者思此二良玉却言艮為心無形不可言  
艮道是欲物可止于故不語通即心不決靜自  
由方為應隨快隨心去方為止此一德也其德  
言艮是而能命于心也艮陰心不決亦陰也上六  
有兩卦重山下山之上上山之下空居在右方  
與陽氣收中貫通不息方止故列為即為章之義  
在躬上乃心對限止則與黃分開心重火乘欲止  
艮雖然大不流連即是止袖為心物不可見即言  
之得大雖慢辨唯懶可見止而言從客有序物而  
言慢多矣懶止方言有序悔亡故口中止以心  
之中而正也上欲有心欲聚聚極公停而休中如  
而頂中之陽委因不陰故口以筆終言終即歸可  
知也  
李本寧曰方脉與脊生家言背脊是五臟皆係  
于背九竅有微微潤背為之輸背是身心總合之  
所故以心注于背為七日來復之學由此言之背  
休雖不動而實發動所係動靜非可兩就

又曰程子以筆底一掃不着處一卦是不可以已  
解背有心之役也心不在焉塊然一物以此  
止是無寂滅之止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也  
釋氏亦以斷滅為知見間有言如為止未至空之  
中妙有出焉若與良符大釋本欲言為止之一人  
事因緣起歟則惟空之不得而所謂閑、嘗知有  
知此室耳語雖無字妙有意實為空、吾思以  
其身公于天下不為生死起歟所謂知有止也  
所謂空者非空、釋氏之止是緣斷際之謂也

問未止：至于吾所以應緣而非思緣所以言際  
而非所際未嘗有言未嘗不負其身未嘗有人  
嘗下見其人非言止貴其至于至善也若釋氏則  
一切惟心而已其已止矣又良其貴其一切止乎  
意三代而止業有此一種學術聖人非之故子貢  
曰成其悔上良、良其貴而或悔止于元悔良皆  
止于元善斷其意不盡明若此  
胡雲峯曰震以下一爻為主故九四在上卦之下  
而本元不如在下卦之下者之致端良以上一爻

為主九三在下卦之上而筆底不如在上卦之上  
有之學終也非特良上九為然有上九上可忘大  
畜上九道大行盡上九志可判斷上九大有愛道  
上九大得志蒙上九上下同皆良之以享冬者也  
張二無口步六文皆承象性似良二非大也  
履上始角與物偶舉其一不必全非也人非非物  
即靜止則固身是止終日行不測也事終日志  
閑悔事終日言不閑悔事即動是止非閑寒之為  
止也感則通身是感我欲行則走自起良有思則

悔自通或有言則輔頰舌自動即止是感非舉緣  
之為感也物靜之微顯微無間正可察而卦之良  
成亦從良

方孟敬曰震主在初初之始也良上在上止之終  
也良卦亦以人身取象初趾二趾三趾四趾五趾  
而上不言身象但曰故良者良身能有珍特之形  
在故良則渾身皆心化形合神更不依形而立大  
此所謂不獲其身者也夫抵良之卦可與成泰泰  
看或諸爻皆以人身取象而當心之安獨不可言

者心元其心也良諸之亦皆以人自取象上當身  
之上独不可言身者身元其心也心之取象上  
謂成序成非成股成腹成輔相言皆不足言天  
此四之所以不言心而言身也元身之良則所謂  
良阻良非良限良男良轉者皆不足言天此上所  
以不言身而言象也止有所思有位良既非彼也  
有所而元所有位而元位惟故良首能之  
良從上止上三為主上止五四者三止二初者乃  
三在良中委五四之下假使五四得以止三又為

或其為止上三其限能限二初下使身元不能  
限五四寸上使身入豫則斷口以外限也陰陽限  
也理欲亦限也最得其旨則其象一臂介正中則  
為上下之大維始列行次也位字也東之布也上  
下膝為脈絡分明未伸以時是謂之列此限人列  
強力堅持為厲測其心上通下暢多能勿為  
五四所止而更有以善于四五之止其上通為一  
止上所謂致政此  
按良解其同良其背傳云止了所不見也本良則

云止了所當止也然注云六得其時止則本良  
注同也其極其隨疏云足隨則看也任來也則既  
止不得動則是元力參也傳云二既不得以中正  
之道疏云三之不中則七起而疏之云蓋則云二  
能中正而休系弱不能任極其所隨一也本  
連也疏云不能靜退德從其足止之金與本云  
則云不肯退而所乎二六四良其身元來傳云在  
上位而能任善其身元取之甚也註疏云本良也  
元此既良其輔以中正也疏云位雖不止以言行

其中不失其正故言有序也傳云言以得中為止  
止之于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本良則云正字良  
文



漸

漸女歸吉利貞

傳九坤之變為巽長一里而為漸在漸休而  
中二又交也由二又之交然改男為女而正位切  
終二又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象畢之小  
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與歸妹正相付女之歸也如  
是之正則吉也天下之事進必以漸有漸者其如  
女歸臣之進上刺人之進上事固當有序不以其  
序則敗即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應之

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故以女歸為義止男女  
事之先也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不或同有涉不  
正之疑而為之或者有其事必自得其宜者有  
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漸不止之疑而為  
之或者損之九二是也每陰方就成或以正貞也  
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人畜是也言所畜利丁貞  
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  
所以吉利于此貞止也蓋其固有非設成也漸  
之義能宜事而不云亨者蓋亨者道達之義非漸

進之義也

本義漸：進也為卦止于下而巽上為不居進  
之義有女歸之象為又自一至五位皆止故其  
占為女歸吉而大戒以利貞也

程子云卦有男女配合之義皆四成而漸進也  
與歸妹男女之情也既止而說歸妹動上說皆  
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  
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歸于是夫事氏  
云止而巽動不方也巽而止則巽矣說以動所居

妹也動以說則隨矣反覆是也之際辨之不可不  
審

蔡虛齋曰或謂女歸既以漸又則不止曰天下固  
有漸而不止者如未墾守其土之即所以從梁翼之  
辟是也

何玄子曰說文京水名出丹陽縣南中水入海  
地理志漸江今浙江也借為次解當是取水流漸  
進之義凡物有變移徐而不遽謂之漸也

又曰學問不以漸則凌高不可踰也本義歸終不

可棄也。循序而候時，斯其進矣。善矣。  
此卦之成，以三四却非正應，二五之貞者，其德也。  
三四之貞，成其卦也。

象曰：漸之進也，婦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上而莫動，不方也。

觀女歸吉也者，漸也。而進之幾，十八事是也。婦之  
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有此  
就九五得正，則中利貞也。言進而得正，貞也。是  
往而有功也。以六二遠九五，是進而以正也。此

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言此卦又皆得位上  
言進得位，始見其二三，四皆得正，言剛得中，以剛  
得位之言，唯是九五也。此就二休意，明漸進之義  
也。止不為家，能川漢以漸遠，是物元遠，故能  
漸而物進，不有困窮也。  
傳上云：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剛得中，得位，是以進  
而有功。淺云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剛陽  
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  
本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判來平曰：夫物未有進而不上，安者動而不窮者  
惟漸焉。然止于下而巽以行之，是以動而方一善  
又曰：之進者，上註云：之進也。之往也。之有進，有  
進漸之所之進也。其晉進也。不同卦之名漸焉。  
遠之義進，但往而徐進耳。

周光德曰：離合者，七雜離，君子也。其離七重其合  
于士女君臣見之二應。五天婦正配，亦君臣正合  
也。三比四士女，邪偶亦卒昧妻妾也。聖人嘉正，言  
之離合而忠邪者，易矣。故有女歸利貞之戒，如初

之孤處，則未配之怨女，慰時之陋士，上之孤高，乃  
不嫁之德，唯獨釣之嚴陵。  
馮宗之曰：女歸之吉，以其自厚，有漸也。不貞，女歸  
何為哉？賴有六休，修而後婚者，而其不自自在也。  
亦有微聘，加而始出者，其不自自在也。有本于  
利貞之一語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註：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

范忠宣公奏議：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

速成人不可以急求積聚不可以頓革也  
效則有振苗之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人  
求則才接近而巧偽生弊頃章則人情接而頓然  
作所以景帝削七國而是錯受戾宋漢最得法而  
究綱大興宋哀公急才求霸以致秦師以文宗如  
于除奸而訓誼禍作人才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  
累而大亦深澤者賢善俗之意義  
王伯學曰家聲之墮隴西以為愧城角之缺新干以  
為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

毀宗澤而答張邦昌者有貶無廢而褒秦檜者現  
民風設教者賢德善俗不可不誅也  
經緯曰地中生木土沃矣陰陽和以雨文氣故木  
出見其升不見其漸而石升山上有木土疏缺上  
多鈔風其寒也鼓水故木生見其漸不見其升故  
石漸  
步陵氏曰若取其積聚之義惟賢德可易君子元  
空疎之學惟居賢德可以善俗君子元假借之義  
化黃氏曰賢字作衍正管子所稱賢身貴體也不

然自位未正何以正邪抑  
初六鳴漸于干小子厲有言元咎象曰小子之厲義  
元咎也

疏漸進之進自下升高故取譬鳴爻自下而上也  
物之始進未得保位上元應振休又旁下者鳴之  
進于何之干不濟安寧之如進未得保位易致陵  
奪則是危于小子而被于謗言故曰小子厲有言  
人之言未傷君子之義故曰元咎也  
傳漸諸爻皆取鳴象鳴之物至有時而祥有序不

失其序乃為漸也干水洊水鳥止于水之洊水至  
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進不  
失漸得其宜矣六畜初至下也湖之才至弱也而  
上無應援以此而進當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  
遠矚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  
知子唯能見已然之事沒衆人之知非能惕也  
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  
以能漸也于義自元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  
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害必矣

馬宗之曰漸六文皆以鳴為象何也所以婦人為  
義鳴蓋有大婦之倫為欲吟休閑類君子之有直  
高義遠絕同至人之清操令仕進之途皆在此何  
至纖通津于陶實導行義于行乞其初在坎之下  
則干之艮初則小子也應坎為心是則屬己鳴性  
多警每集必以少者伺之故夢而驚醒九種卦而  
鳴：者有所聞也初休艮者止則柔不躁故志不  
以榮進為心而以慎苦為急一舉一動常若天下  
萬世之彈射隨焉有不勝其厲者如此則其進也

何答之有哉故曰屬有言元咎  
吳知清曰元極初時亦不肯苟合特以不遇用  
之危安衆多之言遂改進而安進故以此戒之  
六二鳴漸于陸飲食衎衎吉象曰以食衎衎不繫  
也

說馬宗長云山中有石巖紆故衎衎也鳴是水鳥  
非是集于山石陸陸之禽而文辭以此言鳴漸者  
蓋漸之為義漸：至于高故取山石陸陸以應漸  
高之義不侵係水鳥也

楊敬仲曰六二稍進于初故漸丁幣然位在下  
六二無求進之意欲衎衎：和果安暇者特終  
為人情人低好進非有進者不然衎衎：終于不  
事：而故能故象釋人之說曰不素飽也  
類說氏曰仲元恐直人之安丁飲食而無行進之  
志故象之曰不素飽也言當漸丁上行其道以及  
天下非徒素餐而已  
何玄子曰史漢武紀引作般是龍駒註云水陸相  
也楊用修云水陸相之訓為是鳴則不係石之訓

響字從石而誤其說耳經書所以貴古文也  
凡三鳴漸于陸大往不獲婦孕不育山則樂冠象曰  
大往不獲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大其貞也利用樂冠  
順相保也

註三離其群類而此從丁四之明性不以貞鳴可  
醜也四不以正而從三之陽非夫而孕：非其貞  
故不育也是山道也凡皆不利惟以其上下和順  
相保聚可用樂冠也或曰通氣之道在他事為逆  
樂冠為順在他事為相伐樂冠為相保

既離群醜者醜類已言三與初二雖有間阻之嫌  
同休長卦故謂之群休也  
傳君子之與小人比也日守以正豈非君子日守  
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于非義是以慎也  
如係禦止其惡故曰禦寇  
朱子曰漸九三文雖不好大抵不復婚孕不育却  
利禦寇今併家擇日利婚姻底曰不宜用兵利和  
戰底曰不止婚姻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和  
婚姻則要和合故用有不同也

陸震氏曰四與三相比而相得有同心不違之義  
故利用禦寇或曰傷群不亂止則相係有禦寇象  
卯之象曰三四卦主男下女二成男利以相應而  
比三為漸陸四乃漸木聖人氏配之合也如是  
却泰曰曰馬子曰陸象下卦之上也九三為成木  
上木宜止不宜進然在下卦多不能止自長進  
莫是自北翔南有征象故比主美之四遂相與作  
緣婦為夫婦苟合而孕大魄于卯配長往而志婦  
婦歸其私交既胎而誕置不復不育其山如此山

在進不以止耳艮三以一守盡于中有宗象此  
飛則列陣宿則巡禦亦能禦寇三雖過剛然而  
濟止故人有此利禦之上九亦曰利禦寇  
程欽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過剛不  
于進惟順而止可以相係四求三而過剛亦不  
于進惟順以柔可以免咎象曰止而莫動不方現  
此二人可見矣  
尔康曰九三過剛則性躁不中則心偏元應與剛  
元和與同心謀出處者利悔自用保三其行也漸

于陸其象也知進而不知退一往更无回頭有大  
征不復之象百為殊元一成萬事終歸九鮮有婦  
孕不育之象俱是象又言分不七作与四強和相  
合說過剛性躁不復不育受害甚多以其躁激之  
性固是悍行以其剛制之性亦能力過其能禦寇  
者本艮休也而順相保者承其德也草頭好雄結  
夥禦衆匹夫任俠死党立名事固有之豈亦有道  
惟順可保  
蔡虛齋曰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有與行失勢之

理故為鴻漸于陸夫征不獲婦孕不育即謂此道  
則不中而元應上說未盡在大夫過則不中而然  
應為利悞得疾而不為人所共則足以致其害而  
已矣故曰征不獲元生道也在婦人過則不中而  
無應為閉道偏勝而陽力不欠失其大和故婦孕  
而不成育也是皆凶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元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  
義也

本義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

六四來利而順義故其象如此

易隨曰漸水鳥小曰雁大曰鴻合曰北而南來非

但水宿雲飛亦能止于萬木之上愚嘗觀此之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喪之勝占象曰終喪

之勝吉得所順也

傳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是為安也象君之位雖位

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遽與二為正應

而中正之德同乃隔于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

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

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喪之能勝以其  
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

張慎甫曰君臣之合甚元其于嫌也嫌其亦嫌其  
嫌合亦嫌雖婦三歲不孕者二不致進五不致任  
相須之久相信之深然後推誠一日結契終身已  
元可勝大孰能勝之

上九鴻漸于陸其利可川為儀吉象曰其利可川  
儀吉不可亂也

註進處為素不累于位無物可以乘其心而亂其

志義：清遠儀可貴也故曰其利可川為儀吉

孫開斯曰鴻群居最善自防故有禦寇象鴻之不

亂以孤飛知之故其利可儀

何玄子曰或有釋儀為執鴻羽以舞者非是此言

鴻飛之羽豈謂元陽之用哉漸上之目可儀焉豈

上之志可則同蓋百世之師已為揚之烈不傳于

二儀大但擊之功不如于四先人麟鳳之難不家

于一客星

則進湖曰合卦之辭現之卦辭女婦吉者以三四

西文也文訓夫婦山者亦三四而文也其以而休  
論其女婦良男之象文以應否論當田應之  
為正不當應之位者為邪山女無婦三男之化也  
時相比而相得為私情之相合升比升比升比升  
不言既女不肖與成例論註始之意已可見矣言  
外矣

吳非美曰山外卦對有俱有亦言初升則升升  
之水漬摘則擇而安之棲止然初曰九升則升升  
得則已漸之安唯得不如未漸之安從初自其也

二磐在水中五陵在焉平然二曰升五口不承  
則漸而在高之危不如漸而在下如乘之安也三  
之陸而進上之陸也上之陸北自南而端也三曰  
不後不背上曰可儀則法而前之不如未而端  
不祀之吉也是知進甚艱不且甚步危有險下進  
自平故君子三揖後進一辭即進非故也進也  
不如此非止非中漸之義同然耳  
陸家典九三陸字同自范錫昌吳吟壁前說陸字  
誤胡程典二公遂作遠然地路曰陸天路亦曰陸

所謂南北陸今改陸為達叶韻古陽九下口東  
謂上九之應在三三為陸上之休其之極故陸  
出陸進其如此未然

果曰陸即三爻之陸中又水石山上故曰升  
比爻變坎又水在山上故又有為漸乎陸之象其  
陸入而又伏本卦主于漸進今進于上出是之便  
無地可進矣其性伏入進退不果故又退漸于陸  
也

按漸解其同漸之進也疏云漸卦名也漸是徐動

之名不當進退但卦所名漸是之寸進也陸云如  
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止而有漸也女婦  
為大乎地進亦然本義則云之乎故衍或足漸字  
君子以居賢德陳云求賢德使居位傳云人之進

才賢德必有其漸本義則云賢乎故衍或漸于干  
疏云若鳴進丁河之干不若女子進云水色也止  
水涵其進不驟河漸之義本義則無九二義云始  
游于下未得所安小子厲有言既始進未得顯位  
考致陵舟是危于小子而安幾于誇言傳則云隰

君子能處之不起小水初子非能理故是恨而  
有言不素純也疏云向元張氏今日之故例  
傳本義則言配不素餘之義則舉也疏云義休分  
好惡有施難高問之有然利比田順也利分  
莫能問故曰利用禦寇也時云三之所利在子  
能守止以問邪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利上九  
鴻漸于陸陸解見三疏云上九無三皆反其  
並稱陸傳則云胡安定以陸為遠之雲路也諸  
望之中不推九達謂之遠鴻離所止而飛也雲

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也者本義從之

步學卷之

武林辛酉原夫初定輯書

歸妹

歸妹往而元攸利

疏歸妹者卦名也婦人謂嫁曰歸歸妹  
也然考歸論妹謂名不同泰卦六五帝乙歸妹  
彼彼兄嫁妹謂之歸妹此卦名歸妹以妹從姊而  
嫁謂之歸妹故初九文歸云歸妹從姊嫁謂之  
歸妹焉古者諸侯一取九女嫡夫人及三白妾

以姪婦從故以此卦當之矣不言婦姪者女婦是  
兄弟之行亦兼尊以色之也江以九攸利者歸妹  
之戒也杜謂進有所往也妹從姊嫁本非正正惟  
須自守卑退以事元妃若妻且夫寵則自去后山  
各之收

少女而與長男交少女所不樂也而今說以初所  
歸必妹之雖與長男交嫁而係於姊是以說也係  
姊所以說者既以姊為勝不許別適若不以係姊  
更有動望之憂故嫁姊而行合礼說以動也此因



二三四五皆不當位輝煌之象在此而不在彼  
正婦因說動而更求進妖邪之道也所謂其往而  
也

傳婦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說男也而自說  
小之義以說而動之以說則不得其止矣故往皆  
不當初與上雖當用陽之位而陽在上亦不當位  
也與漸正相對故恒夫婦之長成無婦妹男之  
情也或止而說婦妹動而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大  
婦之義也恒與而物漸止而與皆以與也男女

之義條于是矣

都升陽曰男子之相違正則吉卦三四相交有大  
婦之義然婦居陽位夫居陰位非所謂正如是而  
有行非礼法之所害也故恒山婦直以順為利三  
為元主下二爻皆剝畫三以柔畫告剝上乃不肖  
以柔道自安者非所謂順如是而有為非室家之  
所宜也故元微利此二象皆主六三一之六十  
四卦中其不吉未有若是之甚者故聖人特著之  
以為世戒也

胡雲峯曰彖辭唯臨與升言凶者與利言不利言  
凶者未嘗言不利言不利者未嘗言凶歸妹既曰  
恒山又元微利何也以說而動非情之正也情肆  
欲何所不至故聖人著之以為世戒也然既言物  
而說者而曰元亨利貞何也豈以山卦為貞隨貞  
震此動而彼說婦妹貞元女說而男動故不同也  
胡雲湖曰漸以長女歸少男未六四一爻言成曰  
女歸女之婦男則女自內而外也歸妹以長男歸  
少女主九四一爻言故曰歸妹男之婦女則女自

外而內也

何玄子曰婦妹者女之歸也婦人謂嫁曰歸說文  
云妹女之少者以女未聲進凡大云女之少故歸  
未聲無意也

洪榮之曰古來象嫁亦有歸妹者而後身或名種  
種種母以一時意氣輕臨恒山之媒也女之有已  
者多悅人士之有才者多感與婦妹非為嫁姆謀  
恒山祇為象嫁設也可醒也可戒也

何玄子曰豈隨漸歸妹四外男女長少非其配偶

其成位二長二少相配者不同皆人始之愛而順  
漸優于盡歸妹者長女感一男而盡少如說長男  
為歸妹女下于男為主故山也長男主少女為  
隨長女遠少男為漸男下于女男為主故吉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  
妹人之始終也說以動所歸妹也江山位不當也元  
攸利柔乘剛也

爾康曰歸妹象訓甚善而象辭必以天地之大義  
人之終始計之蓋男女配合扶養而男下妨長女

不妨少且女少則若華爾榮滋生易盛古禮男三  
十而要女二十而嫁皆以長男娶少女而文王八  
卦不以震配巽而以配兌求而並列化育則為益  
而儀惟陰陽相生為能肅殺故雷能殺物而震不能  
殺物或物之功少也此卦以陽為大地之長女  
也其不吉者多了悅以動水子曰歸妹本有不好  
只是悅以動帶累也

胡澹湖曰天地不交萬物不興反其辭也卦曰泰  
乾九三爻交坤而為九四坤六四爻交乾而為六

三是天地交也出震見離說之易故是萬物之始  
元為少女豈非女之終乎震為長男豈非男之始  
乎是歸妹人之終始也

是以道曰以文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  
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正從男之  
象行皆失正故為任山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  
以六三乘九二有大屈于婦之制其大之象故為  
元攸利也

俞琰氏曰既震言說遂謂長男說少女之色而不

以德殊不知說者元也非震也又就元言動遂謂  
少女說而動殊不思動言震也非元也夫二四三  
五皆位不當也三五皆柔乘剛也而象傳之意為  
指六三何也曰六三乃成卦之主爻也六三位不  
當又以柔乘剛故不特在大婦為大唱隨之義又  
為臣犯君子抗父明凌貴小知大無一而可謂所  
以動則皆山而元攸利也

唐凝菴曰歸妹上震乃乾交于坤之始下元乃坤  
交於乾之終坎艮其奇皆包羅于中矣豈非乾坤

之大者乎為物皆公予之受以公而為之  
坎所為與也藉合天地不交為物不興及其時也  
孫開斯曰乘乘則者三以外乘而乘則又五以六  
乘而乘卦則非婦人所宜蓋非乘勝時也故  
改刊  
姚永春曰所婦人上六子言則此不當乘乘而  
當就女當乘于卦有看客若通諸文言則男  
不得其止而乘不獨在一女子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中有雷即入于而猶男入而從女此夜居於內  
之時也故隨為向悔入息之象澤上有雷而復從  
即從女出而從男此物終後始之時也故歸妹為  
永終知敝之象  
易筮曰物生必有終有以永之則不終事久自  
敝有以知之則不敝凡事皆然  
初九歸妹以娣 跋能履恒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  
跋能履吉相承也  
既初九以先適震非大婦也故是既娣之象也妹

而歸妹為娣雖非正配不大害適當相隨人之足  
然雖不正不廢能履恒吉者小長非逆多妻而行  
則凶為娣而行則吉  
象曰初九居下為娣象陽到在女子為娣  
非婦之持非妻娣之娣亦非從娣之娣也歸妹以  
娣既以年少之女而即有子婦之位則之跋能履  
履眇者能視也恒者婦夫之象用永者以娣而永  
姑以婦而承夫以娣而承姑各得其宜故能履  
吉讀相承也易自作讀

胡雲峯曰卦辭恒山初九之辭恒吉何也以一卦  
論則以說而動故其恒也山即此一爻論初以剛  
居剛是女子而有正正能永而其名故有跋能履  
之象如此而占吉以有德故也  
朱氏鮮曰永雅長婦謂恒婦為娣婦謂長婦為  
娣即今妯娌相呼也又曰九世婦恒婦長以永之  
妹從妻來者為娣也故有諸侯一娶九女媵夫人  
之左右媵皆以娣娣送女從嫁曰媵以永雅曲化  
媵送女之初婦曰娣蓋從嫁以貴人自也既為妻

勝之象初在下亦婦之象

孫賓菴曰以命言則初象于二以德言則二象于

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婦而孔子之

妻之來曰于二也非記其孔子魯哀公定十

凡二勝能視利與人之貞象曰利與人之貞未定言

也

尔康曰妹者少女也反據曰坤少稱曰妹在女身

貞靜之事女士為婦之山人其位一也貞女之

擇礼而婦賢人必希珍而勢重人立非水象于妹

固屬陰陽所合之大義亦明臣主相遇之大机也

然論所重還在臣主相遇上婦妹又其象耳初言

婦妹以婦二言山人之貞皆止意也故能後以言

婦化言以多少之公而能有承家之體行也勝能

視以言與人猶言以況命之士而能與即義之動

謙也或者不知以凡二則初九之辭故不言婦人

謂二不言婦妹乃妹之身謀矣婦妹或卦在三而

得婦之止莫如初其二故初曰以初二曰未定言

又曰七六二曰反言謂字乃女子之言不字則非

當至十年之後而乃字則言後近不字也凡曰不

變當謂妹者女子之當今九二不為嫁故似于女

當然能以幽靜自守是亦女道之當故曰未定也

三歸妹以順反歸以婦象曰歸妹以順未當也

趙汝樸曰三乃在陰而尚未是者已以柔來而片

不自安而反歸于父母之家其口以婦者謂雖久

歸而仍舊為婦也卦言在山岸以此又今能反歸

則免于山

卸泰四曰六三以陰居陽為見之主凡曰之為

震主者位遠相推男九意于求女而女迫欲自售

要悅以須有不能少待之意何其自賤也然三四

原非正應二方出貞四方進婦三豈能先二而往

四動而上行亦豈肯輕與之比為三計者惟有反

而婦下與初同為相承之婦可乎古言勝非一人

初其三皆象勝故初云以婦三云反婦

又曰六三不中不正歸妹之不可歸者此其六三

不婚于機未及位之不當非閑也故戒之以須

全其仍還為婦滿是待年為得婦象非賤何以服

歸余及國星之八分以歸為分也

不震氏曰魯春姜之女三且三春春召其分歸之三年乃復嫁之始知為人婦之道春且以文歸以婦之貴也

凡曰婦妹慈則在婦有時象曰慈則之志有得而行也

亦康曰此爻與三同象以六居三天下陰歸以九居四得之休柔故象有不同六三之婦年位未及

禮當需待故其辭氣在于戒諭九四之婦妹則以時期偶錯違故其辭氣在于安慰隨者自得之

齊初初曰九四止婦妹者也而曰婦妹慈則到獲

柔而能從容候時以全其休之正者也詩曰上如

婦柔道水木洋故象洽云需降冬令水洋殺而整

則水洋災而乾口迷婦有時非宜期乎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月也望

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婦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

貴行也

傳六五帝尊位妹之貴焉一下應十二為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其義之直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陽降者則曰帝乙歸妹六五也是也貴女之婦唯謙降以從九乃尊而之德也不平容歸以說于人也婦勝者以家歸為事者也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九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婦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盛也蓋則故陽矣九望未至于盛也五之貴

高貴不至于盈極則不亢其大乃為吉也女之慶尊貴之道也

上介甫曰六五在上歸妹之為女君者也九二在下歸妹之為婦者也二以陰處陰降之盛也五以陰處陽上君之顯者也應乎九二能建下者也能建下而謙故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也

却仲興曰歸妹六五俱以女應為言則此爻之為后德無疑矣六五柔中而德茂矣故雖以君之袂

始不如以婦之執良人執不執皆歸乃不與人  
執不執皆歸乃不與人執不執皆歸乃不與人  
城自十入宮而又五不執人執不執皆歸乃不與人  
色水君而賴以德永君者也高車駟馬而助其不  
漢現化止且自達  
儀禮御莊子與張狂良御道也月已其狂其子與  
勝之狂較別為良之美好也婦執良其此同古經  
語多相通理故良為良人甚謬  
章本清曰殷世二十有九以乙名者五曰大曰祖

曰小曰武曰帝世次各殊考又所稱帝乙微子父  
也親左傳晉鞅叔鄭筮泰之需曰微子微子微帝  
乙之元子也春秋去古不遠其言即泰五而發  
本有可証彼諸儒不以許帝乙者或以刻之文而  
步之誤至為遷史記遂謂其商道蓋棄而諸史遂  
皆因之傳訛承謬千古矣辨世所信為是不信則  
公其亦未之有歟  
虞翻曰震為帝坤為乙故曰帝乙以帝乙為象更  
澤又曰彼口訣之歸也

上六為承元寶七曰下九為承元寶  
實承元寶也  
陸震氏曰女承元寶而九實則而承之元不承士則  
下九故則余而之說不立以柔承剛下九其承士  
女之行高於斯矣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  
潘松聖曰上六承元寶三為承元寶元寶元寶元寶  
而各以士女承之承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  
不應故承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  
婦則不承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

曰上六元寶承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  
則其元終不以婦承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元寶  
爾康曰林為少女婦與妻本可知之詞也而或以  
為戰者非也若婦亦有二孫在四君而言為婦婦  
之婦從婦之妻也從恒而吉則為婦婦之婦推  
婦承婦非妻也承矣鮮云爾雅長婦呼推婦為婦  
婦婦謂長婦為婦即今妯娌相呼者然故曰女正  
婦相時尊尊得位者則為六五之正女位下而以  
正以時者則為初二之恒平且改正而當恒者則

為六三之反時偶當也而當待者則為九四之  
暨期聖人見卦中有少女之象而為詳說婢妾如  
此不羊妹非妾即婢亦非妾也止是婢妾之婢為  
妾然非卦義儒者必以妹婢為妾吾恐帝乙之以  
不肯妻人而初九象云歸妹以娣以也則人家  
所生少女宜必為妾婦乃為常道也  
按歸妹解異同歸妹人之終始也傳云男如女而  
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方前若有終而後  
者有始也朱子以為其說之始未安故本義解云

婦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說以動所歸妹也既  
云少女而與長男交少女所不樂也而今說以動  
所歸必妹也係婢而行合休所以說也傳則云男  
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朱子曰歸妹未嘗不  
好但說以動為累耳九二眇能視阮云九二歸妹  
雖非正配不失交合之道如眇目之人視雖不正  
不廢能視傳本義則云女賢而配不良不能視以  
而之功遠可蓋其身而小疵之如眇者之能視而  
已六三歸妹以同反歸以娣註疏云室主後存本

可通進宜反時待時以利乃行傳本義則云三居  
下之上本非賤者以陰柔不中正為說之主不可  
為人配當反歸而求為婢妾也其已之袂不如其  
婢之袂為良註云為帝乙所崇飾故謂之良君之  
袂以長從少不右以少從長之為良故曰不如其  
婢之袂良傳本義皆云貴德而不為飾上六一人  
傳以為女婦之元終本義以為約婚而元終

豐

豐亨王假之句豐宜日中

註豐之為義開弘微細通人隱微者也

既及序卦皆以大訓豐然則豐者多大之名

足之義時泰德大故謂之豐德大則無所不備

多則無所不濟无所擁礙謂之為亨

傳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豐盛皆由之豐亨則

為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當昭之而不復反復

其憂也

鄧元錫氏曰春秋傳曰日尚其中孔義曰日月之

明察惟中乃然

胡雙湖曰豐尚下上震正日未出未之元其光亨

之勢未已何憂之有豈非以泰中之主變豐耳之

會故不能無憂也煩聖人致意於此非無下也

日進但勉日以中毋以康和而忘其盛之盛然

章本肯曰爾雅曰假大也馬融作古雅反詩大雅

文王篇曰假哉天命頌雍詩曰假哉皇考皆大之

義也所以系傳曰上假之尚大也下文宜昭天下

亦尚大之義

何玄子曰豐說文云豆之豐滿者也其形象隆

明云豐是曉字之大之義為卦震上離下上者其

明如日其威如雷光之下重不極而盛也

豐之象也故名豐

爾康曰震雷繼大振動既昭豈不為盛哉書言

主浮雲掩日天地晦塞非此明象則幽暗

之取象象不為美故之中二柔俱有見乎此泰之

象其意昭矣

承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句豐宜日

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光乎人乎光於鬼神乎

註豐之為用周子易會者也施丁泰是則尚豐施

已盈則方溢不可以為常故其味消息之道

傳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則動相資而盛

大也

蘇子瞻曰宜日中者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

既盛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見也而聖人所以憂



此曰豐者至足之詞也是則餘則謂聖人其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除故聖人無豐之生聖人之事也

俞琰氏曰王者要豐大之勢天下至富人民豐庶事物衆多保之治之通務行寬大蓋非小智所能故曰王假之尚大也日行中則大明當大而其昭天下也元幽不映元隱不彰王言當有曰海所治既衆思慮安得用及之如日之正中而無偏照則宜故曰勿憂且日中宜昭天下也

胡雲峯曰盛虛消息惟利與豐言之利則君子之道已消而虛故有息之凡豐則天下之勢已息而盛故有消之凡天地鬼神乾卦後惟謙與豐言之謙則有虛可以待盛豐則自盛必至于虛此因天地鬼神之常理也此本義所謂不可道乎中者也蔡虛齋曰尚大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則志日廣其勢自是尚大乎又曰日惟其中方能昭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晏而天下之物有遺丁所昭之外者多矣曰宜昭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

不敢日有其盛成也洪覺山曰宜昭天下是以天下之心也

蔡虛齋曰或問當豐之時則動則宜如何操曰如當漢之盛也兩吉以寬治民親相以親德無言治之興也存房玄齡之善謀杜如晦之善節之新又如漢之方興也有子房之進策子山有韓信之制勝子外唐之方興也有房杜之善謀子山有李靖之善武子外

房陵氏曰勿憂二字止是引文點醒世人語蓋人

主時位豐亨款俾勢遂彼豈知其可憂而文王反曰勿憂若曰可憂者且聽起說只是空憂無益守日中之戒可也正惜勿憂二字去打動他人主而能却憂自然統：衆：不至道多缺而虛耗海內矣此是聖人妙用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利

本義取威昭並行之象

張中溪曰君子休電之明可折斷獄情休雷之威可致用利投易感至而明不至則片言何以折獄

明至而歲不至則姑息何以致刑必也明皆至而後可以成豐亨之功

却泰四曰雷有發而長者不必與電併電也其則而久者不必與雷階惟其皆至則長矣其則也故其大故休豐異乎至哇之動也丁明矣占子丁電法其明于雷法其實用以所微乃故明也明也于動微暖卑照感自元安祀也或祥為微用法為刑折致取威照並行不必分節

程果傳曰除陽相薄感而為電云十傳曰電皆雷先也降名電珍也下見則珍感也大戴禮陰陽之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

初九遇其配主雖句九各往有尚象曰雖句元各遇句矣也

註慶豐之初其配在西以陽遠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句均也雖均元各往有尚也初四俱陽之故曰均也

傳雷電皆主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通非明元以昭非動元以行相資猶形影相資伏泰來初

九明之初九曰動之初宜相資以成其用故初四為配主已所配也初子曰云配曰丁初云夫雖句元各句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故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故剛安肯相從乎日之初四其外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足陽丁丁從而元遇各也蓋非明則動元所之非動則明元所用相資而或同舟明胡越一心也雖則代是協力事勢使然也從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于尚也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陰矣

胡雲峰曰離納己震納庚：至己十日為句辭畏者曰初言句上言戰始終之義也

蔡虛齋曰勢分十力既自相敵則相下不憚可也于柔或一萌求勝之心兩者不相事而賢或相配其災必矣此亦天下之通患故小象特發之吳叔美曰十日為句雖是盈數然在初九猶是一月之上句如月之上弦如日之夜也下句如月之下弦故元各若再過一句是一月之下句如月之下弦如日之末中盈而虧矣所以曰過句矣也

楊止卷曰雖本唯字誤作雖句本句誤作句按如  
此說雖字乃唯字之誤解更易明

孫開斯曰凡陰陽配合以句為記同句之外便不  
配合

朱氏解曰雖句元冬周公許之之詞是句實已凡  
子或之之詞通句實有言盛極必衰之

亦康曰雖句元冬句程朱俱從苟與本上孔句作  
均字解然書曰至于句漢書星方進傳句與商義

心蘇子瞻作洽解滿洽二義雖與均同而合史勝

蓋初九以陽居陽：已滿矣猶言已到句足慶也

若遇其配主之實則有明以察即有物以行不徒

托之空言其明甚盛精彩方彰事且方啟何亦有

存雖句元冬蓋遠喜其滿于句而陰隱其進丁

句也故下雖之一字以明之蓋通句則日中月滿

便有最食之虧矣故曰通句天輔剛柔注施丁未

足則尚豐施于己益則方滋其合此言元冬必有

虞其咎者何以處之耳大業事至于滿亦止此事

也

簡康曰豐本明動相資初九以到陽之實告離明

之初若遇配主則達有為之時同心協德聰明可

辨氣力可展彼此滿懽故句元冬句有滿也明是

明動足初分量合足既無虞折肱之虞恐人不悟

有孚之發志安得有不然事貴在中不遠大遠則

之或過焉繫為年物之或過焉為年物之或過焉

既中與食不免下一雖字有戒心焉有防範焉此

豐之首文所謂善其豐也

六二豐其鄰日中見斗性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

有孚發若信以終志也

本義六二告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

六五之柔暗故為豐剋見斗之象即暗故已大也

暗故日中而昏也性而從之則昏暗之象也

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或占者且如

是也虛中有孚之象

胡仲虎曰日中豈有見斗之理謂之疑疾猶暗之

載此一舉也凡言性者多自下而進上初之性上

而從四也初以陽居陽而四又陽故性有尚二之

性上而從五也二以陰居陰而五又陰故性得疑  
疾然二有居陰從陰之象固足以致疾有高明中  
虛之象亦足以致吉所以占詞而反之豈其部外  
也有半祭者內也外有疑內有半二疑之反也祭  
部之反也  
來曰部辭象召中之無草之象故大通下其曰白  
羊泰卦下爻巽曰按羊也卦實踏巽曰草休言以  
巽為陰柔之本也固王弼以部字為淺後人編  
玉篇即改部廢也

鄭元錫氏曰離中日中象夏日至北近極而中天  
見斗二見者也夏小正五月斗柄正在上斗  
見文安尔全日中昏而見斗惟食既有之豈謂豐  
哉

鄭瑛如曰易雖假象亦須以意會之夫人設部以  
目障蔽昏暗則有之何至見斗乎惟日食將既時  
渾天昏黑斗乃現于日中斗見者日食既也日食  
既者月掩之也是月乃日之部也奸臣蔽君則君  
失明亦犹月掩日則日无光部之豐也乃大臣重

閉其君之象四為之也時解殊情  
方曰離中虛為半祭而曰若以非祭之發也反設  
為半反部為祭  
爾康曰重以九四一陽橫亘于上卦之下為障蔽  
之物太拘提是上雷下電大地晦明之象京氏之  
時也然而本文之蔽俱在本文有見九四之豈可  
見  
九三豈其沛日中見沫折其石肱元亨象曰豈其  
不可大事也折其石肱終不可用也

三之受蔽與六二同羊其以陽居陽強悍太甚上  
之障也愈于二故沛視部更大沫視斗更小不特  
性得蔽疾而禍遠折肱然禍雖橫至而心本元也  
故元祭

沫漢書及字林子夏傳鄭玄為融本誤作昧字林  
云斗柄後星子夏傳云星之小者彗云輔心也服  
虔云日中而昏也  
來曰沛澤也沛然下雨是也乃雨視沫者水沫也  
故曰仰沫濡沫跳沫沬沫乃霖霖細而不成水之

意此爻未變中爻兌為澤沛之象也既變中爻成坎水矣沐之象也二爻與木故以草象之三爻澤水故以沐象之用公爻辭精極至此王弼不知象以鄒為巖後儒漫之即以為障蔽王弼以沛為沛後儒亦以為沛殊不知雷在上中爻有澤有風方取此沛沐之象何得有沛之象哉相濟之象有自來矣

亦復又曰二三四爻豐其蔀豐其沛一句言當時天下明盛草木茂長之象鄒薪草也馬氏曰小也

即小阜亦盛則元不盛可知矣而桑薪也即孟子所謂沛澤多而禽獸至也公羊傳云草棘曰沛其日中見斗日中見沫另言得雲蔽日晦昧不明之象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夫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夫主吉行也

疏平也夫四應在初而初是陽爻能相與而得其吉故曰遇夫主吉也言四之與初爻相為王者若賓主之義也若據初遠四則以四為主故曰遇

其配主自四之初則以為主故曰遇其夫主也二陽休故而主均平故初謂四為母而四謂初為妻也

傳不于六二釋之而于九四釋之者蓋二象由九四而或曰為節故二見斗二爻之象因而所主在四也

俞琰氏曰二四皆豐其蔀而四言位不當者六二中正九四蓋不中不正而自致之也二四皆日中見斗而四言幽不明者二在離明之中此在離明

之外其居使之然也郭京曰遇其夫主吉志行也今本脫志字蓋九四之志將以有為者也而爻位不當又遭不明之時非得到明者為之助則不能以有為也今也上有六五之相遇下有初九之相資此九四之志所以得行也前人以夫主為六五與子合

易筮曰六二九四同為節卦而意實不同二指六五為節卦故不可往三則入于暗而得超四之節與斗皆目謂也故利于行三則遇明而得吉象慈

人以二爻同看亦以四之部十歸責六五故九四之象最詳

爾康曰四為實主二為離主故同有豐節有平之象矣主九王程朱俱作初九獨何玄子以為初無主象當作六二以四為實主二為離主故平乃石守道俞王各與熊過氏俱以主為六五亦以可通石曰四承六五之柔遇其柔易之主雖無悔而遇柔主是以志行而吉也熊曰非正應而相比口遇凡遇皆從前爻而言同休曰矣如觀六二之六四

與四同休六又統和指五為休吉行也言進而相得九四則明之才當有所行又震動而行也五為一卦尊位之主稱主代且與初為主者似勝卯氏舉正行上脫志字

爾康曰九四以離明之上值震雷之爻陽陰失所位本不當浮雲蔽日然而不明故有豐節見平之象此時如遇柔主則可以吉行矣主有平易和象之主如六五是其主也蓋九四雖不當位然非遇則或元易于見階故有吉行之象配王君嘉臣起

固成相得之章矣主君全臣恭亦有相悅之義配主義取對待矣主位取同卦配主之初也同卦九四與主之九四自從六五也五為本卦之主六有柔和之德遇有從前之義俱于六五為合豐節是沛當雲雷交主之會在日上自然掩象餘波以是時勢地位伏然固非諸爻立德之德亦非六五之暗之象倘得遠達自然慶譽諸步者不可拘于象要也

象傳遇其柔主吉請行也請

蘇子瞻曰節度也蔽之全者也見乎暗之甚也沛沛也蔽之不全者也沫小明也明闇謀者也六五之謂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而六五爻中希闇以求明上六妄高強以自用六二之遠五也遠于全蔽而其闇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明也切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故曰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若夫九三之遠上六則遠于明暗謀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君子不長其蔽而長其謀以為無時

而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下為之用乎則不故  
故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用而後死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註以陰之有來達尊陽之位能自光人也顯其德  
履慶譽也

本義有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自慶而  
吉矣蓋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

有卿曰以豐致暗之王豈是尋常但大德能  
賴太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覺非故聖人設此以

義以為教若曰若能來章遂致慶而吉言謂  
合休終能大有為者豐時許大氣能許大降嚴許  
大隱憂只慮以下賢便為保大之功之王此易道  
所以為妙要者享用賢之利也卷首成用賢之君  
也履其于月卷流于天下即是吉  
按五上兩爻有俱主之主說鄭預如則以六九二  
日五陽居四上兩爻俱陽大臣若主即說則曰  
如王安石上文如李斯趙高惡意五上兩爻只是  
聖人設戒之詞汪化昭解得之化昭曰古來尚大

之主非庸主必英主也以其庸主之所不為者而  
主反為之無他好自用而不任人也如任人則為  
來有慶譽矣唯自用而不任人則為憂其憂則其  
無人矣孰吉孰凶王君且何從焉

象曰凡卦自下而上者謂之往自上而下者謂之  
來此來字非各卦之來乃召來之來也謂五之下  
賢以召來之也

前漢曰來亦不止來二下三之皆天明何事如雷  
電合而章此言章字尤有本程子曰常人之才主

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到之才能用賢則象  
矣

上六豐其屋飾其家闢其戶闢其門人三歲不覿也

象曰豐其屋大陰翊也闢其戶闢其門人自蔽也

本義以陰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為  
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元人不親言障蔽  
之深其凶甚矣  
上六日昃故其象如此聞其元人乃掩蔽而不見  
也

李陽作易解曰象曰豐其屋天降祥也五喜曰天降下惠祥也

兩康曰上卦為震下卦為離日在下而上有雷雲之七晦其昏暗足以蔽日德上一卦皆暗也晦之九四進退之暗六五君之暗上六人君之暗無不可若據六五則象中上而無下離中則隱又以象章其吉致大慶卷自是疑是占極全非而吉上卦皆暗而五爻不獨得其據一卦皆五爻自止而四正不濟比同焉不可為中要通例皆然矣

知南何昧此義而昧五為闇闇：不平乎九四而在上之暗也因遇其主所以吉行而以此爻描畫于中卑指其為豐時之障則不其然上六勢極位陰爻詞不善獨受暗塞之罪固不可辭然此為以上六為邪人奉豐都豐沛之惠皆坤為則亦非也

蔡都奇曰豐大也又曰多故極天下事物之方難于盡見也惟以剋遇剋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無疑曰以剋遇柔則剋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

相信也初與四皆剋也故有配王之元咎夫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有豐離見于之象二與五皆柔也故有：半未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克性得較疾之事惟三与上以剋遇柔故三折石服而上至于三歲不龍也

附以門內其：大視龍或作其作日皆非疑也作則孟喜本作室

朱子嘗云下經多有准看九于後世學象非配主與主終不能解而雖句九各句尤為難明今以為

均為滿為初句解者亦不過依前人之帖括後學之常窺耳未知有合于易否也予每看此卦頗切研窮亦每欲廣索今姑奉其可通處一臆之雷電交作陽氣憤盈天地氣氣其勢充滿然雷在上日在下風雷流行浮雲蔽日實為晦昧不明之祥故象以明動指其德以且日中虛其茂食則不欲雷震之縱橫而與大明之四昭可如夫大象又取一義在于明新折獄致刑亦本象辭明動害之六爻又取一義大業六爻以君臣上下授明遇暗各達



山吉為言如初之無四俱陽而兩到則有兩道之  
事二與五俱陰而同柔亦柔凡七臣之信若九三  
過剛便有折肱之咎上六統陰便有不親之凶矣  
可見豐初四兩爻最善現初之元喜四之吉行可  
見二五同德善亦大乎初四兩爻二離中五而重  
柔暗之主未免要猜成信志以為無字之五在實  
中本是暗主矣初四折之以暗主言之此五為  
惟其暗主所以二杜得疑也然在六五太之聖人  
又作一義謂君德之來重柔中之元夫以柔中

有慶歎之此又聖人倦之心理直合談如此也  
豐鄰豐沛見乎見沐亦跟象雷電紛紛晦昧不明  
言之若以九四橫亘于中尚指為豐時之障上六  
文辭不善盡歸為掩蔽之人不勝其曲筆焉此則  
讀易之未通非易者之唯曉矣夫主作六二初九  
六五三說而六五為優初九次之以俟後賢再為  
定論

按豐解異同切要宜日中疏云王能至于豐亨乃  
得元復憂慮用大豐亨元憂之德然淺可以偏昭

四方傳亦云宜如日中之盛則豐昭然後無憂本  
義則云徒憂無益但能守常則可蓋諸解皆喜其  
偏昭本義則戒其過盛也有乎終若註疏云日終  
傳本義云終居信其終志也疏云有信以終其豐  
大之志傳則云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折  
其右肱元咎疏云日中而己乃得元咎傳云上無  
可賴之主不能有為元所歸咎也本義則謂三  
到正居明之極可以有為上出猜不足以為為  
有折右肱之象然非三之咎也上六一爻註疏以

為治道既濟而隱有失時致凶之象本義則取滿  
假躁動大失居之象

旅

旅小亨旅貞吉

註不足全大貞吉之道唯足以為旅之貞吉故特  
重曰旅貞吉也

旅旅者客寄之名羈旅為求隱存雖得日遊月  
先大故旅之為義小亨而已故曰旅小亨羈旅而  
旅小亨是旅之止吉故曰旅貞吉

本義旅羈也山止于下大矣于上為去月所止而  
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游于外而順于上下

之二陽艮止而離羈于明故其吉可以小亨而能  
得其旅之貞則吉旅非雲居若可為者然道元不  
在故自有其止不可須臾離也

揚誠齋曰山內而大外內為主外為客山止而不  
動既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為上  
為旅二非不亨而曰小亨何也旅者人之大其居  
而窮于外者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望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羈乎明是  
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矣

傳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羈乎上下之剛順乎

剛也下艮止上離羈止而羈乎明也柔順而得在  
外之中所止能羈乎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止而  
吉也旅用之時非陽剛中止有剛于下不能致大  
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一揆旅有旅之中也  
止羈乎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安旅之道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旅火在山山近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人上  
下二休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靜止明察當慎

刑用而不稽留獄訟

趙汝楨氏曰艮為山離為火二陽則光于外治則

宅上爐在山則野燒之雙猶旅寓外故為旅之象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傳以陰柔在旅之時處于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  
用而在卑賤所存污下者也志卑之人既憂旅困  
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  
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有如是上雖有援  
元能為也四陽壯而休離末非乾下者也又在旅

與他卦為大臣之位者與矣

楊誠齋曰慶封奔吳而致富君子知其反殃也夫躬寄丘亭而視盜賊者告其視訓蓋小人元道系以養其志得志則勝蓋失志則用劣故項以取安也然在旅而為鄰事有志而為之者有志大而為之者故聞利種菜于觀志不在丁家蘇武牧羊於匈奴志不在牛羊必有能辨之者陽宗之曰旅之時難以誦下為用而旅之利則以止志為本初陽弱在下志即不立環項自存望法

門而骨柔見錙銖而能休自悔人悔自賊人賊笑之來也自取之也故曰斯其所取災項一肩也小也

尔康曰到正處明為旅之道可見却驚擾流寓之日一段高明峻潔之氣自不可掩此尔是君子本色不以遠次舍不以顛沛淹若旅項之或作之悔之狀或作項肩之事不惟勢在可憐其志亦元可取乃其所自取之灾也予人何尤二旅即次懷其背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元

七九也

註次者可以安行旅之地也懷來已所位者中休柔奉上以此寄旅必獲次舍懷來資得童僕之所止也故不可以處盛故其美不丁童僕之止也過斯以往則見害矣童僕之止最足而已本義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童僕之貞信則元歟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胡雲峯曰旅寄卑異故位階又柔者多吉而六二

無之二以柔居中承剛柔旅之甚安而且裕者貞字諸家自作一句讀本義以連上文蓋即次懷資自見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不必復以貞戒之惟旅中不能无賴童僕之用亦多不能免童僕之欺惟得其貞信者則无欺而有賴此旅之能吉者也

凡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美喪也傳旅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則而不中人也

下体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通到自  
高致困與之道也自高則不順于外故上不與而  
焚其次又所安也上高為焚象通到外故下  
高而喪其重侯之自信謂失其心也如此者危信  
之道也

諸氏曰旅而通到平時不可見旅子以此  
下焚法侯則其且也九三以到台下休之上則  
焚次上九以到台上休之上則焚象以愈為到愈  
上則獨愈深矣

商康曰貞字連重侯讀以旅與下路上六以旅位  
上文同言以旅之道處下原有喪失之義况否則  
則則乎王輔嗣不解而曰與萌慢叔主之所疑道  
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  
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註斧所以所除荆棘以安其舍者也雖處上休之  
下不先于物然而不得其位不獲平旦之地客于  
所處不得其次而得其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也

胡雲峯曰旅以行為義處而不行非旅之亨也三  
以到居到而在下卦之上用利而不能下人看上  
四以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代為能用柔而下  
人者故得資是以自利得斧是以自防也  
徐進齋曰上利得其資斧也或曰資當作齊律漢  
書王莽遣王尋之洛陽將發亡其黃城其士為易  
曰此經所謂喪其資斧者也應劭云齊自已有如  
齊與之齊資齊同音誤作資  
趙汝楨曰處對行而言旅而處旅于此則處於此

也資斧魚得管安矣然旅者于行則進可以連  
連可以歸今傷寄于此雖得資斧安能伸其行  
其志乎故曰我心不快  
蔡虛齋曰旅于處不如即次之安即次之次是次  
舍也旅于處只是旅其所可旅之處而不從其  
所耳

又曰據正韻齋持也裝也無訓利者徐引應即說  
非也其心不快本義云非其正位者陽居陰位也  
又上九利陽之與下陰柔之應旅豈能盡得意

哉亦只旅于豪得資斧而已矣

章本謂曰莫上則吾柔也長其資斧旅四亦則吾

柔也得其資斧何也旅長曰柔中乎外而旅長

貴柔故則吾柔有得之與柔曰莫中乎外而

尚乎則故曰吾柔有長之故曰見其柔辭斷過十

矣

為柔之曰次者經過之次二三在內行而本止也

處者擡止之度四在外止而本歸也資所以宿旅

斧所以取資資斧之得幸矣離明莫狀旅也十外

四蓋截明德而孤矣四方者其志同有在也柔旅

處資斧遂足快其心予後巢罷倦方言莫月之唯

蛇連宵受憐更嘆英雄之落魄此而快焉江湖焉

子耳焉足以語曰哉

姚舜牧氏曰李孟之待孔子之所行也國中之懷

室孟子之所以去也心之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達也

胡雲峯曰五者君位在上者也象曰上達而基譽

命聞于上者何哉不以君位憂五言人已元旅故

也

游讓漢曰人君元旅故以勳旅之使言之遠出入

國現文明之光思應運以行其志射雉之象也

元應十時在旅親寡不能違命是射雉而一矢亡

謂元所獲也守其柔中之德而無驕致之私也

苟合之失行見才不終悔身不久旅終以譽命

全聞七命受命也

于寶曰一陰升乾故曰一矢亡非其位下人也

雖復射雉終亦失之故曰一矢亡也一矢亡者喻

有損而小也

蔡虛齋曰譽命之命名也是在下之名非在上之

命也故說得上達也人舜微時玄德升聞是已六

五明說不取君象

亦康曰六五中正離火文明旅時當為士人在旅

之象士見君脚贊必以雄賁之現因仕之出極皆

旅也士執贊而見所投如合仕進顯榮皆于是始

聲譽春命終必達之雄為文明之鳥章氏曰解二

之得坎中陽畫象矣故曰得旅五之亡離中陰

畫虛象亡故云亡然曰一矢曰亡又以見旅中蕭條景色雖元定所與鳥有巢不同易之取象情志如此時以龍五為君位乃曰天上出居下即天子之旅也公在乾候諸侯之旅也如此為說亦不可通乎此又之反自當以士說人旅為得亦與口一矢亡正當一矢得雖也知言一矢亡亦不可言必以一矢亡去此得一矢亦必言亡為說俱非

上九為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十子步凶象曰

以旅旅在上其義其也喪十子步終旅之剛也胡雲峯曰同人親也故先號咷後笑親家旅之故先笑而後號咷此時不宜用剛故三陽皆不利六二柔順中正六五柔順文明皆得其道上九劉元夫其柔順而不自知故有喪十子步之象以四卦論初六不及乎中故有瓊之災三過乎中故有焚次之危以外卦論四不及中故不快上過乎中故號咷不及則弱不自持過則剛必自折在內在外皆然

林栗氏曰三喪其次則巢尚在也喪其童僕則牛尚存也巢在則有可歸之理牛存則有可行之資今巢焚牛喪欲喪則無其所歸則無其資以斷其矣

上建安曰雖卦云親寡旅之人之官者也故旅之道以得中為善卑則取辱高則召禍初六旅下旅之卑者也故以慎而收災三在下之上上在上之上旅之高者也故三焚次喪旅上焚喪牛也四處上之下雖元太高太卑之失亦未得中故

雖得資斧而心未快也惟二五得二休之中故二即次懷資而得僕五亦終有養命之象也然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不免射雉亡天之患然則居旅道之善者其唯六二乎

項氏曰鳥者離之象巢者附麗之最高者也巢之大之失性者也笑者喜其高離之鼓也而號也號者悲其焚鳥之大羣之嘆也旅之上則離之三也旅離在上故后號同人離在下故先號離性焚故多怒也同人之五得二而否成元故自笑旅之

五先以成元故先元其性悅故多喜也夫壯九四  
與六五相步而相失其壯服故曰喪羊于易元而  
能上九與六五易位而失其柔順故喪牛于易六  
六五夫其利故所亡者一失上九夫其柔故所喪  
者牛六五亡失而得離之中位故為管輅上九喪  
牛而得離窮故為其巢

楊止庵曰離本大明之物柔而剛不剛剛而柔  
能遠能高不過一大長不過三尺此離之陳書稱  
離以其身備五彩光至是則光鮮此離之陽八以

離元定止與其配不同爻有爻合則遠自各地元  
而就之一合即去其離生有比離離者恐其見則  
食之故當相避此四與上以其可暫安不可久止  
為象又以離本鳥類但飛不能甚高且向下為有  
巢與離無定所者亦不同  
蘇紫溪曰三與上相應而各皆剛三口變次上曰  
焚巢全是一點剛心烈氣不能消當先焚者意氣  
之觀揚也後號咷者失其安身之地也為以巢為  
安身人以知止為安身不能止以處明何怪其焚

巢而號咷此喪牛于易是推言所以號咷之故人  
生惟客氣最害事知柔順之易失而剛猛之難處  
則知涉世之道矣

程子曰人心微主不定正如一團銀車流轉動搖  
元而更停所懸萬端若不假一個主志上柔河公  
按旅卦爻象之詞正以發明此意學者當求其指  
之所在而勿但以行旅之事視之可也

黃瑞伯曰仲尼革命得旅向瞿氏曰子有聖智而  
元位孔子泣曰天也命也嗚呼不來何無而至大

命之也禮止史削五十元易

按旅解與同得重懷負諸家貞字自作一句諸本  
義則連上文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既  
云寄旅之人求其次舍不獲平坦之所而得用斧  
之地所以其心不快傳云四以剛明之才為五所  
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  
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為上下所  
與乃旅而得貨利之資器用之利也然上無剛陽  
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

不快也本義同之又貴齊作齊齊說朱子無諸解  
別其也六五卦雖一六亡終以齊命註疏謂數振  
之身進皆貴位終不可保能昭揭之端凡五來  
下而承上則得終以美舍而見齊命傳之端以明  
之物對唯謂取則于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宗廟一  
公而亡之齊元不中則能齊命也本義明之類  
不元亡天之貴而所喪不乃終有命此類亡六  
又身傳其之上遠也疏云以能小及丁六故然以  
齊命傳云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其之建其已

朱子則以為伊川之說未安故本義云言其齊命  
則于上也喪牛于易疏云喪其稼穡之貴理在不  
難傳云牛順物喪牛于易謂輕易以喪其順德

易學卷之

武林卓尔康去病父幷著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疏巽者卑順之名說卦云巽入也蓋以巽象是風  
之卦風行無所不入故以為訓若施之于人事能  
自卑巽者亦無所不容然巽之為義以卑順為體  
以容入為用故受巽名矣上下皆巽不為遠逆若  
唱和教令乃全行故于重巽之卦以明中命之

理雖上下皆巽命全可行然全用巽則行也其  
大故曰小亨

為亨者曰巽一陰在二陽下故曰巽也巽已  
入也卑以其下下陽順以其柔下陽伏以其柔于  
下入以其進于下其象為風亦以其柔而入于  
物无所不順也

陸氏說曰陰陽不同分而亨則亦同之所謂其有  
大小也故辭會遇用陽而以陽者亨之大者也說  
皆細密用陰而深入者亨之小者也又曰巽順也



悅皆陰德也以陰為主不可以訓故亨之利吉莫

以從陽而亢以剛中

胡雲峯曰上經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

小畜復巽兌方用事小畜者小畜之一陰也下經

震艮既重之後至此方見巽兌之重巽之繇曰小

亨亦小巽之一陰也一陰之前聖人每稱之曰此

八卦之重上經乾先而坤次之坎先而離次之

下經震艮先而巽兌次之皆崇陽也巽兌次之曰小

畜小亨離之一陰也此小亨巽之一陰也則有以

性利見大人二陰從二五之陽也從陽為陰之利

不從陽不利也

其說又云其也下以二上以二下陰陰云然則

其可以薦之也此云以二下者謂之又利順也

易其古文作巽音義正同辭以可以順上為

徐鉉云而之義亦通其也恩接連上為連承

甚則是順之義也故文辭中有用史而徐若之語

云為卦一陰居十二陽之下故象其德為入又為

伏艱之象順也二巽相重內外皆順故仍名

巽卦之名

是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

是以小亨利有攸利利見大人

疏此卦以卑巽為名以申命為義故就二休上下

皆巽以明可以申命也上巽能接于下二巽能奉

于上二下皆巽命乃得行故曰重巽以申命也雖

上下皆巽若命不可從則物所不與也故又用二

五之爻則而能巽不失其中所以志意得行中其

命令也則雖巽而中正柔若不順乎剛何所中其

命乎故又就初四各起卦下柔皆順則元所運

所以教命得申成小亨以下之義也按柔皆順小

亨利有攸利利見大人以結之則柔皆順則之

不尚於小亨二字而註獨言明元運之故謂小亨

有諸氏云大猷可皆否其直乃以柔皆順則生大

通之通所以又上係小亨之辭孔子致皆順之得

按正註上下卦之休皆以巽言之柔不違則正是

巽義故曰皆順之言通作諸碎也

蘇子瞻曰所以為巽者初與四也二五雖接用事

之地而推不在焉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言七  
用初與四而後得志也故雖在初與四而非用事  
之地故曰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言必順二五而  
後亨也利有攸往為二五用也利見大人見九五  
也有其權而元其位非九五之大人孰能容也  
李隆山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禍隨而為邪若  
柔不順乎陽則將柔媚而為諂故柔順乎剛  
順乎中正者所以為巽之體也若徒以一陰潛伏  
謂之為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有順乎陽

剛之象陽畫在二五之位有順乎中正之德則巽  
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丘建安曰巽二五剛也巽雖主乎柔而二五之剛  
得中故論或卦則以初四之柔為主論六爻則以  
二五之剛為主惟二五之剛能巽乎中正則剛不  
過而志得行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以二  
五而文釋利有攸往之義柔謂初四也皆順謂初  
順二四順五柔也者多不能自振故必順乎剛則  
柔得剛助而後可行故曰柔皆順乎剛此以初四

而文釋利見大人之象

陸績曰二得中五得正體而巽故曰剛巽乎中正  
皆按陰故志行自王輔嗣而皆同下獨朱義從虞  
仲翔指九五非也或疑二五象得得中正而欲從  
虞朱豈象據一爻象指全體而重中皆論六畫卦  
或柔皆順剛卦言小亨者陰為主卦陸績言是也  
所以為巽者初與四也二五雖據用事之地而推  
不在焉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言必用初與四  
而後得志也推雖在初與四而非用事之地故曰

柔皆順乎剛言必順二五而後亨也利有攸往利  
見大人見二五也有其權而無其位非二五之大人  
孰能容之大人如乾二五皆稱焉蘇亦獨指九  
五非也項氏玩辭曰重巽以中命也是小亨也必  
待中後命而後行豈大亨之規哉則巽乎中正而  
志行是利有攸往也柔皆順乎剛是利見大人也  
○郝仲興曰巽者選也其巽通筭故能執有謀也  
巽稱而隱非唯諸論奉之謂也天下之至柔馳騁  
天下之至剛文詞曰武人曰田獵曰資斧其象為

高為長其究為躁故其非徒柔也陰陽則柔非哉  
然二也氣陽而已陰者陽之靜机柔者剛之順机  
以陽乘陽則陽無所施以剛用剛則剛無所入陰  
虛以承陽柔順以同剛故心精神為陽心有所謀  
則欲而入內此陽欲思慮假陰為收欲耳思非有  
陰出也心有所悅則出而外見此陽欲舒假陰  
為和柔耳悅亦非自陰出也故乾上一陰為陽之  
悅巽下一陰為陽之悅巽下一陰為陽之謀非剛  
柔分也然陽上行悅出則易而陽氣則仍順入則

雖故用剛莫如其此柔所以謂之小可也  
象抄曰震是覺振動莫是遠底入夫子曰巽是隨  
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裏而去順他道理  
方能制事若心机只從事皮膚上綽這如此行机  
便錯了  
吳鼎美曰巽以兩剛得一柔未成巽非以剛而柔  
柔也乃剛以柔用而成其為巽也  
孫開斯曰凡為天下者莫先乎命令：：之行忌  
于過刻盤庚洛誥委曲詳悉惟恐一傷民人之心

漢以下詔令善者無如孝文德懷少奴賜愧吳王  
純用柔道庶几近之故曰小可如三章約而秦民  
喜輸臺悔而漢祚四奉天詔而強藩懾此皆讀大  
下機机而為之提繫非大人經濟之遠不能為之  
故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趙汝楙氏曰時當伏冬之交冬春之際必有長風  
正月綿夜然後能變涼為寒舒肅我為融和隨風  
之力也

蘇紫溪曰必申命而後行事重任申命上高之望  
與周之洛誥詳：：言語之間惟恐不明且冬也  
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任而  
後行耳苟元其心而鋪徒張了命令之煩則七則  
之詔不能回無恥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戒強藩之  
敵雖申命何益耶

黃瑞伯曰風之行也元明非若大地山澤水火之  
有象也風之相結而聚不見其先後之連而人未  
嘗無先後也象曰隨風巽其形容化氣也神哉

洵辭曰易與主教命故卦之有與者多言之命氣俗之事如小畜蠱觀姤漸陽皆是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註蒙全之初未能服全者也故進退也成命齊都莫善武人故利武人之貞以整之

本義初以陰居下為與之主卑與之道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又以濟其所不

及而得其所宜矣

利用武人之貞所謂文人之治身當如武人足已

楊誠齋曰陰柔一也初者用之為即強有用之為

正卑與一也怯者用之為弱勇有用之為強

章本清曰其本以初四二陰或卦初爻利才武人

四有功才曰可見通柔非其之宜也九二上九皆

剛居柔位皆與在柔下二象是與本柔進則柔

剛由柔之人不免執禮過十之失况一才柔者才

用聖瑞曰臨境制事不可無疑進退志疑非正辭

武人曰貞非以徒剛以律在次丈人長子豈莽大

劉進者流此謂武人之貞九二與在柔下用史正紛若吉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疏史謂祝史正謂正現紛若者有發多之執人有威勢易為行祭神道元形多生怠慢若能居中之德行之卑之通用之于神祇不行之于威勢則能致之于發多之吉而元咎過也姚永菴曰用史正紛若句用公之義恐二之通與未必中心之誠也故曰此個與于柔下須是出于

此心之誠如用史正紛若以時神明言對右父可吉而元咎若此念稍有參雜不用王上北較而端婦之咎亦有所不免矣程傳謂誠言之自貞本義謂欲自通其誠意俱未得吉

周官史掌卜筮巫式掌三《三》所以占吉凶後孫所以除殺害或曰史掌記事筮主祀男陽有凶曰巫曰祝女陰不殺五名正元祝除祀王官正而後史皆謂與中正之義

俞琰氏曰古者祭禱則用史正史以人之意達于

鬼神並以鬼神之意達于人王肅註云祝通孝子語于先祖假借先祖語于孝子家語謂之祝假即易之所謂史也

鄒泰曰以奇乘偶有牀象九二陽居陰位不敢即安而美于其下莊子所謂撫其民也宣上德達下情行君令而教之民既諭之以是非又敬之以禍福有用史復用巫紛然交作之象內史外史小史胥皆不端于事神但大祭則卜日請禮協事執書次位而已惟羅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也

後除穢俗早則舞雩大哉敬矣而諸此則易以辨惡而祈祥者九二取象于川史王說舊謂事定誠意于五此以諸川王猶似其于川史何意史掌卜筮曰史巫有吉于卜吉山之正也故曰史巫非兩人也川祀女正有所一人史四人皆曰人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酒而求之山正積石之神巫喜于呈吉六有紛紜紛紜祀觀者則謂之祥巫者擊鼓擊缶婆娑其舞卜筮足臨不妄言之事也必曰是者男曰祝女曰巫男為少女故以正

言之初乃陰爻居下陽位三乃陽爻居下陰位均之過于卑莫者也初教之以夫人之貞教之以五而勇教也二教之以正之份若教之以計微奮發也初陰據陽位故教以男子之武二陽據陰位故教以夫人之紛又祥之精至此楊洪圖曰孔明前後出師皆用長支濟二史巫紛若之意諸說謂初陰伏在承下此諸說崇史正為後除穢俗意不止大且于上九之巽林史說不去九三頻巽各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本義過則不中告下之上非能言者龜為象失公之道也吳叔美曰九三則非中六謂之類有其象也言其進而無從容扣疑之象奮進也以此為類二之為蓋其可隨而不可類有美入之心而無入之德是類此皆近心中不和未故曰志窮也馮宗之曰九三居下巽之德又在上下巽之間以剛居剛用巽太通守巽太堅有頻巽之象為八下固有一種其于教為之人又有一種其于不教為

之人決于敢為則也決于不敢為亦也則于敢  
為武人是也則于不敢為婦人是也兩者皆此皆  
有一致不可移之性者也三之所以類其也故三  
之剛也故曰類其各何以三之剛為不能與而  
各耶

六四悔亡曰獲三品象曰曰獲三品有功也

象曰悔亡然得位承五卑得所本報以柔御剛而  
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獲強暴遠不仁蘇氏  
曰近比于五不為誦要而又二三并為所獲上

其柔而樂為已用

王介甫曰曰有與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象

也柔而可以大有功者莫乎止而得所附也

曰曰之吉占持于莫之六四吉之此字處有可解

者有不可解者只將靈心玩味則自明矣

字整心

初坤與曰莫下一陰震下一陽皆成卦之主

初吉而四遠泥重曰初吉而四有功何也則初

柔得四皆正也陽在下其出壯而重出則力衰

在下其入深而再入則謀害故大莫有順而能下

入而能隱其權制在初故曰莫在床下然其而上

則損而各再上則喪而山下不可以為順不隱

不可以為順不隱不可以為入

何玄子曰其利倍故多獲三品一為乾五二為賓

客三為充右之元氣且謂勝之以為祭祀之具也

孫開斯曰世之命下而有功之役有莫如曰

未曰八卦正位莫在四所以獲三品而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元不利元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皆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已

註以陽居陽位上誠莫然求乎中正以言其物

莫之違故曰貞吉悔亡元不利也化不以漸卒以

漸直同如于物故初皆不悅也終于中正則意以

漸故有終也中命令謂之其大以止余物不

也此過同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甲三日後庚三

後中三日乃然後誅而元咎惡矣甲庚皆中命之

謂也

傳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當如是

也甲首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之始也  
中道中則爻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元始家終加  
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

張中溪曰蓋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其言先後  
庚而曰元初有終何耶蓋甲者十干之有首之端  
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  
者也故謂之元初有終况其九五乃蓋六五之更  
蓋者事之坏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其言事之  
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于甲庚皆曰先

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章太清曰其在外多矣他此九五言先庚後庚  
何也重巽者其之終九五者巽之中命主也其  
不為蓋者徒以九五一文耳聖人戒人主制命  
本此以蓋之象辭為巽之文辭在蓋原其更始  
亂相漸故先甲後甲終則有始在巽勿勞火始惟  
中命行事先庚後庚九初自有終矣蓋甲有初庚  
无可為初庚後三日以終終耳詩云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先庚後庚元初有終之謂也句頓復自用

以為興妻靡阿順以為巽皆止中命之治而蓋上  
至矣矣所以戒九五也

鄭瑄如曰巽為風二字從虫、生則物燥矣凡火  
生處皆燥風也五居巽休有蓋悔之病故有悔大  
取敵繫解者而以剛中正之道變號更命得其貞  
正故吉悔亡而元不刊先三後三即其由分行事  
正是貞慶

黃端伯曰六甲六庚乃陰陽家常語亡木長火之  
巽之九五易林所謂巽之慶也故凡長火與同氣

氏傳曰震巽之象既庚中亦其長也

上九巽在床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窮  
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傳者上而過強于巽至于自失得為正乎乃凶也  
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為正乎後斷之曰凶也  
揚誠齋曰九二在下而早故為巽在床下上九在  
上而高亦為巽在床下何也上九巽之極過上順  
者也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二則言元咎上九  
則凶何也九二中正之順上九姤邪之順也

胡雲峯曰林下亦以陽居陰不安之象旅九四以  
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其上下九以剛居柔而反喪其  
資斧何也旅者乎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其或  
乎遇柔故巽極以剛居柔者失之或曰離為火無  
旅九四本離故得資斧其上下九在互離之外故喪  
資斧

黃氏曰巽以初與四為主初進退四有復何也初  
在下卦伏亦甚焉四在上卦巽其揚矣凡巽不  
欲過二中吉五中正吉三過中故各上窮其故六

章本清曰凡巽卦在上四多言辭本卦四復三而  
配利則實于王小有亨陽出漸鴻漸下備益利  
用遠國遠其群家人富家人吉中孚有孚于如  
皆以陰居陰位正故也

又曰震二德喪曰巽上喪資斧不當動而動不當  
進而進故皆有喪

丘處安曰巽順也以一陰而巽于上下之二陽也  
在外以二柔為巽主初柔居剛未安于巽故有進  
退之疑四柔居柔巽其安矣故有功三與五皆以

剛居剛而五得中故五吉而三與二與上皆以剛  
居柔而二得中故二吉而上下失位之為卦以  
居中得位為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  
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唯以九  
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故  
按巽辭巽同巽在床下註云既在下位復以陽居  
陰半巽之甚傳云林入所安巽在床下是過于巽  
過所安矣蓋林下初也古者尊上坐于林下者卦  
跪于床下二以陽居陰失位不安就卑者之所處

也川史正紛若吉元既云神道之為言也  
若能施至卑之道於神祇則能致盛多之吉而也  
若道傳云紛若多也為至誠安於神祇能使  
誠意者多則吉而元泰未美則云下卑而巽其辭  
以自進退也則與既云頻有頻感巽之在神下  
民則云頻失而頻巽此各與復類辭同也庚三日  
後庚三日註疏云甲寅時中令之謂也民進則久  
中不可不故先甲之三日令者之復復甲之三日  
然後誅之民服其罪元德而獲吉矣傳則云甲者



中之端之庚者更更之始二十千已為中道用  
變故謂之庚事之更更當象始之初先甲後甲  
之義本義所謂丁寧撥度亦化是也止于止也  
云正理而當厥斷而表之是止于止也得以為止  
予疑辭而之七辭本義則云必止而大壯之曰  
此予疑也解同

兌 兌  
兌亨利貞

本義兌說之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吉之見乎外也  
其象為澤取其說為物入取挾水而塞其下流之  
象卦体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亨  
貞蓋說有亨道而其要說不可以不戒  
胡炳文曰卦辭與咸同故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應  
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于不止兌以二陽下一陰  
則相說之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于不止利貞者  
戒辭也三男之卦下言利貞則利貞也故咸咸無  
心之感兌取不言之說  
丘行可曰嘗考三才之外聖人多以貞戒之艮曰  
利貞亨貞曰利貞兌曰亨貞皆以正言也三男  
之卦則不言貞蓋曰亨貞曰心亨是曰貞其辭而  
已蓋陰柔之貞止而于不正而陽剛之体為貞自  
立故也  
何玄子曰兌許慎云說也以黃呂聲義古文奇字  
人也象形凡子曰人在下故諸侯徐鉉云古文

文亮字非多當從口以八象氣之分散故易曰兌  
為王為口也愚按徐氏以兌從口則兌之訓說未  
是詳說之說非解輔為喜說之說蓋以三畫卦一  
陰進乎二陽之上氣之舒散乎外有悅意也故卦  
名為兌而取義為悅二孔相掩內外皆悅故為名  
為兌

易筌曰此卦以二陰為悅主四陽之剛皆其悅  
者三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悅故曰  
未兌上以柔居柔為上兌之主靜而致陽之悅故

曰兌兌引兌其來兌不同元心於說人而人自  
之如莊生所云死生亦大矣不能使人不悟者  
義居不自為雖當此本得為大之在也  
得者其來兌同有何以止其本兌  
劉江陰曰兌說也而澤猶水也其和而不可離乎  
故曰利貞剛中而柔外貞德也各之由辭人說  
貞之義三陽之卦外變陰而為兌即淮南安所  
得道者外化而內不化也兌之利貞不可思矣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同于天而

應應乎人說以先民：忘其言說以化民其九  
說之大民初大哉

註說而違則則謂剛而違說則柔則中而柔外所  
以說以利貞也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乎天剛而  
不失說者也故曰順乎天  
疏先以說豫勞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其力  
其從事之勞先以說豫勞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  
皆授命忘其犯難之死純說于民所致如此豈非  
說義之大能使民初勉矣哉

項平庵曰兌之亨利貞自是三德非利在丁貞也  
故曰說以利貞言以利與貞而得說之利者說之  
情貞者說之理柔在外為利：者萬物之所說也  
剛為內為貞：則天人之理皆矣順乎天元上也  
應乎人見下也大人皆通所謂亨也亨者說之故  
故極言之

黃氏曰兌之德為說其象為羊：者物之好美者  
也故美善養義等字以羊冠之苟子謂美應延年  
羅近溪謂好人多好正此意也

東口虎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

徐進齋曰天下之至悅者無如朋友講習講而不

習則言語徒詳細繹無所得即所得者亦將枯槁生

淡而無可味之味矣豈能有得乎心乎故且講且

習用功實休養工夫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

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得者益同處之益廣乎

其有相背之實而真說在我矣

為理氏曰元正秋之卦天以太和之氣而說于萬

物萬物亦保合太和而說矣于物為泰而澤相感

則交相滋益不闕而仁壽為是也亦有漢合四德

之義

初九知元吉象曰知元之吉行未疑也

註居元之初應不在一無所覺係知元之謂也

不在論履漸而行未見有疑之者吉其宜矣

傳初雖陽又吉說休而在最下無所係應是龍

下和順以為說而元所係以者也以和為說而元

所係以說之正也陽剛則下卑居下則能莫與說

則能和元應則不協處說如是所以吉也

其行未有所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元是吉也說以中正為本之五爻其義象則推而盡之

吳非美曰初九知元說莫妙于初則物足以和義必以其和為說緣得和人說意切物多是大理所以初為和知元更元第二念失禱曰行未疑也

張孝陵曰九自有和義和獨于初言者之位皆則不比于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于邪故吉余而明柔曰知非和悅之和乃答而中節之和即所謂為悅

以利貞者也程敦永曰人情一着于世故則不和和乃初休終于自然有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吉

亦康曰行未疑始下信志吉由中而發絕無私悅粉飾之意故未疑此以初出門言故曰行二以中又言故曰志

九二孚元吉悔亡象曰孚元之吉信志也

爾康曰剝中之德孚信內元謂之孚元誠信孚人自元不吉元悅步于致悔今以信志行之故悔亡

元悔可以元悔。下其悔自己。舊凡言悔者輒以不當位為言。恐非。

崔仲見口待匪人之道。多而正矣。

象了凡口以善行相契者。其信在事。以真心相孚者。其信在志。九二之誠。在中國信志不信事者。

六三來元。山象曰來元之山位不當也。

註以陰柔之有履。非其位來求說者也。非正而求。既邪接者也。

陸氏曰三為一卦之主。而不以正用說。欲以邪誦。

招來則直誘。振榮陽使之說已省也。治谷海山。即行來元。山其宜也。

來曰自內至外為往。自外至內為來。六者非惟下。

足以得人之典。且有以取人之思。所以山也。何也。

蓋初剛正二到。中乃君子也。說之不以直。豈能說。

哉。求親而反疎矣。如弘霸嘗元忠之。蓋彰昭昭。

憲之足。丁謂排策公之。皆皆為人。而至今。我。

道蓋為。豈不凶。

亦康曰來元。諸儒俱謂六三元應下。悅二陽章本。

清非之以為八純卦之三。皆向中卦為義。蓋以來上之元為說也。相仲與曰此又似元之正上下四陽而一陰。處其中下卦二陽而一陰。處其上有喜。既相呼召之象。元為口。來相呼。又之。亦若為其。來而防禦之也。聖人于陽。來以為當。陰來則為險。來陰上以為當。陰來陽上則懼。蓋三本乾休已子。終日惕厲。而忽變為悅。何玄子謂與春秋傳中口。倭人來同。故曰來元。二氏此說自足可喜。而訓更合。

九四商元。本華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度也。

註商。量。裁。制。之。謂。也。介。陽。也。三。為。倭。說。將。進。至。

華。九。四。以。剛。德。制。而。陽。之。其。內。制。外。是。以。本。華。安。

於。九。近。問。邪。介。疾。其。有。喜。也。

疏曰。能。區。內。制。外。介。疾。除。邪。此。之。謂。喜。何。為。至。身。

所。喜。大。下。家。賴。故。言。有。度。也。

鄭康成曰。商。隱。憂。也。其。剛。吉。商。九。市。商。上。商。除。

之。商。同。曰。承。九。五。中。正。為。德。亦。比。六。三。柔。和。為。之。

說。德。說。也。恩。德。亦。說。也。所。說。者。商。是。本。定。以。其。之。

劉位柔平動乎靜故其象如此

本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

不能決而商慶所說未能有定然有本陽也故能

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

蔡虛齋曰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

不必以九五為在上之剛六三為在下之小人

蓋只是說在邪正之間耳九五是君子六三是小

人俱作平等人有以中爻介然守正亦惡柔邪之

義求之益可見又辭非以九五為君而六三其所

屬之小人也商慶所說四降所從之人也

又曰有慶只是中喜字意大當邪正而進疑于所

從之際乃能介然守正而疾邪一向從好路上去

在人君則有以率諸國家在人臣則有以保其君

位在人君子則有以成其德業不墮其名即皆慶也

皆可喜也

熊過氏曰四與三上下異位代體界也介疾連也

即泰曰四允為悅本是喜象之安之成以柔有喜

損其疾亦可喜也喜與疾相反舊說以疾為惡

喜與不喜已甚之致孔子或以此言為自一皆也

也傷和故疾然何以使能有喜

永康曰允雖以和說為德然全是四剛為主下

至于臨後故正卦之三方而初二皆慶也若九四

則初初不止較二不中乃有商之之象商有喜慶

也故而中節謂之和者不以天然之中節而以

極量時勢比繫其剛為和雖非本來之份然與

信志者異矣乃其休本陽則介性中所以其如能

介疾自持斬釘截鐵便有喜矣其商本寧者以其

位之下當也終有喜者以其德之本剛也九四地

位既高及物自遠象人以其有慶言之喜則自其

身而言慶則惟其及物而言

朱子曰九與二非大非皆不端可以移上移下

如剛非之類皆確不移不得不知其如何如和允

商允之類皆不其然也乃復是靜書然未相有順

了會不仔細乃復是聖人別有言先時靜中言

如此九理會

九五字于剛有屬象曰字于利位正當也

前集曰九五與九二則中同其害近三上之門  
同其二孚元而五孚利者何也甘之和柔之人易  
于安仰一信任之牽引雖即即翼貪覺其害富  
山同害民勢所必至以一副名小人則人其研石  
而孚于是孚于利也且九五之君則陽中正其位  
正當自恃聰明剛斷之才人不致為害細細而明  
之時人不能為害而又以此輩偏氣不到柔情于  
制又不足為害不竟妻而信之是則莫解之禍此  
與唐宋之偏任宦官尤切

姚永登曰不曰孚于元而曰孚于利元因其所為  
利者下字特妙即翼貪覺以時告聰明象象以通  
以令斥告仁義義其利禍以消能吾以不以一利  
當小人何等詞意上正  
陰陽或曰義之九五有元之九五有利之  
陽其以位正當言之故君子雖曰大五其正當者  
也卦有貞辭之以主說休時其利正有子之之  
聖人其孔至是信人長有以也  
何玄子曰九五陽剛中正位當義正則才足以勝

此人之奸當則勢足以制小人之命而有所恃不  
費其孚于利也元非不正當也而吁咻十四山亦  
非不正當也而畏巧言令色孔士若明皇于其休  
甫孚其利唐者高宗于秦檜孚其利宋者皆焉上  
所恃也  
生二編曰九五一爻當玩象位正當孚陽剛中  
正之君豈有意志于小人者哉解曰君子雖有解  
吉有孚于小人孚化也能使小人信而服之也當  
人在上乘頑說說其並生故不使君子且小人

通且能化小人而為君子也有禹首帝王親之心  
不以德化凡行而威也說其本直不令  
易簡雖曰元五說休身與五健休不同其五健  
其和之德是在大元五說不竟其入之易是在子  
象此口頭五字上嘉古象口德正中元五字上  
有德來口德正當象人皆步其德在一字中  
命成氏曰元正其之非四為五其申其本為  
孝其重其剛以初二為五三四為五其五  
秋八月陽書仲秋八月陽書仲秋九月陽書仲秋

九五王雷利之六五故曰九五當也當下也

上六引元象曰上六引元本七也

傳他卦之至極則變元為說雖則愈說上六次說  
之上居說之極說不知已首一故說六卦又同  
而表之然而不至極何也曰方其說不知已  
本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東九五之中正元所說  
其知說六三則承東皆非正是以有六  
故行可曰三乘居剛為下元王動而承陽之說故  
曰承元上乘居柔為上元主靜而承陽之說故曰

引元承元之患易見故本文山引元之情惟知故  
此又當說四陽爻在下元者多言在上元者多山  
即元陽氏曰或元之上居說之終身務說人不加  
其方其引元也曰打安之邑行遊之口特營之容  
將形之而心固將成之直說或此而真一辭曰引  
元方其情莫能曰本元德在心則知所成也合其  
休測中乘外為說可微三上元或為說故三上  
重乘之說而說之說之故說元說一  
爾原曰引元與承元重下曰承初至也上曰引

長也程子言他卦至極則變此爻為或此之五以  
不變而為引義惟為或卦之五所以不言吉而而  
人子僅以承元傳之八重卦元長一例長六曰數  
長乎其止元六曰引元引其元其義亦一也  
測言曰元之德為說三上其主爻也雖與亦皆一  
陰之卦聖人喜其應欲其異而然于元曰有口  
而矣利矣說十何在嗚呼人皆以決心之平快一  
之臣快心之及容可自遠而庸知其為快也一  
而顯乘之階坎為君子有馬得不戒

重乘之說曰元三上元一引元元在或卦如履  
故中下乘皆合有陰三上元元元在上其如  
即元陽氏曰或元之上居說之終身務說人不加  
其方其引元也曰打安之邑行遊之口特營之容  
將形之而心固將成之直說或此而真一辭曰引  
元方其情莫能曰本元德在心則知所成也合其  
休測中乘外為說可微三上元或為說故三上  
重乘之說而說之說之故說元說一  
爾原曰引元與承元重下曰承初至也上曰引

按之經其同凡四處元本亦介亦有其同  
尚帶氣制之謂之介賜之亦指六三接和之人曰  
之疾也四以剛德發陽六三之疾亦本其元氣  
故曰尚元本亦指和賜而故曰有吉德則云云  
五下此三機設新故而本其元氣則之介分陰也  
地之介則如曰其乃何也故人有和字習之亦  
介然守正而無憂和與明有吉之本義不月止  
引元氣云云以陰柔之所養在元後未有靜  
不同六三自進求說必因他人見引其元乃能  
云說不知已既極矣又引而長之本義則云月  
二陽相與為說卜之說亦有後時之入人介  
解則云引長已終之說十說自為本元人謂心  
則明之主不信上下之牽引故小人說如之則  
晦而本至十九則也

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大德之人建功立德散離出之故謂之  
本義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以行水上散其  
之象故為渙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王有當  
廟以崇之又以崇本坎水每推之象故曰大  
其曰利貞則古者之深戒也  
則復淵曰渙有二義卦有國民無散而宗之  
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渙川是已上

以渙為美事各有不同不可以一例視之也  
李彭山曰渙上恩澤溢如水融釋而水充滿也  
以離散言蓋陽剛在坎中看至于其休得中則能  
遍及天下矣所以亨者如此  
因先德曰渙是好字限以行水上散其難而去之  
非人心離散之謂古人心離散則利亨非其  
有是散離之主

李隆山曰萃國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  
以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洽其萬民之



心所以為招搖之術皆所以統攝民心而堅之也

則言曰離麗也而世復有分離之說蓋分故非合故亦謂之離然如易所云離則止有麗之一義與者離為其私意誤散其德澤以與祖考而為一天下麗而為一故曰離離也說者乃以離按解散當之蓋誤解離併誤解渙字

何玄子曰卦之所重在三四而爻所以為卦者二所以為異者四二在坎險艱澤之中四以異風吹

散之則險化為夷五泰已在中惟假而致亨而已

子曰渙身則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東本有功也

註二以剛來吉內而不窮于險而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五同內剛而無訟剛之推外順而無憂也中是以亨利以大川利貞也凡利涉大川者皆四之柔柔順止而利夫于剛則皆亨則其利貞也正義曰元從艮忘四即之義一

象抄曰渙身與渙俱有假而之象亦有卜諸君之義

渙有求諸陽之義夫子曰聖人教人乎豫堂之說此也是要其求得其不能便散乎人口雖是說也各自散散要之說人教定而後始說求決是說也地相合所以安聚地說說不聚便散推此渙之說陰在坤上坤之長定者也陽之坎附在震下震之當飛者也故順以求于兌附之說為渙之說其以求于坎陽之說為渙之說皆非也渙上下一相為渙洽由明相為感通有天下一家氣象在爻優也

私記曰夫子本傳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非自即卦來九五剛來居二六三柔居四得柔之位而上同于五五卦之利故又發有九也渙身來又云之說今于古皆之也

即指五曰剛來而不窮陽才之是口而柔而不窮即指二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乃六四之柔也此渙身是口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乃六四之柔也此渙身非而止曰九五之中五曰五同而之王乃在中王輔嗣是王乃在渙然之中故至有而也程曰

得其中心攝其心之謂夫在過求其口而失其心  
見東本所以辨陰陽陰所以濟陽當其守陰之時  
其何以成濟陽之功乎故有功在于求本  
何玄子曰愚按卦中初三皆以陰言陽二上皆以  
陽言陰惟六四得陰柔之正上比九五得陽剛之  
正所謂上同者以此由六四之柔得位乎外而  
二同此九五之剛所以雖柔居外而能行  
行力思在六四也王乃在中而能行而中之謂上  
省之心渾然在中則不存之乎元言之分且有出

于儀文之外者且其精神之與祖考相為感格也  
即五爻象王宮正位之意若止云王在廟中似元  
味且亦無當于渙矣夫曰王乃在中則是若北夜  
之音所矣風行水上順風行無何不利之有易以  
與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本言蓋曰本道乃行中  
身曰本本無虛渙亦曰本本有功  
鄭仲興曰渙與萃名相反而實相類人精理水欲  
自然蕭散思慮放逸則生疑滯守中抱一則務清  
水澤天地清寧萬物得所故彖曰王假有廟泰已

無為則化此有神矣是以初六過陰而順二以陽  
未陰而就三臨陰而忘身四成貞而忘人五居尊  
忘天下上起然避奉遠害之至也遠害莫如渙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趙汝樵氏曰渙為風坎為水坎比卦水壯之時  
水風拂其上則渙然水澤清泰其有分渙之分矣  
云仲春之月水以降水則渙然然享帝享上帝也  
立廟祀祖考也渙者決洽融液之義先王平昔悅  
與天一以之事帝則精潔交其可渾融而九則  
立廟以祀其先亦然享帝不言廟者享于郊不于  
廟也立廟不言祖考者言廟則祀祖考之所與享  
帝立文也降濟川則渙為本渙成則渙為風各造  
其質也

鄭氏曰渙者水之動也而渙也者水之  
太玄以之象渙范望註云渙有文章故謂之文說  
文曰渙文未明見也渙之傍加以水則渙乃大渙  
之光加以水則渙乃水成之文渙卦上巽風下坎  
水風來水面而水有文故曰風行水上渙大渙者

無形之物也元所寓則元以見之今行于水上而水動或文然後見其為風之至見神亦元形皆集於壇下即立廟于宮則其象上帝祭祖考也亦何所寓哉先王觀此象以享于廟立廟于其而即為而大中格廟焉而本思賢有所寓故也

象按曰存立廟之心九族只是一身矣存事帝之心宇宙民物只是一身矣將置身于險得乎孫問斯曰莫取風不取木大本之行有跡不若風之行水上為神風行水上其行隱、可見而求至

迅疾去至慈長散之于宇內也周流旁達故卦為渙者先王所以流行天下之大用也

又曰坎陽在下風以散之為渙不取木者巽四金已至木于斯散也風行水不列底只上而為有陽氣在中不從射入風濟為中孚凡大川之水陽氣行久將散陰風便入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本義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焉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

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蘇子瞻曰渙之初人心泄二慈緩困而故以川壯為建之象云澤川初云用拯皆言急也大川之風或則宜乘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皆轉息千里之意

鄭孩如曰水中用舟即陸則用馬矣初在坎初入險未深反而登岸用壯馬以拯之則吉矣去風濟之舟楫而誇康壯之良驥出險之象

初在渙時即能拯救其勢為順非以四應之其順為順也

朱曰在渙之始正當速救之日然君子濟澤未有不肯其人而能成功者九二則本不方乃其所由拯也初六陰柔而能之順藉其到陽之才以介時事之渙如拯迷津而用壯馬大濟渙下初時為力得陽之助又有所賴無可濟而吉矣

九二渙奔其杭悔亡象曰渙奔其杭得順也

俞琰氏曰象為渙散之時奔就其東中杭三四象于上爻而一陽降于二在坎輿中為奔就杭凡乘

安車用机占為悔亡雖陰位陷于陰中然得所依而安

楊誠齋曰九二以剛中之才當險難之世就使九大臣之位達九五則明中正謙柔之君既當合泰而赴之與之濟難而光大臣之德乎苟其志頗阿悔之有備然而改尹在陽以濟納備之難也合泰而起說奔高宗以濟大川之難也机者君所見也不言君而言机不敢斥所尊也

蒙引曰九二與奔其机是當險難就其所安也机

人所憑以為安者也故以為象古人席地而坐勢亦唯久故有机以憑老者所必依宜有几如漢文帝賜吳王几杖成王几孟子隱几而卧之類又司此之先味一合字各有急來之謂也亦既有策莫先據天下之險要九者二以久其故居大則來不旁急者而得其所以勝也勝在事可以漸同恒復雖有悔亦亡之矣兼何計取漢中即為計守而陽諸葛計定已蜀者是此意也漢中漢一合者未之速也二則自公未有奇策崔子鐘曰二則

動于陰中不旁于陰雖有二陰阻陽不為遲故机言奔

吳叔英曰机即帆音元在車中必動所以駕馬者机奔則機行二合則机出所以得領行進二之向也帆俞王台即作車中之帆而吳叔英從之甚

易微曰机本名以木几為山海經單狐之山主机木似偷姑實切

未曰机木也出蜀中似榆可燒以煮稻曰山海經

云大荒之上多松栢多机是也中之象木應文其本机之象也指五也

三與机同之海字口以机為之在木也

本義机者而不中其有也上之象也其有也机在介時能散其机以行也海故曰机也

事此上口又皆机以介也事降山口已散散為善二之象四之辭三之机是也夫人之所以膠机散固終不能自散也故有戒而已六三雖不中止而為出机之上于是

粹然消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乎外自無所歸  
陽道有口險阻之世非一端也有其理有在理有  
存理有遺理有免理六三在坎之外休柔之極居  
元位之地柔則不絕外則入險元位則元之理不  
能存雖其散于維而免其咎何悔焉  
馬中白曰朱子云志在外者是舍己役人貞凶凶  
是打破懸疑  
壯馬同挂已得出險天下可有為外辭散之終矣  
而必元自其身始故三爻以渙躬言之

何玄子曰三居坎上直接乎巽坎水得風而散其  
本得水而通三能不自強其躬不可得元矣為風  
所自也  
吳叔曰三坎柔居巽柔永無以自強之理  
一陰居二人位其辭渙躬之象又曰三居  
時陰以元化不特悔亡其意亦元在坎人知元  
一身所以唯得水通志在外方是渙身生之說通  
所以成渙躬之方是心体真通通故初與二不  
言渙到三方言渙凡不有其身而上從者皆以志

在外否初或初是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  
吉元大也

傳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濟剛用柔則不  
足為之依故四以巽順之正且輔剛中正之吉  
臣同功所以能介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不聚  
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贊其之時也  
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  
事甚難其用至妙非尋常之見所能思及也豫元  
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  
者二爻之義通言也下四言其施用于五言其成  
功已臣之分也

朱子曰元者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人皆言  
聖人之所欲潤則潤則利則利則渙其群也  
渙不及如推博之說則是群其渙且渙其群也  
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党不能散一惟六四能  
渙小人之私卒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之元  
蘇天貴高又善文章故達其意

程子謂天下無散而能使之羣者則是群其羣非  
其群也蘇子解之朱子題之是矣獨漢有丘俱  
是意解即蘇子亦以為散小群以成人群也予謂  
漢其所聚也此是泛言至漢有丘則非所聚之大  
如有丘者亦漢之矣

永康曰顧氏曰漢群則雖光大有丘則非平步故  
有匪夷之思小群不過一人一家私見小學暖  
妹：不足為累若有丘則知足以合衆辨足以  
奸欺足以陷世中分魯國雖親親是亦一世之人

心風俗俞張變幻不可勝言聚愈大則亂愈滋有  
丘安可不漢

何玄子曰吳風為最險之主六曰為其非之上非  
之所以為漢者在此一又朱子謂六四一大本見  
有人好惡今其結國地而大皆有其理由其不  
詳于非主之義故也

黃端伯曰六四漢其群止聚所稱柔得位乎外有  
蓋高去二陰之類而上与九五上九同故又為漢  
有丘之象高士曰丘漢其群不見人也漢有丘不

見境也正其原時不容假議  
九五漢其大號與王若元春象曰王若元春正位  
也

苟慈明曰仰其德教王若其所故元春也

王子安曰漢王若者漢之中而上居若此象之否  
所禽聚精神以為大號之本此治無之象一義正  
王乃在中也正位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也

唐鶴微曰血者陰類微骨所藏之物坎之所以為  
險全在于是視汗元唯漢者當五漢汗益結雖解

而微骨之血既有本冬漢者則陰之險性猶本蓋  
除害猶本蓋也其指坎也上与三應因其與邪  
舉全坎之故而為漢之使之去而不復本其而不  
復進出而不復入如是而後奉一世之害其意大  
大豈能為一己之害害全其計此上二所以為  
咎也夫上在于外何以能其下四則事之於外能  
察禍亂之隱微如是則要亦四上同之力而為之  
所以蓋元為也

象按曰乾而坤比休之正離而坎比川之中比言

中正如始五升五以中正如需訟五得晉二五五  
直奉其休用合一之德曰位中正如比五其五  
五口位在中如妹五口居位中如即五既既中  
貴人之太室曰位更有貴于位六曰位正當如  
五書五其五中五口正位如訟五其以位言當  
言止而中正之德有不待言也

何玄子曰大君者出令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者也其以五既大既象散人之令而使之然者計  
也解天下之難而使之安者既令也曰既計其大

號者王者以天下為一身故與周身之計其必有  
大既以與天下更始而後可凡大命令之下大政  
事之布大計用之必以取則焉曰既以謂此為世  
而如人之計微心而後一身之五其五口位不  
是也夫如是則存邪之善積大五而天下  
亦泰乎可解矣  
却仲與曰正者中天下而立之也故有也然則非  
要此非是區大區婦以為身四海九州以為宅合

則一體散則為方是為漢王居所以號公四道如  
計出于心而決于四體也

商康曰漢王居不以散積儲言仲與已得解大然  
王蓋直長煥極而止位乃稱與右漢者聚也古德  
廣大政休于易人情恬遠時事既暢士人有親問  
之應康民有歸極之想一切與天下解散際盡而  
上下臣庶皆若慈用之慈以悅近世悅之蓋便見  
漢王居柔象解群居亦如長斯則有次序

上九漢其血去遯出九其來口漢其血遯害也

本義上九以陽居漢極能出于漢血謂傷害遯當  
作陽與小畜六四同言漢其血則去漢其陽則其  
出也  
項安世曰上九之詞漢其血謂其血去而  
不以血遯去也小畜之血去而遯去此不同此  
血已散不復更去人陽其遯之長自外漢其象言  
遯也害則遯其甚明不容作陽六卦中唯上九一  
去去陰其遯故其辭如此  
又曰上九與五同德其到上其之極致漢到北漢





非也惟本義則云九奔而二机也六三換其躬元  
悔疏云六三內不比二而外應上九能散其悔傳  
云三不能極時之渙以及人止于其身可以元悔  
而已本義云能散其私以得元悔六四一爻疏云  
能散群險則有大功故曰渙其群元吉然不可自  
當化至于散離之中有止壇未卜之虞故曰渙有  
王匪夷所思傳則止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  
大聚非平常之見所能思變本義疏之但傳解渙  
其群云天下渙散而使之群聚可謂大矣之吉本

義則從元蘇云散其朋黨人不同也九五一支疏  
疏云汗喻餘貳也散汗大疏以蓋險貳也為渙之  
主名位不可散人惟王居之乃得元吉傳云大統  
大政令也當使疏令洽于民心如人身之汗法于  
四体則信服而民矣如是則以濟天下之患難焉  
王位為稱而元吉本義則云散其群令其止聚  
進出疏云進退也上九夢于卦上龍進上險不進  
侵害傳本義云進作惕遠害也疏云渙其群者以  
居遠害之地故也傳云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元吉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康曰坎為水以流澤元為澤以蓄水一在外則  
流有所道澤在內則蓄有所節之如竹之有節所  
以使之防水而不潰也非容受有限之意即自有  
亨蓋蓋制得中自可通亨無碍矣而皆中節之  
節天理人情之限制也然世有紛激之徒性之過  
于裁制而不顧情理所安故聖人入以苦節而戒  
無非準之以中正之則而欲人吉其所節耳朱子

發曰凡味之過正形之過旁心之過用皆曰苦  
節則違性嗜之正物不能堪中者秋之繁味仲子  
之庶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何玄子曰節說文云竹約也以竹即言其按節即  
竹節之節竹之所以為節者以其節至均勻有分  
限而不可踰越也應家範疏亦曰如衆相止非  
亦曰節皆有限而止之意為卦下元上坎各節  
水也水之流也元旁而濟之流也有限以有限蓄  
元旁故曰節

象曰節亨則柔分而剛得中若節不可貞其義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八地節而四時成

節以剛度不傷財不害民

彖曰澤上有水澤非不潤過此而後濟故有節

故謂之節則可常有亨道馬蓋水下有澤則水

不竭澤上有水則水不竭凡人之事功之有節

度可常維者如之則所為不困而用之方寸

道焉

洪口節不惟則柔分也剛之與剛柔之與柔亦各

有分焉一廿一若五與上之分七一安一應三與

四之分也一通一固初與二之分也卦名無必元

不節之文平所以節者不同耳

夏官明曰時解說以行險句則云人情易流過險

則止此與行字不合且此句時係在當位中正之

上分明以節之善言也夫平蓋謂聖人因時情之

流廣立防則以限制之身所當然且行多險者

以和悅平易之心行之故口說以行險耳隨處當

位句見如此為節却是當位以節之也又接中正

句見如此為節却是中正以通之也語意本自說

戒

察藏有云賢人能節庸人能忍而不能節者如人

情步流過險則止之說則是忍非節官明說不可

易

高中白曰當位意只作九五爻位伸達指四五如

此則初九亦可以當位言然二不當位然則中得

正亦當位却卦位亦可當言明則解柔示於陽而

先明陽上陰下亦當得位且中正雖指九五一爻

而說險相濟不偏又非中正而何故象最難說

爾康曰則柔分虛氏謂泰卦分乾三上坤五分

坤五下受乾三爻之謂節如是則各隨其凡凡

之三陰三陽者皆可說也則分柔為說或指六爻

言柔柔而剛以柔指三九而爻言于意初二兩爻

是則三四兩爻是柔五爻是剛六爻是柔四爻

單均柔分正是謂則柔分可也則得中四五二五

而爻于意單指九五可也若節上爻有文明自當

歸之上爻則柔分他卦皆有止是三陽三陰各均

又曰節之與泰分與噬嗑同皆以一剛一柔分  
內外而各為其主也九五九二皆以剛文告守中  
中是為剛得中則柔分而不至于偏剛中而為  
至于道此節之所以可也故曰節而利柔分而  
得中中下大一一也予上六柔為大上而中  
乃通于節而節之若者也  
又曰卦之一剛一柔者多而此言剛柔分者中  
從節上有陰理故曰分有微文上說各有所歸  
亦言分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胡雲峯曰澤上有水有所限而止也制數度所  
以定萬用之限設德行所以戒一時之限也  
王龍溪曰數度所以為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右  
者之與常用者家本報也最不自多寡之故略我  
之度存予其間使我不逾當下不致上以見為節  
故貴取上下各安其分存下中為德存下為行  
隨時合宜元適不反明為中節如禹稷之于下世  
相子之于乱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禹子

以同道與之其善議德行也

陽道方曰民之欲元而財之生有方以有方本  
元方民于是子始方聖人憂為故愛之以節一  
約而歸節也節則裕則通故曰節而通者通  
也然有時之方亦有節之方財之方自不始節  
之方自通于節始是于節則人情者一而不才  
于是節之說又方聖人憂為故愛之以中者且  
不節亦不過于節故曰若節不可方又曰其直方  
也又曰中正以通中正則通矣雖然中為形也無

形則難守于是中之說又方聖人憂為故愛之以  
制先之元度之法一立則哉然不可喻法一立  
則源平不可紀上下有分名各有等然後財不傷  
民不害矣非以上之度取然後為傷害也下元制  
度則財以修自害也下修止就也下修下修  
大抵聖人之制度予

胡雲峯曰天地之數六十故月六十而為節月自  
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

初九不出戶庭元吝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註為節之初時豈離散而立制度者也故明此  
寒感于陰陽不出戶庭慎冬不出則後事濟而也  
也  
傳又辭于節之初而之說字故云不出戶庭也  
咎也象恐人二說于言也故復明之六經當說字  
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  
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  
君子自而不諒條辭所辭強以言者在大所即唯  
言與行節于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本義中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止居節之初未可  
以行能節而止者也  
象曰曰一身之門戶在口故節初肯其不出民  
象曰此心若走作耳目口休言其不出為君子之  
此心之致皆緣境生起今言便看境時尋思而  
明處透漏一般  
朱梁山口此象所說者廣在學問為含章在事  
為剛柔在言語為簡默在財為儉約在妻子為  
隱居在艱陣為堅壁條詞止以言語一事言之尤

咎者不失身不失時也  
何玄子曰程子云古者堂室堂內為室堂而南  
為與室東南故一庭以出口戶之外曰堂下皆  
前庭直曰庭外間與庭為門初前庭為二大物可  
有已象二前庭六三六接偶有門象  
九一不出門庭山象口不出門庭山夫時應已  
初前庭對當戶而塞位又居初不出可也二休二  
北又居中不應因節乃高九自賢以應為馬所以  
致山不出皆因節取義

節汝光曰君子之季周將有所用之也初之不出  
中庭後有所不得已耳二亦有不得已乎哉  
臣之位非乞納也蓋同德之君非乞主也然且不  
出門宜何與躬補綴奏請之位而節象以剛陰  
矣轉問問退賢之地而此象之出言應六操決  
後定准之杖而託進讓以應之好矣以此為益  
損其君典天下于一師而憐之君也不宜山子  
六三不節若則咎若九三象口不節之咎又誰咎也  
胡復胡曰以澤節水故名節其成卦正五六一

又今自三爻現之坎水自溢出于兌澤之上初止  
三之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以此見兌口之開  
故又有嗟若之象

章本謂曰節三嗟虛水澤滿而溢也節在節而溢  
後能嗟是嗟雖也節于已往而知節于將來則能  
自悔者人誰咎之文辭一而下為是

涉口不節之嗟非以不節而致也一事不節一  
事歉然一日不節一日歉然自嗟自咎三之六  
持如此也雖六五承嗟若是一証持守如此又誰

得而咎之同人初九又誰咎也是亦一証恒九三

不恒之居節六三不節之嗟予皆有說以洗之

胡雲峰曰人誰咎也此三見內卦上有一同人初

九人誰咎誰得而咎之也節與節六三又誰咎也

咎自己致之所咎咎于人也則咎咎于誰咎者有

无咎字故本義曰此无咎與諸文異其詞又無言

之諸卦之詞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節道之証也

可例論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永上進也

楊達秀曰六四在坎之下居水之配安為自節而  
斯然不溢者也

似言曰安是安分之安故夫子以此永上進之  
若性安之安非四系能到

象康曰安字昭下水字有是順而之所是作之謂  
永上進者永上中正以通之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証當位居中為節之主不失其守不傷財不害民  
之謂也為節之不若此甘而何斯斯以往有尚

也

胡雲峯曰他卦之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

節天下者也即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

通者也五本坤休又居中故有甘之象甘在臨之

三則我求說于人故无咎則在節之五則人自說

於我故行有節

朱曰當位指九五八非正位坎在五故以當位言

之中止者五中正也

易微曰甘者味之中正九五之節非一才節也緊

天下之患耗而為之防其滋故庶物氣縮而為之制其過酌人情之低宜而礼樂通上下立道德之準的而風俗變乎四方是以知之中其意合人心猶味之甘美適可人口人人樂之其故性自為者天下萬世通之而不致遠而所謂中正以道者也

考勝曰書曰稼穡作甘大稼穡豈有如飴之味哉然人不能終日服飴而可以服稼穡則聖人所謂甘者可得而知之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穷也

蜀才曰上六貞凶悔亡與坎上六過涉滅頂同其若伯夷叔齊既元有陽以予其德行墨子以夷陽為衣履踰易服宜五升飯而先生子皆不食飽若此者有苦節之士象曰不可貞故凶然以貞貞配禍福則元悔可知

蘇子漢曰苦與甘對甘節可以施一月亦可以施天下苦節者不可以施天下而可以施一身故甘節之吉其性有尚而苦節之凶其悔亦亡也大矣

爻雖奇失以共德理：雖小可以寡尤士君子不可一日不存苦節之心耳

正建安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為善不當位為不善初九亦四九五當位是也故五吉四凶初七凶九二六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而三嗟上雖當位亦而凶者則以當節之德告上之勞故其取義又不同也若以其兩爻相比者而視之則爻各相比而相反初九二比初不出于戶庭則九二不出于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曰乘時止則

有安節三乘不正則為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為節之甘上道中則為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聖人于爻義用意之精如此

吳叔美曰戶在門內所以居身于此不出是謹其身之道故九二在門外所以通行于此用其是開塞其身之道故凶九二口以故節之最難通從起處詳慎當不出而不出塞所以為通也先澤說物流通為貴須要人已流行當出而不出宜通而失時行之極矣三正是亢口極步不節一失便嗟

猶是夫中有節可以補過之法也則字未詳舉

按即解其曰議德行既云德行者人主信任之要

書故人之德行任用皆使若正德則心存諸中焉

德發于外為行議謂自及水中節也如九一之既

云得立制度者慎而士民思之以為故德者不

出然後事濟而九章傳本義則皆取諸乎不守能

節而止之義九二一之既云初已制法至二正立

若猶居之則失時之既可施之申則至義矣故曰

中也傳云失時之至極上六一之既云為節道者

不可復正若以苦節施人則是正道之凶若以苦

節終身則險約先妄可得无悔傳意乃云苦節而

貞固故凶悔則不為貞固之行而止是凶矣本義

則云苦節雖正不免于凶然此平介倫故德悔亡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來去病人轉看

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既信發于中謂之中孚魚者蟲之出隱豚者豕之

微賤人主內有誠信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矣

不得野而獲吉故曰豚魚吉也微隱獲吉顯者可

知既有誠信无破萬物得且以斯涉難何往不通

故曰利涉大川信而不止凶邪之道故利在貞也

傳豚魚其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

九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也涉川于

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貞也

陳潛室曰中實為孚謂實理先于其由而外邪不

得入之此中孚之休中孚為虛深外邪既不得入

故中惟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

尔康曰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中

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休言之為中實皆孚信

之象此本義所說取其象耳或以三四不可稱中

風能萬竅怒號為實水中實不受風用括者以之  
謂風與澤皆實不可以是謂之中虛亦是一理實  
生于虛：以字實虛實于象皆可通也脈魚言脈  
魚先知而有信如豚魚則吉也利涉大川言信  
之地惟中孚足以濟之有誠有才自利大用不專  
險唯一邊利貞為義與大川無阻信而不貞則其  
失之殆：既失之徑：矣利涉利貞二利字連下  
文與四德各出不同  
郝仲興曰初上兩奇水色如鳥卵曰孚字以爪以

子鳥孚以爪抱卵悅以異應期而化子從中出故  
曰中孚初上象卵甲二五象中白三四象中黃卵  
中有虛實是為祖炁魄抱魄而成變化虛在中陽  
是所棲也實在外九實外而也中黃化五臟外白  
化羽毛至明中折子飛故初象伏惟上象為穴也  
人曰竹中膜為半故卦有中字子之含子者中之  
郭：實而含虛故城小之郭曰郭五穀果實甲內  
之膜亦曰孚郭以衛人孚以藏仁故郭內也居在  
未所以通也孚內亦虛生氣所以通也中虛於物

孚信有異中孚為孚：存為中實生于虛：以字  
實：不生于虛則其實皆偽也故虛元者為物為  
事之祖

方曰孚字從八從子如鳥之抱子以爪下覆而有  
之乃成其子故曰覆乳象傳每以信解孚字蓋以  
柔爻孚丁則為孚而以剛爻信柔之孚乃謂之信  
孚字竟作信字解不得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與子乃化邦也豚  
魚吉信反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

貞存應乎天也

註有上四德然後乃孚信立而後邦乃化也柔在  
內而剛得中各當其新也剛得中則貞而正柔在  
內則靜而順統而以柔則中孚不作如此則物先  
朽統教實之行者也為信發乎其中六魚者為之  
幽隱者也豚者微之微賤者也車從之道不具中  
信之德淳若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草木子因  
舟之虛則終已元滿也用中孚以涉唯若未舟未  
虛也盛之至也



既天德到正而氣序不妄是正而信也今信不火  
止乃得應乎天是中孚之盛故頤所以利貞也  
胡雲華曰豚魚至愚無知惟信足以感之大曰至  
陰不測惟信足以勝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虛  
戰和群男女相訟上大元覺小人出肺肝相示而  
違背之其為孚也人為之偽非天理之正也故又  
戒之以利貞  
俞玉潤曰及者比並之意非死之及也謂人之  
不失信比及于豚魚之信今詩序德如羔羊類

考筌孺者率以實訓誠獨中庸以天道為誠以不  
思不勉為天道思勉不行淳華全利此處之至也  
虛則誠不虛則不誠現中孚卦休尤為教者按中  
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美孚蓋以得中之剛柔  
任內而柔為孚初不以在內剛柔為信休而為  
中孚者元得中之剛之德而徒以思勉不行得中  
全利為虛亦非夫中庸之旨玩中庸得中二字此  
豈如浮雲之映空浪花之汎水電影之逐風睡酣  
之南窗之類哉是望千里之祥圖在此聖學不得

大明亦在此是不可以不辨  
張氏曰按中虛中實只在一念理欲上辨悔新言  
之詳矣然虛實象元而休柔在內句只形容得一  
個虛而剛得中正此得虛之中為理皆實虛實一  
中應之一字是通章血脈  
程敬水曰孚合虛實而虛為主故柔在內先為利  
利涉而曰升虛之為貴尚矣利貞應天無形  
虛之象也天元心虛之理也應天者以其太虛合  
也與虛合則孚矣孚則貞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

也  
章本清曰豚魚吉夫子傳之謂吉不在豚魚之人  
之信能如豚魚則吉耳蔡言曰豚魚濟中之物俗  
名江豚澤將有風則子出水而有雨則子而南  
有北風則子而北舟人操舟風信唐人詩口江  
吹浪夜還風：澤之卦故取以為象蓋其為魚在  
荒澤中以應風是也世解遂以為人之孚信能  
感及豚魚故吉則違其本矣物之九知惟豚魚即  
止于中孚無能豚魚冬至元則而未故為信物魚

類未多信

像此曰狀魚亦雅以爲鯢一名噴魚其出有時  
以冬至後來中孚十一月冬至之卦此魚應之而  
未足信之者或以爲此物無不口江豚也其夜  
還以更似的人極魚頭之象多有信如鯢以冬  
當以正月空其經至次鯢至如三月桃花水至而  
鯢肥是鯢亦以三月通河上龍門破一名石有其  
未以春名春未至秋化爲龍是當出石首皆以三  
月八日出故江賦云鯢豈順時而徙遷

蘇君禹曰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月出之孚  
有諸中而後能化也月出之孚之象而謂之  
則類易焉不中孚之內而謂之生故之象而謂  
卦止則得中然後爲中孚也  
尔康曰中孚有信在中也一曰以中孚在力是  
中虛所以受信九二九五以剛得中是中也所以  
爲信此中孚之義而謂之實也分虛實言非  
又曰中孚以利貞小者之說以利貞小者一過以  
利貞則利貞皆是二德非謂利在貞也利貞利

於事貞者貞於理說而用此是以有下天而用  
人上孚而用此則與時行也區大之說誠生以害  
理中孚以利貞也十泰之說害政乃違也此說  
以利貞也陳仲子之說能勝生而後是也此說  
利貞也

象以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傳澤上有風應丁澤中水休成故風能入二人  
成故均能應之風之動于澤猶物之動于中故爲  
中孚之象君子見其象以議獄無緩死已下之

議獄盡其忠而已十決死極十惻而已故議獄當  
求于緩一寬也十天下之事元所不及其忠而議  
獄緩死求其大有也  
鄭元錫氏曰風善感澤中風中實善受大風大受  
小感小受疾除感即而安命發於大澤見之水中  
實不入風川浴有知之故象澤大並感水不口澤  
中有風以風不澤入商  
朱子曰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  
澤水物誠微緩死則能感人心

項平菴曰：微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疑之。然  
後及乎人心之工聽之，司迄聽之，三聽公之，議微也。  
句而聽二句而聽，聽三日而止之，微也。故微或  
而乎輪而乎在我者，各故在上者無微也。  
徐子與曰：象言刑微者，五曜曉有豐隆中孚，皆取  
象離明謂其微也。曰：言實則刑不勝年曜曉豐隆取  
實者，張其微者，言其微也。士則豐則多故，非初以  
致其決元以微也。有違于文微，不留微，非止止  
或輕用刑矣。明用無時故，五卦離明不勝微則有  
時而當止。至于中孚則全體是離，五休有震，其而  
又元以議之，其以後之聖人而求其微，見于謹刑  
如此。  
黃氏曰：風雷水風所以布天下之生氣也。故君子  
以議微幾元。  
又曰：風感水受，既長其清氣，又其水力，微也。如  
冬水之固，則味厚而清，春水之固，則味薄而酸，微  
家最忌求微其明驗也。  
簡康曰：澤休中虛而善受，澤上有風則澤中之水

隨動天下之象，蓋無有速于此者。初九曰：澤休虛  
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入之。風之動于澤，此  
物之感于中，故為中孚之象。澤之虛，風之入，此  
氣之入，故澤澤不受風，解中孚之理。亦其理也。  
初九：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吉。有它不燕，受  
得九雷中孚之初，故其理在雷。其所信虛度也。受  
其可信而後從也。若有他則，不得其真，安矣。初與  
四為正應，四與休而右止，無不善也。又以此謹始之  
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其也。  
楊誠齋曰：虞雖訓受亦防也。言微或無虞，其或不  
虞是也。邪不開則誠不存，家人之間有求中孚之  
虞，皆見于初九防家防心，皆在初九也。故凡子皆  
以志未變贊之。  
簡康曰：孚初信始而見，其乃吉。其言實受之意，一  
事一念既應如此，又慮如彼，亦三思而後動也。其  
方得此心，事始處事，詳益有人教，方有人信。其  
者正所以孚也。陽敬仲曰：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

薄以終其身表如口無是心中安恬憂慮分而略使不聞遠矣其言之始也有他不在其言其言之終也故曰志不變

又曰康祭名虞者安也當休養于土之安也書其法迎其神于家而安之土為本主使神附焉孝子斯時皆攝恍惚之情收攝依歸之體此心何等誠一康之為長即詩經其是火之燄也歸曰山理氏以虞為祭名甚合蓋易文所有康祭名者如川倫乎語是也以虞為虞受則二心三意豈中乎至

### 誠之道哉

却仲與曰無玄鳥也秋去春來元英之象此巢室宇悅人之象安靜自如無則不為子切之象鳥伏子故為有他下無

凡二鵲鳴在陳其子和之凡有妙言與前言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領也

胡雲舉曰人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也中和人凡之自物好爵亦原天理之自中也有血劉江餘曰二五皆剛得中中乎之象也凡有血

氣莫不尊親何必執定集之和而爭果夫子一不占一無吝者不也即其應而已有其心已有其位

中康曰二得其中又為悅休誠應應與天目相孚契各得其領非為應接各在其來非為結約為鳴子和天既之自物也好爵亦原天理之自中二五同德因和相孚其九二至誠在下誠能物物凡君民親友無所不孚不專復上也不拘九五更得

又曰康方本一作康堪答同云散也子夏傳陵續本作康京考本作剛溪書賈山傳自下割上割切之也信川修云康右唐叶其子和之相親而喜謂之雁鵲鳴以相和哉會好爵以相孚成於子夏之步說也今本作康之牛經也取係燕之長諸說不同然俱要改字字終不若史記漢書皆據康証其信休微垂親猶言與好爵相怡悅也凡為鳥得易旁通曰中孚九二好爵當是好在孟子為最誠爵漢改元神爵可證古之爵字中孚曰文皆取象

子禽獸有他下燕鳴鶴在陸氏有好直馬匹亡節  
音登於天

六女三得款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口或鼓或罷位  
不當也

得款計款也謂所天子者正應上九是之三曰音  
以虛中為元象之至然所應則四得位居正故  
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亡故司鼓以累象乘鼓之  
有既有所係唯所信是鼓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是故  
或歌或罷物息憂非皆係于所信也唯係所信故本

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為也

亦康曰此又陰邪不中不能事人而陰私意到處  
作對故鼓罷泣歌或歌或泣而不能自主如此無  
君而曰乎則千里之外孰非吾與不乎則一室之  
近孰非吾與至十款之貴夕則吾身不能自安性  
情不能自主作心來來皆大害度所謂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也

又曰六三一人在卦外柔在于內為中虛之美在  
本爻陰邪不中為得款之害只就本爻其義自足

王輔嗣以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樂之下人食木  
與情為相易與以三四得款故子欲以此以知  
之乎子曰直上九故得款胡雲華以三四居上  
月之極為敵俱非不如蘇君為之說為然  
楊川修云罷音示時款為休塞象少半滿情罷  
相率無有得款無他

六四月幾望為匹為元象象曰為匹亡之類上亡

既云三無已故其本已亡之音無三故款則去其  
所無故象三之類如為亡亡匹上承其五下與三

平乃得元

本義六四陰居得正位近于君為月几望之象為  
匹謂初與已為匹口以絕之而上以信五故為  
為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元象也

亦康曰卦以柔內或乎全是三四而文三既失位  
故鼓罷元象六四以柔居柔謙和中止中孚之故  
美也月幾望不盈也為中孚之虛象為匹亡不克  
也為中孚之公象人心休止是虛公天下亦唯公  
虛足以服人二象形容虛公最切月几望不克作

上比于五絕類不為作絕三之類絕類而上皆絕  
起獨上不可安指  
又曰幾望者在小畜之上以乾陽之五  
以應陽畜中孚之四以應陽故元春  
絕古作類以系以刀以日以色以  
九五有孚孚如元春象曰有孚孚如正當也  
我欲新曰三四在內或欲五二以中孚孚如正  
孚則既而初鳴以動則孚象其不孚則既而為  
以上則孚則中交孚上維下繫古因結之而不

解是為有孚孚如而化成一即人得尊道之象  
亦康曰九五則建中正中孚之實而中孚位為  
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二五之應因切  
然九五各尊而人當化即之止位其及人象其  
孚實尤不必指專九二也証云孚如者係其信之  
辭也處中誠以相之之時若孚位以為群物之  
信何可捨故有孚孚如自元所春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註翰音飛也飛音者飛而實不飛之謂也音非之

上處信之終信終則象忠為山象華美外陽故曰  
翰音登于天也翰音登天正亦成矣  
貞凶雖正亦凶又曰貞此不復終其所孚故凶人  
曰貞丁山三說為是  
亦康曰為翰音九有是語焉此七九係其用故  
曰翰音也說謂世說新語朱博翰音實是丁山為  
無翼而飛故翰可見不為指鶴也吉山之應不  
者莫如音故取水以為信不知世說乃文人為語  
何可為據莫如以：精為離象貴然物

或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朱子曰其所以說中  
孚小過皆不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  
中不西所以說注言集都無常也  
亦康一日卦名中孚從系在內到得中而取故大  
子傳系隄先此語而系在內尤者先為及現三四  
二爻三以得故四絕此又若不足上系之內而  
所謂有孚之孚鴻鳴之和獨二五之利能之此又  
何以說大抵孚貴中不貴不中：則孚不中則不  
孚二五中也而三四不中故孚之非但取四德不

取同情同德則孚而其同情則孚而昵語非以相  
應為信孚非以同德為信既相應之孚則有不中  
者矣此孚所以獨名中也然就文言之中孚在二  
五就卦言之中孚在三四非三五之舉如不得名  
中孚人皆知之非三之得數四之亡為亦不得名  
中孚人未之知也右卦之有微矣三非欲孚六之  
但不中不止起倒不定得數者未孚也或鼓或蒙  
亦非求為決絕者可見

按中孚解異同疏云魚者蟲之幽隱豚者默之微  
獸傳亦云豚躁魚冥又諸解謂江豚知風有自然  
之性惟本義則云元知之物說而異孚乃化印也  
註以孚為上為乃化印為句傳本義則以此而為  
為一句孚乃化印為句云如是其孚乃能化于印  
固也初九虞吉有它不燕疏云虞也當心于一故  
更有他求不能與之共相燕安傳本義則所虞度  
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言有  
他則不得其燕安矣我有好爵諸家多以為爵祿  
之爵惟本義謂之懿德吾與尔靡之疏云靡散也

吾願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傳則云我有而彼亦  
繫慕悅好爵之意同也本義亦然云三才既疏云  
三與四俱是陰爻然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  
下各有應對而不相比比數之謂也傳本義則云六  
三得九之應為匹敵為匹也疏云柔三之類上  
承于五傳本義則云上從五而不係下初上九之  
翰音登于天疏云信義則許起若鳥于翰音登于  
天虛聲遠聞何可以長傳亦云翰音者羽翰之音  
登于天虛言元實惟本義則云難曰翰音

小過

小過身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

小過卦名也王於大過卦下注云音相過之過  
過人作罪過之義故以音之義明小過之義亦與  
彼同也過之小事謂之小過即行過于泰喪過于  
泰之例是也褚氏曰謂小人之行小有過差君子  
為過學之行以矯之也如晏子狐裘之比也此同  
小人有過差故君子為過學之行也即以道左斧

卦名

周家曰時當過矣不過則不行政有亨道唐叔  
曰因其過而吉川之故亨傳曰事固有待過而後  
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  
爾康曰小過小者過其常也程子曰宜為小者過  
又為小事過又為過之小一過之事及之雖道然  
事所合宜杜預當論事体通暢亨也人心固通利  
也不失其正貞也小事大事如不悞無則之事為  
大道泰過陰之事為小其案体有大小理無大小

徑行直前力量氣魄謂之過于大謹慎恰當小心  
顧慮謂之過于小况下飛鳥之象可見鳥飛飛而  
過之象也飛鳥過之音程子所謂過之不遠正  
小過也身過音留陶詩之未雁遺音古說之鳴  
又耳此可一證或文謂之音不曰音而曰音蓋  
音道在下則清和婉麗曲折可聽若上則高鳥不  
聞矣人如身在高處鳥鳴在下其不聞此其  
音因卦象乃指飛鳥曰飛鳥乃及道音以道音耳  
下不宜上之理不似小過之過人處小過時以過

泰過檢過來推之此時不過是為正理如其或過  
亦得惟情不當過而過之而方為不過其脉絡  
理中或得致最為詳細必能如此便得愉快故稱  
大吉如過于上則為心傲氣怪理外踏踏不可  
勝言與飛鳥音之宜下不宜上一理也  
又曰不宜上宜下言為音也大吉者言小過也以  
喻語解正語以正語解喻語古人此言離合相附  
圓通不碍世以大言言飛鳥遂謂上六爻有亦言  
鳥矣甚有言飛鳥之為鳥飛最高肌骨七羽一時



離散所謂羽化之說殊為僻野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者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鳥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項子葵曰小過之亨利貞三德也時當小過之時近則執而不通小過所以通也故曰亨然則亨事

為利十長為止而後可通若後志于隨時以亨通而傷事悖理則非小過之道也故曰利貞利可小

事以十長証利之有是鳥之象為象所以解飛鳥遺之音已過言一九已過于後矣而往云生

卯出故小過有飛鳥之象之謂二剛在中四陰在

外翼之能鳥翼之象皆繫此也柔之為道在下而承剛為順在上而柔剛為逆上之而下順者宜上宜下之義上逆謂六五柔九四之剛而在上也下順謂六二柔九一之剛而在下也若就飛鳥言之則翅展而上為之順收而下為之逆也當此不宜上宜下之時而可拾順而趨逆故伊川曰小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遺音而為已過也當能相連也事之當逆者亦如是者不能盡述丁

事不可遠過其當在得其宜升不宜上宜下更就鳥言取且順之義

鄭則中八口不宜上者上二陰柔陽柔陽而上則陰所宜也宜下者謂下二陰剛陽剛陽而陽而上

逆之化也 帝本南口中子段注以小過中孚之休以益為在中而咸小過則震艮二陽在中而四陰通于陽也且咸恒由兌兌震與陽陽主夫中孚小過則陰陽各以類從大自卦休現之震一陽本在下

陽春在乎上燕雲上長下則二陽在山二氣在  
陽大陰小所為以小過也此六爻四陰皆過推之  
曰此過防之口也此過過之口也二陽乃去其主  
之故也過年實動了上如五五以陰失陽故也  
不止上長止于下如初二以柔失剛故下而宜  
下且不止亦時之謂也即如二者之過亦時下宜  
過而過之年有時有不宜而宜過為宜君子之  
止近故諱六小過之自來易言也  
像抄曰大過人有過也口過過而中小過小者過

也曰柔得中其所謂過皆有餘之謂大哉其大如  
獨立過世等事小成其小如過泰過否過節等  
初不且過則過亦不足是過中故大過之後爻二  
以坎高之中小過之後爻二以既未濟之中君子  
以天下事論而人是以家身論則是小過  
大過以則大有餘身則中之能事小過則柔小  
有餘為用柔中之能事則中又英元之柔之則柔  
中又實長之則之用都不是過中之道也其為以  
坎為則中為為柔中故道小大而皆亨

尔康曰小過三四以為則失位不中是為乃大過  
三曰亦失位也然過氏何以為中曰小過揚三四  
而失爻失位之地不可稱位而不可言中若大過  
中四爻皆陽則并丁乃完全在中三四之得位中  
以二五視言之也  
人曰小者過而亨孔仲達曰過行小事謂之小過  
時時時俗雖過而通行于所謂事有時是而亨者  
故曰小者過而亨也過當之事雖是過微自其則  
時仲達曰過枉過正應時所且不可常也故曰典

時行也柔得中則有女從違宜之妙故可小事則  
失位而不中則元陽實潤大之休故不可大事凡  
三則則看則皆謂得位而分曰失位可見三四非  
位則以二五為中矣  
人曰龍為貴之音言故過而不由未上宜過而不  
過也鳥以飛過而音響所通過而知其應也  
其音未過也鳥沒而音有即不言過而音通也  
止見不進而止上乃得應其音也以是乎則鳥飛  
甚合杜子美詩口月輕一鳥飛頗得

又曰九三九四以二陽為兩本卦主爻人主德一  
卦之中故兩爻皆曰弗過貴之也上六陰爻陰位  
小過之故曰過之也

詩云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山之上雷震于山南  
聲殷一然而已此小過之象也陽明先生夜宿天  
池月下聞雷次早詢之曰天下大雨詩云昨夜月  
明峯巒宿曉之雷聲在山巒曉來却聞山下人風  
雨三更後亭空現此亦可証雷小過之象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已乎以行過予泰喪過予東川

### 過乎儉

丘建安曰雷陽聲之方伏于地中其聲未發於外  
為隱出于地上其聲和暢于外為發在于天上則  
震聲宇宙乎卦為大杜全在于山上則已離于地  
未發于天其聲小過而已  
胡雲峯曰本義以為小者之過差如不覺無間是  
過于激烈過之大者此則過于恭敬過之小者也  
又以為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蓋可過乎恭不  
可過乎敬可過乎哀不可過乎勇可過乎分不可

過乎奢也人以為不可甚過蓋過其甚則為  
足恭哀之甚則為喪明儉之甚則為瘠身不於此  
也

范崇山曰時有恭且為之莫敢放其恭又為之以  
節時時有短喪之字予故為崇山之以出於時有  
三端反時之旨仲故崇山矯之以敬重雖非中行  
非又以矯時為矯也  
楊止菴曰諸儒或以謂此三者皆人之小節之獨  
立不俱進也然則乃大過之節本此蓋大以過也

小以陳蔡取象非巨細之大小也君子亦一也非  
有大道之君子又有小過之君子又非一君子而  
過失過則有大過人之事在小過則有小過人之  
事也夫既有大過之時有小過之時君子各因其  
時處之以是時之道所謂變易之道此大義可例  
又其言曰非有取于過也恭以秋端來以秋易儉  
以秋奢故其過以補其不足是于平而已是過至  
此所謂時中也項氏曰時當小過而不持過則執  
而不通也理人論人皆因其道而達其為道是

不知自處之過與故時之過非知小過之貴

初六飛鳥以山象曰飛鳥以山下下如何也

得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丁巳之復初  
休小人踴躍而上有危而丁所當憂也言是也  
不當進而過予其過如飛鳥之過建所以以一蹶  
疾如此所以過之速且速故止矣及之

胡雲峯曰大過有棟象棟之用在中故于三四  
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于初上言之  
然初二五上皆翼也然初上言之何也鳥飛不

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十初已山飛于上可知  
矣雲人戒辭與坤始同大過之初過說則之否小  
過之初不說以有吝

尔來曰鳥之是在翼一之及在翰初與上皆言未  
安附會二五以與其上之勢飛翼之有翰也一  
用也鳥飛輕故行重此有行必收止之義也  
飛鳥則退矣甚矣鳥有年而翼其以飛翰未可  
從之以輕雖重以外制內以未收本是為未大而  
未收之乎故曰以山象六之初而已故以之

可執葉故曰不可如何

又曰初六飛鳥之以終久飛鳥之過其有初六之  
勢小鳥如此安得不山即此六之貴有初六之  
貴也  
二過其初過其初不及其君是其臣之貴也  
又其君臣不可重之

註近而得之謂之過在小過而當位是而得之  
謂之祖始也謂初之也故者吉曰中而止者之過  
初而獲二位故曰過其祖而獲其祖也過而不

惜至于臣位而已故曰不及其君過其臣元咎  
尔來曰二又柔順中正過而不祖祖君臣俱是  
故象雖過其祖而還過其祖不謂之以而得之也  
可也猶弗過祖也雖過其君而不及其君不謂之  
君而得之也下也猶弗過君也不及其君即其過  
其君乎君不可言過故以不及其君言之此語贊  
人家子弟有跨灶懷接之說古人臣于君則臣  
莫及語聖稱天降君之語非所且能人子恐人害  
辭故以不及其君臣不可言明之意以解其理

以文辭詞也詩古人言不直重句如使直理則曰  
德之河漢  
人口作前解已直見諸篇之有是皆步步空云云  
不可言過名故曰不又知言不直直不升其言即  
過也此為得之  
又曰六又直例每文或指其人或指其事但言各  
有所指不若舉本卦直理以明之則其大義在初  
平如費初師初是也若此六二又舉直理名臣以  
明道而不過之理類三又舉三直一可以明同蓋

致一之理不指人不指事而舉其理以當本爻  
之義易例之奇者也

御伯五曰前舉直理名臣各不同為藏其衆曰  
為祖二為妣為臣三也二為臣四為祖五為妣  
也二為臣三四為祖五為妣為臣六也四為臣  
五為臣五為妣為臣六為臣七也二為臣三為  
臣五為妣為臣六為臣七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戰之凶象曰從或戰之凶如何  
也

小過之時陰衆而陽寡陰過于陽不能過于陽  
也九三雖利豈能敵上六之衆故曰弗過防之  
當思所以為之防故曰防之此防之六人口從或  
戰之何也謂衆陰用節之時不事處心之中亦  
上六小人同應而君子于此唯當止而防之不可  
往從之也從之則徇自外至必速或若發害之凶  
也

象曰弗過防之不可過于陽之上六雖陰陽  
久而陽在陰中勢又不盛而二陽雖然在中然全

當群陰盛長之時而二陽然在中然全其守謂陰  
弗過于陽更于扶陽之意為得然此爻以陽居陽  
本當以強止為群陰所嫉不可不慮故戒以防之  
從或戰之者或從而戰之也凶卦以一爻橫長于  
二陰之前有阻防象凶如何首凶之甚也  
胡復湖曰朱子謂弗過過之是問字為絕句此謂  
弗過防之從或戰之亦當問字為絕句蓋小過乃  
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是言陽弗能過也  
防之防陰也言弗能過之則當防之若不防而反

從二則彼或得以成而矣二則在下有是進之勢故當防

九四九各弗遇遇之往屬必成勿用永貞象曰弗遇之往不當也往屬必成終不可長也

小過之時陰陽主事聖人惟恐陽成是陽九口以剛處柔行是乎泰小人雖處乎柔故柔得有時聖人言其得也故本艱措辭而遇九口九各失之謂也已乃通其實曰弗遇已乃功也初曰九之勝喜或先之動泰心繫諸曰永貞小過之時唯察如

此舉足即危故曰往屬中心者惕故曰必戒凡事不可任行故曰勿用操持蓋當堅固故曰永貞勿用句永貞句

前廉曰遇之是作意調停之法亦是無心之憂之法遇之一字最是善持小人憂與遇照人則然使君子居位得中委強凌盛其駕取小人則自有法何必許多防維營或位不當者歎之也亦憫之也終不可長二字但川音是而義非必或者下待心是致警抑且界限審美不可以求遇之為或致亂

群小人故曰終不可長也

六五客雲不雨自民而即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客雲不雨已上也

象曰小畜小過皆言客雲不雨自民而即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客雲不雨已上也

也言陰已上則不與陽和而不能雨矣

又曰初上象飛鳥穴不能者也陰類也中虛穴之

象不言射而言弋不言獲而言取不言于焉而

言于在穴皆謂陰小之不足大有為也

揚廷秀曰六五之君何為然也一陰不能主二陽

亦不能勝群陰故也大而澤潤天下既不能矣乃

欲力其大弱以矜其小強如初六上六之飛鳥而

不能射也則亦求其棲宿于巢穴有弋而射之亦

可羞矣晉明帝弋上敦之虎唐武宗弋鷟國之豹

是又為天子之職也乎六五之公弋取彼在穴是  
已六五以陰處陽故雖弱而猶有入以為強也且  
則吉之勝王亦非嘗無有為之志哉六五實之上  
已

上六弗過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眚者曰凶也過  
之已亢也  
象曰以陽承五故弗過過之上以陰遇中故  
弗過過之以陰在上過之極也而飛鳥大馬元酒  
如此羅網懼之是謂災眚眚者曰凶也過過而

中故也俞休屋曰六五之上謂其已過也上六又  
過甚故曰已亢而己字俱是已甚之已

又由易義有在本之說者弗過是也丘氏以二比  
三三比四故曰則柔相濟謂之不道者則非有在

通卦說者防之過之是也丘氏以三爻之防謂防  
下一陰四爻之過謂過上二陰者亦非然也過以

陰弗過陽言則亦在通卦上說矣極之易卦義理  
融洽精神流通學易者莫元語下

又曰熊南沙謂上則柔剋不道上下則水剋故

宜下輔剛本旨出坤類至王商直謂曰五夫位故  
上之二三得正故下項五二八乃得之若餘三陰  
宜止止不宜害物于而過之其不明矣楊止春曰  
上柔比五所求則三初柔比所求則二下以柔皆  
止已

胡雙湖曰此之與四五相爻九曰以出而過之上  
六曰弗過過之弗過過之者防微而弗過于陰  
反過于陽也弗過過之者防上而弗能過陽反過  
于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

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過之理上已過陽無後過  
之期故四言過而上言弗過亦可見也過鳥離之  
取遠過之象然則如此非陰之福也吳曾海主以  
執甚焉此可為小人過者之戒

吳臨川曰此卦初六與九曰九三與上六皆又之  
辭皆相表裏然初六之以凶其辭若急至九四曰  
无咎曰厲曰勿用則其辭緩何也九三之成戰其  
辭猶疑至上六曰離之曰凶曰災皆則其辭決何  
也蓋陰柔過盛陽剋但宜下退不宜上進四言柔

而能下也三居則好上下則山或可免上則山不可免矣此初四之辭所以先言而後言二上之辭所以始疑而終決與呼嗚嗚嗚則有不平而際斯時者可不知所所以自憂之道哉

洪氏曰飛鳥以山不如是則不山也本意之大非机有可挽也飛鳥離之山既如是則山也已定之大其寧不可追也重人語意中語在人所自求耳

劉去非曰六爻皆通也初躁以始納二言于過舍

三明後過之美四亦改過之則五身止皆結終也五違其貞而六方寸元

鄭傳與曰過有三長有過勝義陰陽陽也傳云小者過是也有過去義大者太難也傳謂剛決位而不中法也有過往義行不相過也傳云五剛行是也過勝過夫象人有之過時不過雖重人不免焉

按小過解其同飛鳥遺之音說云遺失也鳥之失聲必是窮迫未得安處傳則云過之不起也本義非云休內安外處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六二

過其祖過其祖云祖初也六二居山麓中而正故謂之祖已過丁初故曰過其祖義子中故云口過其祖也傳本義則云三爻曰祖五祖過口而正正是過祖而過祖也中過防之說云不能是也而防傳本義則云不能過防小人則以剛人以弗為鳥能句防之為一句從或飛之類云飛從上六則有或害之山傳則云若弗防小人則或從而或害之矣勿用六二自說云以斯而憂丁辭小之中上其任不可用之以長行其上也傳本義則云鳥性

堅剛故我以隨且不可固守也終不可長也傳長作上声朱子以為不然公弋取彼在穴說云以小過之才治小過之失能復小過在隱然有有如公之弋獵取得在穴隱伏之效已傳則云五當位故曰公在穴指六二一五無二本非相應巧弋而取之而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家雲不能成而也本義從之飛鳥離之山說云以小人之行進而弗過必遭羅網其化飛鳥而元託七雜糅傳則云六二而動休安過之極不與理過動皆過之其意理道



常如變鳥之之逆所以小已起之之逆也本長年

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尚康曰既濟亨小只係既字不可一而而意故但可小之得亨而之此皆正當看既字而用之不可謂既濟而之也此世之而子論乃在利中一左便回頭却頭正是此意

又註疏云小者亨則除皆亨同省由謂當與睽小事吉置尚大參有言亨道之治以小之亨之或以三陰等位俱在陽上俱天然

元包衛元萬指曰既濟水火齊均陰陽不離日之從月之合蘇源明傳曰水火齊均二氣也入陰陽不離六位心也日之交集于辰也月之合會于寅也

林次崖曰小者亨與同主天運既不作小事解蓋時以濟名若元氣既之形就本序既久暖相漸

生所亨者亦小耳在天運正通中之候不可不盡人以維天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則柔止而位當也初吉

柔中者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本註王保成曰右此世時不止則既濟之終止故亂則此濟之道方矣  
傳天下之事不果則止一而之即終之終不果而止矣無常止也與亂立大蓋其自已安樂也九五之才非不吉也然既濟理當不更也聖人至

此素何曰惟聖人乃能通其變于本否不使至于極也充實是也故有終而九祀  
本長既濟事之既成也為非水火相之各得其所以安之德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之六爻占辭皆有敬戒之意時當戒之胡以湖曰文王卦辭初吉終亂之六字蓋初本原則否之類既濟然則反為本亦非止有他也夫子釋之則曰終止則亂外止之一字而據其所謂既濟定之之義蓋既濟之既陽各歸其家為終伏而

不物候其運者若一切止而不為則此之何由起  
凡又夫子之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曰則柔順  
正位雖當而氣机之運不可使一息或停暫之久  
身心大凡除腎水既升可謂一息之運而升也  
於原清者豈可使升者不降者不升也此其一  
物一動一靜一動一靜一動一靜一動一靜一動一靜  
合上言之一說謂此乃所以為一息之運也  
其小者然則可以為一息之運乎曰此其一

字大者亨小而小者亨則大者之亨可知也紫陽  
依罷嵩山云濟下悅小字當作既濟小字小者亨  
也愚謂四大明小一指六二也三陽之中惟六二  
正而止中有亨通之道為孔子恐人以亨小為亨  
之小故特加亨字明其為六二之亨也六二之亨  
濟之主爻也六二以柔順之德附系于二陽之間  
而得其中故曰初吉柔得中也六四上六不中  
也九五陷于其間止而不動則必至于困方故曰  
終止則利終是道也非辭曰終此字乃曰終止

則此終止何以知也於其終有止心則此也人之  
雲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息則有止而不為  
之防此所以知也當知終止則此不止則此一  
此故曰六二之亨得位者雖止而升人此端也  
上言升而既終止之戒何也蓋陽法中下皆此  
下坤上可升六五之爻以柔順於初吉而此  
則終止所以不可為治也  
六五之曰道方止指人平非謂天有之方止也  
之說已合則此內此則以字字發明此字正是有

當變之術終止則此一則字甚緊切中食而意益  
此知此止有大也不知終止則此不得其入以日  
後是一意又須四終止則此不止則此是一意  
又而此止至一生便生此勢不足得是一意又須  
知止一念非有外人之功之功為少者分其事便  
是此階明主所以貴厥精剛治又是一意  
亦東曰既介則柔止六位當六十四日未有如此  
大者者而聖人曰小亨曰始吉終此不足之辭不  
當再三不得其辭已深思而憂之則以此其結

造之小也。地天之泰，既坤亥九，以復為  
多不滿，既濟之交，不道坎離，非水火之  
中一物耳。亨為小，安有元正之物之謂人  
之用，固有指迷，謀方，可楚功，不為張元，以成  
初九，以定故，由者，大功之會，此言，此言  
已，此言，各其時，各守其常，固有自，而  
其之，宜故，口終止，則此，皆之，此言，此言  
所合，此言，此言，此言，此言，此言，此言  
然，此言，此言，此言，此言，此言，此言

德此義而獲，得胡，復，湖之說，為之快然，俞氏小亨  
是以九五，臨在坎中，為終止，則此，為無明，此是  
章本，肯曰，既本二卦，見其象，此陰陽交與，不之既  
其辭，則俱重在離上，既濟，象曰，小者亨也，切吉，柔  
得中也，未既，亨，離，得中也，下陳，生，陳，非，用，事，此  
益信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註曰：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為象曰：六爻既  
正，必當復亂，故君子必預防有以濟之。

余進高曰：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于既濟  
之後。君子于此慎思而預為之防，則不立于患矣。  
郭白雲曰：成湯之危，懼成王之永，患皆思患而防  
之謂也。故卦言：亂象言：預防。又自，此言，此言  
一也

四九：其輪濟其危，元永。象曰：其輪濟其危，元永。  
本義：輪在下，危在上，初之象也。其輪濟其危，元永。  
元則不濟，既濟之初，此言，此言，此言，此言，此言  
如是則元永矣。

朱子曰：其輪濟其危，元永。象曰：其輪濟其危，元永。  
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與  
者若冬涉川之象。

象中漢曰：與以輪而行，其輪則不前，不前行也。  
默必揚其危，而後濟，其危則不濟，不濟也。  
以則居則而應于四當者之始，勇于上前，故以此  
戒之。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小象曰：六二，其文明中心之德，應有中孚正之主。

且君臣交泰成既濟之治矣然臨在陽中其勢未  
達順人賴車第以行乃喪其弟未得遂行大司命  
由人第畏可也而中正之德在己誰能喪之君子  
知遇寒有時不必逢第求行唯恐正而之今日日  
相求弟自澤而行無礙矣

前康曰二弟靜在山不行之象也蓋其弟之故曰  
歸喪其弟喪之勿逢七日得以待即而此所之  
勿逢七日得相時見也蓋之得二其而喪之只  
逢上九震也此所之行二其而喪之弟既歸下亦

也

馮宗之曰事未可濟而果先急濟之心則勿逢也  
事有可濟而逢救善後之功則七日得也喪弟勿  
逢而七日得之謂與故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乃知  
未濟而急于求濟非中也安于不濟而逢忘于濟  
亦非中也彼見可濟而不知有未濟非中也彼知  
可濟未濟而不能善操其机于時濟未濟亦非中  
也惟勿逢矣而又能七日得此其所以為吉者也  
與此其所以為濟之中道也與勿逢非義事已有

操所得之柄者矣七日得非障功已而勿逢之先  
者矣以此而脩天下其誰曰不且  
前康云與案前謂之報後謂之報竹前謂之報後  
謂之報許頤人之星第我疑未已歸與之第第守  
是也

元高宗代思方二年免之小人乃因家口二五九  
之也  
前康曰臨代正辭世之事雖上則明之幾大統多  
利行師教以高宗代思方之事明之

又曰其師小為日費千金古者師不費時石行中  
三年師屯則商民之可安為宗是方之役如何當  
有三年則思方之則君臣之為之皆得也然  
為其民一遠防之一憂也蓋其有九許人在周公  
征東亦是一年後世如宗王所以以十萬為一  
官乞亦有一年之費矣在西漢自生一山一  
不然雖言是方小矣而高宗以上者行師之費三  
載豈不可哉然雖時勢不常不然而三年行師之  
費亦不可不計也



傳曰在濟卦而水体故取舟為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既當濟之時以舟為象變為急不言吉方之患也既濟之時危也則足矣豈待有知也本義既濟之時以舟為象能知濟而危也者也故其象如此

張氏說曰此字從舟從人二所以舟為象也舟為終日之計者只是自信得無事故舟為象也若不自信則何事不為難端何處不有險阻故舟為象也

宋氏曰此字止與相安

輯聞既已見之也今秋已製為字予意其意更予繡者製帛以舟為象也繡者之類已冬之象故曰衣和製帛使丁寒隙而不有故軍之用故曰繡有衣和終日無害衣和者防也

繡作需衣和所以禦舟之祥為此下類則說口仁洛卦而水体故取舟為義和說口繡口和也

傳亦然其語意非舟已漏之謂也蓋舟一漏而舟衣和以補之耳終日或嘗遇其漏而不知而舟之不知不之察也二乃作一車意有

繡子夏傳作繡短衣也初絮也二繡也三而衣衣為以衣其外有初為以衣其內蓋六四處二到之中五在外為衣三在內為初也

以手憂也不自知其憂之過非繡之憂也

衣之取有言其服有時而服有言其合也

可從

何氏子曰繡者作繡子夏上爻本有繡說上三說又作絮也繡也言其本作絮子夏傳作繡

繡氏曰繡者如繡帛之類也初有絮絮帛也

拭器物也繡有為衣和之道也而虞明開之祭者既無恒德或為衣或為初也

九五米購殺牛不如而購之時也實受其福言大也

鄭殺牛不如而購之時也實受其福言大也

考卷口此言既濟之時不如未濟之時尚可有為所以為當事者之戒非與二較論也九五既濟又矣礼樂文物制度儀等依然如舊也然行法者非夙心守法者非舊人僅有文具而已此何足以感人而格神也彼新造之國其其未備其心則誠故

山東臨朐縣不如西都之給食實受其福  
姚承菴曰此又傳其說一時子俱以文上其外之  
事則之不知易中言時者凡數卦如小畜六五曰  
泰來四如鼓六五皆以所去言言去之則以去之  
解大抵人言當去而用言去之則言去而用  
誠張氏不以故重人言而所之為言言去而用  
在誠不在物條治言以言不以文此其意亦以所  
大保命之道即非君失其時不如臣得其時之說  
上六其言為象曰其言為何可以久也

本義既濟之極陰極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孤陽  
水而需其首之象占者不取危之道也  
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下不好去蓋出則而六陰  
口有衣袂之象而口有所給也使足不美意欲其  
自此已需五後牛則太日造意上陽有則陰而亂  
矣不知如何朱子曰時運到即都運了意即所謂  
飲酒醉酣開花離散時即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  
思出來  
周光樸氏曰柔者漸極本有不亢者柔元非所以

保濟也于方濟之初言滿足以喻知時而止  
濟也既濟之後言需有以喻不知時而致于  
即切吉終終之意也

按此所解其同亨小既云小者尚乎所見之大  
云人有此已可矣小者尚乎所見之大  
能元小本也小事在下語當與之大意見之  
為小事婦喪其夫既云婦人之有歸之義  
以明自其夫而他人之歸之也婦人出則以  
自取者也二不為五之小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

第也本義亦然九二束縛殺牛不知而隣之禴祭  
實其福既云苟能修德雖無可繫傳云雖不如薄  
者時不同也本義則云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  
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

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得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淺有終亨之道唯  
在得處孤能變水法足則不能濟也若多陰則  
故變水而為火其理也小者則未濟是也故君子  
濟之當位壯身之故書曰愬一未濟未濟  
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  
未濟未濟亨未濟之時也水火不相濟而用  
之六爻皆失位故為未濟之象也七而兩陰七陽

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李鼎臣曰聖人作易一卦必求所以亨之理既濟  
已然之事未濟方來之事

周者貞云人生有凡事會離達今日也未明日也  
未何日是謂故未濟者當有惜分陰之物當有  
志不捨命之勇以必濟為已任守而乃有德當象  
辭有無攸利之占正所以策人必濟

商康曰未濟時有亨之理後有終亨之道故亨小  
狐汔濟濡其尾二力不足終未濟終為無程子謂

與乾同釋為男又釋為剛以水在下惟剛方能濟  
也詩云汔可小康遂以凡為得志如深淵也  
標連極而終不致濟也亦不為小狐不然凡而  
濟其危故无攸利使人皆若老狐則天下亦危  
得世道任其出氏之人自善乎夫如當生當死  
其謂持言小狐使世間是有做事的人人且出  
身貴微微則其志不持半的人力皆任事乎今  
天下溺矣吾安得小狐而六之溺世有任民之附  
已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  
无攸利不終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註小狐不能涉大川而汔然幾乃能濟故未能出  
喻之中將濟而濡其尾力竭于斯不能轉險阻  
犹未足以濟也位不當故未濟則柔應故可濟  
疏此就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得未濟所以得  
亨柔而得中不遠測也與二相應則自賴故于  
未濟之時終得亨通也雖不當位剛柔應者重釋  
未濟之義凡言未者今日雖未濟後有可濟之理



以其不當位故即時未濟則柔皆應之得相拯是有可濟之理故稱未濟不言不濟也

朱子曰小狐汔濟汔字訓几與升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離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義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郭鶴海曰此消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吉亦以柔得中則坎進陽也既濟之凶以終止未濟之凶坎利以不終終則克終離也既濟之凶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正則未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

而又有不濟終之戒可見濟字无可恒忽之時既曰不得位而又著剛柔應之善可見所人死不可濟之事

鄭中興曰既濟又說其用未濟各安其電故用者用有時較安宅者待用元方所以為生不怠也九四頌其功六五美其德

孫開斯曰雖不當位則柔應之大以不當位而能使其應則世有富而為用亦儘有不當而為用雖人情之則本相合元二而三氣已分則調最方大

有不如吾意不可拘守故當者而本當不合群心之宜蓋徇人情以求天則多不合即合而本意多強附待天則以察人情自當合而欲不為合也此既濟之所以為未濟而聖人時或利柔其之也

何玄子曰未濟之時所以能亨者九二以坎安陽九二柔得中上卦之中也柔則不燥以濟事柔而剛不陷以失机此能濟之才也故說亨

朱康曰未出中不待坎過則卦以解小狐汔濟汔濟滿尾乃是時濟而未濟總是三句之反不必逐爻分論蓋喻中是未得濟其能濟之終未出中取陽陷陰中象不續終亦指滿尾初爻言然必以相指則拘矣

楊止菴曰艮卦曰未濟男之旁也以為中男離為中女男當在外反失正位而居內女當在內反失正位而居外男女各失位男居上外主倡者乃居下內不能倡率乎女上下之交以之旁失事之所由未濟者也故曰未濟男之旁也朱子曰火珠

休謂三陽失位為男之方而程子以謂剛之成都  
隱者謂三陽失位不可以言男三陽亦失位不  
可以言女既曰男則亦可曰女皆失位則皆方何  
以然曰男之方也當以前說為言  
古語曰休欲度可死如尾何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以證其言之  
易之理也端詩外傳云官怠于宦成而如丁小  
金錫生十兩情者莫于暴此曰君慎終始  
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正此二句義既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本義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  
豫聞斯曰未濟一連乃人生不可逃事見未濟方  
求濟未濟則已乃未能而可濟之處明愈前這德  
是寬廓從其各自散謀不相湊合之中便有藏身  
立命定志安心德業充實之所故曰未在水上君  
子慎辨物居方物居方物之未濟慎辨君子之所  
以為未濟

尔康曰火性炎在上且也水性潤在下且也是上  
下者水火之方今未濟火上水下各在其位各居  
其方天下有各位之等事亨之正所謂辨而方皆  
則取丁未濟矣然火在上而在水上水不滅火水  
火在下而在水下則不可火丁上水不滅火水  
功用不亦其中國有在上而有一品之人且看  
則有在下而有一品之人且看  
故象之有一品字以看之  
初六濡其尾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子要傳以柔濟險初始涉者也近淺乾濡尾况其  
深遠必不濟矣不知力之極也

朱子曰極字代言極則又曰代言界至之謂或云  
當作極字

不知極言不知力量之所極也有竭力足極意  
徐進喬曰既濟之初才剛是以有濟又下休離明  
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雖濡尾亦終濟  
矣而元咎未濟之初才剛不足以濟又下卦坎休  
陷也貞隨以濟而志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

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曰吝

以貴卦言之初為始為本上為終為末曰六五

之上為首為前初為尾為後

九二重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負吉中也

得在也卦九二為君象中九二為之義也

本濟聖人欲收其象以為成明也

陽之吉也吉相與之地當用者也

水有救火之象方限進之時所謂有才也

蓋泰順之道故或又其輪則正而吉也

輪投其勢緩其進或謂之逆也則逆則好犯上

而順不足唐郭子儀事或當其未濟之時能極

其泰順所以為得止而能保其終吉也

言其貞吉也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其泰順

蓋臣道之正蓋上下之道也

初之濡尾欲進而不能已者也故吝二之負

能進而欲速者也故曰貞吉

項平章曰既濟之諸爻皆消而初未濟故也

初為濡尾二為曳輪以而文泰之

示原曰初六濡尾與既濟不同既濟之初曳輪則

車不前濡尾則抵不濟雖或之象也

足則言未濟之初濡尾者此故初六

得在中故有曳輪之吉

馬宗之曰既濟初六曰曳輪未濟二

其輪是以何也既濟之初將進而

重之謂也未濟之二曰曳而不進者

也天下惟現象之士不冒險以輕進

而善進此乃處未濟之上道也

也二之曳輪既曰吉矣初之曳輪何

也蓋既濟之中未濟伏焉曰元

之勢也未濟之中既濟伏焉曰吉

之吉也二則得中蓋能堅忍以待

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惟中故正也

何玄子曰四陰居陰陽否陽正可

補 90-592

得正此九二云中以行正中可諄正不也諄中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其臨川曰未濟諸人位皆不當而象傳傳言六三  
言之者陰柔居險極之

九二合曰六三以陰柔居險極之

故以征則凶而又曰利涉大川者其時勢而當也

離之九二知其自取也故為而泰其全則可以濟

矣意說故十川涉上加一不字以不為說也

尚泰之曰武問曰未濟諸人不揚出卦名獨三揚

出卦名傳則以其不當也然未濟諸之皆不當而

三獨不當何也曰未濟之所以得名以此也

三與六之往故以卦之未濟不當而曰既以外

之未濟不當而之六三之坎極則三且不濟矣

何又以利涉大川許之曰微不當利涉矣

然則初雖非利涉應予何以而底也曰初則

坎之始三則坎之終坎終則持亦持濟矣故三可

以利涉而初則不可也象傳曰辨是與非其中

之不協此之謂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  
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以九四而不止而有悔也然則九四

又下能也故為伐鬼方三年而後又下

則震象曰又言貞吉者三九一動也則止矣

貞吉而不言悔亡五柔中故貞吉之有九四不中

故起之以貞吉而後悔亡言不如是則悔不止也

既濟九三以剛居剛故貞曰易宗伐鬼方未濟九

四以剛居柔故曰震用伐鬼方震懼也臨事而慎

未濟者此濟矣

揚誠命曰既濟之三未濟之四則一也伐鬼方

之象亦一也然未濟之世利用勅故言其伐鬼方

之實既濟之世利用靜故言其伐鬼方之應

未濟之九四既濟之九三未四在事始故曰貞

曰震皆成勉之辭既三在事後故曰克之曰勿用

皆進退之辭既四既濟九三既濟而不知止故三

年為應未濟之九四伐鬼方濟故三年有賞

阮三曰高宗伐兗方此日中之光字元之今則春  
四曰震用伐兗方此日出之陽明則之大登

陳崇山口九帝之三號之上也本詩之四則之下

之二又代當所離之地故予討和則既而四則下

皆本詩世則初也

四之出此喻而人誰用者知而為之為之公則

尋此松與山之間先言貞吉悔之而後言貞吉

此功之實

此詩氏曰中分東步方將為辟子貞也詩言以為

伶官之詩中三曰東伶官名杜居阮即故自呼而

嘆曰東步東步汝乃白晝而舞于此乎故如來見

侯記此陳侯侯助歎曰信乎信乎信乎乃與喻等

為伍乎七本詩東為簡故來傳以微釋之誤為焉

曰震用伐兗方即震謂震乃擊由之石王也此太

任父也程博以震揚威武釋則三年有賞于大國

何人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郭氏亦謂孔為共工

之氏壬其名也蔡傳以包藏奸惡釋之與驩寔三

苗不類以知考古之學其難如此

六五自吉元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  
暉吉也

陽誠齋曰當未濟之時應之以震象之寸寸以日  
正而吉以象誠而又吉以光輝而又吉大許之以  
無悔何也蓋未濟之六五其本體在火為日在火  
為火日與火雖柔比而離剛既強故日之在火  
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強壯六五又用之至盛而  
養之以晦則烈之至極而損之以柔其誠以信  
君子有孚得中矣人謂為無難之世一變未濟為既

濟之時乎吉而元悔又何疑焉

蔡言曰項氏曰元悔以暉為暉散非也程者光中

之義又曰日旁之光常略曰日中為元朝日為暉

詩曰庭燎有暉周禮以十常為十暉故其散暉反

物為光缺光在休為暉故日中之日在周之際其

暉散則為元朝日之日向晨之際其光缺則為暉

華昔亦光缺于內之暉外光相為休用其光著于

外暉在于內

永康曰五爻離明之中太子景象光華映物之可

指撥曰貞吉曰元悔曰君子之元曰有孚吉則繫  
而悔如此雖德光明則系則亦六子最吉之卦且  
元在木濟之中泰之以悔掩之以吉之德則元而  
帝之妙雖本卦故六二以貴子為其德大始也  
傳故六二以貞吉有孚故子信其德也  
一凡有孚子信其德而元悔故其有子元是象口飲酒  
有亦不知也  
丘遲安曰既言飲酒之氣子信其德而元悔故其有子元是象口飲酒  
何即直飲酒可也既言而元子信其德而元悔故其有子元是象口飲酒

者今失于是矣  
劉去非曰上九卦旁將變而前明不亡于一切事  
漫謂何害何傷而不知其即如飲酒者以之戒  
既以之冀扣木元悔也使信其元悔而縱飲元即  
至于前首則所謂有孚者失于是矣以是心之而  
最未濟其終元濟也已  
上九未濟之極時未可為則明如上九者當此之  
時自處有道飲酒與需之飲食要需同需當有待  
故惟飲食要需此當未濟故惟有孚則酒飲而足

安于日用各易候命行徑有孚飲酒此言當平當  
未事之時安守其分內以待時也此不作卦而  
說酒意氣亦不作乾精說飲酒心下之當一其  
實一方為有孚方得元子若夫在需止散復宜  
踏始以未濟之時並于其象亦不待理所謂有孚  
有失其有孚子有孚高有信其德而元悔故其有子元是象口飲酒  
占上未濟之直時右亦據此是故其有孚子元是象口飲酒  
此是人之一說拾在內典之點而說之如此可謂  
奇矣夫

按未濟解與同小狐汔濟說云汔者將盡之名小  
狐雖能渡水而無余力必須水汔方可涉川傳云  
汔當為汔壯勇之貌本義則云汔凡也蓋汔而需  
尾拖未濟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需未濟上而需  
嗚則應上嗚于汔如小狐故有需尾之悲未飛出  
於險中朱子則曰一卦之休通未出險不飲說凡  
二雖不當位則柔應也傳云三陽失位其義得之  
戒都隱者朱子曰大珠林已有其辭伊川未看詳  
書故為語之籠攝人所動也亦不知極也傳云不

廣才力而進至于滿尾本義則云德字未詳恐是  
歌字凡二也其輪疏云言其勞也詩本義則云記  
自心而不進詩為下之正六三本義則云利人  
則說云誠二而行何憂未濟本義則云誠于利  
上當有不字有字夫是誠云所以及濟者之謂若  
良由信信得人不憂事虞故夫丁中矣備本義則  
云若縱而不及如狐之渡水而溺其目則通上自  
信而大其義

易學卷之 終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繫辭上傳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宇宙之理無不格于天地卦爻之理無不具于乾  
坤此五字皆已然之辭蓋就卦爻以論乾坤之  
理就乾坤以論天地之理如此謂盡前有易可也

謂造化即易可也謂聖人以之作易可也

來矣詳曰書說以合言則柔以有言吉凶以理言  
變化以消息言只是有卦之論時如此下皆作  
易說此一略言天地萬物一卦一爻之象二  
本意易之前一部易經已列十兩問故大易地卑  
大有易卦之乾坤而乾坤已定矣卑高以陳未有  
易卦之貴賤而貴賤已位矣動靜有常未有易卦  
之剛柔而剛柔已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未有  
易卦之吉凶而吉凶已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未有易卦之變化而變化已見於聖人之步不遠  
撰焉其象數而已非有心妄推也

揚廷秀曰易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者易  
之理既畫者易之書因天地而得乾坤之象因天  
地之卑高而識貴賤之位因天地之動靜而定剛  
柔之牀因天地之間類聚群分而明吉凶之故因  
天地之成象成形而見六十四卦之變化此作易  
之本也

尊卑不在形體上說為下之有卑焉在尊者能主

於上之意所為確然者上尊卑者能主于下之意  
所為階然者下卑定者一定不步之義

揚廷秀又曰物靜者氣中起伏之勢也物動者

而靜中亦有物靜者于內而動中亦有靜之物

之有常也氣本則動則靜物本動則靜則動

靜動而無常則易象不得為則靜而無常則易

不得為柔惟審則一到一柔斷然不相雜焉為不

已之德

葉商隱曰方即物情之致其動物即方向之成其

品方如東西南北諸極有定所故言其聚物則東  
搖堅脆殊質相對偶故言其分

蘇子瞻曰方本其也而以類故聚比同之生十其  
也物群則其勢不得不分此之異生十同也有氣  
而後有聚有聚而後有類是以知吉凶之生十相  
形也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  
在之不同故云在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  
于上者也形者象之休有苗于下者也人見其上  
下真以為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

即象或云先有象形漸之故言謂之變雖有易者

包以有謂之化及本無有謂之化而後有謂之化

此土之所以下等天地所以當久而不已也

熊而沙以天尊地卑何以定乾坤太上一陽之法

其經卦皆八其別有六十四然連山首長歸藏自

坤惟周易先乾後坤同十天地尊卑之分也自荀

惠以否卦立義郭雍而下無議矣鈞澤淵曰自一

至十天尊于上地卑于下祇以異乎卑尊何可以

為史氏曰卦畫自下之序也動靜何以新則柔則



非不靜其嘗在動柔非不動其嘗在靜新者虞翻  
云分也置陰陽言劉柔俞琰氏曰實可見其不可  
見也樊氏曰坎在北震在東而北則乾東北則艮  
皆陽也離在南兌在西而南則震西而南則坤皆陰  
也各以其所居之方此之謂類聚陽物也而與陰  
為群陰物也而與陽為群各以其所居之物此之  
謂群分方其各止于一而不相與則无失之得自  
而已矣或要類或群分則得失隨之此言所以  
因其動而生以為得失之振也方曰事情所向物

曰事物喜與之方于陰陽實休則其生未有不  
成之功于凡神曰知非陽之要于下為類聚也非  
陰之群于子為群分也翻曰乾十族古曰陰族以  
之故言皆非也在人三爻按震謂說曰震象也其  
乾象見下乾象蓋中震象伏于下而坤象見  
乙坎象說代離象就己下文日月為步虞翻當是  
姤詞註以高見日月星辰非也在地成形震雷其  
本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乾金坤土也物終謂之反  
變然後成象物生謂之化然後成形天地一物

也陰陽二氣也在云者明其一已不于陰曰乾坤  
首巽而者聖人觀天地而畫卦則柔吉山變化三  
者聖人觀萬物而生爻

是故劉柔相摩八卦相蓋鼓之以雷電潤之以風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軌道成男坤道成女

熊南沙曰是故接上以起下之辭劉柔謂之畫奇  
偶也為融云摩切也蓋除也劉厚柔為震坎艮柔  
厚則為其離兌巽翻謂劉柔相摩則八卦相蓋  
是也其言二摩四二摩八二蓋六十四條之上下

其陰不為其然則八卦之畫奇何謂也曰一陽上  
則則去一陰一陰上則則去一陽則為二陰是  
陰入陽蓋陽入陰柔為積陰此言大人垂卦象  
之風行非以畫卦也錄其事故下連以雷電風四  
鼓之鼓之以雷電雷震也雷離也易言鼓震為電  
淮南子曰陰陽相摩為雷激而為電蓋云音震  
為雷音熈則為電春秋穀梁傳電為雷之風  
而坎吳初清曰震皇卦圖左起震而坎以離鼓以  
雷震右起巽而坎以坎潤以風雨也潤依樂記作

喬味發文則曰氣和潤生非也運行寒暑五經通  
義云日在辛牛則寒在東升則暑辛牛水宿也遠  
人而寒東升火宿也近人而溫吳初清曰艮山在  
西北巖嶺之方為寒元帝在東南溫暖之地為暑  
左離火以見者日之運行為暑右坎水以見者月  
之運行為寒也

蘇子瞻曰到柔相摩八卦相益雷電風雨日月寒  
暑更相迭作于其間樞然施之而未嘗有擇也忽  
然成之而未嘗有意也及其用息而功顯休分而

名立則時氣生焉日火男浮坤直者自火女大男  
者自火以自火一陰為二女者皆坤以其柔順  
之直造之故其有是直物各得之如是而已夫  
人者非然有性隱之心而未嘗以為仁也有分別  
之心而未嘗以為義之所造而為之是二有十四  
也其則隱之心成仁分別之心成義

朱子鮮曰八卦以天地水火山澤雷風八卦之象  
言非乾坎艮震巽離坤乾也若舊註以兩相摩而  
為四：相摩而為八則時下文日月男女說不通

矣八卦者剝柔之体剝柔者八卦之性隱則剝柔  
分則八卦摩蓋者兩儀配對氣通于間交更相摩  
蓋也惟向間之氣交感摩蓋而後生育不窮得陽  
氣之健者為男得陰氣之順者為女

又曰摩如一物在一物上面摩旋的意思亦是相  
交意如今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  
會摩旋推蓋不住

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動物  
如牝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及竹

有雌雄之類皆雜陰陽則柔不得又曰陰陽若如  
便無陰女便能無陽而天地要錯有

程子曰震有陰陽則乾雷者陰陽則乾如石田  
唐而大先出焉商錄曰雷在地下震在地上陽下

動為雷陽止止為雷雷以声川震以形川  
張子曰陽在陰外而下降入則川旋不食而為風  
陽在陰中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雷者商錄曰陰

氣本溫陽氣上升蒸則為澤或以坎為兩而有三  
何玄子曰不言艮乾者艮乾非鼓動運行之物故

不言之其實山澤通氣則雲行雨施是知言雷電  
風雨足該山澤即予以元為月以良為日乃就其  
運行為象其休仍歸坎離

乾和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則賢人之業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或位乎其中矣

註天地之道不為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  
順萬物之情故曰有親通天下之志故曰有功有

易簡之德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天地易簡萬物  
各就其性聖人不為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有  
入于形器故以簡人曰其德業  
既易簡易簡無所造為簡謂簡者故辭不煩繁者  
若于物性則不可以知故以易而後知也若于  
事繁易則不可能必簡省而後可能也故乾乾馬  
坤簡各自別言而注合云天地者若以坤行乾  
為易也坤為簡也故之所云者是也若乾乾坤  
合皆元為自然養物之始也是自然成物之始也

是自然是氣亦有簡坤亦有易故註合而言之也  
用使聖人俱行簡易法無為之化一行天地之道  
從大地之功唯聖人能然今云賢人者聖人則隱  
迹藏用事在無境今云可大可大則是雖無入有  
賢人則事在有境故可大可大以賢人目之也聖  
人顯仁藏用唯見生養之功不見其何以生養猶  
若日月見其昭臨之力不知何以昭臨是聖人用  
無為以及天下是聖人不為也初行德業未成之  
時不見其所為是在于虛無若德業既成獲被於

物在于有境是入于形器也聖人之分則見其所  
為見其成功始末皆有德之與業是所行形器故  
以賢人目其德業然則本其虛無然則謂之聖德  
其成功事業謂之賢也。若能行說易簡靜任物  
自生則物得其性矣故列子云不生而物自生不  
化而物自化若不行簡易法全無帝則物失其性  
也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又註云  
為簡則羈絆所傷多矣是天下之理未得也  
本義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

為以易而如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  
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人之所為如乾  
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  
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  
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于內故可以  
有功則無于外故可大德謂得于己者業謂成于  
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宜  
此則可以為賢矣  
柴中行曰一氣之動則有知覺而生意所始乾實

為之一氣此感則妙合而觀其形勢皆有作或之  
意坤其為之

張常甫曰事莫難于始而能以易知能簡見于  
易故而坤以簡能是故君子力者少不費則君子  
者才不難力不費故動而不測才不測故功成而  
人不知為

葉永瞻曰所知者即是親謂天下本然之情以民  
索相通非以依此之過論也所從者即是功謂人  
下當然之事与我嘗相合非以括括之力論力故

曰有此本吾性自有之批括言  
別傳曰法養非一朝一夕之功故德必久而後成  
經論亦非一手一足之力故業必大而後廣  
朱中侯曰天下二字重曰天下之理便是充滿世  
界道理亦是天下所公共的道理然皆以分所  
有的本是現成人不信其在我反從明白內自起  
疑情直捷中自生間阻惟易則坦任平懷不帶微  
議惟簡則應緣併省順事無情無是妙象應現日  
前千頭萬緒之理都在此一毫端上收拾盡矣得

字最要理會在氏之理即是天下之理更無兩樣  
何玄子曰賢人者勝人之謂聖人所謂賢者先帝  
即此賢字蘇子瞻曰大賢士人看盡有條故聖人  
與焉見其謂之聖人則隆之見其謂之賢人則降  
之此近世之俗學古無是論也

商康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此言乾坤之理從根  
源上說而推言人性之本然與德業之自然與天  
地合其德焉易知易從乾坤之理如是人所以依  
乾坤之理亦如是聖人言語極是渾融乾坤與人

又曰乾知大始疏云初始無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此得始字意然知字之妙尚未探也惟知二字仿似後儒知行二字然行字不但不可說重字知止配不得知蓋知字是明透徹此處只有一箇人氣故只言始不言物醒然一覺洞了無遺事之全事之竟總在一炁中其于當行之事自然即行不

則從施子曰古者聖人  
右言一也  
象人故其意既明而明吉山無不和順而生又  
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義也幽卒有慶卒之災也憂  
者化道之象也則柔有蓋反之象也夫以初九  
日之貞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時之中也上六  
玩者之辭之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其動動  
則見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元亨利  
說以其在正吉出顯其德大變化則其應以此

之故古子現象如其所處故常可而位而安  
居之是步位之六子也若居在九之九而居在  
九則若居在九之九而居在九一是以所居而  
安若由現象位之六子也若居在九而居在九  
之九之九也若居在九而居在九之九之九  
安若由現象位之六子也若居在九而居在九  
之九之九也若居在九而居在九之九之九  
取象既多則知子九故君子之所安也以此  
之之辭也

蘇子瞻曰係辭則象象是也以上下係為陰陽

之六雖此世俗之所安也而無害于易故曰而  
改也口人則象則用而化化生變化而生而  
理無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為元氣而而一  
者皆通也天下之理本常不一而一不可  
本常不一而與之孰則凡是以聖人既用  
悔吝之象又明剛柔變化本出于一而  
至于元理之理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則  
夜之象也象者以是觀之謂也夫出于一而  
于無旁人之觀之以為有旁無之異也

則以為進退盡在剛身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為非  
向之退者可乎見其今之明也而以為非向之晦  
者可乎聖人以進退現象變化以書夜現象剛柔二現  
立元性而不一也  
項平菴曰吉凶者未得之已定者也其受虞之初  
謂之悔吝變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柔二  
物而已故現象吉凶者必自剛柔始又王觀此曰書  
而係之以辭隨易者亦當觀此曰有而玩之玉一  
辭則靜居動作无不利矣

諸崇陽曰此言進退有為之理而謂之  
而進之故曰而謂之曰推尊陽而進有為之  
生出而故之所易者係于此故曰而謂之曰上本  
子曰陽化為陰陰化為陽此謂之曰上本  
陰變為陽是其勢故長漸有新而故曰變  
朱子曰悔為陽而陽為陰悔是還快做出事未有錯  
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否則是那限：長：不  
分明的所以屬陰  
朱梁山曰虞者樂也憂則用心懨懨漸趨于吉亦

如各之自吉而何凶也所以悔吝即憂虞之象  
易旁通曰或曰虞虞也非也夏則悔夫虞何以合  
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伯有之民雖虞如也  
國策顏觸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  
貴清靜寧用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礼自  
虞漢書却祀敬神嘉虞人合好故飲虞人二說同  
博名安虞而民和睦  
姚承菴曰失得分貼古凶是矣若憂二字亦不可  
宜分貼悔吝蓋此虞字非歡虞之虞乃憂虞之虞

也凡人行動過當憂憂即憂也  
何平懷悔行則不足若憂則憂虞即悔字也  
何平憂憂蓋悔吝在古凶之下而憂則憂虞  
其所不免為者故云悔吝者憂虞之象  
何玄子曰是故君子以下至未幾久多憂用也  
若者憂也安者止而不通橫水謂無所慮有在斯  
以可樂玩者反虞玩味也君子所居而安者大上  
六十四卦之序蓋指卦下之象言循乎而見之則  
一卦則有一卦之義理非謂理尚在卦外也卦

之休靜故使人無起思或以太極生兩儀  
四象：生八卦為步之序亦通所樂而玩者則  
公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六爻中若一爻變則全體  
盡變矣爻之用動故使人尋繹而不厭是故君子  
平居無事則觀其卦象而玩其爻辭之因象而係  
在卦象則為大象之辭在爻象則為小象之辭此  
批上居安樂玩四句而言而居字不同有事而策  
則觀其陰陽之變而玩其象爻所值吉凶之占爻  
則占爻不變則占象此動字与六爻之物不同也

其變即觀其動也果言變則化在其中矣乃不可  
以象而也乃故謂以玩大觀象玩辭玩已余于大  
之道觀其玩占又且祇千天之不物靜無非步即  
無非大自入祐之吉元不利蓋以大矣大也  
尚玩者尚玩乎占之謂尚玩則為休易川步者言  
故曰占為休玩尚為用也其後占之義不傳特舉  
以占辭為占則指吉凶之辭一節言不指休言未  
舉其全也

自漢儒後則惟以卦辭卦象為象卦變為變而獨

占無所據則以著法之占言之只以著而占則據  
著然後有占未據著時无占即說非口動則玩占  
豈動時而玩著即動時有乃就人念慮初萌作為  
玩頭之時何暇便擇著即則玩占非特指著言明  
也

此言周易現象係辭之旨聖人三語提起是故言  
山者四時則而明之失得憂虞以人事言也進退  
晝夜以天道言之緊接之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又以三才言易矣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無是故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詳之辭緊接首句明言山下其辭本有動靜二子  
居之序：字未本作象字有動靜二子居之序  
通章旨意文字俱合虞翻傳本最為詳真君子居  
安樂玩无不用易視履考詳其效无占故以上九  
自天祐之文辭贊之吳初情以此為上九文詞誤  
在此處者非 爾康

尔康曰六爻之動非對動靜之動微之而端微發  
之而發微指之而為变化是動也極陸氏曰至也

三極總是陰陽到柔仁義其三極見于事為要即  
仁義微似要即陰陽微實要即到柔也凡有片絕  
或純粹而為仁或或制而為義或法養不足而濟  
以仁或或裁不足而濟以義或仁可過義不可過  
或仁之至或義之至一爻之道無不狀隱于仁義  
之中以合乎天地易簡之妙故曰三極之道也失  
得悔吝二象是就人事進退晝夜二象是就天  
道進退故緊接曰三極之道

又曰凡事有義由折細微各有節次是天則也字

人頭細心下義故倒才清氣微微則無意若忙忙  
細觀端方寸心之指微事之理理一一可見若不  
止无事之時為居而給至書未發而微則自有居  
在居吾語汝順安承教即一授受則家如此日微  
工夫豈容尚於序卦之序理則可通矣矣鄭注謂  
所居而安者即是此序毋乃太執且序卦是周孔  
象文以後之文不應當時先有此序也

### 右第二章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



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元者善補過也足  
故列有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辭吉凶者  
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元吝者存乎悔是故卦  
有小人辭有陰陽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項安世曰自象者言乎象至元啓善補過皆辭繫  
詞之文自列貴賤者存乎位至各指其所之皆辭

繫詞之法也

樊氏曰卦者象也其象不同則其名亦不同或以  
上下或以內外或以一爻所在或以二休相與或

以物為容或以事為義或主柔或主剛或一剛或  
一柔或以往來或以出入或以休之休離以下內外  
无不略其而象之辭或合其一或分其詳或不言  
為而皆足以相明此象之所以言乎其象也又若  
以動為言所謂六爻之動道有夷動是也又若九  
六之數也兩地則二四為六參天則一二五為九  
九六之數其而卦成則爻在其中矣故八卦則三  
畫以象天地人之三才未有爻也至十無三才而  
兩之則重爻為六畫然爻有中爻有初上故直無

變動則為三才道有變動則為六爻此爻之所以  
變也古者言乎德者元吉征吉性吉大吉中吉終  
吉之類雖為吉不同要之皆為得也悔吝者憂虞  
是也積而大之則或得去也善補過者止于當則  
其得全之則人以為休而依之過于當則其行缺  
缺則人以為咎而遠之惟從其缺而補之然後元  
咎

朱梁山曰象言象爻言爻則吉凶悔吝各元吝之辭  
皆備矣故吉凶者言乎卦爻中之得失也悔吝者

言乎卦爻中之小疵也元吝者善乎卦爻中之過  
補過也此釋象爻之名義又釋吉凶悔吝元吝之  
名義

侯果氏曰二五為功參位三四為凶慎位凡之得  
位則貴失位則賤

楊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分辨之義泰卦  
為大否卦為小又曰齊又不是整齊如協字且分  
辨字

虞翻曰介誠也介如石為斷可識也存乎介謂識

小疵

揚誠齋曰讀讎復之辭者如行夷望如逢陽春如  
對充舜同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  
人以所之得且吉也讀進利之辭者如涉秋涉  
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栗也其  
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失且凶也朱氏曰詞有  
易者之于吉也所謂能說諸心也詞有險者之於  
凶也所謂能研諸慮也  
吳因之曰此可見聖人繫辭无非亦人之向往當

由于步而不可入于險也不險其辭則使人下解  
急而無震攝之心不步其辭則使天下危懼而無  
自全之策險易自當向在而不廢故曰辭也有各  
指其所之鄭瑛如曰各指其所之不可謂大有皆  
易小者皆險蓋大亦有險情小亦有易情也辭則  
各隨小大之卦所向之情險易而指之言皆是皆  
引之皆隱然使人知所趨避意  
尔康曰又有貴賤陰不必賤陽不必貴下不必賤  
上不必貴視其所居之位以為貴賤為位之貴者

多在主爻主爻固元定在初二三四五上皆可為  
主惟其時物耳侯果功否凶懼之位亦是若以陽  
得陽位陰得陰位為貴賤者非也

又曰大小言一卦之休也李衡氏言易于小事不  
息于大事不驚視履尊位與居家同視征伐天下  
與折獄同視享上帝養聖賢養萬物與飲食同如  
此則知顏子與禹稷同曾子與子思同故存乎卦  
之小大則見之小人者矣急甚難妙然如此則无  
小无大直作平等現是說本理而非解本旨也予

意其理雖一而卦休不同如大有畜大之卦訓雖  
或小而所託者大小迥啞啞之外雖有大而所託  
者小以小託大以大託小不同而卦大自是是大  
卦小自是是小亦于卦也奇字註訓解不如本義  
訓定為安

又曰吉凶在卦上象上已能現曉然指之于辭更  
為親切曰辨則不止于現法已也

又曰介之一字極難疏分如虞翻則曰纖介是言  
其小翼易則曰路口介則分明是言其別胡氏則

曰介在疑似之間是言其微介得分明正說也言小言微總是一說

人曰人有過時元可救挽止是一悔為去非入是改見為入之路悔則無心悔意然為警惕然不能猛厲號呼則在己者易入于忘去而苟安在人者付之不見聞而唯醒矣酒醒動一番鼓風雷而見日月居恒痛自切責吞刀飲炭當治人及民憂不妨明白告恍與天下共為指擗方能感動人心一語父老揮淚叛逆投戈則震之為元咎人也

張清氏曰按說說以永吉至知死生為一節云此章三章也上章明言山海各係辭之義而細意本春秋此章更委曲說卦友吉山之事是以義理深其能彌綸天下之道即說術業知死生之說本義則以系者至指其所之為一章云釋卦友之通例齊小大者存乎卦說云齊辨也本義則云介犹定也是悔吝者存乎介說云介謂纖介謂小也病能預憂虞悔吝者存乎細小之疵病也本義則云介謂辨別之端

### 右第三章

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尔康曰易之道與天地相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易字訓雲華以為指易言不必泥三聖說易有自天地說者有自聖人說者天地為易聖人為用易說自然即說然說聖功即該天道分析不得蘇君禹曰此易字不必靠定卦又是也

熊南鈔曰吳幼清曰弥如開弓愈開愈滿綸如合繩漸合漸大元而廣之與天地一道其言似美然弥本純弓以為弥弓斷言也已言不曰弥如地弓愈反愈合乎蓋弥以反本綸以說用言也以此括得全解弥字即枉情偏也之義若依朱子解作弥卦之弥取其無縫隙空際合未分盡未梁山曰準者均平也言易之書與天地均平也弥者彌縫包括周密合為一而渾然元大即下文範圍之意綸者綵綸條理分明析一為萬而燦

然有倫卽下文曲成之意猶給天地者如以乾卦  
言爲大爲圓以至爲木果卽一卦而八卦可知矣  
如以乾卦初爻潛龍言在君得之則當侍位在臣  
得之則當退休在士得之則當靜修在商賈得之  
則當待價在女子得之則當待期在將帥得之則  
當左次卽一爻而三百八十四爻可知矣豈不弥  
綸天地

天高而易見故用覲字地遠而難窮故用察字觀  
察非有淺深或曰大有形可見故曰覲地无迹可

尋故曰察矣因之曰光明者陰陽之顯晦也人人  
視幽明爲二遂以出自出以明自明靈人却于天  
文地理中自出立根立極之妙故曰知其故

葉尔瞻曰陰陽之變有始終有于休有則有生元  
始終犹起立原反是起頭一直有到底老子曰又  
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折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  
義程子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何以知其  
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  
易筌曰衆人生而不知所從來死不知所從性成

然昧其然覺所謂流浪生死者也聖人察之而知  
生之所以始反之而知死之所以終卽終始而知  
其有無始無終者在卽生死而知其有不生不死  
者存

朱子曰折魄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魄也口鼻之  
嚙吸爲魄二者合而成物指虛魄降則真散魄遊  
而無不之矣魄爲魄魄爲神礼記宰我曰吾聞鬼  
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口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註氣謂嚙吸出

入有也耳目之精明爲魄禮書云魂人陽神也魄  
人陰神也亦有兩

朱子曰魄性靜性魂性動易學曰魂依氣魄依精  
魂者陽神魄者陰神魂如火魄如水魂主經營魄  
主受納身之能舉動身勇決故身皆氣之所爲也  
爲魂有記性不忘事倍當身性不懈精之所爲也  
爲魄魂靈智魄靈慧

蘇子瞻曰衆人之志不出于飲食男女之間子凡  
養生之貴其貴身者其氣強其貴物者其氣弱故

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神明在躬  
志氣如神故志勝氣而為魂聖人之化為鬼而聖  
賢為神非有二也志之在所者異也

林子曰自太虛中來者元神也知虛曰夜而元神  
造化為識神矣故其夢也卻從識神而變符氏四  
生六道亦從遊魂而變故孔子曰遊魂為變  
陸君敬曰天地間有一等精氣結聚有形有形的  
鬼神謂之物太史公所謂有物憑之者是也有  
一等精氣結聚無形無形的鬼神謂之鬼

是神魄非精氣所結才謂之鬼而鬼神情狀各于  
此而皆若如常說非鬼非神是死生即且情狀二字  
無有落

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于萬物而通乎天下故聖  
賢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故神元方而為元體  
蘇東坡曰天地與人一理也而人當於天地不相  
似者物有以蔽之也變化亂之禍福却之新不命

知者惑之變化莫大於此明福禍莫烈於死生所  
不可知者莫深於鬼神如此三者則其他莫能蔽  
之矣苟元蔽則人固與天地相似也

方蓋故曰太極元氣獨有虛圓之妙也攝陰造物  
但其結聚之所在乃有陰陽之道可指上智元休  
幾有靈明之靈吐露于化育但其合休之所在乃  
有仁愛之道可名故無心之善分本以其為物之  
自有者為周今我有智可同則特周之天下便為  
不濟當休之主遠本以其為物之皆備者為濟今

代給智為濟則所謂濟之天下便有不同指出不通  
二字正見知身道相舉  
可云子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一十言萬物  
之數無遠近生深遠知來物是知是周至于萬物  
也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新天下之教  
是道足弘濟乎天下也  
吳因之曰旁行不流本是旁行却不流才或詐  
蓋于圓活變通之中不失萬世經常之道故以  
無兩樣本以義旁行為行旅只是才旁行峻謹植

字更親切耳非謂妄言可無根也根字只可喻下  
流不可喻上行道者會

又曰天與命雖分屬理數然命非一月之數乃宇  
宙間萬物消息之數宇宙變態始終不齊終未無  
出于理數之外者然天知命則任其所值但以理  
之當然者付之數之必然者處之又何憂之有集  
天知命是一套事

素坤侯曰晝夜本相反者以道言之則境有昏明  
理無間蔽曰通而知者昏明異境而了之當理通

寒休進而怡：常覺也

簡康曰凡人又愛生係惡生執看此十病入于邪

者有之聖人與人不同而聖人則無此病于人也

聖人能愛自教仁中出其教仁又改安土中見教

凡人以情徇情而聖人以理出情凡人愛吾而聖

人安土：有流行坎止無不養也之人也聖人而

聖人教仁：有親疎大小廉不辱也夫如是謂

之能愛安土則觸處生情教仁則發見皆性故能

愛人知聖人能愛而不知其安土一時一地停滯

可駐小憩輒忘即事生感即感成 進退造次之

間從慈悲廣大心中便流出此許安排皆置出來

故擇家三日不宿桑下惟恐為情所累使性有染

看聖人安土教實惟有悲情有不盡使事有缺陷

安之為言無遺漏無矯勉最得聖人性體之妙與

衆人不同而與佛氏異者惟此

天地之化涵：不方何處是化即照似于有遇是

惟明其時經其地然後天有個春夏秋冬地有個

東西南北如一砂金汁跨瀾或器使人模範在郭

日各有其節而不通不道只之氣化流行各有個

限制諸般虛實曰虎而形之所自出則皆教之所託

則其指歸曰範自形之使有休因皆制之使有方

業亦曉曰曲字最重物有萬不齊法執一法在直

去成就他不止有直曲而曲成是因其性而全其

之自得而多少委蛇微妙在山此聖人愛萬物之

命也惟曲成故不道

簡康曰樊尚然曰晝夜之道微乎微乎苟為以八

卦上下周匝圖之而曰通知晝夜也嗚呼此晝夜

之象非晝夜之道也。即象亦難言之矣。一明一晦  
日之晝夜也。一寒一暑一歲之晝夜也。一生一死  
吾身之晝夜也。遠言之自渾沌以至開闢。近則胡  
以至今。日古今之晝夜也。大害之以十二萬九千  
六百年為一元。以八十萬億萬千八百萬歲為  
一劫。無窮之晝夜也。卓生曰。大矣。非難解也。而然  
又曰。一元一劫之晝夜。即一歲之晝夜也。一歲之  
晝夜。即一日之晝夜也。程子曰。晝夜猶古今生之  
猶晝夜。王柏安曰。知晝則知夜。或曰。陰陽互依。晝

陰夜。陰晝。此為晝夜之道。不歸於明。不能復命。  
不歸於明。不能歸於晝。夜之通一物一靜之間也。  
通和云。若非順而通之。已遠矣。而通之。又而通  
之于春。以知四時之法。天運轉而通之。子則以知  
一月之節。法近矣。而通之于子。以知一日之生。中  
逆吸而通之于呼。以知一月之消息。則歸於復命  
之道。不越晝夜而得之矣。卓生曰。微矣。非正論也。  
然則如何通乎晝夜者。只是初存息。養氣。此乃陽  
無夜。無明。昭靈不昧。古德有曰。日來做主。夜夢做

主。不得醒時做主。夢時做主。不得只是常醒。法  
便是通此于聖人功。養則然。天近亦如是。易理本  
如是。

又曰。天高地下。必有方矣。神則無方。天地之  
有休矣。神則無休。周流上下。不可得。是謂無方。  
休用二字。本于外氏。及後儒之言。孔孟以前。原本  
曾有。葉小蘊曰。凡易見于有為者。皆易之用。之  
者。休而易。不以休對用。故曰。易無休。神即易。亦不  
可分。

人口旁行。不流。京本。作不留。本下。發口。易之用。  
皆重。且。本。亦。大。地。則。似。言。其。本。然。故。下。易。言。其。作  
用也。知。同。通。消。之。不。過。一。道。也。氣。同。入。地。之。不。過  
一。道。也。皆。一。氣。也。項。氏。氏。詞。曰。三。和。者。易。之。所。由  
興。天。地。準。也。四。故。者。易。之。所。能。興。天。地。準。也。乾。明  
至。無。休。三。而。者。言。彌。綸。之。功。也。

張。時。氏。曰。按。註。既。以。精。氣。為。物。至。新。天。為。一。章。云  
此。章。四。章。也。上。章。明。卦。爻。之。義。其。事。相。精。靈。但。卦  
爻。未。明。鬼。神。情。狀。此。章。說。物。之。改。更。而。為。鬼。神。易

能通鬼神之變化故于此重明之本義則以易與天地準至無休為一章云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知之如此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爾康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直指道体往來分

形上形下未下分理氣又顯一陰一陽之中有曰下分無始也易顯一是一陽一陰善人在世上一同眼亦是一陰一陽更無別物所以聖人曰易者言或言一陰一陽或言一陽一陰是道一言之謂道由萬物萬化不能出于此也又曰陽無陰則靜上陽陰無陽則靜而後言陽即是道不必言以陰即是道不必言以陽言行變遷之說亦非本旨一字不必說分亦不必說合儒者之言曰一字內有不改意有不亨竟有不亨

意有不剛意四意連在中只是一陰一陽謂道而已矣

又曰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或是說或有正之章繼善在天命流行上見或性在人物稟受上見爾康曰宇宙間天道人事惟善可以惟善可接若陽不善便為陰之善之萬物寧不其剛陰不善便為切之善之萬物寧不其柔家一平便環一凡便已宇宙所以不毀人心所以常存惟此善而已不知先天聖人誰為提出善字做撐持世界的根

何故曰繼之有善也何故曰曰未下分理陽何以謂之有善誰分有見言而後言陽者道具丁陰而行于陽故云言之序云尔也高中白康即詩要言有冬至子之上天心無成日一陽初動安萬物本生時若陽極此陽果是一陽初果用事然此語是聖賢五世傳心只取初陽為生機外教澄凡取聖只取祖氣為基本所謂使天入用之易非造化之全体全理也蓋獨陰不成獨



陽不生造化全體真形相吞相入無一點不當對  
皆似一千成就的去序自有天然大無自有次序  
如一陽動時是在何處動即物十五陰之宅也右  
無此五陰一陽處何主脚此時已有食至午之下  
一陰初入時也此是在衣裡精意虛空如生一息不  
知死一息活人見明處不見幽處住者不知天  
者不知地近日有陰陽處方位月令綱中寄書陳  
都閣目將陰陽改教扯長以致陽則無陰則無  
陽大陽生于陰：生于陽固史不可離者也故道

其于陰而行于陽生其合道者不能有此語更當  
補一句更其于陽而行于陰已足時亦非此意  
此亦六陰陰陽先後數之則知其無端大  
蘇子瞻曰陰陽果何物哉雖有未極之聰明亦非  
得其陰陽者也陰陽之然後生物：生無後自  
象主而陰陽隱矣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  
謂陰陽為無有可于雖至易知其不然也物之自  
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其不見陰陽之勢  
第而謂之無有者皆惑也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

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  
陰陽之交而物未生之謂也陰道之以莫公于此  
陰陽之交而生物其始為水：有有無之終也  
始離于無而入于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  
若水又曰水几于道聖人之德雖可以明言而不  
同于一物若水之無常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  
而非道也若大水之未至陰陽之交亦廓然無一  
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似也陰陽交而生  
物道与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主而道不

見矣故曰道之有言也或之者性也亦看見道而  
謂之仁智看見道而謂之智大仁智聖人之所謂  
占已善者道之終而指以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  
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為其人則不  
可故曰能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終者始則真不  
全昔有孟子以善為性以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  
非也孟子之于性蓋見其健者而已夫善性之健  
也孟子不及見性而見天性之健因以所見者為  
性：于善犹天之能熟物也吾未常見大而指天

下之熟物以為大可乎大熟物則人之欲也故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非也性之似則剛也有柔而後有剛剛有剛而後有柔耶是一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仲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為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

何玄子曰曰善曰性孟子之說實原于此但性中有善而孟子即以善指性似不如聖語之渾成且平來異說之紛：也至其後始變其言曰乃若其

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夫乎想像之曰乃所為善而不實據之曰性善則孟子亦有見于此矣

陸廣成曰性字即是兩個一字所謂人合仁己也成性則所為物與元氣也元氣大而為善：上心而為性其陰陽流行初無斷絕曰性其陰陽稟受各隨生理曰成故善者性之原也性出于善而性則已落于質中矣性而曰成原是完全的終交過人物去便落氣質

純落氣質便有偏全總有偏全便分仁知百姓然仁知雖偏：即是道百姓雖不知不知即道乃知斯道無所不在重在道無不在不重鮮能上矣因之曰學者之病若夫乎即未到之見以為真未到之善猶可言也即未到以為真則終蔽矣所以聖人把這仁知兩樣人立典日月不知之百姓一類同看

何玄子曰頭諸仁藏諸用二句乃首句之義疏也蓋上文因道之唯知而慨知道者鮮至一陰一陽

之所以為道尚未明言故此後論得之大道動靜無端陰陽元始者也以為顯也而藏者存以為藏也而顯者露仁有化育之心川有造化之功仁本在內者也達而在外是顯其所藏之仁萬物之出机也用本在外者也藏而在中是藏其所顯之用萬物之入机也朱子云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川似費而隱一顯一藏循環無端一出一入變化莫測所謂鼓也鼓：鑄乾老子言橐籥取氣出入也鼓為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以見其莫之鼓而鼓也

侯果云聖人感物不能無心故有憂神通鼓物寂  
然無情故無憂程子云天地無心而或化聖人有  
心而無為大道既不与聖人同憂則萬物之鼓于  
道中者方且真性于自然不知所謝聖人尚不足  
方而况仁智人乎

易登曰仁知多却一見百姓又却一見

黃廣寓曰一顯一藏所環無端一出一入變化莫  
測所謂鼓也別傳曰鼓兼二義鼓時之鼓乃氣机  
之索驚憂鼓葬之鼓乃性体之流行焉蘇康伯曰

聖人休道以為用則不能無經營之憂神通鼓物

寂然無情

真西山曰此雖言易理然易也之地也聖人也一  
而已夫生物無方天地之大業也功及萬物聖人  
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終始無窮聖  
人之盛德也學者有志于進德修業亦必以觀地  
聖人為法蓋非富有不可以言大業生且日新不可  
以言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致知來之

謂占通爻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疏生、不絕之辭陰陽變時後生次于前生是為  
物恒生謂之易也前後之生變化改易生必有死  
易王功戒樊人為善故云生不云死也

註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諸  
者也故曰陰陽不測嘗試論之曰廣大幽隱之運  
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隨化于太極數商  
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無主數自其  
運故不知所以然而見之神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生地之生之謂易  
程子曰天地有陰更有陽有一以有二統有一二  
便有三也已往更無客至于亦言三生萬物此是  
生、而字照破易字生、即是易與兩會  
或有物之端說後有物之形說生是說神又已  
物初出時說此形掃曰成象以其輕清本形名之  
乾及其漸森發而形休畢其口後法以其中滿有  
進名之坤

程致永曰生、之易論其理也有理斯有數、乃

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大也非  
實指占筮之占也通變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有  
不與時偕極者通之即成天下之事非以所占卦  
爻而通之也蓋此章全是論陰陽之道而即其名  
義以探指意焉本及盡卦筮戶以後事也

丘遲安曰上言易無体此言生之之謂易引其生  
生所以無体上言神無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  
唯其不測所以無方言易而以乾坤所之乾坤數  
則無以見易也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

託而顯者也神易則而變化無窮其貴則不越乎  
陰陽兩端而已

其易曰數者造化流行之所可見之也而見其  
虛有象行乎其間極是推極是數之極也推極  
其數之極源而造化大之理打成一片即一六  
一七數而數以之成也己前見神字  
極致知來便是占故曰之謂之謂者言其如此是  
也故曰一也今以極致外有知來極致知來外別  
有占非也

多言氣口通變者通其變也其變則通不同蓋變  
通乃自然之數通變有作為之方

趙寧潛曰而在不測不可謂通在陰又在陽只是  
陽中含陰不可謂其為陽陰中含陽不可謂其為  
陰不測處便是神

張湛氏曰按註疏以顯諸仁至之謂為一章云此  
第五章也上章論神之所為此章論明易道之大  
與神功不異也本義則以一陰一陽至不測之謂  
神為一章云道之体用與易所以然一陰一陽之

謂道既云一謂無也無陰無陽乃謂之道本義則  
云陰陽是道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 右第五章

大易廣大矣以言乎道則不測以言乎道則靜而  
止以言乎天地之間則晦大矣其靜也專其動也  
直是以大生焉大坤其靜也育其動也剛是以萬生  
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長短日月易簡  
之善配至德

尔康曰廣謂其內涵蓄無遠大謂其外包括無盡

三以言乎皆形容其廣大也達達義時與地不樂  
謂其充周貫徹無可限量靜是無造作所安推意  
正謂不偏：則缺矣天地之間何云六合之內然  
不但言天地而言天地之間則其間事一物一  
一不在其中矣

朱子曰以言乎遠則不樂以言乎近則靜而止是  
無大無小無功不已然當依便各止此近理所謂  
靜而止者須著工夫看來動時更須有此近理都  
是真實所以下個止字靜而止謂融透皆見有此

道不待安排措置雖至小至近至細至陋之事無  
不見有隨處各是一箇天淵

乾道奇書言其不二直言其不二乾坤萬物皆  
而合則言其句間  
乾則健之至其德吉是故靜則貴一而無一物  
在是而不動坤柔順之至其德吉是故靜則貴  
而無遺物則斷斷而無端  
蘇子瞻曰至剛之德來至柔之德靜果則其靜也  
純意上物而其物也不可復回則其靜也誠之無

終而其動也公之七書經意了動靜也不可得回  
直也缺之無餘命也發之七書則之

乾動直如離弦之始坤動圓如轉胎之難  
雖永卷曰論廣大至配天地極其然不說到以時  
日月則不見天地之所為廣大至不用到易簡則  
不見天地之所為廣大至故乾坤言之見易  
之為人象未既坤廣大而大而離易簡所以成  
其廣大司易有乾坤其言在焉  
易簡曰易簡天地之理天地之德易之形則得曰易

與天地準

右第六下

子曰易其來矣乎夫易者天之書也而君子之  
書也聖人以此書教天下而天下莫不貴之  
或曰存存而天之則  
註窮理人即其理也至其理而君子之書也  
崇焉貴之以卑焉則知之崇焉貴之以卑焉則  
知之則象地廣而載物也  
朱子曰知崇知卑是兩截知崇是知誠字起為

禮非是而執切實處行若知不為則誠見踐即石  
獲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先天所行其便  
是法地誠見萬千上所行入于下中則便生一而  
下方故說步行于其中死性存一便是之則  
朱子曰死性猶言見或的性這性中有好子然知  
崇祀畢則死性便存一又曰或性只是曾作性底  
存謂當在這裡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  
生不已處  
或性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苟子曰性者天  
之就也蘇子瞻曰先露不能如藥結不能亡此其  
存之  
楊止庵曰此和了下口即此口性一其有天地而  
可據也易有言曰是謂理明則一之理實在此理  
此事不問其以三教論之也  
步誠曰變易乃易也變易則理皆轉幸子文易則  
轉則轉變故聖人崇虛焉便是易而此中一之理  
而已非謂川易以為德業也  
易論曰存一是勿忘勿助如鴻抱石如鼓琴珠不

得持在有心路上非下得底在無事口裡乃是存  
存的真訣  
歸震川曰天地位而變化行變化即天地之用已  
知此死性而道義出道義而知此之流行也口是  
知此性發自別性本皆其出則不方  
蔡亦榜曰性本渾成其存性在心存一氣靈心不  
已之性也性率而行之為道一有自然不步之宜  
為義至此更不須着力把持只是自然發出本即全  
有道義了曰門者即出而下方意  
天地設位後設人法地未易行其中却是知崇祀  
此凡天地道理一為一理的顯微皆行也存一理  
是性出之如是道義  
易曰此章之下有全有章人君以之入曰之為上  
此法之或為之化仁上乃後立此為在  
止末心雖相連本下門之易字一章字亦以  
則別出下心即附下文言荷而陽存九十五字自  
為一章但此九十五字者前五十六字本重出而  
後三十五字則錯簡故楊所八去重出之六

六字而以位置第十二章極天下時存乎日之

鈞深致遠三泰則積非深達明矣

上蓋本無勿軒之說也今從之

古無時字左傳噴有噴言噴即噴從口沒申一也

右第七章

張傳曰時子曰時云受美步之至極是語之別

即按如曰象以形不同則確定象則係歸於習

時子曰時皆後人所加也

鐘之花木之月皆象也天下許多物形必有一

時人自以見天下之變而欲語其形容其物宜是

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擬諸其形容得其

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形而下者正得其形而上者故曰象其物且性命

其與道繫辭為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文言天下之

之真元始之脈也其於此象之中矣

至時而不可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也微之

或曰步之象有一地一有水地中生木象也人

而後言讀之而後動故說以成其變化

在山中吸日火出吸象也天下有山有火有火澤

或曰象即言言象之象曰時是言其日之象也言

中有火可以常矣也象也

此章當日畫卦止是象言最易而己日之象也月

本于口會也長理之會也長理止通者而行也如

觀象始時止後以萬物之情形變中無是故曰十

有一事則有許事道理已自天子之分已自君臣

開口言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有以言有司也

之論也有大端之論古又子之思也則思司其德

而見之也止故其現象之實中也若指是八伏也

變虛受之父母不故殺傷之長而委致其身之說

則下文至順至物而言字說不盡

不可行若君臣之長也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故殺

時字本義釋難記傳釋深遠然無及章釋順索此

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能會通人口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各有會通止如也非初九在卦之下本可以進此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過陰陽亦屯之義初九亨屯而本坤亦屯之義凡此皆會通之會象爻右盤桓利右貞彼有一個會行如是也通變也典凡細審凡皆法龜山陽氏曰爻者陰陽之交也

朱梁山口如利卦陰欲利陽陽二者相本合利通然本卦有順而止之之義此通也合于典祀者

也則係費直以言人說之辭無不因而言其難也

四爻而大則後二爻又上二爻又若此則紀

此二爻合體通變然本卦亦不可通之義此

十此凡皆已明得此則如通如象之辭此則

而六

以會通通則言之則會言一印之而可一焉

之可行以會通通則言之則會言一印之而可一焉

典祀者守其常蓋其變然後能常也

言天下之至顯即申說有以見天下之顯言人

之至動即申說有以見天下之物而言乎是者止之意擬讀即言畫卦即言聖人說卦亦可謂聖人聖易理無不自心中流出擬讀亦可謂得楊廷芳曰固有言天下至顯而可謂者矣其端之云此說誠是也步則不然龍江玄黃而于何也日中見斗夜于何時就見一車誰于何人然其不以為誣者予不以為怪何也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謂者矣諸子之堅句則道是也步則不然一卦五陰、不少天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

五陽、至極天一陰主之而必隨何也有要也非

為也

朱子曰步言變化者曰曰天地變化者乾坤變化

也曰乾道變化者乾之變化也曰則柔相推而生

變化而大柔之變化也曰柔以成其變化者言

行之變化也曰出成後成成後成變化也又象之

表化象天地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言行之

化體易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共爾宜之子曰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近者乎  
若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近者乎  
言出乎身如不及民行發乎通見乎衆言行君子之德  
機也機之發衆等之主也言行君子之德以動大德  
也可不真乎

如鸛鳴則子和修誠則物應我者曰與物求之  
物亦以善應也鸛鳴于陸則明和出言曰宜  
里而應出言然其大者于千里而應况其近  
者乎故大憂微者存乎纖介定得失者慎于微

机是以君子擬議以動慎其微也慎机制動之主  
廉作廉繫象志乃維解衣或曰通然象與子石  
依託焉散字解為得象從之入於象象乃各言  
物也非中作待休休出解更生  
朱子曰此本來說誠信然通之理大子知言以口  
行論之品誠信然通之理大子知言以口  
室即在陸之義出其言即鸛鳴之義千里之外應  
之即其子和之義  
按居室昭在陸則凡言行俱是隱微沒緊要的以

命令此事講是非言出而天下歸心便是如民行  
發而天下歸心便是見遠此二句是未上轉下之  
詞只是形容感應迅速不必入應處即此見乎是  
極機上帶弄處

贊曰口之之運全在機之發全在機之應而  
凡問機發而大必是君子之運動全在言行一全  
物自然如子氏見乎遠不可已也

司人先觀此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  
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利如斷

既同利相應本在下一心不七共同一心此物而  
出或故物而或或此物而或或故物而或或此物而  
語其時雖異其理實一之也此言同心之言其利如斷  
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利如斷  
金一之堅固之物所無而或之堅固之利之利也此  
謂二人同心行同一二人同心之言其利如斷  
與此言獲如商也此謂二人同心之言其利如斷  
楊廷秀曰同人之先是後喜與君子之心出已安  
此照彼語皆所不計也出處可通則為同而無同

一情語然則通則更直是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  
石至堅也然不堅乎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  
金可折重商同器一童子能辨之其味不同故也  
取南山之鰾雜化山之商十黃中不能分其味同  
故也

同人之近非同而同乃異而同也古陽明曰  
則同乎陽也司人為非以五陽而求同一陰雖有  
異同其同者實皆異而同也九五以陽而居尊六  
二以陰而居卑故有異而分殊然中正之通同

故物莫能間是以地異而終同有先號咷而後笑  
之象焉故君子同人之道求衷不七同也語而不  
必同也但二人同心則金可折而石可裂金則  
同心之信則其言通於窮矣

斷金言堅之至金可折也則不折而石則不可  
攻土之說俱非

初六藉用白茅九各子曰勿錯諸地而可矣藉用之  
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田可重也  
慎斯濟之以法其无所失矣

楊廷秀曰錯物于地無以藉之可于薄茅并乎  
也然重莫重于藉也故非藉下則重莫不見其有  
非不行而皆有以藉之也慎之至也奈欲去蓋先  
王之白茅而行一物之政苟則可矣如河岳  
爾更曰苟錯諸地而可矣凡曰是長治世極有  
曰一切錯物錯味諸地不可行耳以誤天下又用  
字之慎重古人席地而坐凡途徑下易物之錯地  
者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

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  
泰以存其德者也

張而軒曰大抵此之不字不能負大義水之不字  
不能負大舟君子之心不字則勞而德功

而德人矣能以其功下人正字  
其功下人者也

俞玉吾曰致恭謂極恭存位猶乾九三之存而致

恭以存其位謂此極其恭所以存其分而不敢  
踰越

元龍有悔子曰貴而元位而元者人在下位而  
元類是以動而有悔也

重出

不出戶庭元者子曰亂之所生也則君子以爲時君  
不察則大臣臣不察則失身致事不察則害成是以  
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疏曰此言忠不避危唯爲君謀事君不惟家乃計

露臣之所爲使在下聞之衆共疑怒言此臣而殺  
之是失臣也臣之言行既有所失則失身也幾謂  
幾微之事當須家慎預防爲害若其不然而爲世  
禍害交起是言成也不出戶庭于此最言之亦謂  
不妄出言語也

楊廷秀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致我意以此  
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之宣臣帝以不密者此出  
不密而失身也

李彭山曰人臣爲國謀者皆凡事也事以幾止在

可成可敗之介其謀一微則小人得以窺其隙而  
中之害成害其成也語曰國有五害而水旱不與  
焉三曰謀泄不密之謂也

子曰作事者其知盡乎子曰負且來致寇至負也者  
小人之事也來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者此奪之矣上慢下暴盜賊之矣慢藏誨盜  
誨盜者曰負且來致寇至負之招也

朱康曰步之爲放情縱欲爭極深研几陰陽之尚  
長而形杜思而考必知之人中之得失方在微說

而步必簡之範圍曲成不可藏險如爲盜者負且  
來則思奪之矣上慢下暴則思盜之矣慢藏誨盜  
誨盜者曰負且來致寇至負之招也而負且來則爲  
潛越上慢下暴則爲盜賊慢藏誨盜則爲盜賊不則  
致此者皆奇謀詭計以微自營而可以自全則  
民師不在行入而又在盜夫盜賊則可以自全則  
知盜可也儒者之言知盜而欲更以爲是化之機  
偷用四之氣作解反不合理

楊廷秀曰司馬安能監視曹操教之也蕭何安能

盜亦有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奪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此謂知盜非知代盜之

盜也。知教奪代之盜也。

盜猶心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水則走。故古者以

水女之範。婦亦令人猶流。志故夫已曰。古也。

胡雲峯曰。夫子于乾坤皆有文言。以申象。傳象傳

之意。係辭比。故卦即象。傳之文言也。言學易者。可

以融顯而通其餘矣。

張溥氏曰。按教以聖人有以至。如蘭為第一。章云

易學卷之

終

結上不容大月之事。本義則云。降辭六三。是也。  
右第八章

此第六章也。上章既明。易道變化神理。不測聖人  
法之所以配乎天地。道有微焉。而生此章。又明聖  
人擬議。步象以贊成變化。又明人擬議之。生此  
其身在寸楨。言活則心行動。象指守而足。少焉  
任其容。少會其位。凡有七事。是行之。寸多者。以  
七卦之義。以証成之。以初六。階用象。盡之。招已為  
一章云。第七。章也。本義則以聖人自以至。盡之。招  
也。為一章云。此第八。章言卦爻之用。顯字疏云。出  
深。雖見本義。則曰。褻亂也。作步。其知。盡字疏云。此

考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憐著

繫辭上傳二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大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六其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朱子曰天者陽之極清而位乎上者也地者陰之  
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陽

予天所謂大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陰  
予地所謂地數五也相得如凡平有合如夫婦五  
以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為次第得其類而不  
紊也苟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為生成或合其類而不  
紊也相得自合四字盡所謂之義又云相得  
有合在十干甲乙合丙丁火成己土成庚辛合  
水便是相得甲乙合己火成庚辛合丁火  
壬合戊癸合便是各有合也  
郭鵬海曰相得是一六等數同受其方不相妨害

有合是一六等數一生一戊兩相配合大數五二  
句是分言此二句只合言耳

為理氏曰河圖陽數一居北二居東五居中七居  
南九居西此大數之五也陰數二居南四居西六  
居北八居東十居中此地數之五也一與五相得  
合而為六二與四相得合而為六三與九相得  
合而為十二四與五相得合而為九二與三  
相得合而為五二與八相得合而為十  
三與五相得合而為八三與七相得合而為  
十

十四與五相得合而為九四與六相得合而為十  
又一與二相得合而為三二與三  
相得合而為四  
一與四相得合而為五五與七相得合而為八  
一與八相得合而為九二與九相得合而為十  
三四五相得相合皆然所謂五生相得而各有合  
也天數積一三五七九為二十五地數積二四六  
八十為三十總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自一  
而兩儀而三才而四象而五行而為萬物  
所以成變化之道而行鬼神之靈也

高中白曰十數天地之精氣結為形容無先後次第是本宮正位或移宮變位俱無不可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非只一六二七等為合也近世以對待流行分解河洛先後天等圖與先天之圖不對無對不行可虛可實可貞可悔可積可散可換可超隨其取用而左右是原直神物也

梅篤氏曰漢儒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為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相得各有合果如是則當云十位不當云五位也又急綴之以天地之數五上

有五之凡者言不當更分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也今既分而言之可見天五位示上天長五而地五位示上地數五而古法不可以十位相得而有合矣此漢儒解卦之說不可以不擇也  
尔康曰天地位是一氣往來之理是流變時位一即序貫數之次即數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三分限不得不然二從于一三從于二懸接不得不然故一二三四是安排之強名以一三為天二四為地亦奇偶之假位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相

得者情之或得有合者分之可合一可與諸數合二可與諸數合三四皆可與諸數合以至合六便是六氣合七便是七音合八便是八風合九便是九宮言之各有故或之各有象曰得者無有不合有合者自然相得合其得且不可分言曰相得有合又豈可各為七此一章是天地數目一六諸自然生或自然推就懸一格十空色之中而萬物無不範圍焉即河圖洛書且藉此以証奇偶之理焉

豈先有河洛而聖人始設是數以顯之歟陽明雲舉河圖有自然之數所以或大易之象天地有自然之象之所以或河易之數四語左不大理後之君子紛以河洛示于天地之數以四象五行如于河洛之數提是諸象入諸象休雲亦古易此章原在第十市之有不與此合者哉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  
茲再問故再抄而後掛

俞琰氏曰宋氏易釋云天地之數是自其之數大  
行之數是推衍之數愚謂推衍者自大極生而後  
則陽陰除二行而為三而後生四象則太陽一  
陰二少陽三太陰四行而為十而後生八卦則乾  
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行而為三  
十六而太極之一而後之二十四象之十八日之一  
十六則其數五十今曰大行之數六十其殆是十  
在曜曰陰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也將虛  
知太極為數之依而不用矣而不知兩儀四象八

卦為數之用也鄭氏子孫著古法云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而大衍不盡天地之數何也蓋太極生而  
儀兩儀生象曰四象生八卦所衍者不及五也又  
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言十五十中虛  
一不用也蓋言四十九今成一圖解斷此卜  
乃所虛之一是其用之本也此易之大極也愚謂  
太極之一非數也數自本而起是為數之依曰太  
之用故不用不用而虛其一所以存太極之本休  
而其用則兩儀四象八卦所衍之數則其用四

十九也聖人用四十九者如下文所言之法掛其  
一而以四揲之則四其九而為三十六四其六而  
為二十四四其七而為二十八四其八而為三十  
二蓋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增損  
此大衍之數五十而用四十九是為不可易  
之法蓋不可易者聖人之法可易則非聖人之法  
也今而為二謂以四十九者信十分而為二以謂  
左右之象而謂自一而生二凡所謂兩儀者象  
之豈特象而後故不實言之也掛懸也掛一者十

所分右邊書中凡一書懸于前無左右著陽三而  
為三已象三自一而生三凡所謂三者亦皆象  
之不可得象二字也夫其所以掛一者何也有所  
也以待四十九之除端而為一也愚謂  
乃掛于小指間則其功同矣蓋自中指而移云  
以小指則為三物是五歲之中不待再問大焉  
自掛物自物詎可以在前之掛掛于指間之物故  
操時設反進數之也說文云操闕持也操之以四  
者先凡左著四：而數之置十在大取百者亦曰

四而數之置十右也。象四者象一歲之春夏秋冬也。奇紀五反與時同奇者所行四數之餘也。歸者歸所而為一也。既四而數左右之數而行止象之數則其四三之後必有餘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也。即得反物者物也。歸奇十物以象閏者以左擇所餘之數初十左十中指於以象三歲一閏也。閏者月之餘日積分而為月者也。五歲再閏者三歲一閏之後再積日而再成月也。五歲之閏有再閏也。古者閏法之置起之于辰辰利虛氣謂

二十四氣謂日月之合朔何謂氣蓋利虛蓋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一晝夜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則天而為一晝夜之行一歲是十上度有奇當以二十九日上而為月分故曆法以兩月而置一小氣之計當以十五日上時五刻為一氣以三十日五時二刻為一月之氣故朔嘗不足而氣常有餘併朔虛氣假計之則一年所餘十一日有奇三而積之則一閏嘗不及三歲又以其餘計之則再閏嘗五歲有餘今以五

歲再閏故前物而後排者一歲之中有五部掛一為一部掛五為二部掛為三部掛石為四部掛物為五部一部象一歲三部之物象三歲一部五部之物象五歲再閏是謂年一歲也。此再物而為一歲合而為一是一為年二歲如初法再分再掛再排再物也不言分掛而排言掛者以明再後三歲以至十有八夏每歲皆當掛之或曰近世有年二歲三歲不掛之說雖其初排不五則九再排不四

則八其數亦同然其三歲之餘為老陽少陰皆二十七為少陽者凡為老陰者十其十則陽者皆既已盡矣而所謂老陰者既無餘有若川之支皆掛之說則六十四爻而為老陽者十二為少陰者二十八為少陽者二十為老陰者四為老陽者而必以則陽者而陰者然則陽者之爻各三十二而其數遠乎以此論之則再後三歲皆當掛一也林至易釋云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合三六九之象也蓋以六十四爻而八分之是陽



得八老陰得八三少陽三其八得二十四三少陰  
三其八得二十四此休數也川數則不能無增損  
于其間休數則陰陽各半用數則陰侵陽侵  
是以少則陽少而陰多少陽少則均二十四而少  
陽之口益于少陰則少陽二十而少陰二十八也  
老則陽進而陰退老陰之口歸于老陽則老陽一  
十而老陰四也以此証之則再變三變皆當掛一  
也

京君明曰凡五十其一不用天之生氣將欲盡矣

實故用四十九焉

王輔嗣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一也而用四十  
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通之其數而數  
以之或斯崇之太極也四十有九其年歲也月年  
不可以無明也川上有故會于有物之極而法明  
其所由之宗也

翼芻曰四十有九一生主五十有五主合而  
未分象太極也分而為二象兩儀矣別傳曰未分  
以前是混沌之天地既分以後是開闢之天地潛

解曰天地妙用定位全在一分字上象兩之說不  
專指兩儀對峙言

別傳曰掛一之一其數亦止于一乎何以謂之象  
三非人言天地之中之謂也天計一以清地計一  
以寧人得一以重天地人德歸於一故曰象三或  
曰天在上地在下而獨人能然者中氣為之故  
謂三分則坐在掛字上有獨立兩間之意

歸熙甫曰四十有九得用要在掛一掛一得川安  
不在一變而在二變三變必係四者四十九之數

去初掛之一則為四者十二以四數之則變也故  
著策以四為二也潛解曰四時迭運無頃刻停時  
探四之法往來消相仍不常者道之非是也  
時象也分明主操二不是以四系四之說

潛解曰稽四操之策世是陽陰歸陰之策世是陰  
故曰歸奇天地之數奇為主大衍之數亦奇為用  
必以歸奇之策定數者非取餘不取止乃是川奇  
不用偶也或謂歸奇而不用象間餘而不用不知  
無間不可或藏操著之法都是言川分操初師是

川即庚一亦是則

張氏曰按除日積而成則除策積而成故上文曰  
象則則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俱在其中謂上文象  
閏只是略在五歲再閏方是略在六歲是極上  
又曰五歲再閏再初而後掛在六歲一季子月此  
再則之語乃起下文後掛之意月四子始於象  
閏中已說盡凡之言後掛即上之言有五節是見  
生出下方之意曰當之未列歸奇乘數蓋矣而有  
後掛者何也蓋五歲再閏則氣盈利運之數已盡

便當別處積分為後閏之始標既再初則而下之  
策已盡便仍繼以掛以起後功之端凡會運世之  
所以不當如是也後積始奇偶七心之所以無盡  
都從此後掛始四當之後又復掛一則理微難見  
蓋中帶口五歲二句時見再初後又再進化則分  
如此非再幾之例亦非明象則之長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為物之數也

朱子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之之策各  
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之  
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  
十日合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  
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  
策氣盈利運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  
少陽之策二十八指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  
少陰之策三十二指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  
此所以統陰陽之策為吉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

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一篇之策萬有  
一十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陸公紀曰日月十二交會積三百五十四日有奇  
今云三百六十當期則下廿三十一日也  
黃端伯曰三爻成之是一爻中有一卦也今有一  
爻能成八卦之說另撰易變圖

凡老陽之策其存者大抵一爻有四二爻三爻皆  
三則十策矣又通三次掛一之策為十三除十三  
系故其操錄者共三十六策積六爻得二百一十

六策之陰之策其存者大抵一爻有八二爻一爻  
皆七則二十二策矣又通三次掛一之策為二十  
九除二十五策故其探餘者共二十四策情六爻  
得百四十回策本義所云四九作九回四九所云  
四六作六個四九所云三奇則九每一爻可作三  
美所云三偶則六每一爻偶作二美  
李慈菴龜曰微星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一此數  
無與于易亦可見天地自然之數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漸進神德行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子曰知變化之自者知  
知神之所為乎

朱子曰四營者四次揲也分二篇第一營也四  
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皆言自第四營  
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爻三爻成  
一爻而得兩儀之象再爻而得四象之象三爻而  
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象二爻而得四象  
之象三爻而得八卦之象四爻成而得其十六

之一五之八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于其八十  
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  
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  
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為貞者至此所謂八  
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推引而伸之六十四營  
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小成之  
為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別  
可允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能預以長為則  
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張氏曰或曰四營以求之者上文揲四之說如四  
九成老陽四六成老陰四七成少陽四八成少陰  
是為四營者爻之乾坤之策以四計變之而成  
二篇之策以四計變之而成一卦之策以四計變  
之而成或曰四營之便或一部全易故曰或易  
張氏曰或曰先成卦而後言小成何以故此聖人  
化工之筆也下先下成卦二字則下文八卦二  
無從起且又無以起下文之引伸触類故知引伸  
二句一貫說下言引此小成之法而伸之以触

引伸之類去之則六十四卦于此成矣故曰能事畢

程氏曰此兩條似重一變事字曰當而或易者一變也十八變或卦者十八變也八卦成而後也之所在正卦之所由成也引伸類引是或卦之終考爻占也

邵子章曰若用妙處今在引伸類引如引水之引伸謂舒展之也以此抵彼曰融物之同同曰類連之之端可引如爻在某爻則發引而之彼卦之

又連卦之爻可融如爻與果卦之爻類則發融而卦之之類無窮

又曰天下之事已大何以云天下之能事乎天下事皆是人所能為而聖人成能百姓事能謂之能事

張氏曰按時解說本義道以辭類語遠謂卦指蓋卦之辭不知通事不啻有个辭字只是論數不如俱從數上看數極十八變而或卦則此吉凶消長之道昭然于或卦之中道豈不顯以此而見上造

通今則不知謂之所使行豈不神而自本然之理者數神之醇醇者數醇醇之祐有數祐之直是論數與辭無預

按變化之道舊無圖典著言近有欲為永者有人有欲之論易理之說固不足

公王晉曰神者何謂陽不測之謂也何可以道如若大人之所為則可以因變化之道而知之何為神之所為即上文著數之法變化往來進退分合此乃神之所為也

何玄子曰愚問之宋儒蓋其中之五其十則太極象也四則奇數二十偶數二十則兩儀象也內之一二三四則四象之位也外之六七八九則四象之數也以位言老陽一少陰二少陽三老陰四以數言老陰六少陽七少陰八老陽九在面則六共宗一為老陽之位六為老陰之數四九為少陽之位九為老陽之數二七為少陰之位八為少陽之位三八同道三為少陽之位八為少陰之數所謂二九二少五藏其宅也在卦則

乾元為老陽乾得其數而元得其位故乾為九而  
元為一坤為老陰坤得其數而元得其位故坤  
為六而元為四坎為少陽坎得其數而元得其位  
故坎為七而元為三離為少陰離得其數而元  
得其位故離為八而元為二今析六七八九之  
以為乾坤離坎而在四止之位依一二三四之次  
以為元氣長養而補四隅之空則所謂先天之八  
卦是也宋儒之詮釋如此而吳初清則以為象皇  
平日觀于天地人物元非陽奇陰偶而相對待凡

河圖之數而有與焉于是作一奇畫以象陽作一  
偶畫以象陰加而倍之以成八卦又加而倍之以  
成六十四卦所謂因河圖而畫八卦者此也此論  
殊得之謂必拘之以圖配卦則未見其有微陽  
永坤直擬圖書為不足信則以一圖之縱橫曲直  
妙合自然明是天不妄道何煩替說哉蓋雲反覆  
思之孔子所以引河圖之數于大衍中者直為大  
衍之揲法未河圖而生耳其實于卦無與也然河  
圖之數五十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蓋河圖各

書皆以五者中為數祖宗圖下一點天之象也其  
上一點地二象也其左一點天三象也其右一點  
地四象也其中一點天五象也正其中金木水火  
土五數惟餘五十則以五十之所系者五故不用  
五也然五十之數不可以為七八九六之占故又  
置天一而用四十有九為一者數之始天下之數  
無窮而一無為故虛而不用所以象太極也所謂  
參天兩地已是虛去天一之數但用天三對地二  
耳大衍之說如此諸解紛今皆不取惟蘇子瞻

註云五行之數始于一而至于五足矣自六以性  
者相用之數也水火木金得土而後成故一得五  
而後成六二得五而後成七三得五而後成八四得五而  
後成九五無定位元成易凡書氣水火木金四者成  
而土成矣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  
之四而後成十言十則一二三四在中而言六七八  
九則五在其中矣太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  
為六七八九之中也一二三四在十之中然而特  
數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于四時而土不特見言

曰時是以舉上而吉上不足以舉下而凶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皆有以名之而  
上爻係屬曰寸是係屬而已故曰上九定位無或  
否元高其是託也與人行復河面之象微合有合  
取焉爾

康時氏曰陳註疏天一即在本十重子曰太易何  
謂者也之有人數立部在大衍部之後本義皆改  
止又註疏以知變化之道即屬下重在方有聖人  
之道曰為之有程子曰合兵上文相連不合在下

本義從之又註疏以大衍之數至祐神矣為一章  
云此第八重明占策之法擇者之休顯天地之氣  
定乾坤之策以為六十四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  
本義則以天一至神之所為乎為一章云此第九  
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擇者求卦之法

###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曰為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利審者尚其象以下至有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  
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違

近近出辭遠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往來其  
道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易  
是也元為也數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人  
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夫易聖人之所以神聖而  
後也唯聖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聖也故能成天  
之德唯聖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  
之道曰為者此之謂也

註歸來伯曰大非忘象者則元以制象非遺象者

元以極致至精者無善策而不可亂至變者休一  
而無不同至和者寂然而不動非易功同之母象  
數神由立故曰此至精至變至和則不若易於斷  
也

易道以理教言辭象數占曰有皆指易書之理以  
言辭即書之理教精微者知書之理教而後知  
書之理教形似占即書之理教而推生此分之神  
象復皆就已盡言占則就未盡者而推利子已盡  
乃終象復之本原也若只言辭象而不言占則

辭象者有枝流元本象只說行後下無所謂下無  
故曰語占獨後之從之者重之也

何言子曰人知易可以策而不知易可以卜哉  
聖人每以卜筮著龜並言却卦字亦從卜以得法  
情而龜法不勝耳竊以聖人之於易所六而審  
掌卦者不道取象五行之中能得四象即易  
理之何為龜卜不可通上易乎

朱子曰參伍以爻者縱橫十九八地五十五之  
數也錯之為六七八九綜之為三百六十以六凡

觀之陰陽三五以爻為候者七十二五以  
爻為句者三十六三五以爻為氣者二十四三百  
六十五以句而後始說之其三十有六者六  
而又二七之中一六二九四又二一三  
其二十四與二其三十六皆七十二正六十二  
為二百一十有六得乾之策二其七十二為一百  
四十四得坤之策三畫之卦三爻而反六畫之卦  
五爻而後通六七八九之爻則則柔相易是成天  
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則柔有林道是天下

之象非或文不足以成物非生象不足以制器要  
之爻變謂之至變

項平菴曰凡古之法有數有變每爻三爻為三變  
每爻有象而象三象四時象則象四則為五爻  
此爻伍以變之三爻之奇分而計之則得三三三  
多一此而多一多而少之數去三得之象以有五  
子之此象合而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  
數此錯綜其數也錯謂分而問之對謂合而指之  
此而句止論一爻之法通六爻之變法十有八爻

或初二三四五上以爻為到柔相錯之文極六之之  
數得七八九六止是重象爻折以為內外而得之  
象此而句或卦之法  
陳高氏曰參伍以爻者縱橫更有陰爻由為陽  
而為陰也乾一爻而為九坤六爻而為六  
坤四爻而為六五爻而為六六爻而為六六爻而  
為離坎一爻而為九六爻而為九六爻而為九六  
爻而為九六爻而為九六爻而為九六爻而為九  
之類皆參以變其爻也反復乎三畫之中也乾一

變而為始再變而為終三變而為吉而變而為凶  
五變而為利六變而為害七變而為大人者其變  
而為節再變而為屯三變而為乾而為利而為  
五變而為豐六變而為明夷七變而為漸而為  
九以復其變也反復于六書之中也八卦之其  
變自上下重非人之其變自下而上八重而  
則則不變者矣人通休養而有不變者存則  
是也其有人行之虛其一者其變也其不變也  
皆出于自然矣也知其人之止天非人之非人

錯其數若乾之六又五行之數所以相間也綜其  
數若乾之六又天地之數所以相攝也通其變則  
有劉有柔所以成天地之文極其數則有剛有柔  
所以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能與於此哉  
八卦參以變之其數一十五百六十有八中卦  
以變之其數三千五百二十故八卦之數皆十  
有五而五十六月之數或增或損所以趨變也其  
趨變也雖多而不為有餘雖少而不為不足以其  
皆本於八卦而已乾之數五十有五坤之數五十

有七遊之數五十有五有九百之數五十有二紀之數  
五十有五利之數五十有三吉之數五十有五有  
之數五十有五其綜四百四十有一也此之數五  
十有五即之數五十有五也之數五十有三既而  
之數五十有三求之數五十有三皆之數五十有  
之數五十有三求之數五十有三皆之數五十有  
三十有四也餘六卦以類推之可也  
無通六曰六以變者四書之錯綜而五十有八  
變之事也通其變參伍之變也高文之事極其數

錯綜之數也尚象之事朱熹有脫簡吳勉甫曰參  
以變者初保之餘在四右四再保三保之餘在四  
右三左三右四合卦一及左右之餘得九得八而  
為偶者凡二也保以文謂初保之餘在二右一左  
一右二右一左二再保上保之餘在二右一左一  
右二合卦一及左右之餘得九得八而為奇者凡  
五也通五之數左四皆為奇則參八而為八之天  
通參之數凡八皆為偶則兩而為二之文此尚  
變之事也每以三變卦物之數錯而綜之究竟至





虞舜之在必有兩端者貴錯也虞舜之心必有一  
 是者貴綜也孔子遊于景山使三子如子路而勇  
 子貢賦詩而淵賦德孔子曰聖哉三子同御而

言也。其持者青錯也。孔子必喜。道也。而貴顯曰吉。  
青錯也。有龍起。就世子。威威。而子賜曰。樂子而  
賜子。游按。庸子儀。又形子。起於坤。五子各錯其  
功者。青錯也。而有龍。人自怪。錯白者。青錯也。李武  
會諸占家。問之。某曰。可要。歸子。五子。某曰。可建除。  
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來家曰。人凶。從家曰。

小山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狀制曰以  
五行為主使諸家咏。序鳴者貴錯之曰其義斯  
之貴貴綜也天下之事一錯一綜此其不之有矣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人曰羔羊之聲聲餘也

總此言而立之可矣而辭繼之七會之  
尔康曰聖人之道曰寬是四件尚辭焉而六  
化文章六經辭義之所者尚變動為世有承  
設推準動化也制器尚象卜筮尚占明是四事以

下錯言四象而以神歸之間焉而以言承上卜策

之言也。不徒以爻錯總其數。二股交數。亦下位相  
近。說上。是亦可然。實之為說。而心之文。之形。皆不  
而心於之所。情元不該。顯天紀之文。可謂變化之  
相。而心之土。機錯然。礼義有以錯上。之以一。不  
之以三。皆有是錯。豈以一。文二。文之為錯。而係  
之。東石之刻。皆看一。端一。豈亦有是。與否。不記。  
哉。與別。數。凡何。元。本。一。書。可。見。一。理。之。心。凡。數。不  
凡。以此。言。數。其。廣。八。卦。同。正。凡。步。之。皆。大。精。微。不  
可。思。說。也。儒。者。一。个。而。端。之。理。有。并。將。問。為。而。以。

言亦與言者。為辭。而為一。說是有聖人之通一而  
已。何言曰也。

呂監曰。曰寂然之中。天機自動。生之。之。本。然。當  
靜。其。種。在。震。四。不。可。為。本。當。之。正。端。在。子。陽。方  
不。昭。明。本。當。自。  
則。言。曰。寂。然。不。動。二。句。不。皆。謂。為。靜。然。而。心。之。為  
之。然。其。與。震。機。自。動。其。理。實。不。動。已。非。然。心。之  
寂。也。然。而。通。而。入。下。之。故。立。寂。然。不。動。中。原。含。有  
天下自然之理。故一。感。非。通。一。字。最。可。味。

孫維岳曰。寂然。人心也。寂然。之謂。人心。如。心。一。言。  
心。曰。寂。而。入。下。之。故。不。當。不。動。而。不。動。之。為。  
本。當。不。動。故。不。動。其。心。之。以。心。之。理。而。心。之。  
本。休。一。心。子。曰。動。而。無。靜。之。為。心。之。理。而。心。之。  
如。靜。而。無。靜。神。也。物。也。心。之。理。而。心。之。  
心。之。理。而。心。之。理。而。心。之。理。而。心。之。理。而。心。之。  
以。心。之。理。而。心。之。理。而。心。之。理。而。心。之。理。而。心。之。  
為。是。為。心。之。理。而。心。之。理。而。心。之。理。而。心。之。理。而。心。之。  
而。心。之。理。而。心。之。理。而。心。之。理。而。心。之。理。而。心。之。

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  
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  
其凡故。本此知。此而而本。亡知。亡覺。亡而存  
自一心而或天下之理。則吾人之理。亦何為已。  
心之情。而變也。是故範圍天地而一之。不倫。皆  
歸萬變而平。武不出。戶。生。皆。安。而。後。是。行。而。後。是。  
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張天地之理。心  
推一心之神。于易。大比。易。自。之。所以。神。也。  
武問。如何。是。極。深。本。子。曰。聖。人。使。神。至。深。雖。見。至。

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如所謂神明之妙者此六  
也神之情狀之類如何是研九曰便是何意此  
是六五且如一個卦在這裡便有吉凶有悔有吝  
微毫里若如何出來何處去一有他物者只在  
此時都變了  
朱子曰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深在心裏去更  
幾細是微也竟是有那事了  
蘇子瞻曰至精至微者四數用之也極微而不可  
以道用之也止于精而後也則幾有時而止也

凡無深也則道有時而方便幾不差直不旁者其  
惟神乎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既以神終之人口  
皆有聖人之道四焉明彼四者之所以得為聖人  
之道以此也  
張市首聖人之道有四者韓氏註云此四者存乎  
器象可得而用者則辭也變也象也占也是有形  
之物形器可知之若帝中所陳則有三事一是至  
精二是則唯深也三是至變三是則微也三是至神  
神則微妙无形是其無也神既形則帝中三事不

得配章首四事但行此四者即能致章中三事故  
帝中三事三事下總以聖人之道四焉結之也  
張氏曰按疏以知變化至此之謂也為一重云  
此章九章也上重既明大衍之長短各重之名  
故可以助神明之功此又極明易道深遠聖人之  
道有四人明易深遠最極神也本義明以易有聖  
人之道易至此之謂也為一重云此章十重取上  
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 右第十章

子曰大易何為者大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故聖人以道天下之志以道天下之業  
以新天下之疑是故普之德同而坤卦之德方以知  
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道中盡善盡美盡上  
民則此神已知未知以類性其能取此上占之  
聰明睿知神武而不伐者人

俞玉吾曰書用于卦未定之先故其內言卦成于  
著已定之後故其德方六爻之義各有所取蓋隨  
其時立也易者變也貢者以吉言古人已聖人以

此流心逆我于審謂無事時則出而一神所出  
不動人真能窺吉凶其民同患則有守則其神  
以之用人順感而應審知思思而為其神不為  
易已聖人則流心逆我于審感而應人下之故  
易已有人則吉凶其民同患聖人則易一知  
其直一也神以知來二方其易易易易易  
之神即神之神知即方知之如其能為之  
問辭也古之聰明神知合辭也聰明感知知來  
領我不可後所以為神

蔡氏曰有此即有是是則其物出而不消故流  
之莊子所謂神喻其心是也有為則出而為物相  
見而國之則審不可以示人故逆我于審莊子所  
謂未始出吾宗也此其所以獨也故有貞而元吉  
而至于告而止之不失吉告以出而供之在  
民之患已亦患之所以為民也此者非六之  
因非神以知來知以靈性其既出此哉  
葉爾瞻曰國神不帶使神不可測國神只一意故  
中有而子卦爻句中有以字者其方所以知易者

以貞也國者運而不方方者止而有分惟變所運  
元所不同故曰國卦爻分各有其休故曰分  
易曰大化藏諸用此實于時生人藏于時死有  
故故潛而後能藏天地元心故隨所用乃皆藏  
有二義以不見為藏者帶已以見不見為藏者  
也  
吳因之曰入下之物乃家休本明其者之於  
神之教不能入帶王之令不能行聖賢之言不能  
化易書昭明吉山之教如夢頓覺故曰開天下之

務自是後世可以立誠意不可後易卦卦辭  
之且吉使變六便世不立有頃之元是又故  
曰入下之道極不出吉山貞陽上有道此  
下大人心謀也十條為諸難易不能記自非  
一談便知以今在理而不前是事也頃刻  
織其路故曰首斯如而已言易之為用如此已  
全上策不可不作意下三句以字要重看作為  
呈全在三以字內  
蘇紫溪曰聖人以此流心句是為書大未領得象



道之大者從乾坤而來故更明乾坤也凡物之生  
而後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謂明氣為物者  
氣之明則其力故云明一謂之神也出謂吐生  
萬物者氣之開闢故云開闢一謂之神也  
田頌陰陽進立或為陽或為陰或為陽或為陰  
為陽或為陰而進退是謂之變也順性則變未為性  
而未則變性為未進退故變不有方之性行而為  
是謂之道也前性未有不後其氣也氣漸積聚而  
先明此乃謂之象言物性而顯也性為氣之象也

器物言其者也中人多謂其物而從月之云為性

性故云謂之象言物性而顯也性為氣之象也

明之是聖德微如故云謂之神

本天坤物理者進退然統一之謂之性謂之性

謂之明人進退如神物之性本天故云謂之神

不可不謂是以作一性者人而一性者物也

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昧如見神之性以考之

諸聖位曰自思則與物理故說者皆所以存心

存之思有為則與物理故說者皆所以存心

之德人心本神本明本無見神今言心非自神  
明也何所以故神物之是非自本有以神而  
明也聖人以此為或以神明其德大正以此為  
心也  
田頌曰人雖有性而性之與心非一也性為理  
為聖人神明中之所有故神而為心也性之明  
之氣具有陰陽之理如日月一明謂之神陽上  
初如月斯謂之神謂之神也神所以為物之性  
有是乾坤則一物一靜立為其性是以心之性

有是乾坤則時性時來更無方分是性行之通也

一闢一闢如所謂則柔相厚性本不空如所謂八

卦相與而主宰于闢闢之間有性之象如象其

物且之象凡宇宙間有性可見者一陰陽之象如

形下之象凡日用事為有跡可見者一陰陽之象

而不同上器者神也制而用之即其神也以其

用也聖人所以立法于天下也神明在聖人之中

聖人之神性用出入在天下則為天下之神

何云子曰國者普以心為數七心四下九象陽之







立日暗之而可見者乎以為天地日月是以當之  
四象既有明自生八卦就天地日月之四象  
且已足雖然有曰其明在自曰其明在自其  
一明其足安得不生八卦乎此天地自然之易不  
由起故不必論其故曰有曰生之曰象其故以天  
地日月之四象而論之曰象其故以天地日月  
之四象而論之曰象其故以天地日月之四象  
中天之日月以非所言人聚聚辭而告明行  
以人貼在四象之下矣仲達七八九與諸儒

陽老少且看可凡老少之說不見于重復七八  
之列亦在于著下就易所有卦之四陽也三  
陰也一陽而陰也一陰而陽也以四象而論  
正如此說与老少七八亦无不通華不可有言耳  
乃即予所擬天地日月之象正无不合也天為乾  
非三陽故地為坤非三陰故離為日非一陰而陽  
坎為月非一陽而陰故且下文法象莫大乎天  
地應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可作一証  
然而沙田何以有大陸九變受九子曰易始於

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此歸書也歸同官  
辭名之書與實不應若而後儒紛為之解其  
先生曰易者陰陽之理人極有其理已大正明  
而此之理天地有氣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又曰太極之有曰則其理已大正明  
有離為有易易以離為有易易以離為有易  
謂易之一物一靜之間者也一物一靜之間者也  
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陰陽之理也  
越十人極則生陰之理也陽之理也

易之自然也故極也者即周氏靜極動極之理  
言太極不以理訓也朱子發曰太極始而生陽  
極動而生陰一陰一陽而生陽始動靜也極動  
靜也其為理也一陰一陽而生陽始動靜也極動  
之者其理也一陰一陽而生陽始動靜也極動  
象八卦之理也太極象理之理也易有太極則萬  
殊象一也則復仍舊貫矣而何以然大生乎而  
儀之生四象也四象之生八卦也皆太極之故也  
理離雲子曰陽列天而離非太極生陰之理也而

難入太極生陽斯所謂禮夫而水清野者下  
楊氏曰舍陰陽不可以見大德此即乾中復無以  
見孝意也故言太極者當自陽中求之若以人  
陰別五子陰陽之也而欲生而復以四象入其  
內所謂則以與有一太極為主宰之乎分其太  
而段  
項平卷口凡條條之條八卦者即六十四卦也八  
卦又相上下為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條之其言  
伏羲始作八卦者謂六十四卦也立下不立上

有謂文泰氏謂當有象字按易說義紀作五象或  
蓋漢書崔方進等又作五功按文泰立象陽矣富  
貴聖人者象而德下天地四時日月之次可也終  
氏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已人時所不及富貴者  
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者造  
決之  
季彭山曰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此由人事得失辨  
致然則八卦以納陰陽進退之中則道無不及皆  
有理以應之此吉山所由定也

蘇子瞻曰入于吉山之域然後大業可得而見  
子口曰有吉山川當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者與死  
不宜則何索之有  
張山石曰時有微言物象隱見計而實之  
一說者謂子瞻之說則方而求之以成其微言  
或于不山指以分理以理而求之而求之以使  
是遠者近于太極也世世說說說而指而極之  
以使之近于太極也時有微言物象隱見計而實之  
為一類以理之不可見者言之猶如以子入山而

取之索則盡其所求也後者發于遠之原故深與  
遠為一類以理之不可窮者言之猶如以物求下  
而取之效則極其所至蓋即所謂無有遠近山深  
遂知未物者也取盡之即在定吉山內  
紀開曰人到疑而不能決斯委使放倒了不肯向  
前動有疑阻既得下並知其吉山自然起一佳不  
得則其所以疊者若是下並取之也詩曰疊一又  
王令問不已然則疊者成德也所謂冒天下之通  
者以此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八重  
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  
以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吉也定之以吉凶所以  
斷也

疏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有謂天生象聖人  
法則之以爲卜筮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有行四  
時土教寅以奉箕則以社冬是聖人效之天象乎  
見吉凶聖人象之有若繫焉上斷以斷心以是一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如鄭康成之義則春

秋緯云河以通軋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  
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  
以爲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補謂之  
義未知何從○莊氏云○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  
象象有假象有真象有同象爲四象也今十經以  
之爲已破之矣何氏以四象謂天生神物聖人則  
之一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二也天象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三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目之四也今  
謂此等四事乃是聖人易外則有非等易內之物

何得稱易有四象且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係  
辭焉所以告也然則象之與辭相對之物釋阮文  
卦之下解則象謂卦爻之象也則上兩儀生四象  
七八九六之謂也故諸儒有爲七八九六分則從  
以爲義

三曰易是生於上繫辭是生於下之謂應  
大衍之數五十龜背之文中開五段而分爲四段  
則圖二十四段腹之文十二段而計之四十九  
段則應大衍虛一不用而用四十有九之義蓋皆

神物也

俞玉吾曰變化謂四時也暑性則寒未寒性則暑  
未是謂變化聖人效之如卦爻之動靜蓋效天  
地陰陽之變化日月性未萌陰陽靜然所具變則  
吉夫其變則山以天之垂象以見吉凶者也聖人  
作易而指人以吉凶山有以利害者有以情遠言者  
朱子答曰易于吉凶山有以利害者有以情遠言者  
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一似貞勝而不已  
非聖人不能定之也定之者所以斷之也

決錄曰神物者何者龜也。或曰皆散生下莖下之  
應大衍數五十龜背文段五兩旁各四圓二十四  
腹十二應大衍用數四十九之也者效也。效天地  
之變化也。象首像也不言而以象占已矣。初謂口  
效天地四時以畫乾坤索象其象日月以畫坎  
離亦多端。六十雖以端史其象時。黃氏子以八卦  
類方錄及卜法按我故或謂河圖亦人所授非也。  
周訓曰五十五者為河圖四十五者為洛書。則以  
西易而朱震因之說皆從周訓。故是則河圖為

坎又與卷曰四十五數者。子華子大戴禮乾鑿度  
言之。步不言五非步數也。孔安國註洪範乃曰禹  
時神龜負文為圖。第九數而貢。但言導路不言出  
書。安國何按耶。今現易文圖書義時具有也。劉瓛  
皆循安國之說。則義時未有洛書不亦誤乎。大河  
圖洛書之有數。安國之徒易從而知之。而圖之數  
十書之數九。又果何所據耶。書稱命曰天球。河圖  
在東。序河圖亦王也。河圖王之有文洛書石之有  
文。聖人明其文以畫卦耳。無五十五共四十五之

之數也。通按三墳言伏羲三十二步。卒平生月  
兩降日。河九時龍馬負圖。始畫卦。非此合文。書云伏  
羲總洽上下。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  
則象而作。易又繫字記伏羲十。蔡水。河龜。則書八  
卦有。應若是則起必待圖書。或說取以通德類  
嗜大符。有明文已。或曰均深則河圖合四象之數  
可以定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數可以協八卦  
之象。亦通。  
出圖洛出書

蔡虛齋曰河圖之虛五共十者太極也。洛書而虛  
其中五則亦太極也。非以洛書之中五。河圖之中  
五共十為太極也。是去其五共十者不用而使中  
空以為太極也。蓋太極無象故虛之。  
又曰河圖洛書之奇偶各居二十者。蓋河圖既虛  
其中五與十。洛書亦虛其中五。則陽數只有一三  
七九合之為二十。陰數只有二四六八合之亦二  
十。兩儀之象也。  
又曰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蓋六七八九

國中宮之五而得故一者六之所因二省七之所  
因八者八之所因四省九之所因一二三四即在  
四之六七八也故可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  
初間看似涉了字強細求其故乃知其一出于自  
然之理也

又曰洛書以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級也十五  
而立為七八九六則四象也其數始于一終于  
十本是一個混沌之物也故一七合九三二合  
八三合六四合五今洛書亦一五九二四六

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五是其理也

又曰河圖折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  
空以為元氣莫良者八卦也謂折二七之合則七  
乃居南為乾而移二補東南隅之空以為元折三  
八之合則八乃居東為離而移三補東北隅之空  
以為震折四九之合則九乃居西為坎而移四補  
西南隅之空以為巽折一六之合則六乃居北為  
坤而移一補西北隅之空以為艮也  
又曰折四方之合補四隅之空語氣勢相連蓋

折四方之合就以補四隅之空也蓋一與六合與  
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今折去其所合者而使  
六七八九不動以就坤坎離即以所合者補四隅  
處以為元氣莫良則離與震仍居少陰之三八良  
與坤仍居太陰之一六其元氣莫大之陽卦亦各  
當二七四九之陽數但元少易位則以陽主動故  
耳

又曰以卦配數離震坤艮同而乾兌巽坎與

又曰以橫而視之乾兌二卦太陽宮所生也而說

曰四九者九正為太陽之數四則九之所因所謂  
六七八九十皆因五而後得者也故四并九俱為  
太陽數離震二卦少陰宮所生也而說曰三八者  
八正為少陰之數三則八之所因也故俱為少陰  
數巽坎二卦少陽宮所生也而說曰二七者七正  
為少陽之數二則七之所因也故俱為少陽數艮  
坤二卦太陰宮所生也而說曰一六者六正為太  
陰之數一則六之所因也故俱為太陰數

又曰以二面之說各配其卦則橫而圖而以太

一象皆以艮坤二卦處一六蓋一六者太陽之數也艮坤者太陽宮之卦也數與卦皆合也蓋為一而于少陰一象皆以離震二卦處三八蓋三八者少陰之數也離震者少陰宮之卦也數與卦亦皆合也老陰少陰之卦與數所以相同而為一也易者以陰之老少主靜而守其常一則不變也又曰橫為于太陽一象以乾九二卦處四九蓋乾九者太陽之卦四九則太陽之數也橫為一太陽一象以艮二卦處二七蓋艮坎者少陽之卦二

七則以少陽之數也此蓋其正也則則則于太陽一象以乾九二卦處二七而不復四九是以太陽之外而當少陽之數矣于少陽一象以艮坎二卦處四九而不復二七是以少陽之外而當太陽之數矣太陽少陽之卦與數所以不同者蓋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則有不守其常者也又曰洛書四方之正以九乾坤坎離四陽之陽以五兌震巽艮者分明乾九生于一老陽之四九合則乾九九居四也離震生于一少陰之三八合則離

九三震居八也巽坎生于一少陽之二七合則震居二兌居八也艮坤生于一老陰之一六合則艮居八而坤居一也所謂其卦本數不參洛書之位也何者子曰居夫二則離聖人棲居正所謂居也則在震則所謂居也八非也一則在坤則所謂居也九非也非也即所謂居也十非也十非也非也何者九下則易已明以高書五言五我乃先人之聖人而中天之聖人皆共傳此法

陽之道其滿腔名理融變至露因無藉丁則吉即各以易最單行可也况下篇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象象丁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丁是始作八卦不言則何剛也况而故以十書故以九而卦故以八已明丁九數十數之外自開一增字矣人之八卦猶有象數可推至若禹之九疇名曰洪範乃治天下之大法耳何開象數也易自考範自範而自易書自書論理則易範無不可相通論象數則

而書與步亦自相通朱子之言為書格矣為卦者  
與步格諸姑置之但以卦卦之八故今書之九故  
而而之十故月為三為萬有至有祖也此亦明也  
而書之則通其說計九十後乃為書之九而相  
通者其皆微細神且小乎而之口始不計諸論之  
說而首之以見則以六八而之乃為其此是實  
八辭可為大任以受婚婦其後生也八明也書  
象伍泰而此是兩事河而洛書為終始在泰而二  
字一二五九天得九故生而方九一二五得一故

生此方一三九五得七故生而方七七一五得三  
故生東方三老陽少陽五為生或皆生於天二四  
而地得六故生而方六二八得四故生東南而四二  
六得八故生東北八二四得二故生西南二老陰  
少陰五為生或皆生而地此一六也或云先天八  
卦乾先生于老陽之四九離靈生于少陽之二八  
巽坎生于少陽之二七艮坤生于老陰之一六此  
卦未嘗不與洛書之位數合後天八卦坎三六水  
離二七火震巽三八乾九四九兌中長五十六

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為書所與河圖  
得而先後天亦有相為表裏之妙又說二四六  
而之通于步者一三自後而生此亦為河圖中  
二四自前而生未後為逆原中應六八自後而  
生此亦為河圖中陽七九自前而生未後為逆  
中之一在六五三奇氣也自二四六偶氣也  
也自五而一而六而奇一偶氣也則理之一陽而  
奇九也自十而二而七而偶一奇氣也則理之一

奇而偶靈也此東之方四八通者也書之通于步  
者乾坤六子既陽相對各九書與書數合此見上  
乾聚受曰太一衍九宮九宮之數九一三七而  
四方以二四六八為四隅而五為中宮乾配四隅  
交終相值無不得十五者陰陽七中皆分五于十  
五老陽取九餘六以為老陰少陽取七餘八以為  
少陰是故一得五或六而合九四得五或九而合  
六三得五或八而合七二得五或七而合八二四  
或六而九皆中一八或九而六在旁二六或八而



七歲內三四歲而八在下三其九為六十七三  
其六為一十八以四四十有五有自之其四  
九則六本此三數之與九相通者也又說一  
云河圖之數奇與偶相為合相為合其書之  
數奇者皆曰正偶者皆曰隅聖人曰正奇從以書  
非為河圖之數五十五洛書之數四十五合之則  
為一百一其五一是其五皆為五十五聖人則其  
五十五之數以用著焉此又一說之而河圖雙湖以  
云河圖洛書皆本於書東方伏羲書卦自下而上

即本之自根而幹之而枝也其書三本之生故也  
其卦八本之成數也重卦非而西其三八其八本三  
八本數大略而後六十四卦大成一六水一火  
四九金五十土皆在已羅中矣其奇耦之論九乃  
前人所未發朱子則說其挺括而書為一九乃以  
妙先儒之定心來故如此朱子嘗謂甘泉曰曾  
有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有且詩自家心流轉  
得物近世高書之不談久矣故愚詳列其說并誌  
其高以以便學者覽記

生三編曰河圖洛書當以易之文為河圖洛書聖人  
明之為作步則為無數時也書之八為陽為其  
九時即離中火之象也洛書其書曰一謂聖人  
河圖洛書而書之其分則有即其書曰一謂聖人  
洛書其書之其分則有即其書曰一謂聖人  
其也為書之其分則有即其書曰一謂聖人  
不出奇偶即其書曰一謂聖人  
取法也惜一陽陽子便物及而書之其分則有  
理豈必中其分則有即其書曰一謂聖人

故蒙之文也

儀曰河出為洛出書聖人明之此聖人之誠言也  
河之為易非有義論洛之名當不形其說聖人之  
會日感情生識而著之遂成東坡微文起於龍  
圖形錄云錯為方物極致則川川此本物也  
此之時聖人亦自以為立而和之已聖人神也  
故以神自予而予是為曰吾師乎是則非是為之  
所宜受者矣今以是為之道者上毛中者為是  
陽奇偶則日月晦明星象位此皆之其為是

之由起則當危義之前未有文字已知結繩結索  
繩連是為結起是為危為發之可為乎且夫有已  
為先當有人知彼無人聖人從後自後而後為  
其生不待其生者其上有口且其下有口其生  
可為其在右腕脈其伸其奇偶其生中其生中  
此知何易也故下各書安性不待各書其生上  
奇其下書奇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  
足能然此知何易也故明其生中其生中其生  
于有取一十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

而其占此章明下至者危所則能自伸知也人以  
是故有有大師立無不利也為一章此章十一  
章也其章明者非有神明之目其生中其生中  
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  
能是天下之吉也天下之吉也天下之吉也  
口人易至所以斯也為一章此章十一  
下至又曰自天祐之即此章明其生中其生  
不利本義則云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  
雷以為天下利則云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

變者有變六章取心左右角項補上下懸脈取八  
萬四脈取九寸是皆取十天五地五之六生人  
不自奇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  
味之故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  
先或遇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其生中  
卒通神物又生此文是明其生中其生中其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  
有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信信思乎順又以尚順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參義曰人有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所  
以吉者蓋以上九能信而順也天之助順人之而  
信亦各各其一年六五一法而五步重之上九能

圖書  
張濟氏曰按說以六一地二至謂之神為一章云  
此章十章也前章論易有聖人之道四馬以下至

信亦各各其一年六五一法而五步重之上九能

下從六五則信順可知矣五之天子信也而三  
能復之誠是不啻而己而三能復之則上之天子  
亦自宜用下五而見之也且上之天子五而  
信順而已故是又時中為首者之意一其復之  
而而書之不利直有不期而自見者之信自如是  
而則知是六五之信之而元之天子元之天子  
是蓋不言可知矣此皆當在二時中為首  
左前乎七帝所信者之天子皆不在此口下實中五  
帝所降者十八之天子皆不在此口下實中五

按信在心而口能順在事而口思由外文致信順  
之極也後信然順就之下六五皆有此意五以制  
行來自然而元初坤為自誠實而不可偽為信此  
是滿而不溢要在大有上九上自出  
亨求一口五之天子為信上若其上謂之信五  
字順為上進下五謂之信順五有中陰上陰下  
之謂之尚賢亨彭山曰文長本為天祐而於人  
必因人之助而信故無人助而信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

見于子曰聖人主象以盡意故其以盡信為繫辭為  
以盡其言而通之以盡其言之可之以盡其信而  
以盡其信而通之以盡其言之可之以盡其信而

以盡其信而通之以盡其言之可之以盡其信而  
以盡其信而通之以盡其言之可之以盡其信而  
以盡其信而通之以盡其言之可之以盡其信而  
以盡其信而通之以盡其言之可之以盡其信而

辭可以盡其言也變而通之以盡其信而  
辭之通謂聖人行之故能盡物之利也故之辭之  
以盡其信而通之以盡其言之可之以盡其信而  
以盡其信而通之以盡其言之可之以盡其信而  
以盡其信而通之以盡其言之可之以盡其信而

本義經所包蓄者既永之者也考之所有陰陽而  
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之理則二者成列而

易之休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集謂變化

易之休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集謂變化  
易之休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集謂變化  
易之休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集謂變化

易之休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集謂變化  
易之休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集謂變化  
易之休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集謂變化

子係衣者已象外之有係衣之言曰絪而不出天  
是其意欲忘象忘言矣其於王炳之蓋乎陽陽之  
老者必方之則變時結曰更三百八十四之變相  
交通以參天下之月星翻曰坤易也陽其陰為故  
陰消陽為舞故鼓之舞之以參坤又月之坤則生  
人之意寧復繼而不出哉未竟就事言者恐未大  
也乾坤謂奇偶之畫繼謂其周流六虛俞氏曰乾  
坤繼于六十四卦之中非謂易繼于乾坤而外是  
也繼之中繫指也成列者二篇之象奇偶散布也

三百八十四爻而本立矣吳氏然指奇偶相合言此  
也易之六謂奇偶爻曰陽者是謂而一易之四  
象也易或入卦生也來子曰陰曰陽曰陰曰陽  
陰則陽不可見陽不可見則陰為陽陽則陰不可  
見此之功也夫陰陽之氣最居於天地之間故其  
乾坤理無以見易乾坤有陰時陰以之來在來  
與在來而大與多而北彼彼生正也  
程頤永曰聖人何意言山以民則患一也此意  
非言所能盡人不能使天下冥喻否意則有上象

以參之而已皆為之數意也言象之精微也變通  
象中摩蓋之機也鼓舞象由自然之用也鼓舞不  
出變通之外參利而至十入神此止參意處  
張而若曰繼與門別繼從化也蓋變說門是後他  
此生變說易之繼即誠為所謂乾坤而象乃六十  
四卦之與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實誠是也  
乾坤其易之繼耶結上文聖人立象參意之義說  
者泥上文變通參利句在著象上說連把此乾坤  
繼乾坤二卦而以易立其中之易字以著象變也

化裁推行亦俱從書策上說不知章意以主象為主象不足然後卦不足然後辭與彖標合元下兩其所謂非與辭亦六十四卦又辭非當動占之辭也則此化裁推行亦足說二畫之上說

是故欲而上者謂之有形而下者謂之無形而此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推而行之謂之

事象是故大衆重人有以是天下之通而推其以

容象其所以是故謂之象象人有以是天下之動而

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崇辭而高以斯其言而足故謂

之爻極天下之賾有存乎卦云云爻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或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朱梁山曰形上即言畫前之易無非象不相干涉是但謂畫前之易之論天地間陰陽之理似易元謂耳乾坤二畫之象即形也形而上象出卯至微的太極本然之妙是也此便是道形而下象出乃至著的陰陽一定之畫是也此便是器化裁說者某九六之化則不是說外六爻之化亦不是非在

下之極賾內推行說者所依當動之外之則不通此化裁以行之亦不是刻在古人技術內化裁之

文字則本因之變推行之通乎加六十四卦之通乎

指又言天下之代此上致之辭一之謂當重六二

之說事

則行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未予曰此言最的當說

古以有形元形言之便是物與理則則與予明也

謂欄款得分明言只是上下之別分別得一則界

主分明當亦通亦當有分別而不相雜也然而

軒曰通不離形特形而上者而已當其于道以形

而下有也考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而言之也

然道雖非器而道必託于器此樂刑賞是治天下

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聲

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過惡也必托于甲兵此

寓于擬卦實本陽吉也必本之以旗常旂之以建

鼎故形而上者之道託于器而後行形而下者之

器得其道而無契故聖人悟易于心覺易於性在

在道不局于無在氣不墮于有也

步通「大也」此言爰通「大」之義行步通「大」也

世上之步以六八爲剛健以六十四爲柔外  
 象月始交而九六爲剛有交者日之變也  
 非九乃六上四卦初陽上陽而變乃地也  
 非六乃九上四卦初陰上陰而變乃天也  
 故以六爲天而九爲地此其象之爲上四  
 故以六爲子而以九爲父此其象之爲下  
 四也而此二者也六爲子然其父則成此  
 中而父則所以成之故以九爲母當由  
 此而見之

補 90-659

李東山曰夫子語人學易者當先其辭上而後其象

人二言其意其意即直是致知之功也

李東山曰夫子語人學易者當先其辭上而後其象

活字子二例易也

右字十二主

易字八之

易學卷之

武林車爾康去病父輯著

繫辭下傳一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文在其中矣剝象  
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  
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鄭康成曰卦始乎三畫未有文也因而重之其体  
有上下其位有内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其  
數有六九而文在其中矣

李彭山曰象有實理之体又有時義之階韓康伯  
曰大八卦備天下之理而卜任其變故因而重之  
以象其動用見其會通以書其時上功則文則下  
義所在各并

漢石渠口或列則重自見到無相推之象一不在  
或列因重之外聖人現象係辭是即所以致天下  
之動故曰動在其中此動字與下文生乎動天下  
之動三動字俱用非指當動之象之說蘇子瞻曰  
有辭可係未有非動者故繼括囊介石皆為有也

者也非必運行而後為動也

或列重卦夏商各有首卦必有一定之序有下步之理第不可考若周易定以離而北化為列其因重之法八卦相錯一語蓋之為乾錯坤七錯蒙即六十四卦似已不差第儒者分加錯綜二字不以乾坤為對以屯蒙為綜而不謂錯者其失錯者錯之義此卦陽為乾對卦陰為坤是陰陽相錯也此卦屯為水在上雷在下故卦象為山在上水在下是上下相錯也若以乾一兌二依邵子之

序終恐未安 商康

何玄子曰八卦者三畫之卦或列皆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曰次之序列既成則所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列既成則無害之象且觀下中矣如說卦所列乾為大又為有又為為之類則此八卦而重之每一卦各以八卦加于其上則為六畫之卦凡有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一爻各有一義則三百八十四爻之理又畢備于其中矣所謂因重之象以邵子次序圖

觀之似為親切而排之者亦復不少邵子之書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三分為八四分為十六五分為三十二六分為六十四大一分為二者係二分為四者象四分為八者卦此傳文所有也若十六與三十二何名子乃邵子筆造非其理未射者以此雖然或即如一卦十一卦之上未必如邵子之逐支漸生不可知顧自然之象既既有之矣雖存之何害甚矣近儒之福也善乎朱子之言曰若欲生逐支則更加三畫方成六十四卦若併

生全卦則只用一爻便成六十四卦雖有之理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此筆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及天下之理又曰邵子之前論重卦者只是說先天八卦于內每卦上復重八卦於外而後得六十四卦是出于人為與此之天然者不同矣此語殊有義理請以邵子所圖者默識于心知六畫卦有自然之位序而不必標十六與三十二之象可也

何玄子曰重卦之人王弼虞翻孔穎達陸震陸德



明以爲伏羲鄭康成漢丁俊以爲神農孫盛以爲  
夏禹司馬遷揚雄皇甫謐以爲文王今按書大禹  
錫云龜筮協從則重卦其來已久周官三易其經  
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亦重卦也斯而雖叙時又  
雖漢易原非重卦之人主若孫引神農尤無稽按  
按淮南子曰伏羲爲之六十四爻周室增以六爻  
所謂六爻蓋指爻辭也然則伏羲既畫八卦即自  
重爲六十四卦淮南此諸儒最高近古所傳當時  
其實

則柔者止本者也爻通者趨時者也言止者貞陽者  
也天地之道貞陽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  
物貞夫一者也

註歸象曰貞者正也一也人有陽則止也聖人  
知吉則未離乎凶之會通之爻而不繫于吉凶者

其惟貞者乎老子曰上兵得一以爲天下萬事

雖殊可以執一御也

既卦之根本皆回到柔陰陽而來爻通者趨時者  
也其則柔之氣所以改交會通趨向一時也言凡

之初九趨向勿用之時乾之上九趨向三陽之時  
是諸爻之變皆臻趨于時也其則柔立本者若  
定體爲乾若柔定體爲坤陽卦而陰而一陽陰卦  
而陽而一陰是立其卦本而不易也則上八其  
列象在其中矣是也卦既立爻多未及是應主其  
時故舉例云卦者時也爻通者趨時者也則上四  
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卦既立一時之明也  
一時之中各趨其所宜之時故舉例云爻者趨時  
者也

疏貞之爲訓：正訓一正者休元順正一者體也  
左二案然元應任運而行者也凡言止者由陽而  
未言守貞靜寂可守可守之有是貞止義一止言  
止也言止能守其本而動之應其理而止

言止之字者聖人一言而足也

胡雲峯曰貞者正而剛也本義曰止而當行則

者人爭之當然當者天理之必然天下之物止

勝止則止勝吉二者皆相勝而不已然亦天下之

正理也人之所爲正則吉不正則凶雖其初不

而吉者有主一者存一不存一之理也  
天地日月之道亦猶是也

合上者曰貞者則守以正而不妄動之謂也

曰吉者而不言貞者則守以正而不妄動之謂也

貞者人自守之之謂吉也

論語曰也者言其人以物不可不有之

論語曰也者言其人以物不可不有之

則為吉之先見而先有于山守此貞者之理則

無往不獲而要歸于吉故曰貞勝

葉永暢曰如以吉山為勝為貞說貞字不

能過氏曰吉山曰貞本見非此時况又知其貞

之說曰交通變通則貞是或一貞矣則

之本義則曰貞則天地亦地本于天者視

地者親下故曰貞則天地亦地本于天者

之有則柔所以立本末先生義曰各有定

家者孰能哉虞朱氏其說遠矣吉山可以貞勝

如清曰貞謂正主之吉勝則元山勝則元吉

如悔子之可吉可山也斯言由而中矣

引韓康伯自注曰此不累乎吉山也

曰吉山否乎有長命焉聖人一以貞勝而

人否乎或項元孫蓋其類也聖人長不使人

吉乎朱先生特指天運巧釋之曰吉山相勝

已擇吉雖當殆未盡也

虛中登曰交通變通只說卦又相推上見

說不惟不知此章只是論卦又抑且不

自然之變通非著策之所能與也

本義貞正也嘗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

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

朱熹山曰貞正也聖人一部易皆守

道長配陽陽也故為聖人之吉守

以道長如說通則吉守正而

貞是也勝者勝貞之謂吉惟正則勝

如富貴貞可為吉矣

者也貞者時可謂之貞矣

吉者也貞者時可謂之貞矣

之富貴頤而原憲之貧賤凡人

義過步或項皆自勝之謂也。吉山之以自而賜昌  
何也一故也。天地相峙正理而現故元氣成於此  
載日月惟此止理而明故元氣燭天地日月且如  
此而九千人子故天下之物雖千緒萬端惟自人  
一自則吉。則吉山亦言正大光明與天地之自起  
日月之自明。金萬石不磨所是吉山不也論矣。豈  
非自者勝哉。

大乾確然示人易矣。大坤順然示人簡矣。又也者哉  
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又象物乎。內吉山見乎外

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卦。大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

正辭其民為財。財曰義。  
江確則也。乾確象乾也。乾即皆一其德。物由以

成故謂易也。  
江元則則元行。有則有財。有財有義。元則而義是  
皆與妙乎道。有則而弘道者。莫大乎位。故曰聖人  
之大寶曰位也。

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必先求端。于天之道之大

者在暉陽。為德陰為利。主殺而德主生。是故  
陽當者大。夏而以生。育長食為事。陰當者大。冬而  
積于空虛。不用之。豈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使陽出而施于上。而主貴功。使陰入伏于下。而  
時出佐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成。故上陽以  
成歲。為百。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  
教而不任刑。有不可任以治世。此陰之不可任  
以成歲也。仲舒此論。悉大德曰生之義矣。  
荀爽曰。陰陽相變。功業乃成。則傳曰。宇宙與元

易不曰占而曰爻。此理也。故可以成天下之務。  
項平。爻曰財者。百物皆財。各得其理之理。  
會說曰。兩此字。皆乾坤易簡而後者。其義理  
象有言。陰陽形見。二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  
外乎乾坤。所謂象在其中。又在其中之說也。  
陰陽或曰。象人謂。合人心。不使陽散也。又曰。象  
者。謂畜養之。使其畜。庶陰陽口人。其財不聚。故聖  
人。觀象制器。格物。尽利。以柔為民。而聖人也。蓋已  
操其本計矣。

大德下五言者龍仁大德之曰文上下不相合也  
經誤入也胡仲虎亦亦刊去今仍意重人治世之  
事見于此者守仁之仁合于天地之德也然此仁  
大德為錯簡終是

張濟氏曰按吉山者貞勝者也說云惟守一貞正  
能克勝此吉山本義則云吉山常相勝而不已未  
子曰貞嘗也陰陽常相勝如子以可變在陽畫午  
以後便畫勝夜爻也者故此者也象之有像此者  
也說云故此物之變動象此物之形狀未子則曰

此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乾坤之六爻而為奇  
耦何如子曰此六爻之象也信不妄也  
人非人

右第一市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則觀於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本義王昭素曰天地之間諸本多有八字皆仰  
近所取不一照不通以陰陽消長而為之也

明之德而建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  
之象

朱子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仰時未有文字  
是即觀時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而為以目之  
微又審得陰陽合人心思如何學得成以目之  
見也曰察此亦可以盡卦便是以子曰乾道一陽  
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无不有陰陽理而泰上  
有三十六陰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點陽數又乾  
背上文中間一氣成五段者五行也而乾上六

皆八卦也則同一十四段者二十四卦也則本  
之陰陽也則同一十四段者二十四卦也則本  
而明之則明也皆陰陽之理也  
此理其理于小也三才皆以陽物之理而為  
明也曰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本于八卦而  
畫象始離象之八段下以坤口物口物口止皆理  
意曰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八非性皆畫  
蘇紫溪曰此章言乾卦而卦以初爻言也

以黃帝堯舜便是五帝之授受為通紀之淵源而  
教聖人心法之傳不通考理而已聖人之日月以  
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化神起下焉而審焉乎神  
謂聖人之制器而非指神之理不可也均伯人也  
訖而思食寒而思衣者人之情也非而趨下人之  
而趨上焉者亦人之情也人情起生身之安之人  
情春為之道之人情避害為之去之人情微言為  
之新之即制作日更執非因人情而為之即又故  
故謂聖人之制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逆

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  
直結變而為器者以四以通言取諸離也故凡以神  
農氏作斷木為耜耨木為耒耨一可以耨土一  
取諸震日中為車夜八正之民乘八正之修文為  
是存乎其所是取諸噬嗑  
註離也網若之用又當物之所是也而應之也  
既應于山也既應諸德也其制器者為日中為夜  
象不取者也離氏之取不取象於象而象於今  
既應離氏之學且依此釋之也

陽誠為曰乾氏由食自色是始  
陽字為曰離有二其曰象曰望一謂離也謂為  
魚蟹龜子細者也象謂皮中細若之曰虛已  
則實奉曰民以食為先有古未有得理則食乃  
其先也伏羲氏取諸離然後為網若物則名曰  
目相承而物應有有似于離之象為耳其之為  
辭也下啟此  
註制器致豐以盛萬物  
本義二休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陽誠為曰乾氏由食自色是始  
泰即為曰耨耨木自一耨土之說而為之耨耨也  
離本使曲而為之  
離華山曰木耨耨木耨耨之耨曲木在上耨木  
即耨也新制二片在下以水機二片耨耨耨  
指也  
註離也合也市人之所求長方之可合故法以合  
物唯啖之食也  
本義日中為車上為而下動人情皆為車耨耨合

也

祭師命曰天下之民不同其天之所資不同則其

而聚之德而唯之二長

坤農氏沒黃帝克葬氏自也其使民不修仙而化

之使民其之步窮則變一則通一則又是以自天祐

之吉先不利黃帝克葬重衣重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創木為舟利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

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

取諸隨

程子曰聖人上化而為之而水雷隨而二吉之休

其德不此而求其德而得之其德如此事也

人而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一則通一則又是以自天祐

則時曰黃帝克葬重衣重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創木為舟利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

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

取諸隨

程子曰聖人上化而為之而水雷隨而二吉之休

其德不此而求其德而得之其德如此事也

食雖足而祀祭未與水誠所謂尊卑上下之分

是三聖人者即現術祭儀就沙之家正在崇之

使君臣分義嚴然于天馬也下之聞天下其有不

治乎斯時也其世運一新之勢而聖氏才德之現

也

坤農氏以前自序序性巧偽不化如之節也

熟食殺食尚木之起于伏羲作易亦惟有卦而

已至黃帝克葬法則教養建倫祐故自天諸中復

古故坤農氏沒下十族語極明之黃帝克葬

業而天下治人而化而天下之明之

祭師命曰天下之民不同其天之所資不同則其

而聚之德而唯之二長

坤農氏沒黃帝克葬氏自也其使民不修仙而化

之使民其之步窮則變一則通一則又是以自天祐

之吉先不利黃帝克葬重衣重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創木為舟利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

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

取諸隨

程子曰聖人上化而為之而水雷隨而二吉之休

疏此九事之第二也。舟必用大木，剡木中，以  
剡木也。雖必用鐵，長理當剡，故曰剡木也。此  
之義，取象理以取物也。舟雖以象水，以象運，故取  
諸水也。

剡木剡之，使中虛也。剡木剡之，使木既也。舟所以  
載物而浮，所以進，舟木在水上，其行若駛。  
註：隨之，且也。服，牛象馬，隨物所之，各得其宜也。  
黃部，陽口服，牛象馬，穿鼻，路頭，與人為也。亦今用  
其大，而任之，故取諸隨。

重門，繫所以待暴客，蓋取諸象。折木為杵，置地為臼。  
以杵之，折木為杵，以象暴客，蓋取諸象。折木為杵，置地為臼。  
夫，秋之利，以象天下，蓋取諸象。

楊氏曰：三象，在前重門，象也。一陽在下，擊所象也。  
三陰象，上由說象也。按：咸門，知用為重門，所  
省，夜巡行所擊之木也。木然而有以，防格其木口。  
待司為召，實曰擊，急消之意，擊所省，所以擊急消  
也。

疏：特，傾短木曰頤，繫地，特曰亦，亦事過，起而用口。

利民，故取諸小過也。

杵曰頤，象之，其杵以象物，曰以象止，余進，命曰民。  
粒食矣。人杵曰以治之，而使積小，月所過，而利人  
者也。亦序倫之意。

正建，安口以象言之，上震為木，下兌為土，震木上  
動，艮土下止，杵曰治米之象。

本義：睽，睽，然後威以服。

弦木為弧，以綵弦木也。剡新木而剡之，使木既也。  
吳臨川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遠為

長，其威天下者，亦有警備而使之畏之，如木是口。  
弧，又山，當之，易以射，言暴氣，所以仁其衆也。

上古六者，而野，蓋取諸象。人，手也。中，實，掌也。車，車也。  
以待，以刺，蓋取諸人。此古之，昔者，象之，以新，象之。  
中野，下封，不封，表則之，其後世，聖人，易之以，指，所及。  
取諸大過，上吉，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官。  
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大。

註：宮室，壯大，于穴，故制為宮室，取諸大壯也。

蔡邕：喬曰：棟，屋脊，棟也。宇，椽也。棟，直木，而上，故曰。

上棟宇而重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字凡二

乘美  
徐子與曰冬六也無以待風夏野處無以待雨故

宮室不得不興寒風凌而然後夏居之為恒懷故

棟宇不可不固大壯之意也

象衣以新積薪以覆藉之也不封不封土為墳也

不樹不樹木為識也喪期九族九祖練祥禫之日

數也張南軒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于此而過

元害也

都丹陽曰梓曰棺所以使死者生之元氣不散

以依于人者通字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

小過之義而已是死是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

大過上下二乘皆有陰土之義下陰土以理上

土以掩其取諸此乎

註大矣也書契所以決新萬事也

疏結繩者鄭康成注云事大結其繩事小

其繩義或然也

徐且喬曰上方民淳事簡事之大小惟結繩以

之亦足為而主後世風俗輪轉時日生而書

契不容不作矣古有不能識者書識之書有不能

信者契識之夫取明決之義直夫乃召其決小人

之外而造書契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

也

楊誠齋曰夫乾下而見上乾為天為首乾為口古

楊雄曰天常為帝王之筆古史曰斗為天之喉舌

書契者其代天之口舌乎

東梁山曰結繩以繩結而謂中國所之今字其一

以為他日結繩而結繩一子本結繩而結繩一

以新平氏俗結繩而結繩一子本結繩而結繩一

結而之也或謂之人民始作結繩而結繩一

結而之也或謂之人民始作結繩而結繩一

取過以非德取也謂結繩中非德而取之

字皆以非義取也諸家注皆以互作目之未

穿鑿殊不知大子之意亦不過觀聖人之也此

也凡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蓋之一字取諸此



而非必取之此也

熊通曰口著正則曰十三卦亦近世學者所辯論  
而其說尤為不通也蓋始為創始中變始為本始  
爻易而充其初為本索其後乃有無極牛馬口  
梓張失言室陳字考于易乃也竟里形似之相近  
學者震于異說欲大而反小之也學者震于異說  
誠有之矣以馬元亮全形相近斯其言亦大近哉  
朱先生求尚象之旨于頤頤大壯大過共五卦直  
以義訓之則既已非尚象矣然語錄紀其語曰

子曰貞剛公從之以為意取諸三言皆以意也  
之時時人知端而己不知其有所以者凡于以易  
直則知其意作合易非言也十三卦而後變易  
器已象八亦大是數其後見卦曰雲龍曰下  
之德曰馬  
相輔用也則言相輔相天地之正也亦上下為中卦  
二十一中爻十九離五噬嗑乾中渙頤頤大壯  
過壯六十三者上古聖人王天下之業也後諸  
世損益用升與九者中古聖人成變遷之德也

爻中否九五中復初九言乎其否泰在其中矣言  
乎其復利在其中矣聖人之有心也業是以濟德  
之以守危者平之易者傾之是則聖人輔相天地  
之謀也

易相儀之一十三取九德

儀曰易之所欲大見者業也業大見而易可以王  
下易之所不欲為者德也德者吉而易不遇以  
樂其憂患而已以易王天下則易常求陽而不利  
以易樂憂患則易當保陰而退藏盡利之及于物者

有功也退藏之因其身者元道也雖中卦而憂患  
世皆未有功則上智而除危時惟求元道元人所  
求存乎有功則其氣昌而取存乎元道則其思  
約而得少聖人之用易亦代是也是故易者利功  
制適應多應少之休也今大乾中看精陰之陽也  
離者貞明也蓋有大作也噬嗑噬物成儀也  
隨也隨利行也豫喜樂也大壯盡力也小過大過  
人之難者也睽不恃徒也夫者進退也凡此十  
三者觀其嘉娛決躁散岸其音角徵春夏之儀什

已則以奉諸上古王天下之聖人以為此下三首  
非王天下不能取之也今大德所以純也雖有讓  
善也優係殘也恒不敢違也損益之謂以要疾而  
外畏望也因告衆也升元能改德而悔羸弱也黃  
伏床者也史正諸君求克而已也凡此九者數編  
錯按刻堅隱循其昔則高冬秋之距仲亡則以校  
諸中古憂患之聖人以為凡憂患非此九者不  
能救之也是故卦者聖人之所擇也聖人慎乎  
擇有功之卦聖人憂窮必擇元通之卦聖人非為

是選所以就會也以其時所必有功雖遇不功以  
其時所必有過雖功亦過故夫上古之聖人下中  
古之聖人則以其遇之吉凶而其情不可以相害  
也上古聖人之于功利多舍元所不敢若至下  
過人過則亦取之中古聖人之于貴乎美惡元一  
敗者看惟田 莫以行權

### 右第二章

是故易有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文也者敘天  
下之動者也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朱子曰易有象也是德說起言易不過只言陰陽  
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即上  
而象字胡雲字曰材者象之有動者象之文也  
繫往答曰像者休也以人言之股肱耳目口鼻上  
下像也能視能聽能動能靜材也象者像也言易  
之成卦如此象者材也言卦之成隱如此文也者  
敘天下之物者也言材之趨時如此  
何玄子曰易未有文字之時但以卦畫之象示人  
而已所謂象者像也以彼方此之謂像神明之應

萬物之像在六畫中其所肖似之像本有不變象  
可見者此伏羲之易也朱子云一卦所具之材有  
而像之辭以言其全体之象爻則廣舉六日之象  
動而係之辭以言其一節之象材可用而本體不  
朴天下之動則雖多而情偽無不有故象必  
得辭而始顯此又王周公之易也史三聖人易理  
大略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今人可起可避也蘇  
子瞻云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美有不容言也  
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試真不達則及此







曰天下何無所應

俞王吉曰思者索其所以欲處者防其所惡洪覺

山曰思以純休言應以應事言吳臨川曰本與物

接然無不動何思之有既與物接而人又何思

之有

蘇子瞻曰易時明下一本有不可用之明實易

性本生信者也此皆二已而以明一者相通二為

一無後其一可又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

變化者進退之象則柔者晝夜之象又曰萬物之

坤闢之謂之乾所以明一也

又曰指畫者方理也八坤者實性以至乎命也

聖人所以至于命在性然性所以致用也性之

水知其所以得如其所以流也水之流而有所以

應之指畫者也如其所以得性而無之為一不

其為水入神者也無水為一其知水者不若

時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書時

之操舟也其心間其休靜是何故則川則而

也事至千身安則物莫吾則而德崇矣

又曰思入下而思未流而不知及於守故守之

知以為元富恐天下相迫于元富而不已故指其

靈德以為諸極

陳潛室曰指車然車未行前必須挂下氣力分

指得轉既行後即輪勢自轉雖止不可得下工大

人豈見此謂是便省力去

楊廷秀曰現諸日今夕之性所以為本朝之未配

諸月今夕之未所以為本朝之性蓋前之未乃後

之信也現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于寒而生于

不亢金之者不生于暑而生于堅水折膠之寒流

金今之者乃暑之寒也張子曰虛信相感而相生

為德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

王柏子曰此上降或九四之象曰不吉此心知何

處應只言日月無暑大變龍蛇使人自求而得之

上濟天下竭地明如日月又如口皆微而應

如龍蛇使妙用見而所為步解在此而為變化

亦在此不是以心去安排思慮出未

易發曰慎思慮只是無不破性未二字一者達

往來二者相往來皆性也。但相往來只是如書  
夜寒若相似便思而無思慮而無慮  
李彭山曰思者心之運應者思之精微只是工夫  
一思字思慮是此心動用如何處得只不可着相  
總看便是性。便不是着了所以聖人不可着字  
却下个何字於何字內正好想出來。然此字  
同歸二句正明其不必思慮也  
張雨吉曰日月相推便生明寒暑相推便生  
相推然後生此我之居仲相推而生應而仲應也

不可情說仲應字其口相應者其意所以應乎  
未中所以應乎性其意之應而應者必有其應其  
應之未而應者其後為應相性之而功則不集故  
曰相性利化功也。相性用生教義言  
王龍吉曰理在天而石於地。理在天而石於地  
事至物本至時至理至不令有當行之理。理至  
一條路分本無有千萬路。理至為同歸為殊。人  
心之理反而說到至約之成不道是同一個端而  
更無二致。但自吾心直平接物依他路上走將去

這項把念去應付他是謂一致而有萬般人。此謂  
同歸者同歸于理一致者一致于數分理于致不  
若舊說同歸以理言一致以心言為安

葉永懋曰此節一氣說不道者境轉而不留之碍  
知曰或知非一定之真知是起念及迷所謂迷即  
也未之或知。識俱忘是為神化。不必指天  
地即心之神明變化吾德之自一自同神已吾德  
之自殊自百化也非有神可方而方之即神具有  
化可知而知之即化是乃德之靈而攝神化者也

自吾心之心非添設一心而言靈也。靈德神化不  
通還得何思何慮之今休而已  
其弱侯曰以經分上下陰陽各有定數上係心之  
起數乎。鳴有在陛下係十一之起數乎。性未非  
氣高自復主或八十八陽九十二則自如象中事  
八十八則九十二則或主或七六日七分中事主  
復亦六日七分則四自就之數也。此下七年言偶  
合耳  
張傳氏曰按爾雅又蠲屈仲也。狀如蚕而範小





十有餘年子說人之其神者而後用焉得子外無  
有不敗者惟藏器而不恆動自然時至則動矣何  
不刊之有老子曰藏不刺光耀藏之謂也  
未矣鮮曰此孔子則答一意與解悖不同括字乃  
孔子就李寧方矢上取未用大類曰猶大木曰括  
括與答同乃箭筈也管弦也故書曰非虛也然  
括者括子度則括有曰義至也然一而之也  
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括立之義也楊子云則士  
曰其中之弘深其外也肅括簡之義也亦本論已

括曰海之之義也此則如坤之括重取則結之義  
初而不則結渾然在之右之無不正之謂也  
果因之曰一即精神只重左時字上能得見  
其能藏從未若子說除小人者何常不存一  
豈只為時之目見急乎成功不以時物故與  
唯器藏而不與世自然時至則動矣何不正之有  
老子曰藏不刺光不耀藏之謂也  
沈德培曰管寧以一日耕頭三菜為起為下生罪  
過曾子以民一木後一獸不以時為不存吾故信

積之為言者有力焉  
子曰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也此者有甚焉  
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乃不害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  
矣易曰折足覆餗公誅其眚言不勝其任也子曰  
知微其知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售其知微乎  
者初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之而作不伐以  
易曰介石不終日吉介知白為寧用故曰知可

識矣君子知微知中知柔知剛為大之望  
洪覺山曰安之以位言存之以時言治也此個  
言君子自當休居之時既以日望其終而又自見  
于微之存亡而此之微言則其已微其已微之  
于已亦不微也一安不危之存亡也此微言也  
皆不危其今日所以休言言而已故言言所以  
泰已  
朱子登曰位微言微謀微重知曰微微力者三各  
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于得而已以人

之因感幸第一外不及諸日古一也其地不  
足以塞青者本才不自量而已頃平卷曰德之博  
知力之小皆限才稟而不可強聖人豈肯肯以所  
不能者哉青其貪位而無厭過分而不能自量焉  
商

既知慧神子看神道微妙審然不測人石能所知  
事之幾微則能與其神道合會也其微也是已物  
之微物謂心物事初初動之時其理未著唯微  
而已若其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不待為凡者本

物之前又寂然固無無亦不待推凡也凡是誰無  
入有在有無之際故云物之微也右事名之後乃  
為吉凡凡在吉之先豫前凡故云吉之先見者也  
此直云吉不云山有凡豫前凡皆何吉而皆山  
還山而此吉無幾有以故時云吉也諸本云吉  
字者其是本也此一  
我子以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山見凡乃自  
僕終日智之問也介如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  
凡而作何侯終日哉

揚廷秀曰大白者至靜而元氣在中而不自知  
今也己子之介然如石天下之可欲者何物能動  
之乎其見幾不動始終日而後識之乎

通章以知幾其神一句提綱下文皆是贊其知凡  
之妙凡字本文明說是物之微則凡為青之初前  
為凡不指泰也臨如典青初分爻已下而微彰四  
者亦是在心者初起變為凡項理得細知凡其神  
神字猶神明神聖也就人說不是如神之神  
胡復淵曰預六二爻唯曰介于石不終日吉而

大子發明凡學以教人立介有凡者所道謂至微  
至細至者至為之上一爻謂五下爻謂初唯吉  
時不論不吉不吉而于預凡其所以為知幾一  
條細看六二爻而八十四爻他下預六二爻分  
石不終日之義是以用最潔人事家皆靜者不  
動生有守者不亂見凡之是不為知幾也小人則  
反大略之謂以集之道之以起者皆不為知幾  
跡遠者予故大子以不識不精明之哲人有言曰  
人之所患者在於任帝之上尊祖之問

君子工夫不說下又不說別處工夫工夫只在心  
說凡不是說玄說妙要本澤其有出  
此帝英子有主心凡者有主事凡者心凡以心  
此說即常人皆有自知之明第難以此辦事凡  
以與此端說如周公卦卦太公此說凡今此  
則人不能知而性聖人知之未子主事凡此其  
論論皆却是心凡註凡主心凡此其本之言  
之先見語却不離事應應謂凡心應所事而此  
而知其本吾心以為教則心其事如形之附影故

### 離歧下得

下曰明氏之工為始或幾十有不本常不知之  
未嘗踐行已易曰之幾凡此幾之古人地細微萬  
物化醇男為精情萬物化生易曰二人行則  
行則其言教一也子曰君子之德也者乃其  
此之而後語是此之乃後下君子此之乃其  
危以動此氏不心一也此語則氏不應之凡文而  
則氏不與之莫之其則傷之者至矣易曰其之  
擊之主心勿臣凶

註在理山昧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夫之凡故  
有不善得之十二不達而後故知之未嘗踐行也  
吉山者夫得之象也得一者了理不實未立此  
故得不達而後舍山之言先大抵悔而無損之吉  
祇大已

聖人之心純乎靜此貞體也貞者元之成也此  
之心後乎靜此元體也元者貞之成也

蘇子瞻曰其心主靜而清明故下不離之本  
知之之故未嘗踐行知之而後行之其真知也世

所以不食焉者徒以知之而不知其下言如  
知鳥吟則世皆謂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徒行如  
尔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朱梁山曰性指六三之長細麻線也纏綿絮也借  
字以言天地之氣纏綿又器之應醉者醉字中  
醉酒亦借字也天地之氣本虛而乃為物之有則  
實其實者乃虛氣之化而聚可氣成而物生  
故曰醉凡男女乃氣物之男女雌雄性性不獨人  
之男女也男為父母萬物皆男之所生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理名也雖而不越於指其類其象世之意耶

既步之變化從乾坤而起從人之體而後門而出故乾坤是易之門即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者易陰陽不合則剛柔之體無從而生以易為合易生萬物或陰或柔各有其體陽為剛陰為柔也惟故也天地之內萬物之象非此則無以別柔體象天地之數也萬物變化或生或成是神明

之德也則象其變化之理是易步氣通之四明之德也

本義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後故曰乾坤易之門換換事也

蘇子瞻曰明四二物也其合也未嘗不隱其分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未嘗雜也故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陰陽合德故得剛柔有體故不越蘇紫溪曰宇宙間無元陰純陽之理陽之初即陰之根陰之靜即陽之根所為合也人皆知到陰陽

柔為陰而不知陽合于陰乃成其剛以合于陽乃成其柔故或剛上柔下或柔上剛下皆自合德中來天地之撰合同而化者也神明之德合一不測者也從陽自為陽陰自為陰則天地成化于是而何以為神明哉

虞中是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雖假于物多事矣矣非陰陽至理之所在也故雖舉出而本意未顯如乾為卦坤為卦其理而健也乾牛健于離本其柔句順也因坎之中實而曰心亨因順之中虛而曰

口矣其在象辭如此藏象稱于始取其陰之必先順果陰丁則取其陽之復生因感之若下而曰或坤潤艮之居上而曰柔順正其在象辭又如此言皆本陰陽以立論而于理人何足誤之有

夫步氣通之象未可盡斷開闢闢闢而常言其理其辭其明其德其理者也其取類也大其言也其理大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象以證其行以明大得之報

註託象以明義因小以喻大變化无恒不可為典

要故其言曲而中也事類而理微也示則大得也  
因失得以通濟民行政明失得之報也失得之報  
者得其會則吉幸其理則凶  
註此象以明義因小以喻大或曰小謂參指一理  
大謂包合衆理如揲乾坤之象之名各不相宜  
指一理若小矣所取參陽相爻之類已合之矣  
爻坤之變乾也爻震之變也不可一隅下而一  
何守大之以理之通下事類皆言  
蘇子瞻曰道之大全卜始有吉而後失則而失之

以名以名爲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爲不  
足而止言之以言爲不足而斷之以詳則略矣名  
者言之約者也詳者言之盡者也  
胡雲峯曰揲名雖小而取類于陰陽也甚大不可  
以淺近卑易也其言雖是而其文雖能言見不  
可以爲遠義吾易也言雖小而又皆中義理  
馬遠之書我中雖橫陳而美本丁至陰盡民道之  
書故須抑揚說方盡  
又曰上古時惟有易畫以明大得之報而民元氣

至於衰世不待不干民之教而明之以辭所以坤  
後失也爲因也後失榮焉成榮後失訟爲困訟反  
次需爲欲欲民以濟其行之故行有失則凶有得  
則吉明以報之即此六十四卦所以結乾坤終上  
既本所與易之以濟爲終其義蓋如此  
徐進命曰往謂陰陽消長則榮衰化非爻所藏者  
易皆著而明之故曰彰往而明古而不失事之方  
未者占筮中所占可以前知故曰未者未而若微之  
使求其報故曰微顯不者則之使此其爲故曰則

而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下之序各當其  
位也非物謂乾馬坤牛離火坎水頤果兌陸之類  
是辨其似也取言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正其  
言以曉人也新詳謂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利小  
事不可大舉之語有以次其疑也  
熊通氏曰京氏書勿京之京拓案其京京可因  
者因之可成者京之石病者勿京以京之步計則  
因也直以藥相之易所謂京也失得之報蓋京之  
以振失因之以振得耶蓋翻以京爲乾坤離合重

有之古然無據通之曰川既坤以治民行不河謂  
大義矣蘇氏以為無三才而兩之然易言兩地不  
言兩地而不與象通也

借辭曰今義以開而為既非也謂名極而辭繁人  
有以開釋卦畫之義而當其名如乾元亨利貞之  
辭坤元亨利貞之辭所以開釋乾坤六畫皆奇  
偶之義而當乾坤之所稱名也人子于前微開出  
之下而看當否。今所謂據而不起者亦謂此句  
在辨物以明理之物言而卦爻之辭之言所以明其言

六悔吝之辭也辭亦是言但示其所有分別正者  
且言正大元龍也此則則則正介雖無不亦也  
張初子曰人之有通之類則達字說只是顯出其理  
以示人非謂本旨極非而割却之也口文非  
經緯錯綜之文指其理可見者說

張氏曰按子曰乾坤帝統六此乎五章義則  
云帝六章以休天地之撰註云撰數也人義則云  
撰既事也而微顯闡幽然云為微而之顯而而闡  
明也言易之說所論其初微之事以致其終本顯

者之開而當名者謂開釋之卦之義使合當於  
之古本義則云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  
亦易說有誤

右章六章

武林卓商康夫病久輯

考之興也其十中古乎作考者其有憂迷乎是故履  
德之基也無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懷德之固也直  
德之終也立德之格也用德之裕也升德之施也其  
德之利也養和而全無事而先獲小而不害十之四  
而不康損先祖而後易其俗而不敢用常而適乎考  
其所而達其德而隨順以和行德以副禮復以自和

一、通商口岸之設立，以興利而救弊。

夫兵九節之術又非過以重要之事也而有守  
焉其所以三節所以持機者此三機也蓋機存則  
者守不攻而自固又非守之固也者固也而  
以長焉可以自固而力足以自固也此三機也  
明於理以制事變之

蘇子瞻曰卷者字下以自全也虛中庵曰卷者地  
別卷小而地大卷是初起脚疑積累自下而上托

按漢對禮古則禮且從節之度教上說行禮有則

一段離沖自下之意分次釋故以執言而曰

實。實。所以持物。所以持禮。無子。蛇。口。小。人。

地  
拉  
者  
和  
也

卷之四

3

5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1. The first step i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r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This involves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and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task.

1

— 10 —

十  
三  
、  
一  
、  
二  
、  
三

上  
下  
千  
百  
本  
之  
年  
及  
于  
所  
自  
其  
未  
盡

[illegible]



其理中亦常物也

朱子曰然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而只是將心入那

事裏而去顧他道理方能看心但只是皮上草上像

猶如此便錯

人曰然乎之義非兩所能言乃兩而能一之義謂

其一端入在二端之下是入細而微微則不只是一

引支子止

後和而至微以迄至微在上則微者亦微而說和

為能悅至為應和而事未至口口非微事皆至

極外極大極有但與至微而共入又錯也外則

見為極內至微為極外之言極也故之言極也

陰陽可訂故也陰者陰陽之謂一

朱子答曰後出氣說與出坤出震同出也故也

出坤出震出坎出離不取諸者而文明而柔人謂之

按至乎本和上看出至下之理皆自和變至下

從而見之遂人情而制礼本諸人理之極後和

于和無太過不及之謂至正所以成其和也諸

雖抑揚意無兩意

後小而歸于物者蓋後非是一陽分生下辟陰之

下如無暗中一點白雖一陽方生然而其氣陰即

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面雖小然而氣態却過他

不得

虞翻曰陽始見故小氣陽物坤陰物也以此言坤

故陰陽物別得口之微之辭止不在人

蘇紫溪曰微者以寸其通之人之一身易事其形

萬物殊狀紛然無耦出其間而此心則貞于一心外

无境而心不移寸境是之謂不居

邵子如曰為如定處未不及得微如枯線則不

去若其得微而始知之在聖人其力則至是性

在微而之後而微之勢在微而後而微之勢

之微不在不微也如是是在人則微而微之

所以為妙也良而待于微也

井古其所而微蓋井有微蓋不微而微也

去不富化人有其守不動而微蓋不富也

張初子曰隱不見也如風之物物無物不入但見

其動而不見其形故之川亦猶是已莫為故能

稱德者委曲盡入而不露形跡所以人皆不知  
處以行為義故雖卦傳曰幾不妄也夫幾自行而  
進也

程敬承曰制即制也誠何以言制人情物之  
制而大化惟誠則不以自求可以制物之  
而歸于大化自然之理故曰誠以制之  
易曉曰九卦言制者二誠制心修德事  
或曰知即良知之知陽孤燈暗破象字自有良知  
知不外指以自知自即是以此口自知人自口

陽知自無獨一之至而子曰夫自知後見天地  
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  
韓康伯曰此以一身之誠非口說也  
無其故無二  
陽明先生曰言易則之至則象之命而之  
易曉曰九卦言制者二則辨于人  
於此

張慎言曰升以辨義之自辨也亦唯合所者能辨  
之變之化之之機固不復不化之中所辨合之

標營其中者已自非義又何以辨義

游謙溪曰行杖者大過人之業蓋憂患而能極  
天下之憂患者天乃其為德則曰利物之至品也  
不露彼以英心盛氣臨事者豈最人之才哉  
胡雲峰曰此章三昧九德雖大才偶知九卦之  
然上經自乾至巽九卦下經自坤至艮九卦  
上經自離至坎五卦下經自震至坤五卦上經  
至復又九卦下經自巽至艮又九卦上經自震  
至坤而為下經之體下經自巽而本論亦八卦後

為上經之體上經自乾至巽九卦下經自坤至  
本上不取九卦之義故不以此為體也  
不常如此人下經則只在震至艮九卦中  
理偶說此九卦  
自是右史云一也下經更  
不說一卦也不  
此九卦中亦自然有在理在  
以用為易幾遠在卦則也幾生易幾遠在卦則也  
表序之

胡復湖曰三昧九卦自有六韜之一如論九卦之  
德乎二韜論九卦之符乎三韜方論九卦之

以要其理之通故皆以字用之字如六十四卦人  
家必看一以字以明用易也

俞王吉曰凡卦之兩体多取坤與乾之五坤順也

與入也元說也皆言要要而不可失天不大人看

也細下是上坤後下震上坤取坤順者一而下元

上乾順下元上上則下坎上元取乾說者元說下

與上震下震上震上震上坎上坎上坎上坎上坎

與入者四德分而元取乾是也之中則有元合

者外寧也

此卦象有一序象說在說後上說後說在存象上

說後說在存象上說後說在存象上說後說在存象上

上說

取時八口後此章說云章中平本義二章中平

稱而德註云稱揚念公而謂之不如其由今義也

云與律物之宜而謂之不當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通也其遠矣物不畜則其六

虛上下之常則柔則易不可為也要唯爻辭其出

入以度外內使知惟又明于要也其故一有細微如  
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格其方既有與常力且其人自  
不虛行

疏不可遠者言易書之体皆微法陰陽故說而物

不可遠雖陰陽物象而為之要故也言易之

通皆法象陰陽故也說故言乾之初九也皆能九

二則見龍是遠是也爻物不居者言陰陽六二天

玄爻物不居者一休也若一陽生為後二陽生為

臨之為也是則以六虛者言陰陽用極說物在

位之虛六位言虛者仁本元休用之始見故曰虛

也上下元言看四言一仁又言一仁既言上仁之

性天下本言仁切是上下無言仁一有九月利非

一陽上極也十一月一陽下本極切也言利非

言利非也言利非也言利非也言利非也言利非也

陽以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錯錯上下所步皆不同是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則柔則易之時元之聲唯順應要之時所之遠

也

此言雖一變而不可為變者其理非淺也  
象乎其初要結其終皆性變所造是其常也  
惟變其常所以變為常其化之中則之與衆相  
步仍不常也故上云不可為變  
註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內外之成也出入之度  
外乃抗陰順道以是時為吉望以出而漸以  
高斷為高明夫以感陰利以此外乃之成也故事  
成也安而不危存而不亡終日乾之不可以  
危也龍猶其時也其理原其初以要其終則唯變

所造是其常也之則其變者存其常也故曰易也  
其人是不行  
朱子曰易不為變者易不為變者此下易之大  
玄却是可為變者他理定三百六十卦皆言  
百六十卦皆言夜言夜言夜言夜言夜言夜言  
輕重山之中又自分輕重易理不難明也  
而吉底又有山底有陰居陰而吉底又有山底  
有：應而吉底有：應而山底是不可為變者之  
言也上下之雲唯變所造使見時易人人可用不

是元法雖道是二五是中知其間有仁二九而不  
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  
揚廷秀曰大易之十人如水之十魚之魚不可為  
于水人不可盡于易右注又于之非易也此言  
物元非易也治亂安危元非易也永分進退之非  
易也魚離水則死人盡易則死  
又曰乾之初九是上而居下坤之上六下而居上  
為初坤之上六居下而居下乾之上九下而居下  
為始此易之變上下無常者也乾之一陽坤之一

一陰相易而象主易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  
而象主易此易之變也象相易者也  
魏鶴山曰六五六五六五六五六五六五六五  
又看物看為陰九六則又居之象也書言九二以  
七八九六則色男之象也陽而居之書即陽大  
折而居之六六為陰之象也書言九二以  
為虛故曰爻動不吉則說六虛位從之而為虛也  
曰六五誠卦六五成帝虛從虛而為虛也書其  
皆曰奇偶之書始奇偶則太極之分也

易曰出入正變之所適變易中之大者皆變之所在也持法度告人者人而不天人以俗為息之變易中之度大則也人心之大端下易之入自不得不原之以思承之

李彭山曰師者教之道保者保其易之此以法變于外有言臨父母以教愛本于天性者言以明和順之心乃道之自然不能已者且生于外之要

此德培曰此章要有不可為典要典既有元常二

義融通變元常不可為典要者因時非久之變也既有典要者非此非久之變一而久月未始有定而變其本始元常所謂會通與此是也易中言而神步有知言自易知言自易知言本知言趨時通理原是微不定的却是定於微是定的又却是不定的步趨時定易以從通者也故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

張氏曰典要即在微變所遠處者出步維千夏能此不可為典要然皆惟變所適是其典要之時說

每謂變元常而辭有常故聖人教人治國以不其久之義似此則變典詞有二矣不知易之辭寓于變易之變類於詞之所指即道之所運宗分曉蘇子瞻以既有典常屬易言以道不虛行屬易變按其字指上易言在易為道類故此道以從世則為度乃外與出入二字相連實有有易變則人事上去如云出而作外入而作內是也知之一字亦要玩正在知之中然為從順易

張氏曰按既以易之為書至思過半矣為一市

云此章七章云明易言休川也本義則以易之為書至道不虛行為一市云此章八章易之為書也不可遠既云不可遠雖以知物象乃易之本義則云遠執忘也三山林氏曰易之所言元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不可須臾離也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知既云出入執行幾也言行皆各有其度不可遠失丁時故韓氏六聖以出隱致出明以度昧利貞是出入有度也外內執隱顯言欲隱顯之人使知畏慎于易也若不應隱而隱不應顯

而類必有山各使知畏懼也而不知也本義則云此句未詳疑有脫誤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其始要終以為有也六爻相謀唯其時物也其初雖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終變之卒或之終者大謀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之下降也亦安存七吉則吉可知矣知者現其象辭則思過一矣

註大書始于微而右至于著初者數之始也其

端故雖知也上者卦之終事皆成皆成易知也

註大書者卷三之終論中爻之六約以存時簡以象衆謀物撰德而一以貫之形之所系者直象之所歸者一其事殊繁則愈歸于形其理殊約則情近乎通象之為義存乎一也一之為用同乎道矣形而上者可以現道過半之蓋不亦宜乎錢氏藻曰六爻相謀惟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一也而于于于于于于于于

之不同者亦時也孔穎達曰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錯謀惟各全其時惟各主其事

疏此以下亦明易辭休用尋其辭則吉凶可以知也易之為書宗窮其事之終始乾初九潛龍勿用是原始也又要會其事之終末若上九亢龍有悔是要終也言易以原始要終以多休贊也此潛龍亢龍是一卦之始終也諸卦亦然若大畜初畜而後通皆是也亦有一爻之中原始要終也故坤卦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履霜是原始也堅冰至是象

終也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錯謀唯各全其時唯各主其事若乾卦初九盤桓利居貞是居貞之時有居貞之事六二一七如適如是求陽也適之時有七適之事也卷一爻餘倣此也

疏言謀衆天下之物撰數衆人之德辨定是之與非則非其中之一爻不能備其也謂一卦之內而有六爻各主其物各數其德故辨定此六爻之是非則總歸于中爻言中文統攝一卦之義多也若非中爻則各守一爻不能盡統卦義以中文言一

無偏故能統卦義也乾之九二之九在田利見  
大人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振攝乾坤之義  
也乾是陽長是行利見大人之時二之五五就攝  
乾德又坤之六二五方大攝坤卦地直之義六  
五黃裳元吉非統攝坤之臣直之義也  
問雜物撰德辨是是非則非其中又下條朱子曰  
這樣處說不得其當故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爲  
五休如七卦震下坎上就中間曰又說之自一上  
四則爲坤自五至五則爲艮故曰非其中又下條

五休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見卦  
亦各得分明有未此說亦不可廢又曰今人言五  
休皆以爲此說但亦有取不得處如闕大過之義  
是也王輔嗣又言艮即飛伏尤更難理此等不必  
深泥  
胡仲虎曰雜物撰德指中又五休此論中又本休  
陰以降爲用而有待于陽故以遠近等之不成于  
四退而成乎二陽以升爲用而元待于陰故以貴  
賤等之不成于三而或乎五蓋謂山功以異但言

之柔本不利二遠而含安之元谷非非元吉也其  
用柔中明其元咎之故柔危剛勝而爲五言即乾  
時君德以剛爲本亦有柔中而吉者其功雖大  
而柔本止以進也二言爲歸註而今本註爲止人  
子按柔爲祥引歸註云四進于君故多遇而不  
進也註爲知見何本而云然今考古書均引其說  
蓋何子元亦未見柔氏易說二與四三與五皆同  
功異位二四言其善不同而三五不言者二四皆  
臣可以比量三五君臣之際善則稱君不稱臣也

要陸德明釋人作去者即絕句作下者即句  
至若山今當讀作平其要終之要同省標謂中四  
之亦能要定卦中存止吉山之吉者是也此是  
非宗中之之始也要存止吉山要中之之終也蓋  
有是非則位之存止事之吉山可得其要也若在  
卜文之不動者言否則現其象而玩其辭言元待  
于動也以柔爲要則知者現其象辭而思過半言  
元待于爻所要愈約則所見愈易中又者六爻之  
要象有一卦之要爲融曰卦辭即氏曰爻辭者此

王南公不舉衆之要師說遊諸非人之時則以

象過氏曰位言之初上也時言之初終也言之  
本末也事言之始終也其實一時變則事變事變  
則道與之俱變漢上指初唯初以下言初上一爻  
豫物以下皆言中四爻故豫文說以象始要欲為  
川爻對中爻為四位呂氏本指一五不既立休  
非也爻有奇故曰物謂陰物陽物象氏云二三四  
為立休三至五為行象又鄭云二至四二至五而

休文主各或一卦之德謂卦德廣而位各三教也  
 二卦圖各有應自其中四爻之間相體而立之爻  
 或兩卦是別其其德也初德之是非未見上引已  
 定故以中四爻辨之也  
 剛言曰聖人係辭如文其可二此竹先有或竹其  
 在胸中改初辭擬之而自卒或之終占有此占即  
 應有此象有此象即應有此爻：不占象未不占  
 本二三四五上不占于初擬之卒剛一脈到底即  
 始即終到得終時六爻大義固已完、全、詳、然



一與五相連四位近于五皆大臣而位相連二與  
同功而其位也然雖同為大臣而所蒙之吉則以  
不如二蓋二應十五則為五所信而應于五則為  
五所疑此所以二多舍而四多與也夫一與四下  
柔位之柔之為應長不用上柔而二之柔之為  
者以其用之柔而中乙然則下大之柔之為  
非之諸非則二亦有凶而不有吉不若此也  
夫卜以近君則當和柔夫石山當無往凶則  
郭曉海曰柔不利是有何柔靜的人非有故也

才而後踐位之勢名譽顯于上故君子行利而  
謂柔直己作剛而止不利于柔直也柔直不利  
遠而口多舍者以其設施人吾而元善而所以元  
善者以其柔而得中以為用也  
別傳曰元功而元善非人臣之辭也元而功元以  
為罪而君有之故舍功而舍元二善嚴其用元是  
三多凶者六十四卦惟謙卦當謙一久許之以吉  
所以三多凶  
何玄子曰初上止不論德行乃其元之故也

重在時位中四又非不論時位而為用事之也故  
惟重在德行也若大卦主初上者則不可以此因  
論也

張傳氏曰收此自思近于天連上為一重人  
之四全易之自也為一重此年八十一  
二三四五之功用又明三才之近非也  
時提賢明步道之大也各隨大擇之不在其  
之為吉也象始象終在其則勝也如為一重  
第九章

### 石華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八章焉有人而自地  
易與三才而四之故六六皆非也三才之自也自有  
爻物故曰太矣作于故曰物物同類故曰人又不自  
故曰吉山生焉

十寶曰其辭為文也初作云為元亨其事今日之書  
義相稱也事不稱義雖有吉山則非今日之書  
也故元亨利貞而終妻以元黃蒙元吉而而剛以  
收是所又不當也故十經則有君子吉小人否

占則上相之氣君子以是官小人以是罪也  
朱子曰道有愛物不是指那明細尤如之愛其  
卦中爻動如乾卦六五初潛二見三惕四躍五  
便是有愛物所以謂之文之中日有人言  
近以背以收皆謂之字物是卦中爻動  
物相謀故曰七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  
為大者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許有人  
字非謂當時言不當則以不當內有  
不同也不必無當位說

又曰夫不當者非指專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也非  
情者或或以不當為吉利之上九類之九四是也  
卦情若應反以當位為凶大壯四九同人六二一  
也要在隨時變易得其位而已  
步以口有大直三論乃是龍蛇語類言其止有  
天之道其有地之且其有人之直非以謂事為  
大是直乃心是直為人也是  
郭鵬海曰不當二字只作不正看蓋在得正位以  
當位為且近在相濟則以不當位為宜又位之相

謀有宜有不宜而吉凶生矣不當如六不能言當  
也無當不當說經是若按本義以當不當分吉凶  
便有當而凶不當而吉者若為之不當論吉凶則  
又通于當一變矣  
又曰道有爻動曰文以位言爻有以言言亦有  
則吉陽當如同人九三若果如然當如蒙六四者  
而本以吉言則現其未永也應其外主何如也  
上九之文也相謀能言當故有以則吉無以  
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不當而利居則利

位本必當有則利時當相濟一而不當者為吉或  
時當以止已而不當者為凶山言山下是而生大  
而當之文言三才之迭運物者三才之長終之  
三才之增減言三才之長終之長終之長終  
才之道也其應大上緣以此言山以在不當  
中本指外故此章論爻言上論爻外  
陰陽或曰三言已其三才不無兩則不見其大  
之妙雖三者不得六而六實所以如子其是  
即黃即道也分之則二才各別合之則二才互見

步之所為貴人悲慘者如此  
四一為地二為人三上為天且曰一為地二為

石第上章

易之於世其害微之至世則之魯而初書之至其  
之時作是故其辭危一有使事易者必欲其辭其大  
有而不廢然以然則其辭危九各就之謂易之自也  
無可口之辭而又辭而此為其辭其為其大之  
也按馬融上鼎故信謂則此為其辭其為其大之

之孔氏正其引說者云其辭王其岐山不應又王  
自說又其子明夷亦云王現其說事故之不足之  
王之辭也謂二說皆非王非又王岐非岐則于子  
作辭之其子非其子于十其明辭之陸西明引則  
何云其子作安今按漢儒林傳趙彖易其辭易  
又以為其子明夷方物方安也其古人有不信  
為其之其子者其說易才王作其子其則謂之  
辭非又王作者蓋其據矣俞氏曰以象辭觀其見  
所謂危辭之辭則有危者又不可謂其文王作古

法下要者所以又謂之王不化之可知吉法之要  
謂云尔李隆山舜臣李西漢道言之明哲子謂味  
鳥所辭辭大故下其言李氏此見步本其為不似  
其可見又非非則公作矣其自其大百物不之信  
其大也則以終始其要元子言其非二不其之錄  
其作事多端也百物之不其其其其之謂也  
蘇氏曰得其大有縱橫之自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物其其其其小者其其以始終其其其其其其  
不危何易之指乎

韓康伯曰文王以盛德家唯而能亨其道故稱文  
王之德以明易之道別傳曰世承道直微故非  
德則不能統四氣運  
何玄子曰危懼故得下安慢步則必而受便有天  
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謂道有孔道會其人之  
道即易之道也百物猶云百事通而語其其其之  
得其大也而天下國家之其亡其不田其其其其  
元龍遠者故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人能因其辭  
之危而永以心之其自始至終莫不皆然則其大

要端于先恭恐人所未言之心也但曰先合而已  
右第十一章

大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步以知險大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解諸結之書  
是天下之吉山成天下之龍者是故又化之為吉  
事有祥來事知當占中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  
謀先謀百姓與能

說諸侯物主有為者也乾乾為物之心能知為者  
之務

証聖人秉之也之止為物各就其能人謀凡此于  
策又定計大也思謀凡事卜筮以為吉凶之不從  
則與而大計自明不旁除討而吉凶自著所而物  
之情通而深之故有知則能辨其而君策也  
雖大難曰險險以出能故知其大也小曰阻阻以  
以柔順故知其小難知大難曰險者按坎卦象六  
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言險不六阻故曰險  
為大難險既為大則阻為小也  
疏考統論合諸事以是之故物之成以漸而成

類從化易或曰之所云或十之所為也  
本義候之二字行說諸心有心与理會乾之事已

所諸慮者理同應審叩之事也

朱子曰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一處天地設位  
使聖人成其能人謀也謀則雖百姓亦可以為其  
能或能多不能雖大小不能同然亦未可一其能  
化之功同程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一行三才  
化之中所以為三才  
胡氏曰乾健而易直無余夫坤順而直元元此大

此後曰險阻者為上又有憂患而言也下是曰險  
阻在上也上阻曰阻坤在下也以乾坤健順而又  
曰險阻易之辭危也

項平泰曰易之險阻又惟中心易在者為能知人  
下險險之情即所謂通天下之志也前分阻相又  
惟行步而靜者為能察天下順應之機即所謂成  
天下之務也阻者填壘隘塞之狀與險不同  
李彭山曰險危不安之意阻是難不進之意如險  
者險之知乾之所以統之也知阻有阻之知坤之

所以抑之也此言乾坤之德未足以知險阻為憂憂患而終故謂險阻為臨下之險阻為自下趨上之進而不知險阻二字皆以臨言之又曰大化鼓旋則乾坤變化而見吉凶者人之不能也但不能使天下皆定吉凶中聖人皆能知之是謂其能也人得以聖人之教而自定吉凶者言也詳以天地之生坤而見吉凶者言吉凶之凡乃人之所同有以問之聖人皆能趨吉避凶就易簡之理而天下無不之故

曰百姓與能  
本經山曰險阻之吉知大進之涉頂履之利涉大川是也云為即言行二字變化即欲物者為其美之字言字則結讀作古今義之  
程竹山曰象是比方之謂以其理本一定故一化方面可知吉是考極之謂以其理本一定故一化微故必考極而後知即所謂知以藏鬼神以知來也  
何玄子曰有人于此能以易簡之德行玩味之

乎心而心之理會此以易簡之理而行之  
臨事之思慮而理因慮審則知險阻者乾坤而之人亦能知險阻矣予以決斷天下之吉凶而作或天下之是事者必此人也下之所謂中人是也故起之以能事者而終之以吉乃為極之理也  
亦原曰或能之說意指下言既知下言若此言有正指行易說使人之進中易簡之理正是人能處此而固与上策元涉即下又復物止指卦之中

自然之變物非以探著言也下策之說只緣思謀二字生而不知此乃言聖人神道設教正而聖人成龍也即下策亦是作易中事然合本之八卦系文而為婦功下下策亦是  
人口變化在造化說上云為在人中上說言事有祥就造化人事中有則必先有說此永毫曰八下事皆本此心之天理出皆是言事詳看吉之元見也皆了言方標山平耳言事句不必曾六字相偶林次崖曰變化云為其吉凶之理皆一定而不可

易所謂居仁壽者形質之物已具人即是事而象  
之則一定之理皆有以洞見乎胸中矣故曰象事  
知當吉而有祥其吉山之理雖隱于元陽然其  
所化空而元可致者也故曰未嘗入而其事已占  
之則其可求之理已然知而不求其理已然知

八非以象告文象以情言則象雖吉而吉山可見矣  
爻動以和言吉山以情言是故爻動相攻而吉山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傷相感而利吉生此易之情

近進而不相討則凶或害之悔止各得其辭然  
中心誠者其辭從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誠善之  
人其辭靜大其守者其辭出

疏不獲不物則于物有損有害今爻而動之象則  
益于物余進舍曰開物成務之謂利則利即  
通利之利東爻而動則作內作外更元阻礙  
疏此已下說人情不同其辭各異時欲遠取已者  
乾雖相親辭不以兌故其辭也枝則樹枝也中  
心于是事疑感則其心不定其辭分散看樹枝也

吉人以其言善辭直故辭寡也躁人以其煩躁故  
其辭多也游謂浮游詎同善人其辭虛漫故其言  
辭游也柔者害不直時天其所予之志故其辭出  
婉不能中也凡此辭者皆論易經之中有此六性  
之辭謂作易之人述此六人之意各準望其意而  
制其辭也

項平章曰上文言劉宗樸居而吉山可見則象之  
所以示人者明矣爻動以利言吉山以情言此亦  
言辭之論人有性也是故爻動相攻以七言言吉

山以情遠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山悔  
各利害之三辭分出于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  
性屬于相近之一情此四相者爻之情也合辭之  
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則吉  
者商譽其事宜有利有不利也悔各則有連其吉  
山則其成也故德而名之曰吉山相感者情之始  
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  
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山言之之遠近爻之情  
偽始就深分之若錯而德之則相攻相取相感

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傷其情皆有愛  
惡也故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遠則之惡  
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  
而悔凶生矣是則一近之中端此一條之凡人有  
此人有惡人有一卦之主又下清之雷卦同者也  
今初近者止此又言之又以三陽而進而為鼎  
為上者亦必終之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也  
多故聖人舉以近者明之  
吳初清曰上又言易之辭皆由情而生此人以人

皆之人之辭亦由情而生也今按虞翻云將叛者  
其辭慙故人之辭也中心疑者其辭枝離人之辭  
也吉人之辭寡凶人之辭也躁人之辭多震人之  
辭也謹善之人其辭游危人之辭也失其守者其  
辭屈異人之辭也王臨川郭白雲馮寧翁俱說六  
辭与上不傷或疑為占者所問之辭楊廷芳言步  
有得者可以知言皆非矣  
徐進齋曰步迫變動開物成務以利言也而非大  
之辭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遷升安惡相攻如

訟九四不克訟遷即命以失初相愛也同人九三  
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思三四也  
遠近相仇如始九五以杞色水止九始其角遠取  
初六也解六三負且束遠取二四也豫六三町豫  
近取九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  
情感乎五也七六四來歸謀泄以情感乎初也蒙  
六二見金夫不有躬以偽感乎二也漸九三女從  
不獲頃步不有以偽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之有  
也

項平庵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大居其五  
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也言与實相背故漸  
吉者靜躁者動叛者元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欺人  
失守者自敗皆相反付也守謂其所依據吳王夫  
固故辭屈于晉夷之失對故辭屈于孟子皆失其  
所據也以類推之艮吉也震躁也兌叛也巽疑也  
坎喜陷為誣善為害震為夫守人情大約不出乎  
六者仁者然勇者謹能言者寡信善者水決智  
人陰文士罕守則柔之變其居于此矣

蘇子瞻曰順其所欲則謂之吉犯其所不欲則謂之凶大我之所愛彼所惡惡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所惡也為凶矣凡吉凶之紛紜皆生于愛惡之相攻也余詳前曰漸三所係將取者之辭也然則漸三之心疑乎之辭也臨二所係吉人之辭也然則臨二之辭也中孚三所係吉人之辭也然則中孚三之辭也其所係大其乎者之辭也徐進命曰易道變動開物成務以十言之為其言之辭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是耳愛惡相攻如

訟九四不克訟後即命以子初相愛也訟六五利川後伐上六利用行師以子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成我于春應九五已九五大師克相遇應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始九五以把邑爪上九始其前進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來通北二四也旅六三町預近取九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乎五也七六四求婚媾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情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情感乎四也凡此以情運者

也俞王吉曰遠近無利害言而害彼受之以近必其相感之初不以情而而以虛偽也則傳曰成之者幾之也何者子曰余詳之去必各象其久之情成之辭從情而變非由人之辭由情而遠故本六辭以譬之所謂全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也大抵觀乎中者必觀乎外奈武陽也反而利何為之辭謝是已故曰將取者其辭懸將有言乎人而逆致其不吉也

七至右其說以詳之此不有言焉則彼必言矣高快之說考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直情有所煩言至正元所攝序中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寡惟元躁既也人而躁既則之言以情世而元所忌強聒以感人而不能已然令人喜令人喜感者奈其空言而喜者亦其自快也傳子覽之見其王建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深人之辭多小人之疾君子而欲毀之也必深匿其毀之之迹疾之愈甚則毀之愈緩或謂言其人而然



寓其情或泛為之說以夢見其意故踐行而人不  
悟公孫弘之蹟董仲舒反恩是也故曰誣書之人  
其辭游人之志未有所主者所主者其言其心之  
者愈衆而主之者愈堅而主者不義于雖其則為  
之防而山心深矣其辭中而過者人則誣之也  
如其所以成之者不幸而直智者之言其學乃入  
之之奪其防而後之則一語而所去之之也乃  
是也故曰大其守者其辭愈升大之辭其然也  
聖人集聖此六者以係辭如化之功而直使人則

之之辭以見文之情然言一而已若反若疑若深  
若誣若夫守其言其五亦足蓋險阻之憂矣以上  
皆言言山以情遷之事上下篇為係辭作傳故以

論辭終焉

李彭山口情為雖有一定之應而古山海各則有  
可變之凡也易之情止謂好善惡惡之情也當各  
之時化欲近善即此一念可以不失于正焉是失  
之也入于山之雖以偽生害之時然其心札有不  
妄本左即聖害也故不曰必害而曰或所以不至

于必害者蓋自山起古則有悔心雖當山時猶有  
善心不欲遂流于惡則可以則事而免于禍矣五  
古山者守失之凡也古山不妄獨獨為之也  
是以情言言以此  
余是言口上係以難而示之不為而信守其德  
為結下係以諸言之不同有為信其相與也古人  
此言其意或之也  
陽土卷口八卦即六十四卦又即六爻象謂卦象  
情實也則象以畫言居卦位也則象以本卦位故

曰陽居八卦以象示也非則有文一象以情實  
言也非則有言象是上卦者之中不若上八指  
象使成險阻故曰聖人之情見于辭

本系山以非以象為三故以非言其言言言則人  
也其言山者人則遊之非則也愛相攻家八九五  
是一也相攻則八九三是一也相取則二四六是一  
也近相取則二四六是一也情相感中言九二是一  
情者情實也對偽而言偽相感漸之九二是一也  
相攻曰相取曰相感者即情也感者情之為動者





且自為春也則以二字變句或言二子人德力  
此學之大意同之悔二字人德力之德力  
此於其義亦於論語之三子言言以二子其德力  
各一子自為句口也之德力一子言言以二子其德力  
婦也各之德力也此言德力合四言德力之德力  
此通年自德力之德力也此言德力之德力  
言言其言  
此傳六口按此章疏云年九章不長則云年十一  
章能研諸侯之德註云諸物上言言也此章

則云快之二字衍是故矣云為即疏云古事有  
詳諸若行古事則有嘉祥之德象事知德言德其  
所象之市則知德德之分古事知德言言古事之  
事也知德之德也言言之為言言言言言言言  
義則云變化云為故象事可知以言言言言言言  
古者可以知來

右第十一篇

易學卷之終

易學卷之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輯著

說卦傳一

疏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為也  
孔子以伏羲畫八卦後重為六十四卦八卦為六  
十四卦之本前繫辭中畧明八卦小成又曰八卦  
成列又云古者包犧氏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  
然引而伸之重三成六之意猶自未明仰觀俯察  
近身遠物之象亦為未見孔子于此更備說重

卷之二

二六黃

卦之錄及八卦所為之象故為之說卦焉先儒以  
孔子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繫之後說卦之前  
以象象附上下二經為六卷則上繫第七下繫第  
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輔嗣之文言分附乾坤二  
卦故說卦為第九

隋經籍志序泰後易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  
之今韓康伯說卦乃一篇而別出序卦雜卦與隋  
志不應胡雙湖曰費直所傳不及說卦以後隋志  
所謂三篇恐并序雜言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于寶曰幽昧人所未見也贊求也言伏羲用明于昧冥之中以求萬物之性爾乃得自然之物神能通天地之精而管御百靈者始為天下生用蓍之法本義幽贊神明備言贊化育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筮具其生滿百草

註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卦象也蓍

數也卦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擬象陰陽變化之理皆則錯綜天地參兩之數著極數以定象卦備

象以盡數故昔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卦曰觀變于陰陽也剛柔參散變動相和命者生之極窮理則

盡其極也

疏繫辭言伏羲作易之初不假用蓍成卦故直言仰觀俯察此則論其既重之後端策布爻故先言生蓍後言立卦非是聖人幽贊元在觀變之前既觀象立卦發動揮散于剛柔兩畫而生變動之爻

故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也蓍數既生爻卦又立易道周備无理不盡聖人用之上以和協順成聖人之道德下以治理斷人倫之正義又能昭極萬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稟之性物理既窮生性又盡至于一明所賦之命莫不窮其短長定其吉凶故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

本義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圓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圓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為二

易學

數皆倚此而起故標著三變之末止餘三則三

三而九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一則為七兩三

三而九三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一則為七兩三

朱子曰以易五生數中天三地兩不知其說

此只以五為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之以

三兩地者以二也以方圓而言則七八九六

之數皆自此而起參不是三之數是元往參焉

參

又曰倚數向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個三又得個

三只成六史得個三方成九若得個二却成八  
地倚得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二五兩謂二  
四一三五固是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  
積數不是倚數

潘瓜山曰著數卦爻易之粗也道德性命易之妙  
也參天兩地謂五也數數者必以五雖窮乎十百  
千萬必以五數之所以倚數也

或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就著數上觀否宋  
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一觀變于陰

陽首且統說言著數也成個其卦  
推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

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那是  
七陰少陰亦是老陽少陽

丘建安曰天陽也陽象奇奇一畫中實得三分參  
天之數地陰也陰象偶偶一畫中虛比陽開一分

而得二分兩地之數倚係也言卦畫之數依此而  
起也故三奇為乾則三其參天之數而為九是謂

老陽三偶為坤則三其兩地之數而為六是謂老

陰二奇一偶為巽離兌則二參一兩而為八是謂  
少陰二偶一奇為震坎艮則二兩一參而為七是  
謂少陽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之畫此  
立卦生爻之本也

虛中菴曰立卦生爻在聖人作易上看若作著數  
之變說却是用易了朱子謂未可說到著數處是  
也變字還據卦上陰陽而言所謂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上下无嘗剛柔相易者也作易聖人本觀察  
變化之道象于天地陰陽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觀

變于陰陽而立卦既觀象立卦又就卦中剛柔兩  
畫或上或下微細開發出來而生變動之爻故曰

發揮于剛柔而生爻  
蔡節齋曰陰陽即所以為爻矣復言剛柔以坐爻

者未入用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未入  
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兼括若曰剛柔之

為物始隱而終明始聚而終散者也方其隱也發  
之使明方其聚也揮之使散或以剛推柔或以柔

推剛其時則為晝夜其道則為變化其事則為若

子小人此之謂生爻則作易之體具矣

何玄子曰參兩倚數其說不一關子明論大衍之

及乾坤之策皆以三兩言之謂數兆于一未可

而生于二成于三故大數五地數五參天兩地

之謂也天數以三兼二地數以二兼三奇偶雖分

錯綜各等五位皆十衍之極也故曰大衍乾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陽爻三十六

策三其十二也陰爻二十四策二其十二也自生

至成六十四分陰分陽故十二為率也三其二

則六其三十六皆得七十二三其七十二則

一百四十四乾之策也二其七十二則一百四十四

坤之策也孔穎達則謂古之奇偶亦以三兩言之

以兩是偶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故也不以一且

奇者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兩地

之德地有兩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按

子明之論策數是已然置天一不言而

孔二分俱无依據

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

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

性便至命如木可以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

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又曰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

是至于命也

張子曰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于命亦是失于太

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

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盡併萬物之

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于天道也其間煞有事

豈有當下便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

方有學今言知命窮理

便謂之至也

夫天理昭昭然無所垂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

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

于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或問在窮理盡性而理于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

易上說朱子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

曰是易之和順道德而理于義如古因清火之道

順而无道是和順道德也理于義則又極其精而

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  
于義如道中甬

徐進齋曰如乾爲天道而象之元亨利貞則其德  
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以一月而統言之所謂和  
順也就六爻而言之所謂理也蓋易者推爻義  
以窮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  
則進退存亡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  
何玄子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從合而分窮理  
盡性以至于命從分而合此二句極贊易書繫辭

之妙一語贊不盡而重贊之也朱子云上一句是

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道也德也義也理  
也性也命也同出而異名統言之謂道以其爲天  
地之始故其言首從元得此道二言德以其根  
乎心之自然故其言從直從此道三言義者  
于名理者也自其秩而爲事物之宜則曰義義者  
道之析名理者一物各有一理不可移易性者人  
心所含故其文從生從心命性之所自出就天地  
間公共者言爲理就人言爲性就天言爲命通上

文言之理義非二也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是也性命與道德非二也子思謂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是和順猶言說諸心以此配彼有混  
成脗合意理者析而治也猶言研諸慮與下理字  
皆是條理意但此理乃活字言易于道德形影乎  
同而條析其所宜也窮盡至皆造極之意性者理  
之源理窮則達其源故窮理所以盡性命者性之  
源性盡則達其源故盡性所以至命只是一事程  
子云本可以爲柱理也其高直者性也其所以高  
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朱子云物物皆有理須  
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  
自來處故云至聖人之作易也其于命也不大矣  
然非億而中之也蓋窮理盡性以至是也性命同  
物也非盡性而求至命必不見矣然性不可見其  
可見者理耳察乎其可見者以會乎其不可見者  
則窮理盡性之說也聖人實詔天下以道也性命  
之微而託著數卦爻以示之故下遂言易  
將以順性命之理云而關子明又謂聖人知命適



時必先天理故曰窮理聖人順天立性故曰盡性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曰至命問予之言命氣數  
之命也易以道吉凶而歸之于命以超乎吉凶之  
域于文亦順然氣數與義理實不可分二帝三王  
之論命无不本于皇降民秉之初何分氣數義理  
也裁而培傾而覆春生秋殺必有間矣而皆  
謂之天論定命者安可拘于一節哉莫非命也自  
然耳明于自然者謂之至命合于自然者謂之疑  
命至命者安命疑命者造命愚夫愚婦能順命而  
中人反不能有所蔽也深于義理者任氣數之來  
不拒矣

熊南沙曰由贊者龔氏曰顯相之反也實主之言  
贊者通之神明之德聖人通之以大衍之法而推  
天地之數此之謂生著自荀子張程皆謂生用著  
之法與朱義異守經揆方荀子張程是已參兩倚  
數吳切清指揲著一變之後卦劫而吉得天一奇  
數則象天之圓而剛三三者參其奇一之數故以  
三數倚十天一奇數之旁謂之參天卦劫得地二

偶數則法地之方而剛四四者兩其偶二之數也  
故以二數倚于地二偶數之旁謂之兩之鄭玄註  
參兩之義曰天地之數倚于十乃二之以天兩之  
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  
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必極于數庶得吉凶之審  
或曰曰啟者有所本而言也參天為參兩地為  
兩天 天三三五凡三參之而成九地二地四  
凡二故兩之而成六天地之數參矣而參兩之法  
取九六以為用此之謂倚數倚數者有所本而見  
也鄭玄曰曰九六者參天之數也參天之數  
而為七二一三而為四可氏謂之曰一三  
一五七九參天之數也參天之數可不用也愚謂  
數者天之數也參天之數參天之數參天之數  
八二之數指立卦生爻之數四家皆引為倚數之  
義以夜為先強其而同參天之數參天之數  
為優也觀變者揲著十八 後觀者變陰六八陽  
七九而立奇偶卦畫朱先生謂未說著數者非也  
問者奇畫柔者偶畫既成則發揮所值則未之變

而生爻辭以占也俞氏立卦爲三畫卦生爻爲六  
十四卦不暢也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  
之曰爻未入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張文  
饒曰陰陽用也卦言一也以陰陽立卦者用以成  
體也剛柔者體也爻言二也以剛柔生爻者體以  
起用也象必有致聖人不過參兩之其爲數自有  
陰陽之 變自成剛柔之爻聖人觀變而發  
揮兩道 就易言和 因其自然而無矯強  
也和順道德立道通德之義統言一卦之體理治  
也理 各指其所之時措之宜也哲言六爻之用  
窮理盡性至命以用占者言義即所理之義盡性  
即和 德生命即和順 道  
生爻而數立其生爻俱承上文聖人作易來言聖  
人作易以九數中生者以兩陰四明 生數以參  
兩天地故立卦以觀變陰陽故生爻以發揮明  
故知用道德理義是易窮盡至命是用易之事易  
之所用同易之所具也聖人作易有此同數立其  
生爻之理乃有此倚數立卦生爻之事論者以爲

倚數立卦生爻承生著而發則并聖人作易全爲  
卜筮起一部易俱爲卜筮用也豈理也乎不第如  
此即易亦非自生其倚數者爲天地原有參兩之  
可數也立卦者爲在天原有陰陽之可觀也生爻  
者爲在地原有剛柔之可觀也此理原在天地本  
具聖心聖人取之以作易耳未至于立卦生爻謂  
未可說到著數處誠是不然聖人作聖用易如和  
順道德理義窮理盡性至命亦豈皆一聽之筮龜  
而後行乎道也德也義也理也性也命也共餘謂  
道同得謂德稱名謂義燦然條理謂理稟受有定  
謂性流行不已謂命道皆貞夫一而德皆得諸心  
者也人有道德者或信道而稍偏或據德而過執  
居高自堅凌節下遜者有之是以須和而發之不  
乖須順而行之不驟然和順而不理于義則又顯  
顯之或生而見成之徒享也必理于義而事之所  
宜條分縷析拆肉拆骨而不便纖毫之潤功夫主  
此何等渾融何等精細窮理之事也窮理猶窮于  
外盡性則備于我矣窮理盡性猶屬于人至命則

達諸天矣窮理而未盡性理烏可言窮盡性而木  
至命性烏可言盡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其間煞有  
功夫張子厚云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于命失于  
太快旨哉言乎 自著

###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大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易學

卷之

廿四

三

註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陰陽者言其氣也言其  
其形變化始于氣象而後成形萬物資始乎天  
成形乎地故天曰陰陽地曰柔剛也或有在形而言  
陰陽者本其始也在氣而言柔剛者要其終也設  
六爻以效三才之動故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六  
處之位也二四爲陰三五爲陽故曰分陰分陽六  
爻升降或柔或剛故曰迭用柔剛也  
統二四爲陰三五爲陽者王輔嗣以爲言上元於  
陽定位此注用王之說也

問楊子雲謂君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朱子曰仁  
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問兼三才而兩之如何分朱子曰以一卦言之上  
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  
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爲人四與初爲地問以八  
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  
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  
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  
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  
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

易學

卷之

廿四

三

朱子曰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  
五陽而止陰兩之如言加一倍  
且行可以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爲陽  
二四上位爲陰言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  
剛柔以爻言柔謂六剛謂九位之陽者剛居之  
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互  
相爲用故曰迭分以示其經迭用以爲之緯經緯  
錯綜然有文故曰成章

熊南沙曰性人之理命天地之理也五陽而六陰  
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與云者俞氏謂相與爲  
用不可廢一是也分陰分陽以位言之二三五陽  
二四六陰也朱子以卦之乾震坎艮爲陽坤巽離  
兌爲陰俞玉吾又以卦之序一分爲二以迄乎六  
十四則既非本旨若朱子發十日之說則去之益  
遠矣吳氏曰位之陰陽相間則分有一定畫之剛  
柔不同則迭爲用以居六位之中而不定也繫辭  
物相雜曰文仰此成章之謂孔子曰易有六位之

才天地人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  
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  
位之變陽爻者制陰也陰爻者繫陽也地也天動  
而地靜而地中義仁成而上義成而下上  
者專制下者須從正形于人則道德立而尊卑定  
矣此天地人道之分際也辭客有假說者姑存之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疏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  
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  
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  
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今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莫  
不備矣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  
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  
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朱子曰先天圖更不可易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

下艮爲山故居西北兌爲澤故居東南離爲日故  
居于東坎爲月故居于西震爲雷居東北巽爲風  
居西南

問山澤通氣只爲兩卦相對所以通氣朱子曰澤  
氣之升于山爲雲爲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  
流于澤爲泉爲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氣相通  
項平菴曰八卦既成按而數之天地以上下直對  
水火以東西橫對雷風山澤以四角斜對八卦相  
錯粲然有倫也

平菴曰乾坤六子初爲氣中爲精末爲形也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

註易八卦相錯變化理備于往則順而知之于來則逆而數之作易以逆觀來事以前民用

本義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

陳潛室曰易本逆數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四有四便有十六以至于六十四皆繇此可以知彼

繇今可以知來故自乾一以至于坤八皆從序而生一如橫圖之次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形若一

依此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故伏羲取天地定位

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義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立左右之門艮兌震巽皆相對

而立蓋乾兌震離皆屬陽巽坎艮坤皆屬坤悉以陰陽相配圖必從中起者蓋萬事從心出之義卦

必從復起者蓋天開于子之義自一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歷離震之間爲春分以至于乾爲純陽

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覆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姤起夏至節歷艮兌之間爲春分以至于坤爲純陰是進而能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計其來日故曰知來者逆然本其易之所成只是自乾一而兌二離三而震四巽五而坎六艮七而坤八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面已故曰易逆數也

胡雲峰曰諸儒訓釋此皆謂已往而易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于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惟

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一段爲指圓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爲指橫圖而言卦畫之

所以生非本義發邵子之蘊則學者孰知此所謂先天之學哉此本義之功所以爲大也

按薄正訓追又附蕩也謂勢相迫而成震蕩之功吳氏曰雷從地而起風從天而行互相衝激或曰

涼風至而雷始收聲春雷動而東風解凍有彼此追迫之勢故曰相薄雷迅風烈之說未確

按射字有二音音食犯也主並行不悖上見音數

厭也主代明不息上見兼二義方今或曰水水尅火而生火之母是木又從水而生火尅水之母而土金相生是水又從火而生相尅之中實寓相生之理故曰不相射

知來者逆反于性命之初不逆不足以見原本翼易曰不曰來往而曰往來往來客而來主像抄曰兩儀未生以前自屬于來原不言往來往二字亦其活如人端坐在家原不曾往何須說來聖人要人知來只爲他一向往外喚他歸家

易學

卷之

三

三

熊南沙曰水火不相射息齋曰真水藏于真火真火藏于真水真貞不壞以其能相容也虞仲翔曰坎戊離巳月三十日一會于壬不相厭射兼二義通之既曰天地通位矣曷言乎其相錯也曰非天地定位則山澤雷風水火不相交也斬人黃東發以離坎縱圖較之曰康節移易卦離南坎北乾南坤北移乾西北位以居艮移巽東南位以居兌移艮東北位以居震移坤西南位以居巽移兌西震東位以居坎離爲先天卦位與易係所指方位不

易學

卷之

三

三

同矣復以朱先生答王子合書證之曰康節伏羲卦位近穿鑿附會王蓋疑康節以希夷數學創爲先天圖云按邵伯溫經世辨惑希夷易學主意言象數四者不可缺一理具聖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寓陰陽消長數與卦生變圖亦非創作孔子書詳述之明矣實指今先天方圓圖也又朱漢上言摶以先天圖傳種放然則圖豈康節創造哉稽焦京卦氣遠自西漢其十二辟卦之序與今圓圖雖疎密不同先後正合矣參同契本東漢魏氏書時時言乾坤父母坎離匡廓遂及復卦建始蒙十六轉受統又云此圖乃康節所創不然者則是圖亦不出希夷矣易學解用修因胡一桂語誤謂易圖始希夷朱子不明言也然朱子嘗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又曰伏羲四圖皆出邵氏出者言自邵氏始傳耳宋人有疑方圓二圖始麻氏心悟者朱子明其不然奈何謂其不言也殿撰又以希夷龍圖序爲先天去龍圖者大衍文數耳寧可誤合耶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鷲山簡輔本



吳幼清爲說曰八卦順逆皆以乾坤爲主自震  
乾與至坤卦皆左旋數其已生者故順然乾生兌  
離震坤生艮坎巽卦皆右旋推其未生故易逆數  
據圓圖言之朱先生準橫圖言以圖從中起然欲  
連易逆數并言則數往非逆先生答董銖曰方圖  
一向皆逆圓圖一半逆然試觀圓圖亦正皆逆陳  
潛室胡玉齋語近孟浪矣按今上文冒天地定位  
則圓圖也曷嘗如橫圖所指哉胡仲虎衍暢朱說  
曰數往知來指圓圖言卦氣之行易逆數指橫圖  
言卦畫所以生然于經文是故之語何以相承哉  
俞玉吾又以圓圖爲震自北而往歷離兌以  
至南乾順者震自南而來歷坎艮以至北坤逆  
者也圖從中起朱說生卦之序吳說耳是終以  
橫圖言也漢嘉安公石易臚曰天下之事數往者  
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  
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  
易無數往之順非唐宋諸儒所及然予所考見  
古文公石以前朱龔原曰往有體故順數之來无

方故逆知之順數者知之事逆知者神之事易其  
神智者也此所以于來不特知之而又數之元俞  
玉吾引或人之說亦曰易之筮占專爲知來設故  
曰逆數如所謂占事知來遂知來物以前民用皆  
逆之謂詎得指前无古人哉公石謂易无數往之  
順要有遺論若蘇氏則又通幽贊生者爲一章其  
言曰道德之變沿其未流至于生著倚數立卦生  
爻而萬物之情備公而上之反從其初有性者有  
見者一是二者則至于命矣此之謂逆聖人既得  
性命之理則順而下之以極其變率一物而兩之  
以開生生之門所謂因戒以濟民行者也是故兼  
三才設六位以行于八卦之中天地山澤雷風水  
火紛然相錯盡八物之變而邪正吉凶悔吝憂虞  
進退得失之情不可勝窮也此之謂順然自命言  
之以順爲往以逆爲來故數往順知來逆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據其未而反求其本故易逆  
數也則其說真超詣矣古本說卦无章次蘇說倘  
是耶殿撰又謂易畫自下而上爲逆其說出朱漢

上圖自右而左爲逆則吳氏橫圖之說要朱吳說皆非易本旨矣

郝仲輿曰取橫圖圓之橫則始乾終坤圓則純奇純偶自相抵牾无何乃自震巽中斷顛倒湊合自知无稽引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強解云一陽起震歷離兌至乾六陽爲順往一陰起巽歷坎艮至坤六陰爲逆來謬也按子云雷風相薄未言卦自雷起是猶可曰帝出乎震也以震歷離兌乾爲順而以巽歷坎艮坤爲逆聖人有此明訓乎畫卦既始

易學

卷之

三

世七

乾終坤畫圖又逆坤順乾其杜撰其矣果若巽至坤四卦知來震至乾四卦數往則是八卦數往者不能知來知來者不能數往易不得爲逆數其必爲一順一逆之數然後可而朱子曲爲之解曰易之生卦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皆逆數也若是則夫子所云易逆數之逆以橫圖生序言知來者逆之逆又以圓圖巽至坤言其杜撰愈甚矣總之幾聖成卦之法詳于乾坤三索八卦方位詳于帝出乎震一章而此章則明八八相錯六爻自下

而上序卦自上而下往來順逆之象而已矣

何玄子曰愚于邵子諸圖中惟取橫方兩圖其他若八卦方位圓圖又爲六十四卦方位圓圖而包六十四卦方圖于內要之贅疣駢枝其所列東西南北方位皆无所祖述蓋讀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之文而想像爲之者又云自震四至乾一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爲數往者順自巽五至坤八皆分行更不可曉據此章于數往知來之下專以易

易學

卷之

三

世八

逆數一語結之猶自難通卽朱子亦以爲圓圖便是就這中間初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有安排造作之疑至若方圖又取六十四卦橫圖斷爲八節自下而上疊爲八層其序其理不能有加于橫圖之外終是架屋疊床雖廢之可也所謂天地定位者非乾南坤北之謂若果乾南坤北亦安所稱天尊地卑乎只以兩儀生四象觀之太陽太陰不動而少陽少陰則交又以四象生八卦觀之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更



合三畫而觀惟乾皆奇坤皆偶爲純陽純陰不動  
故曰天地定位也山澤通氣者非艮西北兌東南  
之謂艮居七而坤居八山根著于地之象乾居一  
而兌居二澤連接于天之象是山澤通乎天地之  
氣也雷風相薄者非震東北巽西南之謂薄迫也  
震居四巽居五最爲迫近故曰相薄若遠而相對  
安得相薄水火不相射者非離東坎西之謂射犯  
也曰相射者若以弓弩矢對面而射蓋離居三坎  
居六隔震巽于中故不相侵犯若如舊解一左一  
右相對而立乃相射也玩此四句則橫圖之次序  
不言可見八卦相錯語連下文言每一卦各以八  
卦錯襍而加于其上則爲六十四卦也其所加之  
卦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推之加于乾上  
者以乾夫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八卦加于兌  
上者成履兌睽歸妹中孚節損臨八卦餘卦倣此  
八卦凡循舊跡而數其已往之事則爲順如同之  
已成觀乾大有大壯等八卦則知 自乾而來  
後皆倣此是數往者順也凡推測之于未形而欲

求知其方來之事則逆如同之初畫有兩儀而未  
有四像有四像而未有八卦以至有三畫之卦而  
未有四畫五畫六畫則未知究竟所加者之爲何  
卦是知來者逆也易卦之畫自下而上皆是推測  
而迎之于未來者故曰易逆數也或泛以前知解  
者非是

###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  
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易學

卷之

十七

二六

疏此一節總明八卦養物之功烜乾也上四舉象  
下四舉卦者王肅云互相備也明雷風與震巽同  
用乾坤與天地通功也  
蔡節齋曰動則物萌散則物具二者言生物之功  
也潤則物滋烜則物舒二者言長物之功也止則  
物成說則物遂二者言收物之功也君則物有所  
歸藏則物有所息二者言藏物之功也此章卦位  
相對與上章同而上章則言卦象自相爲用此章  
則言八卦造物流行有生長收藏之事也

止建安曰雷動風散乾坤初爻相易而為震巽也  
雨潤日烜乾坤中爻相易而為坎離也止之說之  
乾坤中爻相易而為艮兌也此六子生物之序也  
然六子致用主于乾而動歸于坤而藏此又父母  
之功也故以乾坤終之

熊南沙曰程直方曰天地定位圓圖乾坤從南北  
之中起雷動風散方圖震巽自圖之中起張氏易  
東曰雷風初畫之奇偶兩日中畫之奇偶艮兌上  
畫之奇偶乾坤三畫之奇偶震巽坎離以其象言

易學

卷之

艮兌乾坤以其卦言郭上說以其性言散則顯以  
其功言君以其道言藏以其量言乾君之君郭京  
與王作居局為分卦與象自動至恒言乎其出機  
自止至藏言乎其入機出无十有八之行也故言  
乎象入有于无資之具也故言乎卦

章太清曰雷動風散一條合方圖觀之愈見造化

自然之妙

鄭仲寅曰天地定位一章謂本圖圖雷以動之  
章謂本方圖若是則經當云乾以君之八以藏之

日以烜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而以理之艮以止  
之坤以藏之其序始合即合又何所據而知其本  
為圖也皆安排造作无補經義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于坤說言乎兌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之齊  
巽與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  
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  
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

易學

卷之

二

致役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  
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  
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

艮

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序也  
胡雙湖曰邵子以此章為文王八卦章止此也  
文王卦辭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正此章之方  
位也案解卦辭亦然竊謂帝出乎震至成言乎

是八句疑是八卦圖之題曰萬物出乎雲以  
皆是解說或如朱子論天一地二章未可知也

崔憬曰帝者天之王氣也

胡雲峰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  
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  
推以互見也坤于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止  
于西南也蓋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氣金者也  
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所以  
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土

卷之

三

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  
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為成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  
以為春之生生克者變化無窮執土者之曰帝  
是也

楊誠齋曰帝出乎雲出乎雲于成言于其者帝也  
乘也萬物出乎雲而至乎成言于其者又萬物  
之所主也帝與萬物而乘者皆八者也  
致役于坤而萬物言致養何耶魯不知坤于帝言  
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于臣役之而已于

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于子  
之而已至于他卦不言戰而乾言戰則乾西北之  
卦九十月之交陰盛陽微之時故不能無戰何則  
陰疑于陽必戰不然則坤之上六十月之卦也何  
以言龍戰于野繇此而觀則言陰陽相薄之語不  
為虛設也

陸庸成曰震與離皆以生長為事而夏秋金火之  
交有坤土則出之終為入之始兌乾坎皆以收斂  
為事而冬春水木之交有艮土則入之終為出之

卷之

三

始蓋火氣太熱物無繇成水氣太寒物無繇生惟  
土氣中和故為萬物之所繇出入也

朱子曰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  
取卦名京房卦氣以復中孚屯為大復陽氣之始  
也中孚陽實在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  
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  
西若卦畫則不可移換

李陽祚曰吳陽藏室故潔齊別傳曰乘生氣之所  
斬然齊哉

山神又曰日出燭物以日相見別傳曰精神煥發之謂相見

楊廷秀曰人皆知地稱乎母莫知其疲于乳哺

張氏曰兌居西方時爲正秋乃金氣肅殺化機始藏之日故爲萬物之所藏字有味看到秋成後萬物各飽化機何等欣欣自得

胡雙湖曰自巽至坤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于陽必戰私記曰戰乎乾者非與乾戰也陽與陰戰于乾之方也

李鼎祚曰歸藏也萬物歸藏于坎蓋陽氣伏于子中

纂言曰戰則必勞勞動之餘而休息之坎陰而陽藏于中故也此作想勞解

陸象山曰陰陽未定之時萬物歸藏于坎其時獨勞故曰勞乎坎此作勸勞解

熊南沙曰帝自震出周遊八極元始之妙故曰帝元遊項氏玩辭曰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生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

震東與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坤之季夏義在中央故言

地而不言西南兌以物成爲說故言秋而不言西亦以例餘卦鄭玄云坤不言方地之養物不專一義蘇子曰坤艮皆土也坤位乎西南季夏之位也艮位乎東北蓋從坎也艮則曷爲從坎季夏土十

一月其律皆鍾傳曰水土衍而民用也龔氏曰白帝出乎震以至成言乎艮則就四時之始終而具八卦之用也故始于震而終于艮艮者動靜之界

也神者陰陽中之氣妙合而不測者鄭康成云乾坤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是也人道內聖而外王天道內神而外帝帝之乘時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與物出而不辭歸而不忤其道則神而已矣故其序爲先萬物次之而終于神傳曰神鬼神帝則妙萬物可知矣

郝仲輿曰以一歲論夏秋之間火金遇克无土則火烈而金不斂以再歲論冬春之間水木相生无土則水淫而木不生西南坤土制火生金東北艮

土制水生木艮德為止水遇土止也朔氣嚴寒得  
土冲和含育以達于震而復東出所謂成始成終  
艮之功也故曰成言乎艮凡此八卦天地四時之  
氣周流不息聖人作卦以德行氣運配合未言以  
畫數增減甚明也義文周孔之意正同不知邵氏  
何據獨以此爲文王之易而强名後天也

仲輿曰前此論卦皆主乾坤今以乾坤并六子言  
何也蓋論八卦之象乾爲天坤爲地天地爲六子  
所宗論八卦之用坤養爲德乾戰爲威威德亦八

卦之一事易道變通如後章廣八卦之象雖一馬

一牛皆乾坤也學者不達而邵氏因爲長男長女

用事父母退居之說亦繁也

何玄子曰鄉飲酒禮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盛

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入

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

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

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

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

于東南而坐讓于東北以輔主人也繇此義以

之坐乾于西北最尊位也坐坤于西南所以輔

母仁而尊嚴始于西南又義而尊嚴盛于西北

六子代父事則居東中子少子佐長子則居

東北長女代母事則居東南中女佐長女則

居西北女在父母之間猶從女也君禹之先

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且定以帝言則

所主者又在震乾爲震之父震爲乾之子則統臨

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

莫若長子乾不用則震爲其用皆

于冬至極云來論則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以文

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一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

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一坤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

三女之位也坤震解卦之象辭皆以東北爲陽

方西南爲陰方然則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亦是

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爲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

震爲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此亦以來書之說推

之而說卦之文適與象辭相爲表裏亦可以見此

圖之出于文王也

郝仲輿曰據其說以天地定位雷以動二章爲先天以帝出乎震一章爲後天未有聖訓何據差別天剛快義止作三畫文王重文則所謂後天者宜別有六十四說卦奈何即伏羲之八卦以爲文王之八卦也其所圖先天宜獨用三畫八卦奈何以文王六十四說爲伏羲之先天也是亦以說矣跡其圖无易而性綴繼焉則與家附會之端不知朱子何所見而以爲義聖本義聖

作易一 天地倚數得一而八卦生

其奇偶往來自是說卦第九章父母三索以乾坤

初中終爲六六 一章歷歷可據此外別无

說卦氏之 于神機者華山曰說卦三章

借八卦而 時節便以圖見

聖人開物成務立君子進德修業道

謀

有第五章

也者妙 物而爲 者也動萬物

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註于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无物妙萬物而爲言也則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爲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疏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動撓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于終始萬物于山義爲微故言艮而不言

山也上章言水火不相入此言水火相逮者既不

相入又不相及則无成物之功明性雖不相入而

氣相逮及也上言雷風相薄此言不相悖者二氣

俱動動若相薄而相悖逆則相傷害亦无成物之

功明雖相薄而不相逆也

程沙隨曰始言六子之才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

情各有所合

項平菴曰動撓燥說潤盛皆據後天分治之序而

相逮不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



五氣順布四季分王之時而无極之真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于先天之事也苟无此章則文王爲无體而伏羲爲无用矣故讀易者于此不可不淡玩也相逮與不相射相薄與不相悖此皆互言之也

熊南沙曰五章六章卦位朱義皆未詳吳幼清以此承上章皆言文王卦位章未結語不應復用義皇卦位本末舛逆首尾衝突然朱別云伏羲文王卦位不同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

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胡仲虎謂經

後天而推先天是已文王得天地之用者如此俞易別載朱說曰兌震以長男合少女艮以少男合少男皆非其偶故自動萬物至終始萬物皆合六子之用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在于陰陽各得其偶故以伏羲水火相逮八卦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偶矣先生此言按實頗繆未定之見也人有言後天變此說先

天來先天水火相逮以次陰陽之交合後天雷動風撓以次五行之變化惟交合故變化今本水火相見據鄭朱陸二王按漢志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云有不孚者非矣三章以山澤風雷水火相次未入用也此以水火雷風山澤相次者入用也未用者尚其體入用者尚其氣氣莫先于水火行者爲風雷凝者爲山澤皆水火之氣也

###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蔡節齋曰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陽生乎二陰之下則剛而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爲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則亦有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陰承乎二陽之下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

胡雲峰曰夫子欲于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真彖傳于巽不言

入而直言與坎不言陷而言險離罕言麗而言明則又得其真矣

項平菴曰動陷止皆屬健入麗說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健順者其體也動入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陷麗者其勢也健者始于動而終于止順者始于入而終于說陽之動志在得所止陰之入志在得所說者其志也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

狗兌爲羊

疏此一節說八卦畜獸之象畧明遠取諸物也乾象天大行健故爲馬也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也震動象龍動物故爲龍也巽主號令雞能知時故爲雞也坎主水漬豕處汚濕故爲豕也離爲文明有文章故爲雉也艮爲靜止狗能守守止外人故爲狗也兌說也工與云羊者順之畜故爲羊也

吳臨川曰健而行不息者馬也順而勝重載者牛

也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龍之潛于淵底者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聲于天氣重陽之內與地風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于丑半者重陽之時也或曰雞之行首動于前足動于中身不動而隨其後能動之二陽在前在中不動之一陰在後也前後皆陰之汚濁而中心剛躁者豕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也雉也外剛能止物而中內柔媚者狗也外柔能說艸而中內剛狠者羊也此以動類之八

物擬八卦也

胡雲峰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牝馬而夫子以爲牛以見象之不必泥也如此學易者必以坤爲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或以互變體取至不可取則又取離之牝牛其鑿甚矣要之天地間萬物无非易也又豈特此物哉觸類而長之可也

埤雅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此順健之分

馬蹄圓陽之奇牛蹄拆陰之偶馬之卧起自前足



先陽後陰牛之卧起自後足先陰後陽馬糞行清  
止陽動陰止牛溺行糞止陰動陽止馬屬金深水  
則沉金生水而受洩牛屬土涉水則浮土尅水而  
身強  
爾雅云牛畜之有力而順者有豎瞳无横瞳童子  
得而制之

朱漢上曰翼爲風風主號令故鷄啼知時將號則  
鼓聲振羽翰而後有聲

按豕水畜也詩曰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

易學

卷之

聖

五

俾滂沱矣月者次也畢者西方七宿之名後漢書  
云畢宿纏于太陰之分必有大霖雨蓋坎爲水爲  
豕而亥屬水又屬猪畢爲金方之宿金生水也

按離火爲雉火鳥故離文明同書少何謂文明煥

然五色者文也何謂明虛中實外者明也火不欲

太盛文不欲太著明不欲太炫故十步一息自悲

一飲

九家易曰艮止狗主守禦也或曰艮有時行時止  
之理故狗有獵狗時行也有狩狗時止也或問狩

獵有分乎曰長喙善哺者獵也短喙善吠者狩也

狩以巡警守禦獵以出逐追逃故詩曰不狩不獵

胡取乎爾庭有縣貍兮

按羊性喜羣不設藩籬不分彼我不置私屬故禮

稱其羣而不黨古者卿貲羔取其和于朝也易曰

羝羊觸藩羸爲說和之象羊性羣亦和之象故羸

左傍言爲說羊字左傍君爲群何玄子曰羊又善

鳴開口故楚姓羊爲羊鳴象

熊南沙曰漢上朱氏謂豕美脊剛鬣爲坎中之陽

易學

卷之

聖

五

垂耳俯首尾不足爲本末之陰止得其外平菴項

氏謂離化蜃內肉外殼爲離象義取義太糾長狗

兗羊龔氏曰外剛而善禦內柔而附人者狗也內

剛而善觸外剛而不能害人者羊也玩辭曰狗直

成而主寅火墓戌而生寅也羊直未而主兌金生

土也羊屬土土生金故有角而善觸項氏于此章

悉以十二象所屬言非易本旨

胡雙湖曰夫子于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象文

之測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于說卦別取者

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如此  
章乾馬兌羊巽雞離雉是括周公爻例周公于大  
畜乾爻稱馬大壯似兌稱羊中孚巽爻稱鶴嗥五  
坎卦稱豕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子于說卦又  
取象本各不同如必欲執象爻之象盡求合于說  
卦則多不通矣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  
手兌爲口

此一節說八卦人身之象畧明近取諸身也乾  
尊而在上故爲首也坤能包藏含容故爲腹也震  
能動用故震爲足也股隨于足則與順之謂故巽  
爲股也坎北方之卦主聽故爲耳也離南方之卦  
主視故爲目也艮既爲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爲  
手也兌西方之卦主言語故爲口也

丘建安曰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大而容  
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

聰耳睛附外陽在外而明口開于上又曰震陽動  
于下爲足艮陽止于上爲手手上而足下也與陰  
兩開于下爲股兌陰兩拆于上爲口口上而股下  
也

朱漢上曰人之經脉十有二其六動于足其六動  
于手動于足者震之陽自下而升動于手者艮之  
陽自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掉臂束手者緩行  
坎爲耳陽陷乎陰也輪偶者陰也竅奇者坎中之  
陽也精脫腎木竭則稿離爲目陰麗乎陽也陽中  
有陰故肉白陰中有陽故精黑精竭者目盲離火

无所麗也離爲目寐者神棲于心其目以手寐者  
神見于目其目出手故寐者形閉坤之闔也寤者  
形開乾之闔也一闔一闢目瞤耳聰唯善用者能  
達耳目于外惟善養者能反耳目于內也  
頤平極目足爲股隨雷風相與也耳目通竅水火  
相逮也口與鼻通山澤通氣也

按足在身之下人之體足所最先故震之長男象  
之股在腹之下人之股立所最先故巽之長女象

之凡人之行左足先動先陽後陰也凡人之用右  
股先舉先陰後陽也或問股足有異乎象先氏曰  
一上一下機實相通行者足動飛者股動所以齋  
斯兩股相切既鳥且飛股足兩用也蛟龍能  
飛无翼蚯蚓能行无趾股足兩不用也然後知震  
與合一之理長男長女配合之妙

孔氏曰坎北方主聰離南方主視俞玉吾曰水內  
景陽在內爲耳之聰水外景陽在外爲目之明或  
曰腎屬水而外通于耳坎之象心屬火而外通于

易學

卷之

四

三

目離之象項平菴曰人覺則神在目寐則神在耳  
故覺則目開而視離日主晝也寐則目閉而聽坎  
月主夜也坎陽陷于內故耳居陰而能聽離陰麗  
于陽故目資陽而後視

按八卦分配人身其說本之陳希夷然以鼻易手  
其說謂鼻起而止山也兼欲以手爲股與本文不  
合

熊南沙曰乾首坤腹龔氏曰外圓諸陽之所命首  
也中寬象陰之所藏腹也震足巽股吳氏曰陽動

陰靜動而在下者足也陽速陰圻圻而在下者股  
也坎耳水內景陽在內離目火外景陽在外吳氏  
曰耳外內皆凹者陰中凸而實者陽自上下皆白  
者陽中黑而虛者陰艮手兌口吳氏曰動而在上  
者手也圻而在上者口也于艮不取止義

王太古曰伏羲八卦乾在上三卦之中故爲首坤  
在下三卦之中故爲腹震在下三卦而向左故爲  
足而足之力在左巽在上三卦而向右故爲手而  
手之力在右今說卦與手與艮股互置求之于經

易學

卷之

四

三

觀卦上體從巽故曰盥盥者滌手也豐卦九三則  
曰折其右股豈非二三四互巽乎姚氏嫌豐之九  
艮乃欲改股爲肱未之思耳艮在下三卦之後而  
爲股今說卦之文與巽手互置然在易艮之初六  
曰艮其趾六二曰艮其腓咸九三曰咸其股而不  
以爲手此明證也王義精矣但姚信正作右股作  
肱者乃康成耳荀九家又以艮爲鼻麻衣易曰艮  
爲鼻兌爲口山澤通氣也巽爲手震爲足雷風相  
薄也惟晉管輅亦以鼻爲面山

胡雙湖曰夫子于此章取象坤爲腹與明夷六四  
同與爲股與咸九三互體同充爲口與咸上六輔  
頰舌同外餘皆自取

右第九章

易學卷之

卷之

宋